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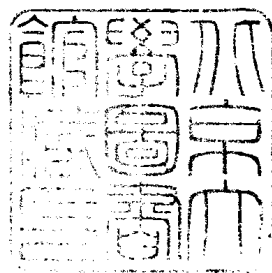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二冊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明刻本

沈國元訂補

..... 一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 八九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諡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

諭。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

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賦。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

疏六可疑。五可慮。謂 誠漢字恐中間兩相混雜。

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

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曾連諭燕將計。時封

使已發。竟不從。倭使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

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出証 東考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

侍郎劉元震克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

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

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

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

牛。恭默思道是詔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

物固是天生。信哉。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復一。吳家。劉尚朴。朱光祚。荆養喬。林欲棟。劉尚

質。俱年少未娶。而尚朴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燧。俱

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

陳之龍。劉餘澤。郭涓。何祺。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延。禧。鄧

士龍。劉一燧。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待讀。劉元震。劉楚

先教習。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皆與龍通

烟。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應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

警。應龍大畧。稱引。哮。劉。王。果。事。宜。國。威。稜。龍。來。當。待。而

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閭匿其間。又

幸龍反。因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

問狀。檄撤茶。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欠。會。水

西。宜。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

臣。趨。應。龍。就。吏。得。賈。暉。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

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使

所集
奏民
奏民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器總督特檄詰其江
 趨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其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
 待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
 貶松坎敬布腹心其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素
 勤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
 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妻亦被
 誣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其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
 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
 並以七月廿四日詰安穩應龍因服郊迎前伏縛獻黃元
 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表法得論賊輸四
 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于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歸府
 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
 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
 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
 稅而五司襲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
 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殿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
 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

一考
芝台

漢巡司務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 賜總督那玠以下金
 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
 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念五司七姓奴
 輩害我必盡刀組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
 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稅
 奏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請苗用以摧鋒各硬手州人
 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為之
 出力矣。出征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係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
 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
 食之會色失為孽侄英董仇殺往投奴酋搜獲無子遺
 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開都督及商是時海西北關道擊
 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郎等攻及商急奴兒哈
 赤以歹商匿仇并連那卜二酋圖及商 朝議諭及商
 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不時時于撫順諸
 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
 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宣諭
 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
 父與圖王泉阿台有殉 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來

塞且鈴東建州毛憐等術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
時開原參政成遠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
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為鄉導勦王果後並死兵火
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
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彦以聞報可及時萬
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
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檄如兩貢夷馬三
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
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那卜二
酋殲及商則併計妻安明姐被搶請勦亦桀罷然奴兒

哈赤竟殪下寨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是秩視王台時
矣出建州
女直考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益山
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蠟玉聖
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
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務子諫親從言倭巨淵四
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勅道遠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遣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
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
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

股掌矣出征
東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
阡都瀾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典隆偏鎮都勻各衛已
又遣孔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煥家出征
州考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二酋捍虜勞苦乞折賞
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出建
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丁酉 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因丈苗田致苗叛。扈當經請詳捕獲苗雷晟。聽藍進梅監候。另捕江通海等。聽候歸結。聞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勦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崗四十八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版。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

其詳在卷一 卷三十八

免其清丈。根米惟任自相科辦。曾未問其孰甲孰乙。孰多孰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糧舊額一百八十餘石。因洪武永樂景泰天順等年。苗屢次猖獗。累經調兵勦平。然糧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而所減百石之根。悉派于七里包賠。竟不取足于苗。至萬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為七里豁除。終不料之苗。此明借八十石之根為驅糜之制耳。苗尚之境。外逼廣西古田天水一帶。皆散苗盤據。出沒為祟。嘉靖三十八年。沒入城步。險城劫庫。比得木處。尚寨諸苗。迫賤殆盡。帑金全歸。散苗至今不敢東望。朝廷念其微勞。定為三年五年大賞。

小賞之格。所賞甚微。而苗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舞什解謝。未始不欽遵。王法。此益餒制取之妙用。羈縻之寔效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田。苗雷晟聽糾黨阻丈。厲詞惡態。體統掃地。但肇禍之端。寔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糧三十石。原經攤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條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為告謬。浮糧之說。科歛七里鄉愚。使費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為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合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糧。元知縣遂然其說。不知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更圖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丈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效忠。寔則謀利。

其詳在卷一 卷三十八

而李進安等又從史引導。遂致元知縣深受管業。而雷晟聰之阻路。捷丈。誠有授之以意者。益典苗田之人。盡皆本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糧。而典田者惟恐不利于己。乃激苗以回贖。眾之說雷晟聰等。遂倡眾攔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啟鑿造謀者。竟令漏網。向哉。至如江通海藍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屬風馬牛。安得不令激激乎。近日羅再植。羅春清。越崗崗詐晟聰之家。以致被執。寔再貴之所自召。且雷進金已認放歸。而再植風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理諭者。初到城步之時。正羅再植被執之日。雷晟聰藍進梅妄覓。

廣軍官
也而報
以以安
准方保全
以視元金
河如哉

封豕
亦亦
已行長
民家
總編也

徑日本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金等洵洵求勝每日帶
刀入城進縣告擾擱牛一尚苗糧不見如期完納及明白
開論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苗糧俱已完倉覺其惡態
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視聽買田之衆又生事
端益起苗疑急則圍園生變且據雷進金藍進梅近日所
告之詞迴與前日懸絕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
決疑異益生縣獄防閑久疎虞有出柙之患當責令雷進
金楊再聰放出羅再禎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聽
勘况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戒步邊徼小邑
土府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萬一尚寨糾合而來蹂踐
在所不免稱兵勦伐必至殘命傷財收拾之難萬萬倍惟
當察止戈之議擴祝網之仁矜其無知宥其既往俾得渠
魁自獻不勞擾授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
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出確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
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
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
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
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
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

奉外又
一編理

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
奉 旨勒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
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命都御史楊錫天
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
爲 國而堅于持議遂警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成
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
偵探復歸詞迷悞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鸞靴防東廠官技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
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
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請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
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磁倭海上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
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調備遼宣大
山陝兵朝鮮惟閉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
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
將軍密報倭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畧謂一取
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揚
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地盡樵芻不繼慶尚一道半為賊據孤軍難入乃檄楊元禮劄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搃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二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稍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鬚甘浦開雲長鬚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忠宜寧為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動蹕開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屯山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島嶺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將傳示朝鮮其王虞

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為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以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為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統出西海幸舟師扼于蔚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釜數百里為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剿從陸地以感其勢而又以利艦鏡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上岘嶺終不如南方險峻也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九如兩礮朝鮮郡守安弘圖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倭事不諧便舉是入倭經畧向切齒謬為慰藉惟敬漸移南原上釜山七百里經畧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開即讓執

之惟敬執而倭勢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開山

七月十五夜襲峯川長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開山要隘倭駐巨濟開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漸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且哨且行赴開山協守開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跳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

至州無斗糧及勒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菽弓矢蓋朝鮮若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懼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為烏嶺忠州西臨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論以死守人心始定

東考
出征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大叙修撰焦茲應天諭德朱國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西編修董其昌戶科給事中程紹福建編修劉日寧兵部員外黃燦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司卿將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養廉工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俸大理寺評事石九奏陝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岳行人陳嘉訓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兆斗

詔加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為例是科解元徐光啟後縣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多所建自時未遑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副考焦茲調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僻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者已自認難護而偏坐尤非元考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恭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

益振經畧乃移即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官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謂宜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為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

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

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

兵二千屯西江以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蔚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率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

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既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倭至噴紙充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為之中多雙礮我師稍息伴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開任以位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

功豐而後

出東 征考 時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誓表子升疑城下籍割之石砵官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母單與應龍私單龍千駒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為繫援因絲朋奸所從來矣

出播 州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于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口如有他虞

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外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刀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成避為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

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弄之無有民間見龜

蛇大闘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祗事興全楚被捶死及暹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此集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而可七尺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入鏡中極寫毛芥又持一金錢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頸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戊戌 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錫或語經畧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處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

而侍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屯橋建堅砦墩慈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陸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奮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擊重經畧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董一元代

出東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克主試官取願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亮願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鼎張文光楊文瀛丘永寔洪

聘祖趙師聖周道登温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
寵張邦紀周如磐張鳳翔黃陞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
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輯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
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

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表以進便于懷挾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四
月十五日殿試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

耶眾闕然一咲遂寢

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

便有五一在觀吏後從舟可省雇費二便于雲貴士子

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磨錄無呵凍之苦五歸家無關

河運舟之阻喬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綏逼行長營挑戰奪倭酋斬級

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

蔚山與清正對壘捷險割其粮稻林溺甚多董一元進取

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

川老營屢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殲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

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

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

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

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

城梁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

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逐

奔還晉州經畧查叅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

等克為事官董一元鞏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

朝議以師久無功洵洵撤兵大學士趙志臯請令總督歸

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佈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

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

吉七月九日死谷倭首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

西浦劉將軍綖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

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曉

船追擊并林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

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

蘇馬出征
東考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龍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後死于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出彙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李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論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

上發罔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勛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東征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警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恠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大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

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自正法巡撫四用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播州部覆如議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渾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渾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乃蓋燕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外諸大臣其未之改耶出小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垣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忠銘耐焉吁為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諱質直一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且與許文穆公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二十二人忠銘卽以是年南行至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有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卽不入相其何憾

朱子
歷記

皇朝通志

卷之三十八

巳亥 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伴走天邦圍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成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

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督留戍萬五千
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泉礫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倭在社成大司寇蕭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暎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等礫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拳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勦賊接者二遍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速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雷矣此小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廣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碁江分屯趕水猶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碁江城數匝游擊房嘉龍誤焚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龍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夾應龍

因劫令縱囚焚掠碁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碁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屐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碁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首負險美兵然猶時異我如往局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

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習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上聞破碁江追稅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縱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總兵童元鎮平越專侯大舉出播州考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勸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矣

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蟒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願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弃師楊元通倭沈

惟敬先後奔市出東

八月陝西秋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

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

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

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

八日遂崩出東

十月劉將軍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特偵謀黃平

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第一者斷招苗路

十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然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

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

橋重安三處寔楚黔滇要隘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

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奏黔

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提

騎遠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為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濶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

推江鐸往是時徵兵廣至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

招慰賊黨頗獲出東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畧疏稱留戍缺餉戶

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

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款

清行二酋貳倭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

肆掠况昔年釜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

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散十

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之匿形測之者

曰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

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徵輸倖難取給

航海運糧風不利俟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

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廢

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

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

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琳聊五浦為之左臂

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

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恩我

援兵盡撤乃借慶朝鮮負約杖筆立定凡此皆倭得策

也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

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替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

兩字並
云形勢

是明從信保

心哉可寒心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為穴奔險爭
 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嗜朝鮮 中朝
 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
 出之全慶間姑翼以弄臣行長坐是款戰互異不其然
 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為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
 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艷我子女
 玉帛而奸氓又潛為勾引釁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萬
 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適以三變緩急操縱消戩未形
 在當事善白為謀矣

出征
東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陡燃燈
 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墻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斬以
 俱出而炎燦燭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
 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
 父刺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
 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

出題
疏

庚子 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鸚鵡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

攻聞蜀金竹官壩警，檄回不果。金竹官壩係南川舊地。

石砭宜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箭虎跳關七寨，酉陽宜撫再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

五季利不致

通益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

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苗圃

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

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上司如酉陽、石砭、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

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一、碁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諫之，督

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參游周國柱宣撫，再御龍等款之，督以僉事徐仲桂、一、合江，以總兵吳廣

將游擊余世威等諫之，督以參議劉一柏、一、永寧，以原任

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

諫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

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

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

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

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

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

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

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

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

錫、觀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詹啟東、紀功

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

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

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

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

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

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碁江

捷至，碁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南、臺等峒

奇險，爲賊目穆紹等盤據，劉將軍，緝于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始慕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綏威名翼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問道相角曰爾破茶江馳南川盡林積聚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為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尅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匪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

至月全有錄

卷二十八

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縱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前門萬峯挿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

南川

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壘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然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國死守每路遞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給虞綏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緘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管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規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糧及入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開計蹠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為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親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閨室縊且自焚兵將軍廣獲節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既首述劉將軍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征播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楊道質修撰顧天峻應天諭德黃

汝良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申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淮兵部主事張其廉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大履雲南戶部主事魯點評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士吉行人王孟震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中式解元順天趙維宸應天李胤昌浙江葛寅亮江西江和福建周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荆時薦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憲會廣西毛文沛雲南蕪鴻貴州張文星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聲名尤盛竟不得一第士林恤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既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惇採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閉山唐浦釜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入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號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

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
 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襟喉應援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橋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
 義智意時制還所據請和蓋對馬地並山岡不產五穀向
 資食米朝鮮自侵掠後絕關市生理薄自計脅款朝鮮王
 請裁 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出征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
 未舉
 光廟方出禁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
 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
 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
 不肩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氣府中官各圍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捧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朱平
極紀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礮朝棟兆龍等
 市臬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駒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
 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禁栗宣畢因大呼稱枉每囚一錄

肘外覆以朱衣朱市益日單單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
 出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塵蔽擊夫
 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曠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
 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
 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
 為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為雍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
 遠衛建學增驛鳥言卉服並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暹明從信錄 卷之六
 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狂及

宅驪脫頰眾蜀黔爭執經累數年始定征苗
 時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尤是曲阜廟初于魯
 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山下即六代樂
 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
 地中萊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
 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邊豆十二重建正殿

恢為九間樓閣門簾皆廓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已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關神路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出小

三刻從信依
宋之六

存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楫充主試官取許儼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項鼎鉉王陞李胤昌錢象坤許儼

王元翰王基鴻袁懋謙雷思儒龔三益駐石呂邦燿公魯曾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器蔡毅中戴章甫未燾文在

茲馮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楫教習以禮部尚書朱賡為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皋致仕

秋奴兒哈亦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日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字羅與南關猛骨字羅方酣于鬪猛骨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字羅恐布飛語謂猛骨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字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誑猛骨姦妾法賴射殺之留其妾松代速代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骨次于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子女猛骨字羅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塞那林字羅亦歸原携粉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竊建州寨南

關不絕如綫北關那林李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托奴酋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册立 元子為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

滄撰元良頌曰。皇矣休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承

于天受命。皇祖之命。綠字金書。發祥夏正。建國于常。究

本于初。有昭天序。罔昵或渝。列聖繩哉。順叙時敷。罔訛

罔敦以借泰符。肅皇天授。在宗載統。於穆 莊考。元龍

垂拱。咸稽天若。以勤以筆。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廷百

祿。肇禋有毅。思皇朱芾。既仍且淑。二紀密清。一周冲穆。珥

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 皇揆于正。王器非他。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言

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禋正。 皇慮塞淵。匪爾聽

筮。釋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慎。萬禩之基。顯

邛茂譽。既昭既著。上懌下孚。蒼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

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王。時見五稱。日朝三屬。展也國貞

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册。于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

宮庭。以明邦國。爰啟東明。榜銀縷碧。 皇謂元備。爾賢能

繼。資爾元良。式惟主器。象輦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

親親相暨。 太子受册。祗祗威威。孝敬罔缺。友愛且怡。明

德麗 父瞻文得師 皇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爛如乾心洩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喜。其舉
惟何天保有祐。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萬年。 皇祖

福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並奠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思

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 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

無疆。載錫之光。神堯聖舜。率于一堂。式枚爾家。以畜萬邦

小臣作頌曰。紀太常。

册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

賀。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物口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册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賣直沽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鬱于懷

今元子氣體克盈。學業精進。已册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

暨諸子封為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册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

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仍令

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

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勅諭。遣刑部員外王玘齋至臣籍存問。

恩賜寵渥。臣謹望闕恭謝外。伏念往年儲官議起。雖

管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卽

皇上長切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

可市為名者。既蒙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

餘不盡之忠。爵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

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

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

獻一曝而以勤。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思。金莖玉露之

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瑛草可喻。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

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為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

忱也。

湖廣進鮮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鮮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

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

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

御巡城。禁鬻蝦蟹蟾鱉之類。一日御膳中有鱉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今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聖明一予一奪

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為喜怒也。

皇明卷之八

卷之三十八

四

癸卯 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舊歲壬寅當封請于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土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廳珍瓏開爽。明露重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于出入。而雖啟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星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四十五

桅長七丈二尺。闊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供詔物。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解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編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江西編修郭涓。吏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京。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楨。山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驥。戶部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費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南刑部主事程寰。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朱化。行人張國儒。

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燦。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江西龔而安。福建林欲樞。湖廣郭士望。河南候應琛。後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上怒甚。中外危疑。幸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太。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宜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捕。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母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大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夙知。加定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瀧。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起。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著。本。兵。刑。部。尚。書。蕭。人。亨。收。兵。部。尚。書。于。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延。撫。缺。推。用。前。建。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寔。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前踰百日。計三省征剿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關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宜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為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為難，狃于中朝宣諭故轍，時繫時釋，時勤時撫，一逞于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為漢終不奪我搆，事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天兵四集，而首頓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罅於微而成于激，方首雛伏，以一太宗羣騎幸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八 四十九

信怨毒于人為甚也，昔始囚繫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
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已倦，倦申飭矣，初賊已破綦江，僞軍師孫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為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欲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蠻崖，狼天作仇，覆不旋踵，豈非天哉。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疲中國，空內帑，以事烏夷，獸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言開疆斥土，以播駕說，抑獨何與。以上征播考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考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自宗達始。庚戌則馬之騏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列焉。然嘗稱萊陽宋、東莞李、尤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英。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八 五十一
才妙齡，一時盛傳其異，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諱待問，宋諱繼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士毅、周炳謨、王縉、鄧澄、魏廣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楨、徐光啟、韓文炳、黃輝、汪元極、唐之夔、江灝、來宗道、姚士慎、黃炳儒、梅之煥、張鶴陳、五昌、彭凌霄，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燬而復造，失。太祖御筆甚多，而勅藏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勳臣已乎。世宗飛升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

州為承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開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眾譁呼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彼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衣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醉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容言英國百白而肥。與魏國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出入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傑取檜折幹為二。植墓前。名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妻王氏。萬侯高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泰万二像。跪于

祠前。出入

乙巳 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關部無此書。當令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為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上賀曰。竊惟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之長。而鶴禁龍樓。載駕無疆之慶。兼此文孫之誕育。益占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正閔。缺而啟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二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看離照之明。爰自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青宮玄闕。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銅函。嗣播葛藟之響。屬皇天之篤祐。肆宗社之垂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元孫之慶。黃鐘和六琯。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彙騰懽于此日。在皇上則子而有子。罔熙朝間值之嘉祥。在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濟。慈

關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未艾凡有血氣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于鳧越萬葉祚長欲齋心而燕賀追惟元子誕生之日曾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乎舊典庶仰答于洪休蓋茂發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濺澤迓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樂于民貽哲命初生以遠垂于孫如近垂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堂陋鍾祥于漢代此寔聖謨之所素祿而亦愚臣等不勝悵倦者也

上以

聖母壽屆六袞適會皇孫誕生尊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億皇太后徽號詔告天下覃恩中外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為甌脫時奴酋勢甚張漸逼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繒即于靈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灘派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犒虜得賞志益驕逞矣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

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寡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埋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之顧牀頭劍拔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歿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日趨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惓然見君獨吾母老窮無所歸是故悲也令尸以玉珥留一自令曰九泉之下以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歿不過一時痛耳吾且暮之人適使吾無後果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善世歿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爾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歿決矣退而復自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心為名姑謂母曰吾

前從信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歸烈人做不得事是為情

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母出棺釘盈握錘然擲于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喉間聲如錘母堅塞兩耳臥嚙被流汗他姬救之復甦張目視救者頰蹙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裏衣爲蒙頭狀脫身繼死其辭舅姑也襲衰其繼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日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初婦激烈欲死家人簇簇私語成謂不可留乃更小緩

經承家製鞍鞍與諸親相勞勉救曲如平時初絕粒矣臨終乃更啜粥家人又簇簇私語曰今食矣婦自若也歿而葬之綽有餘裕其斬決蓋丈夫不如云此踰于墓傳真是各

是年秋太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皆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留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

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官順天府子吳道南贊善孫如游應天論德大經中允德新德浙江檢討蔣孟育戶科左給事中蕭正高江西檢討趙用光刑科右給事中曹于法福建編修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湖廣檢討張邦紀兵科左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下承憲中書舍人吳亮山東尚寶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霖山西吏部員外陳采工部主事馬天錦陝西工科左給事中孟成已戶部員外朱鴻儒四川戶部主事王畿兵部主事胡來漸廣東刑部主事張維樞工部主事魏說廣西兵部員外王舜鼎戶部主事張鶴騰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評事周廷光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獻吉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熙昌山東李楫陝西韓繼思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詔後俱成進士而才名闊闊一時無與鄒陳比隆者

秋叔會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之兵科宋一韓以弃地啗虜參劾李成梁趙權等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倍號已閉九門

毋得出圍城。洵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叙。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待。旨不時取決。

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

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讀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內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寔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某傭踏麪人也。漸有覺者。藉藉稱語。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語。既得。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

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內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寔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某傭踏麪人也。漸有覺者。藉藉稱語。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語。既得。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

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詐者近千人。悉滅其詞。致之參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成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柳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八

日本家康復奉朝。鮮書執事。盟并縛送。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頃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獨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往戰。朝鮮王以問。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八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閩縣蘇夢瑛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聞前司獄孫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瑛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嚴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鐵。今日有虐囚者。同監嗚此。不

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鐵。今日有虐囚者。同監嗚此。不

鳴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科察撫恤病苦法甚備
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
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竇中羣
犬恣食之夢塲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
請爲糶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寘
丁公時視秋官冢開之喜甚益發衣絮諸物令夢塲給
施諸囚未幾轉與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
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
遠遷于是特獎夢塲資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
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塲並稱不
其榮乎夢塲嘗曰其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
病于是跳身之粵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
家其爲吏目亦然盖有志者也出三司
獄傳
葛配瞻寅亮爲兩祠部所領近畿諸利有賜田者稽
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
復甚苦既有緒與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亾何爲
狂生所辱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
盡翻前小所爲今已蕩然矣前小

部侍郎蕭雲舉詹事王圖教習

夏大學士朱廣等上疏會推諸臣

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

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

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

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召出文集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

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民

民濟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

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

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

三百六十石濟水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器

物民間田廬一切流溢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

澤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歷傷露處小民酌量賑

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諡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廷機拜 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

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寔 廟廷長慮也其

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

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

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者碩肇畫于

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

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開海內之懸，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用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諸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勵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夏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人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漕輸貿易多至一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常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在中原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榦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鬪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後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籍，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嚴地明日徵通，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隨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麥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關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塹，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為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糶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大與膏土沃田，鞠為茂草，孰若指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攝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慶於伍內有亾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誰與敵哉出名臣奏議

大學士朱虞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等如何抵對如何措塞

李用化作集 卷三十一

抵對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議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稿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日堵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接劍相視諍語橫加輔相之地真苦海矣出奏記

初平秀吉將歿令源家康領東井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曾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收輝元專國政秀賴因聚家康孫女而墜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頡頏及家康老兩會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假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酋吞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實出日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非來者白衣白幘耳有鏗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出小品

汪宗孝飲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

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然跳瓦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疝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

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

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阜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滂雨

三楚三吳沉龜產蛙人相噉食宗孝傷感遂病卒紀錄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為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強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贊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刻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聖心

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亦未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

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

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要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

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

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

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斬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兩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歡呼曰

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

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頗

知尊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為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為此以

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

皆輕視朝廷官爵不來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况人

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皆進疑

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

正繇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

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

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漕輟之餉日望救于西江

無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妒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

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

共非上所得私况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為

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騰鏹。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土庶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橫稅數千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賸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恐逃徙。兼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剝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幸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今日庫藏處虛。

西借東那。

提襟露用。

臣在留曹。曾

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評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雖聖明在御。恩威懼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皇上威靈。攘除戡定。不至蔓延。而煩費已若此矣。今滇南苗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千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

番感格。亦慮廩餼。兢兢。祿罷振奮。惟恐以不肯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日見朝端景象。空虛若

此。竊謂處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岌岌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見其高目焦心。殷

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胆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東宮開講之期。頗煩懇瀆。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至愚極陋。雖欲效蕩美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

忖度。冒昧言之。蓋實見今日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蓋虛出入則萬不敢以此輕責君上自取煩聒之罪
 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 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 臣等
 所推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置竭之病為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 給屏 奏草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甯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
 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秋
 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
 漂屍悽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
 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
 航徧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益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奏
 吳因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舟而
 窺田室廬井鷄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
 民艱於食旋有聚眾行掠者撫臺周懷魯素有威望取
 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柁而行每逢塘
 址竈基則畧轉一 惟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何處矣 品小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
 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 邸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
 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
 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尙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
 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
 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虞
 閣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
 今劍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將令
 何人任管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尙
 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
 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賚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
 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
 章疏則茫然莫知為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
 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
 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迹亾流竄每聞號訴盡
 為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為鋪墊半為奸胥于 國家曾
 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與此豁空其亦倒置之甚矣

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
氏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洵洵無可
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
舊歲于慎行之歿臣廢以爲美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
眞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
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

綸扉奏草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報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昭得東宮駿講已

皇朝後信錄卷三十九

三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
等屢次題請未蒙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
制參之時宜元良補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峻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借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
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
左評事范可倓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峻
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借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
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倓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
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報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

遷溫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

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

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皇朝後信錄卷三十五

三

能供餽粥依老僕以居人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

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

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

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

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灰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

源溫麻人

出三司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

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尙可種出俸

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

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兩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梅曰收喬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

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
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
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
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開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眾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
菘劫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稿久之忽霖雨無常枯
菘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
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

潭極口呼噪言為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霽而獨
無雷梅凝坐不動曰能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

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
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紀傳

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勅三百六十三道
賜賞部案驗諭無兼弁建夷考

領

聖明留神省覽繪屏

剿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中飭京營添設哨探關部請

聖明留神省覽繪屏

巳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三
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
心驚惶之情形亦可槩見矣剿鎮去京師甚近虜眾動稱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
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日之
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為
國家效守禦之九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
威望才斷真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皆他一人之身何

聖明留神省覽繪屏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免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
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
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

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
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繪屏

剿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中飭京營添設哨探關部請

聖明留神省覽繪屏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那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報

羣臣請東官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不立見其弊。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給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敷。速解至京。奏

卷三十一

給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眩。什壚中至今未甦。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攝。伏乞 點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給

分補二部。給

吏部參料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報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罅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關。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駟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

皇朝從書錄

卷三十一

八

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然此為諸臣言耳。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開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軋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議論分明。而朝寧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瀆君父。臣嘗為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舉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公論甚晰。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弊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為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聖明少加意焉。論原奏草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特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詳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梟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痛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不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檢發。使丕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聖治。聖德真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其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况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審。即行批發。該部知道。奏記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遼左。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沈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庠。江西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霽。戶科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仲。山東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馬。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丘雲摩。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數
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大科
八人。又大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已酉。從言
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
絕。水強二尺有咫。屬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
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募修玉牒。揭云。伏觀玉牒。紀載宗
支。係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募修。自萬曆
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旨命翰林院委官并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記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
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
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勅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
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表最
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
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
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
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卽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爲此繫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
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
曾雖強橫。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劍遼兵餉皆缺。至數
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
景象。卽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
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
竭。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爲故常。則
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
閣臣葉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劍遼總督王象乾
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
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
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
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卽欲發兵應援。而
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疆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

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皇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為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為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萬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繪非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搥倒邊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畿

西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報 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闌入靖安堡。聞那林李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營蟒段牛酒。已又勾西虜罕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史日夜告急。時扶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父寺馬厲。鐘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建夷考

倭弁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日本考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大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蓋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媾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覲。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

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又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淡。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整于我。此一策也。

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緩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非指登萊。南瀾。關廣吳越。巫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外防。海防。所謂萬全之器。焉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日全會錄

卷三十一

三五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餘艘。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擁護。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澎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死莫逃。洪腫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也。

彼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載水而飲。火盡而逃。二也。惟是情竅之罪。宜重。關出之禁。宜嚴。間諜之賞。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醜。尙安能借險陽侯。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願行乎。若夫朝鮮之爲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爲絀弱。夫亦窺其君臣康淫。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輓。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既脫乎。况

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疴。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調惠。吊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騁。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耗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味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開募啓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悔已。嗚呼！保金甌而守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處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競競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奏議

各省巡按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俊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淳梁人，先是屠柘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屠俱絕。先任爲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進屠出之，請屠陞南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周敬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全之謠，至形奏疏，屠尋轉太常卿。出小

鄞人祈玉妻楊氏，夫歿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魚。孺人出紀

聖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二八二五上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契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論大小臣工。奏廣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一

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元良未建。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磨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願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賣。君父惟此一事。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願望于下。即列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伏乞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論原奏草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元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已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觀俸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兄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莅事。亦衰頹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稔拊術拯救。百凡竭力。其勞

若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察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爲朝廷存舊章一以爲地方省勞費一以爲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

伏候 聖裁。奏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四月前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

附紀都御史馬馴破虜疏曰臣伏思北虜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

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序施爲相度之宜爲 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爲家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爲技者異

矣且其膚韋毛髮長蒼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際俟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蹙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爲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及戟刀劍才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楛楛是以木勝也崇城墨堡高壁深壑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燭熬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于庸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味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特矣凡敵國

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時爲急。故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埃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時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商。則鹽引開而飛。薪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遺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多而倉廩寔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羅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管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况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瑄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克剌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間闕。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駭。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擊。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

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管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容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適者。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有之計哉。此臣所謂儲時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衍。疾于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疴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剗剔以盡決難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紛紛。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勸。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懼。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跡數。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跡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北固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寇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置鼓舞作典。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皇上也。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官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今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殿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論音

六月閣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囚米無措。皆令舖戶包賒。炎暑鬱蒸。煎熬難過。即重罪者。

皇明後有錄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

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輒議。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閣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揭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又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

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聖裁。奏草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
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為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為兵
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旨而後可以一體考
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為
察典之害。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

未蒙。允發。不敢揭榜。奸弁乘之。為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

聖明從行錄 卷三十九

其可視為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
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

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翰屏 奏草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揭云竊

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
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

以下官多一疏。即 九至二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
五疏。而極。並未十餘疏。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冒擅
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

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
百餘。困若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關。莫回

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舍忍。寧耐
以候

命為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
臣之求去為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
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
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為

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
謂

皇上為何如主乎。臣以為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
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

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
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

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 奏草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灾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為火且火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嗟惋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 奏草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皇明卷之九

四三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為人攻擊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愆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值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音倫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圖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又旱

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當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 報

上靜拜將二十年臣民思親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

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叙疏與宣大勦

鎮閱視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

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固有舊章非此無以

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

肅之捷功已叙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叙而薊鎮宣

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又昨

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

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黠酋之窺伺

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

更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

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旄節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返縮以有此捷臣

以為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吉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為恩是尤疆事得失之一大窳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奏草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暨柱疏日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為可惜今遇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曷建愈為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况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日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邸報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蒞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為三年寔六年矣

按此番所叙督撫諸臣如蹇廷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釋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 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

並葬

奴滿請還 諭願減車價入育及還張其哈喇佃子即前李成梁葬地也按臣上駁以機略而科議則請釋建州為

外惟姑置侵地先許貢校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

上報可奴酋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而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邸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小品

月從信錄

卷三九

四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
右庶子郭涓暫署院印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逾期乞蚤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庄田搆云黔國庄田子粒以
庄丁為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依令
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

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
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四十六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
病若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羈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
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

將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世界不成世界
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祝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

乃月餘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代
乎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

此也或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言必有

所挾臣么麼堅儒謹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

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

舜主不欲以阿徇達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冒味煩瀆之

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即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

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願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

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

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四十七

明王無此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
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

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
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若復畏

罪懼謹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為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

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點用吏部

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日俞然稱 聖主矣。綸扉奏草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刻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

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涓諭德朱延禧應天諭德趙秉

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鄭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瑾江西

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祜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

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

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

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泰

四川兵部主事張應徵許事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啓

聰工部主事繆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

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

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邵閣屢疏上請至七月

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

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開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觀先是棘闈與杭郡庠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秦士子累有作孽改于城東廢倉隙地寬

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甄永絕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為令邸報

是科應天解元張瑋父應登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賁志

非世時瑋猶在襁褓母陳氏水蘂自持拊而董之卅歲

輒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闈中虛臺蔡公以院檄拔遺

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水鑿歸蔡而以和丸之功誦

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巳未釋褐踰母節于朝得旨建坊旌焉三元

足楠華亭張拱端履端軌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駟馬舟輿讓于九月初

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駟馬何官

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

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回奏請定奪此

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華了職為民當差教習部官賈

之風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

此諭音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保作亂十分危

急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賜羣臣宴。邸報

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頒明旨以憑發遣。時琉球已為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寔為窺伺心甚巨。測日本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

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廂三四，自林中突出攫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臯為賦，猛虎行云：邊城猛虎日蹲囓，厲爪磨牙過狂驅，不能噬虜偏噬馬，餓泉突起誰為虞。管年敗北，昆陽戰今年穹廬益投林，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催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厭，怙休猶睨道旁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羣還塞隄，降人驅馬能幾何。克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非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九

皇明從信錄卷四十一

秀水

沈國元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 輔臣李廷機予告抵家上疏謝恩

閣臣請定會試主考知貢舉官

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

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

行船盡皆封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噉

噉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益分封已定則宮幃有

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

啓行登完大典

奏記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

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闈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

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

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曾楚卿葉燦陳玄暉蕭命官羅

喻義李國楮繆昌期李孫宸孟紹虞胡胤嘉孔貞時王應

熊劉鍾英周希令姜逢元楊景辰劉鴻訓馮銓韓繼思王

祚遠申廷謨暴謙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劉楚先詹事何

宗彥教習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璋各上疏乞歸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冊封誰為幹理吏部推孫慎行

等請亟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

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閣臣

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為贍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眾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 王國

田根悉照 覩王潞府例應辦錢糧該部力措至如田土

則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

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強為使地方擾動

王亦何能安享之乎伏乞裁酌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

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

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推謝之時苟有可以為國

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

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恆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

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

遜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

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以上俱給

六月武弁王曰乾。許泰。孔學等。誣咒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先是曰乾與孔學。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進本刑部。欲當以重辟。爾時內外講張矣。

大學士葉向高恭慰

聖懷。揭云。臣密訪得王曰乾。孔學等。原京城光棍。此事大

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

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

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

是反墮其計中也。伏望

聖慈。昭察。○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煩多。大僚相繼

引去。閣中請

嚴旨諭禁。即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內六省。皆係緊

要地方。而河道南北咽喉。尤一日不可缺者。給音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

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

臣乃心齊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九卿奏着吏部會推堪

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

了。滿朝薦等。旣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

在邇。解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

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卽遵履。且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

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奉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臣竊

觀年來。中外所囑。喁仰望者。不過日儲講也。封婚也。枚

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臣補矣。滿朝薦等。放

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難者已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况有新臣受事。畢力贊襄。其功效當百倍於臣。臣故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為。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

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為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在人倫

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

而共譏。臣竊歎之。古人上殿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

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過庚戌之科場。荆熊兩御史之行

事明電書彙

朱四十一

三

劫呂圖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貽累無數。夫此等

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

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舉朝為之闕然。無有寧

日。果何為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

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君。凡列朝紳

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畫界分疆。判若

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宋人。人。既以此加

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廣。抑亦不祥。又何為也。古人居

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

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可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

聖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

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營其職。明亡羣賢。自可相安。而在

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才堪

為大臣者。又經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

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凡有

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戶一分。猜嫌四

起。牛山濯濯。更尋斧斤。又何為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

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

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迎

聖上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從前傾頤之習。返為蕩平。隱

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當有補于世。道是社

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嗤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

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

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歎。以為此端必不可開。

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一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

僧。儒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遁什通。輿為禍更酷。故

常欲彌縫消弭。至于犯調停之議。而不惜今雖勢窮力竭。

而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己。故復冒昧言之。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請。以聽

四三裁更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儲講大條起廢諸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論自消矣。論屏

十一月起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

吳道南等回奏云。伏蒙

發擬。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前旨出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飲此。臣等仰見。福王謙冲

節。損為國為民之美意。真足追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萬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土委難

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

海。一日雷動歡聲。書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蒸庶。卽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易此也。臣

等敢不將順以成。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責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續奏。使。王之令德。既

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

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

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力行。請為不忠之大。或面

見。或移書。備極詆詆。臣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目前

廷臣。催請疏中。以為奸人乘機搆陷。無所不有。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下。孰不

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非得。王此疏。何以解人心

之惑。而弭目前之釁乎。臣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闕

疏。請且必責臣與之同疏。不得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

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適親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卽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期。卽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王疏。臣等亦

傳示各官。俾共知。王之賢明。相與頌讚。于無窮也。先是

福邸以奏請田庄未足。故之國之期稍遲。已有

旨於明春舉行人心安帖及 上以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欲親率 太子及 諸王等恭祝

大典 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內擇日之國既而

上又以

聖母壽旦在于四十二年頒曆後今歲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而 聖躬又在調攝恐難成禮着于次歲

春三月擇吉啓行于是內外驚疑文武百司至欲伏 闕

叩請閣臣乃啓 上立刻傳示 母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自于天下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傳示飲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天監擇日來看真是

聖明毫無成心從諫如園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者也若 福王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亦

可謂 賢王矣 俱論 奏草

關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度禱

宮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羣臣齊慶奉候 印報

是年奴酋圖其坪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脩怨仇殺時當事者計欲密令北關行反間奴

酋所併灰扒兀刺諸仇夷合攻之以 中國為援不能行

而奴酋益墾南關曠土圖窺併糾西虜宰煖卜兒孩瓜兒

兔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急徵前兵五千赴援并

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

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墾罷濤揣情形上書稱

北關近且開二黨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

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塔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

女卜酋遜謝為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定匿伊通塔其一金

台失有女為兄那林字羅收養嫁宰賽反日頃金酋故殺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那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

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其酋怨奴酋所結請釋二憾無交糴

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為潛盟給以火

器奴酋計廢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遣于骨里懇不肯漢

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為信并上書訟北關匪塔狀

濤以為然遣官藉大成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

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或 京師澤巴卜海乃奴酋親

子妾真奇生親巴卜太弟也漢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匿

奴塔卜台吉勅發完聚當示紆遼患時濤甚侈其功未幾

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一九寨我師援不時發

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還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已竟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奴會固已易志矣。其先中朝原以遠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于開原遼陽各募騎兵五千。築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為一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奴會意不在婿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為北關罪。似不必達奴會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各汚而體。棄前遣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孤衣充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兔兒。一語罷兵。隨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會又撤兵。以五百騎詣撫順。懇召婚。明無他意。時北關為西虜掠。擄芻糧殆盡。部落苦饑。投奴甚眾。即金會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建夷考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損護送。諸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催補河南巡按。以便料理。

福藩公務。邸報

聖諭內閣。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悃誠前。

聖母自去冬。因暴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聖體虛煩。前恙復作。膳饘漸減。

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懇。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

慈躬。增益壽齡。蚤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

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合行喪儀。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虔竭誠。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每視藥侍饌。

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體萬安。發旨擬行間。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來看。欽此。俱音

禮部請發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即頒。時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款。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

部所開楚宗一款。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許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

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為冤。且

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

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流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

樞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為傷心酸鼻。所以中

外諸臣連章苦請。曾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未發

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為開列

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歆然。但事于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湖進鹽

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

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

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錫常賦。則無以給

軍。不錫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款

概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于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

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憫。但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

如何。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予以昭不匱之恩。而廣錫類之孝。其

所助于

聖母冥福良不少矣。奏草

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上

聖母謚議曰：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合弘霽澤，羣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欲贊揚

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羣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涵太始。

皇明從信錄

卷四一

十五

德合重坤，承贊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德全履盛，無忘執繭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濯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寶錫時頒。

流湛澌于八荒。

慈雲徧覆，隆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聖子貽孫，繩繩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詔，愈動深哀。

鸞馭將升，尚履思乎國典。

彤宮欲闕，猶加意于民窮。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遜稽任嬖，猶遜其徽

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悵

音容之日遠，徵盛美之在茲。臣等祇奉

明綸，搏綜舊典。咏歌嗟歎，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形容，寸

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奉

聖旨依議。送翰林院擬撰冊文進覽。奏議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

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命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及諸臣圖報之心，失朝廷培養之意。

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服官中外，敷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今日，而復阻抑之，田頌之，致令蹉跎歲月，嗟白日之空拋，枝守長安，歎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十六

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也。自為培養，而又自為摧折，明知為適用之器，而又阻其向用之途，譬之得驥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櫪，有棟棟之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徊躑躅，悵無聊無，論 祖宗朝，即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溺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釋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擔任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奏

十九日，時 聖母尊諡，已擇定日期，香冊寫二十八日，詔書寫二

十九日，時

聖體下部濕毒，傳示改期，閣臣揭云不便，乞仍于廿八日，皇上于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

聖諭諭內閣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十六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批思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調攝，所有

尊諡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朕在几筵前，恭候，力疾親行，上進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諭卿等知，欽此。給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報

聖諭諭內閣云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蠲免陝西馭造羊鞞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論成等官已有旨

分別叙用故諭欽此

音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皇明從官錄

卷四十一

十九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贖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為困苦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蒙

聖恩減去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偏重况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奏記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請存問申沈二原輔謂經精忠亮節未登首輔經給懋懷

今年已八十四時行老成持重深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銳急之後濟以寬和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人所不及知者今年八十例宜

存問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獨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

臣等歷稽祖制凡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具摺奏明奉

皇用從官錄

卷四十一

三十一

旨云具見詳慎

十五日潞王薨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

員恐分遣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視不雅非

皇上孝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盡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以襄大典真目前急務也

禮臣孫慎行題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喪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禮節。許多題請。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乞

批發禮科。署印之官。庶抄發有人。而大禮不誤。俱印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

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

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音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言

皇明定信錄 卷四十一

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殤。今潞王又

繼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哀憤以慰幽明之望。

六月閣臣葉向高等回奏云。前蒙

聖諭。遣弔。潞王。臣等稽之往例。凡親王如薨。率遣內官

弔祭。給與勅書。若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

皇上有此特典。宰臣等擬勅一道。令賚之。以往此亦禮

之可以義起者。又查得凡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

者。即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地方官題請。

皇上念手足至情。即破格優恤。勅令王妃管理本府

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超出尋常之德意也。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薨逝。特遣內官往

弔。着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着該部照例詳議。其

奏來行。

閣臣葉向高請中飭防守。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

幾千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嚴諭丘部行

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奏

聖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講

皇明定信錄 卷四十一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着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疾尚未

痊可。恐弗成禮。捧請神帛。請祖。着遣貧官恭代。朕遵

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

聖靈。卿等傳示。候拱宸。潔虔敬慎。奉行。今諭。卿等知欽。此

諭

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奉命誌

山陝行題

主禮已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詭是日天氣清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步飭禮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

閣臣葉向高感解

聖孝乞休疏為第四十五上云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

而且當違和之時虔請代

之時當升遐之日動梓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靈駕啓行攀號摠送

山陵舉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于斯時也凡戴

顏面而為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罔極之恩而苟有人焉親

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

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即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

貧賤其生也為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為倭所迫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

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糲露宿飢餓不支更數

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携逃生屢窘于倭幾死而免者

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殍死無數臣父母

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

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

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頽廢洪水漂流每

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

有子臣之為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臣

自入翰林再承龍命每欲躬奉聖書匍匐墓次一告

先人之靈而後算治封樹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

世庶幾少償疇昔之愆即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

泣血哀鳴屢貢君父而不能自己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因死長安永為不忠不孝之鬼將何

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論原奏草

山陵 奠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命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

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起廢一

點科道一 邊餉一 罷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燬免乘機挾老女非關願

與媛免子結婚當事論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許日
喜毋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責蜂窠以備糧
糧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為寒心而都御史濤終謂
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親東夷參貂東珠之利
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為所用我師未出
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置之酋
為北關守老女適婿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
為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
邊患是為無策御史董定策涓濤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
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教者已而奴兒
哈赤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薊門援兵及阿金至者道相望奴
聞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休養性賞其重罪令佯入奴反
間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
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字羅道南關
邊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
壘執三岔撫安為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予秋獲至是參
議薛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
猛酋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為界及猛酋故立歸建州
奴結已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

澆旱薄收項生齒日繁計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奴正
在此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糧我以清
撫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局
因與鐵嶺遊擊梁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
二堡共立碑六白家松子二堡臨邊向係高山未墾故也
都御史執曰白家衝非原題并撫按非奉旨驅逐地且
私立無以服夷行暫撤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
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神巡清河語夷使照界鑄碑始給柴
河秋獲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越越
種七月都夷盜毀陽馬奴兒哈赤即戮碑下示恭敬是歲
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怨好名類此都御史疏報退
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
酋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鴉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
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住本堡
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神亦疏稱奴所最貪清撫之市而所
最畏清撫兩處之鴉巢部覆從其議

乙卯 曆四十二年

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格什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癩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幽篋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欄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上練冠練袍

聖容睜穆 御音清亮朗如洪鐘知為萬壽無疆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映三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容與

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墀几席之間荷歟盛哉群臣臨候

聖上仰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夏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

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交遲處死其餘不許

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爨尋

執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

伏于梁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為別有所爭執屢目攝之且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徹于色 龍顏勃收數而責之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率下彼承 旨者見上震怒群簾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稍夷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

不干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福王且已之

國。即有他舉。亦須你文武百官。草詔差官去取來。彼能辨

翅飛至乎。膝下左列三。孫現在。復呼三。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會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復

應稍待禱後。昨瑞王婚運。原無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

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出

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跪在後。復一前。誦本內五犯名

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

以注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瀛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

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我為不孝

之子。深為可恨。

皇上又進。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

上屢禱。禱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攔阻。

以故零星突至。跪拜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臨班者稍居後。與

帝坐不相對

皇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嗚呼。

上久以堯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謚如安瀾。業已駕古

軼今矣。今茲

皇天眷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

誠加勝。不啻家人父子。然群臣等因思乎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三十

召見。既聞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睹

聖容。然。簾陛嚴隔。懼愆于儀。未有咫尺

天顏。盈耳。馨咳。移時。歷暑。盡去。苛禮。且

聖子。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

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聞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

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

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擬。以俟修

起居注者。採擇為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臣派問達。王

士昌。同紀

非關。倘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鬼子。蟒谷兒。大且執建

州夷六人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
 千屯南關氛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
 撤奴酋與媛免合而遼不支今奴媛爭婚勢不驟合而北
 關依強援于媛免適為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
 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宜諭我督北關陰約媛免
 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
 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
 騎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建夷考
 威繼光鎮劄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建夷考
 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
 皇朝書信錄 卷四十一
 香錢簿取佐軍資公不入一錢皆以飭材具有東湖因
 濠為險導以資灌漑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
 采蠶可供游賞思者畫語上曰濠西河章下撫按會勘
 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勞為太平雅觀即貢夷亦徘徊
 噴噴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為大帥者修邊成功暇
 逸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調
 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
 卯乃得卹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諡以
 勵邊將得諡出小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
 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濺入蓬窓甚巨鷓首
 頃刻可掬出小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一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發除名先是乙卯年南場
 中有魚見于圍魚水族不至潔而污穢至此又見于場
 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為木國遂應其
 兆故吳人為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云絕六第六名最有
 才名士林嗟之出小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
 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
 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
 船一泊山後南風湧一泊布袋灣二海相連蓬檣俱銀但
 掠定海白舫船藏南磴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硃票埋藏山
 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為証忽見南磴船張帆來眾欲走
 李進曰勿走走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遊船搜

檢問何船家以討海艇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盾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腰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又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絲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難龍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夫不守汝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即索綱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不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遞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遂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船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上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綱射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採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

以手作銃形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爲海口裨將紀錄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爵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邸報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刈羊豕禱神有蒲天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及盧不及五穀

有一朱姓者性醜悉具見蝗已過遂寢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穎相傳有怪書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出小品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諸臣。雍泰。畢鏞。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冠。譚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初。林綵。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李中。盛納。曾朝節。黃鳳。姜廷順。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景。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馮應京。敖文順。共四十四人。彙請。候旨。勅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繫臣劉光復。兵科給事趙鼎與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邊

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去七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縉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為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犬羊之求。填絲罽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攻蒙冒。蒙兵賊巢。副總兵陳寅。自琪陽。由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窰。進旌鼓官劉范。和督安兵。山擺。疆進指揮黃運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環。督蒙兵。由翁貫。進甕安。知縣袁大化。督伍司等兵。山鼠。鳴關。進分擊。菁。圍蒙。

兵花。孔擺。章蒙等寨。斬賊一百二十六級。績攻。宗。角。生。

烈翁忙者。貢賊巢。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運清。及伍司兵。由焦山。進。或劄大雷。或劄琪下。或劄陽城。圍。或劄者。貢。分擊。圍。箐。婆。把。大山。谷。精。谷。隆。交。馬。打。狼。羊。容。銅。笋。等寨。斬賊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夷屬牛馬甚眾。其餘險勁賊寨。如大菁。圍。俱未克。蘆山。木。瓜。大。華。麻。响。四。司。程。番等十二司。尚多賊巢。未及掃蕩。為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曰。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眾我寡。東征西竄。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二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兵見用。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勦之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速。撫必固守。以俟其敵。而後撫可堅也。總之。患于無餉。有餉則飽。待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餉則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其權在彼。勦之不能勦也。撫亦不成。其為撫也。黔中自平播之後。用兵仲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

羅濟水等六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忤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再四今豈復容如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然臣反覆籌之曰下成功固難將來善後尤難臣之愚計伏乞 亟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困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爲無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長策也奏記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子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直隸巡按毛垲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

政以召天和

禮部題請鑄 福王第一子由崧賜封德昌王印信

五月 冊封各藩

六月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驎馬子昌國比

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戚院恩

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 成命昭太公全 國體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辨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廉等慶賀

聖壽至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

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有功優敘失

事的從重叅處

宣府大鳴地震已上供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隳

亂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參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

里味死陳言蓋爲三縣田粮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

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關辨訴耳夫田粮卽

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

冊籍在嘉秀之豪僧有無播弄通同不可不窮詰辨情各

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粮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

宜粮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

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

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口

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

初分。正應。蓋。華。于。今日。豈。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際。疆。界。之。分明。乎。為。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眾。譁。然。嗷。嗷。追。挾。則。當。急。懲。也。疏抄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邸。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關。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游。加。懇。乞。軫。恤。改。折。以。撫。窮。軍。

王左

十月。命。曹。淵。准。封。代。藩。世子。先是。曹。淵。生。于。隆。慶。五。年。曹。莎。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矣。因。代。王。溺。愛。曹。莎。謀。黜。曹。淵。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子。第。三。子。薨。

潯。簡。王。妃。李。氏。懇。請。天。恩。特。准。襲。封。以。重。祿。藩。時。世。子。年。已。九。歲。賜。名。常。塲。疏。極。哀。切。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奏。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魏。九。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王。牒。成。加。効。勞。諸。臣。候。拱。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已上俱邸錄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朝。廷。之。上。政。事。日。壅。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之。陳。奏。徒。煩。而。九。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焚。莫。知。所。以。為。計。因。念。我。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無。一。不。出。親。裁。無。一。不。由。宸。斷。臣。等。誠。不。勝。欽。服。惟。是。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為。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為。輕。而。忽。之。臣。等。懇。祈。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日。日。煩。瀆。而。于。天。下。國。家。事。體。有。分。毫。之。濟。否。乎。夫。總。攬。美。名。也。獨。斷。盛。節。也。臣。等。豈。不。為。

皇。上。願。之。但。使。吏。部。催。一。官。而。

皇。上。即。賜。點。用。其。誰。不。感。

皇。上。之。恩。諸。司。奏。一。事。而。

皇。上。即。賜。允。行。其。誰。不。服。

皇上之斷如是。則威福惟辟。權不下移。主勢自尊。人心自服。臣下方且自幸其職之得與。言之得行。方將順奉承之不暇。何樂有言惟。

皇上不肯即用。不肯即行。而後諸司不得不循職以催。臣等亦不得不補牘以請。至于催之多而請之煩也。

皇上又且以為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為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隱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挫之。

皇明後信錄

卷目

皇

弊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疏通。人心何時愉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懈也。臣等經年累月。請點大僚。請補科道。請起廢臣。近日又請用都御史。請用兵科。河南道。請點巡按。各差連篇累牘。臣等亦自厭其煩瑣矣。而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曠官。慙愧欲死。今亦不敢一一條陳以瀆。天聽。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皇上深思而熟計之。倘蒙。特賜省覽。不勝幸甚。

礦賊高二集眾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

如斗色紅黃。明亮燒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踪。遇一二人夜行。光逐人而來。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玄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雜編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旱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矣。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

四月奴兒哈赤待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躡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會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爇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喇嗎炒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颺動會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驚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嚮往經略 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劄劄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懇

祭帑金湊餉百萬大典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遂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虜儼爾保撫臣罷移鎮本

兵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賈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分柴河退墾爲縣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會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庄堡梳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速治遼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尅撫安三分白家冲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尅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宜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柱按遼 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 偵報

奴酋八子每登山窺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爇合家近十萬其關備備不免朝鮮已諧秦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 命借大

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項之西虜乃蠻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 賜歿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時奴兒哈赤從鴉鵲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歿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為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發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一弁 諭飭諸邊經略聞倣單騎赴

河東靈陽寬奠眾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

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弁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

德鄭以偉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樺吏科給事中張

延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

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騏刑科給事中

陳伯友河南尚寶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綵山東戶科

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伯輿山西吏部主事唐文煥

兵部員外陳騰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

後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許事齊琦名廣東刑部主事熊

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

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

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

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各省

解元順天王家基應天盛文琳浙江陳山毓江西張斌福

建戴國華湖廣陳君寵河南唐時明山東邢泰吉山西胡

舜封陝西李尚霖四川詹胤昌廣東朱祚昌廣西蔣佳胤

雲南施堯中貴州周成德○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

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

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栢以朔三日馳藩陽遇賊數千騎拒

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變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

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

其占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

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

開原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

關說以虎墩兔憨輩且旦夕勦夷受賞詔以千金金酋利

之遂有是捷。

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

建州
庚考

已未 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

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

都司賈永濟督非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選

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叅將

賀世賢李懷忠等從形鶴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

綏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

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

保定總兵王宜原任總兵趙夢麟竝隸歲下更令原任總

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泉撫順陣遊

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

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

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

期先泄便逆酋得預爲地矣建州
庚考

揭會試榜福建永春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

侍讀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聘甲莊以會元又為名魁子。孔兄弟俱入水天陳為解元。熙昌子年十八，稱最盛事。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蘄州王珙、蒲田黃鳴俊、韓城劉永祚、晉江黃廷師、富順范鑣、侯官邵捷春、安福王振奇、孝感楊金通、龍溪顏繼祖、華亭董象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息縣陳韜、晉江劉鯨長、新興雷躍龍、武昌彭祖壽、彭丰儀、俊朗、飄飄乎如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癸丑馮琢州，此則彭可為雙絕。

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啓祚、丁進、施兆昂、姚明恭、侯恪。

聖明後傳錄

卷四十三

聖九

張紳、吳士元、楊夢衮、曾時昇、楊世芳、顧易、劉守亮、金秉乾、朱繼祚、何吾騶、姚希孟、許可徵、姜日廣、楊維新、陳萬言、丁乾學、雷躍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禮部侍郎韓燦、教習之。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賓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純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眾遂潰，繼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

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經出師日，五星關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罷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為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勸。呂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其肅廷撫祁光宗為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謂李如栢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

聖明後傳錄

卷四十四

聖十

諺巧，廷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為唐李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往，撤如栢候勘。論經略楊鎬戴罪昧事，起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宰煖諸酋竝其奴賄，煖兔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許令部夷降，金台失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斫聯船，陰圖金酋寨，項之奴兒哈赤亦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賈英把兔陣歿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眾從劉將軍先登，遇覆

盡殪而其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眾赴三岔北則三帥已
隨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首
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
寨無爲所給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邊民爲兵并捐俸濟餉
御史楊鶴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
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望後宜武門外嚮開
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
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殞人人自危虎塾免懸擁衆數
萬臨廣寧邊旋去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調詔逮治總兵

劉孔胤賜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略宣諭北關項之海東
謀稱奴酋部夷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
路坍塌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
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晉後
今益自敗書初聞中外倉皇匪凡爾後乘朝轉馳

上京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借號後金
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眾出防且倚宰爇新盟孤城立示

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眾圍
西堡潘鐵奔潰

上乃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并
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
復開原

上賜劄令刻期從事起恭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
部尚書黃克績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傅疏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收差御史張銓按遼
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
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王出兵三千來援

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籍
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卽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
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識哂之

七月杪花攻尅十方寺堡奴兒哈赤登窺鉄嶺
上允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
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

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
原旣尅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
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良可歎也經
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

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卓遊擊劉週節等

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速治楊錦御史陳王

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關被

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為首功經略熊廷弼亦摘如楨十

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捆載不能避擊陷鐵嶺與西虜爭

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願急

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

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祥殺我師權眾數萬騎直抵

皇朝

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

相繼淪覆矣其後給事姚宗文奉命闕遼因請金台

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九華焉奴酋

寨而得力華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首腦毛大孫秦河兒寨

次中根兒娶虎墅免應會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奉

遣諜虜營并授畫副總兵姜弼傳諭腦毛大及憨同仇特

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糜其意科臣并請為金台立廟

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即南關齋時諫廣宗為加銜遊擊

請陞實職風示四夷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爾端引外

...

寇自殲二奴北關然毒口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

屠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

為肉而我覆為仇幾是哉原海西密通開鐵為我屬夷與

東西二夷一氣勢能離其合近歲極北關以藩遠稱制奴

上策而竟剪焉胥覆為開鐵績誰職腐階一蹶不振悲夫

上聞報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賈朝輔悉

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

擒宰賽鈐制煖免抄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跡

遼瀋直几上內耳

上以遼數告急起濯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

史專練京兵于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遼瀋

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過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

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免諸營持論帖激抄花虎應啖以利

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

遼遼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略特斬

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塚築垣借水為防巡撫

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

啓以事多附擊疏請

...

...

記載不報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饑經略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夷印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頗不貲十一月奴兒哈赤擁眾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馱運客粟二十一月已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謀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環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進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

皇明從信錄

卷四

五十五

妙虎墓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建州夷考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又稱一先

市表數報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進

東截潛船奴酋從津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間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闕城驚擾本兵得報張

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已而

奴酋竟寂然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謀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德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

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謀稱奴酋糾伯要

兒多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為用窺海道經略以兵力稍

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佯誘虜驍河

西徐圖乘倣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

輕騎出沒至發偽榜招降詎侮無狀 詔令改督畫為監

軍并添設全復道刻期起遼建夷考

五月 召見朝臣方從哲于卧榻 諭以校卜已有稟言

東事在克 大察科道稽俟間即檢發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舉此真曠典也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聞不聞聲。御朝召對之請群臣亦既舌敝頰禿矣。而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召見之寵噫當是時不召勳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個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個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俯盟幽獨瞻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察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以致聖心愈厭宮府轉瞬旬日之間不聞用

聖明從信錄

卷四十一

七

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烜赫之候仍為隆冬婆娑之景有識者益不勝祀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觀面失之千里官門隔若九關豈不虛此良遊哉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閑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開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踵遁嚴檄招撫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

并令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為推補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為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為可慮着各撫兵官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機的據法處治俱詳報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為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官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內治四十餘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羣議茲以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冊謚為孝端皇后稽行循實朕不敢私彌

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報。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經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廝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器械督管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透曉陣法諸將教營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章召募之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貪汰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抵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者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職初簡選將單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速發贍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接邊又以二年限滿即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贍家月糧銀六兩職聞之不覺喟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即人人日日

只盼瓜期之至亦隱力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兩銀六錢僅足餬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仇傳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通新教習于費更多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銀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月餉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即 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爲繼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妥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擲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副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于各宗室。其合行典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裕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報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慢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探軍軍皇城京城各門嚴

謹守衛

禮部啓爲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以昭國典。以成。大孝。日。今早內閣方從。香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隨卽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抱禍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

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于其子。毋其毋。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

得相安所為善承

先帝者孝孰大于此乎。若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劇行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讓。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

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為孝。所為

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

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願

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為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為孝。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冲齡繼承大統。若臨海內。期

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朕嗣服之初。兢兢

無負。先帝位。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

稀御。封章多滯。億來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

促。邊界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

新而遘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皇太子聰

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

以承鴻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

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又

王室。是皆朕倦倦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問任。貳卿大

寮。盡行推補。兩容考選。并散館科道。宜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俱送法司。查審應釋

放者。釋放。吏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

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

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

鎮遠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拜王宮。俱免進香

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命。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

解赴九邊。着破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具本

來奏。前邊來犒賞。并今九邊犒賞二項。共與脚價銀五千

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下
許延遲候事特諭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即皇帝位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政統宗叙

孫章涂生為明政統宗成
介其受傅生屬余序朱心
之韓昌黎在位史者不有人
禍必有天刑柳之州歷引古
人以折其犯然昌黎言自
有見夫史執怨備隙詆証賢
哲權扶幽隱入以難忍之已
即之無於人我天刑何如之心
固已犯矣此其失在互代之

為國史者少而為野史者多
國史能一人手家有忌悻野
史則可憊怨留眩矣其失
在縉紳者少而在布衣者
多縉紳少見於廣歷練差
深幸布衣因陋就寡自用
自專弊所不免涂生是系抑
何其嚶之乎傅生曰生此為犯
史也本朝無史惟有
列聖實錄與史不同禮須備

國史中道多輟

天子命之宰執主之一時文

學侍從之臣分曹載筆當

損每身功始錄生則何敢言

史生見之世有為通紀者為

吾學編者為憲章錄者為大

政紀者為昭代典則者人自

董狐家自司馬意製如詭

算遠折衷而竊以編年之法

會通意序及備文者便于討

之其義詳在凡例宗

字有天人禍之或足紀衰

刺述而不作抑何痛焉余取

觀之與傅生商略如建文不

屬有

治備復而仍以革除稱如隆

慶事略記未悉乃後先時或

極巨祐乃指摘兩生皆復如

筆削條不違畫校也至于兵

後事略皆據其後司徒司

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也
 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大寧
 河套交趾諸蕃西域要區之
 宜皆政之大者後鉤撫傳乘割
 記奏議於策別為一編故檢而
 命之曰明政統宗善字張民
 部之叙曰朱紫陽於左任許
 其詳予多不共其理於蘇子由
 春秋集解從赴去而不共公
 報之揣摩係生即事論事無以

揣摩其書信當與鄭薛雷
 黃諸家並丁也堅儒自振帳外
 鮮所涉穢生白首青衫寒膚
 嚙腹乃能考屬朝之典故宛四
 方之利病旁蒐遠覽摘鉛次
 繫可以副金匱之采佐石画之
 壽彼及名著作日飽肉食者
 能無意耶余舊充位史局
 一行任吏此事都廢人之有
 技者已有之特借生解嘲

矣

大泌山人李維禎本寧父



明政統宗序

明無史非無史也夫人而能為史也夫人能為史何以無史矣州氏言之矣國史之人恣野史之人臆家史之人史者可以蓋小人恣者不免誣君子臆者可以亂一時耳目之實恣者不免殺萬世斧袞之公吾嘗讀國史之行世者於吾學見體裁矣而不敢望蘭臺之衣冠也於憲

明政統宗

序

章通紀典則諸書見編摩矣而不能方涑水之肉好也安所稱禘孔氏而祖春秋孔子時有不修春秋云蓋魯史也春秋得孔子而後筆削嚴孔子據春秋而後事辭脩春秋者魯史也進史而經者猶之乎進春秋為天子之事尊孔子而失之者為孔子難為春秋易故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此讀史法也謂與

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則今日作史法也此其說莫辨於子貢賢識大不賢識小文武無常道孔子無常師不賢吾師之而况識其大者

聖祖

神孫之謨訓功烈乎易之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往行猶識而况今用之典章文物乎容

有刻明政統宗者其發凡定例
不必盡合於實錄其褒貶進退
不必盡不謬于聖人雖然紫陽
之論左氏許其事之詳而不與
其理子由之集解從赴告而不
與揣摩揣摩者意也以意則公
穀不能與左氏並駕以事則立
明得附孔子聲施惜也我
明僅僅一弁州身負異才家世
闕閔替於事矣忽為文人以

明政統宗

序

十一

老近始行其史料佐討論耳
國家昌明久道一再加意正史
不報天祿石渠間必有起而肩
其事者潤色皇猷與天罔極屬
之誰氏之子所未可知謀於野
則獲此編其是也夫請予序者
臨川傅三來雲杜李太史之塾
賓天之有意於國史也文不在
茲乎三來其請太史公藏書之
副質統宗而糾擿之是正之屬

明政統宗

序

十二

硯席之盟抑亦以余素樂道
人之善誼不能讓爰命墨卿
以償其懇懃之請云

昔

萬曆乙卯中秋吉日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

尚書蜀達衛承芳撰



明政統宗叙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
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
傳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若
齊之太史晉之董狐史蘇史
黯皆有聲于史者惟魯之春
秋一經素王筆削乃稱白眉
焉既有左氏之傳義例僅足
羽翼麟經公穀無論矣至語
其體則有三焉曰編年曰紀

傳曰實錄其紀事之所因者
 凡四曰起居注曰時政記曰
 日曆曰臣僚事狀他若三長
 五難與夫三等四患之談紛
 紛聚訟史豈易言乎哉漢有
 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
 記而貽蘇子由之譏班固父
 彪嘗續史記作前漢書而來
 范曄鄭樵之謂瑕瑜難掩于
 一時求其寓目而當心者惟

朱紫陽之綱目旨法春秋意
 取左氏實于國家之興廢年
 代之絕續人君之賢否臣工
 之忠佞僭國之竊據華夷之
 名分抑揚予奪華袞鈇鉞顯
 微闡幽是誠另闢一新宇宙
 大觀哉夫男子髯、六尺居
 眇晦而抱膝長吟纒、自謂
 規天畫地彛彛奇勳已有成
 笑矣胡當繁劇輒俯首縮項

噤口橋舌者何哉蓋以學癢
聞稀愛憎關於時諱減否碍
于世家是以可否謬于月旦
去取忌乎風聞兼以紀傳表
書襍出于傳誌之內罔可綜
驗而龐詞贅義難以取裁擅
恣胸臆妄肆譏評信劉知幾
一羊九牧之憤不容已也竊
慨自古帝皇臨御天下中國
居內以制夷狄未聞夷狄入

主中國者自宋祚傾移元以
夷狄入主中國冠履倒置蓋
自開子以來未有之變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
信如著蔡荷

天眷祐挺生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崛起于滌
濠之間提劍奮旅于元至正
乙未之年一時謀臣良將識
聖主之有真納心委命應之如

嚮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揚九
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
略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
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
旦廓清革毡毳而復衣冠初
業惟艱猗與盛矣洪武之末
爰有建文諸藩颺譽革除字
議一時中外臣工識閭涇渭
說銓四寸無裨
廟謨即載筆詞臣間有撰記然

亦私度篋笥未敢懸之市門
者揆厥所由惕于時諱難于
言也恭惟
成祖文皇帝治惟善述幾炳因
革再闢幽燕益敷文教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繼體元良垂熙衍
慶再傳
英宗睿皇帝履泰之極因有已
已之變仰荷

景皇帝監國天心攸順智勇同
猷已而

英宗復辟天下晏然嗣以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三統之治禮樂可

興正德之間奸孽涵政逮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天啓聖

明之資時值述作之盛光前

裕後倫制燦然而

穆宗莊皇帝紹聖致治恭己無

為肆今

皇上聲教四訖文軌一家二百

餘年深仁閭澤兆民賴之擊

壤康衢于今再見大都自古

文人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

為今古人寧甚相遠哉我

明自通鑑續編大成之後僅于

東莞陳建通紀稱晨星然竟

以蕪穢見黜嗣有京山鴻猷

毘陵憲章攜李之吾學吉州

之大政瑯琊之史料諸集均
為世所拱璧間有好事者不
無玉石俱焚薰蕕同器闕闕
駟駿穀門銜賈而軒輕之者
如直道何締閱斯集編年叙
事悉皆網羅金匱石室之儲
以至百司掌故馥語稗記巷
談埜述諸所臚列于汗青者
要皆捃撫其根胎截咀其菁
華而成者也茲蓋不離眉睫

則所謂贊萬幾分庶務抒丹
赤定國是為時鑒賞然余之
所以許可者特于附卷簡末
所論尊崇

二祖辨論有曰自古未有父子

稱祖之一言又于

建文

少帝革除遜位有曰孫蒙祖號
死作生年之二語初閱之則
擬其為小心之談既繹之實

為放膽之論要言不煩足贊
萬年之畫洛陽價踊蓋不俟
昆命元龜而可卜哉昔揚子
雲作大玄桓山君深慕好之
茲編信傳不啻桓山君矣嗟
嗟吠月吠雪吳蜀所限安可
臯于牛厖知我罪我是在立
言者自信之何如耳然余非
佞舌阿私好也以譚生濂于
余乃有桑梓之雅于生夙堅

草以竅客為誰南昌涂氏山也
萬曆乙卯長至日

蘭陵張師繹撰



明政統宗叙

蓋聞宇中有大權二人主之權黜陟參
天下史職之權是非乎天下狀黜陟僅
及于一世而是非則及于萬世然則史
且有助於人主之不逮厥任艱哉第史
有辭有義辭猶繪形肖貌凡珥筆者類
能之至義則嚴一字于彰善瘴惡之間
筆之曲直則信史穢史名所攸分矣曾
南豐曰所稱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
理道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

明政統宗

序

十五

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任其庶幾乎

東萊子云見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見

辱于君子萬世而不泯信史為天子之

刑書聖人不敢專而曰我有罪乎者以

匹夫而權天子也乃今家操斧鉞人擅

雌黃竊國靈者四出矣臯將安辭大都

史之為職貴公而明直而斷實而審總

之奉無私而歸諸天若孫盛作晉春秋

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度吳兢撰唐史

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毀褚遂良之是非

明政統宗

序

十五

必紀魏暮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是謂得之至論寓目而當心者惟朱紫陽繼麟經之後綱倣春秋目擬左氏綱目名編寔史學之指南而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得朱子之意者也

我

明之續綱目又師朱子之遺意者也夫國是百年而後定胡今之立言者一豹未窺三豕肆辯傳聲于燕說郢書者每溷于風聞之或誤哆口于井哇市廛者

明正統宗

序

十六

尤苦于月旦之靡真稱述隘于章奏贊頌盈于實錄勢惕忌諱語多文飾愛憎難一其心毀譽難一其口辨言亂真強辭奪理成童挾策白首操戈且註釋如閨劄劇成林家街市鬻聚訟築舍姑已

明政統宗

序

十七

論短見謗識不能窺聖人勸懲之深意即史氏所稱剗精剗采者亦寔狀莫得其萬一繁瑣靡蕪尚可謂國有信史史有人哉吾宗子壽年垂舞勺孝友四聞英姿雅抱拙于一第咳唾散落皆為流

珠結綠為世珍異久矣迺今斯集駁以
為經辭以為緯抽金匱石室之秘披鄴
架酉室之藏肆力編摩殫精討索稿凡
四易而書始成諸所寄慨間附論評義
寓箴規體兼獻納事關

廟禁即幽隱而兼收無與彝常即縛采
而並刻所謂衡泌之墨共邁軸之楮微
山林之彝鼎非耶書成間有朝之者曰
閨中處子而願結念于姑章衣食之不
足得無計之過也蓋俟為婦乎彼且焚

而謝曰極知過計狀不可非忠于姑重
也余婦而逐者也安得及易初念而生
別腸共其自信若此則其遠識玄心自
足千古而凡離憂送窮鱷魚鵬魚之態
牢騷沈痼之辭都不入其肺腑夷狀不

用于世而世不可氓其言矣世購得之
者不啻得寶于波斯紙價踊貴不占有
乎孰謂身既隱矣烏用文之為子壽詎
乎昔齊公仲氏惧女醜而無歸日暮女
為美且許以千金之裝人曰女姣而復

以厚裝必醜卒不聘申屠氏女美惧王
之入于宮也乃毀為惡卒不聘夫醜
不以譽掩而美終不毀蔽如此信乎明
妃窮廬宿留金屋芝菌形均鼠璞聲并
溜澠孰辨玉石誰分美惡是非世有之
衡余安得曲舌作竊嚙語妮子壽之敬
帚而享千金

昔

萬曆乙卯歲季夏朔日柱下史涂喬遷

撰

凡例

一論史之為職要秉天下之公心以裁天下之公典言有盡而意無窮者是謂名言故語貴含蓄方堪咀嚼古人為善立言者貴先有不朽者以植其根果爾信不必待詔金馬細天祿石渠之書始稱快矣

一非史職而談史紀也自起居注廢而國是清矣是以論史貴公而詳故無所考者不

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

凡例

一

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嬖于好者不可書家乘是而疑譽者不敢擿也野史非而疑毀者弗敢庇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又當兩存之以俟當事者之芟採也

一集叙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攷據群籍直書不敢虛美隱惡以重穢史之

行也

一集編年序事悉倣續編之例固矣然例在

道言其始者有述言其終者有功十而過

一者有利一以害十者有本傳略他傳詳

者今皆參互彙括一歸于是蓋以傳信關

疑本史之職干繫匪輕若徒信耳信手信

口信胸臆則危言無當耳目盡成荆棘矣

一集自黻扆以至貂璫巨細媿靡不備載

至若宮幕之擘擘輦掖之滑稽悉芟蕪之

一紀事紀言即修殘埋瘞不自附會至其文

之蕪陋字之粗鄙每為改竄以訂其銀根

之謬魯魚之訛蓋以史以傳信不妨潤色

前人代匠斲也

一集中所錄間屬小傳劄記題辭及節採

疏論策凡有裨于國家者率皆收錄以

鴻裁

一史為天子之刑書聖人且不敢專而曰我

有罪乎彼家操斧鉞人擅雌黃則是裨官
之刺客將惜于白簡之鎮鄒不將謂室中
之戈為門外之敵乎甚至升天按地上下
其手如霜噴霧寒暄其口得無以筆端殺
人乎

一史闕世運汚隆人才升降往蹟具備如兵
農錢穀九邊士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周
寺會計盈縮之額與夫水利屯田河渠海

朝象統宗

凡例

三

運無不講求利病刻于卷末一覽無遺

一附卷惟邊防窳亟次島夷次太寧次河套
交趾者蓋以太寧河套皆我故壤而交趾
入中國尤在八閩之先寔我中國也殆不
可以外夷視之至若北虜西番西域者實
以中國居內四夷居外內順治而外威嚴
也

一災異本集未載蓋以諸籍記錄互有支干

差謬之異未便收錄俟考覈詳明補刻別
集觀者諒之

一輯是編受梨棗矣或問余曰史為天子之
刑書榮辱百代自非德望祿位聲勢難其
任若固蓬戶么膺細人安得越俎吟嚙說
竒道古于殿閣上余應之曰昔司馬子長
嘗言古聖賢之所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
為如昌言潛夫等論賈太傅之疏陸內相
之議宋瑞明之策及劉子殺青具在伏觀
高皇帝興言路稱至廣矣其曰凡事有閑
社不公不法者許諸人直言無隱又曰不
許諸生妄言時事及讀卧碑則曰許諸生
敷陳王道講論治體述作文辭是其宵旰
求言不一而足乃知允建議畝心經緯者
亦為蒐採所亟收也昔班固作漢書坐事
沒未就和帝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明政統宗

凡例

四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雖桓温之權不
 悚焉李燾初繼司馬光作宋百官表編求
 正史實錄旁及家乘野史凡九十卷上于
 高宗詔給筆札錄付史館既而燾復做通
 鑑例散聚前書為續長編自上于朝三氏
 之作皆當國家中葉當時朝廷俱樂觀其
 成未嘗以為嫌也余奉先人之手澤昕夕
 兢：以不淨藉手是忍頃幸卒業亦惟繼
 志以畢其分耳書監成憲詩率舊車文雅
 傳舊意篤闕疑間附評騰務協輿論寔未
 敢妄肆月旦以避罪我之誚而莫逐臭者
 之知我嗟：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秘
 書扶肩抽膝山絕望矣倘能開局召辟如
 司馬君實之于范祖禹歐陽修斯可矣

豫章涂山謹識

| | | | |
|------|----------|-------|----|
| 姓氏 | 臨川傅兆祥 | 三來父 | 校訂 |
| 明 | 豫章章萃 | 涂山 | 編輯 |
| | 同邑劉日淑 | 秉允元 | |
| | 新建余樞 | 周之冕 | 恭閱 |
| | 蜀達衛思箴 | 長陵冉祖雍 | |
| | 休寧吳繼仕 | 青齊趙祐 | |
| | 莆田鄒道元 | 應天饒有光 | 校正 |
| | 長陵譚淳 | 江陵馬啓圖 | |
| 明文苑宗 | 黃梅瞿九思 | 姑孰王焯 | |
| | 太原王稗登 | 嘉興屠來王 | |
| | 進賢陶明通 | 綉谷王應登 | 重訂 |
| | 安仁朱孔陽 | 豐城涂夢虬 | |
| | 奉新宋應星 | 南城吳紹賢 | |
| 宗第 | 世業 養心 | 紹隆 | 謹次 |

明政統宗目錄

太祖高皇帝肇基之績

壬辰元至正起兵至丁未吳元年卷之一

戊申洪武元年至庚戌三年卷之二

辛亥洪武四年至己未十二年卷之三

庚申洪武十三年至戊辰二十一年卷之四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丁丑三十年卷之五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三十五年卷之六

附 建文遜位革除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勛

癸未末樂元年至己丑七年卷之七

庚寅末樂八年至癸卯二十一年卷之八

甲辰末樂二十二年至

仁宗昭皇帝乙巳洪熙御極一年及宣德三年卷之九

宣宗章皇帝承統之烈

己酉宣德四年至乙卯十年卷之十

英宗睿皇帝居夷之貞

丙辰正統元年至己巳十四年卷之十一

景皇帝監國之錄

庚午景泰元年至丙子七年卷之十二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誼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卷之十三

憲宗純皇帝承休之懿

乙酉成化元年至乙未十一年卷之十四

丙申成化十二年至丁未二十三年卷之十五

五

孝宗敬皇帝紹天之休

戊申弘治元年至甲寅七年卷之十六

乙卯弘治八年至己未十二年卷之十七

庚申弘治十三年至乙丑十八年卷之十八

武宗毅皇帝廟筭之靈

丙寅正德元年至壬申七年卷之十九

癸酉正德八年至辛巳十六年卷之二十

世宗肅皇帝繼統之盛

| | | |
|-------------------------------|---------|-------|
| 壬午嘉靖元年 | 至甲申三年 | 卷之二十一 |
| 乙酉嘉靖四年 | 至戊子七年 | 卷之二十二 |
| 乙丑嘉靖八年 | 至甲午十三年 | 卷之二十三 |
| 乙未嘉靖十四年 | 至庚子十九年 | 卷之二十四 |
| 辛丑嘉靖二十年 | 至丁未二十六年 | 卷之二十五 |
|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 至丙辰三十五年 | 卷之二十六 |
|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 至辛酉四十四年 | 卷之二十七 |
|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 至丙寅四十五年 | 卷之二十八 |
| 穆宗莊皇帝延祚之謨 | | |
| 丁卯隆慶元年 | 至己巳三年 | 卷之二十九 |
| 庚午隆慶四年 | 至壬申六年 | 卷之三十 |
| 今皇帝萬曆疑禧無疆之慶 <small>左質</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聖製目錄 | 太祖高皇帝 | 皇明祖訓 | 大誥三篇 | 資世通訓 | 精誠錄 | 明政統宗 | 稍制錄 | 存心錄 | 省躬錄 | 洪武正韻 | 元史纂脩 | 大明日曆 | |
| | 日持守曰謹出入曰奉祭祀曰慎國政曰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諸條 | 所載皆聖子神孫之良謀 | 首之以君臣同遊之盛繼之以申明五常之諭凡正婚姻立鄉飲訓 | 首言君道所當為者十八事次言臣道所不當為者十七事凡所慎道無一不具所以誥諭臣民者至矣 | 道戒愚癡勸士農訓工商防民勸善之道無一不具所以訓戒天下者深矣 | 念人道之大在於敬天忠君與孝親作以自警 | 四 | 言功臣之過在於恃恩踰禮與犯分作以諭臣 | 凡歷代帝王祭祀而有感於災祥者錄無不載 | 凡漢唐宋以來災祥之應於臣下者錄無不具 | 雅音取於中原註釋依於毛晃東冬清青之二韻併而為一虞模麻遮之一韻折而為二所 | 訂其曆則九十二年論其世則十有三主分紀傳以著其善惡列表志以見其事實其筆削之謹嚴也如此 | 一序則宋濂所撰其目有六曰功勳民家法之嚴兵政有統要之不外乎一誠而已 |

大明集禮

其旨則斷自宸衷古禮十有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夏之

不外乎

統曆

聖祖欽天之道在是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四時咸備其員行幸宴賞每月

其事

儲君昭鑒錄

聖祖睦親之仁在是編賜于王府而以資日益進讀于官寮而

以昭

皇明寶訓

編厚二史翰者二十年詔諭于疏

賢奸傳

如蕭曹房杜呂富韓范必皆事以著其賢如公孫王莽盧杞飲若必據述

以發其奸真

昭監錄

以宗室之賢否為善惡之勸懲

孝慈錄

以三年之喪制在父母不當異議

世臣總錄

慮中外臣工不知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為之

政要錄

思文武官屬簿書有定式慎原其輕重不可紊也

觀心亭記

探義理之木原

無逸圖論

得聖賢之心法

春光記

諱諱于及時勉學之課

皇陵碑

懇懇乎創業守成之艱

醉學士歌

明則欲會遠繼漢廷之風

遊新庵記

奏倫以賦賞理陰陽之言

鶯嘯賦

讀流金飲露之辭則知其麗而則矣

四續賦

讀汗漫汪洋之句則知其偉而奇矣

御註洪範

謂黃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道而驗于人事

禮儀定式

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所著始之

大明令

大凡律令張弛無不具載聖製

明政要

首以尊德性次以道問學而先端

諸司職掌

大要倣乎周禮章丞相以防專恣

大明律

揭名例以六曹為綱列職掌以諸司

皇明政要

好尚戒嗜欲畏天戒悲人窮遵成

諸司職掌

建六部以分事權農桑有定賦而

大明律

厚風教極刑獄節財用節貢獻備武備固

皇明政要

守禦變夷無不詳詢其卷二十其目四十有

諸司職掌

也

皇明政要

也

諸司職掌

也

皇明政要

也

諸司職掌

也

勢將士有世業之家律有畫一之法刑有懲
審之詳工役有一定之員關津無加稅之據
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言設大理
寺以評獄簡明詳盡以立一王之法其與周
官不同者特司徒之職併於
禮部司空之職分爲戶部耳

成祖文皇帝

聖學心法

君道之大曰敬天法祖用人理財
臣道之大曰忠勤廉謹父道之大
如周公之敬伯禽子道之大如文王

孝順事實

紀孝順者二百七人蔡順于天止
火姜詩近舍孀泉孝足以動天地
者也丘傑感其母之神杜羔感其父之靈孝
足以感鬼神者也以至虞舜之負罪引惡
王之問寢視膳武王之繼述漢文之嘗藥
王之孝可效也魯參之養志不違仲由之

明政統宗

力盡思考叔遺委而君悟于春傷足而色憂
賢哲之孝可效也狄仁傑之望雲思親崔克
暉之甘露降庭張九齡居喪召祥祥飛居喪
致哀將相之孝可效也黃香溫被扇枕李密
終養辭召處人倫之常者也伯奇清朝
履霜罔損單衣蓋絮處人倫之變者也
爲善陰陽 紀爲善者百六十五人朱軾納青
而顯后富鄉徙青州而出粟賑饑蘇軾守杭
州而立法救荒此郡守之善者卓茂勞心愛
人而吏不忍欺魯恭嘗尚德禮而稚子推仁
曹褒逆府命而不殺盜賊韓韶不待報而發
粟賑饑此守令之善者也如鄧禹持節而
匡生民之善也曹彬代西蜀而成諸將之屠
城將相之善有可言也叔教理蛇憂後
宋郊編竹渡蟻 命儒臣胡廣等集諸家傳註
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侍經

五倫全書

君道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
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公

官箴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帝訓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文華寶鑑

取聖祖儲君昭鑒錄稍克廣之復
益以聖祖之 謨訓所以教太子
者至矣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
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 爲帙

宣宗章皇帝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五倫全書

君道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
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公

官箴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帝訓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文華寶鑑

取聖祖儲君昭鑒錄稍克廣之復
益以聖祖之 謨訓所以教太子
者至矣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
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 爲帙

宣宗章皇帝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五倫全書

君道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
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公

官箴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帝訓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文華寶鑑

取聖祖儲君昭鑒錄稍克廣之復
益以聖祖之 謨訓所以教太子
者至矣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
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 爲帙

宣宗章皇帝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義者
去之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
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
爲帙

文華寶鑑

取聖祖儲君昭鑒錄稍克廣之復
益以聖祖之 謨訓所以教太子

者至矣

宣宗章皇帝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帝訓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官箴

自君德以至藥
自督府以至儒
學無所不備

五倫全書

君道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
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公

明政統宗

教伯禽終於任氏教於任教皇甫諭于道始
於尹伯奇見逐後母終於劉氏二女不辱於
亂兵至於夫道始於共姜守節終於袁氏自
溺兄弟始於虞舜化象終於王元伯合族朋
友始於管鮑相知終於陳虞相信又論師始
於孔子教于路以忠仁終於許衡教
家古以綱常真垂世立教之大典也
歷代臣鑒 始於春秋之鄭子產終於元世之
枯木兒漢唐宋起自蕭何而止於
文天祥一百三十七人爲善不同同歸於忠
義也起自田蚡而止於賈似道四十有二人
歸於奸佞也

英宗睿皇帝

自京師而次方岳稽列宿以定
分野東盡遠左西極流沙南越

大明一統志

自京師而次方岳稽列宿以定
分野東盡遠左西極流沙南越

海表北極涉漢凡天下之山川風俗人物貢賦何者而不歲於足乎

憲綱

隆之以采訪彈劾之任專之以督察乎
反之權而其訓戒之辭有曰風憲之心
須明白正大忠厚端勤我祖宗之重風
憲如此當其事者可不思所以報之乎

憲宗純皇帝

文華大訓

續綱目

大綱有四曰進學養德厚倫
明治蓋念繼體守成之重也
起於宋太祖終於元順帝微朱子之
凡例遵國史之舊文凡所以尊中用
而賤夷狄正名分以立綱常
者尤加之意樂乎春秋之筆

孝宗敬皇帝

大明會典

明正統宗

命儒臣採輯累朝典制勒成一編
主之以諸司職掌類之以頒降奉
書附之以歷年事例大綱舉舉而官職制度
寓焉衆目畢張而名數儀文係焉我
籍未有若是書
之明且備者

武宗毅皇帝

續修會典

命李東陽等重加校正其因革損
益有可言者因初親王嘗發宗人
府今則用勳戚一人回初嘗置三公府今則
為大臣加贈華吏部主事之印事多歸於郎
中裁禁門待詔之員職惟統於翰林設詹事
以重官箴試科道以重台諫五軍罷斷事之
司六部增主事之額親藩之祿或隆或殺問
刑之條或減或增一代之經制又更詳矣

世宗肅皇帝

明倫大典

扶萬世之綱常極一人之大孝深
斥夫濫安懿王之擬大明乎繼統

繼嗣之說以立世廟以定
定樂舞其可述者如此

破一箴

有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蓋言道本
於心也曰匪一非絕証破非聚蓋言
道也

心箴註

四箴解

和祖德詩

翊學詩

宋儒范浚有心箴覽
而有得則註而釋之
宋儒程頤有視聽言動四
箴讀而序悟則分而釋之
自淳熙太祖以至發皇莫不
黃炳以進講大學衍義欣然加納
因輔五言詩十韻有曰帝王所圖治講
當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天既又親
宸翰以賜輔臣君嘖巨和彙為一帙而翊學
焉詩名

今上皇帝

帝鑑圖說

由唐堯至宋哲之朝善者八十一
事自太康迄道君之世惡者三十
六端象儆丹青按迹而形神俱出類分黑白
之鑑惡號狂愚覆撤幾班伯之屏一事一
區錄文史於左幅為鏡為說取明白而易知

離肅殿箴

養心 省心 思政 樂志 四箴箴

參考書目

皇明玉牒

皇明詔令

皇明政要

皇明開國功臣錄

皇明羣書題要

皇明特務策要

皇明名臣錄贊

皇明名臣類苑

昭代典則

北征錄

大明一統志

熙朝奏議

今獻彙言

燕對錄

龍飛紀略

誠讜錄

詡運錄

大學衍義補

功臣封爵考

建都統議

皇明文衡

瑣綴錄

蔬園雜記

皇明名臣言行錄

否泰錄

灼艾集

枝山野記

英烈傳

商文毅奏略

續通鑑綱目

孫毅菴奏議

大明會典

于忠肅奏議

文獻通考

皇明統宗 目錄

十一

三朝聖諭錄

瑯琊漫抄

北狩事績

綠雪亭雜記

庚巳編

安南三議

南北事宜

復套策

實邊

交趾鎮未

邊屯考

防倭議

遼東說

日本顛末

薊州說

女直論

太寧說

西域論

三御論

冀都洛邑關中總說

宣府說

治河論

大同說

論漕輓

宣大總論

邊防

玉關總論

海防

寧夏說

漕餉論

甘肅說

宗藩議

固原說

御夷說

葦除疏

長城議

皇明統宗 目錄

十二

| | |
|-------|-------|
| 虜情議 | 城塞說 |
| 邊事談 | 時務疏 |
| 欽明大獄錄 | 立齋閑錄 |
| 南宮奏牘 | 瓊臺類稿 |
| 九邊考 | 柳齋疏草 |
| 新河集 | 汪少泉疏稿 |
| 建都論 | 江南行誼 |
| 海運途考 | 破虜疏 |
| 海運議 | 輿地圖說 |
| 屯政墾田議 | 震澤長語 |
| 治河議 | 殿閣詞林記 |
| 防河議 | 憲章錄 |
| 西番防議 | 吾學編 |
| 四夷考 | 東莞通紀 |
| 水東日記 | 朝鮮顛末 |
| 鴻猷錄 | 外史記事 |
| 長城說 | 國朝紀要 |
| 互市疏 | 憲章類編 |

| | |
|---------|-------|
| 兩朝憲章錄 | 三朝聖諭錄 |
| 弇州別集 | 肅皇大紀 |
| 史料 | 出塞說 |
| 史乘考誤 | 京營秉政考 |
| 嘉隆聞見紀 | 復奏議 |
| 防秋壘書 | 督府疏 |
| 可齊雜記 | 馬端肅奏議 |
| 寓圃雜言 | 安夏錄 |
| 雙槐歲抄 | 桃溪集 |
| 叢桂房集 | 密勿稿 |
| 古今識鑒 | 羣書彙考 |
| 中玄要言 | 虞坡邊談 |
| 青溪暇筆 | 餘光序錄 |
| 二莘邊議 | 雙溪雜著 |
| 西虹疏草 | 東壁謾抄 |
| 升菴雜集 | 撫夷節略 |
| 近代名臣言行錄 | 馬端肅三記 |
| 渭厓疏要 | 雲中撫平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陽明全集 | 顧東橋集 | 懷麓堂 | 篁墩抄 | 鄒南阜集 | 袁中郎集 | 百泉集 | 白鹿謾錄 | 秘笈 | 長孺集 | 龍谿集 | 藝苑卮言 | 楮記室 | 亦獲筆記 | 石淙稿 | 碧川集 | 桂州奏議 | 胡端敏奏議 |
| 求信編 | 尚友編 | 陶歇菴集 | 湯睡菴集 | 許鍾斗集 | 蟻螻編 | 白雪樓 | 腔峒集 | 彙苑詳註 | 羣書類考 | 耳榻卮言 | 太函集 | 采魚臆見 | 函史 | 求志詹言 | 白鹿藜談 | 峴岫別集 | 議處安南疏 |

| | | | | | | | | |
|------------------|-------------|-------------|-------------------------------|-------------|-------------|-------------|-------------|-------------|
| 馬氏洪武三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北平解 | 成祖文皇帝 | 建文皇后 | 建文 | 建文 | 高皇后 | 太祖高皇帝 | 大寶世次 |
| 諱棟 | 諱棟 | 諱棟 | 姓馬氏光祿寺卿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冊為皇太后孫妃建文元年二月冊 | 諱棟 | 諱棟 | 諱棟 | 諱棟 | 諱棟 |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年四月十七日冊封為燕王 |

王建國北平...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恭謙章皇后... 景泰皇后... 英宗睿皇帝...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宣宗章皇帝... 仁宗昭皇帝... 文皇后... 孝文皇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廟號英宗 在位八年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貴之次</p> | <p>睿皇后 正統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皇后天</p> | <p>順八年 熹宗即位三月十九日尊號曰慈</p> | <p>穆弘惠顯 仁恭天欽聖睿皇后</p> | <p>孝肅皇后 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皇貴</p> | <p>妃八年 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尊號曰皇太</p> | <p>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聖</p> | <p>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孝宗即位十月初九</p> | <p>兩廣總兵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p> | <p>景皇帝 諱祁王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九</p> | <p>初六日即皇帝位尊母吳妃為皇太后景泰</p> | <p>二年正月十七日復為鄭王是月十九日薨于西</p> | <p>壽二十三日復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p> | <p>景皇后 姓汪氏中無馬指揮英之女正統十年</p> | <p>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八日冊立為皇后景泰</p> | <p>二年廢天順元年二月復為鄭王妃正德元年</p> | <p>十二月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p> | <p>諡曰貞惠安和皇后再立皇后抗氏</p> | <p>女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p> | <p>冊為皇后天順元年薨死</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憲宗純皇帝 諱見清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p> | <p>氏初名見深正統十四年八月薨于瀛州</p> | <p>后命冊立為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於王天順</p> | <p>元年三月初六日改今諱復立為皇太子八年</p> | <p>正月二十二日崩于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九</p> | <p>十九日尊號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p> | <p>武寵德至孝純皇帝廟</p> | <p>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之女</p> | <p>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p> | <p>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入月初二日武宗即位加</p> | <p>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p> | <p>大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茂陵三</p> | <p>孝穆皇后 姓紀氏中軍都督福斌之女成化十</p> | <p>日追封恭恪莊僖淑妃葬金山二十二年孝宗</p> | <p>即位十一月二十六日加上尊號曰孝穆慈慧</p> | <p>恭恪莊僖淑天承聖皇太后十二</p> | <p>孝惠皇后 姓邵氏贈昌化伯林之女成化十</p> | <p>年七月二十七日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世</p> | <p>宗即位十月三日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p> | <p>月十一日崩葬金陵後遷茂陵二年正月二十</p> | <p>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p> |
|---------------------------------------|-------------------------|---------------------------|---------------------------|----------------------------|--------------------------|------------------|---------------------------------------|---------------------------|---------------------------|---------------------------|---------------------------|---------------------------------------|---------------------------|---------------------------|----------------------|--------------------------------------|---------------------------|--------------------------|---------------------------|---------------------|

| | | | | |
|--|---|---|--|--|
| <p>世宗肅皇帝 諱厚 廟號世宗 第二子正德二年八月朔十日生于興府母曰獻皇 后蔣氏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與氏子奉迎入 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崩于乾清宮壽六十隆 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p> | <p>毅皇后 姓夏氏慶陽伯倫之女正德元年八月初 十日上尊諡曰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 崩三月初九日上尊諡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順天偕聖毅皇后 合葬康陵前廟</p> | <p>武宗毅皇帝 諱厚 廟號武宗 第二子弘治四年 九月初九日生于母曰敬皇后張 氏五年三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太子十八年五 月十八日崩于豹房壽三十一四月二十二日世宗 即位五月朔八日上尊諡曰孝天遠道英肅騰 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慈皇太后廟號武 宗九月二十四日葬康陵在位十六年</p> | <p>敬皇后 姓張氏壽寧侯迨封太保昌國公嶽之 女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皇 太子妃十月朔十日冊立為皇后弘治十八年 武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諡曰慈壽皇太后 五年十二月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加上尊諡曰 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加上尊諡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初五日加上尊諡曰 三日上尊諡曰昭聖慈壽皇太后五年閏十二月初 十日加上尊諡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十月八日冊立為皇太后 肅莊慈哲懿琳天贊聖敬皇 后十一月九日合葬泰陵</p> | <p>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本 善六月朔一日上尊諡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世宗</p> |
|--|---|---|--|--|

| | | | | | |
|---|--|--|--|--|---|
| <p>穆宗莊皇帝 諱載沅 廟號穆宗 第三子嘉靖十六 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是年 六月二十七日上册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 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在位六年</p> | <p>孝恪皇后 姓杜氏慶都伯林之女嘉靖十年二 月初九日進封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冊立 金山隆慶元年穆宗即位正月十七日遷葬永陵 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慎天開 聖皇太后三月十七日遷葬永陵</p> | <p>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侯鐵之女嘉靖十年三 月初二日冊立為德妃十三年正月 十五日冊立為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崩諡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嗣太隆慶元年 穆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諡曰孝 烈端慎敏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廟號 孝恪皇后</p> | <p>廢后 姓張氏錦衣衛指揮僉事楫之女嘉靖元 年十月十六日冊立為皇后嘉靖十二年正月 九日改冊為廢后嘉靖十六年正月十日 九日改冊為繼</p> | <p>肅皇后 姓陳氏泰和伯萬言之女嘉靖元年九 月初二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三日冊立為皇 后九月九日冊立為皇后嘉靖四十五年九 月九日改冊為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 嘉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冊立為皇后 懿慈慶安莊穆天瑞聖肅皇后</p> | <p>聖神宣文肅武世宗大孝肅皇帝廟號世 宗三月十七日葬昭陵在位四十五年</p> |
|---|--|--|--|--|---|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敬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冊封為裕王妃三十七年

四月十三日薨葬金山隆慶九年正月二十九日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麗天業聖莊

皇后九月十九日合葬昭陵附廟

懿安康靖仁聖皇太后

姓陳氏通州人固安伯宗行女嘉靖三十八年

九月冊立為皇后六年今上即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

月加懿安十年加康靖

昭文明肅慈聖皇太后

姓李氏死平人武清伯

初九日冊立為皇貴妃六年今上即位七月

二十七日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

今皇帝

御名翊鈞 穆宗第三子嘉靖四十二年

太后李氏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冊立為皇

太后六年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改元萬曆

帝號尊崇

德祖者

伯六公 高皇帝四世祖也家句容

是為德祖玄皇帝配胡氏曰玄皇后

懿祖者

四九公德祖第三子也葬于朱巷小

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是為懿祖恒

皇帝配庾氏初贈賢周夫人是為恒皇后俱洪

熙祖者

武元上尊號

初一公懿祖長子徙泗州遂奔泗州祖

陵墓遷山龍鳳九年贈光祿大夫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司徒吳國公

為熙祖配王氏贈公夫人是為裕皇后

俱洪武元年正月

仁祖者

西鄉遷東鄉後遷太平鄉以元至正四

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都皇陵聖山

初日英陵龍鳳九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是為仁

祖淳皇帝配陳氏楊王陳公女至正四年四月

二十九日崩是為淳皇后俱洪武

興宗者

建文君之父也諱標洪武三十一年建

武元年正月乙亥追上尊號

康皇帝后常氏初諡懿敬妃以洪武三十一年

七月加上尊號諡曰孝康皇后繼配后呂氏太

常卿本之女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尊為皇

太后靖難後仍故封號餘見○泳化錄

康宗獻皇帝

諱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

月十八日之國湖廣安陸州今承天府正德十四

年六月十七日薨諡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號曰

興獻帝修葺陵寢號陵二年七月二十

九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號曰知天守道洪德

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

即位三月二十日冊為興王妃嘉靖五年正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帝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先世居沛之句容
 祖渡淮家泗上仁祖及太后陳從濠生帝于
 元天曆戊辰九月十八日初後廢神人袍笏授
 丹丸吞之覺而異香襲體遂妖時宋人取水為
 浴忽有紅羅浮河上遂取衣之里人名其居為
 紅羅帳其夕赤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
 散室中嗣是常有神光灼燦如焚望者疑火走
 讓之卒無所見數日後帝不乳食仁祖出
 覓醫門遇一僧告之故僧曰夜于肘飲矣仁
 祖謝已僧忽不見夜半帝愈帝少苦病仁
 祖欲度為僧舍歲疫仁祖太后不祥兄
 南昌王臨淮王肝胎王俱即世帝年十七從
 汪瑄議遣先志遂托身皇覺寺既事高彬居寺
 無何出遊江淮歷金斗光息

親道病有兩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遂去
 當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上此之忽
 絕跡已倦遊歸寺適汝穎斬黃盜興帝春
 秋二十五矣禱神卜出處惟從雄吉遂決計
 元正十二年是年徐壽輝稱帝國號
 壬辰天完劉福通據朱皇李二將彭越韓王
 上入濠舉兵攻濠據之自稱元帥元將皆里不
 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無
 生路咸思主豪傑以自保閏三月上入濠見
 子與門者執欲害之于與遣人追至一見奇之
 與語大悅留參謀謀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
 勝子與由是
 兵勢益振

配馬氏初宿州馬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
 愛人喜施遠警定遠與子與為姻類
 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當大貴馬公謀還宿
 州起兵應子與節以女托子與曰幸公善撫

配馬氏

上入濠

壬辰

天完

劉福通

朱皇

李二

彭越

韓王

上入濠

子與

門者

執欲

害之

于與

遣人

追至

一見

奇之

與語

大悅

留參

帝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先世居沛之句容
 祖渡淮家泗上仁祖及太后陳從濠生帝于
 元天曆戊辰九月十八日初後廢神人袍笏授
 丹丸吞之覺而異香襲體遂妖時宋人取水為
 浴忽有紅羅浮河上遂取衣之里人名其居為
 紅羅帳其夕赤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
 散室中嗣是常有神光灼燦如焚望者疑火走
 讓之卒無所見數日後帝不乳食仁祖出
 覓醫門遇一僧告之故僧曰夜于肘飲矣仁
 祖謝已僧忽不見夜半帝愈帝少苦病仁
 祖欲度為僧舍歲疫仁祖太后不祥兄
 南昌王臨淮王肝胎王俱即世帝年十七從
 汪瑄議遣先志遂托身皇覺寺既事高彬居寺
 無何出遊江淮歷金斗光息

親道病有兩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遂去
 當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上此之忽
 絕跡已倦遊歸寺適汝穎斬黃盜興帝春
 秋二十五矣禱神卜出處惟從雄吉遂決計
 元正十二年是年徐壽輝稱帝國號
 壬辰天完劉福通據朱皇李二將彭越韓王
 上入濠舉兵攻濠據之自稱元帥元將皆里不
 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無
 生路咸思主豪傑以自保閏三月上入濠見
 子與門者執欲害之于與遣人追至一見奇之
 與語大悅留參謀謀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
 勝子與由是
 兵勢益振

配馬氏初宿州馬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
 愛人喜施遠警定遠與子與為姻類
 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當大貴馬公謀還宿
 州起兵應子與節以女托子與曰幸公善撫

上拔選將士先是以趙均用彭早柱為元所迫率
 將賈魯圍濠均用與郭孫極力拒守會賈魯死
 圍解彭趙遂據濠稱王上心惡之棄數百人
 選其精銳二十四人徐達湯和吳良吳瑄花雲
 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胡大海
 張龍陳桓謝茂李新張赫張瑄周德興
 以上皆濠名士後皆為開國功臣

狗定遠下滁陽濠自元兵退軍士多傷上以
 歸濠濠兵與徐達等南畧定遠

明政統宗卷一

尋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驃牌寨者孤軍乏
 食欲來降未決上選騎士費聚等從入其營
 帥出迎請命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
 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則與俱往不則移兵
 避之其帥請留物為信上解佩囊與之彼以
 牛脯為獻上規其疑留費聚之後三日報
 士三千人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千橫刺
 山元將遁降其兵與男女七萬得壯士二萬人
 南畧滁陽下之時彭趙自相吞噬早任下惟均
 用據濠子與勢孤將其所部萬人至滁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汴河水五色
 如繪歲饑星變地震山崩

馮國用首獻定鼎金陵策國用定遠人與弟國
 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上見而奇之曰爾其
 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

帝王之... 命李善長贊軍務畫餽餉

元兵寇六合滁州 上帥取再成禦却之

高郵分兵圍六合 六合求救于興不答

大合無救必斃將及滁時元兵百萬諸將畏之

子與屬上往救上遂帥師而東與取再成

守先梁壘元兵攻壘數回每垂陷復完壘力戰

元兵疑之上又以計給之遂引去已而元兵

大至將攻滁上設伏湖側大敗之滁城得完

時吳復下德興胡大海趙德勝皆來歸兄于朱

文正姪子李文忠亦至文正南王王子文忠曹

國長公王子又有方士鐵冠道人精數學謁見

謂上狀貌非常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取和陽 命張天祐取再成湯和拔其城據之

上入撫定城中民大悅于興命曲未服惟湯和

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服惟湯和

聽命唯謹善長委曲調護後元帥陳瑄先復以

十萬兵犯和陽上與善長等兩却之時定遠

李成合山化成來歸二人俱

驍勇有膽智上留置麾下

上帥師渡江取太平 上方與諸將謀渡江取金

忠俞廷玉與子通海通淵張德勝葉昇桑世傑

各率舟師聞道來附上謂諸將曰方謀渡江

而巢湖水軍至天贊我也事其濟手時銅城關

馬場河溢口為元中丞蠻子海牙所扼上令舟

師擊敵之取道小卷出州方苦澗會雨兼旬獲

濟巢縣人丁德興亦率所部來歸軍聲雄振諸

將議從金陵上曰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

可下遂帥諸將引兵渡江時西北風順抽艦齊

發軍士爭躍躍頃刻連牛渚守者不支驚遁常

遇春奮戈先登諸軍繼之采石兵驚潰遂拔之

沿江諸壘皆降遂薄太平城下急攻之元守將

燕城通部將吳昇當壘人領郡兵出降上喜

曰吾綱土降賢共舉大事間汝江左名賢即擢

為總管昇再進曰至公欲取天下莫如恤兵克

民何征不服初上發采石令李善長為成輯

命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

以陶安參幕府事 習安太平耆儒聞上入太

安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王

城屠邑互相雄長志在子女王帛非有安天下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是年

春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截采石陳瑄先攻太平上遣徐達等敗之

李先堃先攻尋為民兵所殺海牙復扼采石

上命遇春擊之俘獲萬計併其舟艦海牙走集
慶元人扼江之勢遂表我師水陸進進陸洗于
兆先合淮兵二十萬與海牙康茂才相望拒戰
獨留馮國用待計榻旁上解甲臥寢達旦眾
相語曰活我及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進
攻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前元兵破膽
福壽拒守將士以雲梯登城遂克之福壽死于
兵海牙奔投張士誠降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察
康茂才得軍民五十餘萬上入城諭之曰吾
卒眾至此為民除亂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
賢人有能立功業者用之舊政不便者聽之

改集慶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

建江南行中書行省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

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明政統宗 卷一

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院事

置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

置五翼元帥府取鎮江改為江淮府尋取廣德

上如江淮府謂孔子廟謂單分道儒臣告諭

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迎之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

各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上極為先在而不名

十一月丁亥皇第二子生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是年龍鳳冬

二月克長興於歲星徐壽輝將明王珍據成都於是士誠步卒不敵出廣德窺宣歙

三月克常州常州先以偽吳張士誠所陷及吳

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奉書請和上復書

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下遂克

夏四月取寧國師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

進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于是所屬大

五月克泰興時張士誠遣兵來救元帥徐

六月徵前池州學正朱开參密議

克青陽尋取江陰

七月徇宜興取常熟尋克徽州路

明政統宗 卷一

八月大完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九月下武康劉福通攻汴梁掠地山東山西

取揚州仍以李德成知府事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是年日色如血空有聲如

春正月取婺州即金華府按克婺時胡大海

宗顯往婺城察軍事宗顯至婺城五里宿舊識吳

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則報上喜

二月以康茂才為管田使論之曰兵亂隄防賴

治繁理財之道莫先于農務故命爾此職巡行

甲申克建德路

五月下浦江縣

縣鄉鄭氏者宋嬰族同居至元遊為美門俱避山谷即訪得之

悉遷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元江浙同會員成率其元帥李福等來降

張士誠據杭州嘉興紹興等郡

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

上欲親征故命二人留守

上親征克婺州

時亭越既定欲取浙東未下諸郡上乃與諸將約曰克城雖

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善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所克婺城民徐獲甦正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諸郡亦必聞風而歸語每聞諸將不妄殺人輒喜蓋行師勢如烈火火烈則入避為將能以不殺為心不惟利干國家在已亦蒙其福大功可成

克宜興

先是徐達攻久不下上謂宜興西通大湖口張士誠領道所由出計絕餉道

城必破矣達奉命併力急攻城遂破之尋取建德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

諭中書省以古者寓兵于農意

壬子 皇第三子生

改婺州為寧越府

以王宗顯為寧越知府

命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

源等為訓導

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歌之聲無不欣悅

己亥 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大白犯上

春正月取諸暨

時有儒士許瑛入見擇為博士

三月遣使招諭方國珍

時國珍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獻且以

上還建康

上在寧越將還召明大海守之命與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諸郡

八月元帥朱文遜秦友諒克無為州

九月克潛山尋取衢州

是月吳良敗士誠兵于常州命廷王攻安慶安于陣

冬十一月取處州

時胡深與石抹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為

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

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明大海一郡遂不

附錄

元徵海運于張士誠元授方國珍元亦行省平章政事陳友諒其主徐壽輝汀州稱漢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朱龍鳳六年

春正月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

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歸

天祿見處州已

以馮國勝為總制都指揮使掌親軍

國用卒于誠幼故命勝

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詣建康

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館處之

四先生至胡大海薦之也亦薦王禕許元黃鈞

下 據案歎曰天命有在矣吾何不歸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

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詣建康

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館處之

四先生至胡大海薦之也亦薦王禕許元黃鈞

四月 皇第四子生

閏五月偽漢陳友諒寇太平行樞院判花雲力戰

城陷死之 是月十九日乙亥也 守臣許瑗不

屈死 追封高陽郡侯時友諒以舟師圍太平花

雲雲奮身大呼擣盡裂起奪刀殺賊五六人賊

怒泉執雲縛於舟檣射之雲罵賊子死不復賊

直犯龍江上校 諸將方累敗之

附錄 花雲妻鄧氏生一子方三歲雲就縛

抱兒逃為偽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

孫氏恐兒受害以簪珥屬漁家賣之偽漢敗孫

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穴中天曙登舟

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

中附之入蘆渚中諸有蓮實孫氏

啜兒九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遂老

泣拜上亦泣真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

陳友諒寇建康我師合擊大敗之遂取安慶復大

平 吳月友諒討兵和石並欲自帝乃於舟

行毀草次成禮即皇帝位國號漢改元大義遣

人約張士誠夾攻金陵雲雲遂還時獻計者或

謀一戰不勝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往據之或欲火

於一戰不勝而先斬王氣請往據之或欲火

破賊且上曰先斬王氣請往據之或欲火

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可謂之曰有奉命汝能之乎非利也乃召其將... 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之速來仍給以虛實使彼分兵三道以弱其... 以善友諒曰必信來無疑計定上召李善長... 此計之上也今不預為之計則使二虜相合... 何書使關者諸友諒見書喜問康公何在... 歸連于上喜曰虜落吾彀中矣即日命善長... 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霄治之及旦橋成曾有... 富民自支諒軍中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 上即命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俟元將趙得... 龍江外楊景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 子山在金山門外親德大軍伏盧龍山今改名獅... 黃職者伏山之左持赤幟石伏山之右先與諸... 將約曰寇至則舉赤幟及黃幟者則伏兵四起... 各嚴整以待越明日辛丑友諒果率舟師東下... 抵大勝港楊景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 舟入港友諒遽引舟師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 橋皆石砌始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乃... 覺關者之行履也即與弟號五王者帥兵千餘... 向龍江渚榜甚銳時酷暑上謂諸士卒曰且... 日下督兵汗注如雨既定上謂諸士卒曰且... 就食當乘勢擊之將士莫測順風自西北起... 兩大至時敵遣萬人登岸立柵我伏赤幟舉諸... 軍號前板柵友諒慮其軍來戰遂命鼓黃幟又... 舉時馮勝常遇春徐達等伏兵皆起張得勝朱

漢師進舟膠汝不能動其衆二萬餘皆乞降

死者無算獲巨艦曰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

梁鉉喻國興等友諒棄所乘舟僅以小艇脫走

馮勝華高等擊其殘衆于石灰山俞通海追擊

之及焚其舟敵大潰上乘勝命張德勝等追

至禾石大戰既酣廖永忠統所部大呼殺入華

雲龍躍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敵攢

衆刺之傷額旋轉三遭設傷過當德勝力戰而

死周顯又戰于觀渡橋敗之獲其鼓手僧家奴

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敵遁走遂復太平時友

諒降將張志雄言于上曰初友諒東下併安

慶之兵以行今既敗安慶無守禦者上即命

遣以兵襲安慶復之未幾友諒遣將張定遠攻

陷安慶遂嚴兵固守治于江州以徐圖報復

六月取信州友諒入寇上命胡大海出信州

以率制友諒兵大海遣元帥葛葛

俊往既入信州見王禮禮曰此行不可遣俊也

亟使乘驛歸金陵告大海曰信為友諒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臨

七月 皇第五子生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 凡三日王寅十一月自

里皆清凡七日秋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

州河清至水泮始如故

辛丑元正二十一年宋龍

鳳七年漢大義三年

春正月下東流

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

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却之 國珍遣其將

戲 上曰吾方有事于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

所用者布帛穀粟寶玩非所好也 命却之

秋七月陳友諒以張定邊陷安慶我師復之

聞安慶之變召諸將論之曰友諒殺徐壽輝備

稱天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不自悔禍今又陷

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汝寺各厲士卒以從

徐達劉基皆勸順天應人早行爭伐 上遂率

師收浣 冬一

徐常等發龍灣諸軍乘風沂流而上時友諒兵

望風奔遁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命廖永

忠張世雄克之長驅至小孤山

友諒守將傅友德丁普郎迎降

八月取江州 今九江府僞漢所都我師次于湖

之進至江州友諒親兵督戰 上命分舟師兩

翼夾擊大破之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孥退保贛

十萬

伯興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十萬

兵入寇澤城城中兵七千厥炳文嬰城拒守
元帥劉成戰死寇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
城中運土填濠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九月
餘內外不相聞過春赦之伯昇透襲之俘斬二
千人

江西平。吳宏以饒州等主簿以建昌降鄧克明
以撫州降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鄧陽之

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戮之鄧愈攻浮梁不下
上命谷繼先劉文旺往助克之尤克樂平陳
廉以奉新六縣降孫本立以
吉安降歐善祥以袁州降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年宋龍鳳八年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衆出迎。初上在江州廷
瑞遣鄭仁傑納款

仁傑言廷瑞本意。上以書報之廷瑞遂決意
遣康太至九江降至是上祭九江至龍興廷
明政統宗卷一
瑞出迎上慰勞之
遂率王溥諸人見

改龍興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以鄧愈爲江西行省叅知政事

王禕撰平江西頌

陞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
諸全軍馬。初金華賊蔣興劉震殺州大海王愷
死義子于賓大海子繼往皆被殺

史李斌懷省印總州之嚴州告變于文忠文忠
遣何世明等討之賊懼走降張士誠文忠到金
華撫其民處州賊李祐之殺取再成孫炎王道
同俱死義。上聞命鄧榮討之文忠遣元帥王
祐助攻復于時一郡賊亂復煽惑衢州會劉基
下愛回一夕定之月成于天壁聞變馳文忠所

得父部將朱鈞等合兵討賊至是張士誠將
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湖再與告急文忠
部下議衆寡不敵兼通賊境然兵貴虛聲張
示賊所部榮兵五萬出江右徐達兵五萬出
州約會金華趙日進勦賊兵見之退五里以
時胡德濟得文忠檄自信州來援復得孫德
實會再與兵夜半出城聲振天地賊驚潰
督兵追殺片甲不還尋以諸軍攻諸州

上還建康祝宗康太叛據南昌葉琛死之
等還建康祝宗等叛及湖南昌殺葉琛上聞
變命徐達還討之尋復時安豐曹良臣韓政各
率衆來歸上嘉之授良臣

陳友諒將熊天瑤寇陷吉安殺守臣孫本立大都
督朱文正討復之

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擴廓父
梁。上通好察罕亦以書來聘察罕爲田豐王
士誠刺殺之擴廓代領其衆復仇察罕父至是遣
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獻馬。上復
遣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益修好如故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明王珍帝蜀號夏天統元年

二月申將士屯田令。上初命諸將分屯龍江等
他人不及。上乃下令申諭將士宜重軍士
及時開墾以興地利農兵食足國有所賴

命徐達圍廬州。先是劉福通兵勢日盛以安豐
來附張士誠遣呂珍攻之入其
城殺福通。上令達遇春擊安豐以極力以拒
我師拔其中壘據之珍急攻上命遇春橫擊之
三戰三勝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
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遁。帝還命徐達復圍之

十四
先是擴廓父
察罕。駐兵汴
梁。上通好察罕亦以書來聘察罕爲田豐王
士誠刺殺之擴廓代領其衆復仇察罕父至是遣
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獻馬。上復
遣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益修好如故

七月大帥克陳友諒偽漢云

初友諒忿璪場

空國寇南昌圍城氣甚盛宋文正鄧愈等禦

牛海龍魏國旺許璋朱潛程國勝戰死復擒

安劉齊等狗城下不動攻禦俱力友諒勢窮

兵圍八十日音問不通張子明告急建康見

主問狀且曰爲語文正堅守吾自取之

漢所獲漢使之反命子明帥二十萬往擊之

申前命遂遇害上隨帥師二十萬往擊之

徐達常遇春撤廬州圍同援南昌師次湖口

一軍屯涇江口一軍屯南湖以過歸師又

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漢軍大軍至解

出湖迎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擊敵殺千五

人獲巨舟還軍康大振忽敵將張定邊犯

舟丹膠牙將韓成服上冠袍射敵投水敵

之攻稍緩遇春射中定邊定邊舟却上舟

脫示忠以飛舸追定邊邊走身被矢士多

復春山幕諸軍欲退上申約束馮角集師復

戰張志雄丁普郎余景李彬徐公輔戰死至

西北風起上命縱火焚其舟數百艘死者

半陳友仁友貴皆死斬三千餘級諒大敗

鞋山二金吾將軍誥我師降諒勢盡矣上

督戰火焚敵舟諒兵食盡遣舟五百掠都

朱文正遣人焚之機絕勢困欲奔武昌爲

親督戰啓遂總四顧于興訝其有異射之

反睛而死定邊垂夜以小舟載諒屍及子

復立理爲帝改元德義上復率諸將追

至武昌水陸並進抵城命遇春等分兵四

圍之及于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

路分兵徇漢陽寺

命建忠臣祠于康郎山及南昌

按是役也犬

共三十六人韓成張子明之勳尤烈

上命建之康郎山康郎山在鄱陽湖中

五晝夜死事者

按是役也犬

五晝夜死事者

還建康

上見攻陳理不下命堅守營備用之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未龍鳳十年

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勸進奉

號曰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

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

張昺爲右司郎中

二月上視師武昌陳理降

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兄弟

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伴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

降城中飢困上命賑之後上還京封理歸命侯

諒兄友才亦隨出降遂置胡廣者以楊瑄爲

五月皇第六子生設給事中

議禮制命

設起居注以宋濂魏

七月克廬州

命書省繪于下壺廟

九月命繪功臣像

命書省繪于下壺廟

十一月皇第七子生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夏天

春正月定贛州取寶慶南雄悉降

吳二年二月日有星一月

一星一月

二月偽吳將李伯昇率眾二十萬寇東全新城

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忠率兵

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

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德濟亦率城中將士

譟而出。呼聲震動天地。斬首萬級。血流膏野。漢

水盡。赤俘偽同舍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

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不可勝記。

五太子僅以自免。張士誠自此勢奪氣衰。按

能平地躍起。丈餘見沫化。詠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

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于勸以進修。上覽

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

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

自棄也。宋濂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

金華。賜書獎。濂賜以綺帛。仍命世

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

湯和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與吳

諸保障。黃金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蹠群雄而

附錄。顛倒之首。偽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連。

使其謀通結。亦大費征討。聖祖妙識其幾。欲

前漢之羽翼。故遣張瑄。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

以蔽吳。二臣不孤所托。二臣無戰于魏。魏無東顧。

者數年。使吳人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

之虞。然後得以鑿偽漢而滅之。是蔽吳者所以

一皆十年。其權鋒却敵。控權強吳之功。視長興江

陰之守。為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左司員外郎胡深。被友定執。死之。

設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四月克淮安。尋克興化。

五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元正。二十六年。是歲。宋小

春正月。改寧城府為宣州府。淮揚府為揚州府。

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二月克高郵。

四月取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是月。平章

帝鄉也。初。郭子興。趙均用。迭拔失之。

遂為他人所竊。宋張士誠。部將李濟。得之。

命李善長。以書招濟。不報。因歎曰。濠州。吾

聖濟為張氏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也。遂遣

政及顧時等。以兵數萬。攻之。濟與光州馬麟。出

降。復開。上甚喜。即幸濠州。省。遂宴諸父老。

五月。命有司。博求書籍。

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故後世少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

六經始出。于是。唐虞三代之制。始可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于。表章六經。開闢聖

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下地於鍾山之陽延亘

周圍五十餘里

冬十一月討張士誠僞吳滅

上命達與遇春將

州圍其城士誠引兵來援我師破其援兵潘先

紹等又戰于皂林破之追舊館寨得五太子兵

六萬人湖州李伯昇等降尋進姑蘇城南鮑魚

王勳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陣北門馮炳

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南向文輝軍城西

四月築長圍守之明年正月松江府嘉定州

六月士誠兩出犯遇春兩敗之八月達兵破

門遇春亦破閻門新寨遂凌城士誠兵大敗

及偽參政內使等官併將士吏外郎疏密之人

明政統宗 卷一 洪武 十九

凡二十餘萬士誠驅其妻子登齊雲樓縱火焚

之因自經遇救不灰九月達等執士誠及官屬

將校檻送建康士誠俛首願曰信坐不食上

欲全之士誠自縊死是時楚國公廖永安巢縣

人被執以舟師降附為同知樞密院破士誠兵

武德衛指揮茅成定遠人以圍蘇州中流矢死

追封東海郡公士誠之敗其偽司徒李伯昇

中每以國情輸降後蒙遷中書平章政事洪武

省參政既放歸 田里久之乃卒

論曰

我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履
惟漢與吳當時論兵強吳如友諒然財
富莫如士誠然上誠才畧大非友諒匹也友諒
雖淺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吞海宇之志故其用
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懼士誠真自守虜耳
吳會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顧端端自保不能

越江淮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圖者哉觀我

聖祖斷陽一戰座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亡

又不從衆將之謀為驅蹙武昌計而亟班師東

下者蓋奉率以根本為慮雖不飲明言其故而

龍江之時如約來攻及我聖祖連兵江湖或

領國入寇雖吳良湯和輩善于守禦我聖祖

之謂謀雖吳良湯和輩善于守禦我聖祖

我願于此時悠悠安方且與達識帖遜往復

爭求王爵此孺子之見也蓋天將啓皇明

之祚肇建一大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魄而拂亂

其所為如此不然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

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端二虜曰友諒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而儒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算非

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孤城久

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成而不

受新舊禮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亦豪傑

明政統宗 卷一 洪武 二十

克湖州杭州嘉興平 時朱文忠攻杭州華

已未 詔以明年為吳元年 雲龍政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時典書繕訂

命協律郎冷謙考正 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

器樂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

收松江沅州

上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殿成 上命博士
熊鼎類編古人可為鑒戒者書之殿壁書大學
衍義于
應閣

詔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田租

上謂中書省臣曰民

困兵革失業者衆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
供億所苦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困復歎曰
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其
其今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出其何以
堪于是免應天等處租一年又下禁種林令曰
子自創業江右有二年軍國費皆民所出民
爲耕征重困予其闕焉曩因造酒廢米麥行禁
酒之令而未麥稍平頗爲有益然不塞其源而
遏其流不可得已今農民今歲所得種秫九
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植以養
非有所苦故今當是時張士誠雖據南北未
而 上念揮文麗血之地勤恤民業勤至知
三月定文武取士之法 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
用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武
哉茲設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亦行
明政統宗 卷一 洪武 二 乙

政應武舉者先試箭器次騎射俱求實效毋
文有司其勸秀民及勇智之
上諫及時勉學以陟舉焉

八月下修省詔 上以雷震所居宮鳴吻雷火燔
念天心革命濟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
念幸有寬濫無及也深首悔併手勅戒百官等

九月取通州錫州及台溫慶元三路

太廟成 四祖各為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
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
居東第
二期

冬十月 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由淮入河

定中原 論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
先以奉中 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
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固不臣服此
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
之嗟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典訓廢壞綱常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甚矣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君臣父子之倫
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
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每虐下
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表中國之民歎
天厭其德而棄之時也古之胡虜無百年之
當必有聖人出電掃胡塵恢復中原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有治世安民者徒使
方今河洛膺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
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
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實民生之巨害非華夏
之主也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眾所推
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有三年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南控閩廣湖襄漢皆入版圖奄及
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躬承天命罔敢
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
儀慮人民未知友爲我謀謀家北走昭弱海
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人民勿避朕號令
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
寬于塞漠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
安之夷狄可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
目雖非華夷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論曰 嗚呼我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

高三章之約豈足為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
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况不殺之訓所以戒
諸將者勤奉懇切悉出由秉鐵湯武訓詞未
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而民伐罪之師何
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仁者無敵斯足徵
况汴京一幸足以繫中原之心而命馬勝
汴梁間鄆再駐襄陽分布運制皆有微構其
以控制形勝駕馭英雄之畧非淺識之士所
窺也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卻
一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逾出千古
嗚呼此其所以為獨稟全
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遣起居注吳琳等以幣帛求遺書於四方

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命胡定端率結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以趨

廣東楊璟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

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

難人情習于安必生驕惰死爾他日嘗有國
有家不可不戒今使爾等于旁近郡縣遊覽山
河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
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
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
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
之不易也于是命
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命李善長楊憲傅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沂州嶧州益都等處

上郊天沐浴畢出觀園丘

上謂起居注能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

曰小異也上曰古人于郊掃地而祭需用
陶以示儉朴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
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
刻息矣禮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祭
既對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
此誠前代之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
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禱
予安敢不盡其誠哉

命頒太史院劉基所定戊申曆於天下

上謂劉基曰古

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為太遲今于冬
至亦為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
十二月北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

取邵武建寧延平

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希

方國珍降

初國珍既獻台溫處三郡不奉正朔
見注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下
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學鄒縣簿孟思諒等迎

時常請天朝發軍馬來攻我緩不及則危矣始以
正朔恐士誠友諒來攻我緩不及則危矣始以
至正為名則無名罪表我緩不及則危矣始以
克蘇州乃命湯和廖永忠會討國珍遣子明完
奉表乞降其弟國瑛親率所部調和于軍門和
送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國籍來降是
時有海軍衛指揮同知嚴德采石人破國瑛兵
陣亡洪武二年贈將同知嚴德采石人破國瑛兵
論曰賊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
力以紮眾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
亦相埒故能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聖祖既
克漢吳此輩皆疥癬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肆
師定之雖然使非聖神布昭諸將宜力以肆

討不庭則其發論標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
于為尉佗哉漢高滅秦慶項平定中原而尉佗
桀鷲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
帝遣使始發稱臣武臣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海水天河歸版
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聖祖之所以
功高于千古也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上曰昔唐太宗觀史

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
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爾寺皆當
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是月癸丑李善長率群臣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托勉從

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
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為民

驗下之即玉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君
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辭

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
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酌酌禮儀而
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
官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本營軍務而督兵官佩將印領之標旗止所
而于朝滿軍軍回衛所聽調

諭天下官員來朝 來朝官陛階 上諭之日

初飛之鳥不可獲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掘其根
要在安養自息推舉者約已而利人貪者
成味于欲此皆不廉善之也爾寺當謹戒之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進取廣東何

以廣東行省降 物諭永忠等口朕昔年定武
克贛州安南領南教郡亦相繼來歸今兩廣遠
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
日若宣布德威以招來之必有降款迎降者
無不生民無敢侵掠永忠等奉勅諭廣東石

益永忠等至三月何真降真東莞人少英偉好
書劍元末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行首舉義兵
除之王就擒成築塔自守真募人縛成者于千
干獄家奴縛成出永賞真與之銀使人具湯錢
駕諸轉輪車上縛其奴烹之乃號眾曰如縛主
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流婦之元授以
分官左丞或勅為尉計者無斥之至是真上

其印童並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儀糧差表據
附三丞張元帥間真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
至永忠發兵直抵寨破之獲宗遇及竟皆斬
南海北郡縣悉掃上謂真保境安民不勞師

使先朝陽宴授 傳入朝陽宴授
初遣使至曲阜

以大律紀先師孔子于國學 初遣使至曲阜
致祭召衍聖公

初遣使至曲阜 致祭召衍聖公

光宗至京師 以實禮而不吝
俾食公祿不視事卒年五十五

常遇春自濟南取東昌

上親祭大社大稷

命都督康茂才率兵益大將軍徐達遂下樂安

禁胡服胡語胡姓 元以夷變夏上厭之乃詔
衣冠悉復唐制民物一新

定賦役法覈民數給戶帖

大將軍徐達取汴梁河南 達引兵上黃河克汴
州歸德許州取汴梁

守臣李景昌遁至陳
橋守將左軍劉隆

胡美等私抵建寧 元守臣李景昌遁至陳
橋守將左軍劉隆

語鎮瓦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
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退因而乘之或可
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地數挑戰不出
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燒其三向文輝營約款
次日挖管也先亦諸文輝營降胡美怒二人不
先詰已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
至此為安百姓何今城守可以私忿殺人美
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黃
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降附
遣書復贖招諭汀州寧化等縣連城于之三月
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連
魯花赤遣人納款矣左右報新朝使者至要諸官
當郊迎彌實乃具朝報其罷再拜曰臣受國恩
今日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一死耳
遂斫其印蒙書物函曰大元臣子至宗上引佩
印日刻錄其總尚執刀披

藩進如生郡民僉哭奠之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元平重陳友定胡

瑞破建寧。執元叅政陳子琦。建寧守將達里麻

衆降。廷瑞以徇汀泉諸郡。懸悉降之。福建平。

論曰

東北稱亂者莫強于張士誠其功則亦

雖昧于天命所在而律大之吹憤則可於如石

林宜孫帖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彌實數

尤可謂傑出者以我聖祖禮葬福壽之意

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珍友諒假名號而

異圖者不同未可以其為勝國之黨異類之

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

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

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

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險以

志私仇胡美欲屠建寧以河文輝之言而止不

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

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耳已固天生賢才

爲國之輔亦足見聖祖之善御哉嗚呼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

之匣劍付青梯不足道已

四月將軍鄧愈取南陽諸郡

楊璟等克永州引兵攻靖江

文貴所隔環命千戶王廷將擊敗之文貴遁去

遂下其城環近圓永州月餘不下環分周德興

兵攻全州元守將通民以披降于是道出永州

兵敗獲其萬盾下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聲援環引兵與德彬

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由平樂守會攻益力也

見吉尼勢蹙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

萬七摩下裴觀以善射環告約降淵下二鼓觀

總破出見環言諸隨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

扶環乃給白皮帽百使婦爲識約四鼓從寶賢

門入至期環命諸將率眾徑進也見吉尼倉皇

出走執之環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

思蘭蓋思蘭自全州之敗退守象州至是追乃

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金牌廣東西悉平

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故成功之易耳

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聖祖

子弔伐之仁也又我聖祖分遣諸將三道進

兵搗分合之勢籌先後之規如燭照數計之無

遠而率致成功不棄毫髮此其聖智神武豈前

代帝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哲用兵之器可謂並

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恤民保境又能識真主

順天命率之倫極深難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鄧

祖勝賀興隆張翔普賴石木兒元隆董丑趙世

威令之沐也乃能守死不移以圖報其

主雖有逆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定天子祭祀冕服

冠絳紗袍餘不用

徐達率衆將進攻河南

傳友德分兵取河南

徐達率衆五萬迎戰遇春騎執寸矢衝八陣

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玉

阿魯王請降乘勝分兵取陝州遇春下汝州有

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穆飛等拒戰都督

馮宗異先登擊攻之遂破潼關思齊棄輜重奔

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會 上幸汴

梁遇春與至行在是 上即辭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命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瑋右副將軍馮宗異從大

將軍徐達征山西

五月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後徐達至行在 上勉

達率諸將乘時取元都

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九月遣儒臣詹同等訪賢哲

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臣臣

隱而未見也豈朕政令靡常無懷才抱德之賢

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勿學壯行欲充舜君民而

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嚴穴之士有能

將軍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

為德勝門

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常遇春克真定

馮宗湯和取澤州路徐達畧平定州克河中府

下 詔求賢

以汪河為吏部侍郎

置京畿漕運司以龔魯薛祥為漕運使

以汪廣洋陶安為山東江西叅政

以梁真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德明張昌為太子

諭德

政自然合道

卿幸勉之

江西行省陶安卒

安當塗人肆力于問學博極

群書究心蘊洛講明陸朱

之

元末舉浙江新試為明道書院山長
上從克金陵接江西行省負外郎中歷知黃龍
三州遂入翰林以致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幽贊
獨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肇于首調韓門之教
諸人知其為王佐之才而不知實一代儒宗云
陳建曰開國文臣爵封之甚罕身封公者惟李
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
太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獻示子孫 上曰富貴易變難易忽久遠易忘
後世子孫積累之難故示之
以此使朝夕觀之庶有所儆也

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誠 上曰朕觀歷代官闈
者夫內變惑人甚于婦毒惟明王能察于未然
其體群不為所惑爾寺為朕述女戒及于賢妃

斬州進竹簾却之 以未有命而來獻也
世子孫有所持守
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 因置回同

漳州通判王禕上法天道順人心疏 上嘉納之

願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
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于人君
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君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
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
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
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有不世出之資
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家文武
之舊元監海嶽為諸籍聞之人昭莫先于法

道莫急乎順民心夫上天以生物也其間雷
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
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
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
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以警
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及當天意而承
眷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大道也夫民
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
也取之有節則民性遂而得其所以生也
德音賦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
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
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天祐天承命之道
主為治之大要胃昧以聞 陛下
無謂橋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幸汴梁 蓋謀取元都也改汴梁開
封府置中書分省于開封

徵賢才為守令 初曰牧民者愛民為先况新附
之邦生民凋瘵爾寺宜善撫之

令徐達率諸將以兵取元都 達等自陳橋入辭
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矣
朕念之怛然傷心憫中原民瘼天監在茲朕不
敢自怠昔元起汝漢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
華及其子孫流胎禍福民天賦秉之君實有
罪民則何辜今命諸將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
原拯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克仇
讐逆入虐民朕實不取諸將軍當以為飛克城
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入必使市不揚肆
民皆安堵元之宗戚皆優待之庶幾上達天
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仗罪救民之志有不遵者
必罪不赦時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
自旦達展試二日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

之運如此

上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

命賑恤中原

上以兵難之後，詔賑寡孤獨，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民年

七十以上者，許丁侍老免科徭。

徐達會兵于臨清進克通州元主走上都

發遣

梁次安丘遣薛顯傳友德分布土馬自中漆渡

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走彰德達師至彰德

二復走步將楊儀卿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

周昱寺先棄城遁即斬令和文王率老降遂

克趙州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府張興

祖華雲龍各率兵會傳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實

亞張處仁遂以為鄉導韓政以師會臨清達

等皆禦海口我師直抵直沽獲海舟七作浮橋

以濟師遇春等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馬步

文之也速等望風奔遁連師至河西務元平章

掩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三百

餘人掩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圍公

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百級擒元宗梁王李

羅遂克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端明殿門啓有

二狐自殿上走出元主惶然大息曰致安所得

狐此天告我也何可留之遂擁后

妃諸王子夜從建龍門北遁上都

征南大將軍徐達等師平元都

大兵至京攻克

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

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必兒必失帖木

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寺盡戮之獲諸

王等六人王印二王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

復持號令士卒無得復暴人民安堵市不

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

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抱諸路之

禦之維終無放于國事或猶可以延旦夕之

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帥眾以禦北

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康黨

開闢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真所謂博

人謀之不臧蓋即天命之佑也雖然師直為

憤之難彼元君亦自知其為竊據也天未定時

上下相安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何辭

蓋心惡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履之

論曰

詔以金陵汴梁為南北京

上定鼎金陵然以六

都中原欲議遷徙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

建既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也且人

民凋疲不可重勞與築也罷之又言遷于長

安者以漕運甚難而止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

臣修撰鮑頌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

已卯大赦

上幸北京

始設六部官

以滕毅楊士美錢用子陳寬周伯

御史劾基致仕

先是帝北巡命丞相李善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皆以銅為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捷表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園丘

先告日百以冬至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皆以銅為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捷表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園丘

先告日百以冬至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

缺恐無以承上天好生之德故不敢輕奏以

候南知政事常率百司恭請嚴廷告成大體

共享上帝之錫福時世子從命左右導世

行田令編歷農家觀農所為居處服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亦當知吾民之勞苦至此乎夫

樹藝五谷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仰寒暑

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雨不蔽冠衣糲食

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

勤勞取用節而無侈心也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

先是建大本堂取

臨四方名儒教

古今圖籍充其中

天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

詩賦校有是宴

詔召御史劾基

公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

何敢言天功命聖恩

深履勞顯先人是矣

詔修元史

為十三朝實錄者石前起居注宋濂

漳州府通判儒為德裁後山林遺逸之士汪克

竟胡翰趙堯陶凱高啓宋濂陳基胡瑄曾張魯

文海徐尊生黃裳傅恕王濬傳著謝徽同修纂

朱石具受張孟朱世廉王廉王晏高港志李
修諸不與上見文深古是諸儒生去日西用是
獨印舊志為書可矣千是諸儒生去日西用是
生所不能為病之獨據諸所移文繁騰取具而
表以進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
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成史不可成然既
其因矣而獨謂史不可成者何哉蓋前王作
與衰得失之故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成
編惟我皇上統成天統即以纂修元史為意
則其神謀睿斷備器深仁與天同大巍于厥

十二月克太原下山西

元撫郭帖木兒據太原
率兵出雁門關徐達謂

諸將曰王保率兵進出太原必觀北平我時乘
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
無所依此兵所謂抗亢搗虛也遂率兵徑進常
遇春謀于徐達曰我騎兵雖多而步兵未至未
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主將可縛也
達然之會撫郭帖木兒部將詔與馬港遣人約
降且請為內應達所遣兵夜襲至撫郭帖木兒
方覺脫生帳中使西童執書以待眾變擾亂
撫郭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輒未竟就
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詔鼻馬以其將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匹撫郭帖木兒奔
大同遂走其肅出西郡縣悉下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
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徇澤潞者非舍徑而
就旋也蓋以甘則真保河間未定西則懷慶
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道梗之患懷慶未
附則六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

大也又樓夷之道常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
故驅之不自南而北也使擴郭帖木兒軍自大
同北奔沙漠則慮不集陝西矣不虞郡醜西逆
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郭不能以全盛
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速捕之餘復燕京
丁已失為謀已疎而還故大原進退失據又莫
逃于徐達之預籌矣如之何其不取耶乃達為
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
郭英又能出奇致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使宜用
兵能却勃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出者
也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
聖詔之宏遠哉
皇太子諸王戒土木
上退朝還宮皇太
子諸王侍上指宮
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室榭為遊觀之所
今但令內省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
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力天下怨之身死
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常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
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俗
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規
效况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
風俗上然
之詔從其制
遣使馳書諭僞夏主明昇
安南諸王陳日燧遣使朝貢
碎水晶漏
是年司天監進元所制水晶宮刻漏儀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此于所
謂作無益害有害也使移此心以鑄鐘于所
對附馬都尉李貞為恩親侯
直臨清人尚
姊離西長公

主先堯封禪二千石三年通封曹國公同子
忠國號加在柱國其歲禱謂請自和
典衣開國公校高祖母外家三尺之微以
故爵親視極隆于楊徐而朱印自功臣外無
兩者若隆西由尚主僖實然亦岐陽大勳所推
本而成穆收房之光寵其兄模實不過參省而
又奪之獨于晚年梁公之券施于克妃之從子
顯出梓貴現入部禁鑿至建文而制奪識者以
為非不幸云

命築壇于鷄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

以文臣
後于王

事者泰軍李慶庚郎中
王愷都事孫炎等附祭

頒社稷壇于天下

壇設城西左社右稷
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

二仲月上戊日
土陛三級祭用春秋

立旗纛廟

己酉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馮國對曰元有天日
以得之亦實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以得之未聞寬以失之也夫步急
則蹶弦急則疾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止當用寬
元季君臣孰于逸樂循至論亡其失在于縱弛
實非寬也聖王之遺寬則有制而無節不以
段易為簡施之
適中則無弊矣

丁未享太廟

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瑄勝
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

等配

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勅中書省因日元人政
禍及生靈朕昌義于漢

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取武昌定結蘇干
原平禍廣越十有六載始克復一每念諸將
從捐軀戮力開疆疆宇存戮力而不隸其成
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尙取朕懷其命有司
宜而序其封

祀元死節臣

上謂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
崇勸後代嗣風教也元有丞余

寧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督李輔臨難殉義
闕同徽官令有可建祠立像祀之或曰元臣
節者紛若福壽級納錫之儀因其土屬余
李輔則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噫人臣委身事
君臣之力安其天性民彛之極心者自不
容已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殆未諒也

論曰

右按褒死事所以勵生民獎旣往所以
勸將來也然胡大海趙普勝董宣力効

先勸事其推恩褒錫猶人情之所能若乃
後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
忘其諱毒于我耶古惟漢高斬一丁公至雍
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維聖而所封其于比
于非當與已為敵者我聖福之祀矣福高廟
祀余聞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且至公無
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于其內也
其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
萬年之太平者宜無自哉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

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賑民故天下
荒權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
者六節課稅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
濟運米直等次漸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
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者提舉司其所
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驗額者追理其商
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噸合用引日各
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

益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險易為之則
商納粟中已給引諸場行支益知目而願領外
夾帶貨賣之誅益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
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益離者同私益通
斷商所中者益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退官運司
類進造引者斬而峻使要令家僕行商中益及
坐私益艇莫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
駁實人概充優免雜泛差緝其犯管杖斷決徒
其形罪杖一百仍煎益諸法令詳其兩浙淮河
西歲遣御史行都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
詔行天下益以為常福建益以行無益地無益
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益司乃廣東兼之僅
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官制以待讀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樞詹同

為直學士

遣孔克堅祀孔子闕里

遣官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二月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修治皇陵更定太廟時享禮

加 仁宗皇帝陵曰英陵遂 詔立皇帝陵碑

上躬耕籍田

以秦裕伯為待制

裕伯太名人先從父山元都
就學青監登第累官應建

省郎中會世亂樂官寓揚州復避松江之上海
時張上誠據姑蘇招之不至吳元年上撤
五起之裕伯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當之不
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固辭洪武元
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乃手書論之曰海濱之
民好閑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尚堅守不出
恐有後悔裕伯拜書來朝厚為
待請學士屢辭不久授待制

詔免山東西北河南及秦隴民田租

大將軍徐達兵進取陝西

附錄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
官節辱之詹同因取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
兩盡也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可狹意不可狃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狃則小
盈則損驕則陷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
吾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屬于小而拘于凡則
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章

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詞
呈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無文而
意溢於外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發近世
上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
而意實淺近即使過如楊雄何裨實用行
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四月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師所向

諸將咸以
張思道之

不如李思齊慶陽易干臨洮欲先由幽州取慶陽然後取臨洮西攻臨洮連日不然而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介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其土產足以資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于就降矣臨洮克則秀郡自下諸將然之連乃番湯和守營壘金與世余思道守軍用者達不許隴州部將有欲括州縣軍馬供軍用者達不許師至鞏昌守將虎節格木耳注靈真保等出降宗異進逼臨洮李思齊提奏遣使諭達曰將軍提帥西征所至克捷今思齊已納降矣但未知慶陽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說詐如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事尤宜慎之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延安因以明守張良臣降尋復叛

徵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

給廩賜服有差回
回郵呵里亦與馬

詔中書編祖訓錄

定封建諸國邑及東官官屬之制

倭寇南畿近海郡將指揮戴德捕之

倭寇出後海島掠掠

崇明沿海諸處德率兵出捕獲寇九十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理德為都指揮遣使分捕其無餘人言不循理必而折

處士張士真卒

張士真無錫人言不循理必而折

不貸時張士真無錫人言不循理必而折
置太書鄂堯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死我一葉十年有何不可都曲問計者黃精以示之吳元年徐達破姑蘇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吳將莫天祐猶聚士等固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遂殺之達怒傳令大海

即不守遂屠其城真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為張氏也張士誠已縛又將誰為况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生民只在如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幸乃純南城而下走謂大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乃居割據之中且日塗壘幸公奉揚天兵矣冀還冀叩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等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奉應翰林文字積官至禮部尚書

幸鍾山

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祀者久適見田者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追對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

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御寺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秦皇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當降禮按王姓陳不名其諱至元也即秦世僻戰敗士卒多弱死王幸脫振絕同行者計烹獨勝山死馬王仆地睡夢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馬肉夜有舟來載也王甚信之信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棹楫聲有衣紫衣首口俱已降于元將元將畏舟聲見舊所事統領乘中統領憐王並載之舟下日取乾糧乘從統領救之居數日忽颶風撼舟元將恐編求善風者統領知王能巫術而白而王仰天叩齒風無子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岸岸維李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卒濂曰皇太后王以詳細不可知即此神人之祐則其積德之深可想矣是宜慶禮聖人誕育皇上以管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休哉

御史兼養善童溢卒

溢浙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遊求正心脩身之學冠

亂知不可為乃退居匡山遁入閩中見授營田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

六月常遇春克太寧開平

達自涇州率諸軍遇九萬敗元兵于綏州又敗之于金車又敗之于

泰興州進攻開平元王先北追北百里俘其宗

人專萬騎馬三萬牛五萬餘北悉平

附錄

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

生民至惟思修德政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福蓋不以

詔封安南國王

安南國陳日隆遣其臣黎安世

冊銀印未至日隆卒以帝親封日隆為王賜以金

造太廟器成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

屬宋太祖已先祖亦不識此凡子日事先

事生事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

于足造酒盞盂蓋及揮撫杖等

篋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

命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禴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

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百凡舉例

皆濂補王之謂濂曰才之帝王

富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賦言之使國治民安

心神怡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禮所記未及百人後

世至逾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

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司服

守祿教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

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願謂侍臣曰此輩自

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若用以為耳

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駁之

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為非則

驗然畏治則檢束能檢束則自不放為非也

七月征虜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太子少保鄂國

公常遇春卒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鄂國公常遇春

蜀明昇遣使朝貢賜書答之

未幾揚環使蜀還言明昇關羽

可伐上曰兵貴有名西蜀之地彼安能久據但俟其悟悔來歸則立不勞而民不苦

八月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悉平

禮部尚書崔亮上祭壇禮儀

上以如社諸祭壇不呈行禮之際或

雨沾衣失容因論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便行事者崔亮上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壇宇則就大尉廳整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常建屋以避風雨請依此制于二壇南建殿九間社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間望祭壇從之建樓于壇上齋宮之東北懸大和鐘每旬祀儀畢片駕又擊之

附錄

上親臨張中十事命宋傑作傳中江西人似春秋應進士屢舉不中遂放情山

九月製鐵券

定制有言古州民錢乞一具越中

木遇異人授以太極符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遠則凶識任真鄭愈因薦曰君至問曰于定豫章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未也臣嘗准此地當流血蓋合散矣始盡鉄壯觀亦為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及悉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二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領其戰必在五日當祭之已大風作遂達彭蠡湖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已大風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廣都山俄圍其勢甚危會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調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乙酉蓋日官美曆是月當差一日實在丙戌解法其他奇中往往如此中為人狷介少與人言嘗號鉄冠道人云

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鉄券遂遣使西之準其制而加損益廣高有差第為七等公二其功中隸免罪減祿之數以功其過每副剖而為二一給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台之

詔建中都于臨濠

上謂群臣曰臨濠前江後淮為中都何如群臣皆稱善至是始命

功臣廟成

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吳良吳自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按是時李善長馮勝香無恙何以預知其不終而華之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知其功而列之大海之前蓋聖像虛位誠有之以後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

附錄

上讀孫叔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制禮儀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按禮將為大順次之日協諸義而協則禮成先王之有可以義起也我太祖達禮樂之原斥兩生之迂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真不世出之至共

十月高麗使者歸

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使人出沒充當數掣又以通鑑六經浸書賜之初高麗使者言其國王有女遇亂陷沒于軍中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廩餼令使者獲歸本國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詔曰古者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至

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腥羶于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鬪，惟事干戈，莫識組豆，欲圖化何，歸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園而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後，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請學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

以方克勤為寧海訓導 勅果于育才從者甚衆，勅據經陳義聞者悅服。

勅莖常遇春于鍾山之陰 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遜守節，制所以下。卒建無前之偉績，而為開國之元勳也。

遣使貽書元王 書畧曰：朕觀群雄割據，荼毒生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西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七、三人者各據秦晉，互相

警殺，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棄社稷去。朕謂君能順天歸我，中國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能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劍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遠患。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為朕有，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此時君即逃遁，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亦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保宗社，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徐達北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祀園丘 仁宗配 仁宗仙西向而南，三時奉三祖合享。德祖之廟，德祖祀廟樂。上親刻皇太子居守，新王戎服從。

以廣東行省叅政周貞為刑部尚書 上諭曰：刑

真不免親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為重，而民亦不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羨。若輩體之。

甘露降于乾清宮後死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占城安南聽命罷兵 占城國遣平帝蒲南以兵侵擾其國。上遣緝修德復平。

甘露降于鍾山 時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斯籛林，惟棟對曰：聖人之德，上及於天，下及於地。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翔觀曰：帝王恩及下物，顯乎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

歡豫，神應之至此，故也。翰林院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頌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懼，惟恐不至。烏敢當此。或忌朕，而主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守廟，頌之。史館非所以垂示。

大賞平定中原將士 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居節念副將軍常遇春、月功、茂、與、大將軍、軍、寺、一、帥、優、賞、各、各、其、功、過、量、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 王保保知兵至蘭州，圍城，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知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

史 2-148

等堅守徐總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開光
言守蓋固保進攻不利且恨大軍至乃引兵
去事開陸溫都督命事按光南康人自少為
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畧湖口陷東昌署光為
江東宣慰陳友諒殺徐壽輝光乃輕騎謁上
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
海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
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津梁克保
西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被執而死
保屢引兵來光輒擊却之至是破執而左
公十五年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
場賦于楚楚子厚賂之使返其言而解揚呼宋
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而猶
知信義若王保保乃殺于光真獸
類矣願猶為亡元致力焉何哉

附錄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
臣藩鎮蠻夷之禍國何故滅朕朕視往古

深以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声色嚴宮闈
之禁貴戚有寵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由而生
不奉私愛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爾寺
近習職左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權則無寺人
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舉嚴謹威
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
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
于禦夷仗則備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
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
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福也侍臣頓首
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實萬
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典常垂示將來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辛卯朔

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為左右副將
軍都愈湯和為左右叅將分道出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
奏曰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西南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夕
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于月壇從之因遣使
往諭安南高麗占城各記其國山川仍命各國
圖其山川及摹錄碑碣並圖籍代使者而還
吏部奏除被黜庶官于儋崖等處詔不可
前代
磨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
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史化導之豈宜以
有罪人
屈耶

附錄

薛應旂曰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長佐
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錫刀之利民不
聊生欲稍為振起務復四顧無可委之人乃
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邇而
凡為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令諸臣親老者許歸養
上幸後苑見巢雀
且爾况人母子之
恩乎乃有是令
翼哺之勞日禽鳥

大同守將金朝興取東勝州
是月北平守禦軍
雲龍攻下雲州獲
平章大兒忽答右丞相哈海等朝興
取東勝獲平章劉麟等一十八人

命百官朝叅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

俱就甬道上拜謁

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

朝叅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對曰臣聞
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
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而祭陰
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
陛而北而祭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
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群

臣朝參于上非若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
升率則皆由柳性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道此
其道不相遠也因有是命但不得直通甬道

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

詔諭諸郡富民

論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
遜順之道賜以酒食而遣之

附錄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王禕講大學傳十
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
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國固則土有財財自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何用哉

三月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詔內府書籍悉付翰林院典籍掌之

置秘書監

四月詔封皇子為王

諸儀衛規制下天
子一等歲祿多者至

五萬石金冊金寶親王之封
千石塗金冊銀印俱嫡長襲
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為輔國將軍從二品祿八百石
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從三品祿六百石代而降
為鎮國中尉從四品祿四百石代而降
大將軍屬籍最疎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
石如無封若祿者然親王郡王給祿多寡出一
時權制無常數封皇女公主親王郡王將軍
中尉軍中尉女各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之號
王儀賈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儀賈中大夫
從三品通而降諸冊封及官室婚嫁喪葬諸
費仰成給于縣官當時天子都金陵去塞垣
遠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下難制
于是酌周漢故諸王之封宜下重
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
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葆塞山成

為寧王度險關跨遼東並海被朝鮮開通
市東北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于河
中東上谷雲中華居廣葭為晉王逾河而西
南表襄山河太原其都會也為晉王逾河而西
歷延慶常靈又逾河保寧夏御賀蘭為固為慶
王兼隴之險理周秦都折收烟之地直走金城
為秦王金城西渡河張掖酒泉諸郡西屬嘉
容護西域為肅王尤王者皆近塞皆備邊皆傳
以元侯擁以宿將得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
重擬天子而屬楚秦譚魯諸王並列內郡
各尊盟擅兵蓋草創于建侯拔諸王以宗
亦其勢也道高祖宿天孫御曆諸王以叔
父行意行國中乃掩襲貽王戮辱繼之文皇
因燕成資奮戈南面僅三載而易大物雖武
絕倫猛將戮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祖初武
象乘國殿用其螳螂之斧蚌蠅之鼓而當其
此麟趾振振查斯日繁大農告置祿請不給乃
有城歲祿限宮嫠支子之議要之無益于大
計也無已則除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
已封外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
其因不給者分徙而居之自奉國都尉而下築
室取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奉歲祿材者
聽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四民之業以自
給年六十始優品服諸儀實自德國以上以
品為冠服而亡俸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
不絕仕其進庶可以展轉而支百年矣

秦王 諱棟第二子馬后生封西
晉王 諱楓第三子馬后生封太
周王 諱暉第五子馬后生封開封
 今王在饑九世世子肅濂

楚王

諱楨第六子胡妃生封武昌府第六世子
頂塔為世子英耀敘權伏誅王英煥嗣子
勿今東安王
諱煥

齊王

諱博第七子達定妃生至是總三歲封
青州府永樂四年罪廢今子孫為庶人
諱博第八子達定妃生至是總二歲封
長州府洪武二十四年自焚死無傳

趙王

諱杞第九子三歲薨
諱杞第十子郭寧妃生陽信公女王生絕
兩月封兗州府今王順垣九八世歷觀諸

魯王

諱則我太祖實生二十七子而趙王杞王子
楠俱廢故不傳位趙王于庚戌一年受封除年
在則詔書云十子當有趙王也因其未就國故
落之而後人遂以蜀王補焉有蜀王則洪武四
年給生也王補代封諸王詔亦有第
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云

蜀王

諱椿第十一子郭惠妃生濠陽王女也封
成都府今王宣圻九八世王景賢太祖
為蜀秀木云
諱愛之常呼

湘王

諱柏第十二子胡順妃生豫章侯胡
美女也封荊州府建文元年自焚死

代王

諱王母下人封大同府今王孫毓九世
謂王初起兵一日遇其家已晚其母曰後有
當為天子因置符諸具太祖辭去母曰中統
汝何為而果嫁遂生代王及太祖即位子且
以贈既而果嫁遂生代王及太祖即位子且
長之今入宮至是封干
代始述于侯者泳化錄

肅王

諱英第十四子柳氏生
封蘭州倚王紳培九八

肅王

前封漢王改肅王

遼王

世今王繼煥以從叔由輔國將軍繼禮
部執非例奉旨準襲王止支輔國錄
諱植第十五子韓妃生封刑州傳七世
卿妃辜錮高牆刑世封子為世子及王者
皆廢遷楚府餘東
以漢元王理府事

慶王

諱楠第十六子余妃生封
寧夏今王倪憤七世
諱權第十七子楊氏生先國寧改封南
昌傳五世浪濠及伏誅國除濠丹出馬
針兒故俱
也泳化錄

岷王

諱棟第十八子周妃生封
武岡州今王完孫九七世
諱棟第十九子郭惠妃生封長沙府永樂
十五年削為庶人國除鄭曉云王與蜀王
同母即如
意王吳也

谷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韓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潘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安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唐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鄧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伊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氏王封
平涼府今王景流九七世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
封潞安府今王恬蛟九七世

靖江王

諱守謙南昌王子女正子太祖從姪
孫也謝氏生封桂林府今王任昌九世
右披泳化錄楠第二十六子楠在諸子中閱余
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生未逾月而卒又閱余
聲王振載天漢王際云太祖皇二十四人第
四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高后所主也長懿

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晉恭王諸母所生也
第九子魯荒王第十子齊王第十一子除名溥
第十八子谷正皇妃所生第二十二子唐王第二
十三子昭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所生也第
二十子瀋王皇貴嬪所生也第十四子遼王第
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皇貴人所生也第
十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
所生也鼓頰不同姑記之以俟考云

論曰 我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
之文過黃帝素矣豈非功高千古之報耶其爵
之之差等藩國之形勝與製之義王牌之藏
皆自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聖神之慮燕貽之
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制立法有不容
為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聖祖
驅掃胡元登造區夏遠法周漢之封建近懲唐

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其勢所宜
然者然天潢綿水本支百世無疆之慶且將半
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
至者其在先朝常為本折兼支之法又為限妾
媵之制然亦但可少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
易之常道耶使聖祖在今日必思所以
處之庶堂善後之圖不可不預為之所也

諭東官官屬及王府官屬盡心輔導
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
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友等輔導諸子必
甲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于邪如
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持節輔導材木必加
錫劑乃能成器朕擇汝等諸王各宜盡心又質
助乃能成器朕擇汝等諸王各宜盡心又質
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成習識亦有功于輔導
詳下願首復願剝基曰朕觀古賢聖之君能治

平之世而不忘脩省誠以富貴易至子焉卷
者必至于荒蕪未有不顛覆者故考成太子諸
王以為為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為士且然
則千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
萬世之

大將軍徐達平 擊擴郭帖木兒于定西獲土公官
將八萬餘人以歸 達和林遠帥師出安定駐沈兒
谷口與擴郭帖木兒隔溪瀟而
對曰數戰于保保發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
若劫東南擊左丞相胡德濟各率騎萬餘出戰
及將校數人以狗軍中股果明日整衆出戰諸
將爭奮力遂大破之于川北亂塚間擴郭倖與
妻子數人從古拔止逃去徐達掘胡德濟于京
上念其舊勞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
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
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獲其待莊
賈乎軍中有犯悉婦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
號令不行矣胡左丞相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
之足以警衆所謂聞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之
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比矣彼常有放信
州之功守諸賢之勞故不忍加誅但將軍緣此
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
意自今務威克敏愛母事姑是

遣使賞書元主 書曰前者尚致書使久不還豈
通問耶是大不然正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
四方兵爭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
憐心此天命非人力也若日奉天順人遣使通
好庶幾藉我之盛德濟於其部落尚得牧養于
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
為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悔無及矣
近比乎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大兒忽答右
丞冷海等一十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

史 2-152

是刑得以不死再令
貴者詣前惟君圖之

元君受懽睦。徂于應昌。其太子愛猷識理達刺。

遁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其孫買的里八。

刺。文忠帥師趨應昌。聞元于巴爾。帥督兵兼捕。

獲元孫買的里八。刺并后妃宮人。皆諸王首院。

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

刺與數騎。遁去。文忠遣兵。至慶州。不及。

安南王陳日燧卒。上命王廉往祭之。上素服。

之屋殿。石奔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編修王廉往。

祭之。既至。其嗣君陪臣。迎于郊。授受之禮。往。

逐數回。不決。廉厲聲。謂之。乃奉御製文于龍亭。

迎入其殿。別設日燧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宣之。

其君臣拜伏。以。

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睢稼為弘文館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請。一日。上御閱。獲。

宗室。詰之。素應曰。老臣危素。上乃曰。是汝君。

之臣。不宜若侍從。乃詔。居和州之舍山。

五月徐達取漢沔降與元。李思齊由曲陽入沔。

州。又遣金興。由鳳翔入連。棧谷兵攻。

蜀寇元都督孫興祖戰死。興祖兵次于三不利。

山侯謚忠愍。仍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嚴宮閫內外出入之禁者為令。

詔天下守令舉學篤行之士送京。

詔設科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貢士。故。

有定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

該科待士。而樞家勢要。結納奔競。輒任私賢。

者。黜與並進。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

朕親一筆。夷曠。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入。

始。特設科舉。以。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

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其。中。選。者。將。親。策。于。廷。

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故。有。奔。競。黃。綠。者。坐。以。重。

罪。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

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

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各。試。于。本。國。許。貢。魁。

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預。詔。論。之。是。歲。

命。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主。試。乃。

取。中。士。未。會。試。悉。授。官。

大旱。上雩大雨。上憫旱甚。躬禱祈。勸宮中皆。

出。詣。郊。壇。設。百。幕。露。坐。晝。禱。烈。日。中。夜。時。也。衣。

不許帶。皇太后與妃嫔。皆親率。進之。凡三日。

農家食。皇太后諸王。皆齋。所。敬。進。之。凡三日。

大雨。四郊。足。群。臣。請。復。膳。上。大。息。曰。既。旱。

為災。實。朕。不。德。所。致。難。得。雨。苗。焦。損。

實多。終。食。能。其。味。乎。乃。下。令。免。民。租。

詔行大射禮于學宮。先是。命。祭。酒。司。業。言。太。學。

兩。停。洽。在。後。身。飭。行。恪。遵。古。聖。賢。之。道。已。患。

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金。梓。弟。子。負。質。美。能。文。

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瀟。教。之。日。程。業。課。功。第。

召。國。子。生。開。問。之。曰。汝。等。讀。書。暇。亦。常。習。騎。射。

平對曰習之日未也。上曰古之學...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

定神幣各色。禮部奏古者禮神每神幣一故今...

免蘇州通負秋糧。以轉附之初軍。多賴其力也。

六月詔華前代嶽瀆海鎮封號。國初建山川...

命僉都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溫曰卿...

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

詔嘗任元者不許賀捷。時李文忠捷至百官奏...

論曰。按我祖宗開基維。延攬英雄。不謂其...

詔以平元捷論天下。且覽前臣奏。見其詞太...

追謚故元主為順帝。賜其孫買的里八剌第宅于...

頒平定沙漠 詔于天下及諭安南高麗占城

是日百官表賀。上曰：卿等誠言元所以亡朕所以興。劉基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元主荒淫，政殘民困，焉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故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賦安臣叛，尾隨用逆，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何蜂起群雄，用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何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象德，豈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非取于元民。今復其道，亂朝漢清寧，天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不可畏哉。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

以待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

勅禮部頒大學規條

勅禮部條陳驚戒其勉條。母忽其欲定學規嚴師。

弟子臨屬之禮務宜整齊嚴肅以禮相先學主理性明倫期于適用諸所為防非室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

附錄

上與危素論宋元明替素言元世祖至時夏人楊肇夏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廢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葬于杭之故宮築浮屠于其上以葬之又欲埋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良久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人又非世仇元既乘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今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詔興府以永穆陵園獻遂

勅堊于故。詔續修元史。按義舉也。

七月詔建諸王府

丁部尚書張允奏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奏用陝

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焚用武昌善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峯前。上可奏命明年以吹營之。

以楊憲為中書左丞尋殺之

憲美姿偉儀有才。喜人接已狗利者多出其門。抗意者輒訐後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為鷹犬劉基與炳皆伏誅。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

八月尚書陶凱請進膳舉樂不許

禮部尚書等言人君進膳。禮部尚書等言人君進膳。禮部尚書等言人君進膳。

日一舉樂。今擬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大和。日一舉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將征代。尚在暴露。朕宵。則憂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寢之。

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

命書道人叔瘞遺骸。上曰：論影瘞遺骸。中書省臣性下仁及枯骨聖王之仁。

京師城隍廟戎

京師城隍廟戎。京師城隍廟戎。京師城隍廟戎。

詔京省開科鄉試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塩池。請設塩課。提舉司撈。

募民輸粟中塩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塩池。請設塩課。提舉司撈。

塩大百餘人。獨免雜役。專事煎。行塩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券商人入粟中塩。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又言山西行省大同。糧儲。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入米一引。每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

令蘇松嘉湖杭以往臨濠開種

就以所種田。永為已有。官給注。

種冊糧資遺之三年
不稅徒者九四千元

免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稅

初省臣議官給生
者請十稅五自具

者請十稅四。上曰。軍勞苦能
自給足矣。猶欲取其稅乎。勿徵。

九月定朝會宴樂舞之數

凡奏樂曲皆按月
律前三奏和緩中

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
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
削群雄之曲。名喜昇平。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
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
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守昇平之曲。名萬年春。
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為萬年春。二月為王
御行。三月為賀聖明。四月為喜昇平。五月為樂
清朝。六月為慶皇都。七月為永太平。八月為風
凰吟。九月為飛龍引。十月為龍池宴。十一月為
金門樂。十二月為風雲會。其武舞曲名清海宇。
泰階十。

大明集禮成

始太祖既克元都。即
服胡語。令悉復中國衣冠。禮樂之

舊。已念創業。初禮樂未備。詔中書開禮樂二
局。令天下舉耆儒宿學。高潔博文。練達古今之
士。禮部。京與纂修。于是諸儒會集。何克寬。胡翰。
陶凱。徐一夔。梁寅。周子涼。等咸集于古。商。軍。省。
嘉。及冠服。車輅。儀仗。函。簿。字。樣。律。為。綱。儀。度。
名。數。否。革。咸。具。為。日。凡。五。十。卷。其。成。命。之。曰。大。
明。集。禮。然。經。喪。禮。之。後。備。古。禮。文。之。
華。廢。闕。間。有。未。卓。然。當。上。意。者。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定謁太廟禮稱著為命

上親謁止稱孝子皇。凡
諸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者為令

立欽天監設官

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冒其
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

日大鏡曆。日四回曆。自五宮正而下至天文。各專科。詳焉。五宮正。理一曆。法造曆。造大鏡。曆。御覽。月令。曆。八主。造甲。曆。御覽。天象。七。政。曆。唐。曆。上之。九。曆。誌。上。御。曆。三十。事。氏。曆。三十二。事。日。道。曆。六十七。事。靈。臺。曆。辨。日。月。星。辰。之。源。吹。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擊。壺。正。知。漏。刻。壺。為。漏。洋。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

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

初楊璟攻之。見
軍勢盛。去。至。是。復。為。大。寇。

貽書元嗣君愛酋識理達刺

書云。君之捍。擴。郭。姑。木。兒。自。大。涼。奔。貴。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西。山。通。去。已。命。將。追。捕。朝。夕。必。擒。近。獲。御。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已。令。先。君。為。三。途。餘。卒。之。不。可。無。證。以。垂。後。世。用。謹。日。順。天。意。示。大。信。以。示。大。信。

著。子。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爵。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心。何。如。進。退。問。其。審。圖。之。

將軍李文忠班師還京

十一月征北沙漠左副
上車駕出勞于江
上。差。等。奉。駕。還。宮。

大封開國功臣

上御奉天殿。遣等。封。將。士。大。封。開。國。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孫。愈。衛。國。公。俱。食。祿。三。千。石。湯。和。中。山。侯。耿。秉。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穎。川。侯。相。庸。南。雄。侯。湯。瑄。梁。陽。侯。郭。興。興。華。昌。侯。侯。時。濟。定。侯。吳。禎。靜。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勝。江。候。華。雲。龍。淮。安。侯。胡。瑄。瑞。懷。侯。康。茂。才。之。子。嘉。候。朝。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之。子。嘉。朝。春。侯。並。食。祿。十。千。石。上。志。六。安。侯。鄭。通。

開國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
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孫
愈衛國公俱食祿三千石湯和中山侯耿秉文
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穎
川侯相庸南雄侯湯瑄梁陽侯郭興興華昌侯
侯時濟定侯吳禎靜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
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勝江
侯華雲龍淮安侯胡瑄瑞懷侯康茂才之子嘉
候朝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之子嘉
朝春侯並食祿十千石上志六安侯鄭通

春榮楊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
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
侯食祿六百石並賜秩券于孫世襲李善長
號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
伯食祿一百四十石爵止正身不世襲餘功臣
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仍遍賜諸功臣統
帛推李善長徐達則文綺及帛百疋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丁德

論曰 高皇帝是年功令當是時封公
與濟國公加封再成四國公

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詩而不獲公德慶侯鉅
勳也以一事之紀而不獲公水誠封而貶東勝
封而奪詞訓蓋學乎斧誠焉夫孰敢有怨誰而
隕于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
以纖夷狼藉也三年而後績侯者獨西番之役
景盛祥雲為次之謀也似備封伯趙封然至

之猶不足不免免後嗚呼可歎也 又按國初至嘉
靖間僅百餘年初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
其二侯進公亦絕餘二十六侯亡里上乘駟之
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伯亦使西平武定在耳
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慨然下明詔追考故實
收錄故鄂國公常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
信國公和後俱為徹侯意伯基後仍為伯增
其秩天下翁然歸厚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
廣德意至使宋顯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
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靜海之裔寥寥漸一命
之澤將無望
高岱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
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
臣莫先韓彭已滿矣其他不再傳者夫侯爵
爵國殊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

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
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婦老陸辭又賜金
帛楮錢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
孫開兩國至于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
後此豈前代之所有耶然有不能無疑者開國
之功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趙德勝等
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省有子
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齊又從征有
功不聞其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
鄧湯上而致不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五
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
爵在中山上以克累不嗣豈人情哉傳友德人
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
稽頃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勳爵
誠意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
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
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仍
故而後伯之襲多勳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瑄

大宴功臣 難得之必當以報難守之卿等皆安
享爵祿不可遽忘艱難人情每謹于愛患而忽
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始于宴安也勉之明日
徐達率諸將請闕說上從容語曰曩與卿等
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觀士誠待其財富後之心
士誠陳其兵強暴而無恩朕所恃者卿等一
心誠與二寇相持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上誠
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
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則輕士誠彼而懦友
諒之志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

無遠圖故女諷鄱陽之後與戰宜速吾知士誠
必不能越姑蘇以高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
蘇之賊並力堅守諒必空圍而來我將徹姑蘇
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
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
故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湯平群寇乃取元
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朕舉龍圖皆未合朕意
朕先取山東次及元都先擊既震幽州自顧自
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朕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皆自戰之計未肯遽降急之非此走元
都則西走潼關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
意反布而北元衆落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
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酒力戰
以拒朕卿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
彼人望未絕困敵猶弱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
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闕廣傳微
而定區區正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
也

天封功臣恩存者徐膺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
設壇親祭之其撫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
沒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選
莖者皆備祭物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黃龍
十二月大明志書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龍
六人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勝率附始末為書
凡天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二州一百八十八
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一京一東一南一西一
崖西至陝北北至北平至是成書命送秘書監
設梓領行俊民 詔廷臣言得失
等皆授以官

以待講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為司業
初禮部奏國子生 上曰務推言務學不如求
源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待其人廣生徒何益今
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
舉

者以聞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官
建奉先殿于乾清宮左 每日焚香展敬朔望
命祭無祀鬼神
命祭無祀鬼神

陶凱請專任東宮官罷兼領之職

是年李善長以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兼太子少師

加太師 安太師在西漢則孔光馬宮王在東漢
則董卓晉為大宰則梁王彤河間王顓
武陵王孫北魏為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周為宇
文護隋為李穆唐為王行瑜李茂慎李克用五
季為錢鏐宋為蔡京童貫秦檜韓侂胄史彌
遠賈似道元為鐵木迭兒燕帖木兒伯顏非憑
社之奸相則問鼎之強藩其可稱者僅一文彦
尚不備至然二子尚以

遷開得之信 乎不易得也
論曰 按陳友定方谷珍雖託名元臣其實元
力以紂象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知二人才
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 聖祖既
克漢吳此輩皆蕪蕪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
師定之雖然使非 聖武在昭諸將宣力以肆
討不庭則其於諸標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
以為對仗哉漢高帝拔秦廢項平定中原而對
佗桀鸞南荒漢高帝不能論嶺海以發一矢至
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
掃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
所以功高 千古也

洪武二卷終

論曰

右漢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後天下
必割據天下不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王以珍非有
維才大畧能與群雄抗衡者以我聖祖起自
東服干蜀為遐壤友誼雖近然所爭在東北勢
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聖祖定中
原清關陝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
楊塚之書警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
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
而欲以明昇戴壽華樂我聖祖得乎若尊友
德之用兵誠為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
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為
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濬有愧遠矣天生賢將
以濟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聖祖于明昇之
降徵其功無罪而復優禮待之則
又帝王之偉度前代所希有也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御愈往襄陽練軍馬運

糧餉以給軍士

朕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
儲布帛與綿線運赴薊寧夏等處給軍士

刪定憲綱

凡四十條上親加
加刪定頒給群臣

製玉圖記一賜皇太子

文曰大
本堂記

製玉圖記二賜中官口

文曰厚
載之記

中書省臣上天下郡縣官員數

九郡縣一千二
百三十有九官
員五千四百
八十有八

以刑部郎中劉淮謙為尚書

諭曰仁義者養民
之膏粱也刑罰者
懲惡之藥石也為政者含仁義而專務刑罰豈
善治哉今擢卿為刑官長官體教恤意卿其勉

劉益獻遼東地圖奉表降

益元遠陽行省平
也遼東州郡地圖
併籍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
詔置遼東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詔各省鄉試連試三年

是後則三年一
舉著為定例

命書定文武官歲祿

吳宗伯郭紳吳公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狀元郭紳吳公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身授縣丞會元俞友仁亦授縣丞高慶金壽忠
三科授安正縣丞以不通華言而還
本國詔給道費送歸壽尋為其國相

議歷代帝王祭

春秋祭于陔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
不祭都定議祭祭至二十五年在河南者七陳

光帝華州鄭州祭周世宗華縣祭宋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
者二項成縣祭唐堯曲阜祭少昊在北平者
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濟縣祭商高辛在湖廣
者一鄱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節縣
祭黃帝成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
漢高帝文帝景帝明平陽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
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縣祭唐太宗蒲城
縣祭唐宗湮

定內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者在宮禁不
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
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
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賊
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
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

始今進士釋褐行禮

禮

始今進士釋褐行禮

禮

始今進士釋褐行禮

禮

始今進士釋褐行禮

禮

法者必斥去之不在左
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定武官襲職命

四月徵山林隱士 以兵部尚書劉直為治書侍御史

詔勸興禮化俗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

五帝教以仁義益未備之時宜天下從之民用

和睦自周至行漢唐宋增損益周國乃用昌民

受時宜家用永康朕蒙 皇天后土眷命祖定

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芥失習聖經

况猶強推順二十餘年居無寧日故理道未修

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

風俗可不正與茲條畫事官自整齊倫極念孤

寡務遵先王之法願以德薄思澤未至下民未

悅恐貽 上天之怒風夜祗懼若履淵冰亦爾

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

冊開平武至常遇春女為 皇太子妃

詔翰林院修舊古定制書

條官民房舍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頒焉

崔文敏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

即百姓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任者不

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服冠婚冠俗軟射具

文氏無定制而監士異學而莫止俗人遺棄

禮司頒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禮制而

廢莫行夫國無禮猶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
特詔徵四方明道與學之儒萃于京師準以典
培案以三禮參以詩之咏歌孔氏遺言皆比以
垂後世範俗同德 諭省臺辨人邪正
邦其永孚下休 上折之寧曰法重則人
御史陳寧議重法察吏 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道

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鉅制
下民而犯者必繁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
石之罔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
不清而魚鱉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
數而民不犯秦石鑿鑿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
困國成市朕聞帝王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
寧漸而退按寧初名亮茶陵人

以方克勤為濟南知府 克勤初至官榜于通衢

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阿禁日引者

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為師選補弟子員道

廟堂講射圃日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社禮各

立社學凡有役使務狗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

定寺則凡有役使務狗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

日省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

舟膠亮祖師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

虞唐同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上御書

詹同日論事皆一往古卿儒者宜知為治之道

試為朕言之對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上三代而下治由乎法

術數其用易敗不可不慎也又論曰吏部名

鑑衡之司言鑑明衡平即物之如蠶輕重無道

也政事得失在度官度官賢否由吏部吏部得

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察官職爾其居持衡

秉鑑之任務乎明 甄辨母苟充位

虞納哈出寇遼東 益兵以備乃遣黃壽論納哈

出日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正以保定一方
然既往不復君子常察昔宋主天下立綱陳紀
黎庶奠安速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下河朔世
祖入統中國此武道非以功也及紅巾起于

類群盜偏于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小國主稱
帝于秦徐貞一稱帝于新陳友諒稱帝于九
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
一王割據中夏朕為群衆所逼遂渡江與將軍
會于太平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
七年矣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
遠左與將軍相望若能通問貢賦姑容就
彼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天既傾非一木可支
累之後先推將軍自思之儔
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七月存心錄成

哀世之君連天慢神感召來議朕為是懼每于
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俾子孫以為法

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擒故元平章僧家奴俘其衆

城國王遣臣朝奏表

日大聖皇帝城有四海呵咎阿者鐵蒙以金印
封為國王感戴倍萬惟安南侵擾疆域被掠良
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女南知占滅乃
聲教所被之地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命書
省臣移之咨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
正朔而乃擅自備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
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兩國所請兵器若以
與爾則見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有能習中
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併諭初
廷行省占城海船貨物
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今天下奏災異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
天心聞災異則有懼心驕亂之萌懼福之基也
其誠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即以聞匿不聞

八月召劉基

實者罪之
上平書召基至問以天象基悉條
今國賊已宜少濟以寬奏入命付史館編
錄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使賊當國
除弊俗汰之即一二
年後竟政可復也

改置用寶金牌

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太督附光者
旨亦知之其不行約者必以姦臣論

遣佛祿國故民祝古倫持

詔往諭其國
大明

復開科鄉試

九月申黷兵濫刑禁

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
生之而不傷真德秀謂侍臣曰是錯之言所該者庶
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朕常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
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
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禁征海外諸夷

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
原隋湯帝安調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欺
中土朕實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為中
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

通封成都督同知注典祖為東勝侯

應勝義子胃其姓後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受封祿千五百石以有過不給券至是以征蜀

十一月丙辰冬至祭天於園丘

詔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附錄

至愚亦念及此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命之長今汝寺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

吏部奏天下府縣官數

漢中知府費震被逮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副將軍江夏侯德興

命征虜大將軍達兵五萬出中路左副將軍文忠

兵五萬出東路征西將軍勝兵五萬出西路征王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保

保保

三月 命禮部重定官條士民相見禮

元學士劉于吉卒

于吉字景豐大誠至正間建寧府人

以賢良徵謝病歸洪武四年召至便殿諭曰
君于為學當見于世朕將官之吉日臣在元朝
常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卒逢有道之朝凡有
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
辭上重之賜冠服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
魯謂其嗜袁如饑渴及是卒宋濂為銘

高麗國來賀

國王王顯遣使奉表賀平夏

詔天下有司舉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賜額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附錄

于此足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政當縱使
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為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
豐其瑞多矣賜

七月 詔京師漏澤園

天下府州縣于近城寬間地立義塚上念貧

河南民獻白兔 命放之野

琉球國瑣里國皆遣使朝貢

九月 德興平鳳陽諸蠻討安寺州

時日寇四起國相蔡...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先是嶺南定遠盡收遼東
靖海侯吳瑄還京 未復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
內悉歸版圖固可嘉亦曰擢瑄曰陛下威德
加于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
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
虛國祚隨滅可不慎乎 瑄對曰聖鑒不遠
十二月 勅嚴行考課 論曰今後考課必書農
奉天時地利及師生
命省庵臺臣看舖權錄時政 唐不省有會要
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
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
會要編類成書使議
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
前代獲亡國子孫必歎仔嗣社誇示中國其有
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鴛即殺君家待宋幼主全
有削髮為僧終不免于一死朕則不然若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歸朕生
長君明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
汝頓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士
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
帝流者...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先是嶺南定遠盡收遼東
靖海侯吳瑄還京 未復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
內悉歸版圖固可嘉亦曰擢瑄曰陛下威德
加于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
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
虛國祚隨滅可不慎乎 瑄對曰聖鑒不遠
十二月 勅嚴行考課 論曰今後考課必書農
奉天時地利及師生
命省庵臺臣看舖權錄時政 唐不省有會要
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
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
會要編類成書使議
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
前代獲亡國子孫必歎仔嗣社誇示中國其有
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鴛即殺君家待宋幼主全
有削髮為僧終不免于一死朕則不然若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歸朕生
長君明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
汝頓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士
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
帝流者...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先是嶺南定遠盡收遼東
靖海侯吳瑄還京 未復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
內悉歸版圖固可嘉亦曰擢瑄曰陛下威德
加于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
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
虛國祚隨滅可不慎乎 瑄對曰聖鑒不遠
十二月 勅嚴行考課 論曰今後考課必書農
奉天時地利及師生
命省庵臺臣看舖權錄時政 唐不省有會要
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
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
會要編類成書使議
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
前代獲亡國子孫必歎仔嗣社誇示中國其有
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鴛即殺君家待宋幼主全
有削髮為僧終不免于一死朕則不然若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歸朕生
長君明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
汝頓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士
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
帝流者...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先是嶺南定遠盡收遼東
靖海侯吳瑄還京 未復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
內悉歸版圖固可嘉亦曰擢瑄曰陛下威德
加于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
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
虛國祚隨滅可不慎乎 瑄對曰聖鑒不遠
十二月 勅嚴行考課 論曰今後考課必書農
奉天時地利及師生
命省庵臺臣看舖權錄時政 唐不省有會要
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
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
會要編類成書使議
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與
前代獲亡國子孫必歎仔嗣社誇示中國其有
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鴛即殺君家待宋幼主全
有削髮為僧終不免于一死朕則不然若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歸朕生
長君明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
汝頓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士
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
帝流者...

北通... 不畏天者... 元臣有劉仲德... 亦為善論... 縱內府禽獸... 用而費肉... 虎送光祿... 餘禽獸悉燼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

諭察朝守命... 慈祥豈弟... 賦也君子... 效流于眾... 俗若偽為... 樂房之誠...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

廖永忠請多造檣船以捕倭從之

添造多檣快船... 來則大船... 上善其言... 故從之

詔選舉人肄業文華堂

人山東五人... 事之師... 每食太子... 群經類要成

詔經類要成

說知聖賢... 以賜京法... 詔釋四書五經

請注廣洋為廣東參政

召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大本堂

行道在正心... 善賞罰... 人對曰... 恭峻隘... 今國籍... 治文華... 上時時... 右春坊... 官進講... 要諸書... 皇太子... 大務及... 已又選... 文學材... 士充東... 慎重如... 附錄... 無知入... 彼思民... 耳初無... 罷科舉... 相稱之... 以實心... 賢之意...

賢才必先德行次文藝庶人知嚮方士歸於
又論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
自皇于厥察之賢放刀之哲豈其智不足哉
賢哲不備不足以為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
致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
之輔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
司祿舉禮遣赴
京朕將任用焉

今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按明興沈掃寧宇際天

困而 成祖即故奠藩地為今都揚古冀垂于
天日之上三代漢宋未有也京山負海固擬于
嶺函大行與雁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田天造居
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拱入陵在馬故
居庸為京師北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後黑
谷巡檢司千紅門口正當關北天壽山後為嚴
險肆薊州鎮薊鎮大寧今元良哈朵梁顏大寧
福餘薊州鎮設備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為
數十城為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
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
黃沙白草故虜患特衝居庸西倚松林數百里
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札八兒梁胡兵
南收處也紫荊刺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
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大河稍南為石炭陝有
雁門稱險自偏頭關河稍南為石炭陝有
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東勝東勝者唐所
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
徙榆林榆林險固勇士力人呼為橐駝城自
黃甫山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套口稱雄鎮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
西北倚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池何固原
其北倚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池何固原
其北倚賀蘭而東南阻河守花馬池何固原

西極朔方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
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肅西寧衛
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
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
泊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後虜入
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為內邊左番右邊肅州
尤孤此皆自京師右轉而西以為徵者也自
肅州南抵岷州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
患苦又西南出為雲南古稱滇南轉為貴州又
南東轉為嶺南中包湘楚騰百粵三江而諸夷
獠壘焚淫撞苗獠黎摩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
乘據連城細者保特深菁然稍奉要東聽羈縻
而統于藩省撫禦示威宣德而耶陽峇梧南賴
為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
千閩廣濟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為一瀕慮獨在
備後此國家幅輿邊圉設險守固之大畧也

諭儒臣管同戒聲色

上曰朕嘗思聲色伐性

人若以此此朕亡者不必蓋為君居天下之
四海之福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
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邪淫不為迷惑
有幾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承式尤不可
以不謹同對曰不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祚
後昆 陛下此言端本澄
源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三月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先是 命陶凱寺探

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就出參行省編緝未成
是召秦府右傳文原吉翰林修撰王傑寺續修
之至是成書宋濂為序以
進 上親賜名曰昭鑒錄

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叅政

上以蘇州

代 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寺監
以意源 觀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五月祖訓錄賜諸王令畫巨殿中

日持守日嚴祭祀日謹出八日鎮國政日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大將軍徐達奏命將統兵于山西北平寺

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為御史宋濂兼翰林侍

讀學士

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

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製禮樂

先師孔子樂車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

進皆從之時胡惟庸劉基馮亮等不陪祭而

建立歷代帝王廟以列代名臣從祀

先聖先師廟風后力牧理巴命官考古前

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祀之稱名臣從

禮請為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中一室居三

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禹湯又東一室

居周文王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

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

歲春祭于陵制曰可以定歷代名臣始終全

者二十五人從祀帝王廟然宋趙普進漢陳平

馮異宋潘美已以文王維基命而守終臣節

高祖有天下皆太宗力可勿祀祀于陵增隋文

是歲以廟災改建于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已

令于午卯酉年傳制祭于陵廟祭停焉其從

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伯益伊尹傳說周公

召公奭大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

周勃節西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

詔禁四六文辭

命儒臣撰唐宋名儒表... 為法者遂以載念賀雨表... 元代柳公綽謝表

命給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諭省臣曰... 其加朕親軍... 體其心愛人者... 民之饑服一衣... 作之士宜加... 衣一籠... 附錄

附錄

曰夷狄貪欲無仁義禮智之道... 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 有君長者宋儒乃曰中國不如夷狄... 又謂攻乎異端章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 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 宋儒乃曰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焉豈不謬哉

命書省定律法

使若條緒繁... 使因緣為奸則所為禁... 也則寺宜盡心參究... 酌議焉律成刑部尚書... 大寶而來保又臣民... 千言惟恐有犯慈愛... 舜惟刑之恤之義也... 素獄則然弗寧多所... 心也惟貪墨吏承踵... 繩之是以臨御以來... 至五六易弗倦茲特... 協厥中云云洪武六... 二月書成篇目一準... 九篇中采用已頒... 律二十六條因事... 卷每

徐達兵破虜于大同

之裁定... 易書之臭... 露所墜... 何其盛哉... 禮兵刑... 六十折... 為廩牧... 受雖隸... 曰凌遲... 十曰謀... 不敬曰... 六曰監... 雖治唐... 典自有... 徐達兵破虜于大同

閏十一月定糾劾內官法

自取因謂... 及所計入... 亦令勿進... 閏十一月定糾劾內官法

十二月復開封府河漕

給僧道度牒

請給度牒... 僧道寺觀... 給僧道度牒

詔使王禕遇害于雲南

顧駭服... 詔使王禕... 詔使王禕遇害于雲南

拒我騰... 殺我使... 我大兵... 學士... 七月... 甲寅...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建闕江樓於京師... 友諒之所也樓... 成上親為記

諭東宮臣以正... 太子... 實爰... 其孰... 推委之

之必... 李文忠... 禮木... 至于... 訓練屯軍... 重今... 供開... 治之... 昇性... 丁未祀先師

其... 丁未祀先師... 命有... 器樂... 法服... 其田... 產荒... 蕪者... 悉蠲

三月... 以劉仁... 鄭九誠... 為廣東... 行省... 參政

仁... 蘭州... 郭買... 的叛... 入... 詔... 立... 賞... 格... 捕... 之... 蘭... 州... 衛

五月... 大雩... 以汪... 同... 令... 為... 署... 令... 劉... 英... 為... 署... 永... 專... 典... 祀... 事

淮安... 侯... 華... 雲... 龍... 卒... 雲... 龍... 濠... 州... 定... 遠... 人... 年... 二十... 諡

七月... 改... 議... 大... 祀... 分... 獻... 禮... 未... 爰... 磨... 同... 采... 廉... 請... 初... 禮

大房進前...

為其宜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

八月李文忠敗虜於豐州 師至豐州橋胡官...

王敗走道斬之獲其犯蒙哥及其金印並...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 十八帝服袞冕行禮...

命吳積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

京師 禮為靖...

議酌行禘祭禮 時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為虞夏...

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家既已追尊四朝...

權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在...

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手濂對曰會稽有郭傳...

復 召濂曰郭傳之文辭可持至平濂以其文...

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待近...

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成...

無隱情權為翰林應奉性起居注考功丞...

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遣宦者戚...

木兒送之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母愛飲帖...

里達刺鐵金文統駢行上諭之曰爾年幼今...

子孫因亡就伴彙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

長成故持遣歸見爾父母親視以全骨肉之...

又論二禮者此爾君之歸不以此長途跋涉...

應昌所遺劄于南來朕待殊禮巴經五年...

冬十月 皇長孫雄英生 嗣君其審之...

十一月 孝慈錄成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

封燕帖木兒為定王 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王門東倚三危北望...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立為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貢吉先帖里...

御註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

甘露降於鍾山劉基獻頌以獻 洪武四年十月...

附錄 者備報報辛巳有年矣朕起布木削群...

惟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巨...

多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若映者朕決...

于戰場宛不至家親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

幼一日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聞...

經兵避難父南于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

亦有之...

...

...

...

...

...

...

得失所由論此謂大馬饑溺由已志心即
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失不獲時予之博之
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與困窮
惠鮮疎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乙卯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京省郡縣入 朝賜濟寧知府方克勤宴於儀曹

遣官祭功臣 祭于鷄籠山廟增祀華
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詔郡縣立社

學 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
行雖間閭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
而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知學其選太學諸生
中年長優學者各郡分教庶人知務學而人材
可與于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續食遺之
而時修撰論詩為郡學官也復令教察司精考

窮鄉僻壤咸有學
有社學嚮方矣

命書省行天下郡縣賑恤 凡窮民無業者給月米
每依若給屋舍
無所依者給之屋舍 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
有不幸其苦者當思所以
安養之昔吾在民間日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
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于
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
以神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
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
朕朕之志志于天下之正亦未能盡也爾等
吾輔相仰體朕懷不可
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聖政
取
所關政體要機者刻
編錄之出宋

御制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
以化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
章其一君道章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十七事
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
章皆申淑士庶之意 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申明馬政 諭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
所司牧養夫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
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驥及武帝
時眾庶街巷有馬陌阡成群遂能北伐強胡威
伏戎狄唐初纓帶隨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
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
其為朕申明馬政時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
息有不如 上御註道德經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廖傑茂與之才虎視
楊之勇濟之以舒謀宏遠之畧而成乎光人奇
偉之勳觀其砥友諒于鄱陽繫土誠于吳會服
國珍而檢友靖定兩廣而傳明昇降王破國于
枯頤之問斬將奪旗于譚笑之頃枚旋定諸位
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
論功當封公上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何
以邀封爵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譴
以沒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

三月立鈔法錢法 詔遣大明寶鈔時中書各行
鑄民間皆鑄銅器輪官鼓鑄其劣奸民多盜鑄
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盜鑄
法而元時亦常造交鈔及中統上元寶鈔易于
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 詔中書省造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元雅韻

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皇太子攝祭上駐

甲辰祭地於方丘
中都亦是日祭天地

勅諭傳友德并定遼寺處都指揮司嚴勅守備
因款天監言上大有青氣在趙分桓山

致仕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

舉元至順癸酉進士除高安丞從鄧祥甫精象
德之學志切安懷嘗與魯淵字文公諒寺游西

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全陵上年後當有王者起于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無事劉等駭以為狂及方國珍亂
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為湖東元帥府都事

使徵發兵入道後舉者廢契
上意置機

又陳時務非入策上嘉納之性剛毅慷慨有
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知無不言每遇

危急正氣勇發計盡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後以
子璉不先自中書察之及逮至所奏吏訴基始

置淡洋為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
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

省臣欲下璉獄上勅璉使送還鄉基至家一
引咎遂居京師無何疾作推庸以藥視基基欲

其藥愈甚上令馳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
月辛年六十五初基友徐敏齋山巾野服服之

欲載以同行勅解居江島莫有踪跡以隱老于
數薦起之勅解居江島莫有踪跡以隱老于

山林君子于基之卒蓋深有感于斯人云基洪
武三年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至是薨子璉

拜江西行省參政蚤卒孫薦特賜襲五百石
十五年璉子法不泮襲法子振拒于璉璉

成化中授五經博士
祿子憲先卒憲子瑜弘治

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
加祿為七百石二十年薨子世延嗣

萬曆九年奪爵為民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

五月市馬河西番
貨與中國與自更錢幣馬至

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綾綺帛併茶往市
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使市馬稍厚

後歸德寺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以

陝西僉事虞以文奏請減租賦寬徭役從之
言當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

益因用力勞而又欲徵其稅故也請減租寬徭
使居平野以漸開墾上善其言詔映慈諸

昭還吳伯宗尋改國子助教
伯宗初為禮部員

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憲詞
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藥衣鈔定節而

使安南獲馴象以歸
獻之沙國子助教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朝貢
孟春祀司元孟夏祀司龍季

禮部奏五祀之禮
夏祀中雷孟秋祀司門孟冬

御製醉學士歌
上勅川流不息雁雁程秋水之

撰一篇宋濂等皆次第賦賦上皆親覽評
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

滿口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怨于禮
濂曰臣誠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怨于禮

祕定諸玉而下及衆人祿米及他錦繒段絹茶

布粟歲賜之數有差諸王子年十五而上賜田六十頃為永業除其租是

年定王邸殿門名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

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

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親名思義足以藩屏帝

室永膺多福矣又曰惟倫養德惟修務心居

能儉可以導俗居尊而後必至厲民堯禹茅茨

卑宮秦隋河房西苑其興亡可鑒矣諸子而

去朕左右獨奈何以靡麗蕩厥

心乎自今諸王宮殿毋彩飾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祭于雞籠山廟以相揮僉事

止以修德進賢之道諭太子諸王上曰古之

有教則民化無教則民散

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

貨財聲色如虎狼畏之如蛇蝎苟務干

當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為燕王妃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

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

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若邊防不

特命卿等並家以往常存戒心則不至有

康泰無民獻玉簡卷之

三月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福建江西浙江

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等處

稅糧其數出欺隱及應入官

四月 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國還時琉球國王

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國俗不貴織綺

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異物

六月 以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如故

寧海方孝孺從遊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司

高厚控制西北堯管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

卒不便洋梁襟帶河淮宋管都之然其地平曠

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

邱諸山非有峭函終南之固漢湖伊洛非有逕

渭灞灑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

以建都者莫此若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

餘事克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

融州巖中出而碎之既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

多暴骨咸為聚斂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府置

代皆用鐵石修築春變水溢旋復衝決禍以

木代之費省而利博民甚便之陞延平府善

尤多逾年以命更定大明律丞相胡惟庸

疾卒行官史汪廣洋董

詔賜降之

無課農與學之績而長于督運吏部以問此
日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源不知務此而
日長于督運抑未也

宜烈降之使有所懲
詔求直言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謂節虞曰教
以憂者擊若以獄者搖若虛已求言如此朕
自總萬幾安能盡善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李祺為附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子也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列祖父子
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恭 上姑眉之

以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敏之官有樂平
邑之六姓五十餘家謀逆者 詔率兵捕之敏
廉其狀仍結者素無類以假貨不獲重誣之也

九月遣使諭大將軍徐達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
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者奸人刺客當謹備之
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相近
其放元門窰尤宜防範
惟南去者可以便令

賜書勸福建參政魏鑑置莊中書省奏 上賜
曰吏詐則憲政竊則民病朕嘗者令吏卒違
法繼之以吹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為下
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
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吏于極刑所謂惟仁
人能惡人也特往諭之
爾尚慎終如始能其官

皇太子生子允炆

初諭山東布政使吳印 上手詔諭印曰天賦
順已經九年其間尚有不絕于教而罹法者
刑治之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
化期于無刑頃者卿陳國計敷露肝膽
今特諭卿若夙夜如此令名不朽矣

十月改建 太廟 從同堂與室制也前正殿後
殿殿殿翼兩廡殿殿九間
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主 懿祖東一室
熙祖西一室 仁祖東二室 祖上皆在內
諸室備具如生儀 詔求直言 准安海州學正
因定廟享功臣

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勤弱冠編第濂洛關閩遺
書至正間嘗入場言國家
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僅我
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令程貢以不職被劾
誣奏克勤用舍蘆葦下御史楊通審通貢之故
奏也如其奏速速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

宋濂致仕 上以濂難于行步特詔 皇太子選
平僅五十君子惜之
臣咸和以寵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詔為
禮部尚書祖德政為太常少卿三代諧詞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文濂行既有期 上曰卿
去何時復見朕乎時朝有上濂者累萬餘言此
上欲罪之群臣阿 上意曰此不敬此有罪此
詆諆濂獨對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為 上耳
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採者 召
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反欲激我誅之
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濂
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自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
禍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

侍臣曰自古國發由于此而所以啓之教
漸矣寵之禍始于弱愛外戚之禍始于枯恩
官之禍始于須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于
鎮跋扈則由于姑息夷狄之禍始于不振
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
之軀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
無外戚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
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何有女寵之禍
不牽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
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
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
上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
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
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上言三事速繫刑曹

臣分封太後求治太急用刑太
重以致獄間有肉罪之
弊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

時刑部主事茹大素上書
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省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
次及于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
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求直言欲有益于
國家彼浮詞徒亂聽且今中書行其言之善者
具為定式頒示中外
使言者無事繁文

晉寧夏諸衛

按寧夏朔方也賀蘭山環其西北
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關陝重
鎮塞北一勝槩也國初徵受降而衛東勝以當
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
當千里之衝遂棄河套沃壤為敵巢而河東五
百里為敵衝寧夏外險及在河南而花馬池一
帶固其利源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
綏固圉東勝撤之不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
河為界東勝撤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

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
為上策願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
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寺處
以中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泉
羊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
舊安塞寺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
營楊柳堡清水與武鎮柱泉靈州寺處而靈州
為尤要蓋靈州北踰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
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
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
防禦之要也

丁巳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擢張致中為宛平知縣 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曰
擇老成者俾居其職其二曰京師米價翔踊百
物沸騰宜令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放散則物

價自平其三曰地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
有司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為功績罔上損
民甚無謂也宜各處農民自報實墾畝數以定
糧稅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聽其說
處士季汶李 汶字彥文處州人 上初渡江始
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入見便殿遂
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才 汶

諭官員早赴任

詔凡見任官員之宗免役者為命 上謂
曰士民責賤有等處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
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
別非勸上待賢
之道故有是命

三月 上與群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翰林應奉
傅藻與筆

黃麟考功... 上怒曰是儒家說... 旋蓋二十八宿... 距初幾何... 命監察御史... 至捷即出... 除考功監丞... 兼監宗正寺

誅尸部主事趙乾

初省臣曰向... 之乾不念民艱... 年五六月之交... 既視民以而不... 則使之罪也... 誅之蓋加... 德

令內臣不許讀書

斥遣還鄉里... 明之君凡有... 斷之于已未... 寺之人朝夕... 笑貌日接乎... 心而便嬰專... 省將必假威... 遂至于不可... 為鑒戒故立... 政事今此宦... 之所以懲... 辭臣頗首稱... 附錄

賞罰之權以... 功者雖所憎... 切下不為德... 罰以當罪不... 敢怨不以小... 嫌

六月初勅監察御史巡按郡縣

上諭之曰近日... 正論乃用財... 有當言者須... 民為本民安... 申明教化處... 專志以立功... 所類以宣布... 設通政司以... 會秉正為通... 政使

八月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

先是郊... 異對喟然嘆... 舊壇覆之屋... 宋濂來朝... 越十四日見... 于端門上大... 喜

紹興金華衢州大災命賑給之

上諭群臣戒... 荒寧不親政... 之說殊不知... 垂拱無為帝... 小陰文王何... 自勉則庶務... 呈失次即為... 日發遣非朕... 不欲督安... 祗畏天命不... 得

丈夫有赤心肯屈爾耶即引刀剖心示之而
王初意止欲道魯真耳不虞其衷也直友王大
懼遣使入朝謝罪併歸真行軍上曰漢道
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
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帥時真子與生
甫數月即強解中封為西梁侯以報其功

令朝臣叅決 皇太子聽斷啓事處分奏聞
識而後知人情必詰練而後熟前者今
皇太子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
三更參決
其可否

論都督府訪事者子孫錄用之
督府舉五百
十一人以聞
授前渾千戶有差上恐其年少不
更事令于在京直隸南所署事以試之

戊午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
祭日
設大

二月戊申祀大社大稷奉仁祖配
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
面仁祖在東西向

定輸粟各邊監價
物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
民商人納粟于邊以准折監
價賞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
餉不給皆因監價太重商人無力以致輸粟者
少爾中書其議減監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
民省輓輸之勞于是反議凡輸粟于各邊者量
地遠近價
各有差

命吏部課考績宮殿最
上命吏部曰考
績之法所以旌
別賢下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第第
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

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
不與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可知
所激勸又謂吏部曰朝廷懸爵待士資格者
為常流設爾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
有能才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季煥文
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抄提舉俱擢戶部侍郎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右傳
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
侯吳良督
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祖於沙漠六月遣官祭之
附錄
時嘉靖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
野暮夜有持炬者民人皆驚上製物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然與爾宜禍福宜勿
妄為民害自貽大憲

七月南番諸國來朝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
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
未嘗通中國

八月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追贈劉繼祖為義惠侯
上徵時劉常助其不給
且與善地以葬皇考

骨肉而取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魂而
徵人之祀典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
無罪遭殺而究未伸與或有怠于歲祀而有忿
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
然與爾宜禍福宜勿
妄為民害自貽大憲

妣即今之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劉恩而劉已亡矣親撰誥文追封劉為義惠侯妻

九月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

十月大祀殿成

吳天上帝皇地祇值南鄉仁祖配西嚮六宗五嶽四瀆之神各瀆禮以

子中都國子助教貝瓊致仕

瓊字廷臣崇德人善士誠摯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修元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是職至是告致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十一月吐蕃入寇征西將軍沐英討平之

以梅殷為陝西都尉尚書第二女寧國公主

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德濠州人從起義兵洪武二年以平

己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巳卯合祀天地南郊

更撰合祀樂章將祭之夕

祥慶慶雲光彩輝煌天字為清并壇星緯昭煥大祀文併歌勅中書省臣朕獨旋祀事于一年矣未見其當今更儀殊合式祀天地神乃推若饗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純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已罷朝月夕日熒星之祭并諸從享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而廟郊社大祀國有三年喪廢廟真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云

論曰我太祖勤民百物敬共神明博考異而後同明堂肇于周經我則郊焉而侑

附錄元亞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撫寧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戰敗于英舉進

二月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置登州蓬萊縣河口過運所兵臨州

以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學皇太子嘉納以為工部尚書以各有善政也

兵部學官李思通馬懿

上時時召儒臣使

補于世學身故馬如思通馬懿朕以其學官

同存期在嘉言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

朕有問即他人詞說遷就以對未嘗獨出一言

及遺侍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許其矣昔孔孟

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

上君就問而微默乃罕孔孟者顧若足乎事朕

禮孟為法副朕責望之意以故諸御大學觀禮

三月以樂韶鳳為國子祭酒致仕

四月乙丑遣使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

詔免北平田租

五月靖江侯吳禎卒 禎良之弟也從起義洪武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 諭曰高麗龍州

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尚詐其性多

頑况人情莫不安生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

異國耶斯必示弱于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

年閏至者接睡其密豈小哉符至之日開諭

六月春秋本末成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

別難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修春

秋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

以尊正統次魯國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

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傳之始

終秩然有序

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 以吳禎寺百

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 貴等

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州都指揮使以兵討之

不克至是玉盡殲其眾遣人奏捷 上賜勅勞

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 勝督建周王宮殿

十月詔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 議族內序尊卑

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筵宴則別設席不許坐

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

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庶民當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十一月以儒士吳沈為翰林院待制 上與吳沈

道曰理財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

業之道... 不訪... 聖慮及此... 治天下進賢納諫... 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 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進直知諫者在干... 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且其對... 曰。陛下此言誠國家久治之要。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紘為通政司左叅議翰林
修撰進原霖為右叅議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

太平乙未見... 遷中書左丞時右丞楊憲惡其軋已... 炳奏罷之忍復入令炳奏還海南... 炳奏罷之忍復入令炳奏還海南... 炳奏罷之忍復入令炳奏還海南...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
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于
有司悉心推訪禮送
于朝朕特頒用之

前元吏部侍郎伯顏飲鴆死
伯顏字子中祖父
仕江西因家焉通
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教授
尋為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忠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問道入福建出計收復
建昌獻捷元授以福建行省郎中累遷合
出使廣西至未幾而廣已歸附于中丞

來眉建賢之世其妻子已先為楊... 師朋友有吊之者子中答曰吾自身且不自... 服額妻子哉于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 概味嘗一日忘元也嘗懷鴆自隨郡縣聞而... 之今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田... 吾今亦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
七章遂
飲鴆成

罷永嘉侯朱亮祖尋卒

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

訪京十道人

西平侯沐英破西番班師

附錄
于已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 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 故禮可以制欲縱欲必至滅

大封征西有功諸將
陸侯謝成... 武雄武侯金朝興... 寧侯曹震... 祿二千石

三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四

庚申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殺左丞相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憲誅後惟庸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惟庸忌之遂有闕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詔惟庸兄醫往視基飲藥適月卒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古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公掌督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大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

群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宥之

起兵時處

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之其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更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

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稅額

吳中素號富庶張士誠據

以爲貪與王師相抗上惡之因取諸豪族佃租簿付有司俾如其數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亦德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

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

徵三斗五升以下俱仍舊

西左丞政務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

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松爲禮部

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

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大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以年老告致任奏還原

兩浙鹽運使呂本奉清覈實龍戶部丁產

本言

為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與宋

仁宗乃給字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丁本置運使各場置鹽丞管勾掌鹽出納所

正本有參案... 國初委官... 石以米價... 間有丁產... 薪園所宜... 而均平之... 命燕王之國北平以桂彥良為燕府

長史 三月 命燕王之國北平以桂彥良為燕府

四月 除翰林院待制吳沆為編修

賜翰林院張美和應奉傳致仕各 御製詩文

命辭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謹身殿震大赦天下 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

六月 庚午朔 詔受朝于正殿 時重建齊楚各

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

有諫院官以唐鐸為諫議大夫

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

臣戒錄成 歷代諸侯王宗戚官之屬將逆不

七月 始許天下表賀 上以嚴慈既受即位以來

和林為邊患 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討之

安置宋濂於茂州 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

詔戒守令 詔曰朕君張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

十月 故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眾數萬屯

和路 遂平精騎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

道至夜脚故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

真節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

悉討諸將吳復等為列侯

安置宋濂於茂州 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

詔戒守令 詔曰朕君張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

十月 故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眾數萬屯

和路 遂平精騎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

道至夜脚故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

真節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

悉討諸將吳復等為列侯

安置宋濂於茂州 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

詔戒守令 詔曰朕君張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

辛酉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詔求賢 爪哇國遣使奉金葉表入貢遣還

創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丁糧多

甲歲役里一人管糧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

為一圖鄉鄰日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首總

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各日騎零冊成一本進

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

推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叅議 湜金華人鄭綺入

時州惟庸既敗四方有讐怨告訐者率指為朋

黨至逆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

老吾往謀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有之 詔賜酒食權為

叅議賜冠 諭吏部辨邪正禮部明賞罰

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曰五經以載

聖人之道譬之

菽粟布帛家不可無其方百喪亂以來經籍殘

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

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

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未必不本于此也

四月 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詩令

歲金華人在此七月即生

五月 學士宋濂等 歲金華人在此七月即生

千闖人夢吉羅于吳萊又逃...

門研究經史折理精微而泛濫...

發而為文極麗溫雅浩然不...

隱居龍門山 上徵至其春之...

物安南使購濂文不啻拱壁...

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為...

五溪蠻作亂 命江夏侯周德...

與老初請行 上未之許德與...

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

與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言安

南攻其永平

許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

詔中國併還其貢復勅廣西布

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併勿納

七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

仍 命禮部以書責之六畧曰大...

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

命不守本分但知乘海為險限...

邦縱民為盜 上帝將假手于人...

本 恭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

日倭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

魏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三月 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遣使諭傳友德

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督府... 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英曰此得報知... 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英曰此得報知... 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英曰此得報知...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陳建曰恭親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十五年而捐稅之 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隆 未有厚下愛民如此者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 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奏設衛稅法

先是上諭

德等以雲南既平留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儲所留兵數併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更宜者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變國籍不存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置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寺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于歲月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管安管定烏撒等衛及霽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以今年府州縣所徵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支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四月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以宋訥為翰林學士

上謂訥曰朕每觀尚書不後世中主德能知之教民之爭則鮮有知者蓋彼伯謂崇高謂武首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

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泮渙離散不親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吾可畏非民眾元后何戴而非常則與于邦古之帝王視民可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更定翰林官員

定春坊為左右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論德各一人中允贊書

司直郎各一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一人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以儒士吳顯為國子監祭酒

附錄

廉州巡檢王德上言家本廉州界于西境有冰銀坑始汲青綠紫泥願將兵

地以歸于朝。上謂戶部臣曰：蓋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遠啓蒙，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實于安瀾。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五月 皇長孫雄英卒

國子監新成。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聖人臣世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知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于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前後皆行再拜。

幸天學謁先師行釋菜禮

定其儀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至日，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且皮弁服，次請行禮。引官導，上詣聖位，盥漱，請酒。樽所酌酒，請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擯主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常儀，從之至是，行釋菜禮畢，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往古聖哲，不偶名而得行儒道者，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五儒率天下于中。正故為萬世師。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若臣可愧已。卿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知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及覆講。

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先是有置儀鑿司至是改置所謀有大漢將軍力士杖尉人等專掌直駕符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置錦衣衛及鎮撫司

詔流請置鐵冶吏於海外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元時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寺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

議屯田法

復立遠左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復近聞有弱水者朕終夕不寐慮其其議屯田法以圖久遠之利

六月 勅諸司各存天理行事

劉氏新樂縣人韓大初妻大初故元時為如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軍家行劉氏事姑嘗氏甚謹始在道遺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大初卒劉種蔬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號呼祝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

七月 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劉氏新樂縣人韓大初妻大初故元時為如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軍家行劉氏事姑嘗氏甚謹始在道遺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大初卒劉種蔬養姑又值姑患風疾不能起劉號呼祝神明割股和湯以進姑復

命官送其地與歸葬
旌其門復其舊役

榮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璟合肥人自巢湖歸附洪武三年

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子通嗣二十年生法失侯為晉定衛指揮使

宣德侯金朝興卒追封沂國公

朝興巢縣人功封至是以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孫世襲

靳春侯康鐸南征卒於軍鐸新州人靳國公茂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今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為定例

七年增千石子淵嗣坐法失侯

皇后馬氏册

馬氏剛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父素與郭貞靜端一孝敬慈重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

既并續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無時豫忘至是崩壽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諡

孝慈皇后 上與翰林學士宋訥論敬授人時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

大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求賢與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

御詳固若賢人若林之下又豈無如卿

其悉舉為朕用予是濟寧縣儒士張寧以童

置天下提刑按察司

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科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

天道

曰廣地利三日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日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日御戎仗十一曰蒐俊才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皆達事體有裨于正

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北平都司議設邊衛從之

元都設北平都司

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

建寧藩其中與遠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為外邊

已遣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

關皆屬修葺為內邊故州西接居庸東通海

下不立郡縣獨置衛所而北平所轄日一片石

日黃土嶺日董家口日箭營領諸如此類各以

衛卒戍守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十一月設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

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述為

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沅為東閣大學士

徵者儒鮑恂全思誠余銓張長年為大學士固辭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崇德人恂上海人思誠

安吉人銓高郵人長年皆明經老儒達于治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寺以老疾固辭上諭

之曰以卿年高故授此職卿遠東宮免卿是

正奏而後從對不久當歸鄉寺致仕

初禮部修治國子監舊城等夜
諭曰古先聖賢
所有者善而已朕每親書自覺有益當以教後世
達達亦好學親儒士漢書自隨蓋讀書窮理
日用事物之間自見得道理分明則所行不礙
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地如此今國子監舊
藏書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
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于學者
命

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
壽禪寺
人休咎及善術致之學
上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時為燕王
論廣孝侍廣孝自請汗
文
皇曰殿下若能任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
戴也蓋王上加白乃皇字從時廣孝已知燕邸
異日之必有天下洪武末
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
傳信錄記廣孝在燕時
文皇宴時天寒甚
文皇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應聲曰因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皇
大喜及請雜師將起令擇日曰必須某月某日
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
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陛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助洋勢頭起豈
不然是個龍正有風雨就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設都察院以詹徹林駟為監察都御史
癸亥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
勅諭之
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從出也自建學而來
與師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物豈士習之難變
者也卿道之不止莫為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
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廢國家有賴焉時勿設學
學徒眾師生相訛致行不尼
上令曹國公李
文忠以勲臣親重領監事助絕糾調性嚴重不
妄言笑以矩矱自檢士恩義兼至恒廢食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徹決覆奏
上曰凡
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當存平恕之心
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次其父
所求免刑
文忠之併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
而文忠
人多至情也故但論其罪而

定文武官封贈廕叙例

命申國公鄧鎮等 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平之

時廣東徐賊作亂江西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率兵往討之

十月給北番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息往往勘合文簿發諸國往來俱布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于所經各布政司此對勘各相同然後發遣干是遲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附錄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群臣曰此十二篇蓋勿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生高祖有垂君體骨肉之恩有拜建德國號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侍臣皆曰

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漢諫議大夫出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繼伯而不純陛下幸胡元弊政一復中朝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履宸翰制諭萬方卓然真與漢高同也陛下聖學親履宸翰制諭萬方卓然真與漢高同也陛下聖學親履宸翰制諭萬方卓然真與漢高同也

安陸侯吳復卒

復合肥人洪武十二年從平

雲南加祿五百世襲至是卒于貴州追封黔寧公塋像祀功臣廟子傑嗣二十一年坐法失爵為南寧衛指揮 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鞏昌侯郭子興卒追封陝國公

興濠州人從起

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五百二十二年子振襲堯振無子國除按傳信錄所載功臣云云册之父名由南善鑿人上龍潛時常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饋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責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未嘗南語諸子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所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

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奉蜀守李冰

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詠與李冰同文翁祀卓茂為密令前蜀郡密縣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州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于梁築城保隆川蜀邦人祀之兩陽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請為彰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為京畿令孟況押兵過境檢百姓夷甫摘而斬之李輔國諂之于朝流州卒葬于驍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輔與其任乘昭顯難英廟食元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嗣從余闕

十二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

李宗何聖宗自刑余開既同安慶... 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 朝初為河... 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 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以母憂辭... 至超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 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責諸司... 僚屬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眾上曰... 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 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曰聞之古人以邪西為常道今使... 朝日寅暮盡成奉父母會妻子能... 不聽獄囚有禁於者亦不問嘗受... 獄中囚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 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王事王... 獄獄沈其疏而殺之濟上怒乃下... 濟獄併執希

降大學士吳伯宗為檢討尋卒

伯宗金谿人... 直不回忤胡惟庸坐謫鳳陽... 惟庸召還尋忤旨復謫致論亦召... 學士尋復以薦承失人累降檢討... 者見其文歎曰此兒王光劍氣終... 甲子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

以孔訥襲封衍聖公

文給之時華丞相每入朝令別... 文臣首年四十三賜祭...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允讓與潘氏其父安通兵山谷遇寇... 允讓射屠潘潘始曰我夫死從汝... 吾夫射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 方燔潘即投火自焚寇驚歎而去... 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 道旌表其門

復科舉法

凡三年大比以子午卯酉補試辰戌... 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 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 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 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

陳建曰先朝詩賦... 人才以為薦舉之

聖祖之意蓋欲... 有重文輕行... 國之遠猷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

貫城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各天牢中... 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為... 獄今法無道置法官司汝法官各... 事法天道行之以貫索星之中... 虛然庶不負朕建之意欽哉

同知軍國事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卒

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 鍾山配享大廟聖像功臣廟位階第三... 始人... 東... 吳... 金...

後魏胡太后忠率兵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
城忠與戰大敗復移鎮西蜀已而封中山王
獲元皇孫官犯復移鎮西蜀已而封中山王
馳山後攻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忠釋兵
居恂恂若儒生尤耽群籍聲色之事澹然于
隆慶後以征虜大將軍拒請難師永樂元年
附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
詔玄孫璿為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
夔嘉靖十一年繼絕封臨淮侯祿一千石世襲
曆二年卒無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廷竹嗣萬
曆二年卒

旌表鈞州孝子張宗魯 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
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
扶掖以行歲餓賣卜以為養日給不足則妻採
野菜以繼之天下即定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
母卒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以
孝聞

附錄 上謂諫諍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
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諫邪言務諛諛
諛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諛于諛言則聽
日聰而諛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
人自絕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惟不為眩
惑則幾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何由以知朕
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則不可行之風
廣開言路以來家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
闕不實亦不之罪惟諛佞而諛者決不可容也
上又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治道
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與大子諸王講說
使盡古學令充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樂
領分明使人觀之易
悟真有國之龍鑑

明親... 民土地圖

高麗貢馬 高麗遣其臣崔清貢馬二千匹至
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
餘皆如約

六月 上御奉天門以禮樂諭群臣 論曰治天
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攝人
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攝人
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或者曰
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逾輔禮
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
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
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骨
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干政事之間宜知
此意慎毋以禮
樂為虛文也

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勅內庭預外集危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
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
君不鑒于此從宦寺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
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
間有善發欲去之者勢不待行反受其禍延及
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人能識于未亂見
于未成未成然耳

建朝天宮 其地即吳晉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
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奉改天壽宮元真宗時改
玄妙觀天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廟
大宮設道錄司于內

使作局大使許士哲上言治道十有四事

賞罰以清官吏開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
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慎精卒以杜妄費興
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
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
以任糾彈開言路以通民情激元胡之餘孽
絕後患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
則天下治安為萬世
子孫無窮之福矣

附錄 上御東閣翰林得詔朱善等侍
人君能以天下之奸惡為好惡則公以
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私
肥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
貧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
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限惟誠心
以待之善
寺皆悚聽

八月吏部定考績法 有司三歲入覲諸司府州
縣官須知欵式造文冊
其地圖若原領數額等項之部聽厥置部奏
法罰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為二等其廉能
弟治行卓異者為上考召見獎勵賜坐宴其
稱職無過者為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
下考不與宴屏立已
事而退蓋甄別如此

**以通經儒士陳玄為右舍都御史林之為司經局
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 以河南懷慶府通判
戴莊湖廣都司副將
事高翼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舍都御史
史東昌府教授馮獻為左贊善皆以秩滿考滿

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
所獻納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
而命為翰林學士遇解為禮部侍郎管禮部

尚書皆固辭辭意極迫始納一級
家諭時加存問者侍之厚隆于勳戚
十月册 李氏為淑妃攝官中事

閏十月製觀星盤 書成 陽秦晉燕周
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用
隨時修政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
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
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
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速數盈天數漸
差請以洪武甲子歲至為曆元而七政之行
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曆未易知臣聞
曆勸司令王道亨朝伯王精九數之學願徵令
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
書奏報可擬統為監正

十一月以孫至孫孫希範為曲阜知縣
命遼東立學校 上曰聖人之教猶天也天之風
無往不行首賓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尊
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節
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
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義恐漸
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
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上與侍臣董倫等論人臣事君之道 上曰首難
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
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贊歌責難之辭
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語諛相
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汚穢簡冊貽誤千古此誠
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諛如聖諭惟明主則能
選擇之臣曰諛難不次而昏君若謂諛難功

而命為翰林學士遇解為禮部侍郎管禮部

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請弛世婚之禁詔

允行之善奏按律尊屬甲幼相與為婚者有禁

兩姨皆為已之尊屬已不可以甲幼而匹之若

已為姪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

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

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宜莫先于

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周之附王明所與為婚

者下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其時稱異姓

人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則可知也

至于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

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

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

可證者如溫驥之王鏡臺則以舅之子而娶姑

之女也呂泰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

姪之手娶大姨之女也示于小學一書正所以

明人倫也而禁公事有版焉如果以為不可則

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物此弊尤甚以致訟

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敝願以臣

所奏下詳臣謹陳其詳上然其言

詔議正毆殺孕婦者法左都御史詹徵奏太平

府氏有毆傷孕婦至死

前當彼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 裁決詔大理

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受刑固可然婦係

二人之命寃焉用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

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從之

修祖陵

乙丑洪武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課朝觀官殿殿 稱職者陞平賞後職不稱職者

幽貪汚者送法可罪之

以儒士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三吾茶陵人

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靜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

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

上三吾強老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參

稱旨 上甚重之遂有見指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國遣使進貢 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

百兩布五萬疋 賜其使金

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 命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鉉為會試考官

取中黃子濟練于寧花

大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 達國賜人家世

上起兵濠梁 上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

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辟醜驅逐胡元重開

幸夏方其在軍中且延禮儒士設古兵法及將

帥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無不心服至科敵制

勝湖廣漢名將等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

功不矜至其姑蘇之府薄置胡官之美入財寶

不附國功臣第一至是薨子輝祖嗣承業元年以

嗣爵 二十二年復封 于顯宗嗣統十九年

年薨無子弟承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備嗣正

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薨子邦瑞嗣

十六年薨 千惟志 按達卒年五十四計開 上痛悼輟朝親為文

請辭臣曰朕起自徒為大將軍為股肱心膂
征西討荆平詳覽克濟大勳今遠胡未殄方
為長城之寄而大陰累犯上將不意遠頌其
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
思盡心圖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遂
製神道碑歷叙其平昔行事命配享太廟
爵傳信錄記其一二事足徵六祖考三代皆封
夜飲命左右強之醉既則命內侍送酒醒問曰
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
四拜三叩頭出上問之喜愈信愛之不疑武
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
結之曰且勿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武寧固
拒不從更遺數十金助其資且謝負約

三月廷試賜可顯練子寧花綸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名失實以不善而濫用之以小過而遽
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切
不願忌諱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襄
後改名義是科一甲皆授修撰于澄初取第二
上用丁顯抑于澄三甲亡何亦拜修撰沈縉揚
請成受上知不兩歲至兵刑尚書瑤授中書
令人滿九載始進官為吏部尚書二十四年
初選進士為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
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
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
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使諭靖寧侯葉昂等 諭曰過者上天垂象
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息
賊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旌蹈其不測也

附錄 亦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
明而以兼聽為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
察則下急迫及
有累于聰明也

思州苗叛 命湯和為征虜將軍周德興為副將

軍帥師從楚王討平之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
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驚匿山
谷退則復出劫掠和等師抵其地蠻人驚潰乃
于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族
師是歲周德興卒德興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
年以平中原功封江夏侯祿千五百
石七年增千石至是生亂宮人國除
吏部尚書余燦以有罪誅 以助教余大徵與

五月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
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蓋惡之心
形則貪鄙之心絕慈之心明則巧偽之心伏
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
則至公無私而自無我累矣
湯和還京師瓦歸故鄉 上善之賜銀兩

言溪河糧廩侍檢竊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
卒不能獲凶頑自恣為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
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猛獍皆應差厥後
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則誠使守令得人示以
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凶頑豈不革心向化為良
民乎 上嘉其言命吏部凡溪河郡縣俱擇守
令賢者任

附錄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嬖遇
生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
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
福但聖體過勞上曰朕豈好勞而惡安
者天下未寧吾錢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
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自古國家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
向背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服逆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

有犯者必
逐相窮究
上諭吏部曰府州縣官
每歲一朝未免臆官滋

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
費自今定為三年一朝齋其紀官圖冊
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為令
附錄 上問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
有至道至行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

進爵位
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後其
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歿長沙
黃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天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
私嫌乎此其于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七月 釋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復其職

時通年以事當就逮者老數十人詰 闕所
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勞以酒
以進士方昇梁懷遠等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

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
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
進則國日亂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
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

聖與賢善則上居論安民之道

皆安朕為天下之王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
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
奉若此思德之及民深矣 上曰思德亦非
然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廖匠如公輸不
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
施而但曰思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任人之道 善曰古者人
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為
計慮則利澤及于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
才宜爾 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
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
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
非賢而專任者亂必生也 是任人為難然人亦
有謹于始而怠于終者亦有過于前而改于後
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
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

命王閣武於中都 閣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
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前閣
西堂以讀書自娛閣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
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始無虛日復
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
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

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校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
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 勛者名 上召見之後
以賦詩貪譏諷被戮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
嘗承 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暎吹香手挽
袈裟近御床闕上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蕖動龍
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王盤龍出上方稠音龍
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類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
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反朱耶又言無德類陶
唐是謂朕無德則每以唐唐頌我而不能也

古通令凡... 歸天界寺... 諸髮授... 行世... 循二人為首

八月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詔從之

附錄

上諭戶部曰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 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

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 欲人無貪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土御文華殿

命朱善謹周易

日齊家治國其...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聖諭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善豐城人元季隱居... 述以理學為已任洪武

歸卒年七十二所著... 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

其回回曆觀... 星臺四用花

臺上舊樓馬今... 縣志云無文通

摩宜興縣王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

士楊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 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

御製大誥成頒行天下

復先賢裔

上諭王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 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

朕聞知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外亡則賢... 者之後復以敘滅定豈禮先賢之意哉爾寺宜...

十一月

詔天下盡革有司積為民害者至京受... 罪上念元政殃民玩吏民汗夷俗者久反則...

未盡乎必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願用重典... 以肅奸又見貪吏殃殘小民深痛惡...

之而于重誅尤嚴天下皆凜凜奉法... 附錄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

十二月 詔舉孝廉之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及天下府州縣學...

雲南布政使張紘請復輸穀之例以足邊餉

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 穀準未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 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附錄

生惡以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 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 簡與作節僅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道用之... 不以其時但抑之以城迫之以力強其所不堪... 而來其服從是猶激... 水過額終非其情也

二月遣使勅勞常熟知縣成奠奇

時府吏請繼... 徑由中道入

公堂苛怒其越禮執之事... 聞上嘉其能命酒勞之

附錄

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致欺... 之智足以稱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 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又論儉上曰天... 可儉者賞于然賞不可濫

戒戶部毋聚欵以傷國體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 首不病民以利官必

生財以早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 謂生財於國惟事刑罰蠲獨窮編錄之利生事... 要切如桑弘羊之商賈揚炎之兩稅自謂能盡... 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能盡... 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餘能盡... 役使民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未使游惰者... 皆盡力田而自然家給人足種蓋富盛兩戶部... 正當克心毋為聚欵傷體又曰曩奸臣聚欵稅... 天下物貨及織未之物朕甚難焉自今凡軍... 務要與農祭伏臘進送儀物及什儀作染練

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細民... 挑蔬菜魚肉菓實非與販者毋得稅

省躬錄成

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 心錄朝夕觀覽又命贊善劉三吾編唐漢以... 來次異之應于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至是書成... 詔頒行之

四月定工匠班次令

從工部侍郎秦達覆議也... 凡匠驗其丁力量地遠近... 吏班赴京輪作置勘令付之至期... 資部聽候免其徭役命著為令

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為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為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 仲彰械仁生赴... 關故陞易之

河南大水詔郡縣贖民間鬻子

五月詔還進士魏安仁等

魏安仁等六人嘗... 以過論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 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維欲改過不可... 得矣其召... 還用之

詔下有司存問高年禮敦隱士賑恤鰥寡孤獨

遣行人齎勅勞嘉興知縣畢輝

以剛正... 能官也

附錄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 不應所求乃誦關帝大姓陳公望等五... 十七人諫諍知縣倪孟賢詢之父老知無是事... 謂徐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 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 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 耆老酒食... 遣還孟賢南昌人

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採輯唐虞為臣悖逆者

講讀使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併築

後湖城

河南盧氏縣王簿徐存義上言三事

一言三代

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天梁為天下之都會
於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
取法前聖母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
言州縣之職于民最親而郡守與民之師帥
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頽民擾選廉能
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且州縣設官不必數多
如有守有冷以專其政設一佐貳官以資治足
矣若其廉能者每則貪之資治不才則黜之

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
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直
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廢

附錄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于刑獄每
刑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曰刑不可縱
弛亦不可過嚴嚴則為惡者無所畏嚴則為善
者或濫及刑刑之道但貴乎中得中則刑精失
中則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悉流于濫其類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焚錦衣衛刑具 上讀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
以威懼之但然感動從寬取錦
衣衛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奉詔承
而論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奉詔承
諸無罪者命行人持理訟出欲自理者聽人

大祀天地於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

詔修闕里孔子廟

重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
府雜聽之審錄其院狀以聞

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
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事天者實也即如國家命
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
任于今之事若不體天則民是棄君之命不
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賦分
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為其福于己實為蒼生也

附錄

府前衛老校下成言河南陝州地有
採之可資國用上謂待臣曰君子好義小人
若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謀己為
故凡言利之人皆成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
豐城人民皆宿莽全其初有司採為已功厥

二月魚鱗册成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役復不
奇之親隣勢要混賴推邪貽貽久之相習成風
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號宗 上聞之遣國子生
武淳等隨所往稅糧定為九區區設長四人
為若交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初魚鱗册成法
始行 陳建曰宋季外于知津州因版籍下
由稅不均魚鱗册成法也嗚呼自并田之法
廢而民得兼併自限田口外世業之制不行而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為之長
太息矣至此德增說奇之驚富者坐享無稅之
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
稅多而役重前代稱亂多出此貧富不均

奸雄得以為亂。聖祖深惟。眉火積薪。之患而更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唯恐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置兩浙防倭衛所

三月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

初大通置治歲貢雲

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鹽民販採。至是朝廷結治兵器。常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為言。故命復設之。

御注尚書洪範成。命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

以為天人之大統也。以紹舜。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參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為惕然。命儒臣揭御座之側。朝夕持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高麗市馬還。

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高麗不受馬。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為。兩部以狀。意咨其國王。知之。仍勅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釋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駕弱不越者。量減其直。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匹。至勝宗如勅償之。直既而還。羅國亦以馬不貢。詔如高麗償之。初乙亥之歲。遼陽藩陽兵。越民避亂。轉徙高麗。久而未得還。及高家奴寺。疏索之。不吳高麗。以所而馬及遠。潘流民。奈桑里。不夕。

雲南左布政使張紘。秩滿來朝。

賜重書勞之。復贈以能。

附錄。紘。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上曰。為惡。

免禍。然。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家福。然。理。無可為之善。以惟修其在。已者。福。福。則。聽。于。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持。時。未。至。耳。

七月定親王歲祿五萬石。

詔太公從祀帝王廟。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

曰。立武學。是岐文武為一。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言。而陳文德。豈比于後世武學。專講。召虎不事。經訓。專習于文。不聞。祖。豆。柳。于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立。武。成。王。廟。是。祀。帝。王。廟。其。武。成。廟。罷。之。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鏞。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參將。率兵二十萬討元丞相納哈出。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也。大將軍克強時獲之。上待之如子。然居常不樂。遣之歸。洪武五年。寇我遼東。至是。據金山。擁眾寇遼。勝等三月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至遼州。東獲其屯卒三百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金山之西。納哈出有養鵝莊。龍安。沅。河。三營。輜重富盛。畜牧蕃息。不肯會虜。至期。至是。是。退。于。我。師。乃。使。其。故。將。乃。剽吾。諸。勝。營。陽。為。納。哈。出。陰。覘。兵。勢。遂。遣。王。往。香。河。交。其。降。虜。使。以。兵。盛。還。報。納。哈。出。指。天。質。言。曰。天。不。復。與。我。存。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王。降。王。大。喜。與。飲。甚。甚。納。哈。出。酌。酒。還。王。王。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曉。去。鄧。國。公。賞。

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曉去鄧國公賞

在座其下... 得之納哈... 去都督... 萬在松... 求迫勝... 併得其... 六十三... 也大將... 削爵雲... 茂而茂... 失之驟... 附錄... 為物誘... 下謹所... 豈能無... 消者遠...

附錄... 物誘則... 上謂待... 為物誘... 下謹所... 豈能無... 消者遠... 附錄... 為物誘... 下謹所... 豈能無... 消者遠...

八月戒諭北征諸將... 副將軍... 千載在... 一不義... 帥師何... 惡故降... 又不聽... 患凡若... 有戰功... 彼功往... 鄰國公... 罷宋國... 罷宋國... 鄰國公...

鄰國公... 罷宋國... 罷宋國... 鄰國公... 罷宋國... 罷宋國... 鄰國公... 罷宋國... 罷宋國... 鄰國公... 罷宋國... 罷宋國...

勝御之... 歸咎于... 代領之... 九月納... 悉賜衣... 祿不士... 豈此平... 乙未... 皇太子... 歷代忠... 府每歲... 論曰... 千十八... 之制法... 房而天... 德才望... 與信匹... 勇以贊... 馬武流... 光武流... 子陵不...

九月納... 悉賜衣... 祿不士... 豈此平... 乙未... 皇太子... 歷代忠... 府每歲... 論曰... 千十八... 之制法... 房而天... 德才望... 與信匹... 勇以贊... 馬武流... 光武流... 子陵不...

皇太子... 歷代忠... 府每歲... 論曰... 千十八... 之制法... 房而天... 德才望... 與信匹... 勇以贊... 馬武流... 光武流... 子陵不...

論曰... 千十八... 之制法... 房而天... 德才望... 與信匹... 勇以贊... 馬武流... 光武流... 子陵不...

子陵不... 光武流... 馬武流... 勇以贊... 與信匹... 德才望... 房而天... 之制法... 千十八... 論曰... 府每歲... 歷代忠... 皇太子... 乙未... 豈此平... 祿不士... 悉賜衣... 九月納... 代領之... 歸咎于... 勝御之...

宋之聞焉。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儒學，如饑渴之于飲食，每洋儒臣皆待以腹心。惟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欲諸將親近儒生，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豈弱冠後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聖心至使不待已，而委政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益稱桂彦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家用藥。藥國家用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阻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強則兩皆，有俾旅之商，宜深體。

我無失。

附錄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十一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寧波慈谿人。通經史百家，元稹于鄉，為衢州刺史，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陳友諒據江西，友諒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武六年，徵賜宴，谷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行惡，而賞罰善，太平未有期也。屢授經，誦讀，上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以良力諫，言如律，又問法行數犯，對曰：用德失用法，勞常進。皇太子心闕，及上太平十二策。上曰：卿帝者師也。十八年，以疾乞歸。至是卒。載名臣錄。

上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中外武臣

憲典往往麗法，乃親製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自戎伍罔知。

河間阜成驛以孳生馬進還之

上曰：馬戶芻豆，故常命兵部核論，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未進者，豈厭言不洽于人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詔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上諭吏部曰：為國者必急，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允恭前在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成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愛民雖有過，可用也。于是復其官。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僉都御史

漢者，過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兩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者，以其事上聞。

南夷思倫發叛都督寧正平之

時思倫發眾號，復寇定邊，欲報洮州之役，勢甚猖獗。寧正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音噪耳，吾知其無能為也。乃令軍中置火銃，機箭分為三隊，俟象進，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奔走乘勝。擒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擊之。賊眾大敗，明年十二月思倫發入貢謝罪，百夷悉平。

二月大將鄒魯至送降胡寡婦一萬六十三人
京命以文綺帛衣寶鈔賜之

詔是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部具名奏
后力救皇陶夔龍而夷伯裔伊飛傳說則公且
召公與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
周勃鄧禹馮異諸君亮杜如晦房玄齡李靖李
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
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
伯顏兀朮三十有七人

詔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 初帝王廟為五室祀
七帝至是 伏義至元世祖凡十
止十六帝

命編修蘇伯衡李叔荆為會試考官 取中施恩
等九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任身身敬盧原質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特命立石題名于大學著為令是科
甲改中書庶吉士實錄不載

附錄 上與侍臣論于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
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可得于天子之
恭敬為本于方之言如揚太過蓋有
所敬而云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東莞伯何真卒 命其子榮襲爵 真廣東東莞
人元至正間
嶺南盜起真集義兵保陣一隅王師南征真即
款附以功歷陞布政使封伯至是坐藍黨論死

命諸儒臣撰疑信錄 詔考試官陳宗順等
以今日觀列于都文籍

鐵之專因思人之疑或皆生于心信心當出
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
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
信之諛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謗毀不召而
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待人則自無
偏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
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
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謂形
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
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真不可謂
之信而給進筆令
諸儒臣撰疑信論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登石為臺四
為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墀之外亦東西相向
登石為臺凡二十各高二丈有奇周以石欄墀
降為踏道上琢為山形鑿龍以置神位以為五
嶽四鎮四海四瀆並風雷雨山川大歲天下

東南鑿地凡二十區各月伐木歲凌陰以供夏
代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雷雨雲四
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以
月甲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
夕月祭星之祭悉罷之仍 命禮部更定郊廟
社稷諸祀承
儀者為常式

附錄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如
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
有益諛佞儉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為所
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
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必保賢哲去讒佞

四月庶吉士解縉上封事 上嘉納之 縉吉水
人天性
英信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
江西鄉試第一聯祭長年進士上親選故

成吉士讀中秘書丁侍左右特授寵眷一日
大庖西室命之日爾籍試舉人今日施政所
直述以聞而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
陳無所忌諱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即沈潛
都御史袁泰岳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
筆為章者籍擇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感
籍以酒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籍之日才之
又論籍曰朕于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
心于古人後十年來

朝犬用爾未晚也
授籍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于賢
不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心也籍則上倚法為奸之條所謂用
之如泥也又言陛下謀信有間用刑太繁每
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又言律有人倫之
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

可以禁絕釋老之世若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天
之亥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何熱神天
除月德之類寂甚下徑但申抽種之時不用建
除之羨又言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克善
端開發而心學無素與師取實真偽莫明神化
微意深設莫信申謝游言之學效為虛設蓋田
呂氏鄭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絕行又言祀天
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附寺官宜
乞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勅有司
課子手教民兵習射千農隙以備不虞又言蓋
主進士多困州縣考廉人材驟歷華要推理負
販者冠裳與馬赫奕賢者羞為寺列庸人習其
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歸詞
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翦勝官人沒商
量之童謠直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云云

五月乙酉五色祥雲見
之祥徵乎治世

與千詩歌宋之賤以為賢人之符此實
所致國家之美慶也止曰古人有言天降
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
鮮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蓋不專于此也

東川蠻叛 命穎國公傅友德仍為征南將軍西
平侯沐英會定侯陳桓為左右副將軍景川侯曹

震靖寧侯葉昇為左右叅將討之
賜友德手勅三千里二部皆與種親其
而首出難羅漢後子系者皆馳驅萬異其名曰
夷川烏撒烏蒙芒部諸蠻水西無事則互劫爭
端有事則相為放掠近而劫掠遠而劫掠不
良爾未可逆詐者百端防賊賊動則賊使使不
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飛山勢險峻道
路崎嶇林菁深遂其人如猿猴行難捕獲宜且

越州叛酋阿魯答魯其兵一千三百洋
馬五千三百頭二月進擊阿魯答魯其母降
其黨大頭宗等五十餘人阿魯答魯與其母降

六月旌表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妻吳氏
為貞節之門

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尋封其子與
西涼侯 瑄瑄州人父瑄瑄不居外受封福二
十五百石出襲二十六年止瑄瑄論外

大將軍藍玉出大寧北擊虜進抵寧州破虜捕魚
海大克獲而還 時虜王愛猷識理達剌次莫地
再歲矣子脫古思帖兒立王聞

虜王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
虜王還副將軍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

一虜王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
虜王還副將軍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

勞費甚爾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
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
會大風揚沙晦晦不意我師奔至大呼...
思帖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
玉追之不及獲其太子地保奴及妃主...
人降官曹勇婦八千人馬號牛羊十五...
既至京地保奴及妃金印金牌賜二...
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
言王私元注紀事上怒曰玉無禮如...
將軍所為故地保奴自是怨言上聞之...
朕以初元世祖主中國有恩惠及民不...
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
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乎是遣使...
仍厚遺資遣之其後脫占思帖兒為其...
下所統部茶積散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誦習
上諭武臣言為將者當知

關支冬夏有度每定信諸不知來歷人母...
士耕種暇即所習伍兵演練之無廢事...
時及時耘鋤無惰農將冬命士伍整...
蓄薪炭以禦冬作大誥武臣錄且言軍...
勢狀將領當存心此心發仁慈以恤諸...
海西侯納哈出卒 命其子察罕襲

八月比征諸將還京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
來降藍玉還朝。上謂曰爾等將士北...
最大但虜主妃孫不能遇之以禮又特...
入朝規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
者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王顯首...
北征諸將于奉天殿 上賜
平胡詩二章 命群臣和之

從山西澤潞民徙北平等處曠地耕種

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人開墾業之即...
歸有同干附近極給耕作不待爭惟墳...
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
處民開田土聽所民儘力開墾為永...
至是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狃鄉民...
地田荒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
山東多曠土不必遷徙山西澤潞民...
業之令耕種蠲科徭三年

詔令各衛督兵屯種 勅五軍都督府...
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屯兵坐而食...
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
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因用以舒古之...
充國羊祜李抱真皆以是策動當時...
爾藩鎮諸將其務程督使之盡力為...
軍請則可以繼美乎古人矣爾都督...
其論之

改歷代帝王廟於鷄鳴山之陽

以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常昇嗣封開國公

以阜敬為給事中 綏性剛直論事無...
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言于上曰宮...
而便在宮中朕飾有擬太子將嫡庶...
無序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
及此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五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太宗正院為宗人府

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為左宗正燕王為右宗

正周王為左宗人

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孫恪為金寧侯

遠人

其姊歸常遇春因謀遇春下上以遇春故特寵權之至是論征虜功進公爵

元主妃無禮仍縋其過于秦恪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以其虜之戰于武德衛

指揮使緊官後軍都督僉事是年為右丞

故元四大王來降

先是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

來丞相失列門寺阻兵故耳爾禮部可移書二

臣如有意南來聽入朝如決意北向亦聽從所

欲占人有殺身亡家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

人所志不同不可強也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行人齋勅併以上尊楮幣賜平陽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

乃考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追軍器意在擾

民爾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

嘉歎縣令之職價稱焉特遣人以欵三千錠

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分屯湖川等處防西南諸

夷友德驛院州由國公鄧鍾駐大庸魏國公孫

常亮駐辰州嘉寧侯葉昇駐襄陽晉定侯孫

軒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庠

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鼎駐長沙宣寧

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

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

三月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元士

四月從江南民種田淮泗

命疏濬濬台蘇松諸

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

置詹事院以致任兵部尚書唐鐸為詹事

廷臣

兼東宮官輔導未嘗專設官至是上謂吏部

曰朕觀歷代賢君于輔導必擇忠直賢良之士

今唐鐸為人謹厚有德宜當是

五月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於兀良哈

兀良哈

也歷代為渾莫奚烏奚等族大軍北征朵顏

等類為外藩詔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

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

窪踰密湯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

七月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

慮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

慮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

慮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

慮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

慮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

八月更定大明律

徵趙橋謙為瓊州教授

橋謙餘杭人雅追古學欲採造化之源洪武十

二年聘至京修正韻與徐夔不合歸至是徵為
是官作瓊臺布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授
造化經綸圖說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以
與趙斯文為記任靈俗自茲嚮風載名臣

十月徙民墾田

時上以山西地涸民稠下令
臨上耕種故泗州民張從警等百一十六人
戶官額應募戶部以聞命賞鈔錠送後軍都
督金事徐禮分田給之
仍令泗州募化居民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賜地鳳陽尋還滇南

附錄

上與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
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
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弱柔故可以德化北
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
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一
樂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十一月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

時煒已為

其國黎一元無統恐朝廷討之乃

附錄

上謂侍臣曰與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
人兵部尚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實未

易識上曰篤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
不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
于衆人德輝自異何難識也潛曰自古君子常
火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
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大陽出而群陰消
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何難去哉

申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寺紗帽外遇雨
入城不許其公差人負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加

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楹腦下官舍人併儒
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
戴手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
交元時為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名儒述禮樂寅就
老教授及我 明與徵天下名儒述禮樂寅就
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三局寅在
禮局中討論精密諸儒推服成書將授以官寅
以老疾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
為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三所註有周易參議
詩書演義周禮考詩春秋考義及漢以
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南安侯俞通源卒

源巢縣人號國公通海弟也
集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調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征虜前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左右副將

南雄侯趙鑑懷遠侯曹興左右叅將定遠侯王

弼金寧侯孫恪率兵征虜

時以故元丞相伯璠子伯璠
大尉乃兒不花知院
阿魯帖木兒平章忽魯亦等將為邊患詔晉
工燕王各率所部大軍討之尋命諸將赴北
平操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又命諸將赴北
都司青兗州護衛及徐鄆二衛精銳馬步官軍
隨征仍遣都御史鐵古思帖木兒以勅諭咬住
薛隆三月初五日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
胡虜今所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所師必

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命即發
騎探得虜跡知乃兒不花咬住廬帳千馮虜
進兵適大雪將欲止燕王曰天一大雪虜不
不疑我軍宜乘雪速進遂抵通都隔一積虜不
知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之觀童與乃兒不
花舊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諭曰燕王自至勿
驚乃兒不花咬住素聞燕王威信不去觀
童引之來見王王降詞色待之賜以酒食令醉
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
又復召還如是再三遂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
以歸其銀印金鐵牌併所受元宣命以及兒不
朝獻其銀印金鐵牌併所受元宣命以及兒不
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
右衛指揮使法為副都御史皆忽赤為工部
右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鈿錠銀兩有差
論曰我聖祖于比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
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

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
惟比虜吾之世讐不可不殺為備禦則我聖
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乃成祖繼之聖
威于萬里之外者特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
之二百年間四夷鮮有侵陵未為大患而已已
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讐則
聖祖之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驗矣其與漢
高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
窺測哉嗚呼當時東虜又相繼絡其間所以藩籬甚固
與和親平東勝又相繼絡其間所以藩籬甚固
而備禦此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率移而前遠

之道迂與和開平浹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
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歸
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
防甚危而宣大之微大清又岌岌乎剝膚之
矣疆表猖獗日與月殊鉅盜賊竊發于中土倭
夷跳梁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
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感也

許補成學生陳質還湖州府卒業

質補通政司茹常引奏質願卒業
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
既有志于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
生學未竟成勿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曰人才必養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干既成之
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伍缺不過失
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
任用其所擊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州一戶一馬 命大僕寺江南江北各
匹為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
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
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北牧一駒餘聽民自
畜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教馬亦如江北之例
附錄 進士王希魯言其任氏之喪以改嫁
部議尚書李原名奏曰不表出母古之制也
希魯之母既已失節難論定制 詔從其議
二月國子祭酒宋訥卒 訥名大名人動循矩矱不

諸公車駟職助教橫經發難學者從之如客
歸歷歷大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職三
往往異儒師生相訐教不行之上簡訥
酒量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振弊鏗礮不遺餘

功至是疾卒後
命于復祖為司業

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有嶽鎮即以嶽為王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

之禱又次之于是本原名為圖以進使頒諸王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

書李原名國子司業龔教泰酌事宜俾存古意

原各等議定凡官負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

樞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

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

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地五寸袖

長過手袖樞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軍人衣長

四月築京城外垣

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向慕中華豈

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具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

韓國公李善長暴卒

置帷幄俾掌書記已而鄂子興欲援入麾下善

長除不肯行自是終其官與中書首密議衷然

為眾僚之長凡軍機饋餉國家制度多所贊畫

及推戴稱王並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為天子

臣民先洪武二年封公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

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明年

祿千八百石至是坐流言自殺奪封長子祿

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指揮會事芳

卒子恒傳襲恒子誠誠子

宣宣子密俱不習襲除

以肅清逆黨 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

播告天下 韓國公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

志場瑋朱亮趙梅思趙陸雲金剛與黃彬都

督毛讓薛顯陳萬亮耿忠於號非凡二十人

東川侯胡海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洪武十七年以從平雲南功封祿二千五百石

子斌先以戰功平都督同知位海上從征雲南

戰沒贈左都督與子國除赫濠州人洪武二十

年以歲督海運功封祿二千石二十六年追論

藍黨國除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

西番功封祿二千石子興襲龍江右衛指揮

六月 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

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

洗馬而有差木朝祿增多于唐宜從裁減

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選用者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七月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

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副

附錄 上觀大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

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

書其要在乎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為不仁，好義者耻于為不義。如此則風化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欲國家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江、西、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謬。至是副都御史表奏，言各道印文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倣此。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如之。如浙、江、西、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如之。如浙、江、西、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如之。

詔定使節之制

禮部奏，漢光武以前，以竹為使節，長三尺，尾三重。詔從之。

以福建右叅政王純為浙江左布政使

純，故元國朝歷官右叅政，嘗持節撫諭鬱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其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同善惡，亦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還。以純雲南布政司，仰置庫而還。至是陞令職。

詔自今開國功臣，歿後俱追封三代，皆襲爵。子孫生歿止依本爵著為令。

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薦為誠意伯，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加授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

十六母音韻歸一，因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二月購遺書

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命書坊刊行。

令雜犯必罪輸粟塞下

上命刑部尚書楊靖曰：「論及其雜犯罪，皆令輸粟。此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費。以行劉三吾寺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養人，不以刑殺立威。」

詔求僊人張三丰

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其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三丰。其談論三教，經旨明吐，深淡悉本。道德忠孝，每事來饋，先知之。咳吐詩文，充宗。卷五 洪武

冬，詔求僊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其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三丰。其談論三教，經旨明吐，深淡悉本。道德忠孝，每事來饋，先知之。咳吐詩文，充宗。卷五 洪武

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
仙凡路隔存可力致而強為也

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先是上覽孟子至土

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
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宰抗疏
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洋為孟子歎歎有
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瘞其箭瘡而孟
子配享洋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
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悉
皆刪去 水東記曰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
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黎黎
起若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洋遂出函樂睡
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章煥異進諸
備而論之曰昨日好詩然易嘗嫌遲何
不用憂字宰寺驚悚謝罪未幾行遣還
附錄 野記云 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
羨和推天陰德丁民二節蔡沈註誤措

阿群臣七政左旋然修谷錄與權仍以
氏新語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
馬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
會選劉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
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產誤謂日
月隨天而左旋今觀乾象甚為不然當以朱氏
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
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
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
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丞
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
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泐凌弱衆
不泐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
協厥居專指付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執
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命都督劉貝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提調屯種

北平布政司叅議周倬上馬驛議 言大寧會州

屬馬驛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差者芻藘可供
其貧寡者歲多復春直令官核之貧者仍發為
為軍而于大寧各衛選軍士稍富者克之既兩
便焉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
改為棹梁于北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
石門灣三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絡繹驛僅置
馬十疋而永平榆關遷安盧峰口三驛惟往遠
東一路舊設馬十七匹今檢七匹置遵化寺處
為使北平府鄭村常波深溝三驛北因通州裏
河漕河故設官管理人夫遇送今河道淤塞舟
楫不行三壩所置官夫亦當
裁減疏矣 命廷臣議行之

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

命種桐梓漆榭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時以海

倭戰船所用油漆榭榭悉出
于民然資浩繁故有是命
附錄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
守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
轉後與子其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
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勸高帝始封諸若此
誠未盡
善也

二月禮部奏會試 取中式舉人許
遣徐輝祖李景隆監王彞敬馬鑑嚴陵朱銘徐質
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命禮部頒通鑑史記元史賜諸王

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火書籍士子有志于學往往病無書讀宜于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辦

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以貢士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時友信以貢至京朝見上曰此

占虹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簡之友信應聲曰吾皇昨夜鑿與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曰此

八月命皇太子巡視關洛

上以南地薄有遠都之意故有是命

十一月皇太子還獻洛陽相宅圖

趨就進詣級系亂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諸官負欠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隸職官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數從之

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天下茶貢歲額四千二百斤建寧所貢有將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茶

斤建寧所貢有將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茶號則福建茶貢蓋甲于天下也每貢必入銀錢為大小龍團進上以重勞民力命罷進照諸處惟床茶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以賑有同請教嚴切復嚴民自沐其通商之法商人謂茶

元其賦畝不令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田租賦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園入官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取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訟獄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書不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歸之歸者益衆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後牛詣關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

旋生員儒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

南豐典史馮堅上言九事

上嘉納之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王府官止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懷柔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皮邊圍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禮典以勵忠烈願于忠臣烈士有勳于民者量加封誥六曰減省官宦以防內耗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家其可謂忠懷然後以兵權必時遷職

不使久居其任人自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

布耳目之官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日增置
防以革奸弊願諸司設勘合差遣事畢隨部
報上覽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有是權

命景川侯曹震往泗州治道路

震至廬州按
有支河通永寧

界乃鑿石削岸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陞陸路
作郵亭驛舍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碛一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
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與學士劉三吾論惠迪吉從逆

凶之旨

上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所及
三吾曰如北者亦當聽命于天
心無所愧可聽之天若自取天何預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御奉天殿大宴群臣

嘉寧侯葉昇卒

昇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
西番功封祿二千石後以數平

今天下衛所分兵屯種

先是大學士宋濂上策
言今海內既安邊表奉

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葉而弗討則歲久滋患討
之則士馬疲耗饋餉難費非所以靖天下也
陛下誠計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
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動十餘萬騎入寇後
將屯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綠邊九郡禦之單于
為引道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禦之單于
下中統制之當時分畫槩可想矣今諸將中
無智謀勇畧而充國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
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為屯屯各有分地
所須糧食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

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安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其制衛所兵
在有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
分為率七分屯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
視古屯營法為近每軍約受田十畝歲收千
粒十八石八月糧歲十二石遇閏各一百餘六
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
徭役其口糧于倉內給支牛具農器總于屯費
細檢于粒登于戶部已設風憲官提督之是時
屯重兵京師上知意留屯曹太息曰吾京師
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于是以遠屯
三較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不足則移數衛于
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又論都督臣曰天下衛
兵屯種者咸後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
百根擲粟胡餅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
以濟歲歉之不給兩督將其編行督之

靖江王守謙卒 正少孤依 上居撫愛之從渡

張士誠事覺 上驚曰何此子不討至于此非
吾自行不可也 上泣曰汝何處忍為此載與歸臣
核請伏法 上泣曰汝何處忍為此載與歸臣
封汝我終不以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忍汝父遺
今封名靖江王國柱未幾以潘虎廢為庶人
囚鳳陽七年復王國柱未幾以潘虎廢為庶人
之卒子賢像尚幼命為靖江王世子置京師贊
修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 上遣首秦晉燕周
齊楚蜀湘代肅遠慶谷陳諸王先自楚入蜀歷
陝西出河南而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贊像年幼
欲令知親親之義且令陝山川
險易俾習勞之孟曲至如此

三月 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

侍郎張智壽議曰喪禮文

為長子服齊衰期年又曰期之喪達乎大夫矣
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
祭畢釋

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欲立 燕王以學士劉三吾

言不果

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
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

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大矣而罷

詔元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賜謚制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請
賜謚制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請

于官請未高而侍從有勞動事與異夷王若使
得持謚又翰林始謚文原無令典如鄭又安賜
儀又簡智吳楊二文恪紳廉魏文靖驥葉王邵
廷莊盛鴻儒賢何文肅喬新黃文毅孔昭皆非
翰林然亦有官至內閣不謚文者馬詩
二襄敏愉彬王毅愍文陳莊靖文是也
論曰 按洪武之尚為吳世諸功臣及有
于宗室諸子王尚者皆公侯之爵而傳之謚其
荒日愍不以子故發天下公故終世命之曰
弟謚也武臣即都督弗謚侯伯弗謚也至建文
而待制王豫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
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制嚴矣終大
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
洪熙初始大合故臣九芳于國值于青宮二品
而上賜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
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

宗愿也則環弗掩也文宗之以爵也文愍之以
事也庶幾萬里矣婦人之有謚也仁宗之憚愛
外則勿節也公主之有謚也仁宗之憚愛
女始也乳媪之有謚與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
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
而四字謚矣而使方士得之蓋淫矣當世宗
之季又得二事焉夏文愍特乘則同列皆中謚
及身以罪及易世而後謚復所得者中下謚也
繼而嚴氏持爭則其子為而謚不謚及身以
懷者必明而後謚即得之不謚不謚及身以
罪竄削光謚也夫謚者人之主之春秋尊卑天
以命之不專則與天下共際之而崇何為大臣
修惡實利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抹唐宋故
事遇大臣以謚請有命吉則翰林之司象者為
閣臣復求而取上裁行文臣二品而上及勳
臣親公必謚侯伯之蓋軍府加保傅必謚兼
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迄庶僚有德行取術

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
也自國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徐輝祖之
類文臣若韋滌唐鐸胡厥源之類武臣若劉
王馬永王劬之類諫臣若楊瑄黃履王思揚曾
之類儒林若吳與新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
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道之以謚
可也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道之以謚而
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謚可也
萬安劉吉汪鏡張璠者易之以謚可也凡此
數者皆謂與天下共際之標法于賞
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兩浙鹽運使陳冀必當事謫雲南

使係明性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冀元忠臣福壽子也其貧之以勸忠還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廬山為周

顛僊立碑

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改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以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元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且夜子初三刻當時實則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一百六十六年推得正天冬至在甲寅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誠奏元統爭以為元所推災與舊法無差者為是干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沒于戰場 者官給之 去月 詔功臣卒者不得建享堂 其墳空葬具 皆令自備惟

以左春坊贊善凌漢為會都御史

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擢司經局 漢以秀才舉知會稽以事繫獄會按察司陶晟在京 上知漢為晟所掩命械晟還科漢與俱來至即拜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奏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任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今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 上嘉其言尋陞會都御史詹徽為左都御史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徵衛之奏遣按事蘇松還朝失職事敗史杜滿所核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事居禮部 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曰臣願生居京師於齊京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

左贊善前歲餘復拜會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上曰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微伏誅臣無憂故敢歸耳漢頗長于政事然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

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朝報

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月平之獲月魯帖木兒送京師伏誅遂于邛部州築城越舊鎮守之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

輅軍缺伍削官以郭德代之忠請闕自陳念曰爾非故萬戶何勝子孫對曰是也上曰往爾祖克餘和二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震亦從朕有功俱陣亡可念實忠罪陞是職世襲

六月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卒

英鳳陽人八歲孤幼以子鞠之年十八出鎮鎮紅綽有聲績內托肺腑外秉節鎮以麾諸夏南平閩楚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達波流河撤祥洞踏夜郎歸鳥蠻生擒段世下車八百里平緇皆虎視以確遂留鎮之英以仁智為理闡庠序以示禮通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周無集以示徠破思倫以示懲流俘賊以示恩諸部蒙仁服義豫附款輸收其上貢以克軍實至是卒 上命其子春迎葬于江寧之長泰祀功臣廟封昭靖王春嗣黔國公世守雲南弟晟嗣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為治緩急之道

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濬待臣曰誠知 聖諭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有給由到京上問民間疾苦河

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皆對守職心常存朝廷舉伊尹審職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詩務治民水利等數事當其時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資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當察庶務無神于時宜寬之極過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改詹事院為詹事府。

八月附葬 皇太子於孝陵之東賜謚曰懿文。

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德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致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神贊實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謚曰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為

離別之位人若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面人臣以左文右武比向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併列其建六部于廣教門之東皆向西建五府于廣教門之西皆向東惟刑部掌判已置于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王事高有常董其役尋改翰林院于皇城東南旁人府之後詹事府太醫院次之。

旌表歙縣民江來蕭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慶妻胡氏句容縣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謙妻石氏壽春妻王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俱貞節之門。

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

上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為最貴農為最勞貴者何請書明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勞者何當春之時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澆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至蝗則舉家惶惶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間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于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

廷臣薦方孝孺。

召至樞教授日以諸生講習聖學獨獻王問其賢命世子受學

名其讀書之廬曰聖學齋

更高麗為朝鮮國。

從樞知國事李成桂請也。

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炆為皇太孫。

詔曰曩者有

御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天下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冀生民于蒼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為皇太孫奉上神祈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對文章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機悉付成決是時政治嚴潔太孫濟以

以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命馮勝傳友德李景隆藍王詹徽如常任亨泰社

澤楚樞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因京師百福寺隱住通宰

附錄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門卒

靖徐曰安有此大珠必偽物命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珠器不動心處斥以為偽物

有過人之智應變之上天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自陳婦

命備臣重定文武官品勳祿之制

懸封爵訪通曉曆數學上嘗詔群臣訪通曉曆

若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啟

上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

代行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

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

景之恭儉聖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光武明章為

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義宋祖之誠心

安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近者如秦隋

五代察其所本皆以能苛暴而失之曆數云

手哉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元收亂誅暴功

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

及賢明過唐宗而仁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

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民不悅所請徒善也法令嚴

宗之仁則遠避聖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

教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味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

馬生九歲無依上憐之以為子既長屢從征

至咸鄴疾作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樞密士

至成鄴疾作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樞密士

蕭然如韋布士自必富

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而馬西番始制金牌信符防奸

偽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

二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于京衛寺騎士

海國公藍王有罪伏誅從征伐有功封涼國公

陳胡之黨王嘗預焉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

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為大將軍總兵征伐所向

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之不樂會有

發其私元至如者上切責之王漫不省總兵

在外擅降陛將校黜朝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觀

封爵命為太傅王攬袂言曰吾當為太師乃以

我為太傅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瑄嘗定侯

陳桓景川侯曹震融驍侯朱壽東莞侯向榮都

督黃錦吏部尚書詹徽及諸武臣嘗為王制

告發命群臣訊狀

若實俱伏誅因除

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四事一日東

定邊禁七倫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益四州

有州學

不預仕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日狀
鄉之民遷竟無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宜分兵以
屯之庶民無苴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
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今
華夏治安諸夷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
宗幼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調中五
百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者此居重馭輕之法
也臣願軍士老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
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上觀其言有可採者
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仕伍則與孔子有教無
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可行者
行之按名廣吉慶泰和縣縣丞

諸司職掌成 詔刑行頒布天下
先是諸司職掌有崇
早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世之蒞官
者用而致誤故事起而後詳乃命禮部同翰

頒示稽制錄於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賞功
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封
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
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持
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
蓋王以反誅籍其家見有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
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集為書名曰稽制
錄之朝夕省覽遇其奢僭
便之朝夕省覽遇其奢僭

郡縣歲餼者先賑後奏著為令
時孝惠縣有
補給者石請以資民止即令
郡縣歲餼者先賑後奏著為令

下者民糴粟糶荒凶誠急民也若歲饑候春
而後發往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而
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凡遇歲
饑先發廩賑賑後以聞著為令
復嗣故祭酒
宋訥仲子也

陞滑縣訓導宋復祖為國子司業
時安南弒主
自立故絕之

詔絕安南國朝貢
自安南弒主
自立故絕之

五月 詔賜陝西民貧代兄成者道里費併賞監
送之人
時兄生事成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
併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第之代兄義
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皆賞之

八月 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
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
自大江浙

詔褒異浦江鄭王二氏
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
簡族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冠關既至令自
推舉乃以鄭香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
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裔教子孫勿異
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
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
女工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
其家產施濟親戚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
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
嚴通則識之後被入妄許其家與權臣通財
嚴通則識之後被入妄許其家與權臣通財

惟勤役民勿暴及河成人皆便之
獲仰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
者多服其調之令欲
不勞商旅

家長久之道... 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復以劉三五為翰林學士

赦胡黨監黨

詔曰朕平禍亂二十餘年... 人首伏誅今年監賊為亂獲族誅已萬五千

十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庄田六所

更宗人府爵冊實之制

考宗人府爵冊實之制... 更宗人府爵冊實之制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

後華為右贊善

對不稱旨獨克新數對亮直俊華善文詞故有是擢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以類為編直叙其事賜名曰永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群臣

輜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

基僧道用一人以主差稅

者率之餘僧道其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 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毋得私創

以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廟於雞鳴山之陽

是政作與歷代帝王功臣城

二月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彭泰等一百人

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

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檢邪聽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

三月廷試 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海人為侍讀以教韓王寫杜詩含諷刺及策稱
制 御製二語得罪後坐考試事誅會元彭杰
坐事
除名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與侍臣論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上曰人固有
卓然自立不
同于俗而得毀者亦有語媚狎昵同乎流俗而
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自譽者未必為賢也第
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
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
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待進矣
問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
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于小人其朋黨阿私
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問于君子則處心公正然

為難而知言也
定行人司官制 凡設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
以其將命四方往使不稱使至是始命進士為
之兀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論勞賞賜祭祀徵聘
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幸事則遣之
餘非言諸司不得擅定行人之任重矣

遣監生人材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 勅天下
湖堰可堵蓄備旱燒宜設防霖勞者各因
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 先是乾州同知
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門逆臣
朱此橫長安引兵圍奉天眾心洶洶此晝夜
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
城陷瑊與全城將士盡唐史今其祠廟

而禮典有缺其非勸忠之義宜令有
詔每歲春秋致祭議是之故有是命
附錄 上謂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洪武初
其異焉今年春黑氣始廓然消去文運其有
乎卿寺宜乘運會勉稽古述作以稱朕意因禮
賜諸儒
甚厚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祁陽人父玄成定
無他兄弟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
仰給于已諸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魏武侯不如楚莊王 上曰
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魏武侯
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髮一
喜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
其所以長慶者其所以不足者其所以長則志滿

七月 旌表涑水孝子李德成為孝行之門
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旌表長洲民張德妻高氏為貞節之門
尤是 上以海內太平
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
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
不負重譚寺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
成 詔賜文武百官封命宴于醉仙樓
禮部至事益繁以事繁減 其父仗關言霖以非
才受任禍國法無

八月 新建京都酒樓成 尤是 上以海內太平
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
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
不負重譚寺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
成 詔賜文武百官封命宴于醉仙樓
禮部至事益繁以事繁減 其父仗關言霖以非
才受任禍國法無

舍道故楚莊足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
國而觀業日衰以此觀之入君當選志納濟人
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
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大醉雖成莫贖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願... 願欠男從軍以贖其罪... 上閱其言而有所不... 伯兒以母病割股... 既愈遂殺其二歲子有司以聞... 上曰無故殺... 子滅絕倫理宜令捕之勿使傷殘... 化逐... 兒狀一日... 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祇... 又懇切之至此人子所當為也... 所無雖出於後世亦足聞見至若割股... 甚且如父母生有一子割股割腸或至喪生... 水或至凍死伊父母無依宗祀早絕反為不孝... 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說異以驚世... 俗至于殺子尤為違道傷生之甚自今人子... 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泯已而... 水煎股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詔從之

九月寰宇通志書成

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今... 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 平大亭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 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 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縱一萬... 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 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頒祖訓條章於内外文武諸司

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遇遵守成法... 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 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 未諳世故山林物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 之臣獨擅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 臣家貽言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

書傳會選成

先是四月... 上以宋儒蔡氏所書... 及其他註與鄒陽劉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 命儒臣定正之尋遣禮部尚書任亨泰... 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眾皆願留至是書... 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 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以進賜名曰書... 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

造翰林院詹事府成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 有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 輸民甚勞苦今若復加典遣之役非惟時力未... 可千民亦有所不欲賦府如為樓亭以居俟十... 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爾工部遣人馳驛性論... 雲南守臣... 罷其役

太子太師頴國公傅友德暴卒

友德宿州人... 陳友諒行首... 政降附授指揮洪武二年以平中原功多封... 川侯進都督同知四年平蜀十七年平雲南... 進祿動蓋功立傳却干封公下及之與監... 史不... 時... 及不為置

三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恭午門外...

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攬越其上直官軍三日...

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

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舍帶...

銀段匹出者憑劄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在...

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卯有...

不同者即時奏聞其下人等出入各門衣...

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計附寄各門燈出門夾帶...

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定遠侯王弼暴卒。弼定遠人洪武十二年...

雲南加祿世襲二十一年以破北虜功多...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暴卒。勝鳳陽人...

起義歷陞樞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平...

北虜有功史備紀其功至所謂御大將無紀律...

至使閣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成大珠異寶又王...

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

太子大帥至是以宿

徙民種田東昌。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益...

五府民種地狹東昌則土曠...

田不及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餘小...

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今固疆圍

首疆中夏與焉斯必成守乃有益州諸將共...

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比夷固知天命屢害生...

天苦周七卒以寡敵眾遠蓋諸將深謀推險深...

魁已獲跌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溟浩翰中有...

旬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特忽障爾等率壯...

土連歲成此朕甚念之諭西京曰朕惟京州...

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寇為鳥鼠同穴之地...

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

謂得造遠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遠東邊...

重皆勇力善戰之士奈何勞之近高麗未奏言...

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

為也朕觀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構兵今遠東糧...

乏土困備不即發沙糧倉賑之必啓高麗誘招...

迹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營造立營屋以居...

勞乃易亂之萌源深可念也

六月初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禁縣官腓剝之

刑者勅諭於祖訓直寧。上御奉天門勅於...

不特今法外加刑使人知所敬懼然此特種
處置煩控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後嗣
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黜刺
閣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
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
比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言
大獄當面諷訪擄陷鍛練之弊蓋慎重至矣
申明禁置丞相之令 論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
雖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
亂政我朝罷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頌頌不敢相壓事
相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敢相立丞
相臣等時劾奏處以重刑

河南確山縣野鴛成 詳表賀上曰人君
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講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

詔諸生誦春秋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
綱叙九法修身立政簡在其中
未有合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法
他經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
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

道士獻道書却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固氣存神
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
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要將
踏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
苟一受其欺迂誕在妄之士
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九月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

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信國公湯和卒 和鳳陽人驍勇智畧始從郭子
興上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
渡江克長洲江陰平姑蘇諭降方國珍姚太
瞻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圻征趙汝愚
三年封中山侯復下蜀討五開山僚王臨陣決
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為泥古善籌覽城郭海上
多遺澤進封襄武王子龍係茂皆蚤卒曾孫文
瑜玄孫傑病廢無子弟倫子紹宗弘治六年
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一年繼絕
封靈壁侯十四年薨子佑賢嗣三十年薨子世
隆嗣萬曆十四年薨子之誥嗣

賤程善為宣化知縣 善言四方者其皆山服
以供給得民不足使也彼不自量而侵邊則
不祥宜捕逐之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
明政統宗 卷五 洪武
肆伐亦不祥或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
貪一時利便與兵傷民竊謂其不可惟胡成
適西比世為遺患必選將練兵
時謹備焉卓乎為萬世式矣

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
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仕莽忝列從祀
以董仲舒之賢及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
宜黜維進仲舒則祀
典明矣 上納其言
按雄果仕莽黜之宜晚近博觀詩史印史記有
不足信者廉使胡直所書野縣志後其辨甚明
故敬錄之以俟考先賢者察焉其言曰往予閱
及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
經怪雄以彼之才而媚養心鄙之後見程叔子
取其美歌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
退之邵堯夫可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
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于花

九月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

義甚深又嘗高臥顯下禍隱雖不難出原而
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識道信身雖天下可
也子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自然乎終無以
決于心目後讀傳稱雄大度自守泊如仕成
帝哀平間未言仕養獨其贊謂雄仕養作符命
投蜀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子考雄至西京見
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
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
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舛矣又考雄至
京大司馬正音奇其文而音聲永始初年別雄
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
者妄也其云婿養安可知矣蓋子懷此久矣
人簡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志詳予鄉
人簡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志詳予鄉
人簡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志詳予鄉
人簡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志詳予鄉

卒亦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正七十矣因雄歷成哀平故三世不從官
在復仕莽又詎止三哉由知雄決無仕莽投閣
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
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申夫力不能
回養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願
莽者乎叔子之言曰闕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
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遊
說一以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禮而百
里奚自瀟身當時之言此也何獨雄哉丁悲
守道君子家誣逮于載故
因簡子之言而畢其說
十月玉牒成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
復乃于東宮諸王世孫各擬二字
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自其下一字則
以所擬以爲二名後世遂至二十世後

册馬氏為皇太孫妃 光祿寺卿
馬泉女也

十一月諸蠻悉平 楊文寺師至奉議州分兵勦
黃世缺黃世徵等又征南州斬其酋莫金分兵
勒六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從賊擒殺叛酋
陸光等餘
悉撫定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
常令儒臣書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
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詔新墾田地俱免起科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
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桑粟除已入額徵
科自二十六年已後栽種桑粟菓樹與二十七

年以後新開田地不論桑粟菓樹俱
不起科若有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武志書成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始
宇術市橋梁之建置更
易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以門克新為禮部尚書 上罷朝問左右民間事
克新對曰聖澤深廣
天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堯舜在上
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皆安業朕恐未然安得
處言
至治

以韓觀為都督同知 賜第京師
韓成子也

三月制各省朝覲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于晦日。令

增設春坊官

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司諫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清紀從八品司

諫通事舍人從九品

詔頒稽古定制

先是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

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園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于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致遠

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唐彥民並池州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

是各處耆民與刑各賞善政請闕以前

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復其官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以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

備關中

漢汚盜起厥炳文討平之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兩地荒蕪未設按察司命左布政兼

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

翰林院編修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冕為侍講

論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在

近侍且夕居朕左右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病

言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生羣李絳之徒在

須為政要錄

其書載文武官體統及會書茶禮

屯田之政凡

附錄

曾王慶禮官請諡上曰父子天恩然

金石藥自斃

命禮部會試以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

會試考官

西陝西並無一人北平止一人

初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管者藏上等徃西番申諭之

上曰巴茶自

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

蜀國謀有虧殆使或免致肆生侮慢之心蓋由

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

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

知此但謂西番不願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昔

命曾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勒令直抵西番以傳

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為符契朕絕好欺尚恐

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

意諭守邊者知之

三月廷試賜陳郊君昌隆劉謬等進士及第

附錄

對人表珠精相術純廣孝薦之燕... 附錄 對人表珠精相術純廣孝薦之燕... 附錄 對人表珠精相術純廣孝薦之燕... 附錄 對人表珠精相術純廣孝薦之燕...

七月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

諸王府非特...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

詔天下每鄉置木鐸

先置置州縣里推高... 詔天下每鄉置木鐸... 詔天下每鄉置木鐸... 詔天下每鄉置木鐸...

里老人巷年壯豪傑金...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附錄 其心則有公私...

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命都督府移文遼東令軍士屯田自給

上諭戶... 命都督府移文遼東令軍士屯田自給... 命都督府移文遼東令軍士屯田自給... 命都督府移文遼東令軍士屯田自給...

十一月 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

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

先九月... 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 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 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

出袖中手冊進簡與

乙酉 上崩於西宮

疾亟召兵部尚書齊泰

辛卯 皇太孫卽 皇帝位

詔曰天降下民作

是日葬 孝陵

尊遺 詔山川因其故無改

論曰

天賦元德九州靡泐

卷終

今日士大夫負朝野則確論也

其臨則記事嚴矣... 御極之初即立... 則大分昭矣... 衛有軍則詔大帥... 士卒而軍政肅矣... 常秩矣惠鮮小民... 敢預外政外取亦... 廟忠節正禮儀之... 受成昇而巳魯同... 古門守溼之正曰... 法之嚴曰兵政有... 龍飛紀畧載云... 許里老解至京師... 左特立一廟以祀... 袋欲使其常接于... 菽園雜記僧慧疎... 云此等秀才皆是... 才做官喫多少辛... 頭來有過輕則充... 上大夫這便是還... 疎濶秀才做官飲... 用幹淨幾士大夫... 是計債的還債討... 今曰士大夫負朝...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六

建文君章除

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標之次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巳卯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二年而懿文卒，先是太祖欲立成祖以學士劉三吾言不果，是夜焚香祝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于孫賢否，惟簡在帝心，遂以洪武二十年九月十三日立。帝為皇太孫，至是崩，九年九月十三日立。皇考懿文皇帝太子為孝廉皇帝廟號興宗。母妃常氏為懿文皇帝太妃。太祖定禍亂，謹撫馭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夕不遑，專志求有益于生民，奈何起微寒，不逮古人之得智，以臨民，年踰七十一矣，筋力衰，毫懼罔令終，今海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之有。皇太孫九歲，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閏五月 皇太孫即位。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 聖神文武欽

明成祖後漢成帝 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祖考慈皇太后高皇后。尊母呂氏皇太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

七月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人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以倫薦，遣使徵為春坊督善事。談文太子陳說忠厚。一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薨，出為河南參議，留民情民漢嘗上封事救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與教諭南

至顯開心訓化。帝即位春問舊臣召至京師

倫止表稱謝，畧云：桓業設几杖于太常而不聞有哀，翰之賜晏殊題書學于神道而不見有

几杖之類，自今將杖以戒時，則當思四為或有

饑餒之民，愚凡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多失所之嘆。上深嘉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

帝初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

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

自守，萬一有變，以大師臨之，其誰能支？漢七國

非不強大，卒滅亡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

位高任子，登諸曰：先王母志，東角門之高，

兵未幾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遂逮廢之。

以王紳為國寺博士。

梁王所養年甫十三... 後事母盡孝... 取經史百氏... 有後矢蜀獻王... 痛父遺骸未返... 費以行至雲南... 絕道路悲之... 以張鳳等為錦衣千戶... 命吏部尚書茹常... 尚書。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勅

輝祖練兵山東

詔吏部尚書張統試編纂官奏處士楊士奇第一

授王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增園子司業一員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

又征... 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 檄諭復業師還野...

德待... 成及其副將向... 以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謝貴張信為

平都指揮使

令內外群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齊王博有罪留京邸

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御史解縉為河州衛使

...

...

...

...

...

...

...

...

...

太祖廟號高皇帝時得母喪未葬... 十矣有司以非 詔旨乃請禮部... 其所云云

召宋憚為翰林侍講。憚濂之孫濂嘗授 諫文

遼州人高巍應 詔辟上書請行主父偃推恩之

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上奇

之 其畧曰我 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

皇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非土流封形

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秦土

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食肉弓馬是務邊金

視吳魏者也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遠

而代陵蕭皇羅基布比之前代雖皆分封遠

夷今各處親土固多騎遠不削則朝廷紀綱不

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

者也臣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王

父偃推恩之令使秦晉楚蜀四府子弟分王

齊充楚湘齊充楚湘于弟分王于秦晉楚蜀其

餘寧遠各代慶戴等類比而分其地如此則

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又願 皇上待遇親

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

之河間獻王東平王蒼者下 詔褒賞之其驕

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 犯則客之再犯則

削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 太而削

被魏事母至孝母老疾奉湯藥不懈母... 斷事上疏欲舉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

未技慎選舉借名器教事 太祖以斷事不稱

知州王欽應詔辟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朔 創建文元年

大祀天地于南郊始奉 太祖高皇帝配 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夢宿于文華殿齋

帝脫冕冠大祀殿秉其與賈與俯拜跪如禮味

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景毅部侍郎董倫王

諸尊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 氏為孝康皇后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二月冊妃馬氏為 皇后立子文奎為 皇太子

封兄允熲為吳王允愷衛王允熙徐王 徐州未

之國建文四年靖難後降廣澤王居福建漳州

九月召還廢為庶人衛王封衡州未之國靖難

後降徐州未之國降數惠王隨母居太子

之國四年二月暴卒俱國除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

埋骨贖民鬻子減田租 詔京省開科鄉試

命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命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陞侍講方孝孺為侍講學士同學士董倫侍經筵

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遇帝好文日與學士講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凡將相大臣等

更定官制以紀善周是修留史局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

三月祀先師幸太學

勅都督宋忠徐凱取賊練兵屯開平臨清山海關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

還北平初齊泰日二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

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

遂遣歸尋遣人追之不及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金銀兩萬兩

金銀兩萬兩

金銀兩萬兩

金銀兩萬兩

調平永清三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人善用兵以防邊為名今諸將防于外張

貴防于內約期俱發燕王于諸王嚴長威

盛地勢形便兵力又罷強朝廷深忌之齊泰重

子澄徐輝初侍郎卓敬日夜謀所以防齊者長

史彭二每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言詔

宜早為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

遂稱疾篤大暑圍火燒搖顛日寒甚寒甚宮中

疾苦與廉頗貪得便宜行事

遣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巡行天下問民

疾苦與廉頗貪得便宜行事

燕府遣人至京奏事 詔拷訊成獄發符逮王府

官屬

京師地震 詔求直言 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

知縣 昌隆疏言奸人專政陰謀欲謀見于天

召齊王樽留京師 幽代王桂王於大同 繫岷王

於雲南 並廢為庶人

禱朱真等

五月 詔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式監生通經儒士至

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者及坐法請成已更

以宋徵為宗人府經歷

宗人府掌 皇九族太親之屬籍以時修玉牒

岳池教諭陳濟上言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

上曰朕殺濟濟大呼曰陛下止囚臣

至京下獄

六月以開平王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會書

召解縉為翰林待詔

學士董倫薦縉有文學故召用之

七月甲戌 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使司

事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

余逢辰歿之遂盡克九門

謂元之高帝建邦諸王

相為燕王會 談文太子薨燕地有天子氣

相者見之曰龍 賴鳳安天章日表太平天子

高皇上賓 輔嗣君者忌 成祖命張昂宋忠

內外防之及張昂等傳請早宜為備于見命

張生能寺泣曰殿下不起兵何為宜先

謝貴張昂餘無能為成祖曰須以計致之

舍來內使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必來則縛之

一夫之力且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貴昂

貴昂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至寺幸勇士夜

未下今指揮唐雲論散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

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使俞瑄

走皆爾馬官走蘇州宋忠率兵至居庸

知爭不流退保懷來留命項守居庸

論曰 策齊泰欲先燕果用諫所謂迅雷不及

掩耳先事以制人也子澄明知成祖難圖乃

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洩情患

盡見便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

况弟俱入朝在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

危亦甚矣而子澄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于

千里之外而顧繫于閭閻之中雖至愚者不為

也此非有鬼神相佑其間而天將降帝王萬

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

我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

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伺亦誠有不容不察

者否則不為周之遷則為齊之執矣齊黃縱患

諸蕃疆盛而欲為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

以解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

元而諸王乘以得罪親視之典未聞一教其日

所講者無非成敗骨肉之計于古帝王睦族之

右布政郭資都指揮使張信降燕

燕府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王言如臣齊泰黃子澄等假聖下

之威權勇皇家之杖業權權相生使五帝雖有
怒過未聞不執重可戮滅護新輕則賜物滅勤
則厚親之仁慈過之義兩盡不務出此朝削王
爵奪國土轉徙流離道路於此今其心尚未足
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云府中不留一人號
天哭地踴踊無訴又云伏觀祖訓有云如朝
無正直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
諸王統領錄兵討平之臣謹誦
伏候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張平都指揮使馬信兵部州攻北平不克然之

薊州指揮毛遂遵化總指揮蔣王密雲衛指揮鄭亨

各以城降燕

乙卯俞瑄師潰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兵克懷來獲宋忠俞瑄都指揮彭聚孫泰

戰死指揮莊得敗走大同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降燕

庚寅大寧守將劉真陳亨計集引兵十萬出松

關寇沙河

援真等退保松亭關

成祖謂陳亨素德誠于我
但為上萬所制以計陷

萬書盛稱萬而極詆亨欲使為真所
得真執萬下獄以聞命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師陸安侯吳傑江陰侯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松楊忠顧成徐凱李文

陳暉平安分道進北平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
帝遺詔繼承大統荷衣

肝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
屢謀廢逆去年周庶人備潛為不軌林連義齊
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構罪
餘皆不問今年齊王傳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
言與邢王相及燕王同謀相自知罪惡難逃先
自焚衣襟已幾為燕人朕以燕王子親近宋

軍上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時

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失

河此乃請命吳傑等率偏師分道搗北平

贈故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諡文節

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擢教諭程濟為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司

以防燕
故也

徵軍南兵公孫備証

長興侯陳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

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揚松駐莫州先鋒九

千人據雄縣

壬子靖難兵乘中秋夜圍雄縣破其城戒諸將勿

妄殺敗都督潘忠揚松于月樣橋執之

靖難兵遣莫州降將張保歸教保伴言身敗被獲

竊逃以我軍將至告之

成祖因保降願為先鋒

河北平營河南故遣保歸告軍至諸將請曰今日

為備上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

知其營河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所之

縣莫州之敗以奪氣兵法所謂先虛後實者也

若不令其知竟薄城下雖能勝其北所之眾南

力勝負難必日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

壬戌靖難兵大敗大將取炳文于真定執副將李

堅寧忠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斬首三萬餘

級降眾數萬餘人悉散遣之

成祖率三騎先至

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于北

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燧文出

迎戰張王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

祖以奇兵出其背衝城夾擊燧文

兩京燕兵還北平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

上聞

敗始有憂色謂子澄曰奈何子澄曰勝敗兵家

常事無足慮今士馬精強兵足餉裕調兵五十

谷王穗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詔

削護衛

齊黃輩慮二

以高魏參贊軍務伊燕

魏言臣願使燕被忠

親之誼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

燕國大王其詞曰我太祖升遐遺詔臣民

下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不意大王張皇三

軍抗禦大帥竟不知其意向出在朝諸臣執言

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能使帝

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臣所以浮奉明詔置於度外來見大王欲盡

一言求爾血汚地者無亦效孤忠耳昔周公間

流言臣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

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

骨肉猜忌之疑塞譏讒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

藉口以為殿下做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

恐一奸雄乘隙為集無柄因時乘釁率眾救

突起而擒擊之萬一有大王獲罪先帝

安陸侯吳傑兵潰于真定遁還京降為寧海衛

樞使

十月燕兵襲破大寧都指樞使朱鑑歿之

樞使朱鑑與其二護衛兵衛為燕奪陳

李景隆進兵攻北平

燕王以寧王權盡移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

騎等援北平大寧空

德州

李景隆戰敗黃子澄等匿不言

乙亥燕府再上書辯誣不軌之事請誅齊泰黃

子澄不報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素成張睦皆降燕

燕府傳檄天下誅滅左班文職奸臣

承運華夷一統長子正為皇太子

守藩亮以為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

為皇太子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一

日皇太子薨

此皆齊尚書黃大綱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

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

兵入王城以卻指彈張信言洩其奸不月已起

樞孫泰俞項八月十六日破真定

高寺交還還兵大寧都指揮房亮來降

御共左班文職又矯詔命曹因公李景隆領兵

五十萬餘十月十六日攻北平

通去于本太祖高皇帝親子

戴天兄弟之讐不及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綱

等予心不與共賊天也故欲遵祖訓統兵

十萬討左職奸臣傳獄沃藩屏諸王監
使軍民咸使知朝廷近班文職奸臣大誅不
我 父皇之讐為
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以 燕王問書。劾遼東守將吳高。戍廣

西。專任都督楊文鎮遼東。

燕兵克廣昌。守將楊宗隆。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止平。不克。死之。

衛官張倫等帥兩衛官軍結盟報國。

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復常茹為兵部尚書。盧

迥為戶部侍郎。

罷兵部尚書齊泰。大常寺卿黃子澄。

陽罷之陰置
居京師籌畫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省躬殿成。

設古經聖訓以尚父冊書之上。有善曰
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為銘。

徙肅王棖于蘭縣。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即建文二年。

天下官來朝。免賀。

燕兵攻薊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初置後湖。棧所。

按各省四土。惟貴州無項。故
冊應建糧。各于土疏。

燕兵進攻大同。

二月。詔禮部陳迪。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

太常少卿高遜志。克考試官。

取中吳溥等
一百一十八人。

令蘇松浙人無得官戶部。以黃觀為禮部侍中。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以景清為御史大夫。省御史

員。

詔曰。頃以治試煩與易。御史臺。統都察院。既
刑部。分理。庶獄。今頓。祖宗神靈。新試。頗簡。
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各。殘。舉。循。
良。匡。政。務。宣。教。化。為。職。其。御史。亦。為。二十八人。
務。為。忠。厚。以。就。德。為。左。拾。遺。本。御史。以
以。底。治。平。

未幾。鞏。可。汗。坤。帖。木。兒。瓦。刺。王。猛。哥。帖。木。兒。罕。

眾歸止平。

癸丑。大將軍李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大同。

燕兵自居庸關還北平。

李景隆遺書燕府。請罷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澄。

命孔鑑。襲封衍聖公。

五十八代。諱之子
他年二十二。

三月。廷試。賜胡靖。王良。李貴。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抄。版。王。良。第一。上。以。良。貌。不。及。靖。且。靖。
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懼。動。之。語。稍。肯。遂。
首。權。靖。初。名。廣。上。易。其。名。曰。靖。後。良。歿。靖。繼。
而。靖。于。永。樂。中。入。閣。復。疏。名。廣。是。榜。海。揚。朱。楊。
溥。謝。族。皆。
為。名。臣。

而靖于永樂中入閣復疏名廣是榜海揚朱楊

溥謝族皆為名臣

溥謝族皆為名臣

溥謝族皆為名臣

溥謝族皆為名臣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以處士唐愚為翰林侍讀

方孝孺薦之。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春正月辛酉朔

實建文三年

凝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由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帝祀雪山方輪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祀郊。齋宮。及夢若有所命。乃驚悟。命王人作天地圖書。十二月丁戌。名齋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亦遐邇百官稱賀。大宴于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歷城侯盛庸獻東昌捷告 太廟。詔諭天下。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二月燕兵至保定。庸合請軍約吳傑平安。攻北平。

王在北平。時修佛會祭陣亡自衛所服。袍焚之。衣張王近福。朱能等皆感。初靖難兵起。僧道衍。

乙巳靖難兵南出至保定。

每云師行必克。但費。

前日耳及敗于東昌。成祖北還。問之道衍曰。前日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因與朱能力勸前進。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三月庸進兵大戰於夾河。始勝之。再戰大敗。庸走。

魏州

初庸兵營在魏州。于掠庸陣。陣旁大車上。鏡流。營。兵。不能動。王退。庸。陣。堅。不。能。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鳩。中。勁。騎。掩。庸。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稍。相。率。不。能。先。後。不。能。指。揮。得。得。騎。將。楚。智。等。皆。陷。陣。敗。及。是。夕。戰。野。宿。迫。暮。各。散。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過。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王。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持。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而。庸。軍。中。昏。不。辨。尺。咫。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王。追。奔。至。清河。河。庸。在。還。德。州。

真定諸將戰於單家橋敗績。再戰於藁城戰敗。

吳傑平安。初欲與庸合。勢。聞。庸。敗。又。聞。燕。敗。遂。進。兵。藁。城。燕。涼。真。定。傑。移。兵。渡。河。以。燕。兵。不。戰。傑。追。河。上。流。北。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燕。兵。至。合。戰。互。勝。負。傑。列。方。陣。于。西。南。燕。王。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乃。攻。其。東。北。以。銳。騎。衝。河。出。軍。後。大。校。傑。安。發。火。器。火。弩。射。燕。矢。下。如。雨。王。旗。集。若。蠅。毛。安。營。縛。樓。高。數。丈。登。望。見。戰。勝。大。喜。電。諸。軍。力。戰。燕。率。精。騎。自。趨。攻。樓。安。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亦。敗。走。都。指。揮。散。陳。鵬。等。皆。被。執。送。傑。退。還。真。定。

閏三月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寧俱失守

諭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

燕王上書請將還京遣大理少卿薛昂報

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 昂曰今諸軍大集 兵久驕大名暑雨為洽不戰自罷 今遠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直定諸將入薊灤橋檣此平彼讓巢穴歸援我以大軍殲其後必成擒矣彼固欲援之彼秦趙李直且與報書任返除明孝孺草詔言罷兵遣薛昂持報又為榜諭于高刻印調派授昂今密散燕將計昂見燕王問上意云何昂曰尊廷言殿下且釋甲募師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昂惶恐將士譁欲殺昂昂戰栗流汗伏地王

論曰 烟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景隆比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澤河之敗以六十萬

兵不足哉將非其人故也孝孺不知鑒此乃欲為投機之會計亦疎矣 文皇料敵如神庶可

四月薛昂還自燕軍 昂言燕軍強盛府士一心

今朝廷當慮之以道不當角之以勢孝孺惡之

五月真定諸將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燕王遣指揮武勝奉書於朝下 詔獄 上覽書

本 昂考孝孺自去帝母躬于朕為叔父奈何必州兵為北召方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一散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已振下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也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良

六月燕兵至濟沛都督袁宇禦之敗績 燕王遣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 壽秘論國事危

七月燕兵掠彰德 守將趙清集燕兵中伏戰敗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問燕世子 先是孝孺

大同守將房昭帥兵入紫荆關取保定駐易州西

水寨燕兵還援北平 燕留其打孟

眼僧道和入五畝

八月燕兵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定銓選法通顯覆奏附選

老嫗入貢

九月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陳建曰據此白溝河與今真定城三大戰燕兵皆有所勝之異先敗而後勝所在有天意也自此而南北成倭寇浙東敗之形成矣

十月真定諸將遣兵援房昭及燕兵戰於峨眉山

敗績先是總兵遣指揮韋諒督兵餉又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兵騎二萬共援昭燕兵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峨眉山下燕潛兵出陣後谷戰敗績英等皆遁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

西水寨遂成

燕兵還北平

徙慶靖王於寧夏命招集兩浙義勇兵部右侍郎徐皇佐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北平復敗績燕將郭亮固守

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副總兵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皇少子文圭生

命孔彥縉襲封衍聖公五十代孔子也年方十歲每入朝仍列文臣首

洪武元年賜第東安北門景皇帝禮堂召入朝賜金箱犀帶大紅鶴袍三年來朝復賜上

台銀印全數歸燕白于燕年五十五祭治燕爵即後子承慶先卒年三十後

十二月燕兵復出北平

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內臣從

被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之然所遇城邑往往堅守不下問克之兵去則復為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遣人言于文皇直趨京師約為內應天下可定文皇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在也既正大統諸內臣有謀者皆次第擢為藩鎮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仍留翰林

以程通為遼府左長史襲恭為禮科都給事改程

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

起復陳洽為文選司郎中

壬午洪武三十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即建文四年

平安計復通州不克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先鋒渡漳

沱河遇燕將李遠戰於藁城敗績

指揮賈榮等與燕兵戰於衡水敗績燕師破東河

燕兵攻東平。相揮屠瑋被執。吏自鄭華歿之。

燕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王簿唐之清。典史黃謙歿之。

瑋。廬陵人。顏真卿後也。友子有為。亦自劾歿之。

置四川英武前衛。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寺齋訓導二人。

更定勳勞。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大夫。

以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二月。諸將兵次濟寧。遇燕兵於鄒縣。戰潰走。

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燕兵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為先鋒。道。隔燕將譚清斷徐州餉道。

燕兵過肥河。平安與戰。敗績。遇伏戰敗。胡騎掩。木兒峇破執。燕王厚養之。

燕兵攻蕭縣。知縣鄭恕歿之。

四月。平安與燕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真之

安。管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兵。合戰。斬其將文。再戰。又破。斬其將真。燕王督戰。急。殺為安。架所及。安馬。騰奔。持前。燕番。劫。工。賊。驍。馬。入。陣。援。干。乃。脫。陣。將。朱。彬。丁。良。皆。被。擒。大。獲。

魏國公徐輝祖帥兵會平安何福等諸將。戰於齊

眉山。敗之。召輝祖還。會大霧。斂兵。還營。京師傳。言。燕兵。北歸。遂。召。輝。祖。還。

燕諸將請還北平。不聽。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奏。觀。隙。而。動。燕。王。不。聽。朱。能。鄭。亨。又。夕。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志。必。懈。散。乘。勢。追。躡。取。敗。辱。耳。况。敵。久。乏。糧。士。心。已。離。遂。其。餉。道。可。以。坐。困。諸。將。始。不。敢。言。歸。矣。

諸將合兵。大戰於靈壁。敗績。左。諭。督。何。福。走。左。安。右。參。將。馬。溥。都。督。徐。真。等。三。千。七。百。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一。百。五。十。員。皆。被。執。成。者。六。萬。人。燕。王。縱。性。善。與。明。魏。與。明。梁。冠。軍。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入。河。成。之。與。明。萬。遼。東。兵。潰。于。直。沽。安。人。性。善。山。陰。人。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盛庸次淮南。燕兵渡淮。至盱眙。庸走。修撰王良歿

之。燕。將。丘。福。朱。能。督。師。出。庸。後。庸。走。棄。軍。資。戰。糧。以。千。數。燕。遂。渡。淮。修。撰。王。良。閉。門。涕。泣。與。妻。子。永。訣。服。毒。歿。之。上。哀。其。忠。遣。禮。部。侍郎。黃。觀。論。祭。良。吉。水。人。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時。燕。兵。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梅。英。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欲。泅。不。得。渡。遂。趨。揚。州。

燕兵至揚州。守禦票剛。監察御史王彬不屈歿之

燕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之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取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動哭。

遣禮部待中黃觀刑部侍郎金純翰林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入援。

召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樂平知縣張彥勤王交。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遣慶成郡王至燕王所議割地罷兵不聽。燕兵掠鳳陽。

六月癸丑朔燕兵至浦口庸等逆戰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降。時燕欲議和還會高煦引胡騎其背令努力助殊死戰諸軍小却上遣陳垣率舟師援庸瑄乃降。

乙卯燕兵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戰敗績。庸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戰射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兵江上督將密議降燕者植以大義責之督將恨遂殺植率衆迎燕自陳邀賞燕王止誅之其危險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率兵分道出禦之。將士離心不肯向敵復大敗。

庚申燕兵至龍潭遣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行成不許。時上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千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門外夾擊決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杖草土馬以為後塞。上然之乃命谷王穗安王檢分守都城門遣景隆率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率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講和為請。王笑曰公等今為講客耶割地何名公何為聽奸臣之計景隆等懼不敢對既乃稱述天命願效推戴之意。王悅遣景隆等歸。

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

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聞燕兵渡江自縊歿。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為燕遊騎所獲上手誅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靖難也。

乙丑燕兵至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門納之京師失守。是時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乃遣三千騎馳往衛之周

子卯諸將上表勸進

上曰吾與女等初舉義圖

戊辰諸王再上表勸進

上猶不允羣臣諸王固

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秦奔廣德子澄奔蘇州聞

之以為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

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燕王謁

孝陵即皇帝位

初建文中

日英逐燕逐燕自高飛高飛上帝哉已

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驗其言云

論曰建文之事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

賜罷秦義陰令起兵大根已什未幹胡

滅亡何適故諸臣死國之定固天綱人紀之所

由植立亡君之罪無亦其謀賊才識之不足與

出周王橐齊王樽於獄復爵士

壬申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

癸卯朝三日

先是宮中火起

皇后馬氏亦赴火灰及上清宮詰問宮人內

侍建文所在皆指證后屍應乃出屍于殿

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

王景議契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

復洪武舊制

建文時改易一切政

令條格悉復之

華除建文年號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

元也

大封墳雜諸臣

復諸殿門舊名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諡忠愍

不巳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

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熲為廣澤王

居渾州第三子衡王允燧為懷恩王

居建昌第四子徐

王允熾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

尋復降允

熲允燧為庶人允熾改歸寧王

得三人不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革其祿米

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

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然採筆惟書

父開劄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以元勳

國舅欲誅輝祖中止徘徊久之竟從竟與止勒歸

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官駙馬梅殷還京師

守淮南尤尚欲為建文請而大勢已去

正位今寧國公王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

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

歲餘

文君雖已滅會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可復用制曰曆日行干一聘實錄萬世信史豈
 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太后領之事竟獲建文
 有次子錮居鳳陽天順二年上思建燕人幽
 禁大內將五六十歲欲竟之謂李賢曰親親之
 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
 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
 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
 自為之遂放出來後庶人亦卒建文遂無後弘
 右中書副王事楊循吉上疏請追諡建文君以
 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元之季王
 知天命歸我太祖避位而去其及也清諡為
 元順帝而况建文帝之非勝國可擬者乎以親
 親言之固當視景皇帝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
 帝則告下高祖而追諡之豈可已哉不報
 吏部侍郎楊守禮曰可減史可減我太祖建
 祖定天下即命諸臣撰元史請難史臣不紀建
 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干
 所事者湮及不傳及今米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草奏欲以以疾不果再閱吾學編洪熙元年仁
 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及曰前
 當其在位猶等之曰朝廷時是觀之則二楊所
 建議誠有不可已者細常大事豈遂淪滅蓋亦
 有待焉

馬氏
 披建文出金陵詩曰是日乘輿看晚晴悠悠佳
 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
 後至貴州金陵長官可羅永庵題壁間詩其一
 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翔
 山斜日遠龍淵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
 玉漏無聲水自流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墜
 翠華臨其二云閣罷撈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
 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
 夕之飛鷺葦葦裝裝物換龍袍百官此月知何
 處惟有群鳥早晚朝諸詩皆王者氣象益為前

載籍証
 驗也○詠化錄
長驅金陵論
 或祖之靖難與太祖創業其
 施為次第固自不同太祖創業其
 辭雄並起角力而巨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
 也當時不患力不而後以混一之勢比逐元
 君如摧枯朽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于都
 師四方人亦不家所觀望淮視金陵成敗為可肯
 耳若復攻景陵地廣土眾民必待四方之服然
 謂此虛論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
 以元圖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有不服者哉此
 一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文君之
 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
 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取
 其術今惟幅之算惟務兵多而不先于擇將
 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于合謀蓋盛庸受推
 轂之任而原非禦侮之才平安有報國之忠而
 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也李景隆壞之于
 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于後也庸之罪猶視景
 隆有間而其為敗則甚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
 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噴晚矣而建文君猶不
 忍行法長豈御將之權請劉之畧戰至若齊黃
 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逢其難罪浮托藉矣惟孝
 孺失大事已去猶循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
 武廷名冠亦其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武六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七

成祖文皇帝

帝。太祖第四子。高后馬氏生也。初封燕王。

建國北平。以靖難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

五。葬長陵。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

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天下。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大赦。各任奸臣。列者不宥。

罷學士董倫。以王景為翰林學士。吳府審理副楊

士奇。為翰林編修。

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官員

額數。有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遵復洪武舊

制。詔速復之。上曰。如後軍民利害者。可因時

何用更改。况前人創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無弊。輒改。何為。此其所以敗也。

諭刑部。朕靖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

職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

止之。違者抵罪。

以陳瑛為副都御史。

初瑛坐通藩調廣西。瑛繼

觀。廖昇。王叔英。周昂。修。顏。伯。境。皆。不。順。天。命。即。誅。之。上。曰。朕。舉。義。誅。罪。而。衣。其。襖。白。盡。其。心。

命工部尚書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戩山東。都督劉真守遼

東。征虜前將軍何福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

西平侯沐晟守雲南。

命戶部尚書王純敘往。上召純論曰。爾輔建文。爾

願首。漸。謝。遂。命。致。仕。

執前刑部尚書侯泰下錦衣獄。歿。

前戶部侍郎盧迥。左拾遺戴德彛。都御史茅大芳。

刑部侍郎胡子昭。大理少卿盧原質。皆不屈歿。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清陝西鳳寧

廷試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修。尋嘉其才能。命

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為比甲。奉議往察。還

因劾。請。上。譴。之。清。言。論。明。察。大。被。稱。賞。尋。還

舊任。及。建。文。闔。宮。自。焚。清。視。其。出。亡。也。猶。思

與。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

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任。中。委。此。時

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果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天

監。奏。星。有。紅。色。祀。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燭

鮮。也。上。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

吏部奏班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
聞靖難兵起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
畢發興州屯戍

以僧道衍為左善世二年四月加太子少保復其姓姚賜名廣孝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詔曰朕荷天地神靈祖宗敷佐繼承大統

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厚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欽恭勤保茲天命是用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為皇后正位宮中

以冊立中宮宴文武群臣四品以上於奉天殿五

品以下於冊墀命婦宴於坤寧宮

以比平布政使郭資有守城功陞戶部尚書仍掌

司事

封徐景昌為定國公厚賜人侯倫壽親公連次

五都督坐通欽燕兵為建文君所殺上即位加恩追封武陽侯壽進封公以景昌嗣祿二千五百石世襲正統二年薨于顯忠廟十年薨於

泰大年于永寧廟因心疾免朝奉文半祿成化十七年薨于先祚廟堂府加大師嘉靖六年

年堯子廷德嗣陸慶年堯子文璧嗣焉

封駱馬都尉王寧為永春侯貴州人高太祖女懷慶公主在長

以推戴封爵不稱爵號永樂五年下獄名與為指揮僉事

十二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以比平保定知府雒僉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仍掌府事

戒諭靖難功臣

詔舉隱逸賢才勅百官言朕以耿舒續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百姓中堪重

急于饑渴其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中堪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嫌族年賢母狗私虛舉又諭使部尚書言銓選當慎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隨所長也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必同小人爾必戒

命部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銀糴粟若民贖罪入粟

收貯備賑貸釋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

是歲天下戶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

六百三十萬一千二百六賦稅糧三千四百五十

萬九千八百二十三石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勅文武群臣一遵成憲勅曰上天之德好生為

勅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仁君法天愛人為本

爾文武諸臣其遵成憲
悉力一政致之懷之

以史仲成爲會都御史

復封周齊岷王

命汝南王有勳居唐南大理

以建文時嘗告其
父儲謀不軌也

詔以址平爲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而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仁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
食而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二月設北京行部行都督府以郭資錐僉爲行部

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設北京園子監

改址平布按都司等衙門改順天府

詔嚴禁誣告法

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
年五大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
交遲處效某首于鄉家屬遷化外

命監察御史訪民間利病

論曰朕居深宮在下
之情不能周知深

爲朝廷用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
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具聞

武安侯郭瑛卒

瑛家縣人瑛昌侯子與弟洪武
十七年以都督僉事從平雲南

瑛封世襲祿二千五百石以破北虜功多受
上賞至是薨子鍾高公主薨子瑛子珍次子銘

銘子瑛以女弟爲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
薨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濬嗣正德二年良慶
以孫子爭弘治十七年始爵正德二年良慶
子勛嗣歷掌督府位師傳進公爵嘉靖十八年
以南郊禮成進封國公二十
十年下獄奴子守乾嗣侯爵

禮部奏壬午年兵革未舉鄉試請以今年秋八月

皆補試 詔行之

定官俸米鈔支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奏議以
其文武官一品二品俸文米者什之四三品四
品者什之五五品六品者什之六七品八品四
之入餘折支鈔每石折鈔五貫九品雜職吏典
知印總小旗軍全支米奉天計自指揮以
下有家屬者亦全支米家屬在別處者其米于
京倉支計之三原衛支計之七總外旗軍
原衛支米在京每月別給行糧六斗

從其議命俸米折支鈔者增五貫爲十貫
陳建曰此官俸折鈔之始崇朝以來又有折布
折絹折鹽折雜罰庫依派胡椒蘇木等則日薄
日削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
米七鈔惟九品雜職無不皆然因鈔法通行
尚可後來鈔一貫僅值錢二文耳

命三法司引奏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

覆審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衛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初曰欲正
成其學問
姑緩之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嘉慶初年東水與之戰

不利會八朝又匿不聞上怒立誅之并諭天

下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虜忌不以聞者鎮守

官而下罪視此益嚴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嘉慶初年東水與之戰

不利會八朝又匿不聞上怒立誅之并諭天

下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虜忌不以聞者鎮守

官而下罪視此益嚴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嘉慶初年東水與之戰

不利會八朝又匿不聞上怒立誅之并諭天

下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虜忌不以聞者鎮守

官而下罪視此益嚴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嘉慶初年東水與之戰

不利會八朝又匿不聞上怒立誅之并諭天

下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虜忌不以聞者鎮守

官而下罪視此益嚴

遠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嘉慶初年東水與之戰

不利會八朝又匿不聞上怒立誅之并諭天

設五府各衛於北京

改前北平三衛為金吾左

右衛材林前衛改北平都

司為燕山左右衛為大興左衛為濟州通州衛

是上干衛與騰驤左衛武驤左右四衛亦各親

軍其諸陵依陵設衛衛陵廟不設督武功中左

右衛以匠故隸工部凡武職襲替所衛都司上

親率衛弁送兵部請選

以大寧界兀良哈

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州全

和武干龍山寺縣蓋古遼西郡也契丹號為中

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

明政統宗

寧則居其中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

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員千里馬迂崇隆遠迤

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湖圍二百里大鹽

石周圍三百里小鹽湖圍百十里高而長水

闊而聚且其地東傍瀋陽西通遼東吳淞水商

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池由是可

以通俄國俄國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池古

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

有司請分山西澤潞下於河南裕州耕田從之

有司請修治比干墓及嗣從之

鎮遠侯顧成請以土軍官一緊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

散逸而暉拘束若與百軍同役或

情有不堪賦役之道當斟酌行之

附錄

潘陽衛軍土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

抵通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

河距黃河百步置倉以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

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

詳議如可行候

民力稍甦行之

被過年清運因黃河御決不常難干修前海運

之說前大學士丘喬世詳亦思患預防之值也

禮部奏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朝望朝

中宮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遺書高煦俾知警

誅副都御史王信

王信與巨言上命諭交衛綱貫符誅之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朝廷立軍民諸司彼此

頭領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

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務

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俾有乖治體請自今府

官以公務至衛老行司道平禮相見道途指見

設深水縣廣通鎮開闢

時和州吏目張良興與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間有耕者輒水滄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二十里以防

從之。

五月制諭文武群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

高皇后尊諡

勅戶部令有司覈荒無田蠲其租

以守北平功封駙馬都尉表容為廣平侯李讓為

富陽侯

容壽州人右都督洪統祿一千五百石世襲洪統元年存祿三德元年復四二年

世襲洪統元年存祿三德元年復四二年

續封靖難功臣

李彬豐城侯陳懋德陽侯王通武夷伯王友靖遠伯陳賢菜日

山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

上號謚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皇后

六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共一百八十三卷

八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

京及遼東 是時運道由海達直沽險由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

通州運兼水

陸為勢甚艱

請尋元入海運入故道別通海運一路領河漕

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德州松江三

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也

七月丙子朔享 太廟

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采輯群書

古事事物名數難聚而統之以簡庶便考索普覽頭庶詩書米楮不廣友寺持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情滿

設楚雄縣儒學

命尚書夏原吉按浙江水利訪利害經度以聞

先是蘇州頻歲水 上遣命都御史俞士士昆實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既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查考輿論得其梗槩益浙西諸郡蘇松居

下流常嘉湖土田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而

寬納杭湖宣歙諸郡溪澗之水散注陂池時湖以入三湖使比浦基埋塞滙流漲溢傷農移為甚法宜疏吳松諸浦泄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八月 命翰林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

賜宴於本府

九月 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刑科給事中

寺曰朕夙夜憂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志
能盡知故爾等考滿官職辦事之名卑隨
寺六科在朕左右如朕所欲問即可知彼有所
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大郡邑之
間豈都無一事刑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
然勿遠千里尚肯言乎故寺退以朕左右尚猶默
其所治何利當與可察當去皆直言勿隱
于今下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黎蒼為安南國王
十二月解縉進古今列女傳 上製文序之

徙天下富民實北京順天府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
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宸翰者皆送

官錄進仍厚養之 上謂太祖御製文集朝野
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
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講然可見縉等曰誠如
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編書于 皇考宸翰不
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分寶壘皆燬矣朕深勸
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若臣民之家乎縉等
對曰國初佐命諸臣有之遂遣書各下府求之

詔令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察守吏 言吏部選授
守吏出一時
銓法豈必盡尤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
其令監察御史按察司精考即縣吏月蒞官半
歲以上各覈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
者至郡邑各行臺已召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
立詢之具報上 上謂尚書蹇義曰往命御史
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厥幾民受其惠也今
由公吏因有勤職業者必刑罰為小人所忌惡

者矣亦有貪黷受賄俯首下氣依阿泐泐為小
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誠認而罷退之以其保
留而進用之則曠豈有當乎
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

是歲天下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
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七賦稅
糧三千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四石

甲申永樂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勅諭天下文武諸司 勅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
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
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于
民能愛民是即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
汝等而治軍者或不恤軍士民者或不恤民非
惟不恤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節東
明政統宗 卷七 十六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蕪州疏通舊河港以
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 以閩浙海地私置海船
交通外國為寇故也

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
戶部尚書鄒新上言曰臣等計之 一人所耕不
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
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
汝不田心于此徒自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贖

不得已乃出... 言畢遂還戶... 內不復相見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耕牛萬頭至遼東 勅都司分給屯田

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獻所著書命杖而焚之

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勅寧夏總兵何福等以屯聚之法

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

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周王朝獻賜鹿首官稱賀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

金幼孜賜五品公服

十月鄭賜奏運官知州陳敏千戶陳善等擅以官糧濟軍士

賜其肅總兵宋晟勅諭

十一月設天津衛調沿海諸衛軍士屯守

糧

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罪毋妄引榜文條例
為深文又論法司天氣向執獄囚淹久死刑後秋

後餘輕罪即疏決其未能決者聽出獄需後審大理卿詳奏

一各布政司且獄上罪囚者二百餘人請分遣御

史臨決上顯都御史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

復續治獄月情對鞫科筆楚之下罪成于鐵鍊

皆比批此二百餘人中豈必無冤遣御史直如

以慎刑之意書諸簡後便論決時覈情辦實

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途內閣閱過有未當

處悉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一時

閣解縉閣書胡廣閣詩金切夜閣春仗揚士奇

閣易一日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諸感為說

皇太子問奇經百于此必無諸說之說遂不

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敢陳豈敢舍

議此出宋儒胡瑗之說皇太子曰對我言此

常人舟此父亦舉此說乎對曰殿下此問最

好程子云凡卦中大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

用衆人用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又舉王

昭素對宋太祖之言

工部侍郎趙毅奏鎮江民乞言於本處鑿山開河

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乞遣人驗

視上以其為百姓植禍不行上曰汝為大臣

諭翰林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本

成賜宴於禮部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

侍郎劉季龍及縉總之翰林學士王景侍請王

為德裁翰林侍講劉瑄王景宗潛吳溥李

賈揚朝曾榮補修朱德檢討王洪詩曠潘戲王

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澤揚吏部

郎中蔡砥山東按察司僉事吳璧為副總裁命

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夙學名儒有文學者流

為開館于文淵閣命尤祿寺給朝暮膳

省江浦知縣周益罪其妻梅氏訴益母老無

定屯田例徐官收正糧及種

刑部奏奉天征討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

刑賞者命天公至道有則則官有過則刑

公此華征討之功既以爵賞今有罪而

不罪是徵德也河以治太平其論如律

與安伯徐祥宗大治天洪武三十五年為御

在過德徐祥宗伯爵正統九年從成國公托

刑部奏奉天征討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

刑賞者命天公至道有則則官有過則刑

公此華征討之功既以爵賞今有罪而

不罪是徵德也河以治太平其論如律

十二月禁銅李景隆
周王孫其建文皇帝至則即訊受其罪

分女直地設建州屯憐海西等衛
其家下獄四十五年卒

宋晟奏暫納淮浙鹽於甘肅以克邊衛從之

御史張翥奏邊軍犯徒流者從法科斷仍留本衛

他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
母得徒衛 詔從其議

命錦衣衛執私役工匠中官治之
上召府尹何

賜六部尚書侍郎全織文綺衣各一襲侍臣七人
解籍入謝 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

與尚書同
代言之司職密所與卿等左右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

命急民之
上曰此俸覲小人不可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諭曰朕即位以來

諭天下牧守之官以愛民為本
欲以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
簡揚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土直余鼎章薛王

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飭學規
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中

誅北京刑部尚書維翰
縱妻于所部索財

論禮部曰
皇

論禮部曰
皇

論禮部曰
皇

黃河清於蒲津儒臣撰頌以進

改黃福為北京行部尚書以陳瑛劾其不恤工匠

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

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福建御史洪湛請立廟祀唐常袁許之以始興學校也

許邊關互市時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火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他物易布帛有司遵例禁止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未遠人也其議之

賜國子監雲南等處官民生夏衣高虎寺五十人

詔北京別建國社稷山川等壇祭祀此趙王留守之祭以義起者從奏義解籍奏也

三月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一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

里滿刺諸國此內官將兵之始和自是三千西洋皆有功

四月命俞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

詔以儒士馬巨江為翰林博士巨江以老固辭賜褒書令致仕

五月戒勅親王上以八輩承晉永興高平半陽諸王所在過失日多思懲創戒

以全親親之義周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鞬鞞帖木兒率眾歸附賜姓名官爵賞資有差居之涼州仍賜獎宋晟

詔革楚府鐵牌

賑江東饑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往賑之

七月以段民為戶部侍郎

巡按廣東御史奏請授洞首王賢祐官俾招諭黎

民從之

改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遣內臣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

參烈昭平牙為王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夏原吉還掌部事

按立瀋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池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膏資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教百人于館閣編集墳典未幾遺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臣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曰

夜焦勞經傳綴章未嘗缺乏亦為難矣

趙月以禮部侍郎鄭賜為本部尚書真定知府品震為刑部尚書陳洽為大理寺卿

十月禮部進冕服圖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命頒行之

十一月以書諭趙王 略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木宮遠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相帝守邊境勿慎出入故無敗夫凡遇警急但令嚴守勿輕出

襄城伯李濬卒 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為捕獬同知以請難功封侯十四年其征沒弟理嗣成化四年以征蠻功進

殺庶吉士張朴 以藏考

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瑄下獄除名 衡山人洪武降附功封伯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以不親節王下獄除名七年一月以陳瑛劾復逮下獄瑄度不免自毒死於獄

丙戌永樂四年春正月壬辰朔

考察天下及北京文武官

南陽盜起 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討之 南陽盜起君山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賊

帝全不加意遂至天變此今日殷鑒也夫治亂千初萌則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諸將平之

遣使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 先是對馬臺榭寺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白金千兩綵幣綺緞之山日壽安鎮國之山在碑其地

命王達楊溥為會試考 取中朱衡等

以高祖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賜諸王及堂上各官 命趙王高燧居守順天府

調先師視太學

三月廷試 賜林環陳全劉表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改江殷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又取乙榜

四月 命禮部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

五月廢齊王樽為庶人尋安置廬州 齊王洋國

不從來朝又而諭口毋忘患難時樽益自疑畜士命養利密友為說謂後入朝臺臣露章請劾治樽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上大怒盡削護衛及長史寺

官留京師。已廢為庶人居廬州群臣請罪其教授葉恒等。上曰齊王梓矣習與性成朕與王至親出之囚圍龍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也教授董當如王何况恒等先自歸可悉勿問。

回回結牙思進王碗却之

雲南大小古刺等部落來貢 詔置宣撫使司

七月 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

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寧陽

伯陳旭為左右參將率師討蒼黎平之

于道輔佩將軍印總六師晨率雲南丘由蒙曲奪宣江次兆江輔率大兵由廣西憑祥決壘關入次昌江

其東都尉賊特東西都及兆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築土城城壘相連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于信江東嶺緣江置柵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

軍門降明年師進富良江賊悉驅其舟瀾數十里用文船載木立柵以拒我師備乘柵未就疾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淫以久晴水涸季黎父子以數小舟跳身進入海餘黨悉平

閏七月建北京宮殿

命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

八月勅秦晉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練兵防胡及相

地牧馬

九月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平江伯陳瑄擊倭沙門島敗之

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至朝鮮境上焚寇舟始盡殺溺者甚眾

陳瑄曰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能便于轉漕實令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

于遼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撫松一帶

咸被荼毒至于燔城郭劫官庫沿海衛所軍

此故丘文莊于大學衍義

補卷上欲復海運故也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

上命會官議行之首舉建文時事次救荒

郵民言率直無忌諱陳瑄劾其言狂妄請寘于

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自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

勿以直而廢之

勿以直而廢之

勿以直而廢之

勿以直而廢之

十一月廿日... 陵公相醴泉出神樂觀羣臣

上表賀 聖孝所教 上以因祥思懼不宜怠忽

申飭之 上十一月庚申修舉金錄齋法于朝

天宮神樂觀洞神宮追薦 皇考 皇

批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降于宮楹丙

庚慶雲復見既訖事二日復有此禎祥特臣揚

十奇等俱 有詩頌

十二月大赦

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 先是 上薛潛時聞武

當山有羽士張三手者 異人也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與僧也皆識

之至是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哈立麻凡五

歷家署乃在明年二月建法壇為皇考祝薦禱

像于雲表幢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天樂梵唄

聲蓋幻術使然而 上潛心釋事矣

丁亥永樂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中宮賜宴坤

寧宮

編制西私披創為僧者戍邊 凡千八百餘人俱

付兵部編籍發戍

遼東甘肅等處

三月以解縉為廣西右叅議 初縉與丘福易儲

之議縉決于外

朕人想... 上怒出籍廣西尋改交趾

三月督木工部尚書朱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

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蓋川之靈相之 賜其山

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 命

侍讀胡廣製碑文

附錄 守節官有于皇城下口誦經不輟者

那身備宿節不于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

可乎若欲修善當存心中孝不越分違法自然

有福無是數者而有福無禍得乎若開服之際

口欲誦念則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詩

書中皆吉避凶保富貴之道汝取讀誦亦

罪無 有

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

慧善會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

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徒字隆通瓦桑兒加等為大

國師

設四夷館 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

隸翰林院習譯書 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

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

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曰

鞞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

麗曰

緬甸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命太子以師姚廣孝

翰林待詔魯瑄鄭德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
于學問當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
汝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
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
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矣他日所資
其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
李繼鼎為說書不另置僚屬

王達卒

達無錫人自訓導薦陞助教歷編修侍
讀學士以詩名 上嘗問建文君過失
事達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者非人故
誤之耳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仁孝

后中山王達之女 傳通載籍每覽吉

人言行之懿則思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來者
婦道 高皇后崩 高皇后崩 高皇后崩
動左右執喪三年 禮食如常 上靖難 世子
守國事多稟命 文皇既正大統 后正位中
宮愈益祇勤 數言南比戰鬪累年 軍民俱敝宜
與休息又言 帝克施仁自親族始又言人材
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
日賢才皆 太祖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為
間 上悉嘉納初册立 皇太子封趙漢二王
后曰太子國家之本 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
端正之士 輔養德器 上曰朕所注意也嘗
請于 上許命婦入見 悉賜冠服紗縠且諭之
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饋食必助成其夫
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
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于史傳者矣古今人
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
婉順易入吾在宮中且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
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 皇上所與
共圖 皇太后崩 皇太后崩 皇太后崩

有以鹽贊于內平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
君臣司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后觀女憲文戚
書採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復
取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既成
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 上恩俯中
宮不泯終事此遺恨耳 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
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體念之 上問復
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
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
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思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 后亦泣曰人生處有定惟 上訓思自
愛無以妾故傷 聖心遺令 皇太子身汲之
日喪葬務從簡省毋妨臣民 后崩 上哭之
勸羣臣奉慰 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
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一念惟在仁民繼今
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 后年四十六 皇太
子及漢王趙

戶部設海道漕運使司

時戶部會官言

北稅糧子粒弁河所漕粟不足併需海運乃增
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
督理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道漕運使文
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銜視布政使轄衛所諸
海運船弁山海官軍時檢理
如法 上重其事下却詳覆

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

禁止外交

上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 太祖
私往日本 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樹惟庸
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
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于途途盜竊外
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皆違防不謹致
細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利皆違防不謹致
皆從視不 可乎其悉廉問防閑不可

十月新設屯田

十一月以胡廣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准為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

左右諭德兼職如故

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永樂初閣臣考滿往往不

為祭酒故有是命。柳川閣如胡若思出

欽天監進永樂六年大統曆。先是解縉等進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至是重修之賜名大典凡二萬

永樂大典成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

十二月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訪求異

人張三丰。濙武進人。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編行天下以訪張三丰為名

實察人心向背雖竊御下邑軌跡無不到其在湖湘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一為跡跡建文君也。

改造海運船備使西洋。計二百五十隻

魏國公徐輝祖卒。上憫之念中山王令其子欽襲爵尋以乞守墓謫居中

附錄。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以進南嶽輿圖

以饒廷臣選者獲其單目以進

之無揚士奇名乃獨召問政士奇曰徐奇前朝給事受命赴廣眾皆以詩文贈故有此觀臣

時有病無詩文不然亦不免今眾名隨其受不宋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準目付中官令煇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

以謹守憲度諭之。

安鄉伯張興卒。壽州人永樂元年論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從子男嗣十一

手薨于安鄉正統十四年薨于梅嗣正德二年薨孫坤嗣三年薨于鉉嗣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口

五千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七十一稅糧二千九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六石

戊子永樂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定巡狩禮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為副海

道運糧赴北京

三月書諭本雅失里。先是上書諭思亦力可汗不報其後思亦力可非元裔眾不附而弑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

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歸思七易主矣未聞一人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

寺迎汝俱北朕計思力赤與也孫台結肺喇者久未必能棄親而洗疎汝保身不易哉昔周武

舜後胡公滿于十夏後東樓公祀商後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

道脫古思木北還封為可汗南北人所共知

朕之心仰古帝王與祖考之心及元氏宗廟當奉世祀去就之際所當三思朕受人之誠同于鐵日故遣使諭朕意

附錄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使按察使奏以栢生花為瑞蘇州揚州二府言花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又言槍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遂降聖書切責之

詔輕交趾徵斂 上曰先除交趾郡縣官朕故諭無重科斂戶部其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遣御史往山西鞫問內使李進 上諭都御史謂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此開進

後以採辦為名大為擾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縛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知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比諸胡來于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輿感去者汝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

四月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為僧者并其

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

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檀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

種田崔籍曰婦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願民不力田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成祖深察此弊凡子弟僧削髮為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洋所也

種田 崔籍曰婦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願民不力田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成祖深察此弊凡子弟僧削髮為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洋所也

鄭賜卒 賜在建文時為御史為參政尋陞工部尚書上即位李景隆言其罪亞齊黃逮問賜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又改禮部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誓以存身其情亦可矜云

七月 命征西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寧夏

翰林學士王景卒 景歷教諭知州陞參政坐事被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待講上即位陞學士特建文諸味羹上諭葬禮景對宜葬天

猶不忘故王云

附錄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使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

于是推元功者陞之餘皆班賞

陳建曰夏忠靖有限無窮之說誠謀國名言也

王驥漢川之役封陞至萬人天順中有一衛官

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

人止德中遂論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

宗良法夫豈冗溢至此

附錄 上御奉天門顯廷臣曰近日郡縣敷奏

出于天數堯湯之世不免今聞一二處有水旱

至大害上曰汝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

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願尚書為賓寺口朕與卿

民安于下天應于上麟言豈
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漸而退

八月 詔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

詔曰夜周嘗
洛肇啓二節

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天下
之勤已陞北平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
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
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
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之費皆已節備不煩于
民諸司毋有所進獻

命翰林院修撰李貫檢討伍從王考應天鄉試賜
宴於本府

取中黃壽生
寺八十名

九月子闕國滿刺加國若里國蘇門答刺國榜葛
刺國呂宋國合猫里國喋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洽

國忽魯母思國古里班卒國甘把里國麻林國諸
番各遣使朝貢方物

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
載宋梁中諸番入貢又詳

婆羅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
佛林國柯枝國淡刺國忽魯斯國泗水國
國加異勒國瀾山國阿味國南里國泗水國
國奇刺泥國夏刺泥國密刺泥國烏沙刺泥國
阿丹國密刺泥國彭加那國密刺泥國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墨葛達國八答墨南國
日赤國下此見我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
無以加矣誠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雨露所暨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
氣者莫不
睽親矣

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
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求有受天子命者
有之產
自今日

十一月 勅文武大臣輔導 皇長孫

勅曰朕
嫡長孫

天章曰表王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一紀體貞志剛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雋
日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意朕嘗欲以事
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于無窮然宏才之
建必由巧匠之功珪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
等皆茂簡德意職輔導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
宜協心同志輔導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三
之典與我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
之典與我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

十二月 西寧侯朱晟卒

甘肅招虜功封侯
定遠人永樂元年以

以嫌奪爵弟瑛復以尚王襲正統十四年
北征陣亡子徐嗣景泰六年襲子城嗣天順元
年薨子幼弟讓嗣成化六年襲子道嗣正德十
六年襲子良臣嗣嘉靖十年襲子天嗣

武康伯徐理卒 西平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
金事以請難功封祿于石全
費于慎福正統九年費子勇嗣
下景泰四年費無子國遂除

附錄 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
男循例給糧至足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已丑永樂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

夫人林氏為護國佐民妙靈昭應弘仁曾濟天妃

建廟於京師之儀鳳門祀之巨艦自福建之長

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支國

阿丹榜葛刺忽魯漢斯等處

命禮部遣官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賜幣帛

酒肉

三月聖學心法書成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

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德極老德幼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公

臣父子分四卷命禮部監刊行

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

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放閑

處分下茹常錦衣衛獄以不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寒義金忠黃淮楊士奇

輔導皇太子監國諭義等曰若守事重今文

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

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謹

朕此意敬恭無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

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

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

退對曰小人進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

小人進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

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

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

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之

上發京師命尚書夏原吉及內閣學士等官胡

廣楊榮金幼孜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

命侍講鄒緝春坊徐善述為會試考官取中陳

身人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諤為左中允賜

身人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諤為左中允賜

身人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諤為左中允賜

壬寅車駕至汶上由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

刻上召胡廣等至行殿

奏飛早發汶上上賜

以民家樂諭之時茅屋數家桑棗聚茂雞豚

為萬乘經過廣謂楊榮曰此真有含哺鼓腹

氣象奏上曰民家樂哉皆陛下仁恩所及

三月乙卯行在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先

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

弗克前及安破擒上問曰向非馬汝欲何為

安大言曰刺殿下如劫朽耳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既正位委任無間至是

在道中因問群臣平保兒尚在

憲今長陵... 皇嗣... 曰庶出亦可遂不去... 後賢官至順天府尹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封左刺兀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克

羅為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

七月 命洪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

聽同安侯火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為左右參將率師十萬討本雅失里

論德楊士奇編集周易大義進呈 皇太子

子喜謂易凡决疑必用者而以易斷命士奇因進

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

曰易固為上策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

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八月征虜大將軍丘福等兵至臚胸河敗績皆死

之時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臚胸河後虜一入

欲比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當疾馳擒之

是時官軍木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入誘我日

所獲者為高道率眾直薄虜營每戰虜凱

敗引去... 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 言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其猶未火福厲聲

位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眾奄至李遠王

不絕口歎福與真王忠俱被執見殺士卒死者

數萬人

核丘福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論請難功封洪

五年加祿千石至是失機削公爵使其家于海

南因除火真韓輶人工忠孝感人王聰斬水人

李遠懷遠人俱以精難功封侯至是皆陣亡真

忠生失策國除隲予政嗣伯爵無子國除遠子

安嗣伯爵生

九月 上諭將親征命南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

西湖廣屬衛兵共十餘萬各賜鈔及行糧皆以來

年二月至北京隨征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武則車二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

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

庶濟師 上善其策名

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進賀 皇太

子命楊士奇撰表文

太子不憚命尚書襄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寂寥

方是帝王家白鶴進內尉送贈遂命內使陳食
欲以賜士奇且傳旨諭士奇曰其勉進藥食
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遲不
知急得相見也

皇太子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皇孫及廷臣

下守京城門內使于獄

內使言城門即禮部所
嘗以母疾白內使曹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將
內使故挾私誣構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
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干誣無罪之人豈可復
用命下歸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於後內
使言事不實及挾私

金

欲于右順城門內便殿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臣
否于足和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候鴻臚寺官
引謝恩畢駕御右順門便殿百官有事奏者
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
朔望朝加常儀 刑部可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吏部左侍郎

師達務行刻薄 皇太子謂 皇上所遣侯還

請罪之

七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八

庚寅永樂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以統征胡虜遣書諭皇太子代告天地宗

廟社稷

英國公張輔班師還京先是勅輔等征交趾諸酋八月敗賊于子

關九月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擒簡定于美

良盤途京師李擴走至是正月又敗賊黨阮師

擒寺于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主擒二千

餘人偽將相陳希魯等皆伏誅輔奉詔還命

其黨赦軍罪惟諸所課稅停徵三年及師旋李擴復反

享太廟皇太子行禮

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命禮部尚書

震復命自是遇巡幸皆命代行

二月上帥師征本雅失里詔曰朕受天命承

天率土靡不從化獨此虜殘孽肆騁兇暴屢使

撫循輒見拘殺思既遠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

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眾已離今親

大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學小

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吊怨未有不

殄滅者地蕩除有罪則沙漠汛清府綏願連

疆場寧謐一勞永逸可底承平矣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長孫居守仍兼行

吏戶兵三部事諭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

汝其冠蓋乃心朝夕輔導俾志識益廣道德有

成紹成有賴汝亦與有光崇欽哉賜吉米二千

石銀一

車駕發北京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

扈從三月大閱於鳴鑾成

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梅傍近

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入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車駕次玄石坡上制銘使勒于立馬客之石

皇太子令旌表撫州府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邵氏

安東中護衛百戶陸阿葛妻倪氏應天府江寧縣

民陸留妻張氏向官童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

妻沈氏陶官真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車駕次擒胡山上制銘刻石賜名靈濟銘曰

為鐸天山為鐸一精胡塵永清沙漠

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上制銘銘曰於

醜虜山高水清泉彰我武

請承彰我武

六師用於

六師用於

次威武鎮無水命以駝子廣武鎮載水賜衛士

時日暮上猶未食甲寅請進膳上曰軍士尚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徧視各營軍士皆進膳

五月車駕至幹難河

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

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過去獲馬牛羊生口無算

車駕次飲馬河遣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齎

書諭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等曰朕為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逆虜其勞永逸今首惡已遁其眾散朕當旋師且休

車駕次定邊鎮遣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

六月琉球國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子命賜巾衣靴絛纒帳具

車駕次飛雲壑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詣軍門請降

上知其詐為計脫計遣勅諭令來朝不決率兵擊敗之阿魯台有歸順之意其左右阻之曰汝

不殺大朝使臣耶大明皇帝何負汝汝既肯之今復歸之縱天地之量能汝容汝何顏而立乎

其朝手阿魯台默然未決又遣其甥系兒只來諭誠款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往諭之

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阿魯台對眾大息曰今戰勝負未可必但戰敗散降可得乎哉所遣

使如虜猶無堅志馳歸奏之上下曰朕固知詐將請殺之未可憐諸將皆休各嚴

陣以待虜亦遲回不敢發上以數百騎挑戰虜眾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千騎當

中堅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衝虜陣我軍大瑣人百其勇矢下如注阿魯台失色墜馬虜騎外

者相枕藉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今無及矣策馬走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眾

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

上曰朕非無深

送而卿等蒙冒霜露暴于遠外首誠以瀆民之惠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

寺皆未老同力掃除之亦子孫生民之利也

次開平宴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獲牛

羊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之肉地惟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

儆與儉約益將帥有過之上曰朕往時在軍

皆然不獨此行但此

七月遣右庶子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十七日

抵北京代告天地宗廟社稷

車駕次龍門皇太子遣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進迎鑾表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皆至上

命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方易之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

車駕次龍虎臺北京文武百官奉迎見畢即遣歸

朕悉散未有更

賜朕河為獨先

賜朕河為獨先

皇太子命戶部賑安慶徽州鎮江鳳陽等郡饑民
壬午。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
賀。

大宴羣臣于奉天殿未預宴者各賜之鈔。

八月左庶子楊榮由南京至北京復命撰平胡
頌以進。

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此內臣出鎮之始然職尚止巡視事畢即

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有差。

命學士趙彙孫等楊榮諭德金幼孜賜同尚書

海南按察司僉事張翥等言黃河泛漲壞開封舊

城民被患者一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
餘頃。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

九月周王請祀太祖於國中賜書止之。書曰禮支

子不祭皇祖。刊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借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詳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理而行毋貽物議

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皇太子以十月初四日啓行回京。命預遣

天地太廟社稷

十月丁酉車駕發北京

務本之訓書成

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為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太祖皇帝創業之初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夫何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故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編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子深澤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及居民間與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

祖之聖謨云

勅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贖還

十一月甲戌駕還南京

以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河南太

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勦賊為之敏手威望赫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十二月癸巳朔欽天監進永樂九年大統曆

勅諭鞑靼太師阿魯台

爾遣脫忽及寺言兀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朕具悉之朕奉天命為天下君惟欲萬方之民咸得其所凡有來朝者皆厚撫之

無遠遊彼才隨脫忽又致爾言謂瓦制之
人非誠心歸朕彼如誠心歸附當遂賦傳國之
至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實矣自
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實也
蓋帝王之實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實則元
氏子孫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敗凋落
如今哉朕忽有手回遣指揮岳山鎮撫下全
特借行論朕之意弁賜爾絲幣至可領也
雲陽伯陳旭卒 全椒人洪武二十五年為都督
襲亮無 餘事以靖難功封咸祿千石世

遂安伯陳志卒 巴縣人永樂元年為都督指揮同
知以靖難功封咸祿千石世襲
無子孫留嗣私治七年薨孫德嗣正統十四年征
德嗣嗣私治七年薨孫德嗣正統十四年征

詔用憲官不得用刀筆吏 上諭奏義曰御史
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
刑不知義則刻薄不知大體前由吏為御史
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
憲吏不得用吏者為令

辛卯永樂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命兵部尚書方賓等榜諭天下愚民遵守朝廷法
度毋嘯聚為非 論曰建文時賊後繁重兩廣江
里朕初即位不忍捕戮遣官招諭悉能聽從各
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廷紀綱法度已定尚慮
愚昧者不知為善之樂或因有司暴害或為家
富強逼乘其小忿輒入山林嘯聚劫掠于法必

富強逼乘其小忿輒入山林嘯聚劫掠于法必

應勸捕然兵戈所加傷其善人此使豈無良心
當預先開導爾兵部即榜諭自今務須遵法
度賦役一體應當以盡為民之分如有分外科
徵自下而上陳告若不准理許費大誥赴京陳
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之人煽誘作耗其良善
者能擒之解官朝廷量加賞賜豈不勝于脅從
受禍果能遵守朕訓永遠
安吉運則有禍悔將無及

丙寅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賜
宴

丁卯享太廟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
臣行慶儀禮

以郊祀成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

建 孝陵門如大祀壇南門之制

勅戒秦王尚炳 書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
不違顏咫尺小自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
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
王情使者歸曰晉侯共無後乎成肅公受脈于
狂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情棄其命矣後皆不得
其後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貴符至王國王
不出迎但命內侍取人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
一此皆上不學之過致王于此皆長史紀善典
儀之失職也其撤送京師王自勉力學問庶幾
寡過

命張輔沐晟討交趾

三月 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

長開會通河 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項

東昌又西九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

屬之衝即今御河也建開水淺不能負重載歲

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尚海運為重洪

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決原武漫安山湖而

南而會通之迹始泯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

道淤者什之三宜可濬而濬濬成而南北之運

通則無窮利也于是上命宋禮金純周長董

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

旬濬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漕

故河漕次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

白英畫以為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

東平之間地高圩救大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

輻輳之任重載固難運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

村和汶水無東流壘入南旺湖南旺若連河

之脊也濬全汶而湖深廣且可漕于是既南河

達海漕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

中分十分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分之六北流達

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壩閘以啓閉蓄洩自分

水至臨清地勢降九十九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海

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

有一而達于淮河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

創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 大社大稷

上諭侍臣謹小事改小過

上御右順門覽奏備 侍御祭鎮紙金獅

側將墜給事中取通趨進移置案中上顧侍

臣曰一語之微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安

天下大誦也獨可置之于危乎尤須安之天下

難安不可危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

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

致危之道也先是上諭六科查奏積弊發落

有失中者悉改之有奏改之恐失信于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于改至是因申諭之

江西吉水知縣錢本中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

趨負土營墳 本中武進人故獵書史明法律洪

元城再改吉水前今不職豪民宿吏並緣為奸

良善苦之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徙遠友邑中

肅然新解字壇壇學舍躬視諸生旌別勤惰以

勸政務清簡不任刑罰邑官有盜聚山谷間劫

劫掠郡守欲以兵勦之本中單騎賊壘喻禍福

俾官服罪得免本中操守

林學士胡廣薦其治滄民心遂復沽水知縣縣

民聞本中復來奔走

迎拜未幾以疾卒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陳璉等八十四人賜蕭

時中苗衷黃賜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上皆

丑會試取中者值 上巡狩北京 詔禮部以

賜進士蕭時中冠服銀幣餘並賜鈔五錠宴於會

同館 陳瑛有罪下獄歿

諭三法司審錄囚徒當明君子小人之分

刑部

上諭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

有過如失足清湖偶出于誤當於其情而護

史 2-287

凡人犯罪... 懲以法... 犯而不懲... 其審邪正... 不宜無論

選進士楊慈、劉永清、錢習禮、陳璉、黃壽生、陳用俱為翰林庶吉士。
時維英張羽、張式、馬信、邵聰、劉進士、改庶吉士、餘由監生選入翰林讀書至是中外謀庶司觀政。

四月辛卯朔享太廟

丁未 萬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都察院諭都御史仲斌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副使徐道正張大倫事江榮馬驥黃禎杖妓飲酒有玷風憲 上命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前榜示警眾

賑山西保德等州縣饑民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口給糧一萬八百石 命兵部定屯操之制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獄
先是縉入奏事 觀諸君無人臣禮 上還京漢王言縉驕 上北征見 罪譴交趾縉借汝王趨廣東娛嬉山水且言刑 徵諸人鑿嶺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為臣受

如北遂奔決玉俱下獄

如北遂奔決玉俱下獄

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諭今後但遇水旱饑民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上曰水旱民饑隋文帝不發 舍賑民流後未歲計所積 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 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 隋開皇間倉廩雖豐民食不騰 偽帝無道遂至滅亡前蓋具在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命庶子楊榮等主考應天鄉試命宴於本府
徐則等詳

癸酉日書星見禮官請賀不許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通政司奏黃巖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眾聚觀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勿聽
上曰此必由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行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之卒相與成治以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追咎性事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前監修 總纂本于

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隆和瑞寺官心射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極精詳
故也遂命姚彥季夏原吉盧修胡廣胡儼黃淮
楊榮楊上奇金
初改為總裁

皇太子令庶子楊榮侍諸 皇孫讀書於文華殿

後 皇太子諭諸 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
當禮敬恭請授有程度諸 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召榮與論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即夜訓
勉之功也榮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
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
訪以正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
皆懇切無
少避忌

附錄

兵科給事中倪煥言有內官奏千戶不
待朝命自發兵捕盜請治其專擅罪
上曰國家養民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
必待奏而後發兵則不逸大則勢張民受
多矣聞監不達事體汝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而退

十一月 上御奉天殿立 皇長孫為 皇太孫
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 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

吟之眾教為鞬韉抄掠不爰乃相率歸附
臣節表 太祖高皇帝祚厥國窮設爾三衛校
女守官職俾各領其眾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
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于汝可謂厚矣凡有
本雅夫里所會掠表違率又遣若列兒生給
而馬賞行同被詐如此罪矣可容今待
律朱答格等論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成金

納馬二十四匹始宥前罪不
然發兵誅叛悔將難也
鑄永樂通寶錢

閏十二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上銓選薦舉議

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以承流宣化撫字
為職必須得人淳人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
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待官在外五品以
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賢良
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量
材擢用其所舉非才受職後聞其貪婪舉主連
坐 上是其
言命速行之

壬辰 永樂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朝覲官各上政務 命六部議便于民者行之言

有不當勿問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
覲官言民瘼已言者幾人對曰日
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
無一民不攸善今日皆須言紙數者罪于各
官悉上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熬山

三日 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
示御製詩使儒臣奉和以為樂

命中官賜戶部尚書夏原吉母鈔二百錠

其母往觀熬山 上聞之曰此賢
母也其家賜之以為資母惟

二月 命戶部召鹽商中納甘肅供軍餉

引三十五升河東每引一斗五升

命左右諭德楊士奇金幼孜為會試考官

寺一

三月廷試 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宋禮上濬河議

言臣常自會輝至直沽視河岬其流但務修築隄岬恐水復衝突不免屢勞民力

其流但務修築隄岬恐水復衝突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于彼開二小河以洩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許有溝渠五里餘沿路里徐平地今開通

海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為之

五月 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

論曰

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吃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弊惑感男女雜處無別毀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都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爾禮部即揭榜申明違者殺

六月發河南粟賑民

勅戶部曰朕為天下主官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

名河南民饑有司不以權往往有三年穀豐

者若此敗國非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九郡縣及朝廷所遣百目擊民艱不實言者必悉逮下獄

建武當山宮觀 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脈董其役

七月 赦亞烈若奈兒歸國

選在閑韃官教民畜馬

先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番息而畜養乏人請

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四之家孳生不及救責之償 彼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為此方患 上謂兵部曰朔方固多馬雖土宜亦其人背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閑者多可廉選其忠勤者令教民畜牧孳息馬

禁在舍中官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處在外諸司行事或于民有不便問遣中官

在詢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須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好知之

八月 詔募勇健有才藝者隨從 皇太孫講武

上謂兵部金忠寺曰皇太孫年長有志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選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山欽定陶湖南中牟等縣民詣闕謝賑濟 諭

部其未至者移文止之 上曰天子以天下為家

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屬

蓋正為民計而使人殘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

命國子監學錄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 上曰朕

千其親故 擢用之 閭議者

九月陞工部主事蘭芳為工部右侍郎 功芳為

知府有循良政坐事謫從治河漕 累有建明未禮為其才故有是擢

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寶山成 危巖瀕海濱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

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于此或值風濤輒至傾

覆乞于縣之清湖築土為山立堡表識從之

命有司徵軍夫 勅瑄董其役候農隙為之至

平江伯陳瑄築揚州海門縣捍湖堤岍一萬八千

餘丈 碑文

十一月定武官職比試令 循洪武故事初試

俸逾二年并試不中者仍減半又 不中者襲職支全

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者發充軍 開州民三夫自陳于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効功

國上遣歸勉之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

劾益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汝意誠善未

為民欲報國不但効力設若能安分循禮務本

棄不修孝弟忠信之行和于家厚于鄉遵奉教

令不犯刑辟使鄉里敬效悉為善人如此即景

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 鄉里老幼亦以朕言諭之

附錄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

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與左右 宗宗幾

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

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

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蘭蓋知其不

能知人宋徽宗寵任小人致更長之禍正其

國之朕為天下至優勸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

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家古鞬鞞而外漢

人南人以致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

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而庭但未

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

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人主無由

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 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南海人田解舉

權要朝野畏之稱為冷面寒鐵公權長浙江憲與

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菓至前左右曰

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即往發

之果得婦人屍僧即款服大稱為神明功來時

道上婦人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厥推

心木布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布布洋川諸

之家入為驚始知疾下賊也又一巨商遠回春
 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
 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嚴之。果然。蓋
 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并治之。
 嘗巡屬縣。徵服。綱。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
 一縣疾苦。明日吏胥往。乃自獄出。縣官惶懼
 服謝。竟以罪去。田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
 恣肆。察家一日。餽以鴛鴦。于室後。有餽者。植
 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喬以給。及同官內
 宴。各賦飭。惟新妻。刑。叙。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
 威。節。者。各。相。慙。惡。更。為。淡。素。其。風。節。類。此。故。當
 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子。領。其。美。焉。
 特。緝。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于。戶。往。亦。緝。事。作
 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奏。新。專
 擅。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聲。陳。其。罪。且。曰。
 臣。奉。詔。除。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敢。且。不。憾。生。
 命。尋。悟。其。冤。願。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
 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保定侯孟善卒。 海豐人。洪武三十五年。以請
 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赦。還。
 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嗣。大。順。七。年。
 復。封。伯。卒。子。昂。嗣。成。化。八。年。卒。子。述。嗣。仍。為。指。揮。使。
癸未。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
勅諭齊黃等。遠親未拿者。咸赦。告者勿論。 時庶
 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雖。偶。免。然。鄉。人。恒。持。之。
 因。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曰。練。子。寧。若。在。朕
 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
 下令。禁止。黨。禁。遂。解。

二月。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蹇義黃淮
揚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思南思州宣慰司。田宗鼎田琛伏誅。 二田數相
 朝命故遣顧
 成兵擒之。
三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讚為左布政
使。
四月懲言民情不以實者。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
 陳民問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
 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
 不以聞。朕已真諸法。今後所言。有切
 實。請。治。理。者。直。進。言。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擲聽文武羣臣
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 自皇太孫而下
 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嘉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
 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從
 山河日月。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賦詩
 盡歡而罷。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用蹇義楊
 上亦知其識大體。能直言。智山東高密人。溫重
 端。慈。由。教。官。累。遷。今。職。遇。別。白。是。非。無。少。附
 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劉。導。戴
 倫。即。罷。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教。經。
曹縣獻騶虞。呂震等請賀。上斥之。

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阿魯台與尼刺相繼殺窮塞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豎謾難信然天地之仁覆育豈願釋哉納其貢使封王母妻封夫人

八月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上以天下大

夷八蠻乃命誠同中官李達齎詔幣往諭各國明年十月誠還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

悉備

十月山西沿邊烟墩成。

十一月命皇太子奉野蠶絲衾薦太廟。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

壬申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大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為而復

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數曰朕非不知三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且汝等慎勿諛也

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

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武義伯王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車駕發京師皇太孫從之。

上謂侍臣胡廣楊洪

金勿效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一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當稍開浚等

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請說義有益

四月駐蹕興和五軍盡出塞

次大石鎮召問庶子楊榮足合足兵之策榮進

上嘉納之。

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屯田將澤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上是其言

五月朔駐蹕楊林成大閱武。

上閱武之暇創崇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生長深宮

狃于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經國之務

惜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嘗以為之戒汝將來

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于天下之事不可

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

多自然心胸開豁于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

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

亦有補裨而及天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車駕次雙海泉

即撒里法兒元太祖發跡之地舊嘗建宮殿及

郊壇每歲于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關口

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

刺河賜名殺胡鎮

初七日晴午次急蘭忽失温把禿字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

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從後至

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敵謀而進寇

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

首無算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出下三鼓矣

初翼然各自... 編務極精... 命廣寺總其事... 仍命... 開館于東華門外... 仍命光祿寺給饌

乙未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趾叅議解縉暴卒

太祖寵眷西室進萬言拜御史成祖簡命入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咸切當及密議建儲以正制五福池其議漢王遂構怨外補李至剛

載名臣

按上初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其地恐亦難守時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又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遂由此得罪云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

王洪主考試事

取中洪英等二百五十人潛主元折卷乃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欲取林文培又

以粘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第一名改循第五王翺第二

上見翺名喜托京初會試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勞之後翺至

官保太宰為世名臣遭逢固不偶云

三月廷試賜陳循等貢陳景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時鴻寺無籍承張斌任事特守城功

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

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煩聖聽請伏法上諭

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命左庶子楊榮撰記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

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奏思南府大巖山有聲呼萬歲者三禮部請

賀不許

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輔為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鎮不靖復命輔是

時尚書福視民如子倘好法惡勞來不德每戒

辭縣吏撫字母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

意無鉅細咸盡心平允交人愛如父母

五月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道

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

瓜州儀真二灘法潮港之壅鑿徐呂二洪之巨

石平木柵行浦懸揚濟寧南旺高郵暨杜溝

湖築長堤以蓄巨漕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

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開

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漕河置廬舍五

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
陛下奏未嘗不惕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哉
禱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
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彼欲處朕
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愛君矣汝
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負宗伯之任

八月癸酉日壽星見欽天監以間行在禮部尚書

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論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

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
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祥應揆朕
涼薄曷克膺茲天運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
民能遵守太祖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
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成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乎
此汝文武百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未
遂之安爾寺及爾子爾孫亦同享

丁亥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
將撤而新之仍命工部作西宮

九月車駕將還京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

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及所經陵寢祠

廟悉如八年之制

車駕發北京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

頃有奇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

陣駕次鳳凰觀祀皇陵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上還南京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都

祀典諸神躬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

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宮殿上以營建重事恐民
力不堪乃命文武羣

臣會議于是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
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
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
世帝王之都也此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
心和協漕運日廣商賈輻湊財貨充盈良材巨
木已集涼師天下軍民樂于趨事伏乞上順天
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
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

彬代鎮守前經交趾命御史黃宗載交趾

壬子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

及四夷朝使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而嘉之謂侍
臣曰致治之道千

古一撥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
不治湖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
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
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
印以賜皇太子
皇太子

丁酉永樂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德為庶人。德。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諸劾封國宣府。請難師起。德逃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守金川門。請難師渡江。德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封于長沙。陰養兵。士謀不軌。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德後閹戶自焚歿。

以楊士奇為翰林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京間高煦有異志。及還。問士奇曰。汝與賽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封青州。又不肯行。今如朝廷將使都推欲開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蹟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彼無所容。則世之利。上默然。後

上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賽義學士楊士奇侍讀梁潛輔導。
車駕發京師。仍命大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四月。頒五經四書大全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秋。日將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胎教習水戰并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斃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戒內外劫掠諸實狀。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今處之安樂州。蓋去此京甚遠。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五月。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以儒士郭張善為翰林院檢討。
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冊封皇太孫妃胡氏。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上曰。比歲壽星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年並獲。不作為百官奉任其事。政平訟理。則為壽星之瑞。不為壽星之瑞也。

八月。劫金丹毀方書。丹書乃甌寧人所進。上主為方士所愚。今又欲欺朕耶。朕無所用。丹丹令自食。方書焚毀。令毋得別欺人也。

九月。修孔廟成。上親製碑文。
庶人允熲卒。懿文第三子也。命以禮祭葬之。

十月。工部侍郎蘭芳卒。芳。山西夏邑人。儻濶。洪武舉孝廉。歷刑部郎。陞吉安知府。先是吉安有知府未仲智。甚得民心。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芳至處。事曲當民更大喜。時有吉水無賴民。請闕言縣有銀。始意練可復厚利。上遣官覆視。父老泣訴于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無窮。憂矣。芳鞠請闕告者其人。即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琪等一百人。

史 2-298

伏辜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且陳
詢邑人長者皆云素無銀治日嘗蔬食服無飾
之誅得旨罷其事自奉儉約日嘗蔬食服無飾
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
事論為辦事官從治河累有建明遂超陞工部
侍郎告安自芳去其民
恩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已未五色慶雲呈彩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羣臣

表稱賀不許。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一處五
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霧縹緲流通欄微
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舒卷彌滿殿間卿雲
內散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慶雲呈彩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應城伯孫巖卒。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
揮金事以靖難功封祿于石永
樂十四年安置交趾召還至是薨于京嗣二十
一年薨于英嗣尋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于繼
先嗣弘治十六年薨于誠嗣嘉靖十八
年薨于爵嗣萬曆元年薨于文棟嗣

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禮官請賀不許。上以玄兔
遺人論皇太子書曰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
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
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
之且吾豈不自知今惟遠鄙無事而郡縣水旱
性性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謂哉
而一兔之異何以為瑞未好直言則德日廣好

諷言則過日增汝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
之言不可不審之于理但觀此詩及表則理
能適矣。

二月命行在翰林院侍讀魯榮侍講王英為會
試考官。取中董璘等
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騏勃名馬
上為改之。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
初祝
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
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
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
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
寒江水無潮通鏡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
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堂宗泐見其權
膝高味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
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任持比平慶壽
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上召見問曰汝能
手道衍即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際取太平
錢五枚。上自祝連對曰會會即開際取太平
作皇帝手。上曰和尙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
他日嘗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和尙袁珙以
快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
馨胖和尚乃爾耶曰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
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
于上。上即置帳中几檄遣棧向悉其情畫及
卒。賜葬諡載名臣云。

皇天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具詩題與表題間日

史 2-299

封進以廣琢磨

甚手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

今卿年邁輔余為勞似卿朴而苦口者百無一

二而諛順頌者比比有之卿母憐勞成餘業

惟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母務犯難解之慮余

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且詩題與表題

謂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

指不多及書函曰皇太子監國之暇專意文

生好古善述字也皇太子監國之暇專意文

事行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善

德訓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諫多良規起予

永平時酬芳見樽酒庶以芳期願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賜鈔錠絲幣有差

其二百五十七卷計

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江都入撰武中為都督命事鎮

鎮遠侯顧成卒

貴州建文初北征獲降附以

佐世子守城遷右都督洪武三十五年封孫千

五百石仍守貴州教以功及言事受賞于統先

授普定衛指揮為建文君所誅孫與孫嗣正統

十四年從比征失津前雷為都督同知景泰三

年封伯爵歲餘千石天順元年復為侯祿千三

百石七年薨孫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弟傳嗣

弘治十六年薨于仕隆嗣嘉靖七年薨于家嗣

萬曆九年薨無子從于水光嗣傳與仕隆俱歷

任將帥加保

傳有廉能聲

毅贊善梁濬司諫周冕

時皇太子監國上表

特有疾兩京相距數千

里小人陰附漢府者幾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

事覺皇太子今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年

功有之有諸于上曰初上所謫罪人皇

太子曲宥之矣遂速陳千戶殺之以

精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歿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

自處泊然然性之骨鯁味逢迎承順而已是

故在建文朝對策則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

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

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廣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廣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天教名姓正相

何議交功矣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

自處泊然然性之骨鯁味逢迎承順而已是

故在建文朝對策則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

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

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廣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廣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美朝胡

天教名姓正相

何議交功矣

永康侯徐忠卒

合邑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侯。祿千二百石。至是薨。子溥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喬松嗣。薨。子散嗣。

六月 詔纂修天下郡縣志

命禮部遣官博采事蹟及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陸融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置數日。試觀河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趨朝。動臣某者。語諱侍衛。擬之。仍當陞。日奏有言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姪侍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任稍久。隣居學士楊廷新。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推辭。謝之曰。編

疑。皇太子。孝謹。七事。審。孫。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

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塌上其地特高傍取忠亦嘗于此築堡簡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為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望。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諤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致。州。奏。對。如。前。乃。曰。是。天。人。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以。瘞。之。露。其

諤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致。州。奏。對。如。前。乃。曰。是。天。人。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為。以。瘞。之。露。其

頃七日不。成。遂。釋。還。職。事。陸。科。都。給。事。中。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家。房。同。事。者。先。畢。上。降。職。去。諤。貪。不。能。俯。伏。陳。躬。自。為。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躬。自。為。之。上。念。諤。賢。且。憫。其。貪。命。復。官。歷。陞。今。職。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諤。為。人。剛。介。然。賦。性。賦。諤。當。被。瘞。時。數。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火。斃。所。苦。聞。其。故。則。罵。之。曰。咄。咄。汝。不。知。即。朝。廷。瘞。人。當。以。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十月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 皇太子

先是 皇太子命上奇纂

周易朱氏本義。直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上經。然修齊治平之道。悉具。續編。以。進。用。簡。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十二月申嚴官吏職禁

論法司曰。唐太宗惡官

干法。故。吏。尚。清。謹。民。免。于。搖。勉。貞。觀。之。海。所。以。感。服。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殺。一。人。稍。斂。一。錢。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職。官。吏。必。論。如。法。

勅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大嶽太和之山

十四。洞。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勝。首。曰。紫。霄。南。巖。上。秩。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下。龍。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宮。龍。宮。以。即。天。柱。峯。頂。石。銅。為。殿。坊。以。黃。金。鑲。嵌。主。像。于。中。選。道。士。二。百。人。供。酒。醮。給。田。二。百。七。十。疇。并。耕。戶。以。贖。之。仍。選。道。士。王。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任。官。觀。凡。為。殿。觀。門。廡。及。亭。室。厨。庫。千。五。百。餘。楹。

亥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

未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

三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二月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開

是始成各

是始成各

是始成各

吏部尚書蹇義起復 義丁父憂 詔起令

令禮部於大誥例內出題試士

四月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埕封江為廣寧伯

先是 賜誥印封其子為日本國王名其國曰

山曰壽安鎮海山 勸合百道十年一貢

使母過一 貢 貢非期入若人船跡

使母過一 貢 貢非期入若人船跡

使母過一 貢 貢非期入若人船跡

伏喝堡上衛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俟

砲鳴即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船

登岸食林馬不為動而潛遣世士問道

賊果潰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亂天櫻

開西壁衝倭急走張兩翼夾擊浮斬千

賊身急走隨則隨已盡焚為焚舟卒所

江已寇遠來逼塌我以飽待饑以逸待

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為我陣我作真武

亦思士卒耳且而張其氣也賊既入堡

已我師政急彼必致放未必無傷縱其

是後不

附錄 初山西行都軍士保石青干沙

七月行在戶部上運糧議 軍軍衛軍上

運餘衛所今營造如夫役不敷則下江

南直量雇夫于淮安臨清裕糧轉運其

八月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九月列僊傳成親製序冠之 上嘗覽

命侍臣博采重和

命侍臣博采重和

命侍臣博采重和

命侍臣博采重和

欽頒佛經至天報恩寺。光緒自北

毫光輝雲捧日千佛觀。音善達羅漢妙相畢集

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為翰林檢討。

進學。

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儒臣進表賀。

詔以為善陰騰。孝順事實二書。賜諸王羣臣及

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初。武臣劾武備。

作竟至覆亡。我太祖高皇帝受命定鼎。將劫

謀士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

夜惕勵。惟恐昭末。元覆轍以墜。不緒。波寺世有

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嚴飭武備。為國爪牙

而比來。紀律廢弛。士遊伍不問。甚且賞放回軍

或五六十年。故軍伍。蓋虛存。有緩急。當何

以應。定皆。汝寺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

自今。宜整古人之片。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

撫。上。宜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究不作。

朝廷有磐石之安。於寺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

言。仍蹈前

失罪。無赦。

接交趾御史黃宗。議考核郡縣官。

限新人。嚴。南。其。虞。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計

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之大學。教養之。素。又。其

諸司。歷試之才。所以。故。民。者。不。知。無。子。理。刑。者

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且。令。到。任

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被。二。司。嚴。加。考。核

上。其。廉。汗。能。否。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

從。之。因。謂。史。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

受。其。殃。前。除。交。趾。郵。縣。官。出。一。時。之。權

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修。之

泰寧侯陳珪卒。

諭。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

年。薨。子。顯。嗣。七。年。薨。無。子。弟。嘉。嗣。正。統。十。四。年

從。北。征。陣。亡。無。子。弟。嘉。嗣。成。化。八。年。薨。子。世。嗣

弘。治。七。年。薨。子。成。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

十。二。年。薨。子。鍾。嗣。無。子。弟。嘉。嗣。成。化。八。年。薨。子。世。嗣

子。弟。嘉。嗣。成。化。八。年。薨。子。世。嗣

元宵節。上御午門。燈宴百官。賜儒臣御製

詩。學士楊榮等恭和以進。

其。群。雄。奠。安。岳。姓。復。人。紀。掃。清。宇。宙。腥。膻。空。三

光。官。精。益。禪。師。五。岳。不。劫。逾。穹。崇。求。天。課。環。極

南。北。虞。淵。賜。谷。窮。西。東。梯。山。航。海。凡。相。繼。王。帛

萬。國。皆。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簡。拔。賢。俊。俱。登

命楊榮。金初。拔為文淵閣大學士。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閏正月。權人材馬麟等。為各布政司官。

馬麟原

周克教俱左布政。孫濠江潤艾英右布政。陸

二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睿兒作亂。

妻兒聯民林三

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夢。為人馬相戰。則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濰州。縣。誘愚民。于是奸人童。果。等各率眾從之。推眾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寺。皆。陷。即。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妖黨董彥果等。大行莒州劫殺。不服招撫。勅

安遠侯柳昇。分兵剿之。

昇兵至益前。圍賊于柳

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蓄有汲道。昇即往。據之。賊。被。襲。官。軍。營。與。賊。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分。兵。捕。獲。賊。黨。劉。後。寺。男。婦。百。餘。人。而。養。兒。下。獲。

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于安丘。

先是賊首

知縣張煥。縣丞馬鶴。集民夫八百餘人。以賊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印。墨。之。衆。合。萬。餘。人。作。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符。至。城。下。奮。擊。賊。之。賊。收。餘。衆。百。餘。人。亦。被。擄。出。擊。大。敗。之。賔。鳩。道。去。被。賊。三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賊。中。已。不。支。使。首。至。稱。降。必。陷。于。賊。矣。既。而。賊。至。青。迎。謁。昇。怒。其。不。待。已。奔。出。青。之。青。不。為。擊。

吳日。蒼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千。諸。城。盡。殺。之。各。賊。首。悉。送。京。師。

山東妖賊平。論功。陞安丘知縣張旌。為山東左布

政縣丞。馬撫。為山東左叅議。指揮僉事衛青。為山

東都指揮使。指揮王真。為都指揮僉事。

下安遠侯柳昇於獄。尋宥之。

行在形部尚書。命

征剿山東妖賊唐睿兒等。聖諭。請。請。指。揮。方。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為。賊。夜。破。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昇。夾。攻。忠。身。先。亡。幾。破。賊。營。昇。忌。其。成。功。而。不。敢。援。救。忠。力。盡。而。斃。賊。遂。沿。乘。間。遁。去。及。備。倭。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昇。始。至。

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下。其。告。誠。俾。圖。萬。全。今。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命。下。昇。于。獄。尋。赦。出。之。

上以唐睿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

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

詰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宿遷人。總戎。遠東。謀略。不

士卒。明紀律。有息信。以破倭。封伯。諡。祿。千。二。百。

石世襲。至是。薨。子。滿。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

嗣。進。封。侯。成。化。七。年。薨。兄。子。璫。嗣。十。五。年。薨。安。

子。璫。嗣。初。封。伯。弘。治。二。年。薨。子。浩。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中。

九。嗣。萬。曆。年。薨。子。嗣。德。嗣。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襄卒。

義淇縣人為御史糾貪墨決疑獄吏民畏服。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樂平人初知盱眙廉

能平恕。世金華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議。被劾。陳季擴還奏稱。命往思州廉察田宗。冠龍那銘。悉得其實。還除衡州府同知。住擒烟。幸易為文。撤山神。明日虎成道。則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廢人財。貨上官。并劫素。易不舉。坐是。獄。中。人多借之。

八月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北京宮殿成。

九廟在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視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

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長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始成。封督工都督郭義為安陽侯。

陞管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督工文武官及軍民夫匠賜鈔有差。

命夏原吉齋勅召皇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一月至北京。

山東諸城縣獻龍馬。

其馬麟臆。鬃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編修。從皇太孫讀書。

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恣卒。

叔恣廬陵人。初。沅陵縣有患。政。

刑部王事。尋召修。永樂人典。沅陵民陳乞還。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之民。戴若父母。及。北京。率郡民。就役歲餘。卒。

十一月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京師。

皇太子赴北京。

過滁洲。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雅。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物。頗。當。論。刑。修。文。似。賜。羣。臣。且。論。之。曰。修。之。賢。也。

知。大。祖。龍。興。時。事。者。雷。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民。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合。視。之。見。民。老。稚。皆。衣。草。結。不。掩。體。哭。命。升。不。治。數。日。民。隱。不。上。問。若。此。乎。視。中。官。賜。之。錢。而。召。鄉。老。問。疾。苦。俱。以。實。對。較。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勅。念。不。稅。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徵。皇。太。子。曰。民。饑。且。成。尚。及。徵。稅。耶。宜。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恨。懼。發。吾。見。上。自。奏。也。後。至。京。奏。之。上。喜。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助。其。文。之。故。諸。喪。况。百。姓。吾。之。赤。子。乎。賑。之。是。也。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京師。

上御奉天殿羣臣行賀禮。

辛丑永樂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上躬詣 大廟奉安 皇太后 皇地祇神位

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位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位 皇太子詣山川壇神位

戊辰大赦天下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靈 夙夜無間乃者 繼承大統臨御萬方 祇勤庶政 民神心竭 九遠之業 爰自經營以來 預天下正 庶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 嘉與維新 弘敷寬 之德 大赦天下

三月遣官釋奠先師

會試天下舉人 命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周述為

會試考官

取中陳中 半二百人

三月廷試新科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十人

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薛珪劉球干

諫者各臣

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肆赦求直言

時侍讀李時勉上書言事 其略曰天下有司 苟不能慎 則災眚必降 災眚必降 則考覈必

而所可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 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奸九善于趨避者多考 職人無懲勸宜歲初校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 一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 能政績顯著者請即賚增秩以勸其志貪黷指 勉怠政廢事者請即賚黜削以警其餘如有善 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勤得 望于道實罷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 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朕親親我官民再使人言江 西浙江湖廣并直隸應天等府縣杖糧每年運 北北京道路險遠困故不堪官于准安徐州濟 寧清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糶列設法 至北北京少行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宮官軍 悉力赴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 憐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免餘丁差 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且 初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

禮部侍郎儀智乞致仕許之

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恒羅通等為交趾

知州

時暹字應 詔陳言頗詳 上嘉納之 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并慶不能平數請 上罪之 上曰朕于今欲聞過古之明上皆受逆 天可乎 又曰朕于今欲聞過古之明上皆受逆 言今女教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請 汝昔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 無之干汝何損今罪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若 之過矣于是慶等薦暹等十堪收民時 旨皆

聖知州亦
保全意也。

丙午萬壽 聖節以災異 詔免慶賀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

田供糧餉從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以夏原

吉正言止之

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親視以君

義從此大壞 上曰汝欲效韓愈耶即日法王見使殿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御甲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士大夫臣敢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即揚鞭之拜無疾

八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殺主事蕭儀

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儀言尤峻故殺之科道官皆

與大臣密議救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曰朕科道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王彰言史於職當言路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勝贊大詔臣等之罪也 上悅 兩省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或尤原吉肯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重臣等事久言雖失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檢不小眾始歎服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議北征速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

中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時上以比

征原吉等議宜休兵養民而嚴勅邊將滿禦上召賓實言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對曰僅給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 上不擇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賓同方政激怒賓自縊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時然恐有侵盜原吉失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令同中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尚書夏原吉

上命中使覘之聞

其忠言怒頗解

原吉在獄中使因問曰 上待

日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何敢怨于足繫稍寬

壬寅永樂三十年春正月己未朔

庚申享太廟

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

命英國公張輔同六部院官議北征餽餉

輔等

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督二人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後運惟車輜用總督官二人共用驢二十四萬頭車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輜軍民丁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以親征北虜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戊寅 車駕發北京 駐蹕鷄鳴山

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 能營諸狼貪一浮所欲急走道之徒勞少俟青 草馬肥道開平諭應昌出其 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 駐蹕龍門

收入城 梅王禮盡 收入城

五月 大閱諸將

上曰兵行向水水因地而順流 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 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 後無往不 中前矣

七月 車駕發殺胡原 大破阿魯台 遂命班師

前鋒都督朱瑄率阿魯台部屬備言阿魯台 所部聞大軍出皆憂俱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懼其母及妻聞之罵 曰大明皇帝何負汝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汝 身之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 羊輜重干糧藥海之例與其家屬遁矣

上聞曰黠兒走然此點勇未可遠信或汝說 謀示弱以誤我不可嚴備前哨總獲虜師曲 亦言虜眾悉夜遁矣驗之而信盡收其牛馬焚 其輜重上又以兀良哈為阿魯台羽翼備女 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為遠患驅之足 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班師

八月 以班師遣書諭 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 上還京

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 奉天門百官奉賀平胡

逮楊士奇 塞義呂震 錦衣衛獄釋之

導有闕震婦月部主事張鶴朝奏失儀 皇太 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 奇復左春 坊大學士

十一月 豐城侯李彬卒

定遠人永樂元年以請 安南加祿五百石至是薨子賢嗣景泰二年薨 子應嗣成化十八年薨子壘嗣正德二年薨無 子庶兄子昂嗣嘉靖十年薨無子從子熙嗣三 十一年薨無子從子懋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 子璟

應十二月 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 自稱可汗

本雅失里妻率 其部屬來朝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春正月 癸未朔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雅 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 延接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厭色進田之 專在宗室中為最賢 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

三月 蜀王椿薨 諡曰獻

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 延接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厭色進田之 專在宗室中為最賢 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

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 敗之

初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成 皇太子 處分 宦官黃儼尤見裁斥日譏于 上 陰為高 遜地偽言 上注意遂指揮孟賢等遂收邪心 會欲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 大家當有易上之 變賢等謀益堅與孟孟二不補 孟怒用子和高 正陳謀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官中候 上寤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五月 常山護衛總旗王愉告孟賢謀不軌 伏誅

初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成 皇太子 處分 宦官黃儼尤見裁斥日譏于 上 陰為高 遜地偽言 上注意遂指揮孟賢等遂收邪心 會欲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 大家當有易上之 變賢等謀益堅與孟孟二不補 孟怒用子和高 正陳謀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官中候 上寤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會欲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 大家當有易上之 變賢等謀益堅與孟孟二不補 孟怒用子和高 正陳謀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官中候 上寤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變賢等謀益堅與孟孟二不補 孟怒用子和高 正陳謀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官中候 上寤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正陳謀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官中候 上寤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駕即以其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預令高正偽讓遺詔付中官楊慶發于至期從

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 攝布置已定 正密告其甥王倫 倫曰 舅氏奈何 為滅族計 力止不從 遂詣關告 上震怒 命急捕賊 既悉得 召皇太子 趙王 及文武大臣 右順門親鞫之 上顧高燾曰 爾為之 即燾 燾不能言 皇太子曰 高燾必不與謀 此下人所為 耳遂并其黨 伏誅 而籍其家

七月 命柳昇陳瑛將中軍 鄭亨朱永張輔王通 將左右軍 陳懋將前鋒 從征阿魯台 克之 班師

時廟中有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曰 去秋此虜犯興和 朕搗其巢 復勒其黨 兀良哈之眾 窮亦甚矣 今度朕既得志 必不復出 故萌妄念 朕當先馳塞外 以待之 虜不虞大兵出 而輕肆 妄動 朕因而擊之 破必矣 諸將皆曰 然 遂命將 明誓將 大調 沈 月 德 駕 次 沙 城 阿 魯 台

帕不兒古 納魯 等 率 降 備 言 高 燾 遠 道 失 等 俱 正 千 戶 十 月 虜 酋 也 先 土 于 降 封 為 忠 勇 王 賜 名 金 忠 尋 賜 諡 命 鐵 券 金 印 王 帶 時 左 右 皆 贊 上 功 德 之 盛 上 曰 昔 唐 時 突 厥 請 利 入 朝 大 宗 胡 越 一 家 有 於 大 自 得 之 意 朕 所 不 取 惟 天 下 之 人 皆 遂 其 生 遠 境 無 慮 兵 甲 不 用 斯 朕 志 也 遂 詔 班 師

八月 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禮官 請賀不許

漢秦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 光紫雲周匝不散及山石崖靈芝尚 書曰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 殿 上 資 福 于 皇 考 效 下 為 天 下 生 民 祈 福 非 為 己 且 朕 德 涼 薄 不 敢 恃 此 為 祥 其 勿 賀

十一月 上還京 御奉天殿 帝朝賀

附錄 皇太子聞黃儼江保敷造說語諸之 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語之 故因葉曰天 可欺乎 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 故士奇對曰 殿下蓋宜自處 盡道 皇太子曰 盡子職而已 他道

附錄 交趾上供緝一千七百四十七匹 漆三 其供自永樂十四年始 茲有增損而是歲獨廢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春正月 戊寅朔

朝覲官稽延歲供錢糧 并不勘完 未完事件者 下錦衣衛獄 尋釋回任 催督之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命侍讀曾棽侍講余鼎為 會試考官 取中葉烈等 五百五十八人

三月 廷試 賜邢寬梁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是科得便軒 取 九 騎 皆 名 臣

天禧寺將成 賜名大報恩寺

命親征阿魯台 以柳昇將中軍 張輔王通鄭亨薛 祿將左右軍 陳懋金忠將前鋒 從征 先是金忠

魯曰 緝主殺入逆大違命請 命征 願 捐 軀 為 士 卒 先 上 曰 且 休 矣 兵 數 動 朕 願 之 况 下 人 乎 忠 曰 如 邊 人 荼 毒 何 上 曰 卿 意 固 義 也 事 須 有 各 姑 待 之 至 是 開 平 奏 虜 特 犯 邊 諸 大 臣 議 且 以 金 忠 意 告 金 曰 逆 賊 不 可 縱 上 患 不 可 生 視 上 然 之 乃 親 征 以 大 學 士 楊 恭

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進供諸品
海味菓子寺項悉命停罷仍有刑及于民者
不可
故舉。

論曰

文皇帝稟天錫勇智之資具聖人文武

克慎懷保小民嘉與萬姓其蹟仁壽奠基北

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若朝鮮日本暹

羅琉球中山安南占城西洋瓜哇鬼方緬國木

孟安麓川威遠八百老揭里車馬思泥八利根

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開夕引奉貢嚮服此

其神謀睿等真有預決于萬里之外以成千古

所無之功而三邊永寧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

靖于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宮官制有文華贊鑑

立皇太孫則命大臣輔導修經書性理以明

學術刻名臣奏議以廣言路求遺書者大典以

廣經濟頒為善陰陰孝順事實以秩倫紀命陳

瑄兼江准轉運命朱禮清治通漕河簡任名賢

遇災頒赦奉餼賑民再奠刑家既又其文治之

光昭于日月者當時若郭衛之清邊頌解縉之

四夷咸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追實錄表贊言

人人殊而所以名狀神武歌咏駿烈者則至今

請之有餘矣馬。

新刻明政統宗之九

仁宗昭皇帝

帝成祖第一子御名高熾仁孝皇后徐氏

生也初封燕世子靖難後立為皇太子在位

二年壽四十八葬獻陵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於獄

復其官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命出視事原吉言在獄時母老未成服乞歸葬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望相助共濟艱難安得遽去賜米鈔令家屬護喪歸葬仍命兵部給歸舟有司治葬事

置三公三孤官

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上謂侍

臣曰此皇祖制也皇考聖明可無事此官朕中人歷天下之事日淺不無望于保傅卿等勉之已又設謹身殿大學士

加蹇義為少保楊榮太常卿金幼孜戶部右侍郎

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制備顧問

開不預所問職務時士奇謝恩里聞惜薪司賦

奏于山東河濟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月餘

萬人將奏之時義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

奇謂蹇義曰前華蓋必有說試共聽之上奇

何意詔雨下兩口情新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

中事肅性比是急遽中谷

出資淮楊溥於獄命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溥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

懸銅牌請治罪上以赦前原之

上曰昨日下

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論六科及

三去司曰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

爾守各務遵守毋使朕食言以失人心

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為荆門知州

初伯安

正通州驛舍驛丞有美妾伯安私焉驛丞覺而

殺妾事聞伯安坐罰築城至是遇赦應復職

以玷朝行遂黜之

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先

指揮林茂畏避出館又犯姦命罪下錦衣衛

與勉同繫茂就獄中造謠詞數十百言將誣告

人以觀倖免會赦不果告而勉

于上者上曰勉道之也故有是命

九月朔上天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

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仁孝皇后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

詔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

按司事 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徇其好法其所惡

撫字之政于是交人皆愛戴如父中朝士大夫

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

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恬思肆

其妄曰此若于不容于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

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老携

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按是時交趾所恃者一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

殊谷交士所恃以靖番福善撫字思流遐裔交

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

朝德失之矣交士自茲益驕視矣豈非一時輔

相之過與宜乎權文敏以交趾

今吏部汰文官冗員 論曰古稱官不備惟其人

有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

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從操稟祿

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

按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者留其貪

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

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勿臨

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實張敏林道

安等俱為縣丞 初穆等以嚴事不謹皆得罪至

是遇赦 上以六科密邇之地

命定國公徐昇自富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

初文武百官若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

景昌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劾至是召二

人論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 皇考外甥

一皇考質天臣民如喪考妣故使人安處私室

情與禮何如此不

學之過故有是命

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左給事刑府長史曹易

齡為翰林修撰 二人侍 上于春官凡書表奏

其去近侍 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

黜太常少卿周訥為交趾所屬知府 訥承樂

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夏去至是來朝

因使後之人直值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黜訥

降山西按察副使陳諤為海鹽知縣 諤為湖

撫楚王細故 上素厭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

至是遇赦應復 上曰諤小人也宜以站方

面遂有 是命

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 上曰古者山林川澤

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禁亦為民非公家專

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

人君子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

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

壽山相接宜禁 樵採餘聽勿禁

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淹下僚德性純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眾者嚴實薦舉職者罰

河南黃河泛溢傷稼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

諸縣禾稼 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

王彰往鎮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朝

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

復吳夔工科都給事中 命點閣皇城守衛軍上

皆夔侍從敬謹密奏後置河南按察司命

加襄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少傅金幼孜少保

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維慈結縷論之曰卿寺

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

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寺言之朕有不從

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祭告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 上尊諭頒告天下

遣書諭寧王 時王欲奉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厚任欲見叔亦切倦倦但 祖訓不可違若封

國受之 先帝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

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并悉石青之類所產之物不備其所無比年如

命襄城伯李隆總兵鎮守山海尋復鎮守南京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 震言于 上曰今

凡請如 太祖彼漢制釋衰易吉服震奏已遂

太宗皇帝在上綬服後仍效月白衣麻經帶今

不取明言忤震震厲聲怒士奇曰朝廷每事被

德編執已見請錄取一說明且羣臣皆素衣冠

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士奇武臣惟張

輔如 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

義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忤奏易服云皆

御寺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 梓宮在

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不及又顧義曰

命慎選國子監官 上謂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

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俾授不

附錄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金

次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未

地誠能窮經傳古達于修己治人之道下吏事

何難比士習且下率遂末以圖進取而昧于大

經大法城隍之作性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

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勸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
荒者為數實除詔召別田種官田聽民田
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部曰田民所賴以
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者眾豈
姓巧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荒食不足加以
疫癘致死亡者今吾民何以至此繼今一切科
徭務樽節毋煩苛飭令有司
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聞

政大理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紀諄為交趾布
政使

召前峽山知縣戈謙為大理右少卿謙初為御
史言事剴

切上心識
之故有是命

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上論曰國以民為
本吏牧養

為害甚民不聊生故遺汝等分道考察然人才
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詭媚而失政缺民者矣有
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廉刑
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
舉者矣必究實毋惑流言毋屈勢
要毋私親故糾舉具聞賜鈔而遣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從之其一乞令有
司如舊制嚴

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其二
乞遣人清軍伍果戶絕者查勘開豁免平民勾
擾之害其三內官內使非重事不可輕遣出外
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為擾于民其四乞禁
約江河往來之人舟中不得擅帶軍器懸旗聲
勢因行劫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壇
廟城池損壞
者悉加重修

令屯田軍士不許擅差上諭原吉曰古者寓兵
于農無輪轉之勞漢之

屯田猶有古意先帝上屯種法用心甚至詔
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遠農時遂鮮故復以
備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今天下衛所屯田軍
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按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
則又所以維持屯田于不壞者共舉開種任此
法所以逸圍疆富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
無之後來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
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于此
而汎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圖書諭勉之上閱京官
詰詞頗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原
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未
有盡善皆當盡言遂親增其詰語曰勿謂崇高
而難人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意卿
等勿文其飾特賜銀百兩

上嘉羣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改
過不吝為法上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奸朕
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
之方自悔而外問已進文字來甚極朕意士奇
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與為喜怒不以
喜怒為用舍上曰然善云有言逆于汝心必
求諸道恒存此心問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必
必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
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思未
知耳知之不難于
改此卿所知也

增諸王歲祿上謂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
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
朕且夕在念益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新嗣
大位于此尤當加意于是各加祿元
上府各加二萬石漢庶人以宣德元
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解所加祿矣

趙王秦祥常山一護衛軍從之

初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京操

時張輔半請也

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使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

交趾黎利反改大理鄉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

虜寇雲州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進襄義楊士奇夏原吉少師少傅少保左都御史

劉觀太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

純刑部尚書郭資進太子太師令致仕

進封后兄張景為彭城伯

永城人以恩澤封

德二年薨子欽嗣嘉靖十六年薨于勳嗣本年

年薨于守忠嗣

追贈故兵部尚書金忠為少師諡忠襄蔭子達為

檢討

命征西將軍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十二月 勅加楊榮為工部尚書

諭吏部宜慎選師儒

上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

模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今太

學人材之地宜慎選師職以副朕作人之懷

命吏兵二部書布按都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

序 先是上諭襄義李慶曰天下治亂係庶官

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

者于下故庶官効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至慎

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

布按都三司官乃旬宣大臣而朕未親識其人

又不悉其姓名即問其賢否既久不能省意

臣工善不善而為君者忘之于勸戒何有汝二

師其名各具姓名履歷揭

諸西京朕將親臨焉

論三法矜獄執正母以忤 旨為慮

上諭金純

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

時過怒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垂

忤為慮朕不 賜勅獎諭大學士楊榮

馳報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

城南出在海子凡三

餘里初止禁民取魚其後外傍近之草灌田之

水不得取上命吏部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

府庫之儲不吝况也澤所產哉

辦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

富請上

正身修德

效天勤民教化厚俗明刑誦教以堯舜三代為

法聲色玩好遊畋造作不急之務無益之費此

諸傷財害民以自奉者必

以秦皇漢武隋煬為戒

甲寅 梓宮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上

親告几筵

庚申 梓宮葬長陵

作觀象臺於禁中

初以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于仰觀之事上監國時語士奇以天文曰宋

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即位刻天元王

即應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仰觀之道今

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十六人為給事中

以師達為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

以書諭平陽王平陽王後事稍白詔封美圭為平陽王奉父

居平陽而濟瀾乃大慰又侵奪平陽王田上

賜濟瀾書言詩云鶴鶴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

叩頭禮先是呂震奏請作樂受朝賀上奇其

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

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焉昨朝會從震

加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

禮部尚書上奇淮辭尚書俸從之幼孜亦各辭

多矣况皇考負天遠在塞外賴卿

寺盡心維持所與三休其勿因辭

建弘文閣

上諭大臣曰卿寺各有職務朕欲

問可咨訪以聞士奇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

儒士陳維對命學士傳吉維授五經博士掌

閣事進佐之義舉學錄楊敬誦何澄敦實

堪用即授編修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大學

士益武英謹身三殿及文淵閣閣者不預

儀務以揚溥直弘文閣上手弘文閣印授溥

諭兵部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者

為令諭尚書李慶寺曰馬資于國用甚大然當

漢文景時民間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

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

有司急于官馬卒息故民不服于其私今宜寬

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服

之欠庶幾可賜得臣天元至膺祥異賦

罷給朝覲官牧馬

永樂末六師歲出擊胡貴戚

能存上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寬官駒之令

二歲納二馬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

衛伍操用然且餘千羣今遠近方朝朝覲官咸

集請官給馬一匹令大僕歲殺駒如民間稍寬

民下廷議報可給者且半大學士楊士奇力陳

不可曰朝廷以禮節賢者授方面部守次者近

被察司風憲官不宜受太僕寺節制...
洪武中...
債未領者悉止勿給...
之詐解言未脫...
故連之不飲...
容與朕言...
頌首曰昔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許
初良素行不謹...
下良叩...
幸未覺露不改...
遂繫...
誥命...
嘗誣大臣罪者其...
君于平不與。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果參政葉春巡視江東
浙西八郡

命大監鄭和領下番官軍手備南京
朱...
李隆...
摧解禎期為中書舍人...
三月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以楊溥為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
勅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璣鎮守太監王安

復比京行都行後軍都督府

丙辰 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改禮部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改兵部侍郎張信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貞姚廣孝配享文皇廟
召前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贈劉備為太子少傅
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
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起陛之

詔禁自宮及加人宮刑
何棟
日思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
義若身為大臣唯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
國亦

今大理少卿戈謙朝叅如故
勅以誣罔...
但坐司治事...
羣臣曰...
諫法朕...
子之道...
君臣相與之義...
贈故詹事鄒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

贈故詹事鄒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

敏文肅 命相而立 詔定金忠等議

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其弟吳管為廣

義伯 忠後從征虜戰沒弟忠勳同死陣論者方

歸累功至右都督和樂十年以捕叛者封伯克

順五年成曹欽之難于鑑嗣正德元年薨子世

與嗣嘉靖二十六年薨子繼嗣成化 管堯子世

四年生激滿四變誦成國除

哈密遣人進疏黃 上曰從前不聞哈密藏此物

有疏黃則製火藥不患無人猝遇戰聞亦須有

備初大同宣府知之 上之隨事經慮蓋如此

三月辛未朔命 皇太子往祭 皇陵 孝陵

徙蜀王子悅耀於武岡 悅耀謀奪嫡構誣

地曰嫡庶大倫干分犯親濁不畏鬼神千謂侍

臣曰悅耀虧忠孝懷奸譏使歸蜀終亂其國從

武岡州又徙 遣漢王子瞻圻守皇陵朝事

權儒士吳納為監察御史

癸丑星變 占為王命憂翼日 上御承天門奏

未也 上曰義寺三人即見必不知土音當知

之土音對曰臣馬昧亦不能知 上天之命

矣歎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諭曰朕

監國三十為護人所構心之難危吾三人實共

之賴 皇考仁聖以全言已泣下義士亦泣

稽首曰在朕險即夷旨 先帝聖明 陛下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景昌定國公

淮徐山東饑下 詔蠲田租停官員物料

召士奇草詔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幸甚然

戶工部事也當召今預聞 上曰安之國家故

民窮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

往持不決之意若與商之 或中尼不行矣呼中

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 西角樓立書詔或曰

山東地方千餘里豈盡無 收宜差別毋益思

上曰極民寧厚朕為天下 主豈當與

宗未足多也楮乎享國大 淺民之無祿痛哉

論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 勿治 論刑部寺衙門

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 意尚羅織為功能稍

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 謗中外相師成風奸

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造誣 因以誹謗為說一

聖名于此身家破滅莫復 辨理今數日間竟此

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 言所患者以言為諱

况今所急者在于通下情 對寺宜體朕此心

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 二字復建北京行部

後都南京 命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

親軍守衛新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

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

日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

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

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

時推宜非為定制候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鄭府審理俞輔上科舉議輔言進賢之路莫重

雖于空文其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入官

雖甚才敏然于修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

遠復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

今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

而上者方許入試尤試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

切實者進之會加重慎庶士務實學而國家

得仁賢之用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

大率士士奇言尤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

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南人得

往材而浮上曰然為之奈何對曰試卷例稱

封姓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

其大比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

定而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為令

五月 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

詔慎御史選擇

上諭憲義曰御史朝廷耳目非
遠投斯職未達政體而操得為之權遇事風生
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狼籍
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
順從諛則相與定膠漆于政事得失軍民利害
略不省識亦鳥在其為耳目也汝吏部自今其
慎選擇以清風紀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其
其廉清必正咨道御史即問有不才者亦當具
彈今看御史不才者皆無畏彈矣成其

可任都御

附錄初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

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用其不待離職願

移祿于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下營力

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

改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

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覽之怒命武士撲

亦言事俱改御史今日則因一起言事三章至

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肱內尚不相

着及用廷棍而斷其骨忽自投

陳建曰恭親 仁宗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

納諫為務以諱言拒諫為戒而將終乃有此舉

何耶音者 上諭士奇有曰朕有過不難于改

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

非爾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抑思猶致恨于

當時寒義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

之銀烟求言改過不吝者誰知 上心久矣申

聽必嘉必奏兼誘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

亦默默耶虛受圖書之賜皆無一言之責諸臣

至此益懷慚矣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囚諸臣亦

選方面官參軍務督邊餉上以武臣疎于事理

任參政副使寺官于各邊治章奏督糧儲時大

同則未政沈固宜府則參政劉捷遠東則參政

周願廣西則副使劉紹煇
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

庚辰 上不豫命大學士楊士奇書勅遣中官海

壽馳召 皇太子于南京

辛巳 上大漸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

詔山陵制度務

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
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
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
員亦母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于本處朝夕哭
臨三日悉免赴闕行禮
仍連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於欽安殿

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
沐浴襲奠飯舍如禮設几筵宮
中朝夕哭上食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
中朝夕哭上食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

急農事褒舊莠舉聖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
不賜文臣誥勅于歸省者賜香有制禁告誹謗
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官刑屢飭法司崇寬厚
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
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
父廟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

至良鄉發喪禮
部奉遺詔赴盧

溝橋迎 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
至宮門外釋冠服滅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哭
盡哀而止

庚戌 皇太子即 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

年為宣德元年

詔凡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
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

害賑濟旱災嗚罷關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
青二切不急之務免追歲久皮羽野味祥獮免

陪倒臥華生馬驟牛羊開
豁戶絕軍役尤切時弊

七月己巳上尊諡曰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

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廟號仁宗

尊 皇后張氏為皇太后

冊妃胡氏為皇后 孫氏為貴妃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仁宗與楊士
奇等議分南北卷取
士庶幾北方有所興起議定未行會安駕上

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卷以百名為率
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
陽廬州二府徐滁和

八月 初修 太宗 包宗兩朝實錄 監修總裁
官仍舊

九月 奉 仁宗 柩 葬 獻陵

十一月 工部尚書吳中言 聖道御用朱紅鍍金龍

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不許 上曰漢文
服御帷帳

十二月 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

武保全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論之 義曰光
武以史

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
固貴錄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
阿衡開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
用于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

况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
惟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
道而菲用亦過矣我朝干將臣擇其德望才幹
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于朝廷彼待勤
用而大權出于上用入
之意亦可謂廉盡矣

宣宗章皇帝

帝 仁宗第一子 昭皇后張氏生也在位十

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丙子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勅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
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

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贖貨利壞名節弗是之
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 祖宗賞罰之典具在
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從陽武侯薛祿奏
也上以柴雖山
谷所有運送甚艱其即免之令詳專備邊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謂侍臣曰先王耕籍田
以奉祭盛以率天下農籍田
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存實心耳為人君者
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致洽達于神
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
不流于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農重穀宗正

游食則人咸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
五推何益十事待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
陛下之言及此宗
社蒼生之福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蜀楮三千束蘆葦蒲五
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取給 命三分減二

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
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
費財朕安可以
國蔬重費百姓

二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
見 上親諭勉之

論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
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
承大統期與海國相安無事京師汙波為
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奉親敬長相睦鄰里
不事游惰不作淫乃不化意章則為良民有司
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
按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
廷于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
師之民拱聽
聖諭莫不稱慶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
督馬瑛克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

尚書陳洽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副
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
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
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
又云若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

謂原吉曰此真民
牧也其物象之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直內閣參預機務

附錄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剖肝
者夜飲之而逾道表上曰為孝有
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
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大悅
不夫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罪所請不允
附錄 向炎正朝退念農夫之勞語侍臣曰天氣
禾日當午之詩且日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
又曰朕天賦此賦積蓄之望考臨視我率等為

儀賓

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
行册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王以下
婚禮但頒給命冠服其儀
仗拈香諸物皆王府自辦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鄉君

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
訓已有城法凡世子及郡

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

行册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王以下

婚禮但頒給命冠服其儀

仗拈香諸物皆王府自辦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

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近侍職在紀注凡狀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
者汝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

敬啟不然必有許色者汝寺自
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辛未發北京

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及五軍列侯

從征

辛巳 駐蹕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人與靖難功封國雲南快快不有行日我何罪
斥我萬里外改青州又快快曰我何罪置我瘠
土謂京師請天策衛澤之輟喜曰唐太宗始嘗
為天策上將吾何渠不秦王若毛已夕與季比
而諸 東官官僚多得罪獄囚者赦人矣而庶
人所為益暴悍于是徙封樂安及 仁宗即位
遇 王如恩天朝時召尚書原吉大學士上
等受顧命而時以 皇太子監國南京馳召未
得至原吉時以樂安迫都折為憂乃秘不發喪
獨遣使迎 皇太子趣駕入至良鄉始發喪既
即位賜 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即與
顧愈益自疑因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我刻
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校 肅清諸英固公歸結
為內應輔暮夜得書大驚立繫清持以聞時
上待原吉厚以時密咨而無人駕言 仁宗違
洪武舊制與大臣詰勅贈而原吉寺為奸臣亂
政托名清君則索誅之 上得輔所上書夜召
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 上召之入
乃入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萬死
上曰卿何言彼實居大位獨借卿為兵端朕休
戚富與卿同之于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
首勸 上親征 上顧原吉曰親征善漢
王勇為諸將所憚服日 上命陽武侯為將退
而色變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教乎且兵貴神速
今卷甲速趨電發雷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也宋言是宜聽上曰善明日論百官親征英
限公輔請得將自効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
新帥位不行不足以震懾吾行決矣又明日
淮安令毋南勅指揮勳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勃
法司盡發他軍世諸刑徒從征戊辰少師義
侯守皇城京師已命襄都二居守少師義
京師王當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取濟南
近然未易攻况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且諸
南家多生樂安又何遠南也漢王外夸詐然中
擒之法且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
立衆心易插故敢友聞朕來必膽落矣王即當
聞親征乃大懼急為備上馳書諭庶人曰張
放失國本之責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

將所畏使宣廟稍涉猶豫不決親征天下事
未可扣幸而善策決機風馳電掣所謂迅雷不
及檢耳遂使羣兇瓦解皆不崇朝克清大
慰永安宗社茲非斯世斯民之幸也與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是月順天不及鄉試
九月繫高煦于逍遙城其黨王斌朱恒等伏誅
案館于西安門內虞胸夫婦
男女其飲食衣服俸米仍舊
御製東征記 備載高煦之罪及朝
廷不得已發兵之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詹璽書諭趙
王高遂遂上書謝罪 先是六師還至單橋尚書
陳山迎密請曰趙王與漢

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宗室惟趙王最親
今反形未露當保全上曰然皇考于趙王
最友愛吾今惟一叔何忍之吾欲封羣臣章及
漢所遺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衛示之
使自處何如士奇曰善善乞于皇親中遣一
人俯行尤善上曰然則誰可者對曰廣平侯
表容至親且善開諭人宜可滿更得聖書親諭
之尤善上從之遣容親齎書何時趙王聞漢
事若甚日夜候息動履事急即命容容至
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司
也復與儀衛司定之巴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
也非漢庶人及諸子皆放道遠中趙王非
久亦覺而晉王濟曠與漢通有牛廢屏鳳陽于
是言者稍稍更法制為峻防雖王儀體崇極
不異而推

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翁林侍讀

十二月命安達侯柳昇佩征虜副將軍印為總兵

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叅將

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遂安伯徐

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將軍分兩道

討黎利兵部尚書李慶泰督軍務

命總兵官昌

伯陳智都督方政討之本年三月敗精四月命

成山侯王通都督馬瑛兵部尚書陳洽等發焚

廣西等處兵三千餘人南直福建六省兵萬五千

之通行後上命鎮遠侯麒麟與祖以廣西兵五
千益通十一月通抵交趾所部都督揮表亮與
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為三道來交趾通
出戰馬瑛破賊于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

橋過賊大敗兵部尚書陳洽久通中傷利聞之
自率眾會善進圍東關通大恨傅清化州近
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劫
擊之不能下平州知州何忠被執不屈利分兵
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秦聽王師紅
塵夫魄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成向何方
有日生還比關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
天文珍板夷後諸忠節事聞詔遣昇總兵兩
京湖浙兩廣十三省兵展統雲川兵共合七萬
人往討之又命慶泰督令擇六卿屬有才望者
以從浮儀制郎中史安嗣祭王事陳鏞慶與
行明年二月利攻交趾通擊敗之斬偽司使
多為司空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
三月利兵復振尋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
智知州劉子輔等皆叛復陷關而昇兵于九
月至到馬坡時賊于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
昇兵連破之值秋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昇
而慶泰有驕色而利詐遣人詣師言窮蹙願歸
命安鏞言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
夷多詐請今請降安知非誘我也况聖書教戒
賊專以欺為勝不可信李何非戒時安已屬
強起力為言昇唯唯而已明日昇以數百騎獨
前渡橋橋遽壞墮伏四起昇被殺明日梁銘
李慶以病卒于軍又明也利時舉賊列象陣勒
隆官軍大亂晟兵遂得進不敵進崔聚史安陳
鏞與李宗助皆不屈於利是王通慎遂與利約
和還師南寧以俟命時交趾困師十數年勞
費劇而南意亦厭兵通以利表至言前國王
遺嗣屬今在老樹願嗣封爵示奉貢職上召
示英國公輔輔封日交南本中國地召義原吉
教年僅克復富益發兵討賊耳輔示弱于天下
問之二人對曰竊以與之無名虎示弱于天下
汝兩人決之榮對曰示樂也費教萬人命得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必不可從故因

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
對曰。策言當從。永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
初心。求之不得。乃都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
于交趾。求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
宗之効心。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威德
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
侍。仁宗久。聖心奉養。以交趾為憂。幸。陛下
裁決。上曰。汝兩人言是也。皇考言朕固屬
剛之。明日罷罷出。器表示羣臣曰。論者不達止
文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
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
封陳暹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論曰。按。成祖取安南。亦帝百戰之勝。以復
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成祖亦心協之
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
又何必捐。吾中國赤子。而棄于奔命哉。當時此
棄。太厚。而南。隔。交。誼。甚矣。宣宗之棄之。宜

也。縱。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耶。祖訓曰。東
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比。虜。吾之世。警
境。壞。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
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以張本為兵部尚書。

以于謙陳祚王翱為監察御史。初祚由庶吉士
諫。太和山佃戶。躬耕芳者十年。至
是。陞之。行人王翱。乃士奇薦之也。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法

上諭戶部曰。今海內無事。軍士
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
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正。日。不
習。勞。苦。遇。有。征。調。畏。難。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
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求。皇。祖。臨
御。深。淵。意。于。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

兵強賦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今令其
部移文于所司。選光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
時巡察。

命軍戶有丁消耗者皆許歸併

賜輔臣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日。含弘貞靜
士奇曰。清方貞靖。宋曰。方直剛正

授曰清

初令上元節百官給假十日

太子。自是歲以為常。俾
各燕飲為樂。以彰
之休。

戶部尚書古朴卒

朴。陳州人。洪武中以舉除工
部主事。歷今官。生平不治生
產。操勵清苦。凡案牘。惟有白飯。編
一。秩。第。之。世。無。一。錢。入。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廢
為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楊溥曾榮為考官。取中
百名。

三月廷試

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諭翰林儒臣曰。國
古人取士。于鄉。其行誼。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詳
其官才。所以得人。為。成。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
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
其言多到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
亦嘗數舉。以言。虎。士。習。視。朝廷。所。尚。浮。華。則。士。習。日。趨
于薄。此。在。朝廷。激。勸。成。就。之。有。道。也。汝。等。其。情
深。之。于。是。進。士。江。平。麻。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

實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勸成就之有道也。汝等其情深之于是進士江平麻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

學是行始分
南北卷取七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附錄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上曰。伯。其。太公佐之。伯夷。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

來罷黜者。皆簡用。

六月雲南都司奏討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其大。亦。取。裕。于。大。理。等。衛。軍。後。征。交。趾。乃。于。各。衛。撥。補。充。邊。地。也。守。為。急。命。罷。之。

七月收翰林侍讀陳敬宗為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陝西。岷。州。河。州。洮。州。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積。欲。將。該。首。罪。囚。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禁自宮

上曰。昔。皇。考。在。位。禁。也。自。宮。之。人。謂。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死。者。小。人。復。犯。犯。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自。知。禁。汝。禮。部。宜。出。榜。徧。諭。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時。淮。父。年。九。十。無。恙。淮。請。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按。順。嚴。錄。記。黃。文。簡。好。誌。毀。同。列。一。日。便。燬。未。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疾。

病能染人。自具有首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及。爾。之。報。矣。又。按。三。朝。聖。論。記。淮。嘗。毀。胡。廣。揚。士。奇。二。人。于。文。廟。願。懲。其。好。善。毀。同。列。事。固。有。之。耶。嘗。怪。洪。熙。初。願。懲。糾。謬。圖。書。之。賜。與。詰。詞。二。語。之。增。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及。爾。之。報。為。二。揚。者。公。成。短。故。耶。

附錄

上謂侍臣曰。閣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相。格。于。上。不。使。就。大。馬。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推。陛。下。明。斷。耳。

九月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碩。先。為。御史。至。浙。會。中。官。裴。可。立。督。事。在。浙。有。湯。千。戶。者。以。前。所。積。之。罪。難。免。湯。是。信。湯。遂。漁。獵。百。姓。罪。碩。執。法。諷。于。裴。裴。以。諷。碩。過。格。詆。奏。上。逮。碩。親。問。之。碩。曰。臣。感。恩。難。報。敢。有。諷。碩。惟。不。便。于。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遂。降。勅。切。責。裴。門。立。謂。歸。必。罪。之。不。貸。

附錄

上謂侍臣曰。宋。大。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兼。有。吳。越。霸。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限。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歸。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為。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御。宗。狄。之。道。守。備。為。先。使。得。其。險。已。非。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寧。至。宣。和。實。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廣。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喪。其。有。漸。矣。

二月册立 皇長子祁鎮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册貴妃孫氏為皇后 先數月 上召張輔奏

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

因舉中宮過失故事否義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 上問輔原吉士奇汝三人奚獨無言士奇曰古人有言臣子當當議廢母榮曰母今中廢之豈羣臣所專士奇曰固出 上命亦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詳議以聞 上問此舉得不胎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

謂無謂既追喪義請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次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遂絕然變

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類士奇女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

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詔書有曰異原古言願 陛下慎處 必在得當上奇請曰

與及幸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論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不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瘵凡貴妃每日往視慰籍甚勤士奇對曰曷若深

今有疾而進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息不哀 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諫下今進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道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 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願 陛下待兩官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 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 勅諭三法司恤刑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 中官傳言許乘馬及

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進引益山周禮 禮部尚書曰以保以濟

上大喜持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且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復細魚射景賜宴盡惟而罪尋復

附錄 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立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于慘悍臣

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味必係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策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棄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體支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為

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
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
國脈太宗肇啓唐祚
享國長久有以哉

四月汰冗員

吏部尚書寒義寺奏曰比蒙
聖諭有曰官不必備費澤人今事不
加多而額外添設近因催辦運棧理農採木內
添郎中主事外添丞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寺
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
在內後堂上官量煩簡酌去留其內府各監庫
郎中寺官皆應革從之按增官以任事不免
因官以生事識治體者宜于冗員深致意焉

以黃福為行在戶部尚書

時還自交趾也巨德
初思用舊人召寒義
寺教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
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
看棋問何以不食肉臣曰臣不食肉不食
酒不食肉不食酒不食酒不食酒不食酒不食酒

命優恤自虜逃歸民張簡等

上自為加孫時從
此伐習兵破兀見
哈虜益警備是時簡寺亡歸上念其脫萬死
自歸情有可憫令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復差
役著
為令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南昌灌城田

靖難時成
祖魯行抵大
寧權將其軍與俱南及事定徙封王雲南王憤
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田許之至是奏討南昌附
郭灌城鄉田俾子孫耕種自給上與權書
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
民田千六百一十七頃餘畝此鄉民所仰賴
以足衣食也庶子即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
百姓失業必怨歸朝廷故不能曲從
是年七月王進扇弁求鑄笛與之

五月巡撫胡璉奏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于嘉湖杭

理稅

上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
已有定制朕方裁制冗濫豈得復設古語
云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按此省官為民造福大矣

附錄

古創業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
衣平僭亂奮有中夏萬機之暇製祖訓一編示
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誦守先
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知聖諭以今日言
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須卿等匡
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言之皆
鑑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皆
其君者也
卿等勉之

七月逮劉觀下獄

先是勅吏部天下府州縣官
異者具實奏聞其貪酷壞法為民所怨者速
從罪之
上念京師乃本源地澄清所係

樂季年有之今為甚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
樂十五年後太宗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
盜無顧忌先帝知之每欲澄清但未舉發
上問是時貪孰甚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
曰莫甚劉觀風憲所以儆肅百寮憲長貪則不
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效之此貪濁
所始也上拊髀嘆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
廷臣中誰可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頭佐
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禾
上太息曰佐乃能如是居救日出觀巡閱河道
尋逮觀至以彈章示之觀自叙履官乞憐且言
願佐嗾御史糾劾上下法司議法司議枉法
賊應斬乃下獄其子劉福以有制諸道騁私滅
公逮下獄有
疾疾遠東

選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遣大
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
為此行今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
念民艱惻焉于心汝將士敢有一毫侵擾百姓
者必誅不赦遂命錦衣衛道官巡察九月庚戌
駕次薊州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
可支之語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汝曹
勉之又道其耆老論之曰今歲此郡獨豐稔無
他真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
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次薊門驛喜降口
守將馳奏元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
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授汝
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將成請擊
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
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
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單騎可行
若候諸將並進恐縱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行
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後進遂決策親征心卯出喜峰口是夜軍士皆
柳枝欵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
十里虜營見我軍以為成邊之兵即悉眾來
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
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既而
神機統領發虜人馬疾者大半餘悉潰走上
以數百騎直前虜營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
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首渠駢
牌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搗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巴台奏請自効上從之既而將
士補其清散之黨盜寇亦獲虜寇數十人馬
百餘牛羊數百上賞勞之甲子詔班師上壽
上還京師議浩太廟朝皇太后進酒上壽
九月擢福建按察使邵圯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圯奉勅考察不肯盡

十月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夏多水
時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
格天心朕當日加敬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勅輔臣等官寒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
朝夕待左右討論至理論曰古者師保之職論
以有司之政今卿等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
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微當于是賜
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
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耆注老成之意

儒臣進講春秋上曰聖人匡世之心備見此書
賊子接跡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
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任天正勸齊
猶知尊周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計孟子
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諸官
賜菓茗

十一月城獨石先是洪武三年克元上都設關
峰黃匡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際寧直
接獨石文皇三驛虜寇皆自開平而全出
入嘗太息曰吾戚此殘虜誰守開平與和大寧
遠東其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比處矣已太
寧既界三衛夷遠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而
與和隨以廢矣與和在萬全都野狐嶺之北
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
地甚寒過風屋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即
是與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自開
州既失退守龍門虜得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

巳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府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襄城伯李隆獻駱虞一免賀

附錄

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吳即為報矣博頌首曰自古直言其難而谷受直言為難陛下

二月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高安幕

閣不起

兵部尚書張本奏清省給驛從之

宣夏總兵陳懋進玄白一兔

附錄

道滿想賢輔而說笑傳也既不能自達一旦得聞無不許之理文王因田為過太公亦德此也

况一代君臣手蓋天佑四家必生賢輔高宗

賢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枯朽戶丁亦多厥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陪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可急

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

政司可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

四月命郭進為吏部尚書

之末曠忽為三公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舉

今任于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為減免宜從寬

重定宗室將軍級其品

不逾斧鉞望赦免上復書曰承諭以祿未定

財有品乃祖訓視品乃道祖訓將軍與

諸王同班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

日氏無二王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

臣禮何天下紛紛多若也任者漢無人高煦在

太宗時屢謀不軌于特加厚而包藏禍心

稱不問此皆其指斥遂舉兵及及被執至京

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照覆悔不及及叔祖親

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議何冤何抑而忿恨

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叔祖事非在

始憤發也予以拒羣臣言不聽非獨羣臣有言

罔得謫為蘇亦有德也是時韓王冲請徙江
不許請廣居第并建襄陵樂平二郡許之慶王
梅吉寧夏甲濕水泉惡乞假居章州不許請歲
一至章州度夏如文皇時許之已存告王問
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上復書諭王言小人
誣叔祖已真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共
永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以地速
念朝廷轉輸難維誠國體也仁考即位業已
加五百石矣
朕不得違焉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

侃祖至道充楚雄
軍侃已中六衛進
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具
軍伍俾讀書會試自効上從之曰祖宗立
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
舊制又何急于卒之用乎哉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曾為泰和典史

年少學

五月初設鈔關

其志改是職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二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給守關

官軍屯種

從兵科給事戴弁奏也遣
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陽武侯薛祿請于內地衛所選軍補神機營從之

先是罰本營軍一萬五百六
十人守備古北口故補之也

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

福清民

光賢田官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時有
侵今堤壞田荒禾樂中時皆修迄今未興工

築上賈奏大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
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既得請奈何復停罷
廢之手諭工部責修築已申飭府州縣陂塘
濶年久塌塌不能濬洩淤塞不能灌漑者今修
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其實聞已
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鼠風憲官巡
糾劾之

七月 上幸文淵閣

召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
與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
臣曰隋文帝時戶

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
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久故無取焉此未
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聞之法未嘗不
善蓋其行孫方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周最清
政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法哉正如秦法
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
國長短也夫其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
繁財貨日足使場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
亡哉
按准以比土無定賦以一望為頃賦隱田根律
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姓為
脫漏戶下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
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戶口六千五
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
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
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
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
自劫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訪于僧道之途而化
緣財物通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
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寧家

于舟則泗水汪洋莫知踪跡引買賣陶

然無憂據此則戶口之耗當得其故矣

因給事中賈諒頌

上以大讓禮俗且

命原吉牛徧諭之

附錄 時有指揮張三擢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河錦衣衛鞠之 古曰將軍侍朕最係切要之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

奏取中式舉人沈諫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趾布按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卹典

變被執 不屈也

上與侍臣論用兵之道 試言一二侍臣曰昔

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敵及為將以四

十萬眾敗于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孫武之術

者是也

附錄

上謂省臣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

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

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汝亦有聞于後矣其勉之

按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為持衡性漢武

宣以佐官者弊于彘成帝以吏士人弊于輕置

宋而宋以醫相臣弊于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

繼之者弊于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歸典尚書

奏事則中書密勿弊于尚書疎遠東晉南北天

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省弊于和光而無建

白呂公著同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議

議者謂既同途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

于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藉後省給舍尚存參

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為宰相屬官由是奉

天子抗議而特甲其街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

洗諸弊初設科官始示名元正又各十人蓋言

繁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空任注銓意在初出

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

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

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彙賚之令

附有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

而不可失督責謂民貧何乞申明仍遣官巡視

汝戶部其申明舊令
務水成効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舉奏修葺陸贄范仲淹祠于嘉湖胡瑗

魏了翁書院于湖蘇從之上口崇祀先賢蓋以表勸後進直從所請

十月庚辰 聖駕幸文淵閣文淵閣在奉天門東無深嚴禁密故

事不得舉火關老退食于外上命于庭中際地置苞自是皆會食中堂

丁亥 駕再幸文淵閣 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

德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 勅賜詩箋

谷 勅曰朕念卿等爾亮之勤斯夕帶置問因朕

之表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賈之備悉衷誠

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天命予斯

德萬方丹心城城真唐進朝

改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

史書 工于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 上問士

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

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其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濶內閣也蓋 上初諭御以山

及張瑛東宮舊臣內閣視事 二人行相類

平江伯陳瑄請設闕于謝清胡陵城八里灣南陽

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并修濬徂徠諸

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

璉吉水人由進士為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璉因

廣東人稱長者遷今官廉介寬厚御史李立鑽

意謂璉不阿遇冤必力辨御史怒詆辱之璉

遂憤鬱病發背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

甲午 上巡幸郊關閱武校獵

戊戌 上還京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早隸賂放歸命

佐自治之 吏有遭佐撻之者擡佐之過謂受早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正給米一石薪

炭馬芻咸資于早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早

亦皆樂得歸實官早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

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因

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

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

欲下法自治之士前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

召佐以吏所訴狀按之論之曰放早歸耕使給

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

正人妄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

佐曰 上命我治汝姑容汝但政行為善竟

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之所行得大體矣

家三國書... 佐何以行... 善明決... 類此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論之曰馬

而後可責其成效... 生不及教者免償... 歲勤苦營衣食... 寺但率畜典以示勸懲... 按丘濬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謂後帝之戎我朝修而兼用之兩京河南山南散民分牧即宋人馬戶之令也山陝遠東牧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余馬之設抑又而才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

及類者與之不及者取足于他戶不問其願... 否也他根輪戶徭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與... 易子以償馬通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下... 日而回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 襍而處于穢汚馬安得蕃安得不斃一馬斃... 他馬溢又斃孳生表已嗣廢又復孳生者歲... 而供之者愈難或者口繼而遺之者無已安... 而不窮且盈也况徐海而南馬專奔而脫蹄... 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 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買之北又... 其道里時日芻秣之費而待之蓋有賦南馬... 而僅輸比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 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澤其用猶可... 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 其輿德况望其出塞與虜乎以下劣之乘而... 其是遺之類也

兩失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

太宗實錄一百二十卷實訓一十卷仁宗實錄十卷實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

貪污成邊者一十五人老疾無能者為民

五十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

人由太學生為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防以太... 學生推戶部主事漕務有條同官質疑者日環... 左右經畧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効成績及輔... 兼 儲官扈從 行駕 太宗特倚重至命統... 署勅章為侍郎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隱... 人咸感悅流傳遐邇歷 太宗親征竹筒繫獄

附錄

吏部奏選官 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 制及省民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 臣對曰時勢不同也 上曰唐虞二代事簡民... 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 古未遠亦足為法待臣對曰然必若心清則事... 可簡事簡則官可省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 政務煩夥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煩... 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

二月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 忠為副總兵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 將帥師巡邊

將帥師巡邊

附錄 時有光祿寺尉役訴寺官竊減外吏餼
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
羊亭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何踐殺釁于江
衆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
業以此而論所係豈輕

上以春和頒寬恤之令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
士奇曰昔欲下寬恤之
令今獨與汝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限民
間罰欠畜馬驟驢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
世艱難節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必
此主民之幸各都惟知督責下民以缺公家而
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被不以聞今所當
寬恤者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其言之對
曰百穀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
責價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
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
固執悉不與除豁租限後有委棄逃徙者此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爲會

重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因繁
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
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
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
召早涉恐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
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
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什不一工餘皆爲所管
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
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
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非業匠爲怨家誣引
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
廩無闕防姦人盜竊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
復繼括無餘長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歎
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而不能察奸情
弊有愧厚祿矣汝所陳有益干朕有益
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行

試考官 一版中陳請
時一百名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長陵 獻
陵

三月巳酉 上還京

上過昌平東郊遙見耕者
以數騎往視之下馬詢農
耨取所執耒耜三推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巳不
勝况况嘗事此乎人言勞者莫如農信矣初耕
者不知爲 上既而中官語之咸驚躍拜命
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巴而道路所經農
家悉賜
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寒義楊士奇楊榮等以

御製耕夫記示之

上曰朕昨謁 陵還道昌平
陳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

今以示卿等卿等亦當體念不忘也
記曰與戌春暮謁 陵歸道東平之東郭見道
傍耕者晚而耕不仰以視沼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對曰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
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
勤也有一弗勤農無成功而寒饑及之奈何敢
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于縣官亦
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
也何不易爾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毋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
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知然有業賈者
矣亦莫或不振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
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厚利十二三薄者
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觀空失意戚戚不樂
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
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以
以給一歲且且慕壽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

平居所觀推知貢之勤乎... 鄙人不能達知常供力役于縣... 鄙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 民之失所也而陸遷去久矣... 沐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 如塗人此我目視其他不能知... 勤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理也... 所陳無逸之意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奏請兌換赴京操練官軍從之。
本寺奉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華昌寺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東海衛所官軍亦宜與之代換又山東海衛所官軍亦宜與之代換

廷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毓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異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士為用其間有若劉養誠輩直言抗論者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于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以熊渠為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為行在刑部右侍郎。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增置嘉興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進大學士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榮辭大學士二俸允之。

以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曰漢高之六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殿權方襲取天下太宗漸德尤多漢高祖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先明正大可比而高祖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士奇奏頓首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今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福祚滋永矣。

五月以况鍾知蘇州府何文淵知温州府。
時大臣寺九大部號頌劇難治權郎中况鍾吳愚何文淵員外陸本梁寺知蘇常溫安寺府上召見宴勞賜書曰朕夙夜孜孜保民罔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入恐肆貪刻或闕冗慵懦坐視民患為蒙蔽也將下情何目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汝寺付之列郡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與利除害同其奸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懈毋事苟簡毋為推勢所脅毋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自有

為推勢所脅毋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自有

法害民者聽其素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汝寺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毋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命追奪賊官誥敕

命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命須覆奏始行時豹

士奉與民分居上曰勇上在京師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此而就彼民難作一居欲圖得之邪民何罪汝何功錦衣衛中官解救也乃下是令

六月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司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初兵部尚書張本奏其肅寧夏

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年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軍軍士一切用度多取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被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衣價糶糶每歲穀粟或十萬石二三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節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帛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運入運送夾西委丞政陳陟山西委丞政樊嶺川外委戶部郎中王良寺專理其事從之

七月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蒼龍者天

厥良馬也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禮質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附錄上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垂後裔所以天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上曰天下所歸者非偶然唐虞之特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武放桀誅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天命有不可解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信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乙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去傍無幾可以回之傳不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于省躬而然與况陰雨所蔽有泯京師不見四方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馮臚寺卿徐永達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長史

遣吏部侍郎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向書黃福請于濟寧

以比衛輝直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屯種以資軍餉下戶兵二部議報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使自鳳陽淮安以及山東河南北直近河一百里內通舟楫處宜擇荒田墾丁冊給官牛農具以作其勸但山東丁饑後流民初復官軍亦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俟開墾上從之

仍遣新特經理仍令福總其事已本非惑人
言謂軍民各有業恐增擾上問竟不行
按西北諸地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蔡汝
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渭漆沮諸流不但可以
屯種稌糧即江南秬稻亦可以種奈何經畫
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棄舍道傍之言又
紛紛肆出彼軍之賦盡仰給于東海而民力日
蹙國用愈匱

上罷朝論尚書郭璉等訪廉潔士旌之
融保河內以孔奮為姦賊長姑最富饒奮獨
以廉潔自守眾皆天之謂處高不能自潤光
武知之及詔率官屬入朝即捧奮為武都郡丞
以旌之天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先武即位未幾
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能良吏蓋由此也今
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開朕常
在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崇學校慎師儒以成吏治
御製儒學箴曰君
有育無教或論于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
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
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
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御以德達材以育干邦
未未循循用臻實效易汝師生毋忝學校其興
學一篇源本于君上之躬行于德意蓋篤矣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為本部右侍郎
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左侍郎巡撫浙
江禮部員外吳政為本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
員外曹弘為本部右侍郎巡撫北直監察御史
為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為

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
按一祖宗時用人不
能而已故當時號稱得人又甲科未必羅網直
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
盡皆奇才異能者官人者唯試之以事然後察
識而起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
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希正在曹得民心有
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于通政司言希正廉正
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
抗法通邑所患又待部計節節退曹者老進道代
請願移文吏部具以聞上曰希正
君子也遣復職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附錄 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

民之禍極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
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何享年不永也侍臣對曰
帝王之與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也上曰國家
制業垂統豈有根本三代以下若唐高帝掃除
秦項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
親校諸引遠劫掠京城曾無巨濟之功室家先
至相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巨濟之功室家先
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于未
大祖陳橋之變一號今問秋毫無犯歷生民于
益有仁厚為之
根本豈偶然哉

十月 車駕巡近郊
諭戒國公朱勇等曰
丙子發京師 蹕王河
今農收雖畢而禾稼
在場民間公務費皆出此其令扈從
官軍不許入民家求索違者法無赦

壬午

駐蹕雷家站

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瑄
收楊濤問曰昔唐太宗過

此非征遠時乎對曰然上曰太宗特其英武
而跨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
此山崩于順帝時人卒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
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上國之主鮮山不崩國亦
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
仁而

戊子回

鑿駐泥河

壬辰 車駕還京

封 昭皇后弟張昇為惠安伯

彭城伯景弟也
歲祿千五百石

世襲六年薨于宗廟成化三年薨弟英嗣十五
年薨弟贊嗣弘治六年薨于偉嗣嘉靖十四年

薨于開嗣三十一

按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戮之又申
明考功公悉載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彭城
惠安如舊豈非一以中山故一

以昭后故且半族帷幄汗馬哉
羣臣進和章擇其

十二月

賜賞宴賦詩

有警戒者別錄之

閏十二月合譽星見羣臣奉表稱賀

二十一日

見于九旆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有彗欽天監
言占法含譽瑞星為君上施孝德興禮樂人眾
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于是羣臣忻悅作舞
皆以為為 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

上表奉賀 聖心謙抑推而
弗居且賜聖書戒勸滿至

定張巡許遠祀儀于睢陽

睢陽故有協忠廟祀
巡遠南齊雲雷萬春

賈貢姚聞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為奏
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齊雲四
人配享

附錄

上謂吏部尚書郭勣曰朕以用人之柄
臣共推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于訪問錄之故
官不之才呂蒙正之來袋虞允文之材儲錄是
也自今宜留意
選持皆類首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

吏部尚書張本卒

本東河人洪武中以大學士
擢知江都縣請雜兵及境幸

者老朝軍門陞知揚州府歷工部侍郎至兵部
尚書一連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賈餘
黨則脅從者
多不免云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寒義

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燕于內殿

諭曰朕茂

汝四人贊翼之功居多朕寡不志茲復賜宴內
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詩曰九天
日日絢祥光萬歲 慈憐樂壽康初
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類賢良

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籍其家

方以博綜經史自負在上疏言真德秀大學衍
義一書載聖賢之格言類于聽朝之暇命羣臣
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歌俾忠賢和後靡不悉
照治亂得失無不周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怒曰竊強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

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父母妻孥家屬悉下
獄禁錮

者五年

趙儼伏誅。

令北直新墾田地永免起科。

先是戶部官奏查

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頗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際已入額田地昭舊征科外新開荒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

的儘他種穀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煩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

奉 聖旨准令照例

附錄 上出所賦織婦誦一篇示侍臣曰朕非好為詞章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與篇章以農夫織女耕蠶勤苦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城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賜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關風圖詩

一章召輔臣示之曰關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啟勸汝其書于圖之右

三月朔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當春時和萬物發

爰敷懷保之政汝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知縣寺官詳其人則政理民安該部往往循資陞校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

京選用後犯贓罪并罰舉者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推官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

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雷文敏奏議則又言推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舉言不有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調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薦奏一官缺吏部舉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擢授出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可免于一弊矣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併遂致因循上曰朕推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首從役薄征賦重本初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

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剖析其義

論之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粟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晉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務賢病國卒為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勅總兵陳懷移鎮松藩

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御史張易言大同地曠獲

眾來有收多為官軍據占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 詔從之

賜諸大臣御製澹蘭操及指隱詩 操曰澹蘭生幽

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 澹蘭之茂兮眾草為伍 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詩曰天之生賢道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 收政行遠未嘗忘世 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

離俗豈非逆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計
草木同腐予祖嗣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肯肝
皇皇羣賢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
絕彼山林豈無遺遺性而不來悠悠我思蔽石
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停于道卷阿之詩
梧桐鳳凰爾其翺然予將爾揚已較吏部言朕
負洪恩思澤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問者初
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倚閣招隱之作
庶幾在廷喻于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
盡無遺賢之可舉與何急忽不稱也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汝
史部其申論三品以上衆推有才行文學諸賢

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
時上好微行一夕滄
士奇舍皇出迎上巳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
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舍卒何以備之上曰
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首曰
車駕今日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換出事變

不測當慮也明日遣去監范宏密問車駕幸
臨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至近今中心
惴惴明日士奇入謝上曰

八月 命吏部禁公差官淆亂守令賢否
從常州
知府莫
愚奏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士于元太保不化六
世孫承榮未歸封王賜名宣德
三年扈從巡邊有斬敵功加太
保至是卒上甚悼之賜祭葬

十月 都督陳懷討松潘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免運民糧加耗則例
按萬表云糧
運輕齋所謂
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免
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尖米一斗共七

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三斗六升折銀故
謂三大江南直隸免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
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
故謂二大江北直隸免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
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
折銀亦謂二六若山東河南免運之耗并尖米
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一斗六升
折銀故謂一六蓋加耗隨地遠近為差耳

丙午 上巡近郊
庚戌 上還京
附錄 時河南知府李驥奏遭伊王居國宴有
虐害百姓者臣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
冬至臣以四更往陪班行禮適唱班臣已就列
王以為遲繫執儀衛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
遇節行禮未嘗有四更時者臣蒙恩守土遭王

推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寺曰朝臣于大廷
朝賀皆味爽之時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
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命禮部致書伊
王諭王宜謹守祖法毋信讒承奉長史典儀
悉械送京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海鹽縣丞
初芳言洪武
舊制凡大臣
便殿奏事必有給事一人與之俱上是其言
芳有神色凡百司所為少不如意即詰上言
眾皆側目上

太監唐受伏誅
受以公差南京宮民捕至獄具
械赴凌遲梟首諭顧佐寺榜示
中外勸明所差內官侵佔官民田地者給還自
今敢有仍前故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因而撥置害民者悉處死

因而不奏罪同若有投托

十一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命大學士楊士奇撰

碑文。

十二月太監表琦伏誅。

以指使內使阮巨隊幸取民財物也。

勅賜輔臣等官。義楊士奇、楊榮、御製喜雪歌、士

奇等恭和以進。

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追日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羣臣同樂。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

春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思澤于子，正色曰：君子所耻。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乙亥召輔臣。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

御製小重山詞。

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曠曠初日暖，照樓臺。滿城蕭瑟沸如羅，平世處，處處倒樽壘。花木舊時枝，東風吹，綠轉根。夜來星彩煥，三階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贈禮部左侍郎。

諡襄敏。

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連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權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

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上

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棨先成，詞氣豪

宏。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今官侍。上東宮與修兩朝實錄，日直文淵閣。

二月召楊士奇議寬恤之詔。

首蠲恤廢格，次虞逃民，免漁課，蠲貧

暴廣賢路及方面部守宜令薦舉幸辜

三月 上御左順門諭尚書胡濙等。

上曰：朕昨

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

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移文

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詞之語。若果然，則是

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

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復文中舉人候下科會試。

文中以會試違限充通關提舉司使，至是始自陳。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太原獻龍馬，禮官請表賀，不許。

其駒鹿耳牛尾玉面

瓊蹄肉文被體如麟，巡撫于謙會巡按三司視之，輿而進焉。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且夕憂勦，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

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于弱，致武備不支。上曰：宋之君臣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益為小人之過也。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

時御史朱鑑言：洪武

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

各處有司，今以為不急之務，倉版糶弛贖，殺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

修倉版，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被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違者必罪。上命戶部行之。

修倉版，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被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違者必罪。上命戶部行之。

上親製翰林院銘

銘曰策命所出講學所

七月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初

之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福至德而弗孤篤大義而不銜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動與天游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言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大開厥祥篤生我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越越隆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聖仁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勳洪烈允光于前皇考仁宗皇帝丕宣大猷張美化仁恩惠澤益廣允盈深畏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菲薄克遂承統揆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仁祖皇帝源本之隆肆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皇考得以厥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序述為詩九章以詒後世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其地沙水

洪西岬鑿渠深二尺濶丈五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夏復欲深鑿置石閘二將其故閘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移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上登萬歲山覽形勝追論元興亡

上謂侍臣曰

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更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孜孜為治一遵祖法足為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福遂構大變泰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公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傳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奸佞者戒之糾之勸懲洋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闕相見禮儀及凡迎前勸請學按皆有一定制制比來各處公差御使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關其貪暴畏其糾劾設跪拜甘受署辱間有奉法持已不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

附錄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信乎人才之遺際為難 詔舉文學才行 勅諭吏部令在京三品以上議舉以憑推用不許徇私也

八月命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陞吏部員外魏驥為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

黎恬為右評事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

教諭彭琉為編修

從京官三品以上薦也

巡撫周忱奏置松蘇等府濟農水次二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時奉差內使為民害。上以太監劉寧清謹。

同御史按所差內官道出故城銘不問所從來。輒粹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昧于所聞。遂釋之。按此舉真聖人之主哉。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等八十名。

九月命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

御史梁廣成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罪命

結清之。上曰詐冒誠不可宥但念斯事。因請覈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蘇州知府况鍾上濬河議

太湖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揚城曰昆承曰沙漢曰南湖臨獨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松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生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命周忱與

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附錄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際鎮居庸請補本衛指揮

使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論之曰時賞當出自朝廷若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臣者但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

意與羣臣皆頓首。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請討苦波勒寇

盜請討之不許。上曰八百甸去雲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昔未嘗歸化奈。何勒中國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彼勒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隣好保。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西境天方國默德那國各

遣使朝貢。

十二月詔修 祖陵 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己巳上元之夕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中

宮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

南京各衛所屯田。較所入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楊士奇撰太平。

勅羣臣觀燈內苑賜宴。聖德詩以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為

主考。取中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試 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鼐曹寧人初舉鄉試校代州學正辭年少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劉思

政繁虞之祚如公服蓋進學不依久之以督部
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第一試策問義兩河
洛象教需對稱旨上親擢為第一授修撰為
人明敏疏通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
詹事府是科得李賢為名臣上又命胡濙楊
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舉人魏文等二
十四人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
命王直教之舉人給訓導休送國子監肄業其
冬復選徐程等十二人為庶吉士又試三科
進士拔其沈者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

賜宴進士曹鼐等千禮部
四月畿內河南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
降人民饑窘 命頒寬恤之詔賑恤之

詔凡十一條
闕免拖欠各項歲課課程及今年夏稅差役並
失班人匠免罰工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覈實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

藩以御製閱早詩示羣臣

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
侍臣有盛稱
唐太宗英武
遠漢高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
事詩書而大義勝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勝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詔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
于吉安府
時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
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等六人今歲
久祀典廢缺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
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
以時修葺祠宇

南海諸番國獻麒麟四楊士奇等獻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天守
明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斯乃為明萬姓瞻
瞻忻躍舞蹈士奇上言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
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門至孝任賢
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惟悅則景星見
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凡此皆

聖德之實著者也上謙不自居降賜書
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怙以驕威敬自
修庶答
天期

九月令增歲貢例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合州人自少機
揮同知陞都督命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江北以迎濟封伯承樂初董北京海漕百萬
建倉尹兒聲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
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濬會通河南北餉道疏
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壩鑿徐州呂梁
洪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
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
便轉輸置倉卒填無設井樹便行者徵密總理
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備此永利
至是瑄子佐嗣正統元年瑄子豫嗣

平廣寇功進侯天順七年薨于錄嗣伯爵宗室
營府加保傅曾保二百石弘治十五年薨于錄
嗣正德六年薨從子至嗣累掌營府
加保傅嘉靖二十三年薨于王謨嗣

十一月令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
上謂郭建
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為朕選擇之
日進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士高榮試之
詩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復廖莊宋璉教諭黃
純徐淮超訓導婁昇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為
庶吉士與友諒等
同歷事六科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愉督理漕運鎮守
淮安

賜朝鮮國君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修南京宮殿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宴公卿于史館

二月詔軍民人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

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
米一石以騎士護送計人馬之資費率以二
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中鹽
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將一斗五升若商
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
二百石從之是時地大總于天下令各運引糧

舉司查中鹽商若士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
一省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三千錠優之
恤至此而申中使官
軍夾帶私鹽之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民武進人由進士為庶
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
與修經書大全陞山東參政值索妖婦唐賽兒
盡逮山東北京尼又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
萬人民撫定發戢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後
親征督詢撫字文廟在道中勅民與御史考
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
為南戶部侍郎宿弊頻革尋改刑部黜陟稱公
至是卒貧不能葬都御史吳訥為經紀始
克殮成化間使部侍郎葉盛為請褒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勅山雲飭兵待備
時黎人構亂阮世寧等避難
來歸上勅雲曰黎利不
助後因素陳為以彼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
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慮奏高叔高之
利之為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
靈姑令推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且為天所
也汝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聽其
便任居凡所食用皆官為處置使之得所無失
歸人來

附錄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
奢侈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庭始持腐人
吳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
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幾斷能誅剪
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
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
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託非才
胡鮮卑難處內亂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祚

方殷而戎寇遠起東晉傳能守國逆臣接迹朝
以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
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
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
久矣之 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
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
所壞中言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
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羣臣請上表賀勿受
額及頤及鬚尾皆肖龍而全體潔白如雪鬃毛
層層波文蓋騰驤卓犖有躍雲追電之勢
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存焉
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于其上蓋龍馬云
賜羣臣
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天馬歌 納之
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為龍馬瑞驪云龍
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誠由
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休宜有歌詠協諸樂
以宣揚鴻 諭林儒臣進講周書上與
烈于悠久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
德保大安民其二也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
無虞羣臣皆
死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
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
無虞羣臣皆

九月癸未 上巡邊
以塞義楊士奇楊榮楊

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 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
帷殿學士楊士奇楊

榮寺侍 上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
詳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
之公器人君持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
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
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
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晉賞刑罰至公
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士奇
詳成叩首曰誠如 聖諭

十月丙午 上還京
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
巡邊閱武者四馬實警肅
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
知畏而邊郡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馳之餘
聖子神孫能絕祖武時一行之其于安邊不為
無益或曰後來 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
宣宗之巡邊也為邊防 武宗之巡
邊也為巡幸二者相去得夫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澠池人潛心理學
踐事親盡孝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
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重禮義學者稱焉
先生上官不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欲詢之
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及調蒲王于爭欲得
不釋竟終于霍郡人罷市童子亦為悲泣我朝
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後
從祀孔

子鞠庭

命張瑛仍直文淵閣

翰林學士沈度卒

翰林學士沈度卒。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學士。進學士。為人貞靜。不。尚。同鄉李至剛為禮部尚書。氣勢赫。越附者。眾。度未嘗造謁。惟開門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

類得教。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于闐關。市集。所在。用繩。隨處懸掛。以為式樣。是為舊錢。非此。樣者。俾其具數。赴官。首告。收之。每偽錢十。斤。量賞。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利。而。鼓鑄之。期不來。諸民。而自得矣。仍令內外。帑藏。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偽錢。盡行。送付。開鑄。去。處。照。數。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開。鑄。之。令。倒。換。既。多。以。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

附錄

時儒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公之王。不靖。及淮夷。揚。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淮。東。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卷。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刑。于。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越。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注。周。召。為。賢。臣。以。采。別。家。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瓦剌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

暉康寧等送之還併齎勅諭

勅曰。王克紹爾先。貢進馬。其見勅誠。聞殺阿魯台。九見王之克復。世孽所云。欲得玉璽。來獻。亦悉于意。然觀前代。閱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係此。既得之。可留。自。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甲乙等庫

上御文華殿。以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侍臣。

諭曰。所論。或。未。當。卿。寺。當。直。言。無。隱。士。奇。寺。曰。聖。諭。真。淳。古。人。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寺。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曰。卿。寺。亦。須。直。言。

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

甲戌。上崩于乾清宮。

視。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議。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

正統元年。

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為。山。安。自。增。添。及。取。回。差。去。員。辦。開。辦。採。捕。各。項。內。外。官。員。備。免。各。監。局。并。各。衙。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田。坍。塌。湖。泊。歲。征。尤。功。民。弊。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義卒。贈太師。諡忠定。

厚虞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 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乏... 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人方之... 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旨宰相之流云

丁亥 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

二月壬子上 兩宮徽號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為 皇太后封

皇弟和鈺為郕王 詔赦天下 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景惠安伯張昇尚

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

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分釋其家 先是祚父

獄蒙罪且未成服祚上疏 乞賜歸殯終喪制計之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勅五府

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勅南京守備一勅委文臣

資軍務一勅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勅委文臣

鎮守江西湖南山東以防驍聚一勅委文臣

伯李隆緝捕江盜一勅錄衣衛衛捕北京盜賊

一勅陝西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

防人入寇一勅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

一勅都督沐昂督歸黔黔以馴蠻夷一勅緝事

官校使平人少寬一令巡按考察不職一選王

府官以正輔王一版 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從京師韃官不報 疏言

之道在保赤子黎民貧賦夷狄雖一視同仁其

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淨其所而先泰

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

揮俸三十石而實又一百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

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

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俸位者比况夷狄人

何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

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

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筵進以進 聖學 士奇一

翰林詳定禮儀 請聖 太皇太后 太后 太后

陛下昔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

人如其人舉動輕佻語褻慢立心行已不正

早去之

六月戊申葬景陵 按 章皇帝以剛明之資 祖宗之

論曰 緒修六府而備六事親九族以和萬邦

于漢王則討之于趙王則諭之而內難于矣京

官有考察之令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學行者

而人才得矣命王通與黎利盟退帥遣侍郎李

培羅汝敬論安南立陳高為王而民命全矣獨

石之城邊事孔修支運之政漕政為新命陳瑄

築海堤黃福理屯田而軍民攸賴命况鍾知蘇

州陳本深知吉安而吏治悉舉命于謙撫河南

周忱撫江南而保釐有托命楊濟為禮書王驥

為兵書顧佐為都憲而碩輔效用其箴銘制
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各如響則都俞之氣象
也平時閱武近郊東巡則破兀良哈于喜峰口
外夷之艾皆躬歷夜陳如摧枯拉朽然則神武
之偉烈也禮樂明備華夷鑿鑿罔不
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底寧信知言哉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士奇等言上初即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
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
參贊承
為定制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

臺振矯旨超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指

揮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
位遂命掌司禮監龍信之每呼為先監

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于足謂振偕
諸大臣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來京營
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勢最壯因紀嘉帝以備
卒守居庸者往投振門犬見親暱遂奉廣第
一超陞之蓋宦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鄒冕等九十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宣宗實錄命輔臣楊士奇楊

榮尚書楊溥為總裁

擢兵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謹慎有容在縣時二考皆
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初脫貧無可

餽其酒食令妻勸膳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
語而走晞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
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
每向晞言輒罵罵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
為舉論送之歸

十二月少傅楊士奇命激勸士奇言在一人之
賢以勸衆人之功

陳寔曰我祖宗朝多賢賢與周匹休焉松江
字進賢蓋于咸作即擅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
南昌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衡洪東
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為部曹有不
可彈數所以然者吏官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
作設舉之術所以然者吏官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
奮勵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
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絕節
曹之陞而况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
為君子教化廢則中才或墜為小人愚于是
善事者事黃福事太祖至今五十餘年在朝
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為國
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
聖旨令替襄城伯機務南京徐國象根本之地
此人必能效忠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
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為國軍愛民浙江軍民
深所愛服伏望聖旨特賜陞賞二人以勸衆
人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帝 宣宗第一子。慈壽皇后孫氏生也。前後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八。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朔。

御經筵。以張輔知經筵。士奇榮溥同知經筵。王

馬翰曹德。

考功司郎中李茂弘致仕。

茂弘以君臣之情。不

擢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

以士奇薦其

循為考官。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詔增鄉會試取士額。

先是祭酒陳敬宗言。解額

為缺。兼考監生補除。性性倖選。不稱師範。竊以

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乃增順天應天各百人。

福建浙江各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

各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各四十五

人。陝西山西各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

人。會試一百五十人。其監

命行在兵部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

先晨陽

命嘉湖蘓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

每畝四斗

陞應天府尹鄭林為兵部左侍郎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

事。時各學生徒。頗漫漶。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

各設提學副使。或金事一員。專督學校。做園子

監所定科條。為申督而遣。時瑄在山東。每臨諸

生。親為講解。不事標

遣官恤刑。

勅曰。邇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囚。於

為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物里老扶結。憑成案

詔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

六月。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

殿。

八月。令竈丁。遊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

又令

貪竈。有餘鹽。官給米。來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

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准鹽四分。其六充

干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充者聽守支而長蘆宣
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于所在官司
驗給文憑改易諸
為通商計甚悉

十月 上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年
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
馬都尉井源等三發三中萬人喝采
徹天地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
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墜三級今日萬乘
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權此王振擅
權使人知所
以媚寵云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初日在外按察司缺
官已有推舉之令在
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
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兩吏部
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
與諸奏投如按官之後但犯貪濫暴刻及庸懦

關匪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
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
門四品以上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
中員外郎各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
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
厚愛民者且奏除按如按官之後但犯貪濫暴
刻及罷敢不勝
任者并罪舉者

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

鎮守平涼寺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
岷洮等衛兵巡邊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督
揮安敬議退還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
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寺老師玩寇侵剋
軍餉乞正罪振軍法于其命驥巡邊許便宜行
事驥巡至其肅閱邊備甚莊浪永昌丹山諸
路守兵少烽候不飭軍無紀律慨然歎曰邊防
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大集諸將于棘

門問先年大軍遺虜于漁海先退者為誰眾咸
稽首曰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
前却者視此三軍股慄因謹斥侯嚴
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為之肅然

丁巳 正統二年正月

朔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
召大臣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
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曰此先朝所簡
立太后召輔五人謂上曰此先朝所簡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討論非五人贊成不可行
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
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大臣皆跪太
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
我且聽皇帝旨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
事物宜朝朝太后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
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舍臺閣委任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大政白太后然後行太后
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
有何事商確即以帖聞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
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開驗之或
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復山西叅議劉宗孔官

于謙知其誣
奏白其事

四月 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初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忱巡視

忱奏令蘇州府將撥剩餘米每
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
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
在場聽令籩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止納即照

時價給還換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
得鹽課積聚民得食未安生上下賴之

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副使

召為府尹守正嫉邪吏民畏服宣廟時任都
憲時競侈靡仕者習援聲妓貪墨成風佐剛直
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必責之法
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云

以御史彭勛提督南畿學校

以士奇薦也勛永
豐人永樂乙未進

士師道卓立竟嚴得中
一時士風翕然大振

六月右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天台人英風正誼
內恕外嚴寡嗜慾薄

滋味潔焉有塵外之趣由御史僉事超拜是職
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歿
無以為殮公卿贈治
其喪而還各臣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九月擢溫州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

文淵
一節

大治當時浙守稱為
第一故超擢是職

十月進贊理陝西軍務柴車祿從二品

車盡心
邊務每

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沐以後患車
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婉宴樂忽大
計車斷酒肉淡泊自處凡宴會皆不與而持論
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設有
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石能以家人冒功陞
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許復車反復持不
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按覈以肅法今宥
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取敵者何以
待之詔鑄能秩
而賜車金綺

十二月望後三日大雪上賜大學士楊士奇等
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

法二日

鹽法三日官俸四
日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金少

師楊溥少保俱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右侍郎錢習禮翰林學士劉球翰林侍講餘進秩

有差按廷臣以修實錄進官自此始希
衣去禮錄皆授試中書舍人賜紗

四月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

伯走死是時虜聞驥還復入寇命驥復出巡邊
申明號令將士咸奮日領與虜一戰以

雪數年之耻驥遣都督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
之日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
子感奮往繼遺棄將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論白
鴉狐口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
虜于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驥與太監魯安都
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繼
兵夾擊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冊寺三十餘
人復進兵攻野狐山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
虜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
數十騎遠
竄尋死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追復故典史曾泉原官從之

泉由進士任御史職在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三年俗醇訟簡家給人足民之懷惠心雖役不忘故乞
追復之

六月輔臣楊士奇等奏請解發成者宜從南北所
宜 詔廷臣議

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北直隸
之人往南方極遠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
南人若于嚴寒多致疾深為可憫又西北二
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
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
水土兵政有備一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
鄭廷寧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
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按南北風土各有所宜三楊此
議甚裨兵政御鄭廷寧以習見

八月命翰林侍讀曾鶴齡王順夫鄉試

物試之

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言更試惟欲請
草場屋以終後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後場可辦
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亦欺朝廷何借一口
之費不滅此盛舉哉有同且是說以進 命下
如鶴齡言人皆懼服撤
棘取中徐瑄等八十名

十月王驥還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

陞兵部尚書仍督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

陞俸一級封都督將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

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侵掠騰衝南甸
時緬甸寺蠻自說必

得其要領請致餉于是聞振欲示威
遠夷以邀大封而窮兵之事起矣

十一月以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敬宗力
任師道

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
學成德馨宗之政肅于朝廷

十二月命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回鄉
請給月糧從之

寧言此類貧者居多竊恐語言
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若資
糧弗給有歸柔
遠之仁 詔可

已未正統四年正月 朔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命少師楊士
奇楊榮分獻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王直翰林學士

錢習禮為考官

取中楊鼎
等一百名

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

遣中官阮濬護送
墓事畢即促其還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

部主事楊寧督運金齒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
軍門約降王將欲許之

眾莫不喜悅寧獨送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必
詐以誘我也許之恐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眾
謂其迂機令

督運金齒

三月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得章給倪
岳王姓俱名臣

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不利方政戰死晟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

命其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麓川叛遣楊寧

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

論曰

按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

敗則晟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討王爵何為哉雖不忌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麓川之日也舉借何大謬邪如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枚鎮之兵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免于罪幸也何至亦裂茅土哉向使如劉永福

後此力經畧西北之變必有以禦之者

王振之專固未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五月新作京城九門成

按是舉一出公府所有

歲中告成蓋由太監阮安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博通

陞蘇州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九載

當代軍民諸關乞開者數萬人詔陞鍾體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臣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潔之操

一塵不滓其執守之固于夫莫回一時鮮見其比

陞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

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自久之郡民自耻爭訟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詔增本深俸俾復任前後十八年以老疾致仕去既

丘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逸蕩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令戶部侍郎吳

重順天府尹姜濤賑恤被水軍民

命僉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參贊軍務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

無蔽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四言京官宜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做唐制朝臣陞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郡縣守令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遇僧尼疏留中不報

西域撒馬兒罕獻良馬詔回史圖之

其馬色玄

賜名瑞馬

七月令各邊空地許軍餘耕種免其稅

胡世寧奏議曰

屯種孰不欲多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未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放開種今若比照太宗皇帝聖旨聽令比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上不拘土官各軍民等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地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耕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餉易足矣邊儲之策有三起充國之留田遼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待輸者中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待輸者中

十月廢遼王貴烺為庶人

先是王府臣請加祿

太祖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今王嗣封仁宗命帥祿倍于先王宜宗又與旗軍三百人

詔郡縣平糶儲修水利

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高皇帝篤義

以時散飲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充有司凡豐饒州縣各出庫銀平糶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加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

急行之于是勅京官詣畿省郡縣覈預備倉其門又命有司

按此二舉皆善政也然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修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

良有司者而與之經慮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王衡簡儀

附錄 福建僉事廖煥杖疾驛丞楊溥欲坐以

裁于一太后王振因而進曰溥與驛丞士奇與

品降僉事為府同 太后聽之向是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

叅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不允而忠貞足以居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

計 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中陞尚書令撫交

趾兼藩臬事政猷剛坦視民若子勞輯訓饒通

其好惡新附之衆依依不忍釋 仁宗召還號

泣以送未幾復

叛復命往平之

二月 上躬耕籍田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

命翰林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金直文淵

閣 先是王振講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

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

老臣當盡率報國效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

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薨曹鶴前秉陳循高毅等
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殊當日發言之易朱曰彼
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
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
竟是我輩人當一心
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請告展墓 命馳驛還遣中官阮江
護送趣歸**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洪武中格商中鹽每鹽
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
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
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而七
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
守支之鹽存積者積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
越次放支交鹽運使長常股守候至有救才至

妻于代支之者矣

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諡

文敏贈柱國太師

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歷事三
朝永樂中有邊急三命榮往

甘肅計之及辯解李夏之怒和麗水之征併交
趾平高煦扈從巡邊之駕秘發塞外之喪活平
靖難能不煩餘力而疏圍自暴無大小歸心焉
先是告歸展墓至是事畢還京卒于杭州年七
十前一夕有大星貫

于杭州人咸異焉

天順日錄記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
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
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
也已而卒斷于西楊灼然行之而無碍也每秋
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
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

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庶幾于路片言折獄之
才衆皆歎服 文廟英武羣臣奏討少能稱旨
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寺入
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
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
楊一至於觀霧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
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
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九月封張昇為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為郟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今進士觀政一年舉人監生坐監二年以上有
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
科道官各保舉
開途使部錄用

孫鼎為南直提學御史

鼎務松江教授清
慎持已禮讓化人上

威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
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 馮前
諺曰公翻冠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
見信如此至是選陞中外稱得師云

錮妖僧楊行祥于錦衣衛獄

行祥一名應能鈞
州白沙里人洪武

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年九十
餘始入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
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府土
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
上命錮于錦衣獄四月而死
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

命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吉

禕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總理軍務及郎中侯

璉楊寧率左右副總兵李安劉聚合漢土兵十五

萬討麓川思任發賜賚等蟒龍緋衣校賜

李賢曰麓川叛道王振標衣自始
阿振意遂與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償
之窮其巢穴思任發不可得焚其寨而還緩無
辜十餘萬且以為功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
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始不可言麓川不
如中朝一大縣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與夫陞
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人以
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侍讀劉球上止征麓川疏王振不從球言帝王

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大寇以安中國
今此虜脫散地先發討并奉諸部深謀入寇而
臣愚以為麓川僻陋遠之遠非計之得也
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士
卒豐糧餉備器械
乃為有備無患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諡忠文先建文

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
皆革去無復敢稱其禮諡者至是義烏丞劉傑
復請于朝乞加
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翱整飭關隘

用將帥三邊宴
然關中以治
操練兵馬

天學士楊濬乞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

部右侍郎初振弄權佑以諂媚起陞與兵部尚

書徐瑜百計劾極盡諂媚之態遂
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
必得福眾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已
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
侍郎汝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于豈
敢有鬚聞者共鄙為馬牛襟裾之類也

七月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

等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瑄乃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
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曰彼時
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
幸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
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
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閣下公
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
曰多罪多罪
自是銜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等一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守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

百官。時王... 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 不預外庭之宴... 振方大怒曰... 以問上為... 至門外百官皆... 疾拜振始悅。

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訥常熟人力學尚義以醫術至南京仁宗監國因士奇薦命致功臣子弟尋拜御史歷今職

芝致仕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

其害除欲得劍築... 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

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至雲南賊

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 命縱火焚棚因督眾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

賊散走保險高拒驛寺益麾兵深入破連環... 若于沙水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

陰賊外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時勉崇廉賦

否為勸懲士習不受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 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

病不能醫外不能衣者節細餐錢為賑給仁義... 之風行焉諸生進止動且五鼓令起誦讀及漏

下二... 感奮興起共頌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化大節... 英國公輔伯二十餘人請告諸國子監... 諸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 禮餘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 禮餘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 乃散

侍讀周叙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一日興學

十二月會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慎銓選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王英侍讀

學士商衷為考官。一取中姚夔等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呂原項忠程信等

論平麓川功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侯璉

為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

諡忠毅。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

勅翱令便宜行事翱詰責故將欲斬之因叩頭... 祈免姑令戴罪立功論月躬巡遼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築塔營設堡置屯烽燧斥堠千里... 相望於廣皮卒指積饑饉用充足人樂戴守。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

糧赴薊州諸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榮襄。

中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

都司經歷以請難功累遷今職歷事列聖皆承厚遇但李賢誣其貪財發妾而詰詞無清廉二字尤見斥干其妻云。

七月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為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司驛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吏部尚書郭璉罷。

以王文劾之也璉精吏事簡切不汎臨事從容喜怒不形

獨以主少不可去受先朝付託若皆罷去不以對乎識者韙之載名臣。

倭寇浙東。

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蓋伺備禦疎而入官庾民廬焚殆盡發掘塚墓得少壯人殺之東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為嬉得孕婦時渡男女剖視中石為勝負其橫殺如此民大創下防倭之冷而邊嚴。

始置戶部太倉庫。

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昭皇后。

后太

閣臣至榻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上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救其片言隻字者。

論叔乞其禁。凡文字不係國事聽存之。太后默未答。上奇寺即趨下叩頭稱受命師。

思任發復叛。復命蔣貴王驥討之。復走緬甸。遂旋師。

先是。大軍還任發復出為寇。貴驥奉命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任發緬甸人懷詐。匿不出。遣貴等促兵攻之。任發復遁。俘其妻孥家屬。千餘人。提聞詔。班師貴驥歲加祿三百石。餘陞賞有差。然狡賊終不能正法。

十一月。陞太監王振侄千戶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

附錄。太祖鑿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二尺。門內宣德中尚

存。至王振去之。

十二月。蘇州知府况鍾卒。

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至則察僚胥卒。不法。暨豪右恣肆者。繩治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糧。合一百二十餘萬。辯釋。入軍。千八百餘。復進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種種興。皆紀綱。大務。九載。滿民乞留。再任。至是卒于官。民哀之。若喪父母。載名臣。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刑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禮部。以老辭。命改南京吏部。

驥以直道自持。不肯徇俗。時王振怙寵。而驥雖部堂尊官。亦欲與迴避。一日相遇。

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藩于內氣為驕危之
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問孰為侍郎即謝且
訊近日曾有何事驥據慨言其故臣不才其位
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汝
所言是奸官可官
故驥力求致士

四月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 瑄素不
銜之會有武官病歿其妾有色振徑王山欲娶
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
已誣服瑄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諱事
振請之振喚御史劾瑄受賄放出人罪請廷鞫
竟生瑄歿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何愧
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特與大臣自申故
之者得免矣
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 王振素
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徵露其意忱請敬宗達之
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末端中責他日無以
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
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謂謝矣振然之乃遣金
綺半酒來書程子四歲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
幣竟不
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 皇后錢氏
召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
陝西 鑑忠厚端謹嘗于簡易鎮陝十餘年刑賜
圖像祀之若神後文代之
改寬為嚴非復昔之陝矣

後給吳勝人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
告曰吾降生為而子以大雨門遂生鑑
待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銜之 正心德其二親
政務以總乾綱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
禮臣以隆禮典其七罷營作以蘇民勞其八慎
刑罰以彰憲典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
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
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
有總乾綱使不下移寺語蓋暗指公也振大怒
殺之

五月俞都御史王翱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
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下詔獄尋為王振盜殺之

先是球上書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
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
球與璘同謀故先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
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
一小枝推球入球與璘同臥小枝前持球
知有變大呼曰大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球持刀斷球頭血流被體屹立不動
順舉足踢球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
埋衛後空地球從衛球血滴數日密歸球家
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襖歸葬小校本盧
氏往來與球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
黃菴不類前情之且波得無疾手狀貌乃頗異
若此小枝吐實且曰馬順舉事之日密與我
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亦相隨迫于勢
不敢不行此箇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事吾始以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錯愛耳
因慙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歿馬順子亦發狂疾
代球數順罪人
謂球所憑云

按球性廉介從弟為縣令奉匹繚却之又却蜀
王厚饒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切于憂
時如京師大水具陳築泄拯濟之方及請罷南
征諸疏皆切時宜比外海內聞者傷之後謚文
慈載

名臣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太監王振矯旨械

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枷于監門尋釋之時王振

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生賀時
勉獨否振患遣人日廉跡其過莫得也尋倫堂
前故有大樹時勉儻其一而陰翳頗妨諸生班
前其家振以爲擅伐官樹供私爨遂逐時

生皆駭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
曰某人某處請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若平
時回顧嗚僚屬令終事乃行已橋首荷枷國子
前加重百斤時勉歷老不能任德甚諸生司馬
詢寺百千人伏闕請寬宥獨石大用者
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儼南昌

舉授華亭教諭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報
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太宗簡入翰林直內
閣歷諭德祭酒掌翰林院事加授太子賓客致
仕家居沈潛理學充養日粹為文尚純實晚年
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使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

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附錄 楊士奇子稷殿人命多繫法司至是
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
卿歷事 祖宗以及朕躬朕法網寬勞勛實多
比卿以疾遠朕左右者數月朕心奉奉惟卿子
承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
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宣德故后慈靜懿師胡氏卒

十二月內使張環顧忠磔于市二使匿名書王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朔

新建太學成上書請先師先是定都北京

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雅
居間巷吏部主事李賢奏言大學日就廢弛佛
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
寺之費修舉太學以示養賢之意上從之至
是成上臨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視

二月陞曹鶴為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謚文貞贈太師 立朝務大體蘊藉從容事無不
舉而卒不失其正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政
事文學聞于世者舉不越度內其寵遇無過之
者在閣四十餘年薦達士類頗有古大臣風而
以溺愛成子惡且次二厥之智君子不無少憾

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人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

塞擊之

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禮部嚴加考核通

經無過犯者方送試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一百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宴卓異布政等官丁鉉等于禮部

從刑科給

事申飽輝言也所會舉

可府州縣官皆賜勅諭

按此實勅賢盛典

祖宗朝間一行之後遂為

故事舉者未必得人

復旌別而賢

否泯清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

馬愉為考官取中商輅等

羅布政丁鉉為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為應

天府尹以治行卓異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商輅葉盛俱名

五倫書成臣商輅鄉試亦第一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眾命禮部左侍

郎王英代祀南鎮以禳民瘼時浙江久旱英至

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皆足

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孫原貞寺陪祀請

作御祭感應記

七月司禮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下錦衣衛獄

陸驗封司主事李賢為考功司郎中

命歲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各處草場

侍郎焦宏言臣同司禮監云末文毅等奉命踏

勸墾上大馬場諸處草場多被內官使人等

侵占私役單士耕種甚或起蓋寺廟並畜治及

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牽曳馬多傷損

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

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合姑寬貸令速改過其

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出榜禁約歲

遺科道一員巡視敢

踏前非者必殺不宥

十月進學士曹偁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苗衷兵部右侍郎高毅工部右

侍郎兼兼前學士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皆往賀習禮對曰吾當任有司之

賈矣何

始命內閣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前每大事與羣臣而議傳

旨施行不待批答上中前

十一月謫御史李儀成鐵嶺衛

儀監視光祿寺祭物王栢過之

怒儀應對不跪遂摠他事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三月降于謙為大理少卿仍巡撫

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

山西十餘年上疏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許王振意廢言官劾其擅降職罷巡撫兩省之

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文定贈太師

溥石首人以文李濬劄太平大制作成出其手時以文員為西楊文

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溥永樂中為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教絕粒又朝命巨測因圖勳

志讀書不疑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人謹雅敬慎初御試首選考官批其文他

自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諛人以為知言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部弊廉其賢薦為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理不為謝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

薛應旂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為定制永不得設丞相貽謀番憲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銜制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于六卿日銜天憲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初之日宰相云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

戶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

事 中及御史寺官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

作畧影堂

九月陞鄜堃為兵部尚書

自徐睢附王振以來擢陞將官皆振王之

賄惟阿諛受成而已及睢卒禁在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與選

者侍讀江蘇劉綬侍講杜寧謝璠王王修撰劉
儼商裕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

賜賞銀為道里費時勉之去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寺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待讀蕭鑑為國子祭酒以御史韓雍巡撫江西

復于謙為兵部侍郎先是丁父喪詔起復要乞終制遣行人汪瑛諭祭祭官

五月進王翱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幾丁母喪以遼事殷仍命起復

六月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

三田而就及守霸民多遊食每里置簿列戶凡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類編腴示之暇則至其戶驗之缺者有罰于是民無遊惰不一年民有恒產入觀受旌典會畜牧馬者優民需答之效者請于王振逮下獄誦楚幾外竟成遺興論惜之

禮部侍郎錢習禮致仕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顥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興等一百名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諡襄敏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隆出宛重宏遠識大體守公而雅重斯文持謙恭下工之禮正統中以得人必見疑召還京乃託近聲救以計自安後代其芳美

速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

永等下獄初銓督南糧儲諸御史劾其貪暴及日晏不輟霖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平日不法事詔下銓獄銓亦奏訴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人心皆降諫有差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 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

侍講杜寧為考官版中岳正等一百五十八人辦事官舒廷模亦中式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岳正王恕劉珣夏寅陳俊皆為名臣選萬安劉吉等二十九人為庶吉士明年八月以修撰入閣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命都督劉聚為總兵

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俞都御

史張楷監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大

器率兵討之

先是巡按柳華檄郡縣鄉村置隘樓編伍甲總甲因而恣肆茂七與弟茂八嘗個人田例于租外餽田主新米鷄鴨茂七既為總甲倡眾率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

王自運... 兵殺人... 殺傷... 皆舉... 稍聞... 政抵... 呼而... 益熾... 乃改... 右參... 燕為... 劉聚... 金濂... 鎮

八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理賑鳳陽等處饑民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

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德乞封前母詔從之

不為例 國朝之制

雲南思任發子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

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師討之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命封昌平伯鎮

守宣府 十一月起復于謙為兵部左侍郎

二月北虜也先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命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英為副

總兵帥師討之

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教而夷酋

乃解民饑飢大半東南騷動驥寺不得辭其責

有軍事則世道升降

以周忱為戶部尚書仍巡撫

以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為縣丞主簿

命都督徐恭為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

若銀坑盜也。以十二年十月反。初命俞都御史張楷討之。會征閩賊。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楷。又奉命征閩分兵討宗留。副總兵陳榮燬是時朝廷慮其與閩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諭以禍福。降者頗眾。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詳報賊眾三萬。刻明松中官懼。英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而遁。恭奉命以二千騎馳至。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憤。恭與三司官出戰。不利。會張楷繼圍。寇還稍稍。敗之。遂論降其黨。陳諫。胡寺。會事。陶成。復以四五人徑抵賊巢。開諭。順逆。賊。寺。環聽。竦動。相率出降。推陶得二殺使者。而引其餘黨。遁去。尋降。

以敗績不叙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獄

等以春夏不雨。刑獄不清。所致。請命法司會審。始出。則齋勅。張黃蓋。騎道。大理為三尺。壇彼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湖廣苗反。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瑄帥兵

討之。○榮惑入于南斗。文以為不祥。知天

六月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堅王振

不與大臣議挾 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

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 駕發京師命鄭王居守

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駢馬都尉井源寺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伴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徐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置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微暈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振領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

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荆關而入庶幾保全

無虞振 不聽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遂阻來攻殺之始盡兵部尚書鄭榮請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軍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肅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輪重千餘輛在後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來迎相相繼者敵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

期上與觀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圍以去英
國公張輔及鄭望王佐學上曹鼎派益而下數
百人皆外其辛免者諭川望谷連日饑饉僅得
連購騾馬二十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
所得滿載而歸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

積上乃下馬盤膝而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
與將為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
見也先之弟賽刑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
伯顏帖木兒乎賽刑王曰大同王乎虜語大
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
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函二人問是否二人見
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
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
公天言曰大元之警今天以賜我不知殺之伯
顏帖木兒大驚也先為耶顏那顏華言大人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
段匹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廊王權總國
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故事施行

辛未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 皇太子時

年二歲仍命廊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科道九卿交章請族誅王振

百官劾王振

罪廊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
惡滔天願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
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內衆隨擲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控
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
去衝指揮馬順從傍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
憤起控順首曰馬順平日助振為惡禍延生靈
今日至此不知警省衆爭毆之謙踏分裂頃刻
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
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鏞奉令旨籍沒其黨
執振任錦衣指揮王山反接限于族衆共唾罵
之衆競詣譴議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
屢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
之謙請降詔族誅論預官各歸流事皆拜謝而退

丙午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產

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京城內外凡數
宸居珍奇寶玉絳繡金銀九十餘庫
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商輅彭時金直內閣
辦事

甲戌虜侵大同守將郭登禦却之

虜擁上宋

即歸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
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以壯士七十餘人與之
盟令餽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事成約重報
上皆奮躍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擁上而
去時劉安孫祥霍瑄寺括公私金
銀萬餘迎獻慶笑而不應

速宣府總兵楊洪奏將石亨下錦衣衛獄

宣府門不出守以協守萬人乘輿不救也

已卯 上出塞忽夜大雷雨震灰也先乘馬虜人

由是恐懼益加敬禮

時有校尉表彬者先為虜掠得侍上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同彬侍上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焉

庚辰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

未能踐祚理萬幾 卿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

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之際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

九月朔 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

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

先

癸未 卿王即皇帝位 遥尊 上為太上皇帝 詔

赦天下 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法今始行朝綱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

守禦方略 上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適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

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寺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殿蓋及井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鏞衛領寺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寺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干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稍棄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進陳循高穀為戶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

僉進侍讀

擢廊府左右長史儀銘楊翥為禮兵部侍郎審理

正副俞綱余儼為太僕卿僉都御史伴讀俞山楊

興為鴻臚寺丞戶部郎中

郭敬有罪下獄

敬與振厚敬鎮大同通年多造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宋瑛寺陽和之敗又為敬禁軍不使出上皇至大同羣臣劫敬失律振矯旨不問至是替回京下獄

都察院歷事舉人陳綱上中興要務八條 上命

所司知之

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和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存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僉為副都御史分

守居庸紫荆等處。

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從程信薦也。

今各官司召募民壯操練。遇警調用。

民壯之設始此。

十月。上皇在迤北。

也。先遣使來議和。遂入寇。

以胡種太監喜寧為嚮導也。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

侯諸將。楊洪。石亨。柳溥。總兵孫鏗。衛穎。范廣。張軌。

分兵戰守。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監軍。

時楊洪釋自獄。

中使

歷事舉人陳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監察御史。

時議者欲南遷。國大變。宗離心無固志。待講程取。依占象。倡言當徙都。入臣百官。業有遺家室。南遷者。綱上疏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多。見乞遷選。武臣授以方。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遣將。勤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于和。宜即加誅。以為眾戒。上閱悟。命施行之。

焚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

時承平日久。倉糧數百萬計。于謙聞

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為資糧。宋時牛駝。綱之。事可鑒矣。果是之。

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

人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及百官萬姓。祭藏儲蓄。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車。可鑒矣。太監金英。宣

言于眾曰。朕則君臣同。亦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乃出榜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

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

部侍郎江淵督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

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

時眾論戰守不一。王將石亨欲

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

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

斧。突入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

鎗火箭。殺傷甚眾。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

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

寺卿。使虜營。朝。上皇于土城。

復寺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

汝寺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寺。來復。上皇論二人曰。彼無善意。汝寺沮

急去一人方回而勝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幸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併糾集義勇從鴈

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答之

略謂胡馬南驅二關失險賊留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由是京兵擊

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賊敗在天不負

為臣之節

脫脫不花遣使獻馬議和

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乃使入見賜衣服酒食金帛視常有加

附錄 上皇之出紫荊關乘馬踏雪上下艱難

也先罕馬披及針燒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

帳逆駕上壽也先欲以林配上皇上皇給之

曰汝妹朕固納之但不當野合待朕還中國以

禮聘之也先又選胡女數人薦復却之曰留

後他日為汝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也先益教

服聖德韃靼眾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

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之不見上皇或

夜出帳仰觀天象指示表拂哈銘曰天意有在

城臨清命平江伯陳豫鎮守之

以襟喉漕河也

起何文淵為吏部左侍郎

改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少監跛兒干伏誅

十一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詔告天下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平福建羣寇

孫權之勢益熾懋揭招諭榜謂能自相擒殺者

賊將張瑄孫勇而健關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

遂榮乃為書與瑄孫許以自新使謀行若誤傳

疑來降乃進兵破瑄川掛口陳山諸寨伯

孫就執乃分兵解丁漳之圍八關遂平

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翱禦却之

附錄 時有大臣奏當選將守京師者兵科給

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臨土木

破則虜騎何以進城都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危

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

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

鎮秦可而邊人大安是時邊城多陷宣府孤危

復詔總兵官衛京人心皇皇或欲棄城就遁都

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營門下今日敢有出

矣因設策裨禦督將士勢必守虜知
有備不敢攻享信其比門鎖鑰云

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 皇太后孫氏為 上聖皇太后 吳氏為皇太

后 冊妃汪氏為皇后

冊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 即 皇太子 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 謚忠烈

初令順天府所屬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

直隸例論糧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 蓋苑而巳 永樂初始以官茶

易和社寺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 正統末京 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 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 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與各 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 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大畧也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礪鎮守宣府

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

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副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以備要害

加于諫少保總督軍務封石亨武清侯進揚洪昌

平侯陸石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 論禦虜功 時比為過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二

景皇帝

帝 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生也初封郕王

英宗北狩乃即位 英宗復辟復為郕王壽

十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朔

上皇在迤北

上皇在虜管寫表祝天行十一拜禮也先迎于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

上受朝免賀

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奏請遣官使

初開經筵

命寧陽侯陳懋知經筵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工部商輅及侍郎儀銘

御史陳綱上時政五事 命所司知之

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京師每多通逃主者請治罪編尺籍綱言方召募時本教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効今久不解而思養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次錄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兼邊務尚殿用武方急非所以勸士得人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餘皆安懷大計

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劾內侍單增

罪惡令下獄尋釋之

時增恃寵驕縱勢日熾臣有候其生日約結武苑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故聰弟効之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兢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上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不敢復肆矣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允忤 旨去

命副都御史軒輅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御史朱英劾都督汪全恃威晚縱家人奪民田命歸田于民

大同總兵郭登敗虜于栲栳山

虜自屢勝以來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積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夜為真洛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

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至日暮休兵以規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高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槍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于足

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來迎登奮勇先行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

閏正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烈風晝晦

孫原貞應詔上言曰臣聞渾水散子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自責如此誠宜弭天變之災遂生民之福也先因雨陽勿順自去

京師烈風晝晦

孫原貞應詔上言曰臣聞渾水散子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自責如此誠宜弭天變之災遂生民之福也先因雨陽勿順自去

冬至今春或連旬或窮陰彌月陛下發德音即大舜自啟成湯自責之心也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論羣臣皆以致災之由進變之道如愚臣者聞于天道曷足以知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謂各徵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乎上下而陰不足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仰體宸衷祇畏天戒九臣所以深思熟慮仰存無由而朝夕惕若夕觀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即位以來不遺聲色不與土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民只正役賦民之賦甚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意甚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北邊之虞未實冗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耕稼轉馬未免追賠若此寺事禪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在茲然救者之弊皆洪武間所無積行永樂之後以至冷見其弊尤甚而欲四海雍康五行時若災沴

不修者乎更化可也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更作必有非議願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良規恭祖宗之成法以為今日之經制其化可以漸更其弊可以漸革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計民力堪為經久之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不至下移將見華夏奠安戎狄順服億兆無愁嘆之聲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少保于謙謀知亡命小田兒為虜謀雜傳因使大虜使中來爾我虛實奏技計于侍郎王

同道誅之

二月 上皇在迤北

待讀刻定之上言十事 上嘉納之

一日守禦言宜增次

士籍亭障塞蹊隧一日降胡言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首全俸之給減漕練之勞一日議政言宜痛革月錢之弊侍新操練之政一日議政言宜日御便殿近臣侍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之陛下採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官皆切時弊

初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 以邊圉事殷也其上進苗乘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劉球翰林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鈇次鈇皆舉進士鈇歷官叅政

天城衛令史賈斌撰忠義集以奏 斌集歷代直及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能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等已行頒給足為觀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後發回原衛

披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趙權金都御史乃賈斌之指與堅同今為胡濙所沮豈其與避宦官以為固祿地乎揆諸大臣以臣事君之義悖矣

封大同守將郭登為定襄伯

三月 上皇在迤北

三月 上皇在迤北

虜分道入寇

四月 上皇在迤北

虜入鴈門

叛臣喜寧伏誅

寧懷二心素教也先擾邊且不
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泰彬誘彬
出昔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彬與上
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誓與俱密書繫
警解問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
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誓報寧大呼俊
縱兵遂縛寧送京師誅之寧既誅虜失其御
稍二厭
兵矣。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 不許

樂未殿災在翰林陳十五事

樂未殿災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以言
專祈直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搥十數
瓜不效仍下獄 宣宗復其官一日命以金錢
至史館撤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立不取 宣
宗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為祭酒教化大行
為王振所怒搆以罪矯 占械于監門諸生群
疏願代之
載名臣

五月 上皇在迤北

虜寇代州

贈從事浙江副使陶成爲叅政命配享越國公胡
天海廟隆其子魯爲新會縣丞

立京營團練法

于謙慮各營號令不同兵制不
相議乃選諸營馬步官軍十五
萬分爲十營每營以一指揮總之每五千用
都指揮每千用一指揮把總每五百用一指揮
分營每隊用管隊二人常令在營操練體統相
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官統領號令歸一行
伍不亂按靈營
之設自此始

城固原

按固原開城懸地也成化以前秦虜未
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大節入掠之後遂爲
虜衝于是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
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
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并力堅守花
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
修築又在所緩蓋方分則勢弱寇已入門王人
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
保也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諡文安後改諡文忠

英金谿人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
善草書寬恤樂易豪儁諸達不倚曲檢願直
好規人過以故不
爲三楊所喜云

速左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僉事

後于時以私怨播火邊將故于諫
葉盛皆効之論成後以母請已降

六月 上皇至大同 時也先等擁 上皇至大

金帛不與
復擁歸北

薛瑄轉餉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

羅綺為大理右少卿使虜

先是禮部會奏虜遣
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召文武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總
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
遺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汝言已即遣
臣出大監興安復出傳有汝汝汝言已即遣
親可行者就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王直厲聲
曰羣臣皆朝廷人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與安
語塞于是陞實等充正副使以行朝書惟言被
禮不及迎復實等驚訊詣內閣白之遇與安被
詰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馬實等遂偕虜使
行至也先所營久入兒不還之地也先見實等
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答
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輩人自領軍馬
與我斯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教我害
他我再二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
類帖木兒早晚恭敬不魯魯慢你每探在我
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
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今得你每事務成就
不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廿二日人馬到北京
明日引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梗米魚肉煤

妙燒酒羊物實等泣下行禮畢
者皮帳而帷席地而寢牛車一匹以爲

後營之具而口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為
致政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牽所

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今服食飽滿不堪因
奏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飽滿不堪因

言曰朕向日龍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
有蒙塵之禍上皇曰朕未敗時無人肯言此

亦朕不能獨好今悔何及實等頓首謝曰
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凄涼臣體充

腹非天祿草野為君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
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

首建章也先帝馬設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
之意也先曰朝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
一個閑人我這每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

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每

許人同羅綺等往大同調回山西一帶搜邊入
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會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

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
郎趙榮使虜報命七月十七日起行十九日至

懷來遇李實亦至二十日實等至京奏請使臣
奉迎不許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上問

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何如實對曰臣入番境
彼處虜人皆折伏來迎詭譎論講和意似有實

情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至虜
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上皇還京至虜

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
也先曰不若我說的昂克說不合理我這圖

垂名後世已定難再更改也也先曰竟舜當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改也也先曰竟舜當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改也也先曰竟舜當

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近
與堯舜一般明日善寺見上皇于伯顏帖木
兒昔又明日也先設宴請上皇至其皆餞行
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寺亦侍飲也先曰
都御史生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
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曰中國好禮數又明
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

八月癸酉 上皇發迤北丙戌還京遜居南宮

上皇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
護送乙亥至野狐嶺伯顏等勸哭曰皇帝去
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
百騎送至京丙子至萬全丁丑至宣府時上
皇已入塞廷議猶以虜情多詐禮部連日會奏
議奉迎禮未定十月萬全遂榮寓書于高毅言奉
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
社稷計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折躍則
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干載史
書難洗殺袖其書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炎欲
封進庶使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
文止之陳循見志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
下錦衣獄已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
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
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
來孰以為來耶點虜嘗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孰以為來耶眾皆相顧無言獨
胡濙具儀注送內閣庶辰上皇至唐家嶺遣
使回京告諭遜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
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
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
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升座羣臣就見而退大
會赦乃得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繁華滋內而奸臣
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
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
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
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謂心于制治
保邦之良圖也耶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
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仍遣河間等

驍軍從征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張軌
惟驍擒其酋中富械近京師然苗勢愈熾驍亦
不能安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
以瑤時代之先是永樂間驍虜來降者多安置
河間陳君疇處生養蓄息強悍不馴方也先入

貴州及廣東廣西諸處寇盜干謀奏遣其有
名者厚與賞糧隨軍征進事平遂奏
留千彼干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直內閣兵部尚書苗衷致仕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命總兵石亨楊洪率兵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

同宣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宣等二百二十五

名 時王考侍讀劉鉉與侍講陳文及揭曉第一
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後宣由翰林官至南京工
部尚書第三名則王越封威寧伯侯瓚歷南京

兵部尚書黃倫歷前至工部尚書是科稱洋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章表等二百名

陞右都御史楊善為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策不報

天取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倫隆師而敬天一專則言天象屢變請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進直內閣侍讀商輅為翰林學士

少保于謙奏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

八城為虜所破謙謂此不可棄起安校以方略且戰且守八城復完

山東布政使裴綸奏請取回內地鎮守內臣

東既有巡撫洪英又差內官唐廣來鎮守司之供應既擾隨侍之役肩更多請勅廷議凡非邊境有巡撫處俱命回京于是科臣上言言鎮守內官命巡撫按察

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賀 詔免之

國子祭酒蕭鑑乞致仕 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

人請留 上可之 尋命經筵官

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命僉都御史任寧巡撫宣大

命副都御史宋傑鎮撫甘肅

命僉都御史陸矩叅贊延綏軍務

命都督同知沐璘為征南將軍鎮守雲南

南京國子祭酒陳徵宗引年致仕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乞致仕許之

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五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已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于延

安門不許

荆王瞻堦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 景泰二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

籍山東河南流民皆至竑下知秦報亟發廣運倉儲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以米力能他儲食者為裝遺鬻孀者為贖還其人共月米一百六十餘萬全活數百萬即空廩六十楹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療之次者給棺為叢塚瘞焉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成諭出至誠人人為盡力其救荒無遺策具疏聞且自陳專擅待罪初流民奏至 上于樓轎上讀之大驚曰飢死吾民矣奈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

勅御史陳綱巡視兩淮鹽課

自是推貴中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暉為吏部右侍郎

時暉附

于謙耳密言內議

恐其黨比故調之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時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

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于門上

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審盡所言人懷

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

來王振擅權侍立在傍于是輔弼大臣近侍官

員皆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

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

其肝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

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

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

而不相親見猶未見也故我聖祖御製大

二月 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

文為考官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程等曰人

日警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若此他日進上

中其有小人傾事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為風颺

墜于朝無次歲送還上喜擢越御史後附太

監汪直襲破威寧封威寧伯是科得馬文升余

子俊秦紘楊守誠林鶚高明鍾同後皆以功名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許

四月 上皇在南宮

詔顏孟後裔希惠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十策

日勅聖學顯

絕玩好極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關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卿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京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謙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部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炭辦該徵者盡出于所積餘米益民賦歲輸石五十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

辛謚文襄。

上幸園子監釋奠孔子。祭酒蕭鏊講學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言官之

議詔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

修內治言官以虜孽窺伺之心宜絕之

詔廷臣其議備邊長策文選郎中李賢請備戰車

及火鎗。命將臣採行之。賢言虜所以敢輕中而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正能拒馬不能避箭族屏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斯

請戰車者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存

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

若用其法虜非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板

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

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擺列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箇二百五十輛約長四

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

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涉衝車箭不涉

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文與商輅係學士曹展書尋侍講至是大學士高穀薦文為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出陞外省

十月 上皇在南宮。

詔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係侍郎孫原貞奏立

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劉璉任寧龍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俞都

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叅贊宣府軍務。秉既任督種給貧者督之耕塞也日趨邊儲充足會瓦剌入貢秉疏言邊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今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

過二萬束料不逾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來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驥不堪者今退牧虜地毋入境駝畜得窺伺正統間

牧者今退牧虜地毋入境駝畜得窺伺正統間

總不止為國費蓋慎防如此已見喇以前所

身下虜不易乘每口與之粟一石軍吏以違制

爭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俘耶專之而得
罪不敢辭事聞上嘆賞已劫總兵紀廣得
占邊圍孔亟不待以徵文塔大將下御史議報
召秉選言官交章請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
明威秉
尚留

命祭酒蕭鑑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右侍郎王
寧俱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鑑因
上幸學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
時觀辦事文淵閣奏
言大臣如王直胡濙
等正統中皆附權臣今此輩老猶不宜在左右
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
吏科給事中毛王為奏稿謂觀認陷大臣擅開
邊釁宜正親罪并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劾

積不從盛曰朝通夫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罪觀猶令我輩者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到
球乎球之成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
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
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
他日身計乎王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言
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遇錦衣門謝二
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
數耳是武臣猶知事
體毛王何獨不然

兵科都給事中葉盛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不

報 時禁中頗事遊
政故請行之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加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

士俱直文淵閣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聖節

于延安門不許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罷職
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
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薦舉赴京

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先朝罷
官除贓犯

外悉聽舉用自嚴氏當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
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
之怒者悉禁錮終身矣其後或已罷斥遣戍為
執政所忌者一一附考察之末豈亦不顧天下
後世之公議與萬曆辛巳江陵睡其故智不一
二年而張氏亡乃以言官之議并隆慶間之禁
錮者而盡復之也
一時之良觀也

命申允倪謙呂原為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選內
侍秀異

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教
之 上時親臨命二人講倪謙大學呂講堯典
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
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
二官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
及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命刑部侍郎張九疇鎮守陝西

初六部屬佐使使文移不得徑受約束尤驕者奏下之

勅諸邊鎮練兵為虜防

海保于謙言也恐不可

不可也獨議邊大同為北京巨鎮為山西門倒馬寺關一帶藩籬而遠東宜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于關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二十四墩塞一百一十七每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精銳者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為緩急使諸關置置驢馬石墻布架落後峻險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防鎮之墩臺連營相望危外至各營馬操母動獨本所

二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攻敗普化可汗來獻捷

命主勦為左都御史掌院事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復彭時為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四月 上皇在南宮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葉盛為山西叅政協贊軍務

先是獨石馬營等處

未復議者欲棄之予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外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成買馬除器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

以楊信為山東叅政督餉遼東

學士商輅上屯田議

夫路言往口外田地極廣

口外附近各城堡皆設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各將并諸指揮寺官占為己業軍士無便近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皆于此若今屯田為欲明效今日守邊之莫善于此若能濟屯田為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竭民力不能濟也每中屯田法禁侵占省養兵之費于是命兵部移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以清田之

王鑿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田湟中內有口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苑唐韓瑛華營田之

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于中受降城歲省錢
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二邊之地固
在而人以爲不
可行者何哉

增東宮官以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

謙爲太子太傅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

蕭鐵爲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

大學士時上欲易儲用內監王誠舒良謀先

以此喉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

一百兩陳循輩推知誠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會

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勝兄黃瑒以捍禦功累

官廣西都指揮使瑒欲奪嫡遂使人殺瑠勝

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榮總兵都督俞事武毅登

瑒情罪置獄富久瑒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

瑒先發京師謂諸大臣然後上疏請易太子

下禮部會同各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

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許已亦罷給事中李

佩對衆洒泣都給事申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

然皆不能出一語諍之也後佩陞詹事府丞林

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假然受之不辭曉夫使佩

輩移勸心于屠贖豈不毅然大丈夫成茶之何

見不及此也

五月 上皇在南宮

詔立 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

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

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

先是 上欲 易儲語太監 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 官生日是十一月朔二日 上爲默然蓋 上

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與魏
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
愧矣

按南城之綱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矜

憐者曾無

一言何哉

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羣臣林于利害無

敢異辭于提鄴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

取文武羣臣預者十七八公孤而下數十人爲

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于此惟賢寺作即四

五人預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查其利者

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計也

而天道好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責者亦多回視

不預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

可也

詔予成事土木諸臣誥勅封贈

救黃瑒復原職尋陞都督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榮致仕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

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以發法罪故也 直道之行難也 謹按洪英儒雅 君子在浙被考 黜者妄訴且加誹毀朝廷不及察遂罷之彼請 智者阿世同俗及謂能人此朝廷無任怨之臣 而小人多 致亂邦也

六月 上皇在南宮

岷王徽煖乞徙封不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

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諸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常董與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剿捕朝廷更置其將簡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于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重鎮矣

兩廣守將董興武毅罷命副總兵翁信鎮守廣東

陳旺鎮守廣西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

一寧入閣以中官王誠寺嘗受業報私恩也士論鄙

之贈禮部尚書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召南京大理卿薛瑄為大理卿

時有中官金英奉使出道南京

公卿具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眾回南京好官惟薛瑄耳遂召入

閏九月 上皇在南宮

初命諸內臣坐團營

時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等議精選兵十五萬

分為十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永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節制按此內臣坐營之始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直文淵閣

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殺誠亦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問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疏遂舉文竟用文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邊將請臨洮諸衛添取防兵巡撫陝西都御史耿

九疇議止之

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為少在為將者御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思奮不然徒冗食耳從之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申飭薦舉

霍韜曰國初用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賊心乎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清理鹽法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死虜也先殺其王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稱大元

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 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

以聞 禮部郎中章翰言田盛者華言天聖也

若止稱太師恐首虜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 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

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

致仕人 益鄙之

李賢曰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

為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

箱後以病乞歸正統末薦起為吏部侍郎遂進

尚書其詩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

衆終干斥去向使病去不出其作郡清名必然

傳後今雖得高爵而 喪其美何足羨哉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 兩京各加三十五名湖

山東各加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

廣西各增一十五名雲南惟增十名

改侍郎取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從布

資奏以侍郎與巡撫無統文移有礙也時詔示

羊角製上元燈九疇諫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

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上遂止

書曰悉除細行終累大德

三月 上皇在南宮

老臣躬為吏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闕 上命舉

可任者御史陳綱寺上高

都御史王輝嚴公峭直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

方大理卿薛瑄守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

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乃用軀軀嚴加考察

公銓注柳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上皇在南宮

改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欲論

言先泄文中傷之屬聰劾該補教官聰為囑善

地文選同出其手書文曠御史王博劾之欲真

之取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

無敢違者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

臣職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

曰此疏吾不預公寺自為之遂罷濙歸臥病不

朝數日 上問以病對使太監與安問疾濙曰

老臣無疾前議事驚悸不安耳安問何為曰

陳宿以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告

上詔曰比擬殺人 可乎聰得死

四月 上皇在南宮

詔許大同士卒就近補伍 時于謙上言大同府

俗習性勇悍慣戰而進南調戍衛所軍若逃

州縣戍卒諸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

自備鞍馬殺賊自効不致後支糧賞臣愚以為

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

總大

大理寺卿薛瑄辯雪松蘇避罪饑民從之

蘇松

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路海以避罪時道太
千大保王文韶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衆
皆畏勢莫敢發瑄抗章力辯
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薦左諭德徐有貞為國子祭

酒 上密諭止之

時祭酒缺有貞以門生楊宜
為謙內姻懇求再四謙因中

官言于上 上召謙至文華殿屏左右諭之曰
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
從汝用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謙
叩謝而退不敢言有貞不待知反銜之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直內閣太子太保王文以憂去

修歷代君鑒成

歲星晝見

詔誅大同老卒

時老卒訟定襄伯郭登承
今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

倚風憲坐坐專號令為越職不法下多官議于
謙言昔齊用穰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
法穰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
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為使相者
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
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便宜
行事都御史為朝廷風紀之司于侯伯無屬坐
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
如此使軍制至國豈復有軍哉

六月 上皇在南宮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先上疏以病
請匡則措置當
至是以病召還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

林受命以
軒轅黃帝

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其營按井則作陣法大
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比
受敵則東北西北西比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
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
動也其法甚奇名將知此法者惟大公望孫臏
韓信諸葛亮李靖諸人而已吳起而下莫能知
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
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
中亦各有八陣天陣則法伏義八卦小陣則法
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其隊者
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
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
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
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
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
成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
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崇嶽等二百五名

太監阮安奉命治張秋決河道卒

安交趾人清
苦介潔善謀

畫尤善工作其北京... 九門兩宮三殿五廟... 大部諸司公宇修營皆著勞績生乎賜予悉... 之官蓋中官

之賢者

限于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 臣既安金英懷恩董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 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附錄安... 華二三繫于卷末如前史官者... 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遣詹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河 先是河溢宋陽寺處先後遣大

臣治之皆積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 以制水勢濟漕渠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皇太子見濟卒 謚懷獻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詔求直言 以積善恒陰也

二月 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 命大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官

取中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先是禮書胡淡言翰林及春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官

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兼職以充勿取用教官者為令許之故商學士纔閱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者已六閱科矣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丘濬彭華等十八人為庶吉士是科得張寧丘濬何喬新楊瑄取祿鄧廷讚後皆為名臣

四月 上皇在南宮

新建隆福寺成 上將臨幸時太學生楊浩上言

之地恐為聖德累 詔罷行

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併陳一切弊政不報

待滿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于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懼之以泣疏上言 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問石毛疎咸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隨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

五月 上皇在南宮

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錮之

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良天戒二任災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養八慎賞責九重名賢十華延擢十一擇重臣十二舉異端十三抑實錄十四汰冗官其畏天

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悉宜革罷其
敦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
受天下養可謂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
之禮乃盡尊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
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
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
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
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
充天意自回災異弭矣既上杆旨下錦衣衛獄
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拷掠慘酷體無完
膚瀆死者數千無一語及他性御使鍾同先嘗
有言故併逮之俱欲重坐會大
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

以進士楊集為六安知州
時集獻政上手謙書
曰為人慎賦進易歸

乃總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給繩
同成杖下而公生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
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相進
一級出集為州守按
進上選知州自此始

六月 上皇在南宮

謫發奸佞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
正吳江人密
請召見便殿

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
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應宜出沂王
于所封沂州增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宮門
之築亦宜灌鐵 上怒勅為雲南衛經歷復會
所請者未行乃議
成後復辟及凌遲
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
時盛
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
懼甚後復位御史下詔獄校殺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疏請問安 上皇并令

上皇之子親近儒臣不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勅修宋元綱目

教修天下地理志

詔頒君鑑錄于羣臣
乃李賢所撰也擇十二君
善可為法者各三四句要
善集為鑑古錄每段下為解說故句上之
問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為對曰欲陛下學
此教君耳

八月 上皇在南宮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諡文襄
忱吉水人字量
恢弘才識通敏

流事精勸諭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職
去崖岸開心訪納宣德中巡撫南畿前後二十
三年督理歲漕積儲量定支撥咸重徵稽災餘
立綱運處糶楊鹽利計賑濟修汗溝疏水利均
加耗以紓食困置編匣以革逋夫立改兌以省
舟費建倉庫以便賑賻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

花以抵京麓起布式以蓋奸偽收帶徵以禁馬
頂謀慮深遠巨細綜畫東南宴然彼以不許王
振短之老豈知其良
工之苦心與載名臣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初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按太監鎮守自此始

兩廣總督馬昂破瀧水獠以昂為左都御史 趙

音旺合諸山叛殺掠甚眾
調狼兵官軍直抵巢斬獲甚眾

按龍水羅傍徭賊自馬昂征後大順初葉盛成
化初韓雅復一征之至今賊日益肆無復議征

夫畫計諸臣猶謂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
南復歸德乃都察院地距德

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腥血江而為肝腹之患
而不恤沿江兩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

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以哉

二月 上皇在南宮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吏部尚書王翱乞致仕不允 詔有司起第于縣

治之西 時王自有在部選法一委于翱翱洗剔滯
弊嚴考察故事使典以資格出身積次

選冗宜德間命吏部引入內使會大臣羣考之
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為

至是翱以為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
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歎

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匿乃行復勘法
而奸人不得為計願選故以殊清下緣為奸

塗莫辨翺易以愚弊遂絕時詔求賢良方正經
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翺深惡而痛抑之
百不取

四月 上皇在南宮

五月 上皇在南宮

閏五月 上皇在南宮

命孔弘緒襲封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承慶長子
也年八歲賜鶴袍王帝

如例成化中坐法削爵弘
治中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六月 上皇在南宮

家儒朱熹裔孫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七月 上皇在南宮

附錄 太監馬琳奏太監劉順外遣下河間府
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
不許給民耕種完辦後景帝不假
丙監每每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構也

八月 上皇在南宮

杖南京大理寺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

下同歿 先是莊上疏勸帝朝上皇加恩
王將旨至是以內艱赴京師領勸合

聖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外杖八十譴定免驛
丞弁綸同各杖一百同杖下綸仍錮于獄

按同丞弁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為御史易
歸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入朝

待漏與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遂上復
沂王東宮弁陳時政闕失疏以年二十二駭

國土莫敢收楚陵復辟白同忠誠節義可貴
金石即于天順元年二月贈為大理寺丞官其
子啓為知縣及茂陵即位又轉同忠受禍慘祿
其妻羅氏官其一子為通政知事啓上疏請
骸得出國王歸葬時同設久矣血賸
齊間洗出猶鮮成化二十年謚恭愍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順天瀾間餘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

積連遭大水公私俱竭瑄奏裁省冗官停徵糧
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捐
其十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詔行之

調石璞為兵部尚書協理部事以江淵為工部尚

書掌部事 時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求其出
淵失望 兵部王文商輅密擬內批旨竟出淵

附錄 于謙以國多事窮不還私第多居止
朝房留一卷于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寢
不置酒至是以病在告上命大監與安舒我
便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上聞徹尚膳
蔬菜之屬賜之 駕幸蔚嶺山伐竹為渡
和樂尤異數也言官嘗言謙柄用過重與安舒

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學一個來換干柴
家官默然而退有兵部侍郎王德先任職方以
謙為陞是職未幾同謙過誤密奏之 上召謙
投其奏謙叩頭認罪 上曰朕自知卿卿勿憾
也謙出備迎問曰今日 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于當面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出奏
示之偉慙應時 上用人多密訪之謙會祭酒
缺徐有貞以門生楊宜屬謙如託求補之謙因
中官言于 上上召謙密諭有貞奸邪不堪為
祭酒謙謝出不敢言有貞竟銜之此
固 上知人之明謙之禍胎于此矣

二月 上皇在南宮

以劉基孫祿世襲博士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兵部尚書于謙奏遣石彪克遊擊將軍往戍大同

時總兵石亨素貪縱為謙裁抑其任彪又驍將
慮其一門同握京兵故遣之亨彪皆切齒于謙

四月 上皇在南宮

命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堤成

舉能治者以有貞行有貞乃作壩埽障絕絕
先後之障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
首踰百里至大豬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
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
濟神曰通源渠有分合障有上下凡河流傍出
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于是水不東
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
上橫以水門練以虹隈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
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隈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

濬濟渠至數百里復作于龍灣觀濬八積水過丈則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沉玄金為物象幾萬斤而鎮定馬至是凡三年而功始成

五月 上皇在南宮

寰宇通志成

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毅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鉉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宋儒周敦頤裔孫冕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 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致仕不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大理寺卿劉儼編修黃諫王考順天鄉試賜宴

于本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泰等一百三十五

名

欽賜閣臣子陳瑛王倫為舉人

舊制南北京開例令四方之士

遊太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陳循王考

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情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復閱取中試卷高毅懼嚴寺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毅有言召至榻前其述其情且曰大抵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嚴寺得釋而瑛倫特旨欲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大學士陳循王文私其子為

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啟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

削寧府護衛

自寧獻王在永樂宣德已次愆橫犯

分因 宣皇答書切勿責刑欽此

志神僊正統十三年卒于盤城未嗣卒孫與始嗣王坐不法事革護衛是時昌化王士灑以大

同地齊乞徙封不許已勅諸王非時令萬壽節毋輒集有司宴著為令

明年正月 上不豫羣臣請早擇元良不許石亨

等遂迎 上皇復辟改號為天順元年

論曰

按景帝常

英皇蒙塵之際正 國家殷難之秋
民情以承 大寶轉危亂而為治安
夷攻其政 削而藩變 替消錄劉基之
後而功臣勸世周朱 之襲而聖教維
當其時葉盛泰 程信督餉則 兵食有賴
矣軒輓撫浙江 馬昂督兩廣李賢姚 疇為都憲
李秉泰贊薛瑄 大理則公輔有托矣 雖其奪門
一審天定奪之 然當土木之難方及 夷人抱微
欽之質以肆凌 何徵肅愍之智審 社稷之重
則國無長君 所以任賢選將南征北 拒破虜情
而不及禍者 謂則至之故 景之緩于迎 駕者正

英皇之所由以終歸者 其有功於 國家大哉

卷之二十一 景帝 四七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三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丙寅朔

壬午武清侯石亨等及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即皇帝位

初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立襄王子群臣僉謂上

皇當復立王文不然而陳循輩知之卒士蕭鐵亦

日既退不可有衆臣乃因文意會集左掖門僉

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貞舉筆

改建字為擇字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符十七

日祝朝于京師旋傳王文于謙已差人賞金

符取襄王世子矣亨知景帝必不起乃與

兵部督張執張觀左都揚善剛都徐有貞謀

身於六月既暮觀等會有貞空時適有邊報

貞謂宜乘此為名納兵入內執首肯之有貞

升屋步覽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

不成家族之福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

已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等惶惑有貞大言

事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

入見上皇曰爾等何如俯仰合詞請上皇

即位遂液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

顧問卿等為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

御座初文武群臣約是朝候景帝視朝頃之

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

皇即位矣群臣遂入賀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石亨請商榷命

一歲赦文一林光不須別具條件幣不從衛之

逮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下錦

衣獄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同下獄謂謀迎外藩也陳循蕭鐵商榷命士

故縱下獄

進許彬薛瑄為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彬以亨與有貞薦瑄以衆望所歸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侍郎

上念綸請

復儲受禍出之獄加嘆良深遂有此擢一時自王公以下至里巷兒婦皆頌不容口

錄奪門功

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軫為太平侯張軫為文安侯揚善為興濟伯太監曹

吉祥嗣子致為都督同知廷鈺及太監劉永誠廷孫聚將冕弟成葉達兄成俱錦衣衛指揮

事並世襲職皆英國公張輔弟也

封司禮監大監曹吉祥姪欽為昭武伯

按此內臣于第

封爵之始也欽亦自以戰功及從奪門封後及誅成化初御馬太監劉永誠姪聚封寧晉伯從

永誠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至正德則泰安伯張富平安伯張容高平伯谷大寬

永清伯谷大亮鎮安伯魏英平涼伯馬山鎮平伯陸永皆同太監張永等恩澤封蓋監觴極矣

嘉靖改元後俱革

袁彬哈銘並以隨駕功為錦衣指揮僉事

丁亥殺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

于市

范廣王誠等并誅初謙等下獄有貞等言官劾之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

考據王文復力辦謀僥倖有貞今有司
辨之何益法司承風旨以意欲二字成獄
諸等干秋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并籍其家屬成遣

已大駕蒙塵勢不與虜俱生整朔操練
勉百方威切宜正謀國之罪懲失事之臣
南邊中外轉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奎與復
秋毫皆公力也乃以忠魂遺棄于市卒之日
項文耀請反遙蕭磁商輅王偉並除名高毅王
直胡淡並落傳保致仕

論初謚肅愍後改忠肅
錄 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文初謀于謙棄
此杭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
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
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

欽賜舉人陳英王倫徐名
以王翺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

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榮為
士部尚書 詔留之榮迎駕迤北又破曹賊人以

忠義 多之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 石亨詭謀
請無慮日冒功陞 職者四千餘人 也自是求

翰林兼東宮御者並改別職 以景帝易儲故
文黃諫俱改尚書卿劉定之俱諫呂
原俱改通政泰議尋並復翰林學士

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皇帝仍為郕
王歸西宮
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命心有所不忍仍
舊書之
癸丑郕王薨于西宮 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成
命移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先是 上以郕王
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
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
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
妃既有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使但末服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
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
官數人以備使用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通政叅議兼侍講

呂原為會試考官 取中夏積等三百人是科同
翰林典籍徐秘蓋官謫 考太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
初變也試事最疏嚴整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時忠為錦衣衛指揮平居尚衣監與忠厚
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與太監阮
浪南城內使王從圖復位于是浪從及忠俱
錦衣衛從被殺浪更成忠得釋既而坐他事
官柳州至是上知其狀特收
忠平礫于市三日具籍其家

出章綸為禮部右侍郎擢廖莊為大理左少卿以
林聰為僉都御史

召軒輓為刑部尚書尋致仕

本年七月輓見曹
石橫甚乞致仕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
龍汝肥輓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輓頓首
以疾告乃賜白金銖幣遣之按輓鉅鹿人猶蒙
性成扣資常祿非其分雖纖芥不取四時布袍
蔬食極任使淮上冬時雨水尚溫有司制
疏食極任使淮上冬時雨水尚溫有司制

振揚風俗故得
其察三百米易斤肉為食聞親喪即行俸
尚不及如總督商
京糧儲清操益勵

命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詔賜民八十以上者冠服

時有茹文中者百有
四歲上召見賜冠
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部院大臣造其第致賀
按崔統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于燕以養老
莫善于享夫養老者養辨也見之而知仰愛養
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養之
與陛下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而相

封皇子見清為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

晉王見治沂王見沛徽王

長莊王萬妃生景
二年封榮王冷敗

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今世封秀王高妃生成化
六年之國汝寧今世封吉王萬妃生成化十三年
之國長沙今世封沂王萬妃生未之國除徵王
之國鈞州今國除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忠同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集為皇太子

封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

事

調章綸為南京禮部侍郎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罷督鎮巡撫

請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為叅政尋除名安置江夏

召襄王瞻墻入廟

上方北符時
皇太后命鄭王輔
皇太后命鄭王輔
皇太后命鄭王輔

子居攝發府金募勇敢士圍迎復有...
上復辟石亨等。尚書于謙都御史王...
通大內盜金符。迎立王世子。而謙等...
俱不自安。已。上得王所上書于大內...
手書召王。朝是時。諸王封禁朝。久矣...
使親禮隆特。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
老避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且言。王廉...
豪強。拊柔善。恩威兼著。幸為百姓...
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
出辭。扇。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
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
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
四年。召再朝。御製峴山。津水。賦。襄...
馬。堯謚曰。憲。王性至仁。厚時。錦衣...
敗倫。鎮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奸皆非...
感嘆。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有此穢...
運元氣。畢賴此矣。

山東海饑 詔發內帑銀賑之
時已發銀三萬
兩。有司請益。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賢曰。可有貞曰。不可發銀
賑民。茲里胥奸。靡實惠賢曰。曠即有。如民方待
哺。何遂增銀四萬。不有貞不憚。蓋母論。可與否
事。惡其不出已也。上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
民。有貞不然。然。卿
言其謬如此。

詔進復太監王振官立祠賜日旌忠

論曰
按振誤國之罪。雖先虜不足贖也。奈何
祀哉。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劉永
誠祠曰。褒功弘治初。懷恩祠曰。顯忠。猶
可紀者。後乃繁且濫矣。
何文淵暴卒
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盡。

時有同鄉侍。揭揭。稱家。居與其子。喬新。有怨。奏
喬新。逼父死。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管
存。黃玠。及代玠。草易。儲之。疏。俱
逮。至京。以迹。涉。已。往。並。釋。之。

六月逮御史楊瑄張鵬周斌等及副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雷

電雷雨風拔木
初瑄刻石。亨。吉。祥。龍。輿。推。奪
民田。上方。壯。之。會。禁。字。連。見
鵬等。符。合。糾。亨。不。法。都。給。事。王。鉉。落。告。亨。亨。疑
有。貞。與。賢。王。使。乃。與。吉。祥。同。泣。上。前。自。叙。奪
門。迎。駕。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
內。官。張。永。從。子。故。結。党。誣。陷。疏。入。上。震。怒。召
各。御。史。俾。誦。彈。章。歷。詰。之。斌。且。誦。且。對。歷。陳。二
凶。罪。狀。明。甚。上。主。先。入。講。竟。下。詔。獄。是。日。雷。轟
刑。榜。訊。究。所。王。于。是。王。鉉。同。錦。衣。衛。官。劾。奏。九
疇。與。綺。誣。使。回。附。二。閣。送。併。下。詔。獄。是。日。雷。轟

震。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京。師
震。恐。于。是。降。徐。有。貞。李。賢。為。廣。東。福。建。參。政。耿
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鵬。為。廣。東。福。建。參。政。耿
知。亨。等。放。然。但。以。日。在。左。右。不。忍。發。已。而。日。近
日。王。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遂。轉。史。部。左。侍
郎。瑄。鵬。在。道。遇。赦。或。謂。當。謝。曹。石。
不。從。復。諫。成。廣。西。南。丹。衛。

禮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懇乞致仕許之
曹石恣橫日
甚。遂引求去。

命通政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比月奉天門災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奪伯爵安置齒

時石亨

殺有貞乃偽造謗朝政詭養病給事李秉彝
名上之逮訊不承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諸有
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之上遂逮有貞
士權拷掠瀕死終不承錦衣官門達乃誦結券
中有續禹神功之語為逆謀伏士權大呼曰
有自撰誥命露其逆謀之曰詐撰制文竊弄國柄
部侍郎劉廣衡猶劾之曰詐撰制文竊弄國柄
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乃釋
之奪武功伯爵編金齒四年赦回成化八年卒
按廖道南曰子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
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
險賊急嗜功利首揭南遷繼謀奪門比昵
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命李賢仍直文淵閣進吏部尚書

初石亨專恣

者悉放歸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
以為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戎之由是亨惡
有貞等皆被譴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
少卿王謙上不聽與王翱謀復賢內閣
調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尋降陝西叅政
權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請戍

重上願之正

言尋以災異代革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赦詞人
切直石亨等指為謗訕內批誦職後道部駁以
母老番闕月陳汝言嘗憾正復希曹石意嗾
者以私事中之乃逮獄戍肅州五年八月上
思正言乃宥
回原籍為民

八月奪定襄伯爵郭登爵謫戍河西

時也先

駕遂重歸于謙謝之日賴宗廟社稷靈中國有
君矣及至大同登言亦如之上復辟已降登
督府僉事矣猶不已故謫戍按斯言也正言若
反與漢高分羹之語相似虜之所以不飲拋
空質而負不義之名于天下者其猶項之
終不烹若翁也與而肅愍辛嬰烈禍悲夫

追論大同出謁恩進封劉安為廣寧侯

宿遷六

九年襲父榮伯爵為大同總兵下獄開任至是
進封侯爵五百石七年以與破曹欽功亦
後安子旋嗣伯爵以後見永樂十八年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仍直文淵閣

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召
見命中官送赴閣辦事

以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誥為

順德知府

賜戒諭燕勞及
給鈔為道里費

禁總兵官擅入左順門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翰林事劉儼卒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其門客謝昭者做張

蕭教蔡京招柳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頌之會
 大學士李賢言與龜山者乃可業吳博之子漢
 詩書遺古禮屢薦不起亨慨然託賢代奏草上
 之。上問賢對曰。龜山者高蹈乃遣行人齎勅幣
 拜聘之初日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
 年矣。思勞于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于忘
 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龜山潛心經史博洽古
 氣。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願乃嘉遜
 園。不求開達朕眷懷高誼恩訪嘉猷企望丰儀
 以資啓沃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
 闕。仍賜幣以表致懷明年五月與爾至京師
 出。石亨薦不欲仕求為秘書冀開悟注上賢不
 悟言于。上宜授官僚待東官講學。上曰予
 左論德與爾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何
 不就。取與爾以老疾對。上曰官僚優閒不必
 辭。賜文綺酒米遣太監牛王送至館務令就職
 與爾三上章固辭。上復召知其意不可奪賜
 謝而歸。

陳獻章曰。子火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
 利支離于批棟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
 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嘆迷途其未遠覺
 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
 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
 廬山十餘年間。屢跡不踰于戶。閱倪馬蔣上以
 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
 更忘也。又答張汝弼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
 薦。所以不受取而求觀秘書者。冀得聞悟主也
 惜乎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取然
 後觀書。妹辰庫齋意遂央去。某以聽選監生薦
 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及受
 茲不受各
 有攸宜爾。

能巡邊 時首虜亭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焉
 石亨欲巡邊乘取之。上召李賢問。

此連年水旱。府庫虛。軍民困。陛下初復位
 正宜與民休息。况虜難近邊未侵。無故舉兵
 恐無名。若寶璽巧造自秦皇篆自李斯
 忘國之物不足寶。上然之。乃罷巡。

十一月下陳汝言于獄死。 時科道劾汝言怙勢
 所司陳所藉汝言家財物于大內。應下。上召
 大臣入視。且曰。于謙在景泰間任久且專。汝言
 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賂之多。若是耶。石亨等
 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德亨等矣。初謙之
 皇太后不及知。復乃為。上言其匡濟多難之
 功。迎立外藩之誣。且日久事定。迎立事愈無狀
 每詰曹石皆曰有貞向臣言耳。上于是深脚
 亨輩待時而發。有真金齒之編。而曹石俱不免
 者。由于此矣。

虜酒也先為其下所殺。
十二月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
文淵閣。

張賜卒。 太平侯也。祥符人。初名軌。景泰初征貴
 州苗。于謙謂其失機。心脚之後。以奪門
 功封侯。祿二千石。世襲。乃與石亨謀殺謙。以范
 廣為謀。信任。併誣殺之。廣既歿。一日賜遇諸塗
 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
 發病。死。子瑾。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 朔

尊 皇太后孫氏為 聖烈慈壽皇太后。 上顧
 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
 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其尊 上。帝號云。
以孫繼宗蔭會昌侯。 太后兄弟五人。餘四人皆
 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封。

又有為其宗廟思厚者上謂李賢曰外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比者授其子弟官且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國家濫受祿秩如此恩澤必大矣賢曰此吾何能故今若聞求恩澤必大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樂宗侯太后知平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或以開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侯為人醇謹不防但後不

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以馬昂為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先是太監興安崇釋教每三年一度僧數萬至是如期集京師上意其濫更定十年乃度

外及西山建塔廟甚多極力為之窮峻弘麗上極顯上既言自王振竭生民膏血極大隆興寺窮極壯麗車駕至時賜臨幸今廢廢盡矣繼者滋盛彌濫無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上信之得禱者不一而是可卷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修理寺院悉拆毀備倉廩之用勿復興為萬世法時雖未行而變之名與揚浩並震矣

勅修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詔修郡縣志未竟景泰詔修寰宇志竟而未梓至是命賢等重修賢嘗言翰林實文學從臣宜不

得與雜流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知非進士出身者將半靡薄成風無由釐正上命修志唯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願上命修志

釋建康人居鳳陽

中鄉廣安官上北符時

建文君三王賢不終其改也又無所加禮教以與指揮袁彬大息既後賢一日召內閣學士李賢語之且曰朕念親親之恩不忍也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即裁幸左右或以為不臨之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入白皇太后今出居鳳陽歲給薪米婚娶出入自便與閣者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闢牛王論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方入禁時經二歲至是年五十有七出不識牛馬無何卒而

閏二月前監察御史倪敬卒 敬無錫人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二月虜亭來寇陝西總兵安定侯柳溥禦之敗績

四月復設巡撫以太僕卿程信山東布政王宇僉

都御史李秉監察御史徐瑄山西布政陳翼陝西

布政芮釗巡撫遼東宣府大同延緩寧夏甘肅

初石亨等以文臣督邊武臣受制請罷之米幾

軍官肆士卒罷非便其為朕擇才能者用之賢

乃舉信等巡撫其地耳在任者即使召還賢

上明習政事命吏部詳內外臣僚為郡守

六卿御史院缺必召輔臣審勿簡任焉

陞浙江布政白圭為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

從馬昂議以
賊情甚急也

石守制山西叅政葉盛為兪都御史巡撫兩廣

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兩鎮將
軍不協討賊無功盛至議革兩廣守將立總鎮
于梧州居中調度未得行乃請益兵上命都
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
檢斬數萬人而還

何喬新曰葉盛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宋英察
姦獎泰將范信以兵會大縣峽信利虜掠馳至
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卿居民皆賊屠戮殆盡
又將併淮城寺卿屠之英力爭非辜且遣間使
詰盛亟班師諸卿始免屠即此觀之則所謂破
些八百者恐亦不免有宋泰永平等之類盛被殺
之謬殆亦有由故曰兵

以列斐為吏部侍郎

論蓋弘乃石亨所薦士也既而問所可堪任者
得鄭幹姚夔又審知鄭幹端謹姚夔有大臣之
量故
任夔

五月漳州布衣陳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

報
貞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為主敬誠
意之學至是上書不報乃與鄉名生見之
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禎曰濂洛之學自有
真傳如與爾者不可見
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瓚為都督同知鎮守

雲南

蔡錦衣衛官校貪擾

扶
廉尤甚賢所言遂召其指揮戒之
附錄
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後三年曹吉祥反率倚同此輩
信之矣

七日以宣城伯衛顛鎮守甘肅

今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

試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

尚書

八月興濟伯楊善卒謚忠敏

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善負忠義氣慨然
先風槩射虜應對不窮反復開論朝廷威德及
辱而能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天順元
年以迎駕復辟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
宗嗣成化元年
降為指揮同知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群盜

十月上獵南苑

苑在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
十里有按鷹臺有三海皆

舊也本朝開四門綠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歲時蒐獵于此亦所

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天命勳戚武將應召馳射時出獵不獲一禽有司懼

黜膺坊司出獵內臣其威斂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預進上令人密訪得其數候其至杖而黜之

十一月罷冬至宴惟存正旦慶成二宴虜酋字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

進都督同知征虜副將軍總綏慶陽諸路兵是也尤為哈刺所殺哈刺為字來所殺皆迭相推

仇久之始定于是字來毛里孩阿羅忽相繼入寇東掠延寧其涼西侵起韓雍大理卿尋復僉都御史

二月遣使往朝鮮及建州女真先是諜報建州鮮命巡撫程信議察之信使自首在知州修成詐

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聞請乘未發遣使問之可伐其謀乃命給事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

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權山東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按天順前方為部使所用其迂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

京職遂有借為駕馭之法及末年知歷此弊一干郎中內選用弘治末年始有兼補之例近則

全以要職充之矣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則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

之宜賜封石亨生兒鑽定侯亨也

石彪有罪下獄論死彪清安人驍勇貪狡包藏禍心天順元年為遊擊將

軍以破虜功封定遠伯明年封侯世襲數人奏保謀鎮大同朝廷覺其有異遣官廉察果皆虛

謀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獄伏誅國除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

禁朝臣交通漏泄于彪者上曰辯語黨寇也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中侍及錦衣衛官來往交

通之弊稍息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敬宗慈

持好禮精通經史為文雅厚而暢自正統間為學士

為草疏申理辭少訛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及考績至都上下

不謂權闖王振幣以禮幣求程子四箴走筆畫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大學者十七年不調

敬宗意器如也時兩京皆得人此為李忠文時勉于是有南陳北李之稱云載名臣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魏法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葉琦等一百三十五名

詔逮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謫成開

詔逮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謫成開

詔逮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謫成開

矣而歎于穀之徐黃不似矣而歎于穀之徐黃
呂原學似矣而歎于穀之連馬愉慎似矣而歎
于穀
之廣

二月今月迎駕功陞官者自首改正

初法司奏請查究

上以李賢言今自首○戒諭羣臣外釋然感恩
四千餘人盡改正

內閣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德王秀王宗王若王

命翰林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為會試
考官取中陳選等百五十人時有下第舉人如

者官資弟李謙未中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

不稱其官此乃私意考官無與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王後改姓謝選劉健等十四人為庶吉

孔昭若士是科陳選張元祐張悅劉健周經黃

以軒輓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得故相繼召用石亨既死上海念九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贈侯謚忠毅

教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

敗北虜阿台朵兒丹敗重南思任發備節羅等

獲綠軍功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平麓川功

賜諡平二百石景泰元年以平蒲夷功增祿四

百石世襲子璠嗣成化七年璠子添嗣十七
年璠子憲嗣正德九年璠子璉嗣璠子學詩嗣
璠無子弟
李詩嗣

復廉州知府李遜職

遜為鎮守珠池內使譚記
誣奏其從部民竊珠下遜
錦衣衛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一入民家欲
財物諸罪狀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緝之
而命遜
復職

八月虜孛來寇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敗

績時虜大舉入寇邊將高陽伯李文拔兵不致

搶掠無美京師驚疑兵部議欲遣將赴大同殺

賊上曰緩不及事李賢謂宜出軍于紫荆關

倒馬關然虜已有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

南刑部尚書耿光疇卒盧氏人廉介自持政

為布政使後上尋知其賢陞為刑部

以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寧大總兵都督張太六破虜于東壩

十月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今三營管操侯伯都

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畏避者罪黜同是將

士咸知○調遠京巡撫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時錦衣指揮劉敬

同飯坐賈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今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

蟬聚其門者以一飯遂生此罪則自赴
宴會者何以罪之象以為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下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獄

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有
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書中所
載禮祥語輒改削進獨善事詳夫朝廷欲知災
異見天戒凡以自修者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
臣賢曰古聖明王畏天愛欲得
關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錮秩

召南直隸巡撫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知萊州

民賴全活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
大刻崑山有一人波誣連逮充戎者二十四人
欲訴冤於恭或謂撫法各領勒行事訴之無益
或謂部院獄情必大上評免方決御史在外行
事平冤伸理非巡撫而誰于是往訴于恭果得
是復訴于恭親試之移文提學復試仍送入學
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中進士者南
畿巡撫蓋自周忱之後恭惟特著者云

十二月以王恕為江西右布政使

以王越為山東按察使

武平侯陳友直卒

全椒人天順元年為都督征
苗功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

出塞功封流侯歲祿千一百石薨子能嗣伯成
化十九年薨子綱嗣弘治八年薨子勳嗣正德
四年薨弟燾嗣嘉靖十年薨子大策嗣是年薨
澤伯曹義武強伯楊能高陽伯李文俱卒義儀
真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鎮遼東以宿將積戰
功封祿千二百石世襲孫振嗣弘治二年薨
子愷嗣嘉靖五年薨子棟嗣六年薨弟松嗣三
十九年薨子文輝嗣能六合人天順九年為右

都督鎮守大興以破虜功祿千石無子宗倫
伯輝使文淵軍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征
功封千石至是卒
爵為都督僉事卒

辛巳天順五年春正月

朔

以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飭法司不許畏避緝事官校

時錦衣衛按
戈陽王敗倫

事涉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李
賢論之曰誠如聖言因言錦衣衛之不敢辯乞
為國砥牙即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辯乞
特旨論法司許有枉者辯理毋畏勢避嫌干是
上召法司臨誠如賢指人人悅服時刑部郎陳
璉失人罪部寺審免上自鞫璉出之
法司論法司除法司有日和陽等斥萬物
法高

四月以程信為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

實以進士選廣吉士不涉權
門授金華府同知廉潔直節

行撫字之政陞順天治中石修元史筆削任心
無所屈遂任南雄當孔道商稅減十之九僅足
公賦不私一錢以忤中貴使誣奏坑毀使刺大
不敬實平生活清苦獨喜著書君
于獄實平生清苦獨喜著書君
于調其與古汴冊李及無異云
附錄
軍官俸一季閱銀十四萬餘兩奈何
封口自古國家相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
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冷兵部新調
外封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
行賢自正廣備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若因循日久官多拱應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然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總裁官學士彭時呂原等奉表進呈 詔刊布天下

六月虜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敗績命懷寧侯孫鏜總督軍務兵部馬昂帥師禦之

七月庚子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懷寧侯孫鏜等率兵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

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及奪門迎駕諸達官以

吉祥自疑同功一體之人不自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密伺察之欽

慶不悅又奉勅諭欽思石亨敗時亦先勸諭朝臣而後收繫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

欽使其黨等飲天監事湯序擇是日舉兵先夕石鏜連官及其黨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飲

宿于朝房連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飲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道伯吳琮時瑾琮

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告總同于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上卽召吉祥總入宮城鎖繫之

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自錦衣衛同知逮果宅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同知逮果宅

執殺果遣其黨殺左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所傷大學士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

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折御河磚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嘯呼于各門外鐘召太平侯張璉同擊賊不敢出鐘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

從京城宣武門出備往彌石之曰法司強賊城隍獲者有重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入甲兵皆具鐘謂之日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鐘遂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長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繼軌於路輒奮力斫欽中膺欽氣聞率數騎走安定東置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窺其家拒官軍鐘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鐘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物卽與之於是官軍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

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

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反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

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廷鞠之具伏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寺

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伏誅 序始

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後以古侯天文不實降少卿懷怨望達官

陳宇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爲欽選舉兵日時宇忠

順忠從欽犯關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又有達官耆耆同知也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旣越城

走至通州民瓜田中盜金瓜民欲歐之也光臨
沐以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官械赴京法司論
當交還處上

命錦衣衛葉綱之

輔臣李賢再辭加太子少保不允

八月進孫鏜懷寧侯加馬昂及王翔李賢並太子

太保贈吳瑾梁國公謚忠莊寇深少保謚忠愍進

馬亮為都督賜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餘將士陞

賞有差

起前都御史王玘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出

河西禦虜引去尋班師仍命玘督漕巡撫

以李賓為右都御史寇深被害李賢首薦蕭繼

薦之非端士也遂用賓

以擒逆賊 詔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賢上

言曹璘說

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

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

或說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

勞歷用之典以勸之猶懼其詘然自保或說不

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愧二求言若此者

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改已必

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祀陷于大侮面

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揚喜華寔為

之今宜列之于詔成使聞知先是張鵬揚寔為

擢萬祺為太常寺卿命法書研精之以上公卿

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有辦事為衆奇其能

授序班及景泰不起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

宮宴事他求刻期復辟上即位擢驗封主事

累進郎中至是欽及執朝賢時祺在傍欽問之

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

李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陞職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顥破西番于涼州時都督

虜所屬額兵往

附錄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時趙榮

所求金幣之至是曹賊反文職皆畏縮退避

榮獨披下韞之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

是亂臣賊子非當勤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者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獎勵士

癡賊功成化事忠義凜然一時罕儔

李賢因論人才言之上曰是忠臣也

十月虜酋阿羅度入套寇延綏阻黃河土肥饒

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各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

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

所取西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

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

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

勇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城制

綏遠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

安發德慶陽之衛官軍分守而河南陝西各兵

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寧不

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度出掠我邊人以爲驚遠因

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

為邊境劇厲之信矣

十一月。上示輔臣李賢在位未嘗一日忘南城

時以勉輔諭之。上詔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

精收敏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

且一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番矣且朕

在南城時汝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

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非言語

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

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

最善。上曰朕一日之問五鼓初拜天維亦足

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監進奏本一一自

看朝而後行拜禮八廟皆然出朝視朝退去朝

母后果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諫

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未有以為非天

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

下自失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

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番意

自然節儉。上曰然如鐘鼓可承應無事亦不

觀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是帝王

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

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親悟一

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一典三謨真是嘉言

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

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上曰然

之學不在為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

上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聖官明日

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

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

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禮

多親宦官官妾之時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二月。上考選生員送國學肄業。限年四月

上先是宣德

中曾有一行之以

後夷將軍都督顏彪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

諸蠻。

壬午。天順六年春正月。朔。

上元節。召太子少保李賢王翱觀燈于武英殿賜

宴。

虜酋立脫思為可汗。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王為廣西提學命事

時學政頗他命廷臣推有

陝西屯兵。時因極請罷師議者俱有後警難

之李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為其久則老

且虜安可常若真其來宿大兵不鮮是終無已

時也。今陝民罷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寬其

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餉乏雖欲久宿師無歸

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遺食益匱當如邊何莫

若勸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為防諸調卒盡赦可

也。師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有學廟木主之易

鶚曰孔子生于佛敎未入中國之前烏

識所謂泥像哉于是並易從記諸賢

四月禮部尚書石琚乞致仕。晉之。初瑁奉召勅

失指。上短之賢承意謂宜令自退萬戶

部侍郎。上念其篤實命吏部番之。

陸侍郎張屠為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衛獄

八月命翰林修撰陳鑑等主考順天鄉試取一百

三十五名。是科得李東陽倪岳張敷華程敏政後皆為名臣。

內閣學士呂原憂去。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文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謚孝恭章皇

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直泰和人。文皇徵來北平。或稱直

或扈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已巳。車駕北征直從。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年議迎駕。以正對

與安蓋不為阿世者。翰林侍從三十年。任冢宰十六年。而後致政。年八十四歲。贈太保。謚文端

載名。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廉使。通陝

西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間值西饑。軍民請關請留。詔奪情。返任。至。徵為

大理卿。陝人。後赴關。借留。故有是命。

十一月。內閣學士呂原卒。謚文懿。贈禮部左侍郎。原與李賢

同在內閣。賢通達。附原守正持重。賢爵位所至不同云。

毛里孩阿羅字。字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懷柔伯施聚。文安伯張輓俱卒。聚通州人。崇禎

二年為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薨。子榮嗣。成化

元年。薨。子鑑嗣。弘治八年。薨。一子嗣。嘉靖八年。薨。子理嗣。嘉靖十五年。薨。子壽嗣。二十四年。薨

子嵩嗣。隆慶三年。薨。子光祖嗣。

輓。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迎駕後。辟功。封歲祿一千三百石。薨。子鑑嗣。成化元年。指揮

華為。

癸未。天順七年。春正月。朔。

以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

閣。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會試貢院火。時陳文淵潛為考官。舉子被傷者。辨之。贈死者俱進士。改試期于八月。

按永樂癸未。以初即位。無進士。天順癸未。又遭南省火。又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己丑。長陵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康

陵南。通。明年。肅皇即位。補殿試。有辛巳。進士。無亦有天。○空中有聲如雷。

以姚夔為禮部尚書。尹旻為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為少詹事。

七月。追謚靜慈儒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

晚年

晚年

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太后崩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始及虎人畏太后檢登皆不

寧陽侯陳懋卒 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追論父死事。封伯。祿千石。七年。以鎮守夏進侯。封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子世襲。加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至是。薨。子潤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弟瑛。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為瑛。助。嘉靖元年。輔坐法。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維藩。嗣。隆慶二年。薨。子大紀。嗣。六年。薨。子應。嗣。

八月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 諡忠安 初為給事

濙。初為給事。上意有所屬。濙力保護。其間。仁宗監國。值有飛語。太宗命往察之。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宗初。願級。濙得密疏。乃明。後為禮部尚書。濙。心。惇。成。疾。聽。得。從。未。減。其。功。居。多。但。後。首。王。振。之。專。至。正。德。易。后。景。泰。易。儲。絕。無。巨。撓。未。免。保。身。之。意。重。云。贈。太。保。

擢監生買俊為山西道監察御史 王翱選科道

禮部奏補會試 以彭時發洩為試官取

錦衣指揮袁彬下獄 尋釋之 督官校緝事兼領

使選彬於私教十事上之得旨下獄達拷掠

并條陳達不法事二十餘件擊登聞鼓以進。上付達達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所使。隨俱拷。陽諸見。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得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道。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胎。鑿。此。實。門。指。揮。我。我。我。也。達。失。色。計。沮。彬。乃。得。調。南。京。暄。亦。免。按。石。亨。欲。陷。彬。有。真。得。馬。士。權。不。屈。而。免。門。達。欲。陷。李。賢。得。楊。暄。不。屈。而。免。若。二。人。者。亦。義。士。哉。

九月兩廣盜起總兵官大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

欽信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 按揚州之田明濬涇渠

十二月以王舉為大理寺卿馬文升為福建按察

使 燕者民茹文中卒 年一百有十歲性坦易志慷慨

甲申天順八年春正月朔

士不豫 既大漸論處後事命大監牛玉執筆書

日定后妃名分三日無用
御殉葬四日殯歛器服從舊
按洪熙宣德天順時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
恤之令教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
舉而久任肅法宇下後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
盡心農穡之事老幼厭梁肉乾獨餘糧食安堵
蕃阜號稱治平

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
乙亥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丙子 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 皇太后生母
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 東宮 即命 太監劉 永成 夏 時 傳 恭 會 昌 侯 孫 繼 宗 懷 寧 侯 孫 健 尚 書 王 朝 等 為 攝 政 關 臣 李 賢 陳 文 彭 時 議 處 軍 國 事 理 宜 尊 奉 慈 聖 皇 后 上 即 位 之 明 日 命 謙 上 兩 宮 奉 養 夏 時 倡 言 錢 皇 后 久 病 今 日 尊 所 生 母 周 貴 妃 為 太 后 李 賢 曰 天 子 新 即 位 四 海 輻 輳 宜 遵 遺 詔 詔 庶 幾 順 天 理 服 人 心 景 泰 初 事 例 不 可 法 彭 時 曰 此 言 是 也 朝 廷 所 以 服 天 下 只 要 正 綱 常 今 若 只 尊 所 生 恐 損 聖 德 夏 時 曰 待 請 命 必 須 出 傳 仁 壽 官 旨 曰 子 為 帝 皇 母 當 為 太 后 豈 有 無 子 而 稱 太 后 者 宣 德 自 有 例 彭 時 曰 今日 事 與 宣 德 年 間 不 同 胡 后 曾 上 表 讓 位 退 居 別 宮 故 正 統 初 不 加 尊 號 今 日 名 分 固 在 豈 得 不 加 正 官 尊 號 若 阿 諛 順 從 是 萬 世 罪 人 也 所 以 不 敢 不 極 言 者 為 欲 全 一 皇 上 聖 德 非 有 他 意 若 推 大 孝 之 心 則 兩 官 同 尊 為 宜 衆 皆 然 之 夏 時 再 入 請 命 良 久 出 曰 得 上 再 三 勸 諭 已 蒙 俞 允 矣 將 草 詔 李 賢 彭 時 議 曰 同 尊 固 好 然 正 官 須 例 加 二 字 不 然 無 分 別 乃 于 錢 皇 后 加 慈 懿 之 稱 而 貴 妃 止 稱 皇 太 后 翌 日 頒 詔 天下 是 日 同 議 者 俱 許 內 旨 有 後 患 皆 隱 默 不

言惟李賢關端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
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盡以成大禮
二月 謚大行皇帝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甲午 葬 裕陵 羅胸 葬 按止殉一事其高出 古今帝王盛德事也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進陳文吏部左侍
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廷試癸未秋禮部取試中式舉人賜彭教吳鈺羅
璟進士及第賜李東陽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
張達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附錄 名臣未有卒年月者王信南鄭人沉毅
湖廣及總理漕運儒素歷鎮通州劉馬關臨濟
至經畧過人巴已勇犯京師首拒戰西直門外
後曹石犯關力戰東市所部劉武張全智勇過
人即懸薦于朝當日儉可以久不以侈累子孫
我所遺也人稱其春
梁鉄硬心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 正有為一心為
國每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日 貴悻悻之蓋其
公能服
人耳

論曰 按 英皇以幼冲之年承大寶之位登
極之初御經筵幸大學災異求言謁武
將臺以先儒胡安國蔡沆直德秀具澄從祀則
正學崇矣今三品以上及風憲官薦舉賢才則
吏治舉矣當其時王翱鎮守柴車參贊薛瑄為
提學于謙為侍郎李時勉陳敬宗為祭酒皆

軒輒周沈... 部則有魏... 死... 三... 四... 有... 鍾... 與... 忠... 翱... 論... 考... 使...
軒輒周沈... 部則有魏... 死... 三... 四... 有... 鍾... 與... 忠... 翱... 論... 考... 使...
軒輒周沈... 部則有魏... 死... 三... 四... 有... 鍾... 與... 忠... 翱... 論... 考... 使...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

與必... 妙... 貴... 其... 其... 天... 附... 官... 而... 交...
與必... 妙... 貴... 其... 其... 天... 附... 官... 而... 交...
與必... 妙... 貴... 其... 其... 天... 附... 官... 而... 交...

欽... 立... 差... 與... 亦... 孰... 七月... 八月... 復... 營... 皆... 有...
欽... 立... 差... 與... 亦... 孰... 七月... 八月... 復... 營... 皆... 有...
欽... 立... 差... 與... 亦... 孰... 七月... 八月... 復... 營... 皆... 有...

詔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袁州判官

調... 至... 至... 以... 力... 月...
調... 至... 至... 以... 力... 月...
調... 至... 至... 以... 力... 月...

按永東日記宣府官田廣北初貢補官牛五十五
七百餘頭悉地四千餘項以爲細糧十萬四千
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
我朝遣臣番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時有內直初

華太平侯張璉與濟伯楊宗等爵
年入直巡駕而墜非肩功者今一切疏我非法
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
華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諫等官以雪幽枉其幸有
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以
下俱奪爵于是肩功者俱

被大明會典是年今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
踐者被虜走回遇駕擊馬者及出使瓦剌乞陞
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擢獲妖言陞者俱革不惟
祖宗朝之叔武城殿而不濫如此此

奮國而任直用事始冒濫不可勝言矣
附錄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
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
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者也其議遂寢

權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頤為邵武府知府
初為御史以言石亨滿知東鹿邑豪左聞其來
相成曰是常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類至
變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
民番之不可俟其親闕指率請闕乞得不再任
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
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
稱爲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初為御史以言石亨滿知東鹿邑豪左聞其來
相成曰是常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類至
變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
民番之不可俟其親闕指率請闕乞得不再任
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
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
稱爲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九月廢皇后吳氏 詔示天下
賢叔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
王倫狗已私膝跪奏請將已退吳氏册立德不
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
成命册立王氏為 皇后明年正牛王之罪免
死謫居 南京

初立官中莊田 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
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及抄沒
入官至是撥為官中莊田皇后之田始此

十月立 皇后王氏
以高明為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莖憲
稍弛百司亦
多自恣明振風絕明法令痛
斥庚宿之貪暴者南都肅然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充平羌將軍鎮守甘肅

新刻明政統宗

一四

憲宗純皇帝。

帝。英宗第一子。孝肅太后周氏生也。郊王

攝政時。皇太后命冊立為皇太子。景泰三

年。易封沂王。天順八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壽

四十一。葬茂陵。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還籍。

王文子宗彞。于謙子寬。婿朱驥。金放還。給家產。

時亮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冤。上憫之。復謙故秩。以寬世襲千戶。後奏換文階。宗彞後第進士。亦奏雪父冤。復官贈諡。

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初給事中張憲。

欲薦秉為兵書。竑為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密言于賢。賢曰。萬人只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于事體得無碍乎。亭乃易疏。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詔議行之。

一明從祀之典。謂顏

魯也。宜配。聖公伯。蔡宜。改馬。融。杜。禎。王。所宜。元。劉。因。許。謙。宜。祀。二嚴學校之職。三擇承襲之制。四蔭大臣之俸。五益小吏之俸。

二月。行籍田禮。

田在山川。隴之南。上秉耒。三推。公五推。卿九推。觀畢。賜宴。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却之。

以野禽能

令人蕩心。于收獵也。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陳文為禮部

尚書。

幸太學。釋奠先師。

以岳正張寧為興化汀州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王徽。生僻。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大科申救。仲賢復有忌正者。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薦寧。堪任。各。正。權。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稟。旨。各。歷。知。府。時。論。為。之。不。法。

五月。修地于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贈廣東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吉與知縣王驥。驥與余文。給軍餉。時已費十之三。及吉。亦無以歸。文以所餘。付其僕。為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頭左右。曰。請。夏。憲。長。來。沈。經。歷。急。以。告。余。憲。胡。榮。丞。視。之。燈。目。曰。非。也。項。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衣。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汚。辱。干。地。下。矣。願。亟。還。官。信。畢。忽。仆。地。

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撫按官。賑濟饑民。

八月。擢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英。為翰林院修撰。

吳希賢為檢討張敷等九人為各部主事。
兵部尚書王竑三引疾許致仕。竑以前為尚書正張寧為賢所進

遂堅意求去。士論惜之。
漕運總兵楊茂乞免運糧旗軍便帶資用土產之

稅從之。
詔以淮浙等鹽募商中納於淮徐德州以補優免

兌運。
平收糧斛禁侵勒。時漕運悉將表佑上言便宜戶部以所議覆奏上曰律

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聚平斛交收比來收糧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勅各問刑衙門疏淹滯罪囚。時南部陳翌因災異請照正統年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

名。
十一月承天門成。

十二月追贈故南京戶部尚書黃福為太保諡忠宣。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正統以來所選請二學士于翰林教習內閣按月考試第高下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從何處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禮抗聲對公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員。復三大營制。時御史魏瀚上言自古備邊之

和軍兵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于虜今京師軍上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差

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疾

為將帥者雖日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係安危

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

一帶關隘疏畧每深入苟不痛懲明弊未見

實放占役寺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

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宜更圖之
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頗于三營內選撥
精銳官軍十二萬分上下二營團練情弊多端
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寺次寺訓練
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即
參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重修關里孔廟成 上製文紀之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 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

會試天下舉人 命學士劉定之萬安為考官

取中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三月廷試賜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改林瀚寺二十四人為庶吉士後瀚與章懋及賀欽莊景韓文能繡許進皆為名臣

是年羅倫論賢不宜起復久之莊景章懋黃仲昭以諫元宥澄俱得罪時隴翰林四諫榜內薦良臣翰子也

廷綏巡撫盧祥請選土兵 詔行之 祥土言堅兵少而延

安慶陽邊民多驍勇與胡虜狎戰者練為土兵護家室必奮勇自效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請勅御史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度陽之寧州城縣選民丁之壯者編什伍召上兵得兵五千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由是延安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為之退却

按土兵之法若使行之九邊則邊民不苦于賦役而心皆向力無復退走之人虜難欲入誰為鄉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旋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賦日不給奈之何哉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瑀奏移堡防邊事宜下兵

部會官議行之 瑀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

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累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巨寇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城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畔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隘兒麟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等處築黑油溝馬官寺處共立十五城堡

十堡城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巴之使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墩堡移從直道與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瑀所奏核堡防邊俱有證據其言深為有理汝兵部其會議以聞

四月詔補伍軍士宜聽西南之便 山西巡撫李

陸贊論守邊事宜有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捲月自非生于其地者不能守其居而狎其牧者也南隴荒山嶺障氣亦難生于其地其方

能服習水注今兩紀勾補各非所宜移改以

各不得...
命兵部奏覆從之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扶植細常...
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細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鑒昔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細常倫理貽議後世今豈宜效彼所為乞令李賢終制以全天倫國家幸甚詔倫狂妄諱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劾倫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裕公而思歸怨朝廷我則不敢倫

王琦曰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此皆是天順中有給事中喬敷奏革後至是始著為令若終成三年是

蔡復推選死節忠烈士各臣顯宦陵墓

六月陞倪謙為禮部右侍郎尋致仕

貪邪佞蒙有闕住自宜辭居間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汗清班知不容于公論為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肅宗伯朝野驚駭眾論喧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負呂誨之知大政辭陽城之窟逐乞狗與情以戒干後 上曰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

七月以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致那讓為國子祭酒

九月光祿寺奏添歲費供廩

時禮部上言正統間歲費止三四萬

夫順以來增至五六七萬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從元年正月詔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十月勅遼東守臣夷人入貢不得過為揀選

禮部擬定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許入貢以故夷使不至且結三衛屢擾邊疆至是都御史李秉以為言禮部因請 勅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參預

奏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廢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是千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疾之入有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疾外來者順天府尹書教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贍養毋令失所

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 裕陵初請減黜官月俸請新太師景泰初上正本十策議禦虜長策 上八君鑑 歲天順勅請發內帑銀三十萬賑山東饑民

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 裕陵初請減黜官月俸請新太師景泰初上正本十策議禦虜長策 上八君鑑 歲天順勅請發內帑銀三十萬賑山東饑民

見民利病入事又言祖宗朝官禁甚嚴內
外密閉內帑充積不得發貨進有常所毋起難
官賜有常度母裕伴途種種皆名言誠收時之
賢相也但正等徵漏終身棄置而奪情起復遺
下相業未允云

君最久亦能展布才賦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
相而以賄聞固壞編之流也此來益接踵矣
自文耳安足論哉

書信也
君手未
大節察然君子曰脫節稍非遠

先勝國遺孽故也至是忽自異部以聞上曰
先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絀其
允于是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
乃遇以故禮勅其母混引他夷使母過四上
人使必從大同入朝廷得一
意款待篤世好虜大懾服

成化三年正月戊辰朔
命遼東鎮守官禮待夷使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監規於國子監俾師生
大等永遠遵守從之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仍直文
淵閣
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克總兵官
兵部尚書程信提督軍務太監劉恒監軍帥兵討
平之
命京官三品以上許蔭一子孫入監
復十二團營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
練
建州女直寇遼東
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
命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都御史李秉提督
軍務帥兵征建州女直

夏關出塞其地破之生擒百二十八人斬首
六百四十九級得男婦一百五十一人奪夜
勇騎千一百六十五人獲牛馬器械無算朝鮮
奏斬賊首李滿住等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
二人獲牛馬羊二百餘頭詔班師
備進封侯乘寺皆陞賞有差

六月復羅倫為南京翰林修撰

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致仕時年八十四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

以周洪謨為南京國子祭酒

左春坊黎淳奏復陳宮官兼職不允

十月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諡忠

肅新鹽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事憲臺鎮

林潘巡廣寧征遼虜總督兩廣風紀凜凜官

民畏而愛之嘗築屯堡使烽燧連簡閱行伍

議處讞辟咸中其機宜及任冢宰剔垢弊嚴考

察公銓注押俸進知人進賢惟恐不及門無私

謁惟勢請託不敗行于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

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載名臣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復兵部尚書沈敬

天順初破石亨等謀敬與下
謙謀迎外藩論成邊至具事

杖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果于闕下調外
任先是前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
詩為明年上元玩賞懋寺上疏以為陛下
淵燈之舉或以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况今兩廣四川遠東
情難測坻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尤早救于
民不聊生雖蒙詔賑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
可寒心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
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
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
宋和蘇軾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
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可息百姓可安
其為孝也大矣

十二月以河南左布政楊璿為戶部右侍郎少詹

事萬安為禮部左侍郎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

選先巡按江西肅

示範言稱古者動必禮則先領冠婚喪祭若射

儀于學官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至于躬行以

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府嘗宿于學宮端默危

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周旋帶折絃管瑟豆洋

洋翼翼也比夜入齋館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

綽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勤之羣士爭奮前後

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捷箒之威即

與皂不施也教諸生一本于理學士風靡然時

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飭聞選至

成其下悉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命林聰為右都御史

以俞都御史高明清理鹽課

附錄

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
自正統十四年八月册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鄭王即帝
布位在前聖廟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册
立致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前奉
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各正言順矣高
王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皇太子
何為或若曰王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
久虛不可無人則共和之際周召皆五剛之
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
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不
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不

之初有罪羣邪聚心疾勝及見高輅復職內閣
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排
欲專禮鄭王特為奸邪進用之地此必小人主
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
帝之明使後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
察乎此隱忍肅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
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壬戌朔。

李希安為禮部尚書。

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
郎用景泰中舊守約例

進尚書一時無有執正遂
換日備職治體者儀之

三月改楊塔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

流民

三月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

四月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諡莊靜。

文慮廣人
性檢校羅

倫之謫與有力焉賢卒秉國柄益恣意不顧大
體縱子與僕隸通賄賂人皆鄙之至是有為詩
悼之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可
以想見其人矣于是禮部主事陸淵之言文食
穢朝聞汚風大者縱子為惡穢裂義方乞更以
惡謚御史謝文祥亦言睿通克服日莊慎以處
位日靜陳文行實奸惡自有應得之謚議者欲
為已地勝龍妄擬豈惟不勝其情繼之者或慕
而效尤肆行無忌罔
家將何類哉皆不聽

命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以循

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
千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屬託殊輕中
國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齋賞
遣內臣冊封等禮仍選用廷臣按此內臣不封
王之始也

五月令歲貢遇有事故不分久近准次貢考補

從禮科給事
成實奏也

詔祀先賢熊禾于達陽縣

從大學士
彭時言也

六月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詔禮部會文武

羣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彭時等言宜
詳官冊于

武舉臣
皆合朕意合葬之禮家允行矣丁吳文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
初會議後朝時昂托病不朝在部管事

是科道魏元研深非言昂方衆論未定則昂身
傍視以為得計及辱斷已須則親願人朝活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俊等一百三
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

庚申 祔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彭韶陳弊政不報
疏言未終者四事

內侍近臣進言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
近年日有增益利權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
于古未見其比能得所請願從陛下處防之
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賦悉皆禁
珍異以充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
方物占人遇有天變皆欲購微樂宜宜轉令
貢賦此陛下特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
初保傳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于近
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
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
人有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就不思阿順從
史以圖日後之恩寵此陛下

未附皇... 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廣後嗣二日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日闢言路以
達通情四日接羣臣以察庶政五日罷冗食以
蘇民困六日節賞資以豐財用七日釋

十月進直內閣彭時為吏部尚書商輅為兵部尚
書劉定之改禮部左侍郎兼官仍舊

十二月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中書舍人

黃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命書寫
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
舉人為之陞履亦與比年來有由動舊錄用者
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狠以白丁冒居清秩
名器之重莫比其請自今除中書舍人

格進士舉人... 光祿寺署正著為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上言六事下所司議之

二精考祭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彈盜賊六... 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紳妻黃氏

貞烈 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

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 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

大罪十有三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革秉太子少

保令致仕 秉自科道合舉掌吏部侍郎崔恭

商輅程信馬昂皆謂秉主之慶寺街之至是黜... 倫正皆與黜竟快快崔戶二侍郎又日露秉之

短于相知者彥莊因具劾之疏下多官會劾... 侍郎對欵承伏且曰吾二人嘗謀如不疑何則

倒法 詔曰秉有負在使華太子少保令... 仕學士陳鑑為之不平遂秉詩云古道自無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

劉珣侍講劉吉為考官 取中費閻寺二百五十人

閻二月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字季方鄞縣人

內閣抱負經濟居家孝及與人交尚氣直性剛... 而志高屹屹不能下物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

于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為保全計二猶雖陽... 諾卒媒孽之左遷欽州又追逮成甘州二猶敗

召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李賢惡之陞興化... 府至是入觀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

詔慎旌異之典 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初以旌

武學事監丞閻禹錫上言三事 詔所司議行

一葺文廟俾知禮先勇後之義一應襲子弟... 乞如薦舉事例試藝量聘一武主歲終考試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改費閻寺十八人為庶吉士是科得雍泰李... 崑後皆為名臣楠內有尹龍者乃吏部侍郎

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磔刑 元吉... 殺人數多庠生蔡讓條其罪惡于答策中御史

王特奏言張氏遠祖道陵王張玄教其高

無精天豈有師... 庚張良以海所自出道宋以來始封爵三品我... 朝華去天師之號正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 襲遂成警際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 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于國... 無補于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 而徭役之無令印符錄以証惑斯世并毀其府... 第華其所設管勾都自諸人以上如所擬監候... 處决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符錄者重罪不... 宥明年十月刑部三覆奏詔免杖後肅州... 衛沈軍家屬隨往都給事中毛弘言元吉罪... 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 于市以昭國法以戒將來上以事既施行

姑已... 禮部左侍郎益忠文

送監丞龍閔于司監治之... 時閔娶南和伯方瑛... 妾許氏為妻上曰

辛巳... 皇子生... 賢妃栢氏出也禮部奏春... 秋書于同生重國嗣也

五月以尹旻葉盛為吏部左侍郎原傑陳宜為戶... 兵部左右侍郎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 務... 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梧眉目如刻畫外若... 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 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

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或不患不至故安得先... 入未幾泰暴疾成安在內閣無他學術惟以贖... 託貪賄為事認萬貫犯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 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 時千戶王鏞... 邊境往者火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 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 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迹實驚驚鏞言誠富故... 斥各官整軍伍嚴... 斥候以防其奸

申明叅問舊制... 舊制謂部院擬罪不當者一月... 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詳叅... 問刑官此從南大... 理詳事張班奏也

六月以姚夔為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 姚夔彭時欲薦在

七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 元時賽典赤... 守雲南興水... 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 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于民... 宜在祀典請修廟復祀從之

八月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定之永新... 人王統丙

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辰會元及第文學迥邁對客揮毫運思稿不... 幅成化初入秘閣折疑議雅古訓或曰詠百... 一揮九劍停注演逸頓挫奔放變化不窮正統... 間上時政十事景泰間上敵愾十事又請遣使... 迎駕滿海法語取節義不... 疾于成已也辛年六十一

九月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倫字應思，對大廷以所

學正直不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授修撰。出
三月，上扶植綱常，疏忤李賢調提舉。明年賢卒，
復今職。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性直，不習
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衷，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
營利，遇事迥避，其高風勁節，真無人間煙火氣。
但以剛腸疾惡，為縉紳所忌。故憲朝實錄錄多
賤詞，豈亦不顧萬世之公是云。

十月以陳鑑為國子祭酒，丘濬為翰林院學士。

徵士吳與弼卒。

與弼字子傳，崇仁人，節司業溥

淵源錄曰：夜玩味及觀明道亦嘗猶心，乃曰：審
如是，吾亦可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專，獨處小
樓，蓋請經書，開洛諸錄，校欬身心，沈潛義理，足
不踐者二年，泚哉！射報耕稼，取千甚，藏四友

高謀于南陽，南陽為華疏以薦。憲帝遣行人
勅聘之，公意出亨，薦辭不受。職求親秘書，冀開
悟。主上時宰不悟，言于上，乃與聖書金幣，復遣
行人送還。公陳十事，表謝而歸。公幸格高，過議
論英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發人其
學術，質任自然，務西養性，情有西卷，風巧之意
亦通時務。凡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諳悉，嘗
曰：註箋繁無益，以
故不務著述云。

十一月設總府于梧州府，總制兩廣。

時命事，兩廣

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人
飛掠無有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制兩廣，廣西
庶事歸一。巡按樊巖亦言宜立總府于梧州，
兵部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賴廣西之兵力，廣
西藉廣東之糧餉，今巡按守官名位，預預議論

之際，甲可乙否，宜知會寺所請。

十二月禁外夷貢海東青兔鵲。

從禮部尚書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
責限有司徵解，兵部言馬
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當所恤。今河南山
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設太平縣於黃巖縣地。

庚寅成化六年正月庚辰朔。

以水旱遣大臣巡視民瘼。韓雍提督兩廣軍務。

二月命曾鞏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

黃琮往粵，往大名，夏時正往江西，各巡撫。

府巡撫之設始此。

禁各王府及公侯駙馬伯家毋得隱淨身人。

司經局洗馬楊守誠進講武成篇，進讜言，左右悚

聽。守誠講內曰：雷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
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
佚也。然後世人君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
名夷望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變態者，乃啟祿
山之變，是向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以其封山
審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
垂拱者，以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
究其心，皆嘗不愛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
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人者耳。此聖王治亂之所由異也。伏惟

陛下

三月以林...南京刑部侍郎

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千餘束

林院編修陳音上言乞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

併請建寺觀者悉置干法不從

先于好問今陛下難問御經筵然勢分尊嚴

止有祈禱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于退朝

使聖心煥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

百官止萬民而德萬載太平之業基于此矣

端者正道之及善治之大者也當今佛子法

主真人者無若善才長可保名位尊隆賞與

而民行可與矣上曰此事已有入言俱已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

秋糧一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免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

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四月命戶部尚書薛濂行相漕河

直隸科道馮璠等劾之濂奉命往視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請差主事督軍計辦糧

草下戶部議行之

冠寧夏可以持山阻河而守禦叛寇推榆林

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擄掠常獲厚

利是以侵犯戎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

去徒費芻糧為今之計無如選將練兵豐財

食請勅該部歲秋秋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

草事該部還京務使常有款十年之積則軍民

轉輸之暢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

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九十九萬八千

百三十三石折收共銀二百一十六萬六千

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

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不足者有

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

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遠

近糧為水陸稅收徵完則足供用不須借撥他

置從之

令襲封衍聖公孔弘泰在監讀書

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附錄

六月罷保舉。

是時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為望為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已也。籍籍非保舉。于是御史張子初陳綱守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銜口卷舌。而不改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其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選授私外。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及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夫民。今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後惟布政使按察司缺。令三品以上京官會舉。餘悉吏部訪求。銓為令。

七月己卯。皇子生于西宮。

即孝宗皇帝也。皇妃紀氏。主先是已。正九月。上幸昭德宮。皇妃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振萬貫。妃知志之。百方苦楚。胎墮。不。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宿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皇世少孔。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餅哺之。滿月。西內廢。后吳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命所司賑卹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

韓文等勘實。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八月免山東農桑絲絹。

以旱災也。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併鞏昌等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詔兩京選用御史。以科目進身者不限內外。皆用

之。兩京御史負缺。吏部循舊例。選人進士。中。文學優長者。擬相宜者。理刑。既就。上曰。

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九月命吏部集舉被黜堪用官員。

得平樂知府。表表。泰安知府。判官張寬。歷城王簿。和志道。

附錄。

大學士彭時。時奏京城米價騰貴。蓄積。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又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人不閉糶。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令國子監注回原籍以聽取用。

以京師米貴。吏部聽選官監生。

戶部會議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所陳事宜。從之。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運糧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遇水涸。守關。必為運軍。凌逼。及抵揚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貧。貧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其脚價。以補其數。議上。

十二月減省柴炭以節民力。

從工部侍郎王詔奏。以順天真保被

災傷。故也。

禁奢侈

時氏問服飾無度酒席太侈屠宗順等射利之家販賣寶石遂官倍利都給事

丘弘等以為言且欲追償利以充賑濟刑書陸璣以為深切時弊宜速宗順等治罪追償始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甲戌朔

勅責陝西鎮守二司等官

時兵部尚書白圭上言毛里孩滿四阿羅

出寺諸酋相繼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為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各官縱弛偷安故有是勅

定長運法

舊例漕運軍民相半互相轉運民運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諸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充于運軍自是轉運變為

先運至吳巡撫照議罷允准允運令粟河官軍徑赴江南水欠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淮徐臨德四倉歲交運糧七十萬石皆就水次而軍為改兌誠良法也

按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也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允運也而允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前關京師饑勅戶部發粟賑貸時權宜有乘時育財者閉不與饑者獲濟者侍郎陳俊請旨

遣兩京大臣巡視民瘼

發廩勸勞與華利弊罷黜貪酷不職有司悉聽便宜行事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罷河套之議

襄陽賊李鬍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招諭負固者縱兵搜捕凡發回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

開設湯溪縣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隸之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

歲用不足故也

按鈔關臨清河西塢許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洲內河西塢以入京門戶杭州出關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故皆稅貨餘上稅船料臨清則貨料兼稅莫知所云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

二策下兵部議之略曰今虜寇數萬在邊和軍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于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寺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俱至榆林地左聽臣寺處量相機審勢揭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來炮進藏仍令防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戡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自圭寺以馬方瘦餽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諸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之謀上從之

增工部官三員專理蕪湖荊州杭州抽分

築兩廣總府城于梧州教場移奉議衛官軍守之

從韓雍奏也

三月設歸化縣。割沙縣清瀨地。將樂四縣地。疎之。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丘弘行人韓文為正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子尚員為中山王。

免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官。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寺類一切任意為之。不立案稽考。道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值其舊裕專中成實丘弘皆當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計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

王允等亦以倉糧受賄九軍。

聖王使為南京國子祭酒。

湖廣總督項忠奏土兵不可中止下兵部議之。

忠奏近詔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為亂復有流民從之忠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已行保靖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諭其生路流民攜杖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岑若中止土兵恐民間之仍懷二心且王使重調為難事下兵部曰主議征剿流賊須有其會從。毋使王石俱矣。今賊首已得又必撫四此餘萬則李請子維未即誅計亦無能為矣宜行

順忠寺。如去兵已列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者慈主業不至為夷徒直區處。詔曰可仍勅忠寺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

四月養病進士盧璣奏請設左右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

戶部奏賑卹遠近饑民災之。奏近日饑民行乞相什以效乞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除匠役各逃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贖給宜收入養濟院賑卹其遠方流移至者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毋令暴露以干和氣悉如議行之。

五月詔禁告許。將洪武間榜文及前後議奏傳列此告許者不分遠近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依御史任堅寺奏也。

詔行收茶易馬法。因馬文升議也。將陝西貯庫茶課綿花寺物易銀遣老河

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寺茶馬司收貯。後文巡茶官回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給其涼原靖虜慶陽寺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其肅寧夏延綏靈實缺馬數目。照例行之。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六月以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清涿州良鄉等縣賦稅。時御史梁昉奏州縣迫流亡甲有代償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從之。

七月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延綏巡撫余子俊上鑿山設險議

子俊行視邊相度邊形

往往徒步數千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
可于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
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為敵臺墩臺若相連以
不絕中皆虛築如牆橫一斜二如新月千得自
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書便剗削累築挑塹延
引為邊牆凡為堡十二崖若八百餘墩九十餘
可閱月

持十後築塼之說先後元費何啻百萬然浮沙
易傾邊牆實未嘗有也夫秦築長城今日平曼
矣而謂浮沙可
以築邊牆哉

八月虜入河套

附錄

刑科給事魯魯言大理寺審錄罪囚
奏詳罪各卷欲刑歸有罪不惟無辜良
法美意載諸職掌比者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
迴再問者多行今調問者少及撫按在外衙門
駁回再問者亦多致被偏執已見錄錄成獄囚
人慮其駁回酷刑雖免不敢再言乞命法司遇
有詞稱冤者俱改刑官問
理下法司議如所奏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姚琛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晉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巡視南京戶部侍郎黃琛青表揚故學士承

青宋濂下禮部議之

奏言太祖龍飛召濂置
左右澤益良多一應制

文章多出其手開國文臣濂調第一既老被累
請叙行銜非其罪也
賜以贈諡在前代者亦為建章祠墓復其子孫
此最盛德事臣敢
為濂請下禮部議

閏九月設南直靖江縣

從撫臣滕
昭奏也

命工部侍郎李顥往浙江祭海神修錢塘江岸

先是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流盈自近江至
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歷海錢清諸處民居
田產皆塗沒守臣以聞工部尚書王
復援宋樂問事例覆奏故有是命

置榆林衛

先是正統中都督王宿實始城榆林
設衛置兵戍之

橫絕河套之口也重兵請盡廢吹人有伍籍
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上者徒實之
擇其才子弟為建直官師教之俗不習農圃多
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菓與內地等自崇石
外地與地田歲得報救為石等皆創始而經畫
煥然自是榆林
宏壯實為雄鎮

十月調王恕為刑部侍郎總理河道

濬通惠河舊道

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投
條上事宜上以前元曾引四

北諸水行歸通河踏勘明白來聞于是謀殺親
誦元人引水處所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
道故跡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聞見樹碑
文所在事述摺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民好訟
方感且奉勅行事

嚴刑並... 人於... 吉安... 演奏... 入寅... 聽下... 際事... 美會... 守自... 例充... 特人... 多疑... 錦衣... 廷鞫... 以沐... 不從... 且論...

勸... 固... 禮... 聽... 為... 人... 太... 亦... 高... 之... 力... 也...

十一月立皇子佑極為皇太子... 萬貴妃... 所生也... 上復御午朝... 諸... 見... 上... 御... 怨... 傳...

同聲... 于是... 荆襄... 未除... 時流... 嘗為... 九人... 多... 作... 則... 免鳳... 諸縣... 兩... 十一月... 皇太子... 詔併... 壬辰... 免慶... 罷未... 致仕... 文靖... 驥... 蕭... 人... 謙... 汲... 士... 龍... 政... 御... 邦...

免鳳陽府泗州天長盱胎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 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 兩... 十一月... 皇太子... 詔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戊戌朔... 免慶成宴... 罷未至進賀表箋...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 文靖... 驥... 蕭... 人... 謙... 汲... 士... 龍... 政... 御... 邦...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 文靖... 驥... 蕭... 人... 謙... 汲... 士... 龍... 政... 御... 邦...

問未至而棄道命
不請諸繼後乃送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

安司經局洗馬江朝宗為主考。取中吳寬等二百九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寬有特名久不第。檢討李東陽以為其必狀元也。後果驗。是科寬與陳壽孫需楊皆自開。

吏部侍郎葉盛奏議處河套事宜從之。北虜出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築墩台驅此河新沿河築城。陞抵東勝。從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接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為

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

五月詔武靖侯趙輔總督都御史王越詣河套平虜。時余子俊奏虜賊掠河套。其意又以各邊謀報。聞故有是命。

陝西巡撫馬文升械失機都指揮董縉至京。上

寬之。上曰。縉臨陣先遣。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隆治。不必解。著為令。

六月增設慶陽延安各通判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併乞致仕不允。先是兵科給事梁璟等劾忠偏

聽檢討強寬御史劉崇德兵李震等。縱殺要功

所遺州縣。見在附籍。若不論久近。一切逐之。又

縱兵驅逼。無紀律。以致寬聲動天。州縣塗地。

宜正其濫殺之罪。上不震兵書。曰。主亦奏忠

所上。功次。文冊。與李震預報。名數。前後不同。又

斬賊首。王洪。王斌。等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檢

斬賊級。不測。何人。以致。百。孫。廣。等。有。言。又。生

擄。數。內。張。會。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

鞫。精。可。容。又。所。報。被。創。軍。士。七。十。五。人。陣。亡。者。十

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擄。傷。之。數。豈。止。十

此。又。豈。可。陣。亡。者。及。多。下。被。傷。之。即。耶。乞。行。各

御史。審。覈。詔。不。須。再。勘。第。如。忠。素。奏。冊。定。擬

世。道。說。者。謂。兵。部。議。是。而。廟。畫。不。從。蓋。謂。有

主。之。者。今。忠。奏。雖。謬。然。流。民。百。五。十。萬。遣。回。河

人。征。伐。要。在。平。定。安。緝。之。言。雖。非。免。于。公。論。矣。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任以王槩為刑部尚書

瑜任刑部十五年。明練法典。屢請寬獄。歸衣。指

下。達。鞫。達。鍛。鍊。以。為。及。形。已。其。瑜。獨。明。其。寬。達

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口。連。典。神。賦。任

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頰。則。有。間。矣

廷。卒。得。不。死。其。平。○大雷電吼言裂溝。陝西。隴。州

隆善寺工成。陞工匠張完住寺。三十人為文。思

都給事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載

頻。年。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冰。旱。相。仍。瘟。疫

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于。此。次。九。官。去。厄。食

已獲罪于陛下。不容于清議矣。于此而又不
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道
復前命。則名器不溢。
國體斯正矣。不允。

虜寇臨洮鞏昌。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尋命總制

陝西邊務。追至黑水山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級。

八月。哈密忠順王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

事。九月。虜寇固原。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陰召諸

湯羊嶺虜至。遇伏。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敗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十月。禁詐欄各衙門差使內採辦人役需索者。

從順天府尹李裕奏也。

十二月。免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併河間衛秋糧九

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束。綿花五十萬餘斤。

以旱災

定襄伯郭登卒。諡忠武。登臨淮人。鎮大同。廉而

之變。方守邊。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虜不能

法。發其機。項刻。教里皆陷。又置砲一發。五百

餘步。嘉泰元年。以破虜。功封祿二百石。世襲。天

成化十四年。薨。于參為節。擢使。

癸巳。成化九年。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秋糧三十二萬餘石。

巡撫浙江都御史劉敷奏。鎮守中官不得受民詞

訟。請著為令。下部議行之。時浙江鎮守巨瑞。席

不得逞故。有此奏。

二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諡文敏。夔浙

廬人。正統間。以春秋舉。會首第一。初為給事。中議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上封事。大

擇大儀。節反。慈。懿。異。壘。九。詞。嚴。義。正。後。轉。吏。部。參。正。鈔。法。人。不。可。得。而。撓。卒。年。六。十。贈。太。保。號。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饒。謝。當。附。益。已。歟。之。矣。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陳俊為吏部侍郎。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

中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鑿。也。十四年九月。陞。陝。西。提。學。副。使。躬。教。諸。生。下。邑。必。至。約。束。整。明。風。雨。不。爽。一如。南。畿。云。

命儒臣校正通鑑綱目以梓。編修。訓。鐸。上。言。曰。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下。文。不。能。從。之。于。治。因。辭。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姦。綱。之。

三月。命各巡撫官賑卹北直隸山東饑民。因戶

事。鄧。山。奏。民。饒。相。食。也。

四月。免山東稅糧。詔。曰。山。東。既。荒。重。須。加。實。惠。

道禮部侍郎劉吉等告東獄泰山東鎮沂山東海之神祈雨澤

以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德賅

逮司禮太監沈繪及奉御買祥皆斬千戶賈廣絞

餘黨處治有差

繪特寵給恩後見陳懷怨望祥因教以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惡祥者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廣不賄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

獲實故有是處

附錄

附錄 贈新會縣民吳利與其弟金童等家避寇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利遠出備工銘狗見金童妻莊氏色美屢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相魚夜縛金童孤其腹投河中時江濱民關道發聞餘童呼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拒獲

乃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屬哭視之斫腹宛然得銘謀狀願力不能銘乃先投幼女于水即日投水抱夫屍歿焉三屍隨湖上下旋繞銘門共隣李逢春買棺收葬銘潛發其屍棄之大海吳利歸得免屍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啟李逢春及關道安寺爭沐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章上之銘狗俱伏辜員外馮俊特為具奏 詔有司即誅銘狗示姓表莊氏刑部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屍誠為義舉今遺發掘宜命有司即其處窆之並不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

以垂于永久詔從之

五月進內閣商輅兼戶禮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以彭華為翰林學士

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

南京管事

吳經詳俱劾其不稱清議汗壞各罪今又營求進用宜放歸田里以為姦貪者戒不從

六月延綏從鎮榆林

七月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免南直上元休寧等縣秋糧

凡十九縣以水旱災及東直門火也

停考黜生員追原例

先是各提學奉 勅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行等文學縣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俗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徵務士于本實而例原生考黜者俱追原為民父兄咸憚懼不務子弟于學

八月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于河套進太子少保

尋還掌院事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復已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為築受降城者即宋趙元昊據夏因以為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圍初即受降城地唐陳勝跨河以術套中我人登東陝城一憑望問則于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遠虜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動哭引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米凍以入水欲解輒去而邊人推獨防秋冬春夏得以餘力向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窺遠東或犯宣大或決寧夏莊浪其謂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為內地追東勝內能葉故險不守而虜劫渡河景泰初始犯延慶不敵深入天順間阿羅

史 2-440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諡文莊

盛崑山人崇道諡名檢

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屬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師及

視機陳州秦贊獨石經理馬營入城處置屯戍定緩兩廣鎮守宜府議防河套咸克禪治體雖在兩廣官軍多餒平人報功盛嚴律禁之然其

清慎勤恪留心世務人尚惜其大用之未究云

免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去年秋糧三萬七千

餘石鳳陽留守等七衛併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

千五百餘石

以水災也

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

去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

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

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

以旱災也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

先是掌院

者制各道規避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聰至請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

聰曰已既不言而又禁人勿言非聰所能也

四月詔許駙馬都尉馬誠兄誥為國子監生

時都

給事霍貴等言馬誠身非科貢父非大臣祖宗以來未有弟為駙馬而兄得錄用者誠之罪

思憲政詰之貴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以朱英為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五月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裕立張秋南旺及淮安

西湖石隄成

舊用椿木以捍衝激費無已時裕檄郎中楊禁王事郭升易之以石

利垂永久

六月勅所司將新舊條例附載制書

從兵科給

也大畧言大詔律令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已久此外制書有未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為條例乞勅文武大臣備查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

行遵守

七月刑部尚書王梈卒以項忠為刑部尚書

使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獻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

之復任尋撫陝西善救荒多全活遷大理卿獨持明允濟以長厚多所平反成化八年進尚書

嘉納之卒謚恭毅

八月勅歲祭宋儒程顥程頤于博野縣

時博野

泰泰言二大儒其先博野人祖孫為端川縣學士因家于洛陽本縣地名程委社實其祖居舊

有祠堂近為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今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詔從之

以周洪謨為國子祭酒

勅公侯伯及駙馬初襲授者途監讀書祭酒一依

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馬中錫等一百三十

五名。主考侍讀學士彭華。庶子黎淳閱一場得

一優卷及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鏊等一百三十五

名。主考學士謝一夔。試錄五策皆刊鏊場屋中

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

九月免蘇松常鎮四府并所屬吳江等一十四縣

及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餘石

十月進起復徐溥為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給邊需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本名禹德。與人卒年

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陞程敏政李東陽為翰林侍講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出十

以法繩下不貸。大畧威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

禁妖書圖本。時左都御史李賓等奏鎮撫司累

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知

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書。決無証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

罷寶慶等府淘金場。

時開二十一場。歲役夫五十五萬。而武陵之民傷于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辛亥朔。

舉計典。

凡罷官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

職理事。勅祀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上杭縣。

天順六年。賊勢熾熾。劫

入境。聞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賊聞言感泣。

旬日歸者千七百餘戶。俱給牛具穀種。俾復業。

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

破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弔死。

郵傷。激揚意氣。賊與戰十餘合。破黎壁。寺十八。

痛哭。如喪父母。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

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

尚書楊鼎。但言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勒

報言洞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

禁有司用刑酷暴。從祭酒周洪謨奏也。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官。初命彭華以從子人場引嫌辭。乃改命濬、取中王整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謝遷劉戩、王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或曰荃以鄉會元有盛名對策復當第一。高文毅抑置第三。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時安福人。外和內剛。辦事劇中。不南何坐。掛關流爭。憲懿至禮抗疏。正官門廣階。嗣又論景帝固安。公王及并宜嫁。汨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底。即引退。出處之際。明決如此。其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萬安、禮部尚書、吏禮部侍郎劉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商城縣。

五月文武大臣見皇太子于文華門。皇太子生。以失傳于外。廷臣未及賀。至是六歲。因乾清宮門。夾。上欲顯示于眾。命內監懷恩等。同內閣。議商輅曰。若降勅于禮部。以擬名為詞。則眾不言。而自諭矣。既而禮部奉命擬進。不稱旨。上親定。睿名。善。于。玉。牒。越。救。日。命。大。臣。進。見。又。敘。日。召。輅。寺。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對。曰。皇。上。儲。嗣。未。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為。大。子。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暑。之。節。須。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

五紀氏為皇妃。徙居永壽宮。

免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

子粒五千二百餘石。時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法。僅有奇。兩支糧餉。如放良由總兵。寺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惟糧餉虛費。亦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六月皇妃紀氏薨。贈為恭恪莊僖淑妃。先是紀氏薨。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籍籍謂是于鳩也。

七月朵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命濟舊通惠河。

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太監懷恩受業于溥。方薦之。懷恩嘗于聖誕日破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錢溥之惠。願以此金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恩置宴。以前金為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杯酒。溥欣然。父之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開設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于西山。

九月陞編修倪岳為侍讀。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禮部進儀注。時監

十月勅國子監酌科貢例多寡。分次撥歷。時監

百六十一人。其臣半皆發身科貢。近有科舉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歷及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為廩膳者。方可補兼。撥歷。于是納粟者亦奏。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舊規。以次取擢。是納粟者取捷徑。而科貢者反淹滯矣。故有是詔。

十一月癸丑册立 皇長子御名祐橙為 皇太子。

十二月復邸王位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寺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

舉堯舜盛德也明日遂勅論文武羣臣曰曩者

朕叔邸王踐祚。截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緩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搆。請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服。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 皇帝

之號。遂上尊諡云。

陳建曰。景泰廢易儲官。憲廟不以為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真有堯舜之節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五

丙申成化十二年正月丙午朔

詔兵部查宣德中王三保至西洋水程職方司郎

中劉大夏故匿其籍會科道諫止之

有希迎者言宣德中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

處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然之命出使西洋

中檢舊籍大夏先入檢得之故匿其籍都吏于庫

之不得數被擄若弗聞者會科道連章諫事遂

竊項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大夏徐以

利害告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千

萬軍民以者亦萬計縱得珍寶國家何益此一

特勞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存亦當毀之以

示其根尚足進究其有無哉項聳然捧位再

而謝之指其位不當屬公矣

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

鄖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遁藏聚

為梗劉千斤李鬍子相因為亂流民百萬都御

史項忠悉逐之不率者邊戍或者枕籍茶酒周

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州之南陝

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陽

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荆州南雍遂併于襄陽

垂今千載寧謐如故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

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

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

中湖陽地為白河縣陝西安商縣為商州而

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

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

擢巡撫都御史吳道宏為大理少卿提督鄖襄八

郡軍民

二月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陞編修陳音為侍講

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以高不及兩廣用兵以來或帥喜邀功每有小

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

下令撫綏徭徭安生服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

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倡亂

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

四月勅文武大臣科道等官詳議兵備

詔南方歲貢生員考中者仍例送南監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

和高山衛四儒學

六月濬通惠河成

自都城大通橋至張家

灣潭河口共六十里

陞修撰劉健為右諭德

七月癸卯 皇第二子生 生母曰宸 妃邵氏

國子祭酒周洪謨奏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為

神聖廣運併加冕旒佾舞下禮部議止之 洪謨

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

既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

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文王之王既正南面

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進十豆各增

為十一六佾之舞增為八佾且古者鳴球琴瑟

堂上之樂笙鏞祝歌堂下之樂而十羽舞兩階

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

者改正 上令禮官議之于是尚書鄭幹上言

正統十二年三月癸亥直隸御史李奎奏請加

於增蓋今神聖廣運出于伯益贊堯之詞不若

大成至聖本于孟子中庸猶可以擬議也洪武

新創南京太學止用木主不設塑像故當時

祭酒宋訥奉勅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王百

年夷習乃革之語今此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

聖朝之制簋豆舞佾之數則 祀宗對酌已有

定式矧易謚號加器數舉不足為孔子輕重所

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匪

所據加封簋豆舞佾俱當仍舊惟佾

舞居下則行太常改正之 上是之

帝宋儒朱熹十世孫熈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八月太學士商輅等奏祀王皇不經并止齋醮

罷之 皇上又于宮北建祠奉

祀至皇廟神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

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

皇上為此無非欲為 母后祝釐為生民祈

但稽之古禮未始伏望 將內廷一應齋醮

停止勿致褻瀆庶幾 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

祥應祈日 商文毅此奏亦事君之常道耳若

世宗聞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奈

嘉靖末年之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為

無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也

妖人李子龍伏誅 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

無鬚類小宦豎嘗旅遊陝西伊遇一道士安傳

識語蓋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邐入京黃緣借住

大監韋合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

正寢時引雜宦監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慈息

神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

請樹檟果獲其所造黃綉袍翼

善冠等器舍及于龍寺皆伏誅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為之製序

九月陞應天府丞白昂為南京大理右少卿

增先師簋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計

豆寺事禮部尚書鄭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

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日唐

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象

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

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奉孔子

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

宗始加冕為十二歲元時孔子廟毀備于夫

禮俗舞上... 樂論禮則... 前代缺乏... 崇孔子乃... 如數增用... 輅告文廟... 土王獻告... 關里

詔撫綏流民

戶部因河南巡撫張瑄之奏請河... 所屬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 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破人侵... 願歸者暫為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列... 賑卹乃稽有司之加意 時兵馬更目文會亦... 與否而黜陟之制曰可 上刑襄派民事宜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任許之

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鶚太平人歷事兩朝簡言... 語澹于自奉好古秉禮志... 切躬行事母極其孝敬惟待下過嚴... 于交遊不苟諾世稱馬行君子云

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慎罕

以舊印為土... 魯番所劫也... 有勞績也

陸原傑為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十二月太監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 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

國子祭酒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

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

設遼東河浮橋

馬文升奏言遼東地方三面... 敵或分兵三路以備外侮... 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 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 十里廣寧遼東二百里有河一道分界遼之東... 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水開賊亦... 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 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懸鐵索上加... 木板以為浮橋兩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道... 兵護守以別往來設或有警則東... 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 上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回掌部事

陞國子監司業耿裕為祭酒

時勳厥年幼者奉... 旨受業裕患其難... 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 他日使至獨持去 上閱之嘉歎

正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分遣科道官查盤邊儲 增先師遺且樂舞數

置西廠命御馬監太監汪直領勅刺事

直德宮... 幼得寵陞御馬太監近因李子龍之誅 上銳... 意欲知外事命直出外伺察物議初出布衣小... 帽乘驢往來京城人莫之知于是另置廠于靈... 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令直領其事分命... 各校廣刺督責犬政小... 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陞王獻少詹事謝一夔翰

林學士餘陞賞有差 地湧血高尺餘

申明官軍侵剋月糧舊例

刑部覆馬文升奏... 都指揮及指揮侵欺

軍士糧料... 俱降一級... 律擬罪立功滿日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

酷貪不軌... 命太監羅禔... 石璟刑部

侍即杜銘... 錦衣指揮趙現... 在勤多實于是命親

皇文武大臣... 擬罪... 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當

刑爵降為庶人... 姑念宗枝權從寬典革去米一

半樂安王所奏... 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去

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珣

劉吉戶禮部尚書

以立濬為翰林學士

遣祭祭嶽鎮海濱... 因禮部奏災異

改都御史原傑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王越忌傑

瑯阻之瑯力主 密通學士劉

其事遂有是命

西廠執建寧衛指揮楊暈下獄 暈故少保榮

泰成害人命為警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

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勸未報暈潛至京求營解

主于錦衣衛百戶章瑛瑛給暈盡得其營解

精由領取其貫執述西廠大監汪直勾取獄詞

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任偉偉檢擄及其妻屬京

與直令球夜入任偉家搜檢擄及其妻屬京

賊驚怖待請與任偉隣乃登牖阿曰汝何

人敢爾不畏國法與任偉隣乃登牖阿曰汝何

音曰汝知我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為

之捕

具泰坐斬... 與田三十頃... 州通判董璵... 後泰以審錄宥為民

日本國入貢 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

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

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燬城郭抄掠

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祖訓楊守陳謂倭夷變詐

情故痛絕之著于祖訓楊守陳謂倭夷變詐

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

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可也

五月西廠執御史黃本下獄免官 本奉差雲南

貴州清軍去

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江

直一人而任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瑛瑛王瑛

同惡相濟擅作威福官校棍拿職官事皆出于

風聞疑畏使大小臣工各不安位商賈不安

市行旅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太平之世豈

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劉珣亦言東廠之

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妖言大奸大

惡寺事一時權宜因而而不革今增設西廠非舊

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

小伏乞革罷以安人心上覽陳音傳旨詰責珣

陳其故會兵部尚書項忠徐九卿亦疏直及

寺過惡上怒即去西廠瑛瑛亦疏直及

瑛復坐誅瑛瑛亦疏直及

瑛復坐誅瑛瑛亦疏直及

瑛復坐誅瑛瑛亦疏直及

詔兩廣清出軍丁就近衛所差操行原衛停勾

從清軍御史
丘山奏也

命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鬱問刑

時西廠雖革上仍令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
能文事者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綬能寫本
通詞翰直奏上召至批答封進稱旨故有是
命明年八月陞綬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傑山西陽城人正
統乙丑進士授御

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副都右都改今職時傑因
勞成疾竟卒于南陽之驛合年六十一傑樂聞
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使
國家無窮之變潛消默定其功尤為卓偉云

兵部尚書項忠免官武選郎中姚璧調思明府同

知 忠初具乞華西廠奏章令璧請各衙門堂上
官署名壁起吏部尹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
兵部為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為首既署名即
遣人報幸瑛曰本出兵部吳但以次居首耳汪
直銜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
江與指揮黃賓姦私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
屬忠并壁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
給事中郭登御史馮貫寺交論忠違法詞連其
于錦衣衛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
成忠革為民壁調
外任餘降罰有差

復西廠

西廠雖革汪直猶幸時御史戴縉以九
年考滿不遷乃假災異建言願直功德
以觀倖進大畧謂近年以來災變存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
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群臣華何宿弊進何謀猷
惟太監汪直捕揚暈吳榮等之姦黜高崇王

應奉之貪羨釋馮徽寺宛柳之囚禁東河害人
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眾奈其部
下官校韋瑛寺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
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所司
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其言命所司
議行奏內允迎合直意蓋直嘗誇暈投商賈李
賓董方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于施行縉言
適中其機故直得復開西廠詭察盜匪人不堪
命其禍端實肇于縉矣

大學士商輅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

仕 行戴縉奏也輅
加少保乘傳歸

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

命陳誠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王恕為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樺熊詭將黃祇蓋黃鸚哥一隻送臣進貢臣思
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
貢前禽臣恐近日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
稱臣不容鎮守行文三司將為中臣之地然朝
廷明見萬里必不為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
在雲南逾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
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璟投
井身歿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
為不祥野鵲不祥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
何取于此故遠詔旨遠取微外而必欲進乎雲
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
復開伏願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之
物一切禁止天下
幸甚 上嘉納之

命陞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林聰刑部尚書耿裕

吏部右侍郎邢簡戶部右侍郎張鵬兵部右侍郎

程宗右副都御史

以丘濬為國子祭酒

詔京官十年一考察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

翰林以文學侍從為職故聽其長自覈

以水災免福建十二年分解米十六萬石

八月以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

都御史王越乞免提督各營操練兼職不允

余子俊入忽忽不

詔杭州府春秋祀唐臣褚遂良

至是因儒士周璟之奏祀祀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禮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繼武等一百三十一

五名

九月改王恕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叅贊軍

務總督糧儲

詔騰驤四衛軍士給胖襖袴鞋

時中官怙寵更思以結人心騰

驟左右四衛勇士小厥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

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

此使思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

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

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意或

給以布疋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

且使思出內豎其于國體

胥失之矣于俊服其言

十月復立哈密衛于苦峪口

時苦峪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讐

殺都督愈事王璽寺于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

令罕慎寺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

牛具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

初大周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文婦

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婦女莫有疑其偽

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苦官械

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

文官三品年六十以上直奏本蒙吳綬所撰也

是時王越尹旻戴縉吳

綬為直心腹劉珣亦為越誘與直通教凡有

謀議直徑達上輒施行人皆畏懼即司禮監謹避之

十二月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

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

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

考試官先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字樣未為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寺官覆奏考題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不許徇私濫舉出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寺官于預

勅會試多取副榜舉人授教職

從御史胡濟奏也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奉一級

越自陳紅

鹽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沮抑下兵部余于俊覆奏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故准陞授時越為汪直所厚六卿貳人兄直私問越陞否越曰安有六卿貳人者乎越先入尹旻陰伺且叩頭及旻寺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先跪特效之耳嗚呼以宮保之重家宰之尊而耳奴

戊戌成化十四年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凡二千十六員惟福建布政鍾清浙江直中外所聞為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釘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著則尹旻寺不公

令軍職冒襲連保勘官揭并革罷

令文職功陞俸給雖遇陞調照舊關支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王獻齋謝一夔汪諤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欽張昇張順更番講讀命萬安劉珏劉吉提調各宜講讀

禁偽造印記冒支錢糧并問刑衙門不許引用

去條例

會試天下舉人 命禮部尚書劉吉學士彭華為考官

取中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陟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真首選是科得林俊劉忠俱著名

皇太子行冠禮

命每月朔望百官奉天殿朝木後赴文華殿行禮時東宮內官與學士局郎覃吉溫雅誠篤誠大體通書史議論

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

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王得無念

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珏劉吉太子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致仕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卒謚文毅

倫慷慨顏敢諫收時行道于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真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早歲折薪錢遂為例倫

獨不受既辭疾歸結茅舍于金牛山取給于隴
賦不受饋遺日與學者講學番十年而終年四
十八正德
中道說

以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

免浙江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辯占占城事

時帝臣阮達濟
齋跪其畧曰古
城原與臣通好自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
漂風之眾遂率以侵掠為臣國邊兵所敗今奉
勅責論臣復其土宇誠恐天使惡遽緝訪難詳
而占城與臣國為誓言不足信乞遣朝使申畫
郊圻與戚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安臣國邊陲休
息以蕃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 上下
其章于

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勅馬文升招撫之

設貴州程蕃府儒學

五月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歲貢人參三百
斤五味子一百五十
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
驍陽寺處距遠四百餘里茶過虜巢時被侵掠
不得採取乞暫
停免故有是命

御製詩集成

凡四卷五百
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

時太監汪直
用事欲以建
白為名吳綬為撰奏草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
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子俊會文武
大臣及科道官議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
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

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思榮次第錄
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討汪直所奏出
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重事未易即行
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
成效巡按提舉寺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肇慶府恩平縣

命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初百戶王瑛謀欲往
遼撫夷會命馬文升
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撫定功番成復囑直往而
佐之行其意以建州解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
以為功且沮磨昇之進後瑛
竟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矣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為御史劾
節敢言劾奏石亨曹
吉祥英皇怒下獄減死謫戍二竟敗復御史
致被察使振憲度奉公益勲年五十四
卒

執詐僞人楊福

福江西人嘗為崇府內使僕役
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
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許稱為直而所識者偽
為校尉先自無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
寧紹大小官皆信畏承奉軍民詞訟亦為受理
至台溫處州繞福建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
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偽校則任其納賄及抵
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唯謹小官忤意
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大監盧勝寺察知執問如
律時直勢焰震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定土官犯贓罪及蔭襲者先行查勘冊報

八月執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倬成邊調侍讀學

初汪直欲往遼東調察未果
遂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賄直

士江朝宗于外任

初汪直欲往遼東調察未果
遂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賄直

厚者為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
諷其居人候直遇群伏道左保誠行事公當時
直左右納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
賊更服雜僕從中奉命唯諾直大喜誠因請馬
文升及俸以俸撫山東時有隙也至是齊議事
至京直還朝誠囑直發之專速浙江急事吳璠
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寺處擢長銀三千五
百兩以受財枉法律論成鎮遠衛朝宗以常有
事囑俸調廣東提舉璠等皆無罪放之俸之獄
人皆知為直所陷以知府許聰之
夙俸實有力故無有恤其免者

禁將同姓民抵充軍役

命文官犯貪污者追奪原授誥命及官吏監生問

重為民等項招由開報吏部查考

陳欽子澍乞入國學自効許之
以素燒禮部
衣律云帝小旗

鐵奏澍嘗為生員不能操練且引李秉于華項
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下兵部余子
俊請免澍旗役
令冠帶入監

戊戌早朝東班亂

班中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
不復成列衛士爭露亦以備
究其所從起意竟莫能得

令整點兩京禁兵

禁科歛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
在嘉
與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琅具其善
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

之弗得立去思碑陞按察使下車之初憲度為
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成辦干下鎮守中官
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
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憂去將行悉以
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取筐
中惟大明律書教卷衣數襲而已

封皇子祐楡為岐王祐檣益王祐樞衡王祐檣雍

王祐楹壽王祐楸汝王祐楫涇王祐樞榮王祐楹

申王 按岐王 邵后生弘治八年之國德安無
子國除益王張妃生弘治八年之國建昌
今世封衡王張妃生弘治十二年之國青州無

世封雍王 邵后生弘治十二年之國衡州無
子國除壽王姚妃生弘治十一年之國保寧府

十七年從德州無子國除汝王張妃生弘治十
四年之國 無子國除涇王楊妃生弘治十
五年從沂州無子國除榮王潘妃生正德十

生封叙州未之國無子國除

太子少保 俊林聰張文質

十月加萬安王越太子太保

命御史婁謙提督南畿學校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銀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胃封郡王縣王者皆賜死 先是王有疾妃父周
恂入問病語王曰有

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

二宮人假稱有娠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及王

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

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誅而恂之姻家以恂

發其事下院司廉得實刑部具獄以聞上曰

周恂陰謀注使誅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肩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速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獄

先是巡按洪

凌虐故勒致死人命犯計三百八十七人楊綱會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無罪撫按三司鞫治閱籍致死者四百七十七人無罪而故勒故禁死者百有六人有一家人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坐凌遲械繫至京越明年二月死於獄人以為許聽之歎時景隆任同知與有力此蓋其陰報云

十一月禁約違律二罪重科

令御史出巡不許推避回護挾私枉人

十二月令邊陲有指稱勢要囑託攬糧打撓抗蹈

老照例克軍調衛守哨奏請

令武職克軍本身在者犯典刑者及絕嗣傍枝俱不許襲

己亥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午朔

加尹旻太子太保

汪直為之請也

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持恕

正守備以下多忌之又考選屬官不受請托尹旻附中官意改推巡撫

起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

時都給事趙侃等劾

史王養等交章劾遠潛任京師夤緣復用且昔總京儲備孤委任今參贊機務豈能濟事况以

奔競而起竊恐效尤接踵乞罷不從

詔製樂器給大同府文廟侑祭

從巡撫李敏奏也

二月差太監劉佃鎮守江西

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隨復革去

致任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謚文僖

謙上元人

編修陞學士主順天考舉子授其陰事付校尉發之論成開平遇恩例放歸上疏自陳復職嗣住既入史館陞禮部侍郎御史陳選論罷之後七年復起南京禮部侍郎進尚書蓋景泰中嘗教內官後俱柄用故也其于岳後為尚書有名足為克蓋前愆云

四月副都御史韓雍卒謚襄毅

雍長州人自幼

夷畏服雖費用過後而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為廣西鎮守太監黃允所劾致仕家居雅志于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居僅四年而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太監汪直執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下

詔獄謫戍邊

先是直往遼文升抗禮于直又有

陳鉞之請及直還會余于俊有劾鉞疏不忠撫按無方致啟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書林聰同直往勸一如直言吳綬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議比依指禪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衛公論究之

詔科道官自陳俱廷杖

內官奉旨宣諭科道曰奉職居風紀大尊食

隱傲默不言可自陳狀于呈給事李俊等二十

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冀以異言獲免各

詞請罪詔人各杖二十時文升諱不以罪俸賍

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諱責

又不明辨明竟被杖士論惜之

陞戴縉為右副都御史屠鏞右僉都御史王濬南

先是王越言王濬屠鏞倍錢楊

京右僉都御史

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先是閣理易州山廠

至是黃緣得之祺起家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

可勝惜哉

貴州總兵吳經等報西堡蠻賊捷賜勅獎之

命陳儼度事勢進止儼畏吳經之勢遷延于家

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

昌濫功賞人莫敢議云

調吳綬于南京錦衣衛

綬近知不容于公議凡

直意而斥

以指揮趙璟兼掌鎮撫司事

六月逮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謫戍浙江副使

雄苛刻取民贖穢狼籍巡按張鏡

王齊除名

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

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出

千戶所執銳不察覆奏其事

械雄至京下獄雄奏稱銳寺挾讐害之再命刑

部郎中顧福錦衣衛千戶謝英押雄往亮其獄

并逮銳齊鞫治福寺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

文書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寺

會勘雄寺事情輕重不倫福寺亦被逮刑部各

擬合坐者律雄遣成齊為民銳調梧州推

官福調永州同知智英俱調邊衛帶俸

七月南直巡撫王恕極論東南困苦乞培養元氣

并自陳休致不允

奏曰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

後節據撫屬中甲奉各部勘

合派買各項物件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

移臣惟凡此之類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消

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

匹或減省者地珍奇玩好可缺者也冷當軍民

病故之際凡百經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惡之務

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實為社稷之福又兩京

憫念民艱母刀踴留難毋巧取民財毋多收斛

實添奉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少甦矣上命查

約禁

命汪直行邊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

疏劾扈從者失律退罪首禍薦薛瑄等數

人時命信捍虜都城備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

中陳中興固本十事及督餉廣寧破松峯夷寇

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

叛夷忝養機澆獻納謀猷宣威勸暴實秉文武

之崇
勳云

嚴禁鳳陽應樂山地樵採耕種開挖取石攷放犯

者處死家下丁口戍邊

致仕副都御史夏隕卒

隕天台人副廉潔不
屈意于人自為御史歷
布按司所至推鞠得情無冤抑然性涉高亢
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于鐵亦舉進士

十月陳鉞請討建州夷命撫寧侯朱永總兵太監

汪直監督軍務陳鉞提督軍務率兵襲之

鉞既
文升說自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
警言賊酋伏當加欲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
下兵部議余于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倫建州邊
前阻宗時為濶而犯不深殆地今伏當加罪

臣往者邊徼之相機戰守可也直不聽遂言于
上遂命三人往征便宜生殺陞賞且勅朝鮮王
李薏夾攻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
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至建州虜不意大軍
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
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直率任意耗費侵盜
一空尋錄功加直祿米歲三十六石米十二石
陳鉞陞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
一千五百四人按直
弄兵之禍實始于此

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于俊曾建此議
其後都御展丁川復
以安邊營為便巡按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運地棄城豈守之策且封疆展土里城
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日平曠難守則定邊花馬
池何以防守若日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
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于俊固守前議言定邊

及新興永濟寺處水少昔范仲淹寺守鄭延
據水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人言
未棄乎
詔曰可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先是科道張海寺劾鼎與
王復薛遠錢溥詔不允至
是再乞致仕乃令有司月給米
二石大四名米夫之給自鼎始

閏十月毀會定比附律條

王恕奏言律乃治天
下大法刑律四百六十條頒示
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
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行
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何年
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
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誥刑名者必不
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蒞任入官之士非細故
他道被毀得旨會定律律律可焚諸律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令布按司進表官各陳所

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言紛擾命錦衣衛杖

十二月建州虜寇遼東

虜以復讐為詞擁眾深
入勢甚猖獗殺擄男婦
皆支解以狗或確春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
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飲兵自保不敢與戰
巡撫陳鉞以前功當陞賞隱匿虜情不報恐沮
其陞賞于是遼東地方騷然警動屯堡屏跡勿
克耕
稔矣

御史許進奏言各省主考宜命翰林院官如兩京

者以故論
臣以故論

者以故論
臣以故論

例 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有私情所聘考官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 上曰選賢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欺法者巡按并布按司互相糾舉禮部詳看體訪得出奏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命選京官各省主考後尋罷今萬曆乙酉戊子辛卯亦差京官蓋與進建言之意 同云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命汪直監督團營朱永進封保國公陳鉞為戶部尚書

以王宗彞為命都御史巡撫遼東

謀虜報仇故用宗彞代已求掩前罪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

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率京兵往

又命宣大寧夏固原五肅諸鎮出精之時延故太監張選奏問虜眾渡河將按徐亦言請議戰守機宜遂有是命將寺官即令直寺推舉并速具從征作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傷大臣乞嚴禁革忤旨不從 傳言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

以備御覽一命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條每歲首即照條屬考語冊報撫按以俟考覈倘有不公者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不當究治姑恕之時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二月詔天下凡過孔廟門者皆下馬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威寧海破之

封越威寧伯掌院事

初錄功直歲加祿米四十

宣於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辨疑錄

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

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

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取

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

罪 詔各罰俸一年 時巡按遼東御史

科道亦文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博賞故

虜情隱匿直持陞賞事畢然後隊驍擁節

欺君罪不容誅... 題請...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 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 亦來逐遂不令見... 王宗彝審勸宗彝寺阿直意誣珍... 師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 衣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成遠東兵部... 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 各罰俸

議征安南尋罷之... 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 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 病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教... 議征安南尋罷之... 時安南屢侵擾占城占城遣... 使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 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 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 病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教...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夏執不可曰貢道自鴻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 前屯而後入山海紆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 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 太徑恐貽他日憂乃不許

遞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秦紘下錦衣獄尋釋之... 時秦府旗校肆構民苦之紘檄治... 上恣逮紘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 緞衣數事尋回秦紘貧狀注親閱其黃絹嘉...

巡撫河南... 少貨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緞衣數事尋回秦紘貧狀注親閱其黃絹嘉...

詠不報... 九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 名

詔釋獄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 南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 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鉞獨與抗禮不... 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不較... 稱騷擾地方後直回... 上問各巡撫賢否直獨... 稱鉞廉能... 上以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鉞賢... 不置

八月陞國子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 文以奇樞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會試... 尤諄諄為學者言之諸士乃復渾厚士有慕道... 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微名濬因考會試發... 策言之皆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 諸儒道尊嚴無愧李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 文詞惟誕傲視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 去而夫子來也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 以此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 黜桑悅無異歐陽... 修之黜劉幾也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 詠不報

詠不報... 九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 詠不報

修設惠民藥局

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造辦進貢均徭餘

戶先是市舶太監章奏請以均徭餘利六十戶

家界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

通河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

食艱于自給此及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教倍矣國初

宗祿有限今則遠近王親日益衆矣初僧道有

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今四夷絡繹矣

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

籍少刻今板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

節矣初土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初民風

其何以善後哉疏上詔減其半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

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按莊田內侍欲冒占且子

往勘內使密遣人邀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

得地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不悉為也至其

地徧集居民拮据跡明白卒以所占田盡歸民

援例起科畝三升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

我部官有禍吾獨當不以累公竟得命如舊章

禁僭用渾金禁色段疋花樣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詔增會試詩易房同考試官各一員

二月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徐溥為左侍郎

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徐溥詹事王獻為

考官取中趙寬地震有聲南京江西北府山

改陳鉞為兵部尚書以余于俊

調監丞祝瀾為廣西府經歷瀾奏天下文廟宜

王下禮部議洪謨

三月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得陶琰孫

西域散馬兒罕進三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

臣迎接職方陸容

以備御服不宜受禮書周洪謨亦言不當命大

遣內臣迎之

湖廣守將都督王信撫定諸蠻尋總督漕運

上言湖廣蠻夷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

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提防其患

自息湖廣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故禾

未竟征斂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命方面

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

在朝廷而巳詔下其章飭屬眾職信本境河

衛千戶以功屢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

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讐殺信諭以大義

尋目解靖州及武崗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信巡

邊面論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皆稽顙曰屢歲不登使徵索故作亂今

於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信

殺簡重。敝袍糲食。居觀展玩。經史歷鑑。大類不啻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皆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十人。亦鮮見其儻云。

勅司禮監太監懷恩。三法司審錄囚徒。

五月。命何喬新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新奏沿邊軍民

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執。莫免。然遂為鄉。漁侵邊。設有架點不逞。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宜嚴禁防守。關者。知情故縱。俱發煙瘴地。而充軍捕獲者。給賞犯財產。詔從之。

六月。在徐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

太僕。必卿官過。綱盜奪其篋。問其篋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金都御史。至是卒。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詔各處軍民人等。交通進貢往來外夷。并投托撥置害人者。俱發邊衛充軍。

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詔以勸善書為善陰騰。

孝順事實與之。

八月。以議曆數。執真定學教諭俞正已治罪。

正已奏曆象授時。乃敬天勸民之急務。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

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已丑。正初刻。合朔冬至。十一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二年丁巳。十一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參至月朔。開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乞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所司看詳。以開禮書周洪謨會掌監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譟寺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詔錦衣衛執治之。按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不法。司治罪。宜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個臣耶。

較權量給民用。

十月。總督漕運張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

下禮部議。瑗揚州如臯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于後學。

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侵剋禁。

先是陳鉞撫遼。奏開馬市。于開原廣寧二處。采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使劉海姚安稍侵伴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求市。至是鉞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用。蓋以結采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令

恭將本按司官各一員監之有侵越者重罪無激變 詔曰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等安之罪

十一月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開本府歲貢許

之 觀光 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命孔弘泰襲封衍聖公 弘緒弟也 憲

祭禮樂 考廟初 上幸太學 俱召入觀禮賜

十四賜諭祭命 兵工部治葬

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

附錄 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庚午朔

南畿饑命戶部糶常平倉

命太監汪直總制大同宣府等處 初直與王越

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港擊將軍京營

構欺罔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

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鐵謀密越以其語

核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

引用之人乃敢背恩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恨欲

後其構事直遂見 疏而越亦被斥云

二月何喬新敗虜于灰溝 虜因威寧海之怨連

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全活者眾 歲大舉入寇新督重

復罷西廠 時直在大同行道交章論西廠苛察

為便初遂劉珣同上疏珣不從安乃 獨署名以奏上從之中外忻然

令兵部尚書陳鉞致仕 右軍都督馬儀奏鉞巡

法弄權 越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

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報汪直

誣陷論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

上免其勸問令鉞致仕儀閑 在對調米平衛帶俸差操

四月詔令琉球國陪臣子蔡質等五人于南監肄

業 從中山王尚真奏也 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將已故滕

賜晉王書 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

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為軍國救

荒之助 上以其違例奏核掠美沽名政書達

五月命京官三品以上政績顯著者方許蔭子

時故侍郎林鶚子得乞為 闕子生不允乃有是諭

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閏八月勅兵部凡軍官濫役者退出差操

守前衙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以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于農意也
此法弛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管
屯者有積蓄而無差操所以敗後來者之謀其
治洪寺如律而嚴監役之令兵部請自後京軍
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鏡等物徵車輛丁夫傳述
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
之庶軍不稽緩民不煩勞 詔從之

調王越鎮守延綏以都督同知許寧鎮大同

與越俱留大同萬安寺恐直為
越所誘復求進用乃上議調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謚莊敏

聰寧德人居諫垣正
色謹言劾太監王派
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駙馬石璟有罪皆
劾之勸迎 駕禮宜從厚易儲議積至不肯署
名太節足稱天順間為巡撫賑饑山東請盜江
盜名太節足稱天順間為巡撫賑饑山東請盜江

九月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

時巡按寺官
奏慶成王府
奇澗抗拒父命打劫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
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
子不啟不奏之過教奇澗以
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土鉉以乏
人洒掃援孟廟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
其令有司如孟氏教給之

令發掘王府將軍夫人郡縣王及歷代帝王名臣

先賢墳塚者俱克軍

開棺為從見柳不分首從
俱邊衛發而未至棺柳者
附近衛俱連
家屬發遣

十二月 御製文華大訓成

進萬安太子太傅
華蓋殿大學士
珣劉吉太子太保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彭華五獻楊守陳倪岳各陞秩有差

命詹事彭華等進講 皇太子起立拱聽

杖監察御史劉規于壁于朝

時一男子行東關
門踰呼規寺執以
聞 詔送錦衣衛御史但當
糾奏不宜自執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克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美昂言
宣德十五年
詔犯罪克軍止終本身蓋罰弗及嗣之義今勾
丁殊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勣
之言已如例禁止乞再加申
明通行天下 詔申禁如舊

定給太獄太和山香燭

自成化十九年至
一年止燭二萬三千四
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
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

職方
最久聲籍甚時虜寇大同邊帥失律調發戰守
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中官有欲薦為兵部
侍郎者冀一往見夏夏詞謝之卒不往嘗
自謂恐人負官願為親民之職其有識者

命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蕭山之德惠祠

祠
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躬率鄉民修築海堤田
獲其利邑人謂其功與時等相率赴闕奏請以
驥配于時之
祠故有是命

三月復須慈兵部尚書致仕

時隱忠如汪直
鐵次第皆敗

三月復須慈兵部尚書致仕

祭忠狂復其官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謚恭毅

綸浙江樂清人少好

學讀書至老不廢歷宦忠節炳然為世所傳誦云

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叅政

時賑濟饑民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咸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詞多切直且指摘中官梁芳等上怒而謫之陝人哭送如失父母

詔修周公等廟

從陝西巡撫阮勣奏也周公廟在岐山墓在咸陽諸尊亮祠在河縣范仲淹祠在鳳翔呂大中大臨大鈞祠在藍田俱歲次類祀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節

氏以券定國者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亮與復漢室仲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于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治祠宇其周公歲春秋二祀墓以二丁守視亮等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其毋忽

六月調汪直于南京御馬監

因巡撫郭鏡奏直與總兵江寧不和

故有是調

七月命御史司馬璽提督南畿學校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奪威寧伯

王越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工部

尚書戴縉致仕兵部尚書陳鉞俱除名為民餘賤

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

阿丑者善詆譏每于上前作挽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吾知有汪大監而不知有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為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大監而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直結為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踏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劾直欺罔弄權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畏陛下積又聽信陳鉞誣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覆錢糧侵盜海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御報讐軍

其屬為別圖密謀汪直借往大同肆竄狗偷之謀為要寵陸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濫冒陞賞不顧敗絮致此崩積憤指結醜類大入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窮軍民積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直寺若罔聞知其罪尚何容耶乞將直寺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法司會多官擬覆奏速直其黨處斥殆盡中外莫不

快之按汪直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譏謂其有連力朝諷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諷諫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後兵治私第丑伴備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

國公家蓋屢平是上即遣大監前洛察之
國印據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多弊
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王者曰公論如令無用
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王者曰公道如
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如
者首肯日胡塗如今儘
去得上徵晒而已

按三代時滕賢誦詩百工獻藝符堅時宦者趨
整作歌悟王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
許私役隱占。

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內臣顧恒
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民
於將安湖傷國本乞賜裁減至提太監梁英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贊等二百三十五
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燾等一百三十五
人。

九月授陳獻章為翰林檢討予告獻章新會人
先是以巡撫朱

永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
以其原係聽選舉人移文取至京不就試且以

過老乞侍養上特授是職聽
一特推尊為白沙先生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乞復江朝宗王崇之彈珍
趙良張善方賓沃類張銳陳尊毅王齊等原官不

許各官皆以忤直被殺文致其罪時年俸已然
請所上以事已處分裕等如向又來頓擾
各停俸詔諸司贖否揭帖失實者連坐
瑞言

十二月以修撰謝遷為右諭德。
罷傳奉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譴陝人皆哭送傳
聞至京上知之頗歌芳至是大旱橋

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取贖亦居清要有不識
器之濫不可勝言上乃命申官表琦傳言今

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旨俱覆奏明白
人益憤謂納諫熱和格天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
東廠太監尚銘有罪罷初銘以汪直薦入司禮
監又行東廠專擅權勢

賈爵衛官且羅織富室索賄無算上知其狀
賈致萬輩送內府累日不絕吏科都給事王瑞

將復奏近蒙遂去尚銘近為李榮蕭敬所引得
入司禮監司禮乃機密重地豈可引匪人且

榮在大同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
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財數千里之怨更登并去

榮牛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唐事彭華庶子劉律

考官。

取中編補 寺二百八

陞彭韶副都御史巡撫督漕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蔡清邵寶儲巖 王雲鳳後皆有聞

處士胡居仁卒。

字叔心餘于幼穎異有大志 就家塾言動老成既受學吳康

要王敬為的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 疑莊重履繩蹈矩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立

課程詳書得失自考見義勇為不擇利害排異 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儉表江南蓋聞修力踐之

儒也所著有居敬錄敬齋集其間論聖賢德業 經傳旨趣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佛老之學尤

深辯詳闢惟恐陷溺人心變亂士習 南昌人少為縣學史以善星命推序班

天順初贊南成舉學 經化壬辰陞禮侍因言官論改工侍尋陞尚

書管易州厥崇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 禮起自吏胥人駭物論但為人謙退故得保

四月陞南陽成都知府雍泰毛松齡為山西副使

慶陽同知李萼鄆州知州周寧為山西僉事

于俊奏大同宣府各增官二員 督糧別弊且舉四臣故陞之

重建象山書院于貴溪祀陸九淵兄弟

五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先是 起詔復文升官致仕至是 起撫遼東三往皆樹勳績

改江南巡撫王恕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無錫處士陳公懋進所改四書集註命毀之

有司治罪以孟子馮婦章 士則為之句亦人所傳云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字伯載武進人少穎悟與 弟洽同遊謝應芳之門既

長貫通經史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 資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

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于世不 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八月刑部員外林俊前府經歷張繡俱下獄謫官

俊上言太監梁芳招權贖貨貢獻淫巧引用妖 僧以左道惑 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

靈請誅以謝天下 詔杖俊降雲南姚州判官 繡上疏言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俾士氣益張

論論無隱 詔責其回護并杖之調雲南師宗 繡知州後王恕上疏答曰通聞員外林俊以陳

言冒 天威輕歷張繡為俊陳情亦蒙拿問 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言者實為國家天下慮

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區茲又欲營 建遷移軍民致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

皆知此事之非而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 是而獨張繡言之今悉寘于法人將以言為諱

諛再有奸邪誤國 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 以慰天下停建寺宇以理兵荒庶 宗社鞏固

天命永矣疏入留中先是懷恩調余子俊救林 俊等子俊謝不敢至是見恕所上疏歎曰天下

忠義斯 人而已

十月東廠太監陳準自縊

東廠自尚銘弄權害 人中外切齒準直隸

順德人為平恕清儉及銘敗代掌廠事令軍 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事也毋預焉

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者籍沒其家 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逃屢月竟閉門自縊

陞修撰吳寬為左諭德

十一月令各省直覈實預備倉

先是大學士臣
皆言漢用耿壽
昌議置常平倉為良法方勅布按二司曰洪武
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為民
賴也此久池改寺皆同各正官將原設四倉覈
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莊
曠穰粟餘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
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
里分倉設實有行止者王之有通同官吏虛實
收放為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
倉亦如之

十二月命廣東歲祭故巡撫俞都御史楊信民

先是信民為廣東參政以註誤去既而黃蕭
非亂起信民為餘都巡撫招徠安集多所
建選官盧從愿寺請祀 詔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

詔求直言

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巖進士敖毓元並請

官 吉毓戶僧繼曉李孜省寺罪惡勸 上親賢
圖治修德遠邪畿言十事首正心修身末乞
斥方士佛者毓元言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
名器四事 毓元除臨西縣丞同時戶部主事
畿普安判官毓元除臨西縣丞同時戶部主事
周軫兵部郎中崔允蘇章各上疏皆言閣監干
政妖僧惑授庇檢王竄逐忠良犬傷國體疏
入皆不報時言者漸及官闈 上怒書言者大
吏部不敢推遲

密命李孜省察百官賜圖書封進

政省江西人
為吏犯贓罪
巡撫楊守隨速問充軍迨至京貴緣入禁中
符水得幸授太常丞守隨回朝勿其罪惡不宜
典郊廟百神之祀改上林監正尋又加禮侍兼
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其
寵眷
至此

復林俊張輔官于南京

時梁芳因言者交及乞
內降復俊寺官初俊之
奏也事且叵測賴大
監懷恩中外調護云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

令殷謙等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

民併追回度牒

史料都給事李俊
政最汰者國初

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檢
或投獻潘巧如梁芳章與陳亨輩難以數計大
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名李本劉俊張釜田景
賜張昭尹直李溫輩或老儒無為或清論不懼
皆所以簡聖德損至治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
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
上乃有梁芳等而令殷謙寺修省降孜省等而
革繼曉賚去度牒令
巡按御史追回繳來

二月巡撫宣府李岳請暫停修邊 詔余子俊酌

處以聞 東作方輿也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

畧曰端人正士
何代無之異端
邪術世亦嘗有近者林俊張輔蒙詔復職繼曉
亦被遣歸此固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竊惟諸

司之中。國嘗有先俊。而破論者。天下之大。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過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開任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勒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污。邪術之徒。不許潛住。宗師。敢有恣匿。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氣。交應矣。詔所。
泰山屢震。
時李彥。行奏。易樹。款天。

本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其自願。宿薪。木生。監者。聽其年。或十三。四。

或十六七。俱行各提學官收。
入學肄業。滿十年。方復監。

附錄。
時散。寢漸繁。上頗有。易。儲意。奮。飲。天監。泰。山。震。動。應。在。東。官。上。大。驚。

始。詔。為。東。官。選。妃。不。易。太。于。矣。

四月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禁溺女犯者成邊

初。溫。州。府。院。覆。議。謂。宜。通。行。禁。論。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殘。息。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友。者。着。隣。里。舉。首。發。邊。遠。衛。

廣東布政陳選請停買辦方物

撤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刺家市後復入

請止之

奏。畧。曰。臣。聞。西。旅。貢。賦。不。以。杜。窺。伺。之。萌。也。乃。若。珍。禽。異。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

元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猜入海道乘者
貽誤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後而
泉也。曠下禮。陛下忽細行之後而
部覆奏從之。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謚莊敏

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
尚書延緩用兵議欲改選餉則言黃河漢唐漕
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緩者尚在請身
督之竟沮于議不果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
學規整肅衛請就之為祭酒陳敬宗所重在翰
林迥然自異為戶部執法不避獨不礙開鑿一
節蓋有可疵云。

七月余子俊請築宣大墩臺從之

東自西海治
起西自黃河
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餘里舊有墩一百七十
座今增四百四十四計遊旆已先行適歲歉而正
是復勅有司預備器物給之逾時子俊又奏
大發兵夫築墩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
防護官軍馬用豆八萬五千五百石銀七萬七
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下
戶部會議以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且准已
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存者不必轉運即補宣
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存者放支以
候來年會計于俊原擬山東寺處添派俾足前
數其銀以糧糧料內撥發
監于順聖川與給用從之。

九月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素鄙萬安安積恨
中傷之一日申刻太監
謂珣貪財好色與汪直認親納王越賄謀復舊
若不去珣必壞大事語安寺伴驚曰此即詔
召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太監扶持
召召。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

非曰... 不得已... 如... 歸... 厚... 險... 固... 若... 此... 其... 甚... 云... 聖... 意... 正... 許... 之... 安... 寺... 復... 請... 賜... 給... 驛...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彭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勅令南京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王恕致仕論工部主事張純思南府推官

三月巡撫大同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許州民為知州邵寶立生祠... 社倉立積散法為俗... 刑公私之辨讀書為文之則... 實任任躬課農桑... 教養兼舉改朱子... 與學校論諸生義... 正穎考叔祠墓改...

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于襄城... 晉公祠于鄆城... 改觀久之遷徙... 呼咸稱不忍父師之法云... 舊訓各邊軍馬...

五月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升恐其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議地方... 稍遠者歲以冬季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以冬...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吏部尚書尹旻致仕... 枝發龍諸陰事下詔獄既而科臣劾龍籍弄... 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以銀三百而特授知...

逮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 結知中官戚族選乃誣編選黨比知縣高瑤... 上怒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鞠之...

久著貪污之迹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 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乞特奮乾剛大彰天... 司錦衣衛統龍及王範等于午門... 拷訊明白乃幸旻官保無罪去... 時大監韋眷因...

其母是覺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
不能鏢金而能銷骨者也陛下明並日月
恩同父母誰能冒之中尚雁雁如覆盆之下
復有沉寃竊見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
羣邪之問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
知縣高瑞按法捕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儒
監司之體也奈何宋吳徐同受恬勢保姦首
兩觀以政幸春橫行胸臆河賊清節盡惑
明勸官李行承春願指銀鍊成獄竟無左驗
本小吏以註誤瀾法網選罪惡實臣自取于選
無尤春乃妄意臣必以選以厚賄啖臣令扶同
陷選臣雖存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願
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獨行寺逮臣于理
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心願天終無異口行
寺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勸災不實擅便
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詎
夷齊為盜跖也伏念選志在救民乃為勸官
每慎德狀疾御垣而祖行幸其速成不為勸官

結權侍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許奸刑暴安
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羅謾搆君門萬
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故員效披陳
其心門鏡者誠痛忠廉之上銜屈抑之冤長讓
安之奸為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尋以他事
罷春鎮守選字士賢臨海人沉靜端慈聖賢自
許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無異寒士為
御史正色直言為督學以身為教擢布政務為
惠養蓋篤行之儒為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
但祀之正德丙子追贈光祿卿謚恭愍
按恭愍之持正謀國固一時之俊傑而張聚之
亡已陳言足以塞諸奸之
贖其亦凜乎偉丈夫哉

降江西巡撫都御史閔珪為廣西按察使
珪奏
多盜緣京宦佃戶高聚占愆不發欲并坐其
王尹直軍衝之乃謀于李孜省故有是調

七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諡文毅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三元正統己巳
奉議請鄉王即真之仇柳南遷之說及回鑾盧
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珺言易儲事多阻之已而
曹石用權輅教裁抑被讒言官搆論削為民成
化改元復官首疏新收八事及陳弭盜七事力
爭慈懿聖體請復景皇帝位號統詞引立東
宮疏止至皇齋醮疏注直十罪以罷西殿此皆
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錢溥為禿傳婦議之不與
交黎淳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相待無異汗
休休者歟

八月以取裕為吏部尚書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陳鎬等一百三十五

名
十月進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太子太傅彭

華尹直禮兵部尚書金太子太保俱在內閣辦事

擢浙江叅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
寅華亭人
性聰異讀

書教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
自筮仕即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違
屈降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曰何也曰此
五不等一可惜也此耳問過三可惜也此身

敗三可惜也。遂請曰。此名言也。時徐州統帥請宜加賑恤。臨清南北咽喉之地。宜選大臣鎮守。廷議是之。乃出銀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鎮守臨清。兼有是命。

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及繼曉破。遺建之。命工部杜謙寺度地。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獻宅。託芳請襲侯爵。芳言于上。許之。既又市其傷民屋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焉。

十一月更定會試南北中卷額數。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貴妃卒。妃山東諸城人。父貴為縣吏。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帝幸于青宮。上即位。遂專寵。因廢吳后。紀帝得進御。生皇子。未期而薨。凡佞幸如錢穀。章勒汪直。梁芳。章與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由妃主之也。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堊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欲去其妃。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國子生虎臣諫止萬歲山棕棚。詔從之。臣以貢。入太學。適聞架棕棚。以備登眺。上疏極諫。維時祭酒費閻悉及累用。鐵索繫臣。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聽其奏。且命授七品官。聞大憲臣名重天下。後授雲南。嘉知縣。

二月。旌表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追奪試官訓導黃奎等聘禮。令御史究問。

先年試錄文。多乖謬故也。

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八人。會錄序稱宣德丁未。楊士奇議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北乘除各退二。以為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卷。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涂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程楷等三十人為庶吉士。是科得吳廷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瑤。皆有聞。萬弘壁。大學士。萬安孫也。父翼為南禮部侍郎。

以李孜省為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李孜省用事。華實囑使之。及改省。敗人始知所由。

內閣學士彭華致仕。

四月。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改紹興知府表清于郎陽府。先是清為刑部員外。勸事浙江。凌轅。潘臬比還。得紹興。與不敵。往奏乞改任。吏部言其狡諂。得狂請治之。遂下清錦衣獄。既而有言。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蓋清常附萬安。結太監郭閏。挾勢造意。殘害良善。至是請于安。閏囑吏部不從。安乃遂尹直為援。囑李孜省為之。

五月。勅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字大韶。新建人。天順。今職。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足財。用之既故。以寺役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夔舉會試。第。三。乃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在。主事之。直與李孜。省通。一夔難不為。雖異而中實介然也。聞。殊之。

今職。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足財。用之既故。以寺役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夔舉會試。第。三。乃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在。主事之。直與李孜。省通。一夔難不為。雖異而中實介然也。聞。殊之。

調直實為之。實錄并及。其御人之忌者所纂入云。

六月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松江人。不治章句。其卓犖之氣每發之詩文。成化間。以進士官兵部郎。表章先賢。折毀淫祠。鑿梅嶺之險。嚴梁息詞訟。表章先賢。折毀淫祠。鑿梅嶺之險。嚴梁橫浦之崩。端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六年不調。為立生祠。

七月進萬安少師。九載也。以一品滿。

召致仕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

八月庚辰。上不豫。

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受遺命。上召皇太子至。命太子受遺命。

己丑。上崩。

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葬茂陵。

建祧廟。奉懿祖升。祧廟在太廟正殿後。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行古禘祭之禮。

憲宗于太廟。先是。禮議。祧廟。少。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即。以。功。不。以。統。論。也。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祖。周。西。伯。非。稷。契。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禮。既。以。配。天。又。正。不。南。向。之。位。名。與。實。爭。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稷。契。而。祧。主。藏。于。後。寢。裕。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大。祖。裕。祭。則。尊。德。祖。庶。無。悖。禮。下。禮。部。周。洪。謀。倪。岳。議。以。為。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復。可。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以上。無。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之。後。別。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之。祭。別。建。祧。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之。祭。

妖人李孜省下。詔獄。僧繼曉為民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戍邊。

太監梁芳。韋輿。陳喜下。詔獄。先是。科道。韓。重。省。文。結。梁。芳。等。瀆。亂。朝。政。芳。等。已。關。住。南。京。矣。至。元。太。監。蔣。瑤。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所。庫。贖。銀。不。可。勝。紀。乃。並。逮。之。

十月。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祥。麻。城。人。與。萬。安。孫。弘。壁。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壁。延。致。于。家。屬。題。畫。鳩。未。有。春。來。風。雨。尋。常。事。其。把。天。恩。作。已。恩。句。安。銜。之。會。文。祥。上。新。政。疏。一。權。宜。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

左顧謂論實中興再造守請以為不祥
文祥從容辨對而出萬安遂票是旨

尊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

王氏為皇太后。

立如張氏為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恩以直道居鳳陽上如

預政。翰林院庶吉士鄒智言時政不報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

子太保。懷恩力言于上當去萬安而用王恕不獲見君所以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備陳

時政不報者無其有濟一授常職無所

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於南京科道為怨

亦無不聽

以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懷恩請內閣曰新君即位如何令喬

新附去南京萬安默然

以楊守陳彭韶張悅為吏刑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謚 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祀奉慈

殿。先是詔廷臣議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

妣舞樂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

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

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歲五

享四時薦新塗如常儀合孝穆神主宜于

奉先殿傍別立一廟如奉先儀詔從之

上念皇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附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曠結怨

恐知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視為心膂

又庶吉士權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

內豎于宮中得跪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

不能答已而科道交劾之。上令懷恩持疏示

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歸

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惴索馬歸第初

安又在內閣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翼復用也其無耻如

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子真為南禮部侍郎孫

弘聖為編修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

弘聖首接勝牙弟僅僕為取無餘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十二月尹直罷。以科道劾其附李孜省也

進劉吉為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直文淵閣。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羣臣進大學衍義

以丘濬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掌後府事。

以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

時士女會集助數千人爭以金泥其面塗焚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六

孝宗敬皇帝

帝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 孝穆太后紀氏

生於西宮十一年冊立為 皇太子在位一十

八年壽三十六 泰陵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丙申朔

以右都御史屠鏞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召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戶部員外郎張倫上言二事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

提督十二團營

超陞貴州左叅政鄭時為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閏正月 勅修 憲宗純皇帝實錄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十五事

人傳士兼選不公連坐一職官虛詞撫拾問官

恭奏一按察司官以俱于南京法司屬官內推

選推官干法司辦事進士及強年舉監除授

首賞守巡官備歷所屬廉貪別竄歲終類奏

勅各總兵巡撫及時修飾邊境一嚴逐左道邪

行之人一舉監年強堪任州縣者與進士兼用

及兩司府正尤宜慎選一令部堂覈屬行能本

院據以甄別稱否一嚴天下官員稱罰害人之

禁一勅戶部查歲支歲收之數應計處者其奏

定寺處一勅戶部按季給達官折色俸糧其保

田耕種或立屯長統屬或令在官操練以防後

患一勅禮部母給借道額外度牒并禁私創寺

觀一勅禮部行光祿寺凡夷貢筵宴或朔望見

辭酒食加意點視一查內府自國初至今所用

之物及工價銀兩取自 宸斷量減以為定例

一備照其軍營見操軍馬務定團營原額及南京

一禮清查各加意操練以收成效一上以所

命所司謹處

賜故司禮太監懷恩祭葬祠額曰顯忠

直諫識義理通典故侍 憲皇直言正色動必

以 祖宗為準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羣議

不能感曉羅說可香 祖陵 上在東官時悉

知之及即位召掌司禮新政多所裨益不久而

卒 上震悼

二月耕籍田

禮畢宴羣臣時教坊以裸劇應馬

豈宜以此瀆 宸聽即斥去二御史

以糾狀下獄文升請釋時論偉之

辛丑命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出閣讀書

太監覃昌傳旨諭內外官嚴禁囑託
起侍讀學士李東陽兄纂修實錄官
東陽以
服未闋

三月命吏兵部各疏兩京堂官及鎮撫三司分守
知府守備等官職名年履於文華殿

祭酉幸太學謁先師
祭酒費閻率學官監生
所以明人論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
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才文教聖敷治化
孔子退祀奉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勤勤勵生
治本非道遠致于經所當講明而體行

何以古之賢才自勵于經必究其精微之奧
木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德之為德行
之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
化將與唐虞於變世休矣
欽哉

南京吏部王事儲耀疏薦請籍遺才
先是中書
主事張吉王純進士魏鍾元李文祥並以建
遠論唯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憂節辱
身今皆棄之海海毒霧瘴氣與成為伍情實可
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
有裨益與其旋求較諫之士不若先
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
從給事中孫需等請也稱各旌忠
按于公
巡河南京父老祀之李慶陽為記杭州以公配

伍子胥循送良岳飛為
四忠祠其亦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疏曰陛下
玩於遠奇表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
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寔難若內
非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朝終未明
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
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午朝政事口奏
面領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
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之間若文
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于
百議奏皆付司禮諸臣請旨批答臣恐積弊
所過慮已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汪恕上保治議
言正統
以保海

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金鈔有差
讀尚書孟子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為
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詔禮部考詳一切祀典以聞
禮科給事中張
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
靈寶普化天尊之祭諸官廟中又有金王
之神母之祭諸官廟中又有金王廟真君元
帝之祭諸之祀典俱宜釐正及一切左道惑

禁寺下禮官命議禮書周法誤寺復講
遊年尼寺祭俱屬不經惟城隍之神則王公
險守園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餘歲兩郊
大享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瑣俱令罷
是俱依議行

五月都御史馬文升上計處甘涼兵餉議

涼乃右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
寺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
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文皇帝命官
鎮守正統初置黃直見只伯為患相靖遠伯王
驥定西侯濟貴克平之天順間寺來七里後為
患誘敗亭夏副總兵仇廉張師教萬自是虜入
套寇擾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甘涼又時被侵
每入必復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
西之路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
則則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廢根以
為預為虞矣以免後患上以所信關邊方大
計命兵部
計議行

六月左春坊兼翰林侍讀張昇上章劾大學士劉

吉言吉詞結科道以免彈論希如萬萬以為泰
山請託公府賤入私門要職多用私人所惡
輒為中傷事又不孝縱于宿娼上以所言難
憑給事韓重御史魏章等交章劾昇扶私害人
得旨降昇別任遂改南京工部員外郎
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旌表孝子七人節婦十二人

徐汝楫霍山縣學
生謝欽儀固人鄭
海天津衛人白壽年縣人何宇新博羅人皆以
居喪處墓三年張偉青縣人喪親三日不食
土成墳陳鏡祥符人父疾願以身代貧苦守
俗旌其門曰孝行蔡氏澄城縣石愷妻張氏

縣趙立妻劉氏慶陽衛曹鍾妻自氏榮縣陳伯
給妻朱氏麗水劉永神妻朱氏晉江梅押張盛
妻曹氏晉江莊名祥妻李氏容城張志剛妻梁
氏清苑學生程景昭妻劉氏儀封傅儀妻任氏
大興吳本妻皆以夫亡年久守節無瑕郝氏捕
次鄭銓偶未婚夫亡守節侍養翁姑三十餘年
彌顯各旌其

勅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

先是因五
軍三千神
機三大營軍多古役命內外官會同清理揀選
精軍十二萬為十二營操練每營用內外官各
一員坐營官操既又重加揀選補換勅諭務
令營軍當川操練馬匹如法餵養器械必須整
齊武藝心須精熟使人人可以臨陣應敵尤須
加意撫恤養其銳志不許該管官科擾役沽不
如令者聽泰亭問知古軍五名以下或占馬五
匹以上降一級五匹以上者降二級仍發
邊遠立功改從者一體治罪軍士有缺聽于三
大營選撥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照舊操練所
備官軍每月兩次起十二營會

七月增設陝西副使一員于西寧衛地方撫治番

夷

南京御史張昺上時政疏上納之

畧曰科道
交章臣江
送疏言路關矣而扈彈糾儀者不免干端衣箠
禮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廢于朝
典聖學廣矣而封章繼進者卒不能回寒暑傳
免之說吳聖學將衰之漸也內幸雖斥平梁
而祭祀季及乎已故之便變是復故寵幸之漸
也外戚既怒乎萬壽而莊田又准給于椒房之
視屬是驕縱淫媼之漸也方士浮屠雖曰遠斥
而符書消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端

復興之漸也。拔藝斯俊，雖革傳奉，而千戶復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起之漸也。殿雖已停免，仍聞有麟衣，千牛千百之微，漸巧新作，千寶石既已棄置，又聞有戚里不時之珍玩，其漸尚毛跪下部。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

時捨事張九功言，前沈與薛瑄、富人詹事程敏政言，荀况性惡，大仲富與楊雄並黜，申振申黨本一人，止宜存張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秦秦與頌何俱應罷，遂宜祀于衛林，放宜祀于魯，燕聖身陪祀，使劉向喜談神，仙馬駝為祭，冀早詔殺李何，何休解春秋，熱周王魯王，衛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史，不廉為將，不義為官，宜黜鄭祭，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各止宜祀于其鄉，禮記傳于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管子思，配于廟，而父坐庶庶非禮，宜別立教聖祠，以類。

祭酒謝譚言，宋儒楊時、息和、放、濬、承、孟氏之傳，行胸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感淳淳，受宋之恩，如此其允為國子司業，高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迨其所為，皆不及諸賢，斥登下從，奏大夫之列，乃追討時，所樂伯從祀而登。

九月 監察御史吳裕巡按陝西還，因陳邊方事宜

一擇將帥，謂京師膏粱之子，不可任，用一選士卒，謂延緩邊軍，精壯者少，一遷城堡，謂延緩西路，永濟定邊等堡，舊在邊牆迤北，今後進南，耕牧之地甚遠，請會議復之，一恤軍士，謂如守墩軍衣稅及錄，夜不收收專。

十月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容，昆山人，少負經濟，天稔力于經史，日家九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曉，為職方時，邊報傍午一日，疏三四上，九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犁然中肯綮，而沮征安南，沮大監李良，乞陞敘事，尤南改武選，既進用，精臣如呂銜、王欽、梁宏、皆大得人。上登極，疏入事，曰：儲養台輔，教軍，勳威愛恤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惡其侵官，病陰中之，余于後為言于吏部，出為是官，尤有聲稱，竟以考察去，聞者駭之。

按容名實素著，竟罹考察，當因如劉吉亡論已，雖王恕、李夢龍、馬文升、掌都察院，且已然矣，疏端敏公在嘉靖間，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代下長科道，彈劾多將，則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為一經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專德，第義義視富貴之士，鮮不為補臣，制矣，容所著有天齋稿，友園雜記，寺書。

十二月 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賜祭葬如例

公，夔州人，賦性正直，剛毅不事，絕立朝，侃侃無忌，且聰敏，攬辨過人，已巳中官上振誤，國，植揮馬順，丙至毛玉，皆振，竑為給事，聞車駕蒙塵，手捧順王，及歷巡撫，天順初，以石亨張軫論其擊順事，罷職，越四年，復起，征于涼，寺處虜，死，督漕運，性兵部尚書，所至多有建立，卒年七十有五。

已酉 弘治二年 正月 庚申朔

左贊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 上納之

元禎在城

化丁亥與時年議不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
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是時天下士大夫日
氣節恬退當今鮮倫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
其起而元復確然如不復有意于世也
即德召同修憲宗實錄至則授春坊左贊善
至長上疏言定一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
道及復

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神人博達有才略宏統利濟不為世耳目以
中歷陝西諸使並起為在馬林檎臺延袤二
千餘里為固衛正靖置於高壘曠土為屯田
計虜至必噤息其時又置三司復使旌鑿
南山道以便餉務易崇光更及於辰香之捷大
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嘗曰太
臣謀國遇大利害當以身任之又曰慎勿使
謂未免躬自失之計議者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
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

奏其乃劉吉票旨令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
奉法點軍不直調吉復票旨云紘昂點軍不到
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林林人巳微寬調外
任了罷想復奏天下大專實調而已實必當功
責點種之官何以令人服哉吉不從糾送交
御史章律乞復二臣以為效職者勸奏入不
初上即位言官論薦必首王恕所劾必萬安
及吉南科道保舉入閣乞黜文吉言尤激切及
安罷吉柄政與恕不合恕有不行吉必從中沮
之時怒薦戶給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

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卿又薦太僕少卿
白思明為倉都巡撫延緩口讓給事朱宗翰
謝榮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
相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謂嫉畏威權不
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
之賢吉亦不敢加害云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命發銀二萬兩給四川成都等府饑民為耕種之
具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逮中書舍人吉人于詔獄尋削籍謫兵部主事李

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庶吉士鄒智為廣東石

城千戶所吏目御史湯鶴成肅州知州劉槩成海

州
先是文祥出為咸寧縣丞吏書王恕奏還按
兵部主事智崇上章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
王賊王恕詔未幾萬安直吉安直詔吉
之會吉人知州舉寺備為道使之選于是御史陳
景隆等言吉人抗抗成命私立朋黨乞治其罪
詔下吉于獄得自引其黨吉人與黨乞治其罪
言極極思詔非黨惟萬安智及陽陽知州董傑
數人互相標榜詭毀時政槩嘗說萬安且語之
書謂參一人騎牛幾墜萬以手挽之得不作
是萬手挽三三石引牛就正路因思人騎牛為
萬得
首執萬槩文祥智傑并鞠之刑部承劉
吉風言因槩槩比造妖言律斬風憲受財當
流吉人文祥智傑并誣露送吏御查處獄具
得首劉槩捏造妖言如槩處決湯鶴成風憲犯賊
發肅州衛充軍事人肆姦欺罔發原籍為民李

文祥謂智私交妄議各降二級調邊任。干是王
德執奏樂所與傳書詞固在任妄其憂有無亦
未可知。然推原其情不遇與與屢頭時政其
不計利害意謂一時豪傑壯蓋誅職耳不遇
相標榜之過本非惑眾亂民之罪。今比妖言
論罪設有造而亡秦者胡之言不知更以何罪
加之。乞再賜裁處得旨劉誅未造言引喻非類
前此律例擬未為不當。卿所言乃如此姑繫獄
徐議之。于是刑書何喬新乃言髮身孤母老且
守節三十年曾經廷表架設母隨侍可許憫乃
得宥發成傑亦降四川行都司經歷後文祥以
進表南還。互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故年三上
人皆指之。晉後二年。

亦久論所年二十六。
故是時何文肅任比部馬端肅字西臺又當
季皇更化之初乃不免承風羅織如此。今論者
垂有取于
王端樸也。

三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所遇侵擾禮科
給事韓昂上言

陛下初政放逐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
除其類非御玩之物且供
費不貲宜罷遣之不報。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圖詩疏。上綱之。
詔將

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局各述
以詩裝冊上進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糶
既不能飽食此居食之害也。山蕩砂漫人偷物
賊欲守無人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曉林之
時舉家登場胡泥吸海于汗如雨寒隆薰蒸亦
此為之此淋瀝之苦也。廣袤之野燒灼薰蒸亦
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蓬
之苦也。寒暑陰晴自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
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償
至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

五月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會試取士南北中卷
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淳言洪武永樂間
會試取士不拘南

此自 宣宗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為北數南直隸浙江江西湖
廣福建廣東為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并直
隸鳳陽廬州等府和州等州為中數取士以百
名為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
查積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選二名添
與中數。禮部議法擬加積益宜復宣德丁未
所定數目禮部議法擬加積益宜復宣德丁未
所定數目禮部議法擬加積益宜復宣德丁未

下熱審詔。

陞起復侍讀學士李東陽為左春坊左庶子兼官
如故。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秉
字

抗中曹器人真純正直。苦心賦務所至有聲。進
不迭擢奉中丞撫大同嚴禁武官廢創軍士
家排陷落職。英宗知此起掌南臺。憲宗
初巡撫宣府禦虜有功。巡吏部執法不阿。時
宰彭時弟華誣奏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保。以
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彥莊交薦竟不冉。彥莊
後貶。彥莊人以為天道有報云。

七月給事中張鼎請置妃嬪不報。時
上置

立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
乃舍是弗置而徒建設齋醮。所以徵福于神不
已哉。

吏部覆奏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

謂前此傳奉官

吏部覆奏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 吏部覆奏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 吏部覆奏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上言時政四事

一存敬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上言時政四事...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上言時政四事...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上言時政四事...

政部左通政徐... 論不容乞各罷... 太監... 內官... 刑部... 刑部尚書陸瑜... 刑部尚書陸瑜奏... 刑部尚書陸瑜奏...

刑部尚書陸瑜奏

刑部尚書陸瑜奏... 刑部尚書陸瑜奏... 刑部尚書陸瑜奏...

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

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 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 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

舉計典

陞叅政劉大夏為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諧為考官。取中錢福等三百人。

封后父張巒為壽寧伯。明年四月請即給勅號

大早。上不允。遂給之。食祿千石。世襲。免本身

惟犯二款于一款。弘治五年三月進封侯。加歲

千石。

按昭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廟。以故張氏得

封二伯。其後漸出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臣保

傅而至太師者。然會昌王兵符而不能易人主

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

外廷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官事。

定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間閭匹鄰而已。

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錢福尋以不檢賤。是科

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

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

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復考滿官。但令給由赴

部驗例考

命以山東嘉祥縣田十六頃四畝給沂國宗聖公

謚文和

琳字叔溫壽州人。由進士。景泰初議

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預

請。入內閣。果薊無忌。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

卒定。諸位有大臣之節。丁母憂。廬墓

側。鄉人服之。有文集。寺書藏于家云。

四月命舉懷才抱德者。考送各衙門辦事。

五月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

必以爲

命各處鎮守官不得擅執軍職及受理詞訟。

以謝鐸為南京國子祭酒。

命河南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

五月命科道每季巡視內府甲字等庫。

命大同等處開納兩淮引鹽。召商納米豆。以實邊

儲。

命定擬 孝穆太后父母封號。立廟于廣西附郭

地方。

九月授婺源縣貢生朱貞為本縣儒學訓導。貞

公九世

十月命以故元守節女臣韓健并祀于忠宣公余

闕祠內。

十一月增設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副使一員

日誌誌也

十二月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刑部侍郎

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能為禍福... 能詰之... 行不復審... 食求奇聲... 為懲戒子... 務如大陸... 囚犯之類... 溫爾俯詢... 囚之可見...

以柳翰為國子祭酒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

上嘉納之

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 附選一減造軍器一追復舊制... 意謂田土有限... 件之國之條... 行奏計又人... 邦貴州之青... 地兩後之閒... 開捕剿之策... 功捷奏率為... 究理以懲欺... 之際乃至懸... 舟酌通版...

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 且停止以後... 部差官照舊... 經抽分去處... 上以所言有...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戊寅朔

已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軍民... 習胡語服胡服此亦伊川被髮對... 禁之類也乞出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

上准議行之... 國學為最切... 聖廟方之操... 植學科貢以... 在民間者禁... 痛加裁革三... 時從祀而黜... 乞勅各布政... 寺書畫行定... 地庶朝夕于... 以極教化之... 二月初兩京... 禁自宮... 致仕禮部尚... 洪謨字堯... 長寧人少有

前貨嘗勸 裕陵勸經筵諸內治未幾上時
十二事條蜀冠防禦便宜成化初為祭酒表
主徒視閣整整又上言祀禮儲蓄賦役省刑
禮樂夷十事奏增 文廟籩豆十二舞八佾任
禮部奏給諸夷符驗尤為卓見致仕後聞虜警
力疾上安中國禦夷十事亦多可採鄭端簡
謂公文簡直不為奇澁語而熟于典故議論建
白絲飾吏事亦有學有用者而以人言罷惜夫
戶部尚書李敏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敏性謹
由進士為御史明習律法有時名為戶部尚書
遇事能為建白多中事理其執奏成院莊田尤
人斷斷又嘗即縣南紫雲山為書院
儲書其中以教鄉人鄉人甚德之

三月逮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下獄總督兩廣
右都御史秦紘亦逮獄坐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
法紘具列其狀

刑部獄法追贖巨萬疏其爵累
紘以圖報復田吳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雖
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 陛下優
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有所不得已也但臣
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贖
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宥如物論何且景雖既
免他日爵位又河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
解體非國家
利也不聽

四月雲南左布政使韓文釐正土官襲代土吏滿
兩考法奏行之 先是土官襲代有文特賄與加
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
赴京復于境內轉相泰補宿弊
也至是文始立定法以便遵守

吏部聽選監生丁獻上言八事 一保 聖躬
近者妃嬪之選

得論德謝遷之諫而止願慎終如始以濟仁壽
一由官女言唐太宗放三千人願大賜簡閱以
壽宮闈一廣言路言詔止限堂上及科道官得
言願廣求直言以察民隱此外有惜人才務兵
備審刑獄敬天神鑄租稅
五事 命下其奏于所司

起復編修梁儲為侍講

五月賜於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
忠 初禕以待制洪武五年往諭被害至八年復
還刑部尚書吳雲往諭又該言禕正統間子
孫請得賜賜諡秩祭獨雲未舉至是雲南樵臣
王詔乞依唐張巡許遠雙節故事同祠祀之故
賜之諡 忠節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乞致仕許之

八月 憲宗實錄成 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
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少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丘濬加太子太
保少詹事汪諧進禮
部侍郎餘陞秩有差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
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守職河馬
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如典故親見在廷君臣
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
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綱頭亦遠在殿下成化
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史戶禮兵
刑工為十館專繁者為二館分派諸史考以
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又
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
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
所取
信乎

復御午朝。

令三甲進士養病公差還者依名次選官。

刑部尚書何喬新乞致仕。

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郭魯謀躡陞大理丞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劾乞致仕魯尋亦請外。

九月陞彭韶為刑部尚書。

國子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之。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才淹滯之歎禮部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閣自濬始。時南京科道薦紘擊慶府同知張吉亦抗

十二月大學士丘濬請以所撰大學衍義補參酌。

施行。得宜窮究心世務久矣欲有言即具疏以聞朕將來酌行之。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壬申朔。

庚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右諭德王華進勸學疏。上是之。

大畧謂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遺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及亦有間與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顥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干

庚午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

三月築真定府滹沱河堤二道。

冊立皇長子。御名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改劉瑄裔孫為處州衛指揮使。

徐不立史部言。遇春子孫在雲南臨安。文忠愈和子孫在南京。請下所司勸其倫序。應屬及先年停封之故。并取收貯誥券為據。後乃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昂。政陽王文孫李瑋。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授前職。以便守墓奉祀。又景泰中錄基孫為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儂言。功臣後不當為博士。乃改之。

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之弊。上嘉納之。

大畧謂太祖建元歲在戊申。我皇登極。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世。往往中微。政務日繁。風俗日薄。紀綱日弛。尋至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官闈逸樂之中。不履檢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器故苟使其君若臣常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凶祥豈止于足哉今文異迭見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下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柔可幾矣因擬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四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卒謚文僖淳厥重取予不苟臨事議論激而不隨所為詩文宏博為時所稱于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五月太廟後殿成

大學士丘濬請命儒臣校正內閣所儲經籍內府書籍抄付兩京國子監一纂集祖訓寺書撮要分類頒布天下一行各省并學臣搜故圖籍解一京一累朝實錄宜令內閣辦事中書寺官分寫一部盛以銅櫃置于樓之上層而以下層收制勅寺書及前朝遺文舊事寺項雜錄一藏書之處一在京師一在南京各嚴其鎖鑰疏入

七月令建言自陳改認罪等奏本俱赴通政司投進

許開中雲南四川鹽課有差雲南四萬八千餘引四川一萬九千七百餘引俱于清平寺倉上納以備邊儲時貴州有警奉政沈榮奏故命開中之

命修葺武穆王岳飛祖墳之在湯陰者有司奏秋致祭仍撥人守視

命右春坊王鏊洗馬楊傑為順天府鄉試主考官重修禮部成

免武漢黃德荆襄辰郎長寶衡州十一知府朝覲以蓋造王府故也

八月大學士劉吉罷賄命吉欲封張后弟伯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封其實無實封爵意不遇稽遲以俟賄耳上惡之使中官勒令致生初劉棉花之嘲或告吉以為監中一老舉人好談諧者所出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改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中納先

永樂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富商大賈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至天順成化間其肅寧夏粟石值銀二錢邊大裕至是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十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于商利已奏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每銀四錢支鹽一引得粟二石計利凡八倍于國便而就納銀于商便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鹽引銀悉輸運司類解

地自輸粟于邊之法廢西比商亦徙家于淮以就墮于是徽業自歸田作坐廢徽臺顏保伍逃遊民日散邊地為墟或窮入而邊大困乎千里沃壤莽棘茶蕪石米五兩邊儲枵然安邊足用之策大弊不可復救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九人

石門潭源州學生父日孝行湯氏遠勝縣蔡舜妻李氏仁和縣徐震妻黎氏雲陽縣軍王存聘妻謝氏進賢縣熊時雅妻王氏樂安縣董復陸妻趙氏翔州衛李通妻王氏又總旗劉勝妻縣氏渾源州張謙妻李氏瑞安縣胡文謙妻俱早寡守節無玷持日貞節

九月調刑部郎中車寔等于外任

諸司隸宰放物而官費之知也至是緝事校尉以私事曠職半不遂以罪孽以致其罪議者憤之

從之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侶鍾奏析溧水為高淳縣

勅賜故建寧知府張瑛祠于歿所

初建寧盜起五百餘級盜遂平摧參政掌府事後陳保子聚眾劫掠瑛復率眾勦捕與李文敬俱被害事聞賜祭贈官其子熙為縣王為至是知府劉漢請立祠以為忠義勸從之

貴州苗作亂命鎮遠侯顧溥克總兵官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餉討之

黑苗久叛益恣廷瓚功始合眾謀儲糧調兵夾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擒二千餘凡械皆悉數輩赴京悉斬于市

詔復原任少詹事程敏政左庶子張昇俱原職

初敏政以廢昧事罷至是錦衣千戶葉通奏復職吏部與各官履歷及致仕降調始末以是命

十一月陞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為南京國子監

酒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 王恕等奏言永樂宣

吏傷各邊亦有軍馬未聞有納糧納銀為養生

開此例雜進者多正途者壅壅則年多向家

能盡心職業多則以財進身安能以廉律已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 上嘉納之

十二月詔賜合州故守臣王堅張珏于鄉賢祠

堅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後遠寧遠

海西虜遣人貢馬 是內科臣王

謝巡茶御史寶祥為萬縣知縣 先是漢中府茶

所奏下巡撫王宗彙勸實言祥連例抵罰法
他事亦有不實俱犯在津前請兩省之
上貸宏
詳調外

裁革浙江銀礦官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 上深然之

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稱職者
熟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
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
訴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
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亦不
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然其言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丁卯朔

巳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計典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非有貪暴實

跡許復職

部院循例考過疏上得旨方面知府
及三年者通查具奏恕等各項實蹟知州以下未
人才難得事貴得實其方面知府年老未及六
十者有疾不妨治事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
非有實跡或撫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
未及三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今後
朝覲之年先期行布按考合屬撫按考方面年
終具奏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自後公詳察如
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
有失當者方許指各糾劾于吏部疏上考後
復留官五十八員得旨各官既存留俱宜用心
治事毋再致人議既而科道請黜遺漏及宜退
而留者復命吏部具實跡恕等詳疏各官考語

及諸訪者以開得旨但憑考語恐未為實今
如此蓋用
所訪參政濬兩寺事實具奏 上于考察慎重
且濬言也

二月許州知州邵寶陳四事

一崇篤主下
一漸復社倉
一歸驛傳
疏河道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
堰從之 泰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
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牛渠汝寧府有桃坡
渠許州有蒙祗河渠荷盡人力可蘇民困白
巡撫徐恪以聞 勅瑄專其事因隨宜審通置
開故開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疎濬之役據
悉整正之是以五府一州
出得濬既早獲得以有備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為主考官

會試天下舉人

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邊墻

百餘里地形高阜土脈滋潤移分守八百里之
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為西路廣寧為中
路遼陽為東路開元為北路四路聲勢相
援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 洪武二十
陸劉大夏為副都御史修治決河

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
故道遂於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河灣東流入
海又決榮澤東經汴城歷濟陽自毫入淮景泰
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

備起廣寧茶盤山直
抵開元平頂山約三
元平頂山約三
元平頂山約三

又映金龍口寺處直趨張秋橫衝會同河峽
入海而沐城新河復
於至是命大夏治之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乞推恩典褒美靖難諸

臣疏表忠義

太宗文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章郭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

殉天 太宗之精難武王之志天下之大權也

孝孺諸人之仗節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

大權則天下民命不立微大憲則天下大義不

明一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

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

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

淳若在朕敢富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

添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親抄沒充

宗既誅于諫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 祖宗雄

譽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褒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革併

三月贈故叅議馬鉉為叅政錄其子効才為國子

生 以征古田猛獍 為賊所殺也

今禮部議處廣東番船 時私船禁弛而轉多番

後番船至廣審無違碍即以禮相待速與奏

則諸番有勤而倍來私船復有所 認從之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闕者羅欽順

胡世寧李承勳孫

令禁軍犯重罪者法司移文于衛所取問

命孔彥繩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廟祀

聖公爰喘孫也端從宋高祖南渡遂以衢州為

闕里仍世公爵元始廢遺四五祀至是因守臣

請授職 奉祀

四月定考選庶吉士法 選顧清等二十人先令

投詩文禮部擇取考送

兵部尚書馬文 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

學併各處應變舍人從之

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侯謙經畧哈密

在肅州西地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轄

回回雜處之國也北界瓦剌西接火州為諸

胡要隘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

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為西域喉襟以通諸

番朝貢脫脫傳其子十答失里以及羅帖木

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王魯魯王鎖檀

阿方侵哈密王母金印去其眾逃居肅州及

吉哈爾 朝廷屢命守臣徑畧而王母金印竟

不獲廷十四年鎖檀阿方外甥都督罕慎為

年其肅守罕慎忠為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

哈密其肅鎮守而下皆以與復哈密受賞弘治

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仍假結婚殺之

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仍

以金印城池來歸本兵馬文升上言哈密故有

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

不相下又比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遣

摩爾封鎮之殆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遣使之

頁謬稱忠順後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
安定王任陝巴為忠順王其肅守臣急欲成功
舍卒遣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
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
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怒六年復據陝巴金印
去報至通阿黑麻先遣頭目寫亦滿速兒寺四
十餘人入貢至京
上遂命海謙經之

詔法司錦衣衛審錄罪囚。大監韋泰傳有如今
天氣隘焚兩法司錦
衣衛見監囚其罪無五千餘便放了後沉以
下均與者深時發落重囚有可矜疑并枷號的
都寫
來者

五月巡按陝西御史李鸞上言邊事。大率言邊
事兵食馬
而巳然軍不疲于戰而疲于典兵者之利窮
馬不疲于馳驅而疲于典馬者之利窮

疾于餽餉而疲于典兵者之利窮。臨臨王守
相效尤欲三軍生敵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特
難矣至于都御史之設正當搏擊貪殘肅清奸
弊乃宴會往來歲時親遠人情玩習邊備不修
且如正統十四年止師一萬九千九百二十萬
而土木之費懸如一髮或化十九年虜犯邊
營訪宣大兩鎮重兵而下米庄之危幾于覆沒
具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其才勇尤係人心今
承平日久沿邊撫臣又非重望乞簡有重望大
臣校節制凡沿邊錢糧軍馬悉聽便宜奏聞庶
待虜有倘而西顧可無憂矣兵部議
行各邊鎮巡官思患預防上從之

令新進士未及選者歸省。

閏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特丘濬
以官保

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如
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軍下吏部

議格不行文泰遂許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
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對
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責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
下文泰獄降御醫忽求去並力詔乞之命馳
驛歸有司歲給徐米時言官之奏出濬陰囑使
向科道毛理宋惠文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
斥上
不聽

改取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倪岳為禮部
尚書。

六月禮部右侍郎費閻卒。閻貌偉持恭臨事慨
慷在國學多所造就
而詩文亦清
健有則云

七月令定種馬之額。歲止十萬匹取駒二萬五
千匹高壯者留備用不堪
者變價貯
太僕寺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先是韶奉詔陳言乞減
去皇親國公墳墓工
程及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求之刑皆時所諱
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會與大學士徐溥不
協乃引
疾乞歸

八月益王奏乞九江課鈔不許。
復命戶部差官屬領蘇州九江等處南京戶部差
官屬領淮安揚州等處各鈔開折徵銀鈔解內府
供用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善後事宜十

符縣夏永昌妻夫亡痛絕入
不絕自縊歿各旌曰貞烈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辛卯朔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預導 東宮疏 上嘉納之

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與王國安陸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上言四事 一河役費鉅

塞河紉借撥九江淮揚鉅關或荆州蕪湖等處
村銀以佐禁草之費一軍民交疲乞借折歲漕
四分之一以俾國計一宗室日蕃請裁省起造
工料以節民力一有爵免乞以見今起運京
儲暫免存一二以支宗室官俸
及軍士糧原係下所司知之

二月奸人孫騰霄等伏誅 山陝騰霄寺三十人
為羣道遇巧者誘為

備所至令守令炊爨等事在行而視富商巨
家持貨與買故激怒相毆罵詈跳去夜則
殺巧者昇其門羣哭之揚言訟于官索求解財
物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若腦子前後殺數十
人至是巡按涂升乞重治其罪都察院覆奏罪
難輕貸令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俱斬并梟
首梟諭

山西巡撫張敷華請課解州鹽池以補宗藩歲祿

從之

三月錄故奉使暹羅給事中林霄男霏為國子生

霄成化中奉 詔沒于彼國
因以其可 故特允其請

四月嚴學校考選

五月勅旌褒代府靈丘王長子成銀孝行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副都御史劉大夏

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太夏受命循河相度乃集

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不可輕治治于上
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二
方輿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
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詭言沸騰謂
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
乃復命興
寺往治之

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獄 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守陳子也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
朱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推分而財力匱乏將興
鉅取回專委茂元其謂水陰也其應為官闈為
夷狄宜戒飭后戒防禦邊患疏上興寺切齒為
誣奏茂元為妖言逮繫錦衣衛
獄科道交章論赦乃請府同知

六月特賜少詹事謝遷母祭葬

黜陝西左布政使王衡為民監察御史張文為貴

州布政司照磨李鸞為衡州府知事

衡怨忿奏文科場然記私游出巡回至城外與
總兵官夜飲路逢三司不馬且失奏賦教託
鸞代奏之復奏鸞酷刑箠次知縣時文與史任
振及與已辨爭之時追至察院門外投以磚石
夫憲臣體命下文鸞于詔獄文鸞亦奏衡進表
索屬官夫銀贖毀驛丞進瀉水成及取部女
為妾徵收停徵物料科罰商人銀米諸不法事
上命給事童瑄等往勘虛實相半衡又許瑄等

私機驛驢馳送輿水通引其補且
象至是解衛文書面証乃虞如此

詔止造銅鼓

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

先是大夏等發丁大教

河一帶分殺水勢又凌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二
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祖州東入于淮又凌四
府管於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出
宿遷縣小河口一出亳州沿河會于淮築長垣
起河南胙城經滑縣長垣東明曹單諸縣蓋徐
州長三百六十里殆塞張秋堤分土命工蓋五
事竣

事竣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
平曠夷衍無洞度彭蠡以為之壅故河常橫潰
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
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迄于今

流分而三渠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于渤海蓋
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
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
溺視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
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比流以

役其力則河之
慮庶其有瘳乎

陳建曰宋景濂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
之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比流近
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左學士張元禎與
張憲副等書曰聞今黃河以比多存河流舊身
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丈以達
于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百奔安平之勢一
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下惟運河無患而比方
早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
之海理同勢同舊尚書輯議處黃河疏謂三代
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自衛

輝東北至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
由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
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
使黃河環繞合拘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
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向
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紅荆口分流一道
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紅
荆口及陽武上下則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
河比通衛河稍撥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
國家之長計也

按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宏識遠見鑿鑿可行誠
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宋樂中嘗
發丁夫十萬于中樂下二十里開濬舊黃河分
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且金堤古堰自開
封府榮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
部今東昌府漢成帝時河決東郡金堤下至千
里海口今山東濱州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
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堤之遺迹猶黃河之
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
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彈改作此在今
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作越拘
擊之習見或有取于吾言爾矣

七月命議處張海等所奏處置哈密事宜

巴為阿黑麻所虜孱弱可知就還亦難復立而
哈密又不可棄宜與其王封暫居之其州仍給
賞安定王語以陝巴不能守之故且令都督奄
克字喇哩哈密衛事都督馬亦虎仙字分管三
種夷人其散處耳涼者盡令遷居苦峪勒各頭
日固守藩籬如陝巴未還不必索取俟有可乘
之際調番漢官兵掩殺并蘭克復城池然後移
哈密居守若侵犯苦峪令奄克字喇哩策應相機
勦滅議上從之至十二月海寺上言阿黑麻復
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寺遵成訓董

將左物逐出... 開嘉峪關... 道并劫之... 命下錦衣... 級送降謙... 奉海為山西左丞改。

八月令修張家灣至京師道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良寬李東陽王

鏊劉戡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鄖陽夔州不當另

立省從之

有御史言漢中鄖陽及四川夔州府因各去本省甚遠故為益淵數當別

議未決恪持不可乃止

加徐溥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

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專管誥勅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治河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叅政張縉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

初大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其秩為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於里以固分埭又新築南莊東堤植柳其上每夏秋水溢挽舟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命甘肅寧夏延綏開中兩淮鹽引以備邊儲

勅工部侍郎徐貫潘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兌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民二十五萬眾不以為勞費不旬月厥功告成松江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司加稅民甚稱便焉

十一月命修治沿邊墩堡

十二月陞楊一清為陝西督學副使

皇第二子生

九年二月

戶部侍郎秦民悅上漕運事宜

以明時兌運

太倉折五萬石而以直山東河南邊報改輸一回紅運軍守凍德州以南者又口糧一月天津以此者兩月一復部屬監兌一水欠小麥濕且暫免帶磚一年以恤其苦一運河淤塞及開壩丹壞工部宜委官發役修治一造給料價每十月以前給與免軍士稱貸之困戶工二部覆奏之

改儲嚙為吏部考功司郎中

儲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幽當

時人土諫然戒曰儲君秋賜可畏

勅甘肅鎮守巡等官賑恤甘涼等處邊軍

今在京圍營簡閱官軍操練以待有警具奏施行

木邦人從孟乃寨迎罕乞法以歸。

初孟密土思謀之復叛

木邦也因其宣慰使罕乞法親往孟乃寨納婦

乘虛襲之竊據木邦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

目高塔落信蠻寺信蠻又為思謀聚兵阻路罕

乞法依住孟乃者三年巡撫張誥等會奏議遣

鄒楫揮守對官誦孟密撫諭猶不服遂督理糧

餉率隴川南向千崖三宣慰司積糧示以必征

又令漢土軍各耀兵以威高塔落寺懼復歸罕

乞法思謀殺之罕乞法令人調其土兵合隴川

寺夷兵至蠻遮寨高之思謀懼乃罷兵罕乞法

乃得歸誥等奏其事且請論功行賞兵部議思

謀未見悔服請論守臣再行撫諭必其盡還後

地盡歸飯酋自願承襲父職不復再啟爭端然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從之

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

吏部尚書耿裕上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用

以開倖門下所司知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七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乙酉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詔

可之時土魯番阿黑麻西去留大頭日牙蘭與

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有

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徒雖近人莫知所在

哈密勝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

教以燒中國之術于是進上疏曰不棄軻牙蘭

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懼不懷來諸夷

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

北虜無論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若略

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

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緩和

諸夷使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選

苦峪屈者之半使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兵

戎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土魯番進

又不能戰退亦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日矣

行之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謚惠安

韶字鳳儀莆田人苦學危行才

識出羣成化間進言當寧宜藩臬所薦王疏

李秉傑盛泰絃陳獻章而收韋春之乞循戶發

顯恒之恣求索論阻梁芳之進貢乞正柳景土

萌苗通高求刑罪乞減昌國公墳役皆鑿鑿可

行謚惠安時服詔學識純正先憂為國有

有以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謚為請下報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

濬自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老期多病自

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幾九十餘上不允惟免

朝參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遂卒

七十六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頌稿世史正綱

并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以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行于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闊

大之象宏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則有若李

忠文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

若江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哀然為一代

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

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賈曰瓊海浩翰珠崖

牛毛蘭絲日光王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

皇代禮益典席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

有資

國紀

名臣錄曰丘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

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

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學禮節以扶

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

之富無出其右者

雙標歲抄曰丘公樸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

素履千法刑得文正文清
而僅得文莊其以此夫
披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為劉閣老健嘗戲謂
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王
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王
晉溪指所著衍義謂其博而不能約而并議
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夫自有兩山衍義
以來未聞有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量之過與
嗚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軌範為政之
準繩丘文莊取而傳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
闡益大真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
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子至家
博而人誦焉慶學士亦贊其明體適用潤色
呈獻超前缺後家然一代誠非過情矣彼奴
者何
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

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
曾田文祥以成籍

謝金吾遂京東陽少負奇氣甫四歲能作大
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
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
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
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
官推舉堪任六員奉 聖旨李東
陽謝遷入內閣與徐溥每辦事

河復流故道
先是大夏寺言安平鎮海口已塞
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及荆隆口等七處蓋黃
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
流至此竟漫奔放皆喉襟要地諸口塞
于是河復南流而決之患遂息矣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停占乞命官往問其罪
欽

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奉正朔修職業然特險固積歲已多
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荒蕪徒掉寸舌小必
途過師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也
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未數語意已盡之居此職
者宜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
年之治厥
有由哉

三月命沿河兵備等官盤詰來往商人夾帶長蘆

私鹽

四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疏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
請以莊事視率自隨率乘小舟往來究水源相
類蓋杭嘉常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
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
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
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城昆承寺湖又開吳
松江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城昆承寺湖又開吳
于海關斜堰七鋪鹽鐵寺塘渡楊城昆承寺湖
山七丫港以達于湖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
州之濠涇洩西胡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
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
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通運河
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滯
是役也率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
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奉
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吏科都給事中李源等上言六事
一用正人以

常卿不當以黃冠崔志端為之一正欺罔以彰
國法謂太僕卿王傳徐王親例不得任京職

重名器以杜倖門請文武官不得乞恩傳陞
節財用以固邦本謂不宜取太倉銀三十萬
入內庫一崇禮制以闢異端謂僧官戒城定
先傳陞管事番僧劉巴堅參寺傳陞國師都
道官咸道行吳道然賜諭祭復封號乞通禁
一禁浮屠以正風俗謂西山戒壇名曰佛會
或人心乞加嚴禁得旨崔志端供祀年深
以此陞用王傳吏部看詳以聞餘已之

大學士徐溥請以所置贍族義田籍之官以示永
久從之

五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僎卒謚文肅

武進人丰采嶮峻為祭酒時嚴立程制勤惰甚
核兼精吏事文章亦整潔為時所稱子沂亦舉
進士官副

六月詔許北虜酋長田亦剌等住牧及互市
大學士徐溥等請以昧爽視朝上嘉納之

七月太常寺卿程敏政奏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
從之

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稱
時造養深遠踐履純正無疾言遽色及其
學成而歸程子曰遠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
薛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
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
上沂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
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誥之非學
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
寧之世京輔柄國蹇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
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專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
孔子論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經訓借聖叛經
數十年龜山人廟請黜其配享廢其經又請

罷綱運以收人心臣等謹以張國鑾竄權臣以
正邪憲培王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
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唯胡安定之言最公當
時若能聽用決須收得一半然請講于龜山皆
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未張成在侑食之列獨時
有傳道衛聖之功又不預焉極之人心誠為駟
與卒以龜山躋于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
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
仍行國子監及天下
學按一體從祀詔可

八月裁革雲南巡礦官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

自弘治甲寅江漳奸民
有司無遠略不急補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
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播民屋掠
帑藏殺官軍闖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
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剿其南則寬于北時鎮
守江西太監鄧原及巡撫監察御史都布按三
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
不肯協心故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
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具
事上
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禴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梟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兵部奏定馬政從之

差官勘處河南開封
彰德衛輝三府陳州
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府三府濟
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

每十下養驃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丁。須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驃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寺九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驃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匹。驃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養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所屬霸州等七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血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

十月 內旨 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行取來慈

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執奏不從。岳言法王

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至。食糜費錢糧。世河後。極作威福。賦項。積。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剗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萬里。動萬里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欲取國師。起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干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

兵科給事中柴昇。上言取番僧領占竹。失國體。止之。昇因倪岳諫不聽。乃草疏。及復引孟軻韓愈為証。忠愛誠懇。登置千萬言。欲恤人言。杜無益。上讀之。悟其果欺罔。詔用中止。天下誦之。

宣大邊牆成。命通政毛倫閱視之。

開設雲南廣西府儒學。

十一月 勅修省求直言。禮部會同五府六部都

一仰法。聖祖請高祖言。若可為法。皇上近日視朝。頗覺聽納。頗難。經筵。御用度漸後。遊幸漸頓。進貢之止者。復來樂戲之斥者。復後乞御便殿。召閣臣。及有議大臣。尚願問至。首決章奏。各召所司。訪問。務求至當。一議處宗室。請各王府。自郡王。將軍。至翁。君。僕。賓。餘。米。少。從。減。節。一。暫。停。工。作。謂。諸。役。並。與。費。動。數。十。萬。計。乞。量。停。止。一。慎。重。武。備。謂。團。營。宜。嚴。加。操。練。一。停。止。織。造。謂。蘇。松。杭。嘉。興。等。處。賦。重。難。支。一。停。減。資。雜。謂。官。寺。修。奉。及。降。香。賞。賜。一。量。減。供。應。謂。災。地。牲。口。宜。免。十。之。三。一。裁。抑。奔。競。謂。乞。恩。傳。陞。之。類。一。禁。約。度。牒。謂。僧。道。潛。住。京。師。者。宜。嚴。逐。之。一。減。收。糧。能。謂。內。府。白。糧。任。情。加。耗。一。監。收。被。張。謂。差。科。道。驗。收。免。其。揀。選。過。刻。一。法。謂。務。得。實。效。以。革。虛。冒。一。添。支。糧。餉。謂。不。許。內。府。監。局。人。匠。濫。支。月。糧。在。京。各。公。差。官。員。濫。支。廩。給。一。擬。寬。調。衛。所。軍。職。謂。衛。帶。俸。而。赴。京。遠。操。者。情。有。可。矜。一。收。錄。後。裔。謂。漢。達。功。性。世。襲。軍。職。官。量。寬。其。十。年。不。准。之。例。一。慎。王。府。軍。校。謂。即。王。初。封。至。十。四。歲。方。行。奏。金。校。尉。一。免。災。傷。馬。匹。謂。各。年。拖欠。及。今。歲。追。繳。未。完。者。俱。暫。停止。一。或。造。文。冊。謂。都。司。衛。所。戶。口。馬。騾。二。冊。改。為。五。年。一。造。一。軍。士。月。糧。謂。應。支。木。色。八。斗。一。審。清。刑。獄。謂。宜。差。官。或。鎮。巡。官。密。錄。一。清查。匠。役。謂。勅。司。禮。監。兵。工。部。料。道。官。會。同。查。理。一。預。科。軍。士。謂。宜。出。榜。禁。約。一。清。除。吏。弊。謂。吏。典。役。滿。六。年。例。該。赴。部。一。量。定。拘。繫。謂。徒。流。以下。俱。准。保。放。一。寬。恤。追。贖。謂。入。官。贖。遠。久。不。完。者。量。寬。之。一。懲。戒。邪。惡。謂。張。玄。慶。乃。極。刑。元。吉。之。子。濟。惡。穢。聞。宜。免。其。朝。而。懲。其。惡。一。禁。革。科。款。謂。朝。親。給。由。公。差。并。官。及。鄉。宦。監。生。人。等。多。端。詐。騙。一。停。金。民。壯。謂。金。時。吏。胥。為。奸。一。寬。宥。盜。

罪謂逃軍皆因飢寒請限三月自首坐營奏入
上曰卿等所言仰法 聖祖 務接秦臣停城
蕭狀自有處置滅收根 耕事 俱令所司斟酌
而行遊幸進貢樂戲原無此事何得為言今後
會奏事情務宜從實

十二月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尋止之

徐濟寺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駁于祭祀時謂
弗欲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若實欲其謀
議政事請論經史培本源 正闕失而
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帥師襲哈密城

克之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
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一餘員名分
左哨冷百月何袍冠帶各人劉寧執旗牌督

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軍呼
謀並進遂破城為坎穢附而登賊眾奔潰追保土
刺土刺者猶華言天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
首敵他兒復戰于土刺指揮何王李珍寺善不
顧身先登陷陣賊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
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妻女
餘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他兒來問逸出
除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懼不敢動時有食
功者欲屠城進不可僅斬首四十級而還捷至
京上乃下勅獎勵有俱運謀協力士卒用
命致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
以功冊聞乃以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
進陞右副都御史餘陞賞有差

太子太僕寺少卿姜立綱父壁祭葬

展榆林城
命鄧廷瓚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庚辰朔
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壬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取裕卒 裕字好問河南盧
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儉約蕭然世濟其美
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家權擢宗伯任太宰坦
然無物初儀多士不設愛憎惟理是者而民用
具瞻足為老成之器在弘治盛時天下心服其
德美曾不待
聲色言說也

二月以屠瀟為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
內旨于瀟人多異之

南京工部侍郎徐恪乞以舊職致仕不允

恪守
職執

法不畏強禦多所觸有王府官奏乞准鹽越境
于湖廣柳賣為格所阻故羣擠之而有南京之
命恪之辭辨

會試天下舉人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講
學士王鏊為主考 取中陳淵
寺三百人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寧都會昌信豐瑞
金石波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
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
二縣福建汀州八縣湖廣郴州五縣江西南

史 2 - 500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
機快捕盜無律盜賊滋橫無畏又奏行將前各
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王簿各
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快捕盜賊遇有
警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險山場去
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供係深山險峻人跡
罕先年盜賊藏隱在彼劫劫石城縣殺劫人
至是澤具奏于湖險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
檄下撫屬設立開隘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
守要津禁過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
里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
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
贛縣學校亦檄修建凡百所改令皆行之可久
而無弊者

吏部郎中黃寶疏言三事

一日拔擢以旌異能
二日沙汰以去冗員

三日考察
以糾不職

湖廣巡按御史鄭惟恒言十二事

擇臣僚以輔
太子裁冗卒

以補要兵節濫賦以周急乏備財用以舒民困
華冒監以重爵賞禁濫以惠商民復諫官以
防壅蔽正經界以安田里專照詳以杜多門嚴
法例以治豪右定禁令以蘇驛遞審時宜以慰
民心命所
司知之

命有司於宋濂壘所建祠春秋致祭

命右通政張璞大理左少卿馬中錫閣邊關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是時劉王朱希周劉
臧陳成烈俱音名

皇太子行冠禮于文華殿

閏三月 皇太子始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

吏科右給事韓祐等條陳馬政

請自後承委者與糧委者罪之近例承差差委
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計分牧馬
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計丁十年造
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地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消
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請命官
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
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古種者盡令還官分
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
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
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四月分守寧夏都指揮僉事傅劍陳二事

延

按海參夏支料草每至前堡又日支料草為費
不貲至走或朋債勞家又以老病馬高價和賣
曾未踰時輒復走或請行各鎮巡寺官將權站
馬匹散歸原隊止令輪撥馬匹遞送若有或損
照例追補其鎮巡并坐堡寺官亦不得以老病
馬和賣多取價值一謂靈州鹽課司招商納馬
中鹽以給寧夏延綏兩鎮之用而勢家多將老
病馬散之各營堡以給官軍抵商人報中之數
未及一月十次八九把總者莫可誰何仍復依
例追補請行兩鎮鎮巡寺官自今報中靈州鹽
課每引百道正收十五兩給與商人勸合執照
每遇中馬之年將及換數日開奏兵部計其價
值行吹西布政司給散各軍自買不堪不許印
格兵部覆
奏從之

五月巡撫惠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太倉州下部

議行之。

請制龜山... 附近鄉村都... 以耕之。

改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妖僧張金峰等伏誅。

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業...

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得迦佛出世，其徒... 行安行與寺各有名號，祭布帛為儀，祭以嬰孩... 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吹以狂... 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虎常路不能去，有雷... 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 道員薪炭者，多被通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 懸于樹，前後被殺者，凡若干人，民居被燬者，凡... 若干家，守臣調兵捕之，金峯與行與寺拒捕，城... 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寺五人在獄，罪應凌遲... 處決，上命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併家... 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 捕獲有功，下勅勞之。

陞周經為戶部尚書。

時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漕... 所揚稅罷其官，經言國禮...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 萬兩，經言鹽策本以濟邊，且各以分池，若許之... 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 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 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 補還之。

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

用事事。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時內侍李... 廣方貴，茂...

拾權納賄華調... 上甚喜。

改禮部尚書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御史部推禮部侍郎徐瓊... 有異，瓊欲代岳速有是命。

以徐瓊為禮部尚書。

逮都給事中龐泮等，御史劉納等于獄，尋釋之。

時武岡知州劉選以事忤王王許奏命遣籍... 衣衛官校逮選，泮等四十二人，紳寺二十人，交... 章論救，上震怒，并逮之。有御史張淳，公差回... 匪不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言，選... 情輕，請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樂以為罪，後有大... 利害，大闕失，誰肯進言者。上乃命釋之，泮等... 各罰俸。

附錄。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 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成... 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召儒臣各議政事，徐... 溥等... 天順... 經筵... 講... 成...

心不繫于此，則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 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 術，聖王之所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 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 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 疾，維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 神樂，祖師殿及香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 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 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伏望嚴... 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 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嘉之。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一切疏草多出李公... 之筆，觀此疏詞，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納璫不... 是耶。

以戴珊為南京刑部尚書張昇林瀚禮部左右侍郎

郎瀚仍掌國子監事

瀚在監十年遇諸生嚴而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悉貯官置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解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武備議

大略言一

注意武備故出塞千里胡塵遠避宜德以來武備漸弛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而此虜騎倍潛謀用測大同宜府京師藩籬雲重尤為密通望皇上念京師軍馬所係甚重馬步軍各二萬以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

後者退出立石礮之其損被馬四資料豆者俱論降調仍冷戶部支草束工部造軍器通行天下舉薦將官以憑酌議權用常操之期一遵舊法其刀法諸熟者時常教習務使兵勇將良武備修而倉庫充矣踰入上命悉行之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及太子承華箴却

八月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以王鴻儒為山西提學僉事

九月命定守門內臣員數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差役

供給下部議行之

言上江人民凋敝已甚如南

皆屬兩縣雇傭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于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寺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

命揭榜禁諭勲戚家侵民利者

十月禮部奏請修省上嘉納之

時禮科給事

上臨御以來庶政惟和修明禮樂此其時也然御殿重朝禮之大也而殿中中和韶樂乃屬之教坊樂工嶽鎮海濱寺祭祭之重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樂觀樂生太常掌如廟之祀而為卿者乃邪說詖行之雀志端鴻臚掌朝廷之大禮而職事者乃不學無術之賈斌伏乞選擇

十二月命平陽府建薛瑄祠名曰正學

從刑科

廉奏也并刊其文集

命甘州建伏羌伯毛忠祠賜名武勇

從巡撫許

由百戶歷陞指揮恭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于鎮番古浪寺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回原叛賊滿四寺作亂忠統兵征勦與侄孫毛鑑寺奮勇先登一門三人同放鎗鎗身歿之後賊亦削平先已監忠義坊至是許建祠春秋致祭

令邊關種樹木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令順德值屠滯督度軍務數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

方重事瀟以為順德權璠立宗廟相托廷舉曰
時款民貧一夫不敢役分全不取則遂出
今他邑成之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
專抗上官市名遂補縣所諸盜通經廷舉加以
嚴刑盜曰疾吾分也不敢証廉令時廷舉曰服
措手日詰訟所分折所費無私盜狀率率白順
德之政遵古循良中外久知至是廣
銜舊怨僅遷同知尋夏回復改松江

旌表孝子一人六世同居一人烈婦一人節婦十

二人 王瑁梅廬人母卒廬墓三年在日孝行韓

未析瑁曰貞烈錢氏轉應源妻趙氏嵐縣溫

鐸妻張氏伊府典仗黎忠妻楊氏長安縣無吉

士張純妻王氏沁水縣張倫妻司氏生員張昇

妻王氏咸寧縣張嵩妻陳氏吳義妻梁氏胡廣

氏安陽縣朱榮妻俱

守節無瑕旌日貞節

丁巳弘治十年正月癸卯朔

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疏陳地方事宜八條下部

議行之 曰設驛遠以便接應革驛驛以甦民困

援禁例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効擬

監詰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二月命減長蘆鹽價

免翰林學士聽考吏部

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請文王不敢盤于遊畋

上悟納之 時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秋
官所推殛為若輩
好為之竟罷遊

三月命內閣及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欲纂明

疊山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

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

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

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劉健謝遷等議政事賜茶

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命

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詳相與議定批詞

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定一二句

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逐客

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東陽謂三

周詳蓋庶幾都御好唯之氣象云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六人烈婦二人 黃璉南昌

刺血和藥及卒廬墓三年有羣鳥集樹之祥旌

曰孝行劉氏武城縣負外郭壘妻朱氏安化縣

李原妻向氏蒲城縣李林妻齊氏洮州衛十戶

李宣妻張氏長寧縣車軫妻施氏涇縣王達妻

皆守節老疾旌日貞節陳氏武城縣高位

妻王氏位妾皆夫亡自縊旌日貞烈

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

天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

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

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

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

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以指

陳通衢云某倉積糧幾千石母石給官價若

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凡願告報者。米即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中貴子免。不祭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糶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救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糶。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咸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按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便民。莫踰于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而投其姦。兵致治良法也。為政在人。豈不信哉。

四月。戶部請治春御趙瑄指獻莊田之罪。從之。

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陳修省八事。一。御經筵。

一禁傳奉。一。點異端。一。息工役。一。導祖訓。一。床不織。一。去大姦。中極言李廣有大罪八。一。詎陛下以燒煉之名。而有燒甌之說。三。檢置皇親。希要思寵。四。盜引王泉。經繞私第。五。首闕作門。大請文。六。太常。劉在志。端真。人。王。應。楮。皆。併。庸為名。侵奪。議民。土地。幾。至。激。變。八。東。南。輪。網。詭。計。巧。取。他。如。駙。馬。貴。戚。事。之。如。父。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真。之。于。法。上。曰。姑。罪。之。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

陶睿卒。睿。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成。事。廢。

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甚熾。將及新會。睿率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繼發誓。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知權按察使。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官平。

後出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江。田。州。諸。賊。橋。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身。被。救。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較。後。賊。教。多。賊。悉。遇。民。咸。稱。之。為。三。廣。公。云。論。功。隆。其。子。錦。衣。衛。世。

霍韜作三廣公傳曰。睿為兩廣保障。番四十餘年。容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色。寒。或守。兵。調。多。寡。無。常。救。運。糧。聚。兵。惟。日。戍。守。賊。懼。為。之。請。或。遇。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遇。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發。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殲。行。兵。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殲。故。睿。征。賊。賊。無。能。通。嘗。宴。容。樽。俎。未。徹。捕。賊。已。報。捷。徑。路。驚。誘。且。賀。曰。陶。公。神。筭。云。其。用。兵。後。

五月。命歲與織造內臣鹽五十引。

六月。許鎮江府。將新漲蘆課。抵補坍江田。虛糧。

南京吏部尚書倪岳。陳修省二十事。一。法。宗。一。謹。好。

向。一。併。差。遣。一。恤。軍。民。一。罷。工。作。一。選。武。將。一。嚴。操。江。一。妨。要。害。一。減。添。設。一。積。邊。儲。一。整。邊。備。一。均。史。役。一。處。軍。糧。一。禁。奸。弊。一。定。輸。納。一。省。淹。滯。一。寬。貧。困。一。清。軍。丁。一。審。管。結。一。廣。立。路。下。加。同。知。之。

虜寇宣大。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

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

時已遣武臣補京兵符而發講者謂宜此
臣往遂以督軍事付介介病新愈即道至則
虜已退悉心邊務備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
役者均得萬二千入又募丁壯萬五千人
官用而邊兵價奴馬常苦擄掠乃請以給之
甚便將領有罪任者易置之又念大同境外
廢墻請修復為禦侮計所上議前後不絕事
正月卒于宣府

七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蕙陳漕運事宜從之

內如奉江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動
衛所不補運軍分故恭問之例及運糧進軍
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分運糧
米折銀給軍為輕齊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
免送問久雨遠限運官免奉問與天衛所掌
運蓋前運限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

定文官廕子及祭葬例

讀書內有未官而歿或以科目出身補廕
如出身非正途或被劾閑任及病故年遠卷
補其非三品曾侍從春官講讀輔導有功者
發後于孫乞恩入監本部擬議請職又奉使
園歿王事者有廕子入監之例亦須事狀明
情可矜恤其祭葬三品被劾閑任者祭葬俱
父母只有祭若三品被劾閑任者祭葬俱無
三品被劾致仕及未及一考者止受四品其
以上妻止受三品封三品父母止受四品其
祭葬賜祭壇數二品者二壇加太子少保以
祭四壇其加至太子太保以上及武職大臣
祭葬前奏祭數其効勞春官

陞考功郎中儲確為太僕寺少卿
今聽征京軍毋輕出

起復焦芳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
八月留用考察南京通政司叅議夏崇文

為本司考黜經歷
李璵所誣也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九月命以蜀溪北地王誥配享昭烈之廟
節故御史
榮華奏之

甘肅勅加敕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肅
各路邊務兼巡撫地方

令于瓜州總港口建關以便糧運
令揀選禁兵操練

十一月令議處哈密事宜
時甘肅鎮巡寺官奏
陝巴及哈密人口乞仍通貢路廷臣集議謂無
真正番文陝巴柔懦恐難復立宜將陝巴并家
口取來並州居住仍拘苦峪寄任三種夷人譯
審果歸附陝巴節具奏給與金印并原賜衣服
暫住苦峪候審番貢使已來困通貢不絕然後
修復哈密城池將陝巴并各夷家口遣往來力
住守若陝巴不立又當以禮遣還本處其甘州
寄住徽馬兒罕寺男婦使鎮巡官查巡無碍即

當遣還議
上從之

重定積穀罰俸事例

降工部管開王事盛應期范璋何驛丞

會南京進貢內官意弗肅奏共阻滯焉新
品物械至京下獄擬贖杖還以特降之
能舉職

十二月治兩廣官軍殺良民為少者罪

州縣官軍砍傷甚眾斬賊首八級而所殺良
民幾三千人姦掠婦女無算上罪其惡重矣
誅所遣將士潘能李真等三十有四人誦柏
孫活任不寺七人發邊衛充軍指解孫登孫
泰特姚英已外降其承襲
者三級餘各治罪有差

修築大同邊牆

令宣府東城及懷來城各置倉蓄糧

從經理邊
儲侍郎劉

命甘肅寧夏延綏三邊軍馬俱聽王越總制調用

命增給京營馬草價

申嚴各邊勢家攬納糧草之禁

錄涼州山丹永昌等處累年破虜功

下禮部郎中王雲鳳于詔獄降陝西知州

上疏劾李廣留中至是駕省駁回
廣奏鳳于駕後乘馬逐有是處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丁酉朔

丁未太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

謝遷兼太子少保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屠滸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太

子太保戶禮工部尚書周經徐瓊徐貫左都御史

閔珪並太子太保

改程敏政為詹事兼學士王鏊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為學士
長梁燾充侍讀官

廷和張太瑞費宏充講讀官吳誠斬費周文通
劉榮俱更直供事時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用老成純厚之
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
流恐或損虧聖德

定內外官朝見藩王禮

凡郡王親王同一減者
使臣止朝親王若郡王
另居一體朝見經過者同凡朝見止行一拜禮
不叩頭止稱官銜下解臣惟王府官屬諸臣叩
頭其三司府縣所在有王府
朔望至王府行一拜叩頭禮

降巡城御史武衝為通海縣主簿

以隸卒索
財為東歸官

校所

四月起復東歸左侍郎秦民悅為副都御史

發也

四月起復東歸左侍郎秦民悅為副都御史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上准其病痊起用。

大學士謝遷、二疏勸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

逸。上嘉納之。

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事。一謂壽寧侯賜第工役煩興、一謂傳

奉元日員實

令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

五月英國公張懋等請停止工役織造等事。從之。

命歲以浙江鹽千引給織染局。

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志

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為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其誼士愈久愈嚴方試時感稟稟守法那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斧蒙略無姑息又命麗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入之弦歌盈于西土又以朱于白鹿洞規及習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選方之士咸得親炙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四五人平不出七人八人之列凡所取諸廣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進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徒奪生員之婚雖無按籍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

召輔臣親定團營總兵官。

六月命蘇州府歲祀宋儒魏了翁于鶴山書院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

屬貴州從之。

黎平鎮遠地屬貴州而縣屬所

附錄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內守衛者不覺

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即中何孟春請同列

焚或問孟春出何占書孟春曰奈不曉占書會

記宋人紀紹興已酉永嘉突前殺日有熊至城

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伴趙允緝曰熊于字能火

七月命于甘肅等處開中引鹽以備邊儲。

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賊。

命議河沁築塞挑濬事宜。

工部員外謝綱言呂

水接濟其源出山西沁源縣經河內歸德寺處

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近年二

流混合即今黃河既自歸德南入恐牽引沁水

與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凌陞請于歸德決

處量為築塞挑濬其沁水亦加挑濬於凌修築

勸計

少師徐溥致仕尋卒贈在國太師謚文穆。

國史

立朝最久因率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
私裕與人無崖岸屢遇大難多保全善類人莫
不德之云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忤成禍報
私怨之後薄一以安靜誠信中外賦事行政不
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
補其休休有大臣之度薄嘗希范仲淹置義田
贍宗族薄沒其子不肯奪卿
人田以充之爭訟者紛然

新會知縣沈章請建朱后楊氏祠于崖山

夫社稷以身為虞楊后以一婦人提三尺劍子
踐涉南奔復立為帝及崖山之敗陸秀夫負帝
沉溺后仰天慟哭從容赴水死
欲照先年大忠祠例立廟祀之

旌表孝子三人節婦十人

張憲涇陽人白存石
與縣人黃琮盜御衣
盜親喪盧某姪曰孝行盛氏署丞黃賊縣御盜
妻孫氏府同臨縣趙循義妻楊氏登州府樺李
義妻劉氏太康縣程鏡妻宋氏西安衛馬成妻
陸氏姪德勝張有深妻彭氏新登縣李厚載妻
徐氏內鄉縣鄭清妻劉氏奉化縣曹混妻蔡氏
懷安縣眾人張淑妻張夫亡守節無玷各旌其
貞節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何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乞罷不允

大學士李東陽上言弊政 上嘉納之

異類初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慢天之說
或以天下太平不足慮此誤國之言或以
雖祈禱為弭變此邪佞之行或以縱囚釋罪為
修德此姑息之術或惑聖听莫此為甚且
路公行賞罰失信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
無準限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降怨嘆之聲
千和氣伏乞大加
修省以回天意

十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命駱驥歸有司
檢夫
四名

世養病相廣發蔡使林後為廣東右布政使仍
輒又德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
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
切有餘勿用珎瑛及白
石難釋寺項者為疾例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左道見寵大臣多賄
萬歲山亭成幼公主病疽廣飲以符水遂殞宮
中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
致此大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是謂科部寺官請鞠究責緣李廣者得旨奔
以結者冷指召以聞會內侍奉命索黃納賄
精進之簿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天石通封故百兩石上曰黃所食幾何受許
木左通封故百兩石上曰黃所食幾何受許
天石通封故百兩石上曰黃所食幾何受許

奔馳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編修羅氏復上疏言
各官期結或進廉潔掃地宜不可不嚴又不可
峻治蓋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特帥之奇一
但指其名而暴之恐啟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
情窘急必于貴戚近侍鑽利乞哀是咸一李廣
又生數李廣也况親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
陛下當存投鼠忌器之意臣願陛下下斷全言
官免其指名惟降旨密諭之况常誦結于李廣
者使之各自引疾求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
考察兩京大臣而以池事熱其五者有數十人
賜若不知陰實加謫庶清道之黨永絕未
起之禍安及側子之忱惟敢言者之氣踵入
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 府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上言三十四

事一議文封除親王嫡長子嫡次孫庶子親王
親王以下生女俱十五歲請封即給冠服俟未
其餘子孫止該誥鎮國等將軍及中尉者
郡王以下生女俱十五歲請封即給冠服俟未
者通查點冊一定冊封每年九月遣官一次一
裁冗員非親正皇親的派乞恩者一切革去一
清鹽法欽將累年王府奏討食鹽停罷并禁內
官徵造奏討及勢要之家隱名報中者一革內
監徵將金商鹽清遠賜建昌太監取回其提督
太和山者不許分守行都司地方看守廉州球
池者不許兼管衛府地方其餘蘇州宣府朔州
守處守衛內官俱合取回一省工伴凡不遵行
務悉皆停止一停織造凡各處織造內臣通行
取回一禁奢雜欲朝廷躬行德化教戒之
家勿輕錫予一革監設欲將京通二倉及各房
各庫井上林海子寺廟內官量存教員其職清
徐州淮安三倉止留一員一正則犯欲將李廣
財物盡數入官一防姦偽今後差官不得仍舊
駕帖一止齋醮除 聖節 兩宮聖誕及春祇

秋報一切停止一遵舊制欽問刑衙門遵例不
得濫刑參語一節供用查光祿除正供外其餘
量加裁減一省供給除良馬存留其餘變賣
許太僕并清草場地土一禁暴虐各處解來
草及木植寺物禁外戚家人擾害一蘇民因
法治五年以前罰次馬價未洗者暫且停止
明禁例公差官應用車船不許過奏赦計一摺
準卒凡懲賊之家不許生放揮軍負一獎
退兩京五品以下或老疾致仕者如三六年考
稱者察陞相應職一均民差仗飽二縣人既
自天願以來投別役者量留其半除者仍當
民差一俾商稅宜課司監收宜查田額納錢
其舊所拖欠者暫且停止一禁前事如安南疏
球等國仍止差行人一負伴送不許再差通事
一罰因徒徵其到止用眼睛不許索要財物
祛民害各處鎮守分巡等官并官舍廩給口糧
正給本也 不許多索一禁科歛不許游擊

戶科給事華臬上言時政二事

一曰廣言路大略謂若貪養之
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應援
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
命錦衣衛速皇甫政送刑部問 政因立官司曆
道奏及 傳性至是因科
戶科給事華臬上言時政二事
一曰廣言路大略謂若貪養之
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應援
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

之謂也。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下政。言之。人
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
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為之。此又當
示條章。俾凡臣工。毋得以言為諱。二日。明
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
于李廣。雖云自投實天。所誅也。其餘童宿。雖
于中外。里巷傳誦。士人開議。允有欲謀為太
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據。則已不容。況
至耶。願亟發李廣之門。以為固結之計。將何所
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人。非止區區一端而已
也。命所司知之。

召勇恤天。不為。山縣。因奏太監。李。侯。張。鶴。齡。各。具。疏。奏
問之。

刑科給事吳世忠等。劾報大同事宜。言總兵神
趙景。因私忿。構隙。邊備。廢弛。威令。不行。巡撫。劉
獻。奏。報。軍。情。不。實。以。致。倒。墩。臺。為。兩。塌。以。房。稼
軍。士。為。自。逃。并。鎮。守。太。監。孫。振。遊。擊。劉。准。泰。科
李。瑛。郎。中。陳。一。經。等。罪。狀。及。又。轉。委。都。指。揮。宋
翰。推。問。輔。送。殺。煉。成。獄。言。某。家。人。趙。景。劉。用
違。禁。鐵。器。隨。從。及。其。家。人。神。十。等。用。違。禁。器。以。天
與。虜。使。文。易。世。忠。遂。乞。准。例。處。分。刑。部。復。奏。得
旨。晨。祀。虞。斬。神。十。等。并。家。屬。發。廣。西。木。鐵。等。衛
充。軍。英。開。生。獻。振。取。回。別。用。某。准。與。一。釋。俱。速
問。景。等。罪。狀。以。違。禁。器。及。易。馬。無。私。窩。鐵。器。等
徒。斬。得。死。止。以。違。禁。器。及。易。馬。無。私。窩。鐵。器。等
徒。斬。得。死。止。以。違。禁。器。及。易。馬。無。私。窩。鐵。器。等

報之罪。仍奏擬景准
充軍餘處置有差。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諡
襄敏。

越。濬。縣。人。慷慨。自。許。用。兵。善。出。奇。久。膺。帥
無。遺。其。所。擬。機。後。多。為。名。將。但。急。于。功。中。多
機。變。結。權。宦。汪。直。其。起。復。又。以。與。振。士。論。非。之

命洗馬梁儲兵科給事王縝使安南

命設湖河川右堰外關以防虜。御史洪鍾言湖
里。廣。百。餘。丈。夏。秋。山。水。漲。溢。水。退。則。坦。然。平。路
虜。可。登。入。田。以。流。沙。難。于。置。賊。壘。渠。本。開。之。東
約。三。里。許。第。二。三。寨。之。間。有。山。外。高。內。低。約。餘
二。丈。宜。鑿。兩。渠。以。殺。水。勢。復。于。口。外。砌。石。堰。使
水。曲。川。中。行。乃。築。外。關
二。座。以。百。人。防。守。之。

命立祠祀故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周忱。于
蘇州之胥門。從常熟知縣楊于器言。

特予大學士謝遷。故革職祖文瑩之封。
巳未。弘治十二年。正月辛酉朔。

庚午。大祀天也于南郊。

舉計典。

逮言事監生江瑑。于鎮撫司尋釋之。先是瑑言
教。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
排。抑。勝。已。所。致。于。是。劉。得。謝。遷。東。陽。上。言。內。閣
委。奉。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才。小。任。重。分。寸
無。補。頃。因。災。異。乞。休。不。允。及。科。道。指。陳。弊。弊。并

近來災異
先

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王守仁封新
建伯梁材以守正稱

以右副都御史陳瓌總理南京糧儲

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

疏言士風之稱正係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
日久朝士安于泰養狂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
成風以放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
事為老成以愈惡和尤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
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
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澤滯百口排斥不
口生事則曰奸名便必無所容身然後已至于
公法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
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
以此賢否視是非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遂

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

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凌翰曰士君子磊落自許重而習之莫非聖賢
所讀誦而依違于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
叙談道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
地理或以職任之炎冷為憂喜或以陞遷之遲
速為欣戚蓋至于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所談
傳以為談者必曰圍棋金華酒枕詩左傳又
悉相尚以為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
弛張鮮或談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迷迷而人
以朝干大臣生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
苟幸歲月至于教世勸俗無說焉羣聚而談有
不安千流俗而稍行振拔者則眾共反唇而譏
之曰要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焉嗚呼上
風如此已計得矣
如國家生民何

陳建曰愚按陳氏所言嘉靖士風之蔽視弘治
前為尤甚誠微君子不為之慮憂其弊也
莊嘗謂正統景泰以前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
未至于澆漓一持士大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
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雕肝削腸之態
誕前詭之詞於乎則二三君子之言哉
大略可觀矣得挽回弘治以後
之風而反之國初之盛耶

五月命歲祀宋臣趙抃于衢州府

府故有祠至
是因知府沈

以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至則首黜武
臣部運尤無

長者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司多假太倉
官銀少免利息敷華謂通賦乃下剝上攘所致
限久且壞乃為深溝教道以緩湖水實應多平
堤成而水至
春秋祭之

六月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卒

字克勤休寧人神清茂博學善文詞力舉精
究欲沂伊洛宗旨誠當朝探魁巨匠嘗定
廟禮儀立奉先殿論文廟從祀鑿鑿服人坦
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餘孝其甚倚
眷之言官以科場事中之豈其防世之疎所致
云其所編者有皇明文衡宋遺民寃道一編
于世

汪循曰錄日程敏政者謹脫得勢利二字當為
我朝第一詩人惜其不能可數愚謂我朝
公卿大夫能擺脫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有不
持一算數為然算數平生若述論辨甚多他書
不知何如只道一編華合朱陸頗創大謬蓋諸
子千陸象山早歲為去短集長畧有取焉至晚

奏新所
奏例也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翰掌詹事府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

臣奏正月申虜眾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早采顏三衛來貢朝廷遣楊銘寺審之其云三月中虜大入誘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而蓋極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輪於者之親逐來復擊又人自虜中還者云采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戴鏡請其說可疑若二可言者四宜命副正大臣往按如虜言果實則當正守臣開邊結報復宜勅邊臣修城繕器械集根練兵以衛之

轉督蘇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計誘秦寧夷人入給鹽米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軍速鎮夷守備官崔鑑密容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梟其素無鎮禦之器而以詐反藩離之夷是失向心也心請正其法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証姑從輕治勳等各降一級梟良王降勳切責餘免追究其陞賞事俱置不行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卒

以秦民悅為南京吏部尚書

雲南巡按謝朝宜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雲南巡按謝朝宜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坂賊窟居連西金江沙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
萬自弘治七年徵其兵渡江遂復據緬甸之
額又率木邦火燒孟密殺掠夷人二千餘人
象馬金寶有并吞孟密之志西人
恭門騰衝人段和昇為之謀主遂不聽取到
緬甸多矛盾雲南會城去孟密界隔遠登步難
接而金騰鎮守太監古慶貪暴無狀雖陽如思
陸之餽而徵求逼逐軍士驚擾無計孟養兵甲
亦不當中原一二大縣以全省臨之易千堅甲
亦阿一翼即來屢無不退皆鎮守官失之于
初通逃殺入謀之于中撫夷官負夫今不制必
成廢腫乞革鎮守太監補燕夷官既貨其能撫
諭恩陸選逐地方者照軍功陞賞如仍不聽然
後決意用兵下兵部議謂慶先已奏請請令金
騰二司謀軍積餉并行附近土官整架飭兵以
示必征從之後十四年閏七月巡撫陳金請以
便立行軍事兵部議初

南京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命一柳異端以守初
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
修省以回天變命所司知之。

九月命各省直修設漏澤園。
命傅瀚張元積為纂修大明會典副總裁官。

令閣臣擬票文書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重建清寧宮成。上命大能人寺灌頂國師那十
堅泰寺設壇作慶讚事三月闕

命建祠祀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于本縣。
臣及府部科道極諫。上
曰永樂時有舊典不允。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
奇獲珠二萬八千兩

有奇不
賈所費
按廣東志珠池率十年一採于珠池申官并恭
隨人員每歲應對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
費銀十萬餘兩矣臨採復費銀萬有可焉所得
豈償所失哉今嘉靖革能各鎮守申官并革守
珠池者間欲用珠則發銀負于商而為效亦有
限節焉賄
謀遠矣。

少詹事吳寬等上疏請 東宮勸學 上嘉納之

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漢著風前朝望之外
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
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
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
借日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
習治道所
得為多也。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
體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選三
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
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身焉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
今國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
而授書授筆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日暮
暑雨又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
與屈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知也又近世之弊
患在上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
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用
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
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君君我而我
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所
以學為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也

迨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書于桓榮。及
入于矣。既而劉向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
別。遇日性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
衣文。出則聯。夜則。國朝洪武初。建
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
諸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元件讀時。賜筵賦
詩。評論古今。商確文學。無虛日。仁宗于潛
時。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
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功。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何待所好。務
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錄未能如
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陪
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讀之暇。宴飲出入。五
虞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與病之。賦隨
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二師糾正。甚者斥逐之。
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三代所以長

十二月。科道交章論奏。傳陞冗員之弊。不聽。

命戶部專委屬官一員。督理長安等四門倉糧。

牧地。

命宋程頤十八代孫繼祖。襲翰林五經博士。

續以二程祠額。兼近繁河。乞賜地。改建。并守
墳。以夜有司。不肯全給。及原有贖墳地。土被入
據。占內亦有滄波繁河產稅。存者乞賜處分。
上令有司量處。務使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兵科給事中張弘至。上言。聖政與初異者八事。

謂登極初。華傳奉官五百餘員。近年復舉。行
和匠官張廣寧。寺傳陞至一百二十餘員。少卿

李倫指揮張玘。寺傳陞至一百八十餘員。初首
斥異端。逆逐番僧。佛子近年。齋醮不絕。糜費萬
計。初去邪無疑。如萬安李裕。朝暉夕斥。近年有
破劫。數十。既如徐瓊。寺猶然。優容初。有朕有大
政。召府部大臣。面議之。旨近年未聞。廷召君臣
道。隔初。取回添設鎮守。燒造諸內。臣近年已回
者。不久復去。裁華者。又復重添。初甚重。詔旨。雖
左右。近幸無輕。奏擾近年。陳情乞恩。者。實緣無
思。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存記。有安比。例乞
陞者。指實。奏未蒙采納。初光祿。供應。尚見。節約。又
唯。性。奏未蒙采納。初光祿。供應。尚見。節約。又
今。減省。近年。糜費。浩繁。動。取。移。太。倉。銀。兩。餘
衙門。釐。正。舉。行。務。務。實。治。特。在。聖。心。一。轉。移
間。耳。之。入。不。所。可。知。之。

以楊守陞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改金澤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八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命修葺永新縣節婦祠額曰貞烈婦故宋宗室女元兵

入城匪家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嬰兒皆被害血漬于孔廟間入碑上宛然婦抱屍狀沙磨火煨狀狀蓋顯至是吉安知府張本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禮部覆奏從之

初命尚衣監太監督通州倉時周經執奏謂京通二倉總督添至五六員役占科索不勝其擾乞如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時法司若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

大學士劉健等上勵精勤政疏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

二月養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卒字公甫新會人其學以致

虛為立本以靜生為入門以勿忘勿助為功以時行物生與天地同體為大以天機流行自然應用不遺為實得去支離以全不測之虛靈即日用而見為魚之乘躍其德器粹完脫落清濁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月水之間真即棄之流亞也萬曆十二年以言官議

從祀孔

子廟庭。按陳白沙聲名傾動一時然其學專主靜明心以經書為指歸與程朱異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知先生者耳且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慷慨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泰大政既歸有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效焉至一時名士陳茂烈鄒智李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時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懋何喬新周瑛胡居仁張吉羅欽順陳馴皆有明言皆其為禪至善齋頌綴錄則訾訾已甚誣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其詳之

問刑條例成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

申明旌舉不當連坐舉主之法皆有一團營三邊

直隸巡按御史王啟陳備邊十事皆有一團營三邊

特倖勝則有力者剽竊為功不刊則有罪者誅各懷疑忌宜令大臣有事各陳所見商確可否而行一養病侍郎劉大夏練達老成雖干邊務宜起用之一梁類三衛雖失信義然不宜輕動一三邊米賤士卒所得盡于誅求或至詭支虛耗宜痛革其弊一士卒養馬多不實器械造作不如法皆宜有以處之一申嚴軍法務令有進無退一清理軍伍使不為有力所役一錦衣衛傳奏官無功者毋使世祿兵部覆奏謂所言

皆切時弊宜
議行從之

三月給事中曾昂請括諸藩庫貯不從

昂以邊
方調度

日繁請令各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蓋
輸太倉戶部向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徵造
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
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眾皆服其議

初命給總督京倉倉場太監關防

關防一顆掌
之侍郎

議同心異事本定而人自擾殆非所宜也

四月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

寶以身為教先
行檢而後詞藝

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取其族孫守之又為
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嚮慕

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議政事

上出諸管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

侯國公朱瞻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
晉寧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對
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

曰譚祐在昔管事似勝劉福上亦以為然但
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

侯顧漣代之因問漣何如健等皆應曰甚好即
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

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賜
陳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
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

洪武初始猶設丞相政事由其出納後來革去
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

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
則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

皆御前傳旨當筆如所書天語尚濕也

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送膝密議人不得與
倚毗之意甚尊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

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漢
義夏原吉于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

疏而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
書凡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簿旨處分

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
或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

一至于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
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

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厚
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

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
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為調謂調和之

義也番爾則是漫無可否以
上裁惟恐慢
矣豈所望于以
道事君者哉

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

兼僉都御史許進師禦北虜

總兵多帶領諸
貴遊子為參隨

諸目初意欲冒陞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日
參隨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廩給每日止給行糧

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并侵
據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為媒孽

五月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陳氏小
奴年十

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扉
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

負三苟歸歿陳里哀而瘞之陳孀居鄉豪郭子
素逼娶之陳給俟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給其

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
水歿有司議奏聞于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工

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贊馬岱相繼為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釗之請疏干朝故有是命

戶禮刑工部尚書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乞致仕許之加經瓊大干太保昂貫太子太傅各歲給夫米賜勅馳驛歸但經以守正准歸人多借之以侶鍾博翰閔珪參鑑為戶禮刑工部尚書

陞林俊為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濬乞致仕許之先是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濬濬以政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奏其具實以聞于是濬惶懼謝罪上曰屠濬召見奏對輒言已事不違大體朕服罪如宥之至是濬乞致仕也仍賜勅給歸令歲艾夫未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視朝謂辨色而出一勅聽政謂每日務二次奏事一汰冗員謂文武職之傳性者一節財用謂尤諒寺之借辦戶部之監支一省差遣謂京通倉及馬房羊處添設監督內官一處莊田謂近來奏乞太監又不照前例起科一清鹽法謂王府及織造內官奏乞食鹽及勢要報中俱乞罷減一申禁例謂草船原給口糧不許阿縱應付一修武備謂清出軍士操練一壯軍威謂募效用厚加撫諭一恤官氣謂做工負累瘦斃一止織造謂取回內官一恤邊民謂停止陝西買辦一惜供養謂考祿寺出入器皿一斥異端謂禁一匪燒香等事應罷一管驛謂上宜應赴京造藥其不來朝者臺官不出者提問治罪

許偽謂差出人員務令出精微批為照得旨俱允行

六月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改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戶部侍郎林瀚為南京吏部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廷瓚巴陵人性沉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不立崖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松番整飭夷創蔚然中州鎮貴州勦撫黑苗處都勻流土兼治並極綜核後總制兩廣安詳不與其羣蠻結以信期創置治縣兼開楚事宜俱有方畧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携二童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得乳母至則旌賢才守食儉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京師戒嚴命王宗彝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白羊倒馬等關先是陳銳許進寺命總擊張俊各領軍分地禦虜至是進劾璽王所守之地連被殺虜人畜請重治罪上以進不與監督總兵會奏命兵部推舉宜為提督者代之

回京于其閣部議降旨勿責陳銳而以張俊代總兵王璽以先任遊擊劉淮代俊以銳等統兵征虜日久無功都取回京命保國公朱德

征虜將軍印右都御史陳提督軍務廣慶
寺至邊視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掘其巢穴會夜
大霧虜聞噦驚遁毀其廬帳
斬其老弱一百餘級而還

以梧州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
領其教習軍士校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
以意創為鸞鏡偏架琴琴飲神世術射青淵及
世世忠克敵守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
蒙蔽或探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藪伏之所又
以賊持乘前中者必歛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
特賞間謀遂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
犄角而東賊標悍尤甚遂并力于東數月之間
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散府江以寧
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
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

七月改韓文王鑿為吏部左右侍郎

戶部王事余震陳禦虜三事

一飾兵車以禦衝
一復舊墩以備
一傳奉二事皆其伯父余子俊已試者也三重兵
以鎮內邊兵部覆言飾兵車復舊墩皆防邊急
務下邊
臣行之

命徵國公朱熹十一世孫望襲五經博士

陞大理卿王軾為南京戶部尚書

順天府府尹張憲請寬恤畿民五事下所司議行

九月上御午門獻密大獄

調行人王雄為浪等縣丞

雄上言克敵在將選
任宜慎征虜總兵營
試于陳鏡已為寒心而更用未曉是生長青梁
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正前日輕舉陳鏡
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中核其尤
有濟不然而以郭于儀李常之勇畧而節度之師
沮潰于相州則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也況其
下者乎疏入上以其妄言阻軍速詔獄
刑部請贖放還職得旨免贖胡外任

陞吉安知府張本為廣東右叅政

南京光祿寺少卿楊廉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

元良下所司知之

十月起復翰林檢討石瑤除原職

以王儼為戶部尚書

命各王府宗廟禮樂悉遵國初頒降定制

十一月命天下解到軍器工部收貯類送內庫

軍器舊貯九門城樓內臣陳良請送內
庫解人若之至是兵部請仍舊從之

申嚴取沿邊林木之禁

邊關故有禁因修萬春
寺官承運寺庫禁運
至是復
禁之

吏部右侍郎王鑿疏邊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廟美二曰重主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
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
雖許推賞
率多施行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彭清陳邊務四事

給事中許天錫自大同還奏上威遠城失機罪狀

其該官應參奏充問者仍如舊例從之

命述果重漢寺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鞠

旌表孝婦一人烈婦一人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庚戌朔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虜酋火節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尋止之

二月停革蘇松常鎮導河夫役

陸楊一清為南京太常寺卿

級俘一人... 千石... 有... 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為瑞 詔斥遣之 從禮部尚書溥瀚劾

其不當 奏獻也。

修國子監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鏞上言民困數事 言

馬困于責駒... 近城里困于... 獻為困下

所同知之

四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言四事 日一

正祀典以充明倫之實... 其歲貢一途必責其... 順天應天量加... 教稍重四日... 之堂不為... 處既入... 一年方許...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言十二事下部議行之

日明... 生嚴軍政... 自供應... 才望... 奸貪... 停不... 竟民

力皆切

命于寧夏三路開中兩淮引鹽二十萬以備邊儲

戶部覆南京科道所請... 還取入太倉銀兩納之

陸鴻臚卿王璟為兪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先

命大同中鹽商入無... 謂近者王府... 等假款賜名色... 阻滯商人... 命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季麟節制諸司特領

命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

雲南思疊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

者巡視 詔從之 守臣議欲進兵馬文升言今

欲遣京官性論之岳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

或輕中國矣且京官論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

姑遣藩臣有威望者往彼當無不服不服用兵

皆從之

戶部尚書侶鍾等疏時政十二事 言重京儲慎

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側備勿料節香鹽

減培剋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 上命所

司行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時懋

以父

奏辭命補司業
署事聽終制赴任

七月海西尚右再入貢

先是尚以舍人入貢後
消輝後貢駱駝并被虜

人口俱歸未陞都督未遂遂絕貢時入寇且遮
絕諸胡之入貢者諸胡並怨之尚右海通使五
十騎叩邊請貢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怨守臣
無識驗放赴京泰寧衛都督狂言志木兒寺大
不手遂寇遠陽既去且留書于邊言諸胡所以
侵犯以此之故尚右若誅則眾怨自解守臣因
請誅尚右以謝諸胡兵部恐結怨海西諸衛更
生他患請令守臣書諭忒木兒寺許令改悔自
新并歸所虜人
口以自贖從之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

價銀從之

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官室墳
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

南京刑部員外郎李祚議取河套
命在周則王
于方在漢則武帝伐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在唐
則張仁原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皆今河套也惟
宋太宗始棄之故西夏得以竊據與中國抗衡
我朝土木之變已一嘗之實兼宋人西北之

善也。以本鑿古跡可寒心。夫黃河為華夷限
棄之夷狄。代中國險。不可一也。史稱其地
五穀尤宜。稻麥使虜。為巢穴。其禍當烈于
其不可二也。今乘其未定。且聞其饑乏。于冬
春生之。侯并力。取之。以復漢唐之舊。失今不
虜寇無已。邊備無解。甲之日。天下無息。居之
矣。其不可三也。

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帥師擣虜巢于河套

虜先覺徙家比通僅斬首三級得所拔
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羊六十八十
二十八
百有奇

閏七月命王華劉忠為應天鄉試主考

嚴運軍祕帶金銀之禁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國用當節上嘉納之

綏遠賊擾邊王師兵餉缺乏開中引鹽則商價
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聚郵方糴賣則運送
艱難附近空運則逃亡枕籍官軍一出輒已
乏若此設使經冬及春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
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遠東虜勢方張貴湖軍
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
乃近年光祿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動百千
天各處修設齋醮太倉取入內府及宗戚求討
田土占奪鹽利勅各教千萬計他如土木工
物料派料傳奉官員俸錢銀兩投充匠役月
花布歲增月益莫可救藥向來大小衙門陳
祭令照舊臣等雖嘗因事規諍未蒙採納伏
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窮躬行節儉
供養無益之費俾內府不急之工

本衙門。凡有備荒華弊之策。置一具奏。其事關財用者。加意准行。則邦本固而國用自行。其修而外。操自舉矣。

八月。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統轄民救。舊。趨走之吏。自郡倖而下。餘百員。改爲吏。爲日。近賦易汗。君其可不快乎。總理用公。法。制。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饒。簿。書。有。關。按。以。杜。絲。絕。之。期。柴。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下。提。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丕等一百三十五名。
廣東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名。

閣臣請止途像掛幡于武當山從之。劉健。寺。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刻。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而。賊。肆。亂。軍。放。方。興。糧。餉。供。饑。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過。無。良。報。罷。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爲廣東提學副使。璣。丹。徒。人。飭。躬。勵。行。持。護。名。檢。述。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舉。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爲。御史。上。疏。諫。用。萬。貫。妃。憲。皇。怒。逮。繫。獄。命。擊。齒。落。髮。投。然。不。爲。動。至。是。擢。學。憲。以。干。瀆。家。業。肅。然。自。入。念。

命大理丞劉應太僕少卿王質募兵西北。

起秦紘爲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字。舜。元。人。生。而。懷。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考。諸。世。祿。凡。民。政。財。計。邊。情。用。不。留。意。在。禮。部。十。餘。年。禮。文。制。度。多。所。撰。定。在。吏。部。與。指。控。擢。不。恤。息。怨。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諫。之。爭。子。云。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敷。華。振。揚。風。紀。鈴。束。各。道。無。敢。緣。法。爲。而。務。崇。大。體。慎。廉。隅。又。介。特。新。然。不。輕。言。咲。足。以。表。正。臺。官。云。

十一月。以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敷。華。振。揚。風。紀。鈴。束。各。道。無。敢。緣。法。爲。而。務。崇。大。體。慎。廉。隅。又。介。特。新。然。不。輕。言。咲。足。以。表。正。臺。官。云。

勅獎沂陽王城列孝義。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和。等。處。饑。民。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三。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緩。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詔。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飢。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區。盡。備。至。云。

十二月。欽天監改造渾儀及簡儀雲柱。

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燧還朝疏安攘十事。論。外。攘。宜。先。內。治。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者。異。禽。以。糜。梁。肉。此。好。漸。長。恐。顛。正。道。

遠人偵伺以順邊方
觀視以情勸下部議之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甲戌朔

辰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言典

時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左都御史戴瓏
羊考察庶官命有被黜奏辨者容內
古再發實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
中楊旦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件門
一開後將謂何竟
覆罷再嚴之論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提督

團營

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已
任命下人心翕然稱服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為南京刑部尚書

御史劉王奏乞塞倖門不報

時內有傳陸盧龍
衛指揮胡震分守

通州王上言陛下即位之初章傳奉以清任
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啟孫伯堅等以傳奉別文
階金琦寺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
始則王寧以乞備後登州今則胡震又乞分守
通州矣且王寧賣錢之稅兵部科道猶各盡言
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
不復見可見聖志稍移將
謬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

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為主考

取中會試
等三百人

起復左春坊左中允楊廷和原職

禮部尚書傅瀚卒謚文穆

字曰川新喻人嗜學
淹記史事周詳子元

亦舉進士第江寧之奏閣臣漸實錄之為樓
計既而恐誅漢遂嫁禍于程敏政後家居此
敏政憂悸成疾諱
者始有遺憾云

陞禮部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上納之

一日裁
冗官言

近年以來傳陞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
米不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
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
孝之後王璠繼之以致邵賢方誌朱贊鍾誠任
之徒積重而繁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
與進言胡廣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十
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者
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陞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為副使仍督本省學校

鴻儒督學以陶養為本以文藝為末抑浮崇雅
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回
詢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
發終日不倦士子咸歸之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是科何瑋王
廷相俱有闕

四月以羅欽順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建忠義廟祀文天祥于廬陵縣

以趙時賞祀
從廣東布政

使周孟
中奏也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言時政六事

一嚴考核

循多有營私納賄一崇節儉請公私困乏諸司宜加裁省一汰冗員謂數衛所官武藝并襲職子孫一立經制謂邊警調兵止宜于附近處所兼應一重科權請宜假以實事不為中制一用間諜謂虜使有被獲者宜厚賞因而用之命所同知之

命修葺朱儒朱熹廟于婺源

命建祠祀宋相江萬里于饒州

萬里為買似運所忌出知福州

遂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遂率其子鎬及左右故人投水死至是因監生裴春之奏

五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

未城固原猶為內地自火篩寇後遂為虜衝于定始改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府恭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總制尚書秦紘奏新造車制上命會同鎮巡官

試驗以聞

車高五尺四寸箱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尺在上放銃者二人

下推車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下過二石遇險但用四人肩行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蔽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前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相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犄角

閩臣劉健等上早朝疏上嘉納之

六月命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陞仍克大明會典

副總裁

時守陞以考績至京西閣因會典修久未完守陞請于吏部奏置校閱與吳寬

同奉勅諭未嘗五月書成賜宴于禮部

閣臣劉健等諫止釋迦啞塔像贊從之

七月命各邊總制巡撫等官整飭武備從各調度防禦

贈故叢事廣東叢議劉信為嘉議大夫

以信討黎賊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命劉大夏仍理團營

先是上欲于附近團操以掖京師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人上可之遂命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

附錄

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軍何如大夏對曰軍俱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豈日即詔各衛門條上軍民疾苦

減修清寧宮夫役

先是詔兵部撥軍夫萬餘十分之五皆工中官詔于上今司人少多奏減

閣曰大夏不以朝廷大役為重率意減夫可

上言以責本對難曰愛惜軍夫兵計職也夫夏
以老辭親慈溫言勉留情未已若初責肯一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何處討這等人替他請
監以其言入告上忻然納之听派軍夫悉如
大夏所裁之數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諡襄毅嘉興人初

饑瘠渠以拯民為已任軍民詣關借留者千數
立生祠後擒達清四賊李孺子平北抵香房族
氣矯矯矢石如雨無懼色錦衣韋瑛挾汙直為
訓察屢與大獄以忠劾發成其黨發誓忠構德
成廷辭職不可用僅落職尋起為尚書

遣駙馬都尉馬成祭告皇陵及山川之神

九月吏部尚書馬文鼎陳言本部職掌十事

奔競一崇儉朴一責成府正一舉用賢能一論
年勞一嚴考覈一給散官一查功蹟一專職掌
一預選速一官悉從之

命南京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
率眾出營擒四十餘人賊黨解散

虜寇遠東副總兵劉祥等伏兵禦之

斬首五十餘級獲馬

十月以楊一清為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承允備訪朝野之人得其判病然後之
行其新加復請擇材任使性別淑慝故官勸

舉宿弊以革又處置收
養茶馬鹽馬實濟邊用

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諡莊簡

字時敏華亭人平居謹畏無疾言遠色臨事卓
有定見未嘗以思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
法以不欺為本長學漸江制科名校士悅去之
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為廉使入朝尚銘居東
殿任事衆皆趨其門悅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
衆稱翁然得贊器勝故莊篤學力行鄉里莫不
推重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土風
表先賢祠墓重鎮守枯

勢凌侮循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
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
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
不入土乃親緣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

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
譬指為故後訟于官獄成哲復訊見其有冤
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
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干法哲察
其誣出之鎮守怨衆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得始
皆免罪以為不可及為之誦曰江西有一哲
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必稱為首

起復太僕少卿儲耀原職

言行太僕苑馬官當與太
僕同佐一體優視從之

十二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在外寺苑牧馬事宜

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諡文肅

字廷秀廣昌
人性介嚴廉

與枕墳史廣購書讀之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
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自誓不著私不阿權貴

不以愛惜為賞罰其經載持置首領正固是彭詔丘濬相如云。

大明會典成

九十一卷

按嘉靖中會典成等語皇朝聖德人明會典就謂內臣監局官員代詞皇明置職甚詳惟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我皇祖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官闈之防廷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因望勅下司禮監商查洪武年間各衙司職掌何如實數何如列聖以前缺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詳稽察編列以附禮典亦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

陳建曰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就為祖宗成法當守就為後來弊政當革昭然矣

附錄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憲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官太雜耳保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請薦副都御史劉宇也上曰如人如此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戶

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

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霍韜等上修書疏謂洪武

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二千六百五萬有奇戶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籍數隱弊無紀乎再數百年減夫又不知何如矣今天下冗增文職具武職視國初增數倍宗藩視國初增數十倍乞勅下各節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糧戶口大數宗藩職官累朝加增大數送詳稽察俾司圖計者知田糧日減實

陳建曰我朝有天下垂今二百餘年冗費不期增而日增田糧戶口不期減而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穀歲出者幾五十萬見于劉滄之疏可考也舉山西而天下河朔舉當時而後來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焉勸懲累疏之不登也霍氏之憂豈非今日當國者之責歟余肅敏公子俊有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少亦須為百年之計然哉言乎愚敬誦之以為謀國者忠告

癸亥弘治十六年正月己巳朔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松藩東南二路叅將及四川都行二司俱聽分

守節制

陸學士張元禎為南京太常寺卿。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

王府藩制論執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必選國學
善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旨以開為
善之路謂祖宗之訓以啟持正之心若藩王
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
奏聞郡王所為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
聽者亦密具奏聞若于宮闈重事仍送內官并
法司前去
勸問從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

大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
奏曰光祿辦桌酒不勝查究日殺牲口無慮
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復虧愛物之仁願入
則然下今裁減官民乃與後光祿辦桌等
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會都御史巡視雲南

貴州二省。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
難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

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無不職文武吏
數十員修城池勸兵馬賑貧窮撫流散感惠大
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避之瑩還其狀
曰汝第歸彼今歸汝半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
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警殺且攻城有司
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賊爾耶不法當直
臨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
欽兵退其為蠻夷畏服如此

三月以梁儲為吏部右侍郎

以陳茂烈為監察御史

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附祭忠節祠。

楊邦義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
祥也或朝增入李時勉劉球等

命修國子監祭祀樂器

五月命有司諭祭大學士李東陽父母仍造墳安

葬

衍聖公孔弘泰卒。兄子聞韶仍襲封衍聖公。

弘緒子也賜麒麟白玉帶黃金盆正德年上
幸大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靴帶寶鈔如故事
嘉靖初上兩幸大學召賜亦如之
卒年六十有五賜祭在皆如禮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命內閣撮取通鑑綱目續編節要進覽

陞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嘉魚人舉進士授許事以
講學明道為務常謂今陳
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先儒註疏可一切廢棄
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為誑惑而
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
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真謂會試遊
陳白沙門
以理學著

六月減蘇州織造三分之一

令武職願赴邊報效者不得一槩濫許

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申明新王之國舊例。用船止五百艘除王府及
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俾

核人等船
夫俱自備

八月命纂修本草。

九月命差官查理內府甲字等庫。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懋在監開示近
裏南士若無奇

之者比論道埋學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
生其時復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難若時疑
控鐘連手而應然後知書
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

十月命建祠祀元儒陳澹于都昌。

以嘗纂修禮
記業說有功

後學從邵
寶奉也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不當留意佛老。上納之。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 皇明政要。凡四
十篇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奏清出荒占牧

地數目。下部知之。清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
十三頃。十一畝有餘本年

奏准。每年于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
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
員專候委任。及慎簡華昌
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十二月停止福建尋訪鷓鴣竹鷄白畫眉紫山鷓

等禽鳥。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
臣生

十三。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茂烈

夙身。別無次可。孤苦成疾。臣前任吉安府推官。

母年雖高。猶就祿繼業。聖恩任取。來京。母

年愈老。疾病纏綿。不勝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可

憐。言語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菲才。無

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徵勞。賜之勅命。

舉家嗷嗷。咸被 天寵。擢分矣。臣固宜捐軀圖

報。于萬一也。奈何。臣聞哀遠。夕照如飛。母今年

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臣母年不可以

多。洋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

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悲。疾病。獨自呻吟。藥

餌。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

臣。則保身之計。踈。臣心。可憫。母之心。猶可慮也。伏

望 皇上憐母于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

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祇

奉規。願仰瞻 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前期

涓埃之報。于將來。再效天馬之勞。于未艾。豈敢

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定懇切。謹具奏聞。上。閣

其情待

許之。

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詣燈。默誦不少。年

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

已。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

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信于于民。

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蔽裘。

為救。為御史。袍服素杜。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

而繁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

治。晝。茶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獲。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日。體驗身心。隨

得。隨錄。嘗自言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持其

耳。族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

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駭。嗚與感。想當草履

時未嘗不勝。賜雜裂法與等俱不能為心。其
也。故備錄此。以風人子。當與李令。作陳情表
行云。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朔。

賊發寧夏慶府恭王墓。

二月。命陝西各監苑增築城堡。

停止朝陽門外壽塔。及真人杜永禎等封號。

學上劉健。寺上言。前代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飢
大臺城。本以祈福。及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
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
異端。惑亂愚衆。何關于世。欲造佛塔。非所訓。天
下。番後世也。異端不可信。語命不可與。夫結命
嗣。所以。災。劫。進。維。難。壯。仗。夫。必。特。秩。補。修。
射。得。周。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經。
也。天下後世。其謂臣
寺。何。厥。入。其。報。罷。
陳。建。曰。恭。親。我。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陳。
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一。弗。弗。改。迨。不。吝。我
孝。皇。何。
讓。焉。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

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
有周太后他日附葬附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
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劉。健。寺。覺。其
誤。乃。止。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以
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詔。禮。部。會。多。官。并。以
闕。上。中。便。殿。召。健。寺。出。示。裕。陵。圖。一。紙。謂。若

莊太后玄堂與英朝皇堂。去敘丈間。隔不
通。因曰。此大非禮。當廢。正。健。寺。奏。曰。此事。至。初
不知。今。欲。整。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
古。臣。等。不。勝。折。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
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該。道。理。者。所。見。成
化。間。彭。府。謝。慶。筆。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
因。論。附。廟。之。禮。健。寺。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
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合。稱。裕。陵。呢
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
輕。議。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二。后。宋。亦。有
三。后。並。稱。者。上。曰。一。則。所。生。母。也。皇。上
常。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綱。常。極
重。豈。可。毫。髮。借。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深
德。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后。一。后。今。若
並。稱。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奉。慈。殿。今。行。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
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亦。知
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奉。穆。尤。見
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
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
羣。臣。議。遠。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
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猶。寺。其
詳。議。之。健。寺。奏。曰。容。臣。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
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家。推。寬。言。寬。議。曰。寬
等。羨。願。開。言。春。秋。考。仲。子。之。言。皆。為。別。廟。自。漢
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稱。祭。其。禮。已。認。然。皆。請
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
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痛。乃。追。尊。附。祭。雖
出。至。情。寔。為。非。禮。不。足。為。法。氣。皆。從。之。會。議。議
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孝。肅。太。皇
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
祀。孝。穆。太后。至。是。今。展。其。制。中。奉。孝。肅。
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禮。禮。云。

陳建曰恭親 孝皇此舉抑至情禮制友履
詳慎務求至當以附一代之奕典且陋舊宋諸
君干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為
能享親惟天子能建中和之極於戲 孝皇
吾無間
然矣

南京祭酒章懋上選貢疏

言古者大學明養賢
天下之德乃故人材

盛而風俗美國家精古制法尤至大學洪武末
樂間生徒數十類多少後教育之法至為周詳
計日以通經林勞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為多
沿及近年歲貢之人監既多衰遲而舉人之坐
監又每後時故差檢常患于不敷而教養尤難
于見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揆次之人
資格所限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
于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乃許充貢通計
天下之廣約取士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
以後或三年五年量才多少間一行之則在太
學者多精敏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之慨臣
雖不知所以為教然嚴加程督用申敷勵務令
文行兼修政教祖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庶罔
家收養士之效而臣亦遣尸
素之愆也命下其議于所司

四月命議定南京遣官祭告禮儀

加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秦紘太子少保

紘在三邊

課與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級修堡營一萬四
千所剗崖山三千七百餘里自是此虜不敢窺
伺又創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
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年邊功孔多

闕里先師廟成

御製廟碑遣大學士李東陽祭

告

五月命建寧府春秋致祭朱儒劉子鼂子屏山書院

詔部院預行甄別賢否以舉計典

勅曰比年考

率因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不特訪詢亦久周
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月適當朝覲之期宜
預行撫按官從公開報不特備細詳察精白一
心秉持公道免致賢否混淆庶幾澤被生民上
同天意其
欽承之

召秦紘為戶部尚書

申嚴勲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

附錄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阿
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

後有當行當罷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曰先朝李汝省可為鑒戒上曰卿
論國事豈汝省管私害物者比大夏曰臣下以
揭帖進陛下當速法帝王近法祖宗公長公
非與眾共之奸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
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官難勝
言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按宋藝祖謂李沆無密啟沆對曰臣為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君公聽並觀于
大庭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况密啟乎當
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冥一人君之
大防也若大夏之遠慮真後先一揆矣

六月詔京官六年一考察著為令

吏部會同都

察院及各堂
上官從公考察如有遺
漏科道官照例糾舉

命章無名爵賞并禁治貪酷官吏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

上出大同鎮巡官章

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請詞其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敵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奏曰皇上世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點整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則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富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梁顏通湖河川若此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俗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湖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

上出大同鎮巡官章

捷復召劉大夏面論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蹂躪數百里未嘗不利天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狼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敝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今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困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亦引去

禮部尚書吳寬卒于官贈太子太保

文定

寬好古力學于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及掌誥制久眾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遠迥不進意寬亦不能無少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眾議為之水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意屬寬又因辭之為人端清淵穆不瀾淵為同不燒曉為異士無賢過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愠怒之色其古所

謂大雅君子者乎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 上御煖閣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都御史

戴珊議訪察賢否事

論曰明年官員朝覲卿寺行黜陟御史揭帖開報賢否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據者卿寺仍須用心斟酌期于至當又謂文升曰卿得否蓋以年老重聽又復申諭之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召諸大臣面論從容論議一代之盛典云

今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寺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內官不知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璿等一百二十五

名

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鱗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皆頓首諾而退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璿等一百二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賈宏等一百三十五

名

九月太僕少卿儲燿請以召對事詔宣付史館命

名

命

所司知之

上御爰閣召輔臣議邊事

江本授劉健曰吳

奏欲闢陣以軍法從事... 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德有對酌尋常小敵或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

來說日講時劉健講陳善... 聖學揖熙平外臣民

十月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巡視密雲邊備

宜備之... 命燧往召至攝前諭旨燧至邊首

召刑部尚書閔珪論刑獄

乃者刑科給事于瑁

奏蕭凌畢可殺令法司看詳何為延至臨決之... 大夏至晚... 臣即退避教文地候奏事畢復來侍

與與奉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
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寶之賜
出諸大臣之上
公之得君如此

十一月改韓文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黃珣為國子祭酒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丁亥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會都察院在都御史戴珊等

考察天下官員太去不職者三千餘員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時珊委求退不得一日私懇求劉大夏大夏曰

夏見上曰珊再告臣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為彼申達上曰卿為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相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遽舍朕而歸大夏以上言告珣珣泣口吾不家矣

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同會計足國裕民

上從之
文言公同計議京通儲積支費日增如何制之使不虛費大倉銀庫虧損日滋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耐料缺用累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方軍需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餘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需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練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溢取布天放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

處府州存留糧之屬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
湯顯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權民之實通行
議處雖干聖政有補而
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議政事

令中使以白金二錢賜之論曰卿寺將去見茶果用朕聞朝觀日文官避嫌有閉戶柱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通手朕知卿寺故有是賜且命其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懷愧

二月聖諭下禮部令各衙門條陳軍民利病

論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亂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會天下舉人命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為主考

取中董玘寺三百人

太僕寺卿儲懌疏馬政便民四事下部行之

軍分為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寺補之一等生馬冊各衙門止頂二本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查考草場租銀

以邵寶為浙江按察使

寶督學江西有聲故超陞之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

日天下何時得太平川時欲得如古之帝王論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重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

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遠處以聞于長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有因穴傷欲重逼迫遷移者有因畏兵軍匠通里長漏報者宜下招撫之恩嚴考稽之法如刑粟并處流民宜怡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徒了故事特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高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鄉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旋踵及到營衛則監軍官需索各營有私役官撥營作衛所差遣軍下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處威律給而逃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加清理仍查各律例行得旨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刑粟流民即推才望大臣往會撫治軍伍逃亡寔由統領人員格剋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理及宜申明律例禁約于是以

復御經筵

增置戶部郎中于易州管理糧草

三月廷誠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蒞若水崔毓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詔獄尋釋之

謂今天下為病者也曰元氣之病謂士氣也曰腹心之病謂內官也為害者三曰兵害謂冗食無補官不恤其軍也曰民害謂斂重民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曰莊虐之害謂皇親之家聽無賴投獻民間田地也為斬者六曰匿之家謂兵連而浪費曰盜之漸謂其機在民窮曰壞

名器之漸謂乞官乞蔭者多曰弛法令之漸謂王法之放為縱罪而長奸曰方術欺惑之漸謂創寺觀崇道術曰貴戚驕恣之漸謂壽寧侯禮防亦杜漸尊前之進也置人后母金夫人泣訴上前不得已下之獄付道交章論救金大人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訊復職罰俸三月他日遊南宮獨召大張睢語左右通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已而召劉大夏便殿大率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權呼皇太后夢陽不內張氏二字左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氣以快宮中之忿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陛下下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命兵部左侍郎熊繡會同科道官查理騰驤四衛軍旗勇士

四月命張元禎專管內閣誥勅

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是命

巡撫南畿都御史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鈿二賜銀幣獎諭

翰林院檢討石瑤服闕除原職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

上袖出數紙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

史部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所貴... 對曰昨所擬已切實... 加責皆應曰諾... 劫兩京堂上官作何處... 重臣寺不敢輕擬... 士出身先年亦有道... 曰固然一人健寺對曰... 非鍾在薊州時以酒... 論之不巳健亦對曰... 儘多有卑謫之行當... 曰皇上每值糾劾欲... 大臣有職職壞事者... 不行者須皆留辦事... 留著辦事即係該退... 似不能堪... 對曰止云照舊辦事... 云太常寺欠行戶錢... 使通行健寺對曰此... 俸之類在下加鹽鈔... 且民間私鑄低錢聽... 行誠非道理謝遠對... 禁私錢不三三曰師... 此皆對曰只是有司... 禁東陽奏曰臣等訪... 不償失亦是有司不... 盜遷曰昨今查已未... 然健寺因奏曰今因... 廷行債不償正公私... 也東陽遇奏曰雖法... 須所貴... 上曰凡一應事... 此南京科道... 志端是道... 律失律者... 上曰然... 命故人... 好氣節... 亦無甚... 每見留著... 若槩云... 中有好者... 何如處... 指一... 洪武年... 為處置... 如賞賜... 可通行... 乃不得... 欲通錢... 上曰何... 工料得... 如此... 儲空... 一事最... 不講... 各邊開... 中

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人何故不肯上納... 曰奏計亦只是幾家東賜曰奏計之中... 帶奏計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 弊耳... 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 不可不節... 誠如... 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 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人皆言法... 因言鹽法...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邊開中... 各頭... 知... 次日復召健寺問曰... 陸備寄私書二冊... 夫役若千名陸備... 不當且夫役是舊... 詞恐所寄即是... 應健獨對曰均... 為不奏健曰然... 見姑令回話縱... 諸蓋... 言臣下雖欲盡... 辭而... 纂修玉牒成... 命兵部按季開具武職守衛方面以上官員姓名

履歷進覽

五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疏言六事

大學術義一書嘗備經筵講讀中間如辨入才
察民情嚴內治教賦屬四者尤宜加詳玩一廣
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輪對銜閣近臣不時
咨訪仍乞少降拜色從容進言一公用人謂
祖宗時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以成治功今後
補爾公卿乞推才望老成致登中外能任大事
者充之一汰冗員言民窮財盡冗費不止內有
部通查內外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
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增設若干
凡無益于事者一切裁革仍申諭左右勳戚各
守禮法又選剛正法司執持于下庶節儉成風
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陞官乞略做庶民
不歷郡守不得任待卿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
臺部給舍庚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導乞
妙選老成之士為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狹堯
舜迹周孔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與哀之故
及邊境艱危之狀問屬窮苦之情亦宜一一備
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

乙酉 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禮太監戴義出
初六日昧爽司
左掖門急宣劉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
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且叩楊
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
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
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達和覽頌
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
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醫太監張怡勸
上進藥不效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

敢忘荒九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毛
諸將永試者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
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
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詰時可禮太監
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投遺
旨太監扶葉季瑋捧筆跪戴義就前書之
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遊樂先生每勸請他
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
不盡力健等遂出

辛卯 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 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大赦天下 是歲之 詔與利華幣崇治行免服
為嚴止蓋劉健屬李東陽代草天

六月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

命劉大夏張懋及科道選練團營官軍

設潮河川新營于古北口外關 調潮河古北二
營步騎五百人

定幼軍解補開豁例者為令 凡役久未逃老疾
病故即與開豁三
年一次

太僕少卿儲懌條奏禦虜五事 一敬聽斷謂議
至當制制斷決即日行之 虞邊事宜速求
文武臣權為將領偏裨提督贊畫者共事京

一廣泰謀謂群臣中饒賜軍事雅有志操者
每邊遣一二往以補遺德謀議之闕一募材勇
謂宜懸賞招募驍勇材武之士聚之京官以為
威敵消患之備一覈功賞謂積數十萬之銀貯
之有警處所俾上功者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納賞以為左券其一陣之中有殺敵不
服願者許本隊乘便取首如疑似不
明即以賞銀均給一隊章下兵部

詔從大理少卿張泰等會勘薊州草場地土事宜

先是四月中泰上言各草場古侵民田屯地九
百二十七頃四十九畝并附餘地皆宜給軍民
為業薊州民孟昱等又上章留
中再閱月至是乃 詔如所議

七月起許進為兵部左侍郎 從劉大夏奏也仍
同大夏提督團營

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

諫請春官自張元
碩特俱陞 有差

八月尊 皇太后王氏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 母張氏為皇太后

閣臣劉健等言新政宜慎 上嘉納之 言自六
月以來

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頽田禾
澆沒日傷一日為患未已臣等官居輔導職在
調災愛切于中至忘寢食仰惟 陛下嗣登寶
位聖德格天陰靈陽微其端可畏自古帝王及
我 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有大典初年天
下之耳目繁天下之心志昔在先帝初年如
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大出宮人
凡百 聖政固已傳之天下當即載在史書近
者 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巨民嗷呼動地
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經

今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聞查革某職傳
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
舉政壅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
陰陽漸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
局各門各馬房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
官舊設有教今添至幾倍朝廷養軍儲糧僅足
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自職職事
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減內官寺監匠官御用等
監畫士多至數百人設官職浪支俸祿皆
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庫放支
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
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剋本庫內官自請
查算豈可不查可餘原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
稱內官關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時錢不行
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今特
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
他弊政皆難除革 詔書所繫至如內苑之珍
禽奇獸教習無算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官
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能干預竊恐先
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
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疎放或縱令寧家或縱
使嫁遣以不負怨嗟亦宜疎放或縱令寧家或縱
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 聖明俯垂採納
事干官禁則斷在不疑責在司則嚴加催督
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効不
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為福 宗社生
慶也

革徐州等處兵備副使

差承運庫太監王璿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

奏討長蘆鹽一萬二十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
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于尚
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
執奏止與大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可不全

與劉健爭對曰內官裝載官物中間夾帶救多
沿途害人且塞滯商議先帝末年銳意整理
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
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
好人能爭退復具揭帖力請
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贈少保謚襄毅

字世縷單縣人正諱剛方以名節自勵初為御史以
博學許備貴滿驛丞歷縣郡廉幹有惠及巡撫
江西橋治秦府肆橫因訂奏下詔獄籍沒止得
匹絹故衣憲皇嘉其廉釋之賜鈔萬貫改河
南德州尋調宣大歷副都戶部侍郎尋總制延
綏寧夏其肅軍務陞戶部尚書以保障功加大
綬賞始終一節云

給事中劉滄二言時政

言祥宮未葬德音在
耳而政事多乖號令不
信如聽商人李琳諱景清賈補殘監縱容罪人
張倫劉文泰等妄肆奏辨大監劉瑯貽害河南
而僅得更調薊州邊方多事奏登各處內官將
官欺弊奏差科道勒報戶部奏革冗員兵部奏
革傳乞事皆報罷而諸司章奏閣臣不得預聞
是舉蔽所由始也今答徵已應乞思遺命在
老臣政無大小閣奏詳庶政務舉而宗社安下所
知也

十月庚午葬泰陵

掩瘞之際有五
色雲見于陵上
論曰 孝皇久默躬修誠明內蘊禮隆郊廟猶
嚴祀洽之儀養極官闈每謹辰昏之節
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絕遊敗之奸尊禮儒臣
信任六卿立預備倉以厚生民際張秋堤以除
民患止上納例以清仕路招商納中以博鹽利
限天戒則求直言志恭儉則減上供思便民則
既錢法修兵政則遷民壯孔彥輝世博士楊時
祀孔廟則正學崇矣于謙以太傅謚以肅愍

則勞臣勦矣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諸將
則勳澤遠矣修大明會典開明刑例則典章備
矣開嘉峪關絕西域貢占城請討安南不許則
武不黷而民不傷矣他如列職官姓名召輔臣
顧問李願命得人明習國事勸精圖治以之匹
休唐虞紹美湯武應無愧色十八年之治殆不
多得狗
敷盛哉

奉 熙祖皇帝神王入祀廟

十一月檢討劉瑞上求賢疏

言祭酒章懋
郎王鏊俞都林俊
副都雍泰皆宜立亟擢顯任副使王雲鳳泰政王
瓊王綸等知府楊茂元照磨徐灑僉事胡獻等
皆宜
超用

上御文華殿日講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
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
彬羅祥丘聚張興寺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
宴游謀議時稱為人黨內劉瑾通文墨然世故
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干上前言弘
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
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
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
資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
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武廟初政未幾已
張八黨國家
事駭駭發矣

翰林編修何瑭請令史官即時紀錄時政據事直

書命所司知之

瑭言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觀
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
若無所事者朝奏之餘退安私室于國家政務
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候失官

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說每念及茲不勝惶懼臣
謹考古者王制列國皆有史官掌其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諸史臣得司其法
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別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史館在太祖時王直以春坊右
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
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初猶未失
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
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聖祖宗
之已行修史既下之起居臣工之請列大政事
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請列大政事
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錄之
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
某官某人記職之實積以待纂述庶幾既修國
典斯備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
下則檢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說亦有所懲戒不
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
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

刑部奏宗卷十八 弘治 四九

之勅 恐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
發號施令進賢退姦賞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
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
心而成善治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
則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奢侈以化民風存美
徐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
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效愚直以辨副
詢謀求治盛
心伏惟承行

十二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 敷華江西
剛正不輕言笑奉公秉法不為阿徇望重一時
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
林俊祭酒
章懋云

勅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 以張懋劉健李東原
焦芳王鏊李傑為副總裁劉機李
為纂修官又後改梁儲為副總裁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字廷珍
德器純粹洞達無城府守法不阿而意每近厚
為御史為副使督學皆重風化先器識巡撫鄧
陽熾渠魁脅從蒙活約東豪右墾田無敢匿稅
掌憲臺奉職唯謹不少撓借 孝皇每宣爵移
畧從容政對 天顏為霽
祿什四十餘年家無餘貲

南道御史陸現以修省條陳八事 一獎直言以
面劾以折奸邪一明淑慝以別人才一嚴糾察
以勵庶官一稽章奏以防欺蔽一懲沮壞以養
廉一慎刑罰以正風俗一修學校以化民風一
嚴禁濫刑以恤刑獄

命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憲清理福建鹽法
十八卷終

法... 卷... 終

新刻明政統志卷之十九

武宗毅皇帝

帝 孝皇嫡長子 張皇后所生也。在位十六年。壽三十。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辛巳朔

巳丑 大祀 天地於南郊行慶成禮。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一清以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討虜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溝塹以固邊防

冊拜慶養及儀物制冊拜慶養及儀物制度皆昇任之無違禮

加禮部尚書張昇太子太保

昇皇賓天及嗣統凡吉凶祭祀

改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科給事中汪循疏請重詔書裁革中宮不報

循言官鑑題革內官蓋奉行詔書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查正統天順事例夫內官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于預朝廷之政其較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今查正統天順年例則誤矣自夫添設中官寵信太過致有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此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

戶科左給事中尚書陳言四事

一親儒臣請當誅之閣部諸臣

一親儒臣請當誅之閣部諸臣

一節義謂茲表蓋差之典一貴戚爭奪民利謂莊田店房之類一權豪阻壞鹽法謂藉勢謹占之類下

吏部侍郎王鏊請修復弘文館故事請學親政不報

鏊因上遊逸請便殿之側修復仁宗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者開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而用楊溥故事

二月 初開經筵

戶部集廷議請革皇莊鹽法之弊

莊之故差官校賫駕帖逮捕良人二百有奇巡撫王璟科道張文業承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文等覆言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兩官宜檄巡撫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又言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鹽陛下初意裁革特聽聽總念邊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特除則鹽法之弊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等及復思絕殘鹽必盡裁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姦宄之門通飛輓之利

命修葺故元成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謚曰

忠寧。至正之亂。關提孤軍守安慶。援絕城陷。與妻妾子女皆歿焉。故因廬州知府馬金之奏而祀之。

奏而

令諸司翻刻 先帝所頒戒諭之旨懸布遵行

從閣臣劉健等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

言臣等俱以庸愚遭

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樞樞以陛下為托。即位改號無寧。且百司庶府。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于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安。則論亦願以一人之私說。違滿朝之公議。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降旨慰罪之。

三月 上幸太學。謁先師

祭酒張燦。及司業講

賜衍聖公孔聞韶。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錢。仍賜宴。聞韶并三氏子孫于禮部。

大學士劉健等。上勤學疏

給田五十畝。并

命祀宋儒周惇頤。于德化縣濂溪書院

其裔孫倫。給田五十畝。并

修葺祠墓

命錢塘縣。建忠節祠。祀宋贈秘閣修撰徐應鑣。

德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受宋降。遣三官先去。鑣不從。與妻子誓。祭岳飛祠。投井死。其屍皆僵。立從。日如生。蓋王

五。福州。褒其節。其後同舍生劉汝均。寺收鑣之方家峪。謚曰正節先生。歲久遺蹟漸堙。守臣請葺墓。建祠。乃賜額。命有司春秋致祭。

四月 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

略曰。昔漢文

西馳下峻。坂其臣表。益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微。今騎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李高。廂太后何宋。孝宗嘗親教馬。其臣薛學。宣諫曰。秣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繫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止累。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罷

文升在。先帝時。嘗

劉大夏。嘗言。字之短于。先帝會。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繼。皆大夏。鄉人。升欲。抑儼等。而。進。字。乃補。繼。總督。兩廣。御史。何天衢。因而。疏。劾。文升。遂力。求。去。章。九。二十。一。上。乃。命。乘。侍。歸。月。給。廩。歲。給。夫。

上御奉先殿。翰林院進呈玉牒

廟故在光

詔修諸葛廟。于襄陽隆中之東山谷

所居之西

襄簡王。愛其地。為。坐。遷。于。山。左。久。漸。圯。丘。逼。王。墳。故。因。長。史。林。光。請。許。之。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乞納忠言疏

避吏部侍郎張芳。為吏部尚書

議者謂司禮監

故內援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

大夏乞歸疏五六上。上以其情詞懇切允之。

且有勸誠為國才猷茂著之褒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月廩歲夫如例詳給事王珣張禴各疏言大夏請練兵務為先帝心膺之託且因家多事邊警未息乞賜勉留以遂新政受部覆言歸宜如州禮言不從

以許進為兵部尚書。

七月兵部郎中何孟春上先聖稱號諸賢從祀議

兵部尚書許進上言興革事宜。

一重爵賞以救時弊一減皂隸以蘇民困一遵成命以振兵威一革冗員以清門禁一嚴比試以復舊法一蘇困苦以隆

一清文引以法宿弊一禁汎濫以省驛傳得旨遵成命革冗員蘇困苦再議以濶餘如議本部覆執奏乞鑒古人官府一體之意勿中阻不報

八月册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夏儀授都督同知尋賜首第進封慶陽伯二妃父沈傳吳讓俱授錦衣衛千戶尋進念專並給莊田

罷宦內官黃瓚等浙江等處抽運木植。

十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劉健少傳兼太子

太傅謝遷並致仕。

先是劉瑾寺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干戲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准命健寺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

請誅瑾寺時健嘗推案哭還亦嘗瑾寺不休惟李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初共攻瑾寺欲誅之閣議持在必克兵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諫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累年之禍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谷大

用提督東西廠

瑾既入司禮上悉以章奏付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膳寫府部寺衙門官票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有密錄重囚內為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教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濬率各御史謝罪御史跪塔下瑾赦其罪斥責皆叩

不敢仰視大小宦公差及回京者朝覲畢皆赴瑾宅見拜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述內閣票請必為溫旨諭曰爾則正明直為國除弊云其務容恍惚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東陽上言臣等三

臣將何辭以謝天下跪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頽行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時出一語則與我輩同行耳東陽默無以應之

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

閣辦事

芳性檢核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尋遷至尚書劉健

等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奏成憲極於巨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實錄總裁掌制任意不念先正名劇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吳以快其云

以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改許進為吏部尚書梁儲吏部左侍郎

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閑住

韓恨文日伺其過不可得會有解戶科給事徐昂言文端謹素著正色立朝不宜棄內批昂奏

美大臣并落職文去乘一竹篋夜不宿傳舍行李僅一車獲陰遣官校伺察無可加罪而盜賊

之文于士稟任高任知州士奇

任刑部王事尋皆以事坐為民

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

瑾惡之控旨勒令致仕

十二月陞顧佐為戶部尚書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焦芳太子太保王鏊

戶部尚書

下武選主事王守仁于獄廷杖之謫龍場驛丞

守仁疏言南科給事戴銜等以言為責知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

今逮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閣

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就從而聞之伏願宥執

羊仍舊供職疏入謹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

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洋投江冠履浮水上遺

詩有百年臣于悲何極夜夜濤聲泣于香之句

吏部侍郎張元禎卒

字廷柱南昌人留心理學幼稱可童七歲為獻王召

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憲宗踐祚翻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大極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乙亥朔

乙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陞吏部郎中張志淳為太常少卿

謝禮之厚自志淳始

召宣大總制都御史劉宇掌院事

宇重賂瑾入吏子相奉

傳旨降戶部員外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兵

部王事王綸為順德府推官

謹意也

命少詹事楊廷和專掌誥勅

詔吏部查革添設兵衛守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

諸文官并兩京文職華在外五十九員在京二十九員通判寺官四百四

員十五

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疏乞早朝

總制陝西等處兼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致仕

先是一清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唐張仁恩築二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邊牆墾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清遂與築邊牆克期完工會劉瑾瑾請遂乞休工亦停罷

閣臣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劉瑾矯勅楊奸黨于朝堂

勅曰朕以幼冲嗣位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嵩弄威福顯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王事王守仁工倫孫槃檢討劉瑞給事徐昂劉蕝歐統御史何天衢王良臣趙佑等遞相交通前意附或傷殘善類以傾朝廷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弱動浮言行用頗解朕疑密察尚務優容後漸事跡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之情若自負譴誨之典吏部查令致仕毋俟稔惡遂悔難及是勅乃瑾屬私人之筆也

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各纂修官以謄寫失錯罰俸致仕有差監生元澄詩

為民後以李東陽疏救准復

七月命葺宋儒朱熹祠于台州

詔許遠東軍民人等納銀冠帶以充邊費

復開白塔河及修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開

浚河對江有夾洲抵白塔河口徑用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抵揚州

八月初命取商人脚價置造輸送倉果器具

其自

株羅四出東南騷動

黃河清

與奏文備

卿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李東陽俸一級焦芳王鏊並少傅兼太子太傅

許進劉宇並太子少保

時東陽疏謝顯番有餘之賞以待天

命蓋造豹房公廡

時上為羣奸蠱惑不復入大內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行輔等一百三十

五名

王考舉士劉春侍講吳傑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仕等一百三十五

名

王考諭德傅珪侍講顧清

九月命修大通橋至通州河道

令九卿建言無碍者即與封進

禁自宮

傳旨以少監屈讓等分守邊關

自是諸邊無餘地矣又增提督

營管及五軍寺營太監軍伴各百人生

十月大學士李東陽請復決囚三覆奏之制

十一月授孔聞禮為五經博士王子思勳祀

革巡撫都御史兵備憲臣璉燾前取河各省巡撫惟邊方及清運仍存

十二月封朝鮮普城君李懌為朝鮮國王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己亥朔

舉計典內批令學士吳儼致仕養病和史楊南金致仕聞者莫不駭異。

革督畫機務等官名目

逮前戶部員外李夢陽下詔獄尋釋之先夢陽

歷瑾猶不快前念尋以已事據至京下獄持置之次時修撰康海號對山與夢陽同有才名各不相下瑾慕海欲致門下海不往瑾恒先施

海每謂下答之竟不入至是夢陽有所親左

者謂獄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成生之際乃始托之

獨無愧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于而為匹夫

之諒也強之再三夢陽援筆曰對山汝我惟對

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碎咎也

遂詣瑾瑾焚香延海上空海左右設席海曰今日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今日

有言告公如藥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

海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

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

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干李白教倍而海

周萬不及一者也不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欲

為白脫靴我即奮衣起瑾索而止之曰此朝廷

事今聞命當解旅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

二月以邵實為湖廣左布政使

令省親丁憂官違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

一年以上令致仕時御史吳學南員外劉漢

會試天下舉人命王鏊梁儲為考試官取中邵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詔修會稽孝女曹娥廟

令撫按官詢訪屬官貪廉以備黜陟

廷試賜呂柟景賜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二三名黃中胡績宗皆錄所

策季並授翰林變何也黃中芳子也與劉宇子

仁及邵銳黃芳俱進編修黃中再進侍講

瑾誅黃中仁為民說芳獲宗等俱坐貶

逮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瑾素知邊方召納

奏差科道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粗批泥爛

票旨逮各官獄既而錮押至所任地賠償之

由是商愈困而邊愈匱矣

增陝西河南等處鄉試解額

命興化府立祠祀宋文節臣陳瓚陳文龍文龍

淳狀元知樞密克闕廣宣撫大使開闢興化時

林華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咬都寺誘脅不為動

滿武稷麻大罵不食而厥具叔瓚以布衣召募

義勇三千人攻殺林華復興化獻誠于朝命為

興化同知遇元將圖急力屈被執欲降之... 吾家世忠義寧能從爾胡酋耶... 遂請祀從之

速前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下詔獄尋釋之... 理惡其築邊太費王整言于璉曰一清有高才... 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故之

肇開武舉... 初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尚書劉宇... 儀王謀武舉照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 宇欲徵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奉酌會殿二試

大小衙門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 願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 願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

山林或有才學或器于成空或系于仕籍... 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 者看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

請于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弁提督京... 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分理眾務初九... 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贈太師諡端毅... 恕以清... 忠勤節... 例以為

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 九十三而終... 氣已絕必有風雷繞吾居再筆筆無家人口... 待之忱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 人相戒屏息良久方開眼乃敢果哀及殮視公... 獲和生馬雲聞河津薛瑄及時亦有風雷之異... 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 與天地相感召者蓋同如是夫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 于東西長安門外... 時璉行事務為嚴劾劾以一... 兩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 皆番首喪氣惟恐獲罪耳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見之命拾以進乃俗言璉寺亂政事璉下殿入... 班詰問無肯承者璉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 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 時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什拋曳出... 者十餘人至晚悉被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 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同朝諸臣倉卒... 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八月速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 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光祿... 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多不悅大... 夏既致仕歸有傲怒于上將禍及大監竈璉... 素重劉璉曰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 乃免璉劉璉曰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 于璉謂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璉亦思大... 夏共諧之璉因廣西土官岑濬詞連大夏遂... 宜逮繫至京下錦衣獄將坐以故變土官罪... 王整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劾劉... 史屠瀟派謂大夏不宿深罪璉怒乃與字謀著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贈太師諡端毅... 恕以清... 忠勤節... 例以為

大夏輕議英人遠徙發南州衛永遠克軍大夏
即買驢願車以行出部城日者如堵所在罷
果食亦有焚香願公生還者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于鄉其第進士也
先于父春後春亦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
嘗有也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瑾克憐過之不能得居
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罪言震澤長語等書
行于世間多有確論云嘉靖初始卒贈太傅

十月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時戶部奏送各邊年
例銀兩以祖宗
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報天順以前年
例銀數佐報天順前無此例撞大怒曰此戶部
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
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亦缺蓋自成
化間開設榆林衛余于俊增置城若陝西民供
不獲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
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
士其後大同寺虞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
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
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兩悉
部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至嘉
萬其費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
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糶艱難不如商人
投中上納本色之儲為得實益也今併革罷之
邊儲安得
不決其

按雙溪樓記使顧佐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
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
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理必不怨
撫而反正鹽法邊儲得實利矣乃驟罷以天順
前無銀例回報使士
民受害識者短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

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勸準古人平
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
不貯王侯同腐尊德好命不好顯淵汪窮大又
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
業或以一日而遺教百年之休以就其一已之利
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利
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
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已巳正德四年正月朔

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令致仕

寶無所通謹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
捏言勸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請學未嘗
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于聲
色貨利媿哉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
粹然自出接輿名重海內後建誅起為禮部待
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
為禮部尚書不就空謚文莊
陳建曰邵二泉發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
日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尤為名言足以箴
警當世夫真偽之分無他在于言行相顧不
相顧之間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偽而
行偽而堅二泉之言始有所感而發與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監祭酒。

鴻儒在山

西有聲劉大夏嘗對 敬皇 稱其可大用更難 至是以從人望用之未幾以守正不阿忤劉瑾 休致。

召改洪鍾為工部尚書。

三月。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守京及在外方面等

官。瑾矯旨也。

三月籍故都御史錢鉞家。

初鉞撫河南從民便 改粟為粳以給崇府

祿米至是瑾受焦芳嗾謂鉞交通王府改成法 遂就逮六于俱成邊衣冠莫不傷之時布政使 環流洗 不忍旋。

熟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吳儀為民。

時差

類以燕納璋適有所厚說璋勿納者雲等踵故 習遂黜之未幾按胡節山東回飲銀餽送璋 知之撤下獄侍郎張為等福建回飲銀二萬兩 送璋收之于承運庫皆降黜其餘以銀餽送得 罪者 甚多。

四川鎮守太監羅箒請便宜行事不從。

時李東陽奏言

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 不帶錢糧布政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管 糾劾問刑名而錢糧軍馬皆不得管其權益分 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 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 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

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 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嘗一人專制 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統理 夫以親藩之隆望上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 際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殺則調兵征勦土官 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乃革去巡撫 若弁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 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者 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 餘如 所議

四月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

尚書張綏薦起之 始波命鳳欲堅辭

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蒙中士夫不為 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于是鳳父大司徒佐日 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歎乎不得已泣而就道至 無所觀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 出而不為動六館士子卒皆感服尋以病乞休 未竟其 用云

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職。

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東 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為壞 宗制書妄議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 為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寺皆降秩焉 惟李東陽不勅儲尋以 纂修實錄完仍復尚書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時焦芳以庸品操筆 褒貶任意如葉盛何

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稱端正而芳恣肆試 諫即李東陽不敢為異同故永中有傳信傳疑 庶有倚于 將來之語

王鑿撰罪言曰班固云天下不復有史矣占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有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官而無定職人主動靜不聞及政事行罷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而不得書或迫于勢而不敢書或局于才而不能書故一病君臣謀議動美汨沒不傳而奸情惡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往以私好惡濶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詔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

浙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應詔理以三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害之矯旨下禮等鎮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理意少釋焦芳因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為民禮等各罰米三百石

改翰林侍讀徐穉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官

先是瑾惡諸翰林不為禮屈及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極不肯或職之謂文士不習世故遂所同忌者十餘人歷調員外主事等官于南都俾擴充政務其瑾此舉意雖私而所謂文士不習世故謂有司擴充政務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焉者惟恣情于酒色宜做國初出入均勞正與此同

六月初令進士試給事中

從李憲奏也憲請每朝率眾請事于

下府稱憲為六科都給事

七月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

理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

商人報納邊儲送大園之因論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儲收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古以此軍不自給理遂既然修舉屯田分遣明汝漢周東揚武頭順壽等合往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而教多及迨完積通者為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馬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玉謀起兵誅瑾等

附錄

時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

後有大貴

八月遣御史甯杲殺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

等處

京師之南固安示清霸州文安等地方京

衛屯軍集其地人在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蹤為警馬賊至今聚黨益滋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杲于真定殺于天津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携家眷會以戒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璧會款令人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欵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慮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朔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任張茂為大盜高主果親往捕斬之嘆其心霸州盜賊劉六劉七齊彥各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杲

與教皆為命都御
史仍專督捕盜
按起陞殿寮而重懲鳳鳴瑾之此
舉頗得治道賞罰嚴明信必之意

大學士焦芳以老疾致仕

九月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與綵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請曉諭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陞侍郎除綵

事者多驅逐法悉去之其他故正頗多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謹諸宦者以為理視疎同
十月慶花馬池後總制尚書才寬

十一月劉瑾私置軍器
瑾懷異心密令兵仗局牌面千餘副私假寶一顆又令兩廣太監祭胎滿牛置造弓箭五百餘張匿藏私室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于南京吏部
瑾惡其不附已也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戊午朔

辛巳大祀天地于南郊

戶部左侍郎儲懽致仕

籍故尚書兼都御史秦紘家
紘卒後妻弟楊瑾

弟璽用軍器違禁并諸不法事劉瑾歸罪于紘故籍沒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內閣預機務
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附權奸

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行
瑾專政欲除軋已和調張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詠入永覺之直趨御前訴已無罪為

附錄
瑾擅令內使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閣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致仕謝鐸卒贈尚書諡文肅
鐸性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于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悖行興學遠近信服蓋有足尚云

三月嚴禁偽造印信
除本犯外為人贖刻者永成邊籍其家

致仕禮部尚書周經卒諡文端
經字伯常陽曲人正直秉法刻

廟盛德事皆經營成及不肖奉行傳陞阻李廣獻田過諸王府自領河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織造不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酒掃祭

却雄縣獻 東官莊田皆允
當事情蓋有古大臣之風云

命工部尚書洪鍾兼都御史總制軍務督川陝

兵征勦羣盜 先是四川保寧賊劉烈聚眾作亂
有藍廷瑞鄂本忠廖惠寺亦替王號稱
衆使湖廣鄧陽寺處至是命鍾討之

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姜洪都御史

安惟學 時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
卿周東執分守奏議侯致忠囚之偽鑄印章擅
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于是
關中 大震 逮瓊州衛副使吳廷舉成雁門舉守正
僞上疏言頃者一秦不
改大理評事羅僑教職 僞上疏言頃者一秦不
雨風霾累日 陛下特

精言 通鑑之法窮通卒之限而大學士李
東陽寺又條陳數事蒙賜嘉納或以天意之回
在于旦夕而齋戒決旬雨澤尚滯臣愚以為天
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克善端耳
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
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官
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率羣臣基大業也
臣願陛下昧爽臨朝時還官便殿則閱奏
讀服膝則覽經史宵旰圖治率以為常古者三
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
責付之科道選者百姓流移藉衣載道民窮財
盡元氣索然羣臣聞之不敢言以為有科道也
科道知之不敢言以為有宰相也宰相言之不
敢盡將復委之誰哉臣願陛下下嘉納諫言之
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與宰相商確于內許科道
直言音外明自達聽無致壅蔽古者進退大臣
皆從言貌顯朝之罪不及于大夫迹者公卿隨
進隨罷先朝忠蓋耆德如劉大夫夏者尤不

于寘成恐非所以待耆舊勸大臣也願賜放免
使得生還以示保全之仁古者律以禁姦例以
輔律我朝大明律弁見行條例最為精密比者
法司議罪比附深巧不協于中請勅法司今後
問別止依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奏請裁決仍
乞于李東陽寺所議勅三法司通查正德以來
條律議擬請自 聖裁行是教者庶幾刑氣薰
蒸天青潛消天意可回矣 按逆瑾擾政臺省
寂然僑以一廷尉而
據概言之亦足多哉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起都御史楊一清提督

軍務太監張永總督軍務率師討寘鐸 特給永
金瓜剛斧其往返 上皆
幸東掖門服戎服迎送

五月寧夏遊擊將軍仇敏執寘鐸械送京師 時
丁英寺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敏為
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
何錦丁廣于外弁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師歸還
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至九月戮
何錦寺
于市

六月致仕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謚端肅 文升鈞
州人 性
耿介以身殉國艱險不避數文飾武名聞夷夏
退然若不敢自矜嘗出總制務生擒達滿四驢
李翳于火鷄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烈與復
哈密處置貴苗建夷火節會作陳誠汪直構成
重慶升屹然不為動脫際 孝皇柄銜府倚毗
甚隆乞致仕逆瑾權坐除名至是卒特進光
祿大夫太傅所著西征石城撫安
東夷興復哈密三記及奏議藏于家
時藍廷瑞
廖惠成通

七月四川巡撫林俊擊川東賊敗之 廖惠成通

江蘇後調官兵及偏回石碇寺處土兵討敗之
斬首三千餘級俘九百餘人退保陝之西
賊首劉烈後懸重賞購之不可得

八月詔免寧夏稅一年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瑾擅政五年毒害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

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
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
乘間共誅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
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
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
盡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
命牌子頭往召瑾永寺勸上親至瑾宅近地
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曰事可駭矣此
卿有得乎頭授以詔瑾就內獄察明送錦衣衛

獄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
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
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
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
千金銀湯盒五百漆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摺
穿官牌五百套龍袍四八爪金龍盃甲三十五
印一王琴一王帶四
千一百六十餘束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於獄中

初綵在吏部惟知

之淺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
閣綵以為事在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
寺以為遺廢內閣權共憤之及瑾被繫亦捕綵
下都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歿獄中仍暴其
尸家屬復陳熊平江伯爵初能總督運瑾
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

以附瑾也

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有罪並除名

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明年復陞
侍讀性尤狂恣無耻時士官岑濬沒入家
有殊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恣
聚賭之鄙天下唾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
職

廖道南曰夫政本之地土應台衡下司門
猷數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
背治道汚隆介餘焉逆瑾擅權有如芳如宇如
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社稷幾搖易曰開
國承家勿用小人可畏哉

論平宜鑄功封仇鉞為威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命太監魏彬學司禮監事
時瑾雖誅而政權仍
臨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
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
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
從皆非得已又云人眾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
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
河南比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
煩擾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疏改弊政不報

時逆瑾

張永繼用事上好遊樂時宿于外而
禾建俊甚憂之遂于川中後上疏請
宮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
健謝遷林瀚王鑿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
威權柄猶在宦監安知後無復有理
者其詞旨剴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罷工部尚書畢亨。

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

悉宜革罷魏彬寺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積例耶遂稟旨劉瑾社莖不必拆毀乃勅亨致

復前大學劉健謝遷吏部尚書許進戶部尚書韓

文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成兵

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張敷華等官致仕

詔革寧府護衛屯田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江等一百三十五

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繼先等一百三十

五名

九月以誅逆鏞逆瑾詔天下

以劉忠梁儲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

內閣事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

守仁抵任檄

選聖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困園清靜

復設雲南貴州山東河南山西江西鄖陽荊州保

定蘇松鳳陽巡撫

以王瓚為南京園子監祭酒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不聽

芹言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東陽阿諛承順不

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據

以為功矜膺恩膺乞賜罷黜上不聽時張承

用事欲矯劉瑾奪借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

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

字詩於點畫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部刊印

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

京人以為窮苦之應

以費宏為禮部尚書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進

于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諱仕至南京戶

部尚書讓仕至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如許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勸上安處官闈溥

施恩澤不報

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

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

征北伐定鼎賜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

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

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

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

二月陞王守仁為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

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為給事中上疏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醫問先生。

太后張氏為慈聖皇太后。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壬子朔。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

時曹鼎作僭稱應天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楊一清為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

調王守仁為吏部驗封司主事。

二月勅諭天下鎮巡并三司等官痛自修省。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斬貴為考

館。

取神都守益等

三月十五日

取神都守益等

三月十五日

三月吏部尚書楊一清上平盜十二事。

之。

一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受害者之家

皇莊勢要之侵奪貢鮮官給之授害并有

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暫充總兵會同

度主容兵馬節制鎮巡三司真定保定達官

舍駐北直隸以保固近畿一募材勇術教之

及願効報者聽其能擒斬有名賊首者賞銀

十兩陞授世襲軍職一令鄉村市鎮推首領

共黨以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市鎮推首領

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并力防禦一發太

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赴軍前賞功

軍衛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著其罪并擬功罪

以聞一臨陣在逃及通賊賣陣者即斬以徇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問者極其家一官司因賊不報者如邊方刻

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乞致仕許之

忠河南人

少通行方察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至會試事畢出院即乞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列文字錯誤處示李東陽等蓋中官有諱之者矣忠聞遂乞休允之

起章懋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辭令以侍郎致仕

詔執刑部員外郎宿進廷午門外杖發為民

言六事一謂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皆以瑾私宜加罪一謂大臣附瑾如兵書王殿宜罷內侍中有理餘宜令張永察之其四事則擇郡縣長吏遺官錄囚覓免賦役罷遺官杖也

命懷慶府春秋祀先儒許衡于鄉賢祠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逆瑾誅大夏自

其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

言行錄云忠宣公之為人世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若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陳白沙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于百姓戴之如父母備觀當世未有如此者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咎以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御史王廷相上言禦虜三事

一議將權請宜委之以生

殺之權俾士卒知退則必來進或成功一議主將謂宜擇有謀勇者界之一議兵機謂宜陳兵

于黃河之津使不得馳而西分兵以守四路不得馳而東然後主將率眾以臨之其進退皆解矣詔是之

七月吏部尚書楊一清陳陝西邊務八事納之

一寧夏官軍投托各將領以避征調多至千數百人太監張彌總兵楊英仇敏史錦退出軍件差操請獎劾為邊臣勸仍令巡撫官清查者任一寧夏湖灘往年為各官占據英敏既以歸官請置籍稽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真儲校托家人三十五戶請發高橋兒寺驛及興武寺借守禦千戶所走通當差一寧夏歲貢紅花三千餘斤種淮餽秣動用軍丁千餘運送車輶糧糈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為寧夏喉襟宜令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即治為衙門今其練兵理獄撫安土人一慶陽安邊二苑草場應

宜召募土人給地籍名使報効殺賊一漢中西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天池壩俱離縣三百餘里流民嘯聚請于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以安及側其述江巴縣東鄉寺處去漢中頗遠宜添守禦千戶所招募逃移并茶徒礦徒以用戒一正德五年以前拖欠各邊糧草多已徵在官而解解或已解而委官及大戶未納宜令撫按官督守巡有司核實監追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擢眾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等帥師討之劉六等皆霸州文安人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從觀捕劉瑾幸之所及為都御史齊某所逼遂聚已獲齊彥名夜安肅縣劉七等帥眾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

橫行北戎。殘破州縣。改官軍。馴至干山東河南江淮等處皆騷然矣。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

時官者刑

征勦必以其子弟私入寄各兵籍。月報功。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惟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後。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登極。初起為。刑部。尚書。

流賊劉齊趙楊子等分夥寇掠山東河南州縣

風于各。魏。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現。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遂。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是。璉。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其。勢。兇。熾。矣。

八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

請選立太子不報

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急大本圖治安不從

疏言

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逾一二。使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勞苦。四方盜賊亦謂。陛下。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于。外。夷。不。可。訓。于。後。世。伏。望。早。視。朝。投。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

龍峯嘗幸豹房。日訓兵。後苑苑非官禁所。宜。恐。無。以。安。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或。繕。遊。以。消。意。外。之。慮。又。言。經。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九。好。尚。皆。不。能。奪。之。矣。

九月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李東陽等議盜事

東。而。師。乃。西。出。急。令。兵。部。追。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賊。船。在。水。套。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宜。勅。東。南。材。將。殺。備。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上。怒。而。退。

十月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先。是。二。人。受。命。征。刺。劉。六。等。所。領。欲。效。龔。遂。化。湖。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率。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能。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指。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餽。推。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眾。至。數。萬。中。錫。屋。財。物。由。是。謫。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卒。獄。中。有。偉。革。爵。開。任。

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羗伯毛鉞充總兵官太監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

馬中錫

既無功。中官謂以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與陸完居。中干臨清。莊烈調宜。府遊擊許泰。卻示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領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調邊兵自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紳。

下獄除名為民。 持兵部奏二人無取無方。遇賊賊攻破城池。比守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

武定州。 遼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今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遠預築城池。波墮。貧富均役。驗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

舊。仍開墻。實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其

依于寬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今日守吾令。視吾

旗。賊運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

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人無所施。兵無所加。盡

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

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

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按何景明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墮

城。無戰。功高。將不。收。校。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

雲。臺。功。高。將。不。收。校。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

陽。壕。賁。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

原。守。君。不。見。刑。者。冠。盜。時。賊。吏。州。官。各。亡。命。此

梁。白。馬。終。日。行。濟。士。黃。旗。錯。相。映。不。開。關。門。戰

竟陷李希烈。今許公初成。卸流賊之功。而後來不免遊藩之變。二人忠節。古今譽同。何公之詩。得無謂之。詩。議。也。耶。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厥之。

賄采光。祿寺少卿。廢其一千。時又有河南上蔡

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賊真定。棗強。知

縣侯。身與賊戰。死。朝廷憫之。或贈官。賜祭焉。先

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數。為。寇。衆。至。數。萬。南。引

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

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遠。賂。求。免。攻。城。者。則。飲。兵

而道。官軍追討。在

戰。亦。互。有。勝。負。焉。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

路兵。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 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

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

其。惡。論。切。士。斷。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

風。子。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

詰。然。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

嘗。派

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歷一子錦衣

陞。斬。貴。為。禮。部。尚。書。仍。管。內。閣。誥。勅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 江。西

鉛。山。人

以吏部左侍郎傳珪為禮部尚書

珪直諫清節
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
乘直內實樹黨通饒遺珪致爭其不公一清不
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東陽書過清
各相結托而東陽塔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
敦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核其廢法
數皆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
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庭無不設會番僧奏計田
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
者至與專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
未亦止優人城賢者有寵頗能輕榮辱人類
神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制如印文為方者珪
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汝優敢亂法汝寵可
常保否果為此汝禍無
既矣優亦戢而聽命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丁未朔

黃河清
自游河至柳家浦
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關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
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實今嘉靖聖天子
受命之符也瑞應之來夫豈虛哉昔元順帝至
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噴下至孟津五百里
者清九七日河魚大小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
然不樂侍臣曰河清乃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
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
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嘉靖龍
飛于江漢元順帝之言至是益驗矣

已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起儲確為南京戶部左侍郎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先是內閣票旨從
楊一清之議

瀚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時劉大寺鍾鼎泉
救萬然皆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
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驍勇從良民與
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
財帛及斬獲首級從首級累報捷音降勅獎勵
功陞賞谷大用陞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
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傑過冀州入
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陞完皆不
問大用寺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月功
級日費廩餼自出誦易根稿實至貴
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遣太監陸閻監鎗督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傳珪

時閻以陸完寺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
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眾相忤中貴意觀望
依違不決珪奮臂曰今兵老民疲直以肩功者
多致失性命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爾且汝
宗禮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
乎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以王守仁為考功司郎中

禁私鑄錢

二月流賊趙燧子伏誅

風于寇掠河南州縣為
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擊之其眾多遁散亡劉
三楊虎亦老虎俱成走至商城風于知事不齊
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投江西
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非執之遂超授成

三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五月遂自宮張用等五百餘人

五月流賊劉六劉七等敗績

子江下南京揮江官軍不取逼至鎮江官軍擊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

八月劉六等溺死于狼山

劉六等自九江下過南京九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船覆賊盡殲焉豈非天厭其害合時從舟暴與作不假兵力而東南隱憂一旦乃息云

新設東鄉萬年二縣

封谷大用弟大寬高平伯陸軍侯並賜誥券世襲陸完加太子太保掌院事

九月論平流賊功

閩弟陸平鎮平伯仇鉞進威

十月吏部舉終養提學副使潘府

言府為母棄官親終不出

以平盜功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

清苦自修杜門著述請特簡用詔曰可後京缺以名上竟不用

傳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命巡撫官詣闕里祭告先師廟仍量修葺以慰

聖靈

十一月詔給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三石

十二月陞吏部郎中王守仁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

陽致仕

東陽自逆瑾誅後屢以老疾乞休疏凡十上至是始可其請廢其任兆延為中書舍人仍賜勅馳驛既歸猶歲時致齋及頒上尊珍饌并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酒致宴云

修上清宮完特命翰林撰碑文

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即欲行之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楊廷和等力辨以為不可

調邊軍入衛京師

府部科道皆交章論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廷和等復陳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

論科道李憲等不時糾劾不法

理既鈴禁科道為耳目令承望彈劾時憲以同類挾瑾勢恐嚇同官人尤側目焉

為耳目令承望彈劾時憲以同類挾瑾勢恐嚇同官人尤側目焉

近稱賢相然惡羅倫論落以死。損爵正坎城終
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修。文達之富貴
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下指不
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意。可略也。入下指不
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
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
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畏也。用舍之
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
獎。進和。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
富貴。確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
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
聽者也。其蓋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特取而
其魁。

七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儲懽卒。謚文懿。懽字靜夫。泰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疑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為考功。太常。巡撫。無戶侍。所歷職

咸克舉。遺進。堯公。卿。俊。首。唯。引。去。不。為。屈。精。藝。翰。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既。窮。尤。其。精。神。之。所。注。云。嘉。靖。未。賜。諡。

賜唐顏杲卿真卿廟于德州。額曰二忠。杲卿官常山。真卿官

鄉官平原。前知府彭澤。建祠于學宮。右至是成。

八月詔許壽王選繼妃于德安境。不為例。

元許文正公衡祠堂成。祠故在河南者已毀。布政使楊子器屬懷慶府

立皇莊五處。日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日靜海衛河兩岸皇莊。日青縣孫兒莊皇莊。日安州驢馬廟皇莊。日清源縣關莊皇莊。

之。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華亭人。先烈。養母。清苦。奏改晉江。致論。俾得資。除。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浦。禮。例。奏。給。月。米。制。曰。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忍。之。守。臣。上。轉。劄。亦。卒。無。子。天下。士。大。為。感。慕。茂。烈。隱。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謂。茂。烈。隱。衷。泮。行。對。天。地。而。質。見。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與。顏。魯。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養。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道等一百三十五名。王考侍講吳。順天府。鄉試。取。中。式。舉。人。史。道。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大化等一百三十五名。王考諭德倫文。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大。化。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以王瓚為國子祭酒。王考諭德倫文。叙。中。允。賈。詠。九。月。以。王。瓚。為。國。子。祭。酒。

詔建焜翠大素等殿。寧本內臣。家入錢寧。十。月。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十月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入錢寧。賜。以。國。姓。贈。故。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乙丑朔。肅內閣。肅。部。大。科。十。三。道。極。言。時。政。吏。書。乾。清。宮。災。下。罪。已。求。言。詔。

乾清宮災下罪已求言詔。肅內閣。肅。部。大。科。十。三。道。極。言。時。政。吏。書。

楊一清言... 謂不宜創... 地五謂皇... 呂經言乾... 今合乾清... 陳儒臣而... 政而創開... 悔悟痛華... 議誦賄賂... 呂拂言所... 聖圖儲貳... 精神以志... 感格不宜... 願順志化... 去義子番... 重六曰各... 重為民困... 上皆不報

中書舍人何景明上言弊政不報

建后妃不得常御... 同出入番僧... 未聞也且甲... 夷代邪穢之... 尤為早宜裁... 裁抑大監... 報時各處... 敢與抗而... 不勝擾矣

降御史劉天和王廷相為金壇顧榆縣丞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

者試官 取中霍翰 寺四百人

上始微行黃花鎮等處 近伴張銳張胡朱寧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斬貴直文淵閣

改王守仁為南京鴻臚寺卿 以良知之旨訓人

三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上處置盜賊事宜及

請勅戒論寧王 言江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

事定矣其諸臣功罪文案填委採訪忠臣耻于

自揚薄夫巧于媒孽必假以歲月方能核實至

于賊勢眾寡賊情向背則宜早勘報以定撫勦

賈一之論然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近年以

窮鄉官司多被其銜束禮樂政令漸不出于朝

廷地方之權蓋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

請勅戒寧王遵依 祖訓毋預外事嚴駭下人

給還民業仍勅鎮巡寺官凡王府諸事必須奏

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矣奏下兵部陸完

委詞覆奏得旨賦情令提督寺官審處以安地

方各郡將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害人者令寧王

嚴加約束于其家濠濠甚賂用事者 中以危法而逮捕之命不崇朝下矣

廷試 上不御殿賜唐臯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命吏部侍郎蔣冕專管內閣誥勅

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

廣漢食糜借修志欲

天順間寧府以專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逆理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憲濠交厚至是完為

兵書濠濠喜曰全賴為大司馬濠濠完完書

全賴完字也遂與完書謀欲乞復護衛完書

習張銳祖訓為言時於人誠賢有能于上

以求固龍濠濠因賢之賢司越以通于賢每親

書奇賢輒稱為良之賢司越以通于賢每親

復護衛濠濠稱金器之賢司越以通于賢每親

要大學士賈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

金賈巨萬打點復濠濠濠其所以為吾江西無

和時三月既望完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

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

衛疏次日神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通陳關言

只請楊師傳到關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越出票

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江西布政使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

初濠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

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璜誅濠陽復起川濠濠以

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承托詩文交禮焉既而

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忤岳因與制

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制

拷打逼供無名賊私若于奏差大理卿燕忠勤

問岳附勞借威逞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濠

濠誅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借其

才力放之猶

禁錮終身焉

陳建曰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

與才故璋與氣節直欲凌跨軼董覆而上之

時才如西通濠濠濠不足多也惜夫無氣節

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致借勢借威逞私誣善

幾陷大戮注循日錄謂程登墩擺脫得勢與

利二字當為天下第一寺人愚于空同亦云

六月授進士熊浹等為給事中

七月致仕副都御史艾璞卒

艾璞字德潤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

破逆瑾擅權中奇禍係獄編春海南瑣諫

遇有復職且將復用卒老以成論者惜之

續定大臣祭葬例

二品被論致仕者如例量減

父母准與祭葬三品未及三年亦如例

九月設皇店于通州張家灣

推商買舟車歲至

國子監司業魯鐸乞祭掃許之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推商買舟車歲至

降編修王思為潮州三河驛丞

時上狎虎

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待命教日留中不下但降者令降邊方襟職思前吏部尚書直曾孫節行朕朕殆不

愧其祖云

十月以編修董玘為侍讀

降刑部主事李中為通衢驛丞

始入中因嗣及魏晉佛教蓋熾至梁武帝捨身者三無補臺城之缺惟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刑侍韓愈上表切諫故至今論者猶以佛氏初入責備漢朝君臣曩者逆瑾擅權勢焰薰灼陛下既悟之後誅之無赦此其聖明無愧湯武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準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衰言路日塞善惡日混賄賂日行禮樂日廢

罰用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理既誅而善治無可舉蓋陛下之心惑于異端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稜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住番僧日與親處善言日遠則用舍之顛倒舉措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乞鑒漢唐中主之失法憲宗孝宗之明毀佛寺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慎選儒臣朝夕勤講務正心誠意之學明二帝三王之道覽大權以絕天下之姦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華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綱勸風俗進君子退小人作士氣開言路慎名器禁賂賂明禮樂清刑罰足民財修軍政可次第舉矣疏入不報尋

改徵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折色銀兩

從總

歸戶部侍郎馮清奏也按成化中葉洪疏粵中鹽本色為納銀至是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

邊境餽難而糴有米珠草桂之謂官司又有侵飽之一不免請發大帑費國傷民實二臣作俑

蔭故大學士丘濬孫郊為尚寶寺丞故尚書王恕

子承祿為中書舍人

陞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吉有司曰某是

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縮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之受靈寶太宰許進謂邢知州曰吾遙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誼庵詩集六卷傳行于世焉

乙亥正德十年正月朔

二月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

大學士

寺言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發之變未可知何

以備之不聽

三月 大學士楊廷和以憂去位

附錄 寧王宸濠聞舉人劉養正有才名讀兵書請至府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即贊濬有撥亂之才當受白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

四月 南京兵部尚書張潔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

潔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遠年通賦論者謂劉瑾方事督責而潔多附之為士論

以陸完為吏部尚書王瓊兵部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孫需等奏考察庶官

毫髮私徇其甚者止坐以微罪不忍加以太甚
斥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暇且藉口自文需曰吾
期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蓋所黜教人頗
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既而廉之果當黜于是益
服其明

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一清為武英殿

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程文敏奏議曰攷之漢朝
凡為宰相必由部守攷之
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
苦與人之情之練達也我朝若孫瑄入閣則由
御史李賢入閣則由王事皆為一時名臣今一
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無方言能通變者也
伏乞議為定

五月陞胡儼為南京禮部尚書石瑄為禮部左侍郎

王瓚為吏部右侍郎改魯鐸為國子監祭酒

七月浙江左布政方良永致仕

浙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
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
冬徂夏雨雹為灾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
人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臣心傷則邦本搖
陛下寧不為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陛
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饑遺不貲笑謔之中必
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
乞急行巡按御史將已歛銀蓋給還民則民
怨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
之不問甘復一旦危大不禱必委食軍民肆無

八月致任戶部尚書顧佐卒

字良嗣臨淮人為
人持憲有才致任

刑曹按治太監顧雄都指揮牛循之罪知河間
清冊籍均驛傳進副使改大理少卿巡撫山西
提督操江督餉三邊提督太倉所至有聲後代
韓文為戶書忤逆瑾奪俸遂告致瑾憾不已尤
伯邊糧以救湯米指為佐罪罰米千石稱貸以
償然所寄素高終莫能害卒年七十

十月改穆孔暉為國子監司業

勒浙江僉事韓邦奇為民

奇以杆鎮守太監王
堂為所許奏故也時
南科徐文溥寺上言刑政者帝王馭世之大權
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播亂威福刑政大壞
國勢幾危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
化肅清太平復見天何明鑒未遠急心輒乘間
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
理圖為名每縣糾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
按部止之輒生怨羅織陷獄是以鎮守逮司
官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賊耳乃以貴近之
言動加刑誅旗校絡繹于天下縉紳飽首于狂
淫亂政于內今以救瑾縱橫于外民怨且作
陛下思之不寒心伏乞陛下懲目前之弊
戒意外之虞塞思愛大明刑政即如人言乞將
王堂革職邦奇下之法司審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報于
貴近也。不報。

命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十二月以王鴻為吏部右侍郎。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陞王守仁巡撫南贛。

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請擇皇儲不報。

內言漢文即位二年群臣請預建太子唐憲宗位四年而李絳等請求真宗改元五年而田錫請仁宗未及十載育宗實于官中高宗年甫十

四擇立藝祖之後今陛下改元逾四君之期春秋越高宗之歲宜稜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

禁近待皇儲既與遺之歸藩云云于時大率

士梁儲等南兵曹都察御史吳堯

范格等皆以為言上俱不報時宸濠以諫

二月巡撫江西都御史俞諫致仕。不附已諫所

厚御史張鰲山劾之乃召還遂乞致仕

詔起丁憂少師楊廷和辭。遣少監秦月貴勅起

傳旨令右都督張洪監督團營兩官廳。復行揮

周代洪管勇士營初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

上好武將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兼以

太監張忠領之西以泰領之周嘗坐罪謫附泰

洪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為養子四

鎮兵號外四家彬兼統之又自領兩入善騎射

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謀大噉之聲連

于九門浴鐵文組煇耀官袍上親閱之其名

日過錦官望之如錦也諸軍悉依黃瓜甲中外

化之餅金雜盛服者亦必加此干上并

亦皆披之泰及周寺遮陽帽上翹龍采天

以為貴飾貴者綢三英次二英兵書王瓊得賜

一英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焉自後巡狩所經

無不衣黃瓜甲見上者

三月內旨起拔閑住將官馬昂為右都督。

以其

學女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非疏諫皆不報

于是科臣石天柱言泰以呂易轟而泰元位

牛易馬而馬古彼皆不知故墜其計今六位

至尊神明之尊尚難負荷而况么麼之乎借使

陛下威令成于一時安能保諸王宗室肯坐視

乎內外大臣肯俯首乞出孕婦清宮禁以釋

人心之危疑臺臣程啟充幸又言內寵為妻是

謂女戚外寵為幸是謂男戚妹喜代夏姬已代

商褒姒代周此文戎也養卓代漢趙賈代晉安

史代唐武男戎也今昂驕驕暴橫而濟之

馬姬柔傍多能而乘之以媚定兼內外之戎于

一家積復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天下之譏

大有可憂者矣疏入皆不報苗科道駁雲霄范

能寺又言之不報馬姬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之

瑞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舍東上崇從教

騎過飲既醉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安弟始疏

錄前刑部尚書俞士悅孫元弼為國子生

以士

悅正

從間有守

城功也

四月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定均徭則例。

革下

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守丞

判以徵額款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

附錄

南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頃因災異禮

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聖諭日事關朕躬

者皆已知之臣謂茲一念之誠足以潛孚
下誠能御經筵以請學早視朝以勤政下寬
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以奉親誠
敬以事天舍豹房而居法宮遠嬖倖而親儒臣
禁中不可開武庫不以罔利邊兵歸之原伍
者僧斥于外寺非漫不泥積藏不刊馬氏已
之汝不流于下陳馬昂島夷之族不授以兵柄
停各處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裁軍校之帶飾
河路鮮船之進奉必禁其騷擾出留中之章奏
以達下情罷傳奉之官員以重名器則是
論所謂事關朕躬者非徒知之見之于
行事如此而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也不報

六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太子太保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建欲
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
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新貴就問之東陽
以謚為憂一清寺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
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
荷諸公矣
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
公足以當之我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西涯
之在內閣資位總樞稍附奸權脂韋浮沆貽議
伴食不止莫甚焉乃首得謚為文正殺于黨接
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若彭韶正色立朝
完名直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斯乃攸宜而既
茂乃得惠矣之謚二者予奪胥失之昔宋夏竦
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失之為人天
莫不知之今乃改謚文正美無以復加之為人
國家至公乃改謚文正美無以復加之為人天

取正我謂不聞此矣

追贈故廣東布政使陳選為光祿寺卿謚忠愍

謫前江西副使胡世寧戍遠東

徐文辛等咸認其冤竟以欺侮宗室坐罪自是官司風采蕭然矣

令兵部分遣官屬撫安軍民

蔭故侍講贈學士劉球孫祚為國子生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後疏論時事有謬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可以

十一月命典誥勅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右僉都御史王雲鳳卒

禮曹疏救楊茂元及論李廣專恣廣銜之以他

石後張練為吏部言于瑾收之以為人望擢國

子祭酒瑾敗改南通政尋謝病歸復起念都建

撫宣府僅兩月凡上教十疏始建儲及免調

邊軍寺事皆中時宜會父喪去蓋亦志行之卓

然者其師事同榜蔡

清人尤服其誠云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丁丑朔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獵于南海子。

黎明文武大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令請大臣先

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殿行慶成禮明日以警屬鹿兔分賜諸臣勅上時微行猶諱之至是特宜諭外廷無敢力爭者旬日再獵南海子西止巡邊之行自此始

舉計典。

疏上詔如何惟張龍孫清雷用。

蔭故大學士楊士奇曾孫宗明為國子生。

吏部議士

奇已三被恩蔭不宜許上特與之。

鎮撫南贛等處都御史王守仁檄行十家牌法。

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族貌年

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

孝兄愛弟恭天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奉官法

勸謹辦國課恭儉守家業謙和處鄉理心要平

勉毋懷險譎事貴合恐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

卑已損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

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得伸上辱祖父下累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靳貴顧清為考試官。

倫以訓寺三百五十人。

浦蔭故禮部尚書吳寬孫仁為國子生。

寬嘗蔭于吳木

任而卒故補之。

三月廷試。

上不御殿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月選汪應珍林春寺

南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八事。

一遊收射獵乞賜

福一視朝聽政宜如常議以振勸請之治一儒

臣勸講宜循常期以切劘治道一老臣宿望如

謝選韓文孫交董宜聘召以禪 照政一言事

破諫如科道張原周廣高公詔編修王思恭宜

收用以作士氣一各邊巡撫宜慎選以為他日

本兵之需一禁中邊兵宜遣還各鎮更清查各

辦工役宜裁省查革疏上不報。

必陽人素寡學性兇險始比尹

大學士焦芳卒。

晏父子晏敗坐謫為吏部時值

逆瑾入黨道一時盤樂卿察伏闕固爭芳潛通

羅織忠良阻塞言路皆芳導之其于黃中與劉

字子仁皆傳旨為庶吉士尋曠侍讀且納岑濬

憤惋以為失刑云。

吏科都給事黃鍾等諫微行不報。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貴主考會試言

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為大學士直文淵閣。

七月王守仁請疏湯鹽法許之。

初都御史陳金

賑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臨吉分賣自六年至九

年止至是仁以勸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許

俟地方平。陞許達為江西巡按使。

加蔣冕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

文淵閣大學士。

加王守仁提督軍務。仍巡撫。守仁微知宸衷。遂逆賊。故請督軍兵部。

八月甲辰。上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

欽閉關。三上疏。乙卯。上回鑾。北邊將江彬同。許泰劉暉導之。

也。與朱寧號外四家。上在豹房。同起卧大學士。梁儲等。累疏請回鑾。且引土木事為諫。不聽。

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廖紀為吏部左右侍郎。

王瓚。顧清。禮部左右侍郎。金獻民。刑部侍郎。

命立祠祀泗州烈女何氏。從御史黃卿金奏也。何年十六。其父母嘗。

之婚家。王守仁。江西諸賊。橫水謝志山。福壽。自州。天鳳。利頭。池竹岩。

丙寅。上夜出德勝門。越居庸。遂幸宣府。命太監谷。

大用守關。無縱出者。

國子監祭酒。春鐸得予告。

九月。上在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營鎮國府第。時高門富戶。

皆厚賂。彬求免。上私幸其第。關部科道。疏請回鑾。皆不報。

壬辰。上在楊和。

丁酉。萬壽聖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月丁未。上親督諸軍。禦虜于應州。虜遁。幸大

同。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尋錄功。陞蔭錦衣衛。

指。揮使秦子。為右都督。指。揮同知魏天祥。溫得。為都督。同知。指。揮使于福。為都指。揮使。指。揮同。

知。周暹。正千戶。李欽。副千戶。張祥。俱為都指。揮。同知。署。指。揮。金事。蘇崇。為都指。揮。金事。署。正千。

戶。馬祥。為署。都指。揮。金事。舍人蕭迪。張奇。齊。璽。為指。揮。金事。張俊。韓盛。聽。劉。棟。楊勝。谷。柯。蔣。鏗。

為。正千戶。陳。釗。為百戶。天祥。等。皆。太。監。課。彬。寺。弟。姪。烟。表。從。來。蔭。序。未。有。如。此。濫。者。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急除奸惡。以安宗社

疏。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為所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

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行。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寺。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寺。處。節。輕。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又。導。陛下。出。

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寺。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

狂。虜。之。眾。奔。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堡。櫓。哉。長。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

江。彬。國。家。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報。

十一月。上在大同。

命起復少師大學士楊廷和。赴內閣供職。儲乃。遂。廷。

和為首相。

戊子。上還至宣府。

冬至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上還京謚 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工科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諫遊幸。 疏畧言

親開曠外議皆謂陛下因此乘便復幸宣府
臣自陛下遊幸數年以來災變不可勝數而
近者宣府往遊之期每風雪慘急天意可知
而陛下不悟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位設或不
悟天意或幾手息矣長禮大事所當自盡遊幸
則禮廢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謂陛下
下何如王陛下事太皇太后孝未能盡則臣
有交于人心土崩之勢成矣宣府沙漠本無可
樂與臣親乘輿在彼之時毫髮之事人道之
間有臣所難言者人君所行如日月在天其將
與臣恐僂伴不可辱得而積久禍及則真
昔者大康田于洛內煬帝行幸江都止以遠
日萬歲自有成事陛下荒于遊幸而不以天
下為事無乃未盡其政與方今朝廷空舍棄
城而空遊都空天下之人皆知有危亡之禍
陛下不知而又遭此凶變天意人心治亂安危
在此行臣願陛下罷宣府之幸以釋人心之
疑然後盡心諒陰濟心寡欲親賢遠奸以求
至道以紹先帝之盛是即舜之大孝也又何
人見而阻之乃避居蕭室雖妻子不得近況
即易服待罪中外

三月 勅致仕太 太保都御史彭澤為民逮其
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至京治之

榜澤嘗與言官論及朱憲輒念日恨不手亦
職放兵善王瓊以語宣且曰吾為君致彼
私察之于星招澤過家匿屏後瓊故激怒
澤罵言如故寧由是街澤瓊既遣科道勘
事欲中澤以危法及勘至子是一無所動
遺其屬諸詢踏真場會同給主事張傑疾
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條不可殫計四乃自
言澤擅命遣使納幣復許增幣失信毀譽
重昆九疇俱宜速治詔以事體重大下部
議及議衆多不手然吳瓊不敢言禮書毛
折辨之瓊厲聲曰使城至關前鞠之以重
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昔者刑不上大夫
石珍曰彭澤奸人猶給事王瓊石天柱皆曰
不可枉瓊迫衆論因曰我豈害彭澤者乃
易奏稿數字謂澤歸諭年乃失事似亦可
上朱寧以素憾內批澤姑從輕奪職為民
曉供逮問于星科道汪玄錫歸存智幸俱
亦調外任蓋不効彭

四月 上謁六陵畢遂幸密雲執永平知府毛思

義下詔獄 時民間傳言欲括女子欲財物以克
大喪未舉 進奉多驚避哭泣相聞思義下令以
歌人心 駕至授民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校官文書
敢欺 駕至授民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校官文書
其言 上怒排之季降安寧知州

五月 上駐蹕大喜峰口 上欲招來朵顏衛夷
人至關宴勞撫按戚

原劉士元各疏諫不報士元尋以按指揮黃勳
利侵事 勳逃至行在因變行講蒙執杖幾死下
詔獄明年四月
降麟山驛云

戊申 上還京

以吏部員外何景明為陝西提學副使。

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因江西巡按范翰奏也。下廷臣議令如祖訓累朝相承例。以便服為定。仍以書論宸濠濂自是銜翰卒為其所中傷云。

六月。改賈詠為國子祭酒。

葬 太皇太后于茂陵。

七月。虜寇寧夏。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暫出。上國公。趙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人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其驍連名上之。畧曰。人君承天為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威武副將軍之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

冠履混淆。自世及今。未之有也。通者我皇時。巡出遊天下。人心無不疑。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身家不足恤。但恐朝廷之禍。亂或從此始耳。願上省時。屢促草勅。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之。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願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事。自卑而列于臣。若臣草勅。是以臣而名。儲免冠解帶。俯地泣曰。臣逆命。有死而已。草勅以臣名。君。儲起。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庖。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所主。梁儲正色曰。上春秋鼎盛。建儲君未宜輕言。萬一有他。

吾輩伏莽。爾矣。亦諱言之。遂遂獲。

上出居庸關。歷懷來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無算。復鞏。房所貯奇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還京後。教數念之。彬亦欲專寵。俾諸宰臣不得近。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心大內。而初以豹房為家。今又家宣府云。

虜寇固原掠蘭靖臨鞏。

時小王子三千。長阿蕭師亦不勅。祇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勅。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若之子。

我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為所據。良也。先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或軍禦之。不過依險割管。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驕虜。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眾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計。每大舉。曬肉掠馬。亦頗勞費。若得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亦款。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點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進之眾。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不免外擾。供餽之授。易生內變。誠不之知。邊事之所終矣。

八月。上在大同。

命建湯和廟于定海縣。

和國初守備寧波。築城增城。至今倭不敢犯。故

巡按吳成
奏祀之。

賜故都御史韓雍梧州祠額曰襄毅。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上在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馬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居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時貴近多先掠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上聞。

十月福建兵變命南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勸

處。

上渡黃河駐蹕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廣鹽。

初廣鹽止于南贛准鹽行

于袁臨吉以灘高二府若乏鹽此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上則私販與而弊滋于羨先利歸于豪又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為保安之策未有散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則非科取于貧民亦須取給于內帑矣民已食而欲不休是驅之從惡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復開廣鹽著為定例永遠遵行乃得旨俞。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

尋納欽女。

以大牌調西官廳勇士赴宣大。

九六千二百六十八人皆給濟

冬至。文武百官行過賀禮。

十二月。上駐蹕太原。

南道御史謝階等歷陳乘輿所御鎮守司科

擾等弊。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丙申朔。

上在太原文武百官行過賀禮。

甲寅。上至宣府。

二月壬申。上自宣府還京。

文武群臣具絲帳

勝門如先年禮儀。上欲巡泰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過觀中土繁麗入

精洵洵時宸濠久蓄異謀俟釁而發中外憂文

帝道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陛下亂本已生禍變

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治大事于

今最急者為陛下知之一曰崇聖學先儒周

敦頤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巳動可不慎

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

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

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陛下聰明天縱有古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進無度流連忘返無乃

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于是乎不

能辭其請矣伏望高拱九重煥神定慮屏紛

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詢忠良則聖學

之命脉也其通塞關乎治亂近時臣僚奏廣或

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開權臣則又聞

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
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罪
及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由知
獲罪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陛下無由知
之矣天下鳥得而不危哉代望陛下廣開言
路以培氣雖有亂臣賊子亦不敢肆矣三日正
名號孔子有言不臣則言不顧名之所係重
矣哉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
近傳聞莫不驚嘆以為怪事陛下聰明智勇
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
奈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乃自輕如此
陛下是以下皆公之臣而陛下自稱公則為
臣等實竊耻之伏望俯垂納諫無益請臣
幸之分庶幾體統正而朝廷白尊矣四曰戒遊
王母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訊觀魚終網
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
至供億浩繁寓縣驛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
能相保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
妻孥以避去者流離編路敢怨而不敢言萬一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不測則歸無路望
深戒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詔與民更新罷南
巡散宣府行宮示不復出斥不御之人心如此
其家雪已往之謬以收既失之人心如此則尚
可為也五日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身勿用
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今之小人則江彬為之渠也彬本行伍庸流或
狼傲誣無人臣之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
無可賞之功今乃賜其國姓封以伯爵付以提
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天下之人皆切齒
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何借一彬以識天下也伏望大書乾綱
彬于法以為奸邪小人之戒六曰建儲貳漢人
有言曰太子即天下本大本一播天下震動夫
有而搖而下猶震動况于無本其何以安陛下
下春秋斷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
無于所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罷不親陛下但
知收置義子充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
大業臣等以為陛下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
宗廟之靈並請母太后之命于宗室中選擇
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
生則繼統有人固本以固矣不報
此則繼統有人固本以固矣不報
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祀畢復幸
三月陞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疏宸濠不軌狀 時李士
服侯一日晏 駕犬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
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
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且必反
燧日夜防遏濠托勳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
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
分速滅又連上七疏言濠反在旦夕諸奸邀于
途不得達誅權奸恐事泄誅及往往不以聞
五月御史蕭淮劾宸濠不法事差太監賴義駙馬
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馬昂已姦
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
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
掠而歸其財于寧南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江
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
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

張文錦安慶衛指揮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辰濠怒遂駐師督衆連上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

宇懋舉南陽人性端敏好學蒙古涉獵宏博尤明習經典每論大事援引曲當為諸生時督學陳選稱其為經世之文為學憲甄別才器甚當任祭酒改吏侍所至皆以清正稱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克之

先是朝廷以福建兵亂命守仁往撫勸及密遣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祿亦報守仁乃乘所乘座艇以小船奔還吉安遂與

江西平

知府伍文定信義檄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知府徐連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自焚峇哨兵入城天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南昌失守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圍兼程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走邢珣哨從之賴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散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如及宮人皆赴水死于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妾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

昔紉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

速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

籍其家 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秦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

充軍餘俱死干獄

八月下 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守

音猶未至京諸邊將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遣太監張忠寺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遣回待至南京良卿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等以宸濠就擒

諭勅獎南京內外守備赤贊官

以兵書喬宅屢

九月壬辰 上駐蹕保定

附錄 時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信乘夜過王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京邊軍餉困迫所激奸黨起天下遂成上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以此出為舉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然而行猶可挽回萬一逆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之付以宸濠

十月 上發臨濟

大臣科道各

改王守仁巡撫江西

疏班師不報

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

珣為右叅政。以檢校。濠功也。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謚文安。字亨大。閩縣人。性方

介。臨事公平。為祭酒。嚴而有恩。其條不以私家請託而移。故有美費。朱薪貯之。官置諸解。尋泰留務。凡軍國重事。上疏極論。皆切無忌。避正德初。忤瑾左遷。尋罷職。瑾誅乃復。故官子。楊孫眩皆以科甲顯。至其詩文亦渾厚。如其人云。

十一月辛卯。上發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已巳。至淮。破嶺。

十二月辛酉。上至揚州。

乙酉。渡江。戊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太廟。

命勦捕宸濠餘黨。以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御督朱輝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時。江西已寧。忠寺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肆殺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庚寅朔。上在南京。謁孝陵。文武群臣于奉天門行進賀禮。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上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丁酉。立春。上迎春于南京。

舉計典。至七月方得旨。親官候于京師。

三月。上在南京。時江彬統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丁。

視公卿。濟懷不軌。喬宇為南兵書。獨任留守。机務諸司皆倚為重。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彬亦頗憚。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者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謹。非常。城門鎖鑰。致政索。亦敢取。與。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字言。拒之。竟。彬每假傳旨。有司求索。日或數。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遂不行。張忠朱泰。晏。矯命。召王。持不。乃。于。上前。謂。守仁。必及。上問。何以。對曰。詔召之。必不至。張永。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燕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開。先。寺。刻。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焉。

命石瑤李廷相為會試考官。取中張治寺三百五十人。是年以

上狩南京。

三月。上在南京。時楊廷和寺。願請回鑾。言郊。在春。孝真皇后。大祥。在二月。即宜。祈。廟。今。俱。改。十。至。再。甚。為。非。宜。朝。親。官。負。吏。部。考。察。未。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進。士。殿。試。之。期。豈。宜。太。緩。各。衙。門。題。奏。五。六。百。本。多。係。緊。急。重。務。未。蒙。發。出。施行。况。連。歲。災。傷。餓。殍。盈。途。天。師。也。駐。供。億。繁。勞。意。外。之。變。尤。可。隱。憂。乞。順。人。心。懷。永。晉。巫。召。班。師。不。聽。

四月。上在南京。

五月。上在南京。

大學士梁儲等上請回鑾。言今日之事。有當行者。五。有當速處者。二。反。宸。濠。及。逆。黨。子。女。財。帛。無。幾。低。久。伯。丘。上。其。未。獲。奸。細。豈。無。往。來。

視潘蓄異圖者沈夏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劫掠倉卒之間強兵亦不能致力言之可為寒心乃今日所當深慮者也郊祀大禮每歲皆春首舉行今延至五月豈宜更緩太皇太后大祥今已三月矣尚未升祔殿試傳臚尚未舉行朝覲諸臣久駐京師尚未回任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事宜延滯至七八月尚未處分乃今日所當亟行者也水路由儀真比至張家灣俟候人夫不下數十萬所在官司拘留聚處妨廢農業况因飢饉疾疫死亡者眾誠可憐憫其陸路自江浦至河南北直隸及見居南京城內人役為數亦多各宜量地遠近特降明旨定為限期不致官民兩候其驛驛官馬日漸耗損若再歸遲則死亦多况今各府州縣所貯草料及借各部場者支放將盡不足一月之用此外有司無所辦納縱欲設法措置緣附近地方去年災傷收禾不多今夏又夏所在醫疇解從買給議者歎舊新銀而收馬如外以行日所

急但如外俱軍糧因時則以種禾麥園圓則以種蔬菓牧放踐踐人亦不若乃今日所當速處者也伏望 皇上俯垂省覽特賜採納亟召內外隨駕官員從宜勸酌速議回奏不納

江西大水都御史王守仁以四罪自劾
言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為壑舟行于間民瘼于木杪室廬漂蕩烟火斷絕詢諸父老皆謂數千年所未有者夫民遭宸濠之亂肢膏已竭今又重以非常之災難言思矣臣罪寔多宸濠之變臣乃接境不能固變于未形至今得突遠勞親征師使暴野百姓疲路朝廷之政令閉隔四方之困德日深臣罪一也徒避形迹苟為自全不能直言極諫以俟 聖德臣罪二也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且陷于有過以變更遷就為權而日荼于舊章以撥拾羅織為能而天下之心日離以聚斂征索為詐而小民之怨日積臣罪三也上不能裨國下不能濟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罪四也乞

賜罷黜以為人臣之戒

六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
諸軍夜驚左右皆懼久之乃定 上所在大

七月 上在南京
大學上梁儲蔣冕及南京科道官衙道龔大有等各疏請回鑾皆不報

八月 上在南京
致仕太子太保學士靳貴卒謚文禧 字克道州人豐夷端幸發言有章為文有思致在科場崇雅黜浮文出其手者多與重數朕幸未科試之事屬失防檢致言官誣之至是卒 武皇回銮幸其第撫按韓之祖 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蓋亦

御史周裳請令提學官校士重德行之選議行之

閏八月 上詣 孝陵辭
癸巳受江西任丁酉族驛發龍江辛丑至儀直祭卯登金山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宅者五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賜癸丑至揚州

九月至寶應
鎮守太監丘得索賈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殺日乃得釋放

辛酉駐蹕淮安丙寅至清江浦
幸太監張陽策泖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月庚寅 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

十一月 上在通州

申嚴捕盜之禁

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布政林政茂等俱下錦本

衛獄。鰲山為諸生應舉時。辰濠見而從之。自後

太監許滿皆為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

發詔逮捕下獄。肅皇即位後法司以京上鰲

山正茂俱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平日所記

餽送姓名簿籍王守仁以達名者眾令焚之亦

所發者僅百之一二耳。

陞湖廣按察使胡世寧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謝成遠東及宸濠反

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遂起是程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直文淵閣

十二月。上在通州。

巡按監察御史葉忠上疏行在所。疏曰。通者寧

下穰然震怒下詔親征以萬乘之重下侵一

之事識者固以為非策矣幸而天佑社稷元

道路若于迎候公私破于供應而人心外疑

必左右讓使之人有盡惑陛下以售其奸

夫陛下下之天下。今天地之大祭未舉。祖

三年一策士皆國家重事。今過期者。已七

矣。政務滯而弗行。社稷虛而失守。陛下

能安乎。且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六師久

昔人有言曰。白龍魚腸。國于豫且。又曰。胡越起

于敵下。羌夷接轡。可不慎哉。願速發。明詔班

師。上謂。祖宗之托。下願巨工之心矣。初。上

危之。上亦不之罪也。

已丑。賜宸濠死。逆黨拱樞等皆伏誅。先是召皇

閣部大臣。利道寺官。至通州。議列上宸濠罪狀

言濠大逆不道。宜正典刑。拱樞親論。宸濠濶

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

徒。拱樞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

上曰。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宸濠濶濶。

粘從輕悉令自盡。仍焚棄其屍。

論曰。拔正德間事。蓋宸濠乎。始哉。宸濠之亂

者。其天命之眷佑。祖宗之慶澤。將以起中興

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漢。死有在也。夫守仁

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漢。死有在也。夫守仁

孫綏許達之。宸濠。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罔

以虞美者。未盡善也。夫。武宗惑于群小。欲幸

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謀不可不執

廷。閣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必于

有詔旨。何可違也。豈不得行。遂稱病辭官。此與

弁武。魏歸。浙之意。略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

如是。已豈所謂公孫碩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

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甲午 上還京 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

屬教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正陽門園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丁酉 大祀 天地于南郊 初獻 上躬血于地 不復 郊矣 遂扶歸齊宮蓋自是

辛巳 正德十六年正月甲辰朔

加蔣冕 毛紀 少傅 少保 戶部尚書 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二月 濬白茅河

上不豫

三月 上崩于豹房 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

謂之日朕疾殆不可為矣汝幸與張銳可召司

禮太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

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專皆由朕之誤非汝

眾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敬進奔告 慈壽皇

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中外文

武羣臣曰朕疾彌留嗣儲未建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已

請奉 祖宗遺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

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 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

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 嗣君至日

處分于是司禮寺監太監谷大用常霖張鏡內

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

禮部尚書毛澄奉命行初司禮監官以

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

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

項之吏部尚書王瓌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

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耶眾不吝環意乃出又

傳遺 旨令太監張永武職鄭璉安邊伯朱泰

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

城九門及巡城五城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

衙門及巡城五城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

玩又傳遺 旨豹房侍官軍勞者可憫令永

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武團練各

邊及保定官選鎮並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

門辦事官旗校尉寺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

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十魯番佛郎機寺處進

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並少林寺和

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事婢奉 上遺旨快

船非常例者放遣以上教事婢奉 上遺旨快

論曰 惟賢輔之是從則 泰陵之業可以復

見奈自谷大用等肅而燕遊政劉瑾擅而士禍

條劉謝去而相權失言官斥謹論廢而利門轉

寧進江彬入而遊幸與官輕而頹民窮而盜榮

其即五侯十常侍元和之黨乎流賊之擾遍及

畿省者六其即黃巾黃巢紅巾之亂乎宜鑒宸

濠之變其即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乎召邊兵入

京師其即何進董卓之釁乎變幸盈朝巡遊

無度天下穰亂之形業已見矣幸

祖宗德澤入人者深一清投計張孫許死義王

弼逆瑾之禍于已然而胡曹持法孫許死義王

伍勤王又以剪宸濠之變于方張懿哉諸人豈

天將開 肅皇中興之業故篤

生忠賢以嗣靈長之運也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一

世宗肅皇帝

帝諱

厚德

興獻皇帝子。憲宗純皇帝孫。

與王弘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降州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上生于藩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異軫分已而。獻王薨。上受勅嗣國正德辛巳春三月。武宗崩無嗣。南北驛騷儲位久虛中外人心已有所向至是入繼大統在位四十五年壽年六十一。十二月十四日崩于乾清宮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諱曰欽入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于永陵。

辛巳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 上即位

先是

大漸遺詔曰朕承 祖宗丕基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先靈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躬 典獻王長子厚。勉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禮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諸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翌日丁卯遣司禮太監韋壽壽等侯張鶴齡附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齋 詔諭金門步至承運殿開。成寅壽等至 上迎 詔國門步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文符朝藩衛諸臣霽等視 上相顧嘆曰 帝王自有負也 士午 上辭 獻皇帝 顧瞻不忍去從臣感 癸未發安陸辭 上 冊 蔣妃 嗚咽涕泗比發父老 攀戀不得 上以藩衛官校下謀有司恐為治途擾時命從 臣駱安寺殿勅之所過辭謝請 王供饌屏絕有 司珍奇之獻行殿多朴儉王甫至 良卿癸卯至 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儀請如 皇太子即

位禮 上覽之請長史表宗畢曰遺詔以吾親

皇帝位此狀云何大學士楊廷和等請上如

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中華殿上箋勸進

擇日登極 上不允會 太后有旨 上乃御

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 皇帝位時又

早晨大雷雨向午忽春雷象成新翌日詔曰朕

承皇天眷命是列聖此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

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語屬以倫序奉宗

祇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

重實以冰兢之懷茲欲與道致治革故鼎新事

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

在冲年尚類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

元年比正德間則盡革功臣校廣綠監織藉稅

諸弊政盡行廢革赦罪雜犯以下未減有差

于是中外鼓 若獲更生

甲辰禮部請視朝

尚書毛澄等上言大行皇帝

望上嗣登寶位萬幾所係伏望以宗廟社稷為

重少節哀情于西角門視事有官行奉慰禮

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

七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禮寺具上儀注

兵科左給事中徐之覽疏陳新治輔救之道

言 陛下入自藩國繼承丕基正天命啓聖之

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玩榻于天下

久安 祖宗法制遺紛更于小人之柄國今日

輔救之道惟在克定意志于中次廣言路于外

庶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墮于小人之手

則天下之事愈不可為矣犬行皇帝聰明英武

獨以志愈未定羣小未徇其欲遂至忠言不聞

于耳媒孽日陳于前威福下移政事大壞今

元兇雖去顧其盤據既久根蔓滋多猶恐

通神貪恋權勢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

以取憐固籠天下事豈堪更復姑息耶臣是以

俱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皆又扼于權奸蔽

柳之餘而欲吐其憤激忠誠之根必有不願言
或我抑則小人必乘之以進而仇忠直言路一
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之累臣是以又懼言者
之過激也乞 皇上獨秉乾斷內外文武大臣
及非軍功而冒得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
即賜罷斥令科道查劾向上罔上誘惑奸佞之
輩宜之典刑迺來小人所變亂一切弊政奏請
改革用彰我 皇上中興無前之烈 上曰大
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
各衙門獎改俱遵詔旨改正以行

丙午遣官奉迎 聖母
統雖未敢顧私恩然冊
妃在藩府朕心實切懇慕可勅遣官奉迎并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足遣司禮太監秦
文等捧箋請安陸奉迎 聖母初 在途思
離 聖冊輿舟並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

命大學士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弟翰林編修
初宏濠謀為不軌宏發其奸其請復護衛
宏力阻之乃為濠所讒宏解官去宏亦
廢職至是兵科給事中徐之盛等紀功江西言
宏謀國盡心而濠亦未聞大過不宜終棄吏部
覆允故 有是命

詔查書濫軍功官爵
張鏡
忠二十
八人執付都察院鞠治魏彬張永間住其弟侄
義子人等官爵員蓋者並依詔查革以給事中
閻開楊秉義徐景嵩
御史蕭淮等交諭

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贈言仍各陞一弟任世襲
錦衣百戶 正德初劉瑾等八黨亂政岳亨與大
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世隆等贊人

校岳亨于內門遣發南京尋令追殺之
至是大寺寺敗 上念其故故有是命

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名以都督桂勇充
舊制設軍二千六百餘員名巡邏

參將督領之
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

西過廬江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之官專領事
無統紀又汰革海戶及說冒軍匠人等相聚為
盜民間苦之于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
會禮科給事中儲昱亦以為言故有是命由是
盜賊屏散 京師肅清

上天行皇帝諡號
弘治黃河且正

令河南都御史龔弘築堤治河
德初年變遷不
常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兩源築
乃折而南去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兩源築
堤先以去其二臣茲乘水落補築一堤以修
衝嘴又震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堤
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崩沉奔騰
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築臣先常築堤一帶起自
長垣由黃陵崗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
廣百尺高十五尺今擬于堤後相距十里許再
築一堤延袤高廣亦如其數即河水亦甚衝越
四堤流十里而達性緩勢平自無大決水落則
仍修舊堤以為先事之防斯為
水遠計也工部復議 上從之

以吏部侍郎袁宗臯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務
諭扈從功也以長史袁宗臯為吏
部侍郎尋進尚書大學士 本張
佐戴承為御馬監太監護衛指揮駱安
為錦衣指揮餘四十人俱增秩有差

加故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地官以老疾請歸年八十有一矣故遣行人存問加宮保在國願月祿養之仍養一孫為光祿寺寺丞

令師錄 先朝隆黜守正諸臣

吏部奏近奉詔查先朝直言

守正隆黜并乞歸諸臣外者宜議卹生者錄用按大學士謝選費法尚書孫文翰又都御史彭澤等已經言官論薦待次徵召無容論矣至如大學士劉健者德重臣首見廢置而優老之恩教未加尚書傅珪有道去位卷忽云亡而退卹之遺典未及右副都御史李昆大理寺少卿吳堂翰林編修謝丕王恩都給事中吳經潘瑄王慶石天柱給事中陳昇王昂張元徐文溥黃臣御史李熙王蕃薄彥徽劉萬生李翰臣施儒高公訓周廣李程徐文華林有年許完張士隆董和劉士元張文明范格趙春負外謝典韓邦清戴冠生等李冲許事沈沈大同務林華副使知文筆余祐陳九疇余事韓邦奇知府程堂毛思義知州樊學吳棟知縣周者以危言觸忤黜謫廢棄衆論惜之謹各具復歷以聞乞賜優禮懲師而復李昆等官以次擢用疏上二上命擬勅遣官存問大學士劉健仍令有司給月祿俸夫差復其孫原蔭官珪賜贈諡此等復職如故所未倫者令續奏既而贈珪大學士少保諡文毅

詔加董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章懋年逾八十加時章懋年逾八十加

時存

六月以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欲召用不果故有是命

守仁因既乞省慕矣

果諸致仕

乞致仕上察其誠懇許之特賜勅給驛以回遣官護行仍蔭子若孫

一人為中書舍人有司月給祿米庫夫

詔明年補江西已卯鄉試

復遣官往迎 聖母 興獻妃

遣大監戴永等齋筵并迎于途

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喪以江彬

按高岱論曰彬非有他故特濫強勇悍庸材耳其非智畧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術則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扶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武宗彌留之際乃晏然歸社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宋諸輩當天崩地折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于腹心肝腹之間而卒幹乾坤于再造者雖母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護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

詔誅錢寧

寧先朝貴國姓招權納賄

罷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舉

舉太監張

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于鎮江府歲時致祭

忠節也

命營建大行皇帝山陵勅武定侯郭勛督造

從巡按葉忠請也

詔賞各邊軍官

上諭禮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軍官勞苦宜加賞賚遣官各給銀一二兩工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查復遼東

蘇州宣府大同山西陝西等處延緩年歲鎮守
軍共二十七萬一千九百員名給賞銀七十四
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

袁宸濠逆黨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於市

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詔贈故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禮部尚書謚忠

烈江西副使許達副都御史謚忠節旌忠祠於南

昌府有司春秋致祭官其子孫堪許瑒俱錦衣衛

百戶

救脩 武宗實錄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曾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疏

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

其王祀師冊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

益王子崇仁主後與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

告上 帝稱任署名而令崇仁王考 與獻王叔

益王 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于是大

學士廷和及薛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順樸議最

得禮義之正 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與

國祀事今雖以崇仁王異日仍以 皇太子後

與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

書澄侍即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

上不聽仍 命博考典禮以來至當已而廷和

復上言法二君則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

上言 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 陛下有父道

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 孝廟而上稱祖

諫文以上番中不報 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
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 帝終不從仍命集議

秋七月進士張璉上言大禮

自王賚去頗不敢申其說至是見 帝屢駁群

議乃上疏曰朝議欲上考孝宗 叔與獻王此

拘定陶濮王故事爾夫漢哀宋英皆立為皇嗣

養之宮中是尚為人後者故師門司馬光之論

猶可今遺詔謂 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為

孝宗後比之哀英較然不同稱 與獻王以皇

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况稱 聖母以皇叔

母則當以君臣禮見然子終無臣母之義故謂

皇上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

別為 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日

使母以子尊與父同斷 與獻王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 帝遣司禮監送閣

中論廷和曰此議實違 祖訓據古禮爾曹何

得誤朕廷和曰書生為知國體復持入 帝熟

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時

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論曰至親莫若父

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思父

之恩無由報耳今尊 父為與獻皇帝二母皇

后祖母邵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禮

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所生者為伯父父母益

不啻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願肯

封還手敕 帝為中正

遂至是行之

八月御經筵

先是教禮部曰朕惟講學修德

帝王首務八月初二日宣御經

筵至是行之

命禮部議聖母入門禮

初議由東安門再議

由大明門上

不

議

由大明門

再議

由大明門

上

不

議

由大明門

再議

由大明門

上

不

議

由大明門

再議

由大明門

上

不

議

由大明門

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
九月聖母至通州 初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

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奏請用王妃馮轎儀伏不
朝儀以人為上為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此我子
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定也因番通州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 聖母歸
藩群臣惶怖張璠賈既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
欲與內閣爭耶璠曰內閣誰為爭者焉有為禮
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撓者乎遂上疏及大禮或
問以進 上覽之番中

庚午 武宗毅皇帝葬康陵 教皇帝神主至京
內遂奉安于几筵殿

十月辛巳尊邵皇妃為皇太后 興獻王為興獻

妃為后 建和恩勢不獲已乃草救下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慈旨以朕繼承大

統本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母宜稱
與獻后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母宜稱
命不敢固違 帝從之 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
議之意也

張璠上大禮或問 初上言大禮御史盧瑗給

宸聽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群議上言
不當帝后其所生番中不下于是毛澄等以璠
于光言上請乞戒諭璠亦不報九月丙子
帝諭廷和曰朕父獨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徵
稱閣極何由報終勞卿等折衷伸朕孝思廷和
帝仍守前議不欲變及 聖母前通州不入
帝欲避位璠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折統嗣之異
及尊崇基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濟病遺內
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璠乃齎至左順門上
之衆阻之不得 帝覽之番中不下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韜見

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 帝益為心動矣
論曰 天人是說勢而傳禮恒情爾于時秉臣執
上而捫扶隨之力就與秉政說也爾其間
能奪耶嗚呼良賈弗售人爭去之况未必良乎
視所易售而居之求蓄尤人情也無異乎洲濬
之說不干彼而干此也

以何孟春為工部侍郎 時孟春為都御史巡撫

以興聖治勸 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 帝嘉
納之至是又上言竊見進士儒儒上言欲尊
聖祖母為皇太后 聖父為皇叔考與獻大
王 聖母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所云考字臣
愚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

叔考之說宋有宗稱太祖為伯考是興王業
獲尊位者也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 興獻
王乎成王謂周公為叔父是生稱之辭既未
有稱叔父者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已謚之
親王乎臣伏觀詔書 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
不正之號非臣所望于今日也廷和覽疏以為
有見乃擢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饒夬為僉事 夬上言 皇上貴為天

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 與獻于
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斯盡矣乃出為
按察司僉事夬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
疑已故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守仁既辭且讓功
特加封爵以明公義 于象乞均其賞得

王司寇世貞對明事曰文臣封伯維前後十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驍威寧伯趙新築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諸伯云

十二月除張璉南京刑部主事 先是帝下大禮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至廷和銜德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璉論璉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為大禮說難我也璉執鞅而去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也璉執鞅而去

起林俊為工部尚書

俊上疏曰孔子謂朝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格爾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謙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河忍襲為疏入番中廷和遂奏不聽

論曰其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手唯也言不得于春維必在彼者而當事者互為之舉與人生競乘者不保于庸闇之主而况英明如肅皇耶所爭即是猶無君况以同異私衷黨代其間乎此其終激而為後日之紛紛也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供求罷歸

先是帝下御劄論加 獻帝后以皇字廷和上言恐紊一代綱常萬世公論不可因封還御劄帝曰卿信已悉弟固極之恩報亦無方其勉承朕命稱 父與獻皇帝母與獻太皇太后廷和等復上言 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尊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能辭責俱願罷歸 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託為辭于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上言皇字不可加 帝曰慈壽皇太后皇旨有諭 皇帝婚禮 行其加 興獻帝后皇

字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 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與水羅羅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御賈諫汪俊等上言若 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 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命 帝不聽仍曰宜遵 懿旨稱 興獻皇帝 興獻皇太后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 請斥還不聽

贈翰林院修撰羅倫為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

從巡按御史唐龍言也

乾清宮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

御史鄭本公以事之可思者有六此宮之幻災也由 先朝群小逢迎宴遊無度碑夜作畫遂致焚燒然則達先朝營建此宮蓋已有年惟不以後嗣為念耳

而廣維綱以爲子孫千萬世計者可不思乎新宮之成必祭告 郊廟 社稷而後入既致敬于未入之前則不可忽忽于既入之後得不思慎始如始兢兢業業當如 陛下祖宗臨之干上而不致以凶獨肆乎 陛下昔居文華外庭朝奏夕下今一入深宮由近侍以傳言得不思求言益切訪故益勤以防壅蔽之患乎陛下昔居文華侍從簡朴供御簡素今一入深宮恐百種列珍奇之玩六宮構妖冶之儀耳目或亂其聰明心志將爲之蠱惑得不思去諂遠實多 陛下仰視輪奐之美獨不思重興作惜財力永以先朝為鑒乎 上嘉納之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

已未郊清寧宮小室火 時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火起風烈殆為天意

迫清寧後殿豈非興獻帝后之加稱
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綬上言五行
大主禮今日之禮名素高尚賢上言郊祀南畢
知為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尙賢上言郊祀南畢
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尙賢上言郊祀南畢
禮不能無疑後以皇字稱之尤為過也郊祀亦
言辭之無從祀之餘變虛生災有出召帝覽
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虛生災有出召帝覽
之動乃從廷和寺議稱孝宗為皇考
而皇字不復加矣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
附錄初帝即位裁抑倭幸諸途俱清亡何與
永備階資廢叙殆數百人而皇太后親屬御
喜幸狎侍恩寵請乞無厭其舊屬蕭敬等仍番
大內所初寺觀奪民產先降明旨撤黜歸民
者仍命如舊存登諸臣抗章屢以為言番中
不百折左右近頃時時有所移易予是給
牛朱鳴陽曰少上取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
後失典禮失中與宜言廢棄與爵賞大監與則
法從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
皆足召災况茲數愆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火
知為釐宮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母手號
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也耶致警場成母手號
救逆聖明極其言為先務也犬本既納餘孽當
持逆心之論極其言為先務也犬本既納餘孽當
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絀官武
明詔方行而冗流競進俸陳復放資希京官武
圖世及官籍與向為奸所謂放資希京官武
其人則火此其一也裁絀官武
去全幽重君之物論所謂放資希京官武
一法也明君之物論所謂放資希京官武
貴賤過多恩寵大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

此又其一也綸音之布所以示大信于天
而後問得轉移聰明時有感蔽一事之予奪
守宜替後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其一也然
比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廢私而直
者始不見用希進者特藉即之私而直始多
亂政者特請護之私而大始廢外域待官掖
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是無乃驕矣惟皇上仰畏
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而
釐其弊弊廢足以向天意矣既入不報
河南御史王以旂條上禦災要務一信明聖
一防矯偽一公爵賞給事中鄧綬亦言五行
廢禮之應也
兵部職方司主事霍福進三劄居處來者道學
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祭深
宮渥漏及對臨百官之時能念禮勿言勿動今
怠所當請也內閣大臣職條機務今止屬之擬
票至于對酌填註權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職
近習起于對酌填註權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職
今自章奏請召大臣條議發行科道講讀官班
侍左右得象議而公駁之庶宰相得取善之名
近習免招權之謗此又今日所當講也今
陛下增廣尺伍之虛耗宗藩內官之多寡監局
簿下之增廣尺伍之虛耗宗藩內官之多寡監局
工匠之盈縮經奏虛決之輕重以次咨謀公卿
朝夕省記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
又言宸濠之亂人心洶洶源伍希儒以別省
公差能越職赴難忠勤尤著願賞未加南都守
臣各省撫按專變之初退縮觀望賊平之後不

宜樂以所守... 永守陵寢... 下之急務... 高皇帝... 書夏原... 士李賢... 密謀... 可以得... 二月詳定... 附錄... 禮明... 諸奏... 存問故... 致仕... 千言... 三月丁巳... 殿頌... 孝宗... 皇嫂... 貴妃... 聰明... 聖慈... 聖母... 生父... 洪恩... 宜樂以所守... 永守陵寢... 下之急務... 高皇帝... 書夏原... 士李賢... 密謀... 可以得... 二月詳定... 附錄... 禮明... 諸奏... 存問故... 致仕... 千言... 三月丁巳... 殿頌... 孝宗... 皇嫂... 貴妃... 聰明... 聖慈... 聖母... 生父... 洪恩...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 與獻帝 遣司禮大監... 公朱輔上冊... 和指題其主曰... 不叙子名... 救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 為伯駙馬都尉崔元為候皆力辭... 命給劄券... 襲廷和寺各... 始改命蔭... 亦言封爵... 文職然諸... 附錄... 贊襄... 為公侯... 功不可... 聽辭...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不許... 守仁言臣... 叨天之功... 亂士揚... 指示之功... 未稱四... 任不稱... 封爵... 霍公... 宸濠... 人心...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 與獻帝 遣司禮大監... 公朱輔上冊... 和指題其主曰... 不叙子名... 救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 為伯駙馬都尉崔元為候皆力辭... 命給劄券... 襲廷和寺各... 始改命蔭... 亦言封爵... 文職然諸... 附錄... 贊襄... 為公侯... 功不可... 聽辭...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不許... 守仁言臣... 叨天之功... 亂士揚... 指示之功... 未稱四... 任不稱... 封爵... 霍公... 宸濠... 人心...

省無慮日自出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遇十
歷俸滿三五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
優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任支

敕兵部陞鴻臚寺卿陳萬言為中軍都督府同知
妻翼氏封夫人給與誥命
以其文選下為皇后也

刑部奏辨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
詔釋之 先是夢陽有文名罷歸且八年偵宸濠
周宣劾之逮至京驗無狀
尚書林俊奏其枉乃泔代

七月刑部尚書林俊請內官有犯下法司治
內臣犯法屢 詔免建問准下司禮監治
尚書府申宜為一體請內臣所犯宜下法司

八月令廣東江西商貨納稅自北而南者於南安
自南而北者於南雄不許違例重徵
從戶部議也

兵科給事中史道疏請遏弊端保終舉固人心以
疑天眷事 言正德間 陛下在藩邸時聞政事
之日非未嘗不陽然憤恨道夫天眷

除舊更新之事 聖明入繼 崇善罰惡 風飛草靡 凡一切
奈何新美方張 舊影隨射 前車已鑒 覆轍猶存
雖著除惡之名 而漏網之吞 何尚偷生于天地

如番牧騰驤軍 位不許驗 審攝上寺 慶馬匹不
言點查 薦新寺項 紅箋而加 增人夫之數 法司
未結人寵而奪 付儲備司 問理皆非 祖宗之

成法網取大旨 黃但關此 戴義之言 而尚詩
率寺都給事中 許復禮等 執奏則不之聽 修撰
呂紳因事進言 而不容 御史黃國用舉正 且詩
而被罪 大學士楊廷和 等請復經筵 而以法之
一字批答 豈優遇 元輔之禮 尚書彭澤 林俊 得
止復 匠役 而以且 不查 究寺言 見報 豈推 試圖
任之 心李 聖以 永助 之事 而降 職汪 淵以 無名
之罪 而罰 俸 詢何 棟于 方外 迄今 未極 輿情 擊
陳嘉言 而下 獄 恐後 難仰 心事 景 盧佐 寺 殃
民刻 肯 御史 陳實 據招 參來 則但 付之 不問 劉
允張 陽 寺 負 罪 通 天 御史 王完 指實 劾 奏 廷 以
遇赦 而饒 爵 賞 多 施 于 無 功 法 令 未 行 干 權 要
凡此 之類 皆為 先朝 極弊 之政 陛下 乃復
靖而 入于 正德 也 易 武宗 承 孝宗 之後 易
陛下 承 武宗 之後 難 况 乎 邇來 各 屬 累 以 災 傷
奏報 而二 邊 俱有 緊急 聲息 且加 之以 潢池 草
竊 在 在 說 發 白 晝 殺 人 大 肆 剽 掠 中 軍 乏 額 勇

之 本 武 倫 無 德 揚 之 氣 時 或 師 旅 一 興 輒 輒
缺 上 馬 負 饑 不 戰 而 屈 其 安 危 難 易 之 事 尚 未
可以 預定 也 使 于 此 而 猶 陷 夫 先 朝 極 弊 之 政
因循 牽 制 而 不 能 以 義 斷 之 臣 恐 由 今 以 往 天
下 事 殆 有 臣 子 所 不 忍 言 者 豈 不 大 可 畏 哉 既
而 又 請 去 遺 奸 以 快 人 心 奏 言 司 禮 監 大 監 魏
彬 為 江 彬 之 黨 二 彬 依 倚 為 惡 江
既 以 論 魏 何 獨 存 上 旨 嘉 納 之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附錄 副都御史劉王奏 豪妃婁氏親族 助逆罪
盡其 辜 帝 怒 奪 朝 官 四 級 邊 地 序 用
其 妾 聖 寺 各 遣 戍 邊 安 愉 寺 削 籍 為 民

十月 詔查勘 皇莊及勲戚田土命兵科給事
中夏言 御史樊繼祖 主事張希尹 勘之
先是正

奸情無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校賦
近侍勢要之官其奏建為名皇莊地近居民多
破侵奪官莊官校藉勢橫害軍民失業盜賊生
發上在藩邸已知其弊至是給事中底蘊奏
請查覆上問惻然即敕遣言等查勘自正德
元年以後隱隱後賦及領外侵佔盡行查出給
主召佃原係皇莊解部類進係勳戚者赴部
領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令屯官主之言寺勘
順天八府各項莊田地土計二十萬九百
頃有餘其餘退斷侵佔地計二萬二百
國禮因列于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
之害皇店皇益用利之非乞盡革以洗
越露建昌侯張延齡奏討
草場莊田俱參劾禁止
即中陸庫員
命加修撰舒芬等俸

御史劉廷篋疏請法 祖宗勤政事以親儒臣
言文皇帝御左順門晚朝畢面諭近臣勉以曉
事匡弼母但而從仁廟賜輔臣楊士奇等純行
糾謬銀圖書皆有
政事 上嘉納之
十一日 庚申 壽安皇太后崩 賜廷和等議哭臨
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上從命仍
十七日 丙寅 禮官奉請素服御上角門視朝
監太監戴永請安陸廟以 太后崩喪 奠

帝又遣監丞蕭決告岐惠王 雍靖王。
墳二王皆太后所出 故帝司產第也。
時事上言臣頃
在諫垣常指目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
劫欲上為廷和所覺 遂出臣外任臣無狀恐一
旦得禍以憂臣母惟 陛下賜之致仕全臣母
子微生因以原奏封 上具言廷和交通逆濂
語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 先帝自
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廷
相誦辨因乞致仕 上慰留之以道掖私妄言
權辱大臣命吏部
恭看因逮繫治罪

兵科給事中夏言師請遵 祖訓以端政本
祖訓有曰凡爾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
言臣
皇言萬世宜守項禮先朝權奸家故言路不
通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朝劉瑾宦官旨意
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
十餘件正形沮抑過情本一百三十六件禮
監隱蔽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塞心臣
以為本原之進不台則未流可憂乞 陛下奉
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 詔令
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筆罷赴左順門會同
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
日以防率蔽 上納之

兵科給事中夏言上 崇熹抑貪疏
言二年朝觀 國家重典 皇上御極之二年
實天下朝觀之期正治道作新之機人心趨向
之會宜申飭令與賢能者宜舉 祖宗賜衣錫
宴之禮貪賂者宜追奪誥敕及追見任俸錢令
濯教上倉以備賑濟使詒譏御里以示耻辱則
貪穢知所懼而御史宋英昌亦條陳考察以裨

言二年朝觀 國家重典 皇上御極之二年
實天下朝觀之期正治道作新之機人心趨向
之會宜申飭令與賢能者宜舉 祖宗賜衣錫
宴之禮貪賂者宜追奪誥敕及追見任俸錢令
濯教上倉以備賑濟使詒譏御里以示耻辱則
貪穢知所懼而御史宋英昌亦條陳考察以裨

新政四事其一謂嚴實講保薦考滿須傳誦精
密其二表實能謂吏有德良者賜優禮不次
超擢其三制度講考滿之後任滿當考者出
取報供不必回任給由其四均勞旋謂京官宜
外補而以方面之賢者入補御史署如漢刺史
入為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 止是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癸卯朔

魏國公徐鵬舉奉 旨會議應天府匠役入夫事

條列以上 一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匠役共武時
戶俱免雜差好民利之實緣竄藉其中至一千
一百一十四戶請令舊例復四百四十戶之數
一南京內庫九庫洪武時額編庫夫五十七名
宣德成化間有修理之後暫借人夫一百五十
一名工完僅以二十三名發回兩縣南京內外
花園原額匠九十名後復占借八十名南京內

官監原額軍民匠三千九百餘名天順間復借
占五十五名俱非舊制宜盡查革一各監局人
匠有逃故者宜行原籍勾當戶絕者宜除今使
工元江寧兩縣時價不便一南京辦魚廠販
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百兩正德時復借取其
數起運內臣索茶果銀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
百兩及解船將發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
堪命宜有以禁之吏部復議得旨俱從舊例行

除言官獨劾大臣禁

先是史道勅楊廷和彭孟
奏禁言官私劾大臣御史

汪珊上王氏重言之者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
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
四御史曹嘉上言 太祖酌古建官分列大朝
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稍位內外絕迹故
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今宜速允廷
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
舒其憤給事中李學魯又言澤何所見欲紊亂

成法以重大臣之威以制天子之柄必知淨
事須合章交彈萬一有邪檢之黨豈惑家
如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 上命
省仍彈劾于是諫史道為河南南陽府通判
二月命大學士蔣冕吏部尚書石珪為會試考官
取李舜臣等四百有十八進

給事中黃臣疏請章奏下閣稟擬 時都察院請
批咨稍誤臣因上言我 朝設正內閣庶以文
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稟擬今使內閣庶以文
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細不可長
咨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跪入即批如制

丙申 孝惠皇太后耐葬 茂陵 初遣禮官相
言 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宜諒曰當
耐葬河之難免不謂耐葬無之難為至是耐葬

三月諭御史曹嘉等外補 嘉劾奏吏部尚書喬
引之思謬疏推舉及濫陞 閣書後劉榮之子
諸事宇上疏乞休 上慰之嘉又效范仲淹
上百官圖一日資望頗久可借任用者林俊石
確孫交汪俊劉玉陶琰李時董理二曰欽東嘉
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鈺
鄒文盛戚鳳張瀟姚繼嚴張雲張衍瑞劉麟張
九叙盛仁利豐熙三曰人品庸劣尚堪策勵者
趙璜時十四人四曰行檢甲汚吏宜削出者張
子麟十四人此四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
所深也給事中毛玉因劾嘉不當屈節大臣直
賜罷斥從之時疏出閣閣手御史何信又言史
道倡為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行為諍臣以犯公
議皆命事聞閣杖之也宜懇懇以快人心劉廷
誣危間忠良三人結為黨友立異數名故言廷
亮為茂州判官閣為家自縣丞御史盧煥馬

明初才給事中趙瑄言茂州金縣皆屬...
而家自尤非人所任人皆云關時至彼不...
毒必有觀望小人承命而殺之者一時遂...
三言官已非美政所不可言者乎不報

四月令議 興獻廟祀典 太常寺卿汪舉言廟祭

宜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 上允之

太廟至于祭舞宜上下有等 上命會議侍...
賈誼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樂舞聲容禮...
無別八佾既用于 太廟安陸廟祀似當少...
以趙二統之樂 上命樂選用八佾即中余才...
奏言先用十二邊豆始于汪舉之導諫遂致樂...
用八佾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慶雲時...
上言 興獻廟于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
佾能免替上之無乎 皆不聽既而命制安陸廟...
樂舞和神曰太廟初獻曰青和亞獻曰諫和

移之以御諸廷修齋設醮之費向不移之以圖...
困乏乞兵運僧道停羅新講之事高行寺言登...
極降詔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體訪內...
府官親出入誘引之人裁革善世直入爵號折...
毀新建寺宇邪正之辨了然乃一旦遽信用妖...
幻懶勞聖體此不可之大者給事中鄭一鵬言...
一醮之費金錢萬餘以月計之不知幾萬而天...
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饑嗷行乞母子...
而饑馘邊境之士荷戈執戟日夜苦而不得食...
奈何狗俸幸之言而飽僧道之腹願改西天...
為寶訓殿以貯 祖訓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
奏瀟廷建之賜 沛恩其中 肅柯以不若堯舜...
何以不若禹湯 上命

五月大旱 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迨夏益甚

時政得美辭史秦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
養子而辱 差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
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今更易殆...
勅自中出而政府不得其詞法以私行而...
曹不得據其志經進訓履日告罷講祀則不...
修築此天所以示異也南京給事中彭汝賢言...
遇者黃風黑霧春旱多雷天變于上者廢矣地...
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廢矣昔人云怒...
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
于之天猶可為也忘于天不可為也今無...
盡費于女麗腹心委託于貂璫二虜諸張竟...
緩厥李隆蘇縉心無恙鎮撫以報復而寤...
主事羅以戴內監携私益而執解巡檢鄭景...
崔文狐媚豎群枉之赤幟將輸狼貪為陵里...
路整此皆失政之大而不能銳意修葺...
可望天意老回人心之感願入不報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卒 吏部上言衍瑞諫止

武宗巡幸忠義與黃舉

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

上手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 初五月間遣司禮

與獻帝后皇號延和力言不可至是 帝加平...
帝召廷和見紀宏入見授以手敕諭加 帝加平...
帝為興獻皇帝 與因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
退而上言曰臣等親承 天誥諄諄無少...
曷勝欽仰但奉迎 陛下之初凡正統本生議...
論已定 聖心固病察矣豈以復得 不願義理...
而徇情以

五月大學士勸忠 疏謝存問 因陳正身致治

命尊... 正聖心... 勤聖學... 君子退小人... 以說... 而... 念無... 聲色... 以弊... 精神... 無... 首... 禽... 酒... 以昏... 志... 而... 致... 狂... 直... 綱... 忌... 而... 為... 言... 路... 之... 罪... 愆... 無... 以... 請... 謁... 而... 致... 疏... 令... 之... 中... 止... 無... 甘... 言... 以... 絕... 邪... 佞... 之... 請... 謁... 以... 蘇... 民... 力... 仍... 望... 皇... 上... 時... 御... 文... 華... 召... 輔... 臣... 各... 授... 筆... 札... 令... 其... 辦... 兩... 京... 九... 卿... 長... 貳... 之... 賢... 註... 各... 省... 撫... 按... 滿... 泉... 之... 卓... 異... 目... 于... 九... 卿... 長... 貳... 及... 撫... 按... 藩... 臬... 之... 眾... 意... 者... 不... 請... 宣... 問... 其... 稟... 屬... 實... 否... 軍... 民... 和... 病... 如... 輔... 臣... 例... 亦... 聖... 王... 清... 問... 下... 民... 意... 也... 疏... 入... 褒... 其... 忠... 愛...

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震 給事中

言首康衡山公主適長孫氏時 太宗之服未 除于志寧以為不可 高宗從之 今 孝惠皇 太后 崩 凡 送 未 徹 而 長 公 主 于 歸 蔡 氏 是 禮 未 問 開 且 乞 下 禮 官 詳 議 以 復 古 道 之 盛 不 聽

論曰自秦世尚主古道煙滅漢唐而下 倒逆為 甚 觀 數 讓 主 表 可 長 太 息 矣 然 此 疏 有 禱 世 道 惜 不 見 表 也

刑部尚書林俊致仕 先是李陽鳳大監崔文象 斷 喪 也 以 勤 謹 正 直 為 御 史 劉 黼 所 劾 命 刑 部 鞠 之 文 求 停 置 俊 不 從 文 訟 上 移 鎮 撫 司 拷 訊 諸 俊 抗 旨 上 切 責 俊 詰 其 狀 俊 遂 有 去 志 至 是 永 平 知 府 郭 允 舉 正 奸 民 趙 紀 遠 例 杖 獄 狀 紀 遠 拾 九 舉 事 俊 東 廠 告 之 太 監 芮 景 賢 請 逮 治 俊 言 九 舉 事 自 為 未 辨 不 當 逮 繫 文 不 聽 乃 稱 疾 篤 乞 骸 骨 歸 厥 內 直 言 到 古 人 君 未 有 不 期 大 臣 而 能 治 者 中 舉 孝 皇 時 賜 旨 召 劉 健 謝 遷 李 東 陽 劉 本

夏 華 帳 帳 命 有 司 給 廢 夫 歲 時 存 而 之 揚 擊 擊 命 有 司 給 廢 夫 歲 時 存 而 之 上 從 其 請 上 賜 陳 萬 言 在 京 房 地 畫 修 新 宅 工 部 尚 書 趙 貞 吉 奏 不 可 萬 言 請 于 上 謂 營 繕 神 葉 寬 主 之 下 詔 欽 科 道 官 申 啟 不 報 御 史 陳 相 復 上 言 林 俊 去 而 九 卿 之 心 及 葉 寬 罪 而 三 司 之 盡 解 朝 九 舉 破 繫 而 守 牧 地 方 者 乘 心 程 京 貴 誣 禁 而 盤 計 關 隘 者 喪 胆 乞 留 俊 釋 寬 等 上 切 責 之

給事中劉最諫外補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賢所任千戶陶淳者又聚群校羅織諸紳至 於臣奸大憲反以誦說免有遺孽錢寧者遣其 厮養朱喜携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動家欲賄諸 宦戚圖復故官滄緝得之與官移分匿其金稅 放之及賊潯奏免人爭與自縊劉最上言

居近侍日壞之公慶也臣按崔文以卑微 為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而累朝積貯視為 已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 之囚折止官之氣使天下其刑 陛下庶刑豎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大監芮景賢任用 匪人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闊閥曾嘉素不與通 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斷養階金而擅 自脫釋威協鄒懷懷寬自以即此二事被惡欺 罔之罪有不吝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景 賢之罪難誅矣乞查嚴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以 為首惡之戒景賢降 敕切責陶淳置對正刑 庶性下清明之德有光矣 陛下庶刑豎 文擬拾方切任帝優旨慰之曰爾端既老成小 金其令覈實以副宸帑 命知為所寫也乃止 帝怒曰 奪內帑不得查嚴崔文不當情 帝怒曰

劉宸奏事不以實... 宜重懲姑從外補... 給事中衛道汪恩... 遂言官殊卑治體... 判官

八月河南大水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寺以災異... 終天心仁愛持示警懼為登極一詔... 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望詔令不... 初罷逐奸回任用者舊邇來師傳重... 潤任賢不如初矣即位初聽言如流... 咸宜九卿臺諫就奏不從聽納不如... 初董華律位邇來臣戚侯伯錦衣陳乞... 惜不如初矣即位初法令畫一邇來... 旋而允從旋而報罷持法不如此朝更... 匹牛羊悉令科道嚴計後因奸和賣秦... 帝如民不如初矣即位初祭無左道邇... 來修

明邇來聖體連和天顏漸改... 一于此皆足以召災未可以為過然... 加之意也夫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 朝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 公朝或不和也故不可一日不在朝... 不然而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 謂之情移而聽受有不察名為總攝... 實下移矣幸下禮部汪俊深以為然

進封張鶴齡為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為太

和伯 吏部尚書高宇言累朝... 也乃若萬言之封伯比亦已大... 授尚質又出諸子所無者乞勅成命... 祭殿殿及廟臣家婚姻

督京師嘉靖初革之宣

令其弟任與戚賊連婚... 京畿給事中孟昂上言巨萬選饋... 斗駭人心目宣帝馬氏女得幸先... 數區謀督京師陛下即位幸太... 悅而乃詔賂戚賊要結婚姻... 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 傲尤蓋先朝奸黨有魏彬者其弟... 一婚江彬之子三配長寧裴城二... 兄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 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太... 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 太常乃納米于荒庫之人同穴... 利足求曾無視顏復先辱親于... 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奸黨第... 都城布列禁地觀窺伺無所不至... 為禍不細乞將李宣取還閩住... 盡行驅逐其動賊之家敢有仍故... 好黨許墓諫官糾察緝捕使已... 愧懼而方備之黨華儿于將來矣... 宣姑用督諸其奸黨第任斷養先... 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監局... 勿導擅入禁中其動賊之家勿... 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 附錄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上言... 部奏改納米神各官卒祿及因... 囚食今覈戶部錢穀宜備賑從之... 大學士致仕劉忠卒 忠陳甯人性... 講筵指斥近僥乃改南曹入之及... 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 保謚 文肅

光祿少卿華湘者欽天監事

極必以治曆明時為

先天曆之來由黃帝訖未番凡六改漢高祖
先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未凡十三改
唐高祖訖未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訖未凡
十八改由金熙宗訖未凡三改一曆之改
每歲集眾見思無遺智法無遺其久不
變然歷代長于曆者不教歲而制其日
陽之運隨動而差者不教歲而制其日
日華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所以差者
天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
計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則天之差
星陰陽充時冬至初昏晷中在虛七度
至初昏室中日在寅六度計未四度已差
十度自至正辛巳改曆每歲差一分五十
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分實沿授時之
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
漸遠天度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十年
爾况至今已二百四十二年可無修改以合
度平御使朱節謬聽臣知曆學改官于茲
禮部延訪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
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詳定歲差以成一
代之制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比二千五百
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
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五
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已五十二萬九千九百八
萬七千六百已在地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
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
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
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
半虛六度約于十六年而退一度自竟至洪武
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一度自竟至洪武
多至日遷算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分故
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遷算六度十三分嘉
靖甲子退五十三度七分故冬至日遷算五

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
微自嘉靖至今上壬午六十一歲又退九十九
二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
講者日輪大日魄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
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
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闕廣
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
而蘇松至晝朔則南北地勢然也
十月劉最編成 最等繫獄已久所司以爰書上
削籍王國用請遠方雜職給事中劉最上言罪
至編成爲民謫降遠方亦大矣使其精律不相
候議昭示天下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舉執傳
示天下必謂最等罪不至此陛下特爲偏曲
耳不然向網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
刑罰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
南京刑部主事桂尊上言大禮 先是湖廣都御
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爲是禮部之議舉
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堯舜以天下傳于禹
繼堯統未聞不以警賤爲父舜以天下傳于禹
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姁爲父故天下者天子
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議者比
之宋事高宗謂 英宗入嗣在衣衾之日或末
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
也故 皇上繼 武宗之統繼 祖宗之統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統也 祖宗之統
也 皇上承繼 武宗之統也 祖宗之統
立廟祀禮之議未爲迂也然舜禹雖父子
未嘗尊其父以帝稱則禮臣執奏亦未爲失但
禮部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
禮部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
禮部人情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于

不考推廟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之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與皇上之心也乞明詔中外稱孝宗皇帝與獻帝為皇考武宗為皇兄則父子伯侄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上以此言有關於禮命會議是日與平臺召時冕毛紀費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帝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而已矣冕等俱不能復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給事中張紳御史朱寔昌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來京人心既以驚疑頃又聞命將冕等草詔萬一聖心為邪說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上俱切責之

天胤為本生母章聖太后而後言

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請即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策封與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上曰朕祇奉宗祀不敢違禮卿等選協公議于是尚書喬宇給事中張紳御史任浩等各疏奏不聽後因求罷去上切責之曰爾職司刑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復名張璠桂萼詣京以席書為禮部尚書
時璠璠命發南京附朝議者益懷疑忌黃綰黃宗憲送之曰人心大異予行慎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胡璠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并止璠等璠已至鳳陽讀勅諭乃語璠曰為禮如此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下論璠考之非且云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

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遠察其欺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之稱天下後世終以皇上為孝宗之上為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乃復召璠璠以書為尚書將冕在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上復遣人追之冕遂乞休上曰朕方倚任卿共尙治理寔室

山西御史盧煥以災變陳言

煥言腹心深憂者四根本深憂者三咽喉深憂者二犬勢深憂者一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支四者心腹之憂也京庫虛匱輔衛貧耗大倉儲乏三者根本之憂也京宣大洩派厲傷患並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起而為盜邊軍素輕內地恐生他變

天語詰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言昔曾元以父寢瘠俾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愛以姑息曾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群臣之議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民代祭皇嗣既煩世後安陸至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為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許且謾喜怒好惡不無少矣臣歷觀前史冷褻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和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敢慢後世所仰以為正有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伏望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信而用之斥絕奸人無使動搖國是竊弄威福庶聖心一定國論自明而大孝光于四方矣昔先帝不以臣等罪戾然上在藩邸聞

以是數臣者為忠干 先帝也今日入
為統獨不能容臣之盡忠干 陛下下子疏入
上怒以為出位濫受詔錄
衣衛逮下鎮撫同將訊

四月命脩奉先殿西室

禮部侍郎吳一鵬議建
室大均事于正統不致

曲從請罷其議仍祀安陸 上曰朕承天命
奉宗廟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但本生 聖母
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荒廢陵園遠在安陸
卿等安坐命下再四扶同執奏致父子之精傷
君臣之義欺朕中歲甚失細常其奉先殿西室
所司宜亟修葺以盡朕職時追切之清修張呂
紳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即從臣不能如張純
之動主 獻皇帝封國乃忍沒其邦名且有
二統之嫌臣亦嘗請行宗法反不如今廢殿猶
革之能行編修如却益亦言魯元不忍父之
傷疾憐于易質蓋愛之至也而魯子責之固君
為姑息之愛乎魯公受天子之禮祀周公蓋尊
之至也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
矣今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其安之乎
錦衣獄訊之

魯迷王貢餽子西牛西大西馬及阿骨刺貢馬駝

珊瑚珠玉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
中鄭一鵬言西旅貢蔡召公作戒越

裳獻雉周公致辭下逮漢唐有却十里馬如文
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今魯迷所貢龜可愛之
以累聖德乎共武中內臣奏增虎肉太祖云
養虎何為而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而縱地
禽今乾明門諸所禽獸尚多仰給大官日費巨
秣而魯迷所獻首非止性受之奚益乞就彼
遣以光 聖德
上覽同不報

五月將冕致仕

先帝上言凡嗣 先帝者未
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

弟之於兄何異子之於父故春秋臣子一例
以居子與臣之節也汪俊乞休遂允其去尋
有言遽詔其來是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特異
乞賜深省特旨至是復之休 上責冕內閣車
臣多事之際正宜竭忠輔佐乃固引疾求退又
奉大禮災異為由答歸于上故言辭之有負重
托非大臣事君之義遂允所請馳驛還鄉仍給
廩夫既而科道李學曾等並言冕 先朝舊臣
不宜以一議而不一命
遂聽其去疏下所司

脩撰呂柟以脩省自劾不職十三事

內以 聖
學少怠

聖學未廣典禮未正詔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
失刑貴倖濫澤以及平民利病數事皆由故
所致而引以為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夏形詞色諸凡宴樂俱已停罷又論中外同加
修省恪供厥職此帝王遇災而懼之盛心也但
通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
心皇皇以言為諱臣等竊觀 祖宗以來翰林
官員日侍禁直待以優禮今當修省之際而二
臣相繼下獄恐刑罰不中無以感格 天心况
茲天氣炎熱法同罪人俱蒙釋職若此文學侍
從之臣仰知 聖慈必在矜憫伏惟特賜免
或准令致仕則于 聖德修省之實非小補疏
入報聞已而科道官交章論救俱下所司知之
尋有旨降侍益廣德判官柟山西解州吳縣人
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 鄉會試皆第人
廷試第二侍 孝廟講讀性倉事虜入返條上
籌邊八事竟未用正德元年召內閣尚書歸
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旨令諸臣請
方輦門中官傳上意詰問眾相顧莫敢干先

遂乃求去... 親政二弊... 類語不詳... 其立朝大節卓然... 大夫備其用未竟云云

丑遣官之安陸改題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遣司禮太監賴義侯崔元侍...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則本生之請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

附錄... 其言當時... 則本生之請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

張璠桂尊至京師上疏條七事

英宗受 仁宗節而為三辨... 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兩考之禮... 稍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厯非不亦異乎

張璠道略至京教日知... 張璠道略至京教日知... 不曉

六月以石琚為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初蔣冕罷進毛紀費宏... 致政歸行李... 御史王泮等上言時政

御史王泮等上言時政... 泮言近者雷電失期... 地震江淮曹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而

中張璠等三十餘人... 張璠道略至京教日知... 泮言近者雷電失期... 地震江淮曹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而

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朕之倫序允朕撫其
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奉
拳孝養之誠乃謂

臣宏等所草也
謹按史臣曰此為三詔更定而禮正矣詔雖內
閣所草上實裁定曰定豈徒禮官之失而亦
朕冲年未決抉擇之咎此固成湯無以萬方罪
在朕躬之心也當此之時為內閣禮官者或去
或不去固宜自訟俯首稱罪則凡
小大臣工未有不大悔悟者也

學士張璠桂萼方獻夫上疏乞休
言初臣敢抗
半萬古綱常大禮既成人忠誠愛國不允所辭
之曰爾輩才猷過人忠誠愛國不允所辭
冬十月議遷顯陵
顯陵及大禮既定百戶
全寺奏請改遷顯陵下所司議工部尚書趙璜
奏為先皇休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

所葬不可輕遷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
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為法
上備命禮部會多官議之席書等上言
陵窳未嘗遷動百六十手來皇圖鞏固帝德重
尤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蟠龍此實山川之
形勢帝王之幽宅也隨金安委乙治其罪疏
再上乃命罷議于是定顯陵
陵祭如七陵儀置省臣行禮
謹按史臣曰周文武成康穆幽六陵則上于雍
而昭桓靈景威烈五陵則上于洛漢高惠文景
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陵則上于雍而光武明
章和安順冲質桓靈十陵則上于洛天地道尚
靜神道尚幽故我太祖定都于北而漢陽之
陵猶故之在安陸仙潭龍崇于其北漢江襟帶
今顯陵之在安陸仙潭龍崇于其北漢江襟帶
于其南神龜嶼于其東赤馬亭滋于其西蓋
乾坤構奇真軫儲祥固無庸于改遷
者聖心獨斷特命罷議真有見矣

召起致仕兵部尚書廖紀為戶部尚書

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及杭州府知府查仲道等

請京考訊

初太監吳動少監王士聰以
養諸後推利工匠桐悃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
馬卿積懣稍給束之不能制而絲練工屬悉梳
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關發其舍中犯厥養觀索
矣金升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
為邀勳遂奏卿等違抗
明旨稽誤工作
帝大怒命逮繫卿
寺請京考訊

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下詔獄

洛為京民陳彥章所託忠呈白洛冤罪人俱逮
悉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相者為屬官馬
能所誣亦送法司鞠理
竟降中丞奪級外補之

十二月謫評事商臣外補

商臣上言臣自今
以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挾杖外者編修
王思等十有七人以許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
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逮繫者
在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
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為
所屬許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
此皆國家大獄上于天象下駭民俗所繫甚
鉅者也臣不敢愛或妄以為伏願諸臣狂直之
罪固有之矣然而當宥者有三以迎送織逮繫
諸臣疎懈之罪宥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夫
非欺也宥過者無大小嚴許者不足謂所措者
朝廷之大體廉遠地則堂高臣聞之道路凡此

皆非陛下之意。或百左右其間。伏望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不致失欲。恤之意。爾。

上察諸外。諷之。詔起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二邊。

學務。時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議才優望重者。姓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給事中鄭自璧。請取金獻民。還京。以一清代之。一清馳至陝西。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年九十有三。辭以疾。不見。既而。執幘短袍。出曰。應寧昔而入相。矣。今將出乎。二清曰。偶承乏爾。因命孫華飲。以無一語。

侍讀學士方獻夫請輯大禮議。允之。

胡璣魯綱自陽和堡班師。

各揭報。桂勇。擒斬首惡十餘人。兵備以請。上曰。須擒勦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上從之。乃命璣。寺班師。璣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諫諸臣。以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構亂。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璣。討。叛。無。功。逆。黨。未。盡。了。不。歸。城。而。歸。欲。冒。功。賞。甚。美。乞。治。璣。罪。別。遣。不。督。兵。進。討。不。報。仍。教。天。祐。再。擒。餘。黨。勿。問。璣。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二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庚申朔

詔贈兵部王事王冕光祿少卿

所傷冕挺身救之已而賊脇冕罵賊以成爲狀其事請卹之。上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總督漕運胡錠疏陳六事

其一言江北地利不盡宜隨地高下開濬

修築教民搭種。言曰馬邵伯諸湖衝決爲害宜乘時堅築運堤建立平水石閘以爲疏濬之計。二言夫厥應付困疲特其宜于兩淮巡鹽掣驗所每引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厥之用。四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芻糧不輸遺累里甲。宜令清理令供賦役如民五言鳳陽先年欽賜會昌侯地荒棄者多爲盜窟教宜給民佃種收其子粒。六言山陽鹽城二縣相去

三百餘里中有太解之險賊多藏匿宜增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事體築立墩堡量撥戍守。部議允

戶部尚書秦金論救侍即席書都御史胡錠

時書錠奉命賑濟言官論奏其罪金言淮陽饑饉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發帑金載漕米益以楛實惠至渥也而書錠所委非人侵牟冒濫言官論列似有可信但救荒本無奇策知人自古爲難宜錄其勤勞矜其過誤從之

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

先是召世寧爲吏部侍郎未上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饑人相食

上及群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群臣心欲效忠詞乃過激乞曠然開釋圖回治安召起爲

兵部侍郎御史曹弘好道說犬負囊平乞賜銀斤不聽世寧上京東還途二十五日

又以大學唯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易大傳不出戶庭君不密則夫臣請意二童跡上

番中給事中余經言世寧欲起告密之風世寧言乞下臣章宣示因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

數十上乃改南京吏部侍郎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請寬貸言禮諸罪之

臣。言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而撥之于禮亦有所本况何孟春豐熙操履醇固自置左右以資啓沃呂柟楊慎論思有休宜出禁閣以責後效張原毛立於無以斂妻帑流落惟皇上帝安通萬國之歡心致天人

之佑助宜無出此不報

二月提督軍務侍即胡璫還自大同列上功狀

兵部議璫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且叙功求賞尤非臣下所宜罪在不宥

上詰責璫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勇

論曰。鄭端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當罷市船內臣非市船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船不可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遠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城戍守之費又以祭海費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船

之費又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誦滌上蓋奸商貴

官家負欠船金固爲厲階然使番船不至則奸

商貴官家又何從詎取其貨負欠其金以背厲

耶故情海之道唯絕番船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也絕之則內外隔

而相備之舉無由生矣... 恭穆獻皇帝實錄

三月命脩 恭穆獻皇帝實錄 言善行可以大

仁壽宮災諭令群臣同加脩省 言變不虛

崔和詭諛商之引曰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

夏四月議立 太廟世室 先是光祿署丞何淵

禮莫大于宗廟 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

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爲 廟廟崇祀

廟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

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 德祖居正

而後正統之初 即日當別爲 立廟京師

公議也 桂葛言孝子不願 情以危親忠臣不

尊親親庶可 廟全至于親 盡之期則與孝

論曰 初永嘉等議 正考名衆咸以 逢君斥之

亡能自解 所可自信及持 以獻衆口者亦惟

此爲有先 之耳曩議大禮 璽曰三代世及無爲

皇帝爲皇 所自出之 欲比周之 文武世室祀

之帝亦命禮官博求三代之禮以謂遂皆
後世為不足法而求之古矣然三代而上
未有為人後而為天子者黃帝三子長玄覽
昌意黃帝沒而昌意之子顓頊實承帝統顓頊
及而玄覽之孫鑄極之子帝嚳繼位是為高辛
顓頊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當時固不歸于
項亦不聞追帝其祖又何間焉祖頊之主于
黃帝之廟乎舜祖顓頊而宗堯高祖顓頊而宗
舜是賢跡不得為宗也不得為宗得與堯舜而
並享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而勿祇為後之
說繼而堅阻入廟之議中正之典復于殷禮
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謹矣借其立廟之議
之弗確始干大內中干廟旁終為世廟慶遠
而不恤致使帝心靡一因人更易卒納分宜
之誑而宗祀于太廟
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兵部執奏季全等不當令復職 皇上疏言令出
難行弗推返廷

至不可言 皇上同統首詔裁革仕路一清天
下稍快今乃以季全王邦奇等奏辨紛紜一日
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
情壞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右位執者不為
陛下惜執雖奉旨不許資緣管事而奔競者以
成風不許比例陳乞而奉援者已踵至語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矣望洞察弊源仍將
全等罷革以息人言以清天變會兵科給事中
鄭自璧監察御史任洛等亦以為言俱報有旨
提督巡江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伍文定屢疏
引疾乞休許之

五月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 日紀
類言官府異休陟罰未公而政多苟簡之弊下
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康日消而士多訣佞之

習曰國勢漸輕拔卒殺撫臣妖胡戕主事而庫
督善縣官曰夷狄漸強言車胡蹄躡于遠東轉
輒蹂躪于沙漠而土酋番驅逐小王志吞洮河
曰邦本漸搖言冗食積征織造需索而江淮困
于水旱充豫困于剝掠曰人才漸凋言日狃鄒
守益去而館閣空江俊願清去而部臺空張原
胡瑗死而臺諫空言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
暮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啣恨曰邪正漸淆
言飾大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法王莽匿
情于下士之日安否垢面于入相之初即有周
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睽言大體議起載鬼張
狐邪佞相競巧發其中大臣顧望小臣畏燬曰
災異漸臻言東南洪水傾城西北赤地千里遠
陽軍掃生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以
陛下上聖之資眾中興之運宜與堯舜比隆而
乃有此十失豈相臣奸佞伴食以致之乎願去
此臣更求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本疆厚重如石
者置諸左右庶幾弊政可除太平可望

六月 武宗殺皇帝實錄成

詔作世廟 先是命禮部會官詣大廟左右相地
廟址宜太廟右地勢欲隘惟太廟左環碧殿旁
寬敞宜立廟其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神路由
闕左門出入 上曰廟制與太廟同而高麗微
減務極嚴整神朕永奉之情乃命太監郭紳崔
文李鐘惠安伯張偉工部侍郎童瑞程工給
事中衛道御史葉忠蓋視仍定廟名曰世廟
以災異命輔臣撰旨令上下同加脩省 費宏等
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神于政事加意于
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科
徵工役不賦停賦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上
半為莊田為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
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解運領管之官無所

控朔犬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不已經
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
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者甚諫之官以敢言
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避將錄而不
加處決無冤可辨者或以優者而仍令詳詳皆
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臣深及極慮而不敢
仁壽工役臣等自愧愚昧不能將順欲暫停于
若因災修省暫且停止未為不可也謹入
日覽卿等奏具見忠誠輔導至意所委工役未
造者暫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此係舊
額降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武
之重事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實煩擾
率之輩亦宜治戒刑囚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
事宜所司看議以聞他有利弊宜興
革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

詔加魏國公徐鵬舉太子太保鵬舉既守備南京
掌中軍都督府事又以祖姑 仁孝太后親兼命

奉祀孝陵 疏言戎事不能兼舉請辭免奉祀
詔加鵬舉太子太保不允所辭

秋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堆收入匠五百名
兵部尚書李誠言儲糧與國脈相為流通軍匠
與根儲互為損益織染局見在軍後二千一百
有餘內官七千八百有餘併合新收一千五百
有餘以歲計之該支糧一十五萬二千餘石其
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齊端復開
則京通二倉立可待蓋寧不寒心不

詔許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治事故事蔭叙寧
職止於食祿 上念先臣孫燧許逵賜難死忠
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

召起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為潁州兵備僉事

八月大學士果儲卒謚文康贈太師

秩支大綸曰果公居內閣踰十載家無負郭之
產宸濠浸淫藉攀朝惟公無私隄而務自韜晦不
伐其功科官田賦公門人也至云涉公之賞可
減天下租稅之半御史李鐸譏公命權之日舉
承缺叙宜鐸諍司以詔公難之公命權之日舉
不避仇是何足校而威武大將軍勅歎不具草
秦藩請地片言尼
之尤非人所及

詔建處士吳與弼祠於鄉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
洪議巡按御史秦鉞
言撫州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蒙先朝禮聘授春
坊諭德不受歸老于家砥礪名節有裨風化乞
特建祠賜額令
有司致祭從之

論曰 與弼為博之士粗衣敝履舉動效古見
明道現猶有喜心益知理學為必可學

五月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病時
莖以安存歿於錄議諸臣以慰身後乞免
者捷人于朝與眾棄之非欲關肌而致之
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
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未
諫止南巡遂有放林下者成弘間認獄未
妖言重加考訊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
今一槩訊問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
下所司俊尋卒後留人立朝正自不妄說
雅志林壑一介不尚素若塞
上尤好引掖

任問尚其親相之位有微世之心抑何好議
偏議其親相之位有微世之心抑何好議
短哉稽之我明三百餘年如與弼者蓋不
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正月命諸世路
與太廟同門宜由關左

其後折北而南復折而東乃達于世廟神道迂

中語則廟在國中社稷與神尚得合祭則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禮部尚書與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

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
帝命領賜著府及中
外群臣等仍令各省

州布
以傳

進席書太子太保以張璠桂萼為詹事府詹事方

獻夫霍韜為少詹事
士猷夫韜仍兼侍讀學士

毛謙諸臣加恩有差于其費宏廷少師兼太子

太師謹身殿大學士賈誼召進太子太保武

英殿大學士

閏十二月南京御史司馬泰等奉詔陳言以消大

變禪聖政貶陳敦聖學攬政權遠小人勵百官錄

忠臣蘇民困振武備七事
上納之

嘉靖五年春正月甲申朔

張璠桂萼疏請寬釋議禮得罪諸臣
言近者議

卒定論不暇考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過此誠出

于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所

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曲蒙矜宥今尚

有文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為民如給

事中安譽張漢卿寺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

鄒守益御史等明衡李本陳相段續主事侯廷

訓詳事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立皇上大孝

之心光于天下後世矣乞將言禮放斥諸臣或

碑之入然後用而全之乎今廢滿已兩閱歲
陛下必如後世之憾伏望早沛春生之仁
即起諸臣必將感恩思舊以圖報稱不報
南京御史趙得祐論劾禮部尚書席書
言書因
士費宏遂謂堂諫媚宏是倡黨說惑聖聽也且
書教一陳洗而洗輕之稱一郭洛而洛劫之唐
亦有親面目矣與紀欲吏部讓書而書肆為
桑柳部襲之語以質聖聽是果忠汗朝廷耶
上怒奪
得祐奏

禮科給事中林士元論劾桂萼
言萼與刑部尚
書趙繼論給事
中陳沈罪犯至擗臂相加輕復禮法莫此為甚
夫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今沈負不赦之罪
乃欲撓法以違君忿矣橫于胸腹攻
激加手匪儕殊失大臣之度章下所司

三月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為真人賜銀
印
吳尚禮為在
至靈官供奉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玘為考試
官
取中趙時春等
三百有一人

御史簡屠疏陳三事
一言武弁不習軍旅襲替
之言先宜行巡按考較一
言刑條列有官軍對敵損傷被擄數十人以
上者先依守條不設律邊遠克軍益以補防
未備而元有殺擄即律以是法故將官不務防
捕生誤軍事宜申明律例除者即有傷擄皆全錄
其能身先士卒殺敵致勝者即有傷擄皆全錄
其功勝負相半者賞其功畧其罪畏屬不前驅
平民以塞責者乃重罪之則法令嚴明人樂
同一言沿海諸衛軍伍虛耗山海寇發率臨時

募兵造船動失機宜設法清補修補戰艦兵部
覆議以為武職襲替洗令必經考較非舊法守
備殺擄海軍士及戰船宜補練修造如法從之
大學士楊一清三上疏引疾乞休 上優詔慰留
趣令赴召

畿內饑
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
給散不足則賑用太倉錢穀補助之是時災異
衆多禮部類聞帝呼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
心憂懼此非下民之孽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
仲選上言陛下此諭易湯罪已之言周宣憂
懼之心也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聞之應天以
實不以虛勸民以行不以言今之災異或者聖
學之未敦推政之不移小人之未遠忠直之未
錄百官之未勵民住之日感武備之廢弛與有

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知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
而省其罪或奏速職官或陳乞勅命無不立遂
人言噴噴皆謂陛下左右乘其喜怒陰為之
地是亦政權之預移也惟文以邪術而侍左右
瑤亭蔡銘吳大由以匪人而居華職是外人之
未逮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揚公事或私通關節
公納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成而豐熙寺剽劫如
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
馬明衡寺遠遷如馬卿陳迥寺外補如己捐詩
不幸死如王思恭紹宗等皆加爵而不得其志
是忠直之未錄也水旱薦疫民死什五如之惟
奸煽毒酷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征徭日增催科
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卒皆市人莫辨什五精
壯者私後于守備府營之家輪番上直操備者

壯者私後于守備府營之家輪番上直操備者

林乃竹矢全無犀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等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少賜聞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韓文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

時年八十有六矣所著有

歸田錄

附錄

御馬監太監張忠為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前戶乞錦衣千戶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從乞冠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俱從之給事

詔准復原任南昌知府鄭瓚舊秩不必再勘

鄭言宸濠謀逆臣自發其窩者何順之奸次據其黨與凌進保之屬濠恨臣遂中臣以危法法

吏乘風煨煉成獄身幽園圍及豪舉兵命囚臣別丹聲言用臣馮幸臣以微言風感守者得脫

賊中虛實守仁以為忠相與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圍守仁官頗效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

接到干賊亡之後心跡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上曰抗逆遇禍不阻非義又頗

有斬獲之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勘

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

一夫舉何請卷者以官之崇卑為甲乙人每

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畏困紀每以故

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盡付元臣擬取上甲次及

九卿翰死所讀雖有林檎而不揚乞勅御史

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過關節雜送

各部諸臣從公裁取如題前翰指名彈劾

上然之逾月考選家裏寺二十八人為庶吉士

附錄

時陳光事助明削籍為民崔文亦黜退

陳光宜置重典而脫死為民奸如崔文宜發遠

裔猶未拔去乞編光于滇南發文于孝陵以

防後患杜復進可也至于調官如劉天氏諱降

如呂相鄒守益韋商臣陳迨李本夏良勝鄧維

魯陳相段績侯廷訓黃國用馮鄒士慈查仲道

削籍如安磐張漢卿王時何馬明衛水濬孫補

方啓頌成邊如豐熙張紳余朝宗章黃詩顯陶

如王恩王相裴紹宗余福張原李可王張曰龍

胡慶殷承叙等宜原心釋罪錄優優歸庶人心

和而天意汚美疏入不報先是御史立養浩給

事中衛道俱以言事忤旨請補外尋復原官而

故太監王堂首黃錄左右起為天壽山守備御

史謝汝等論不報亡何羅堂守備南京而

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屢以司香康陵為

請上從之御史高祺疏諫不報謝汝儀復為

言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斷陛下復衛道任

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羅繼崔文

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英斷然而御史張紱請

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終止豈聖心不無

芥蒂于中耶臣以為陛下之仁諸臣終當被

其休光但恐鬱鬱卒徒之中依依下寮編氓之

內歲損月失陛下雖欲憐而用之亦何及乎

張紱之言當急從也御史喬謙論谷大用不當

以為陛下下之聖奸惡固有所憚而不取焉然

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蓋然

秘招置愈巧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塵其尚根

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已

乎此高祺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大學士費宏疏辨璵璠奏上溫旨答之

時璵璠連章劾奏宏謂實受陳九川所盜璵璠

受布政使彭璠饋金樣旨留用宏上疏自理

言懲等欲得教朕吉士臣等請以温仁和董理
為之辨二人意等又白言日者談彼命當與卿
人並相與臣推較而臣亦未及奏許臣以之愚
皇考實錄帝成不忍遂去故敢辨析明臣之愚
上温旨答之御史鄭溶書上言懲等言宏受王
納賄於宏為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問
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尚可以傲
尊之橫議也德等之言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
代宏將逐流播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正足之義
戒懲等強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良以副任
使番中
不報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鑑以疾乞休優詔許之

特賜馳驛仍令有司給以月米及歲夫六名陞
辭賜上特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
舉朝以
為異效

附錄 庚道南進洪範疏

講洪範太子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
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加太子太傅俱
詩身仍兼太子太師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
以存典一清亦上言見書此語知其典章未
明發言之太易也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
為首餘皆讀撰修官而黃淮以中舍樹焉自
二楊始進三孤而士商少師兵部華蓋殿兼少
傅工部謹身殿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始兼青
宮保傅之官也其兼學翰而已後始加太子
任李賢止以吏部兼學翰而己後始加太子
少保兼太子太師少保學翰而已後始加太子
有太師兼太子太師少保學翰而已後始加太子
耶且書謂宏抑臣于後故為此然宏為少師一
年矣臣初召入縱使宿供盡同亦當出其下書
雖為臣實不
知臣矣報聞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琚賈

詠入見 宏珪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寺昨初朕
上諭之曰卿寺昨初朕
理朕為一詩賜卿寺其勉之宏寺皆頓首謝
士之敬 宣宗御文華為楊士奇賦樂有嘉魚
之句于足 宣宗御文華為楊士奇賦樂有嘉魚
世宗平臺四詩遠追先志下勵臣工于宏則以
沃心輔德期之于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于
庇因人警戒所以弼宗宗矣
初治宜其有光祖宗矣

恭穆獻皇帝實錄成

凡五十卷實訓十卷以錄
成進費宏草蓋殿大學士
楊一清進兼太子太師謹身
殿大學士石琚賈各少保

大學士楊一清復疏乞休并陳五事

其一日
臨御首開講筵學匪不勤矣但勢分尊而臣
不得自盡或隨時作輟不免一暴十寒而中
諱忌不敢進講即隨文訓話恐亦無當放聖心
惟日臨便殿時隱召問和顏色以受之而其
講經史覽曉大義援古證今諸可為法可為戒
者必求體認而行焉其二曰聖政今天下政治
領于六卿而內閣重臣則與 陛下參預密勿
該兄日諫清問弗及則壅閉之患易生先朝事
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而部院建明
臺諫論列亦每宣見親加煩問聽其盡言其
三日聽言諸進諫之臣少觸 聖怒 陛下
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來京非所以明從諫
弗咈之義即御史侯秩以論臣家 臣之昏聩
誠如秩言乞召秩還而嗣後有言雖或中均
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四曰宵過屬者議
禮諸臣若曹熙等各向心見挾持初說乃率眾

寺伏闕陛下怒而寘之罪也其抱罪已久
勤悟已深有罪而譴責之已而後復次之且上
天生殺相濟之德也幸勅諭臣後其詢成者令
其生還落落者以次叙用而死于善楚者亦為
優恤其家其五日相乘陛下召還舊臣宗獎
基諫中外析所謂相乘之治耳見今日自大禮
議興而小大臣工各欲求勝自是忠厚之道微
凌犯之風起務務抗抗喜攻平猜備日積積讒煩
生殊非太平有道之家願陛下虛懷聽納絕
壅閉之萌而因諭在位以恭遜相飾毋論叔季
猜忌之習疏入上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俱
見之施行卿宜盡心匡朕不逮已一清赴召至
踴辭少師新命
上復詔褒答不允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府浙江上虞人以進
士仕至提學副使乞
終養後以薦陞太常寺少卿性至孝嘗請三
年之喪又請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
行好著述神聖重之巡按潘儆為請祭葬禮
部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
嘉特令有司
量與營葬

七月廣東道御史李儼以世廟成上言二事
一虛心以廣聖度請御用議禮獲罪諸臣一果
斷以銷朋黨謂通來群臣動引議禮或飾排善
類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變亂朝章之察忠邪之
實破肯公之私使黨與潛消時靡有爭是宗社
之福也章
上所司

八月改建觀德殿
上諭閣臣曰世廟告成朕心
始慰但觀德殿在奉慈殿後
地勢迫窄甚非所宜欲改建于奉天殿東寶案
寺言奉慈在西恐獻皇神明未安上曰遷
觀德殿與奉慈無干勿多言蹈前日大禮之誤
宏寺不敢復爭乞勅禮部
一部十日營度禮部

尚書席書寺議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令災異
非常大工不可屢興上曰民力當節但觀德
殿改遷舊宇所費不多宜今改作以慰朕心給
事中張嵩御史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
蕭茅屋示儉况今所費未克征稅通
乏事惟求中貫惟仍舊可也
論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世廟所以不
此所費不多親親仁民之意已藹然矣
而所費不多親親仁民之意已藹然矣
上更撰世廟樂章
其迎神曰來和之曲初獻曰
終獻曰冲和之曲徹饗曰大和之曲送神曰寧
和之曲宏寺議三獻皆當用交德之舞上從
之已而太常
請添用武樂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
且諭及
皇考昔年聖訓之功今日
勉學之勤費宏一清賈詠皆疏謝
九月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所上世

上更撰世廟樂章
其迎神曰來和之曲初獻曰
終獻曰冲和之曲徹饗曰大和之曲送神曰寧
和之曲宏寺議三獻皆當用交德之舞上從
之已而太常
請添用武樂

以武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為以揖讓得天
下者而大禹謨曰舞于羽于兩階此可見古之
天子皆兼用矣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記曰
壬午猶絳萬人去萬者舞之總名可見列國
諸侯皆兼用矣議者謂引漢景之語為證夫既
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使
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而兩階之容有其
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
之美天子及不泯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武四
方垂萬世統
入從總議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
且諭及
皇考昔年聖訓之功今日
勉學之勤費宏一清賈詠皆疏謝
九月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所上世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
且諭及
皇考昔年聖訓之功今日
勉學之勤費宏一清賈詠皆疏謝
九月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所上世

蘇奉安神主儀注遺官宜璵章至左順門傳諭
 皇太后欲謀見世廟其考求與禮以問禮部
 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及會典所載
 高皇帝始定 皇后廟見禮皆備內外命婦陪
 祀之儀此我 太祖稽古定制也後因內命婦復
 建奉先殿是以續定冊後禮儀止于奉先殿謁
 告而內外命婦陪祀之儀祖廢此則因循簡便
 異于初制矣臣等竊謂禮以義起今 皇太后
 與 皇后謁見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
 見舅之禮宜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為令禮部
 劉龍寺覆議謂 太祖準古者婦有廟見之禮
 為大婚冊后制耳今日世廟新成奉安神主是
 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璵章復疏言周
 禮宗廟之祭王冕服立于東序后副祔立于西
 序九獻之禮王后迨舉 皇上追復古禮何為
 不可因自具儀以上詔下禮部詳議時席上以
 日疾在告乃自為疏言二臣所引考據已明第
 毋后謁廟事出創見設禮者實無所據惟
 皇上隨宜裁定可否至于百官慶賀誠禮不容
 已伏乞 皇上免從部請并行天下諸王府其
 香表賀仍效宋如祀賜赦之典將先日議禮得
 罪諸臣次第寬宥所請得萬國之歡心以祀先
 王此天子之大孝也 上嘉書忠誠命禮部并
 議以聞于是禮部續具歸一儀注上請 上奉
 聖母謁 世廟不用陪謁女官命婦止用內執
 事并內同贊女官大學士石堦上跪極言陰肩
 位不可
 上不聽

定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
 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
 日齊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齊戒視牲
 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
 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 上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合春堂詩于群臣

恩紀詩紀在滿錄予之恩凡七卷合春堂詩未
 之國時大內所作也百有二十餘首 帝親為
 序
 附錄 御史張珩丘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先補
 命覆請 旨請上田侵奪民產章下戶部尚書奏
 命勿嚴悉以歸民
 戶部尚書致仕蔣昇卒 昇全州人由知縣歷今
 始終一致與弟大學士冕友愛惇睦家庭肅然
 臨終戒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大學士費宏等 宏寺疏謝因言此帝王傳
 勅工部于翰林院蓋亭立以書永久仍勅禮
 部通行兩京國學併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
 士人服膺聖訓有所
 興起 上諭如議行
 詔賜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謚襄毅
 禮部類奏災異 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考史
 如雞卵如杯碟者古則有之其大如碗似人頭
 古未有也其捲掣廟宗及民舍口百數十家了
 無踪跡又再三見于一鎮古未有也婦人怪胎
 生子三月或四月及形體不全者古則有之至
 六日而有角手足各一節獨骨鬼聲古未有也
 牛犢之產一身二首者古則有之其一身二首
 腹內心肺與胆各二具二三月間兩者並見古
 未有也虎入城市人人家猛惡噬人者古則有
 之其具見人足手出沒倏忽不可防制古未有
 也雞生二雛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足古
 未有也其餘山崩水漲烈火迅雷淫雨亢陽
 人害物其禍尤慘災不妄興必有所召臣等查

得往年遇災異不過齊戒祭告此損服色而
原天意所以示儆豈徒欲責取文且為執事
上下協和痛加修省期于含舊圖新盡人事
回天意除齊戒祭告外大小臣工上虛心聽
即賜施行如救焚拯溺及不暇使官守言貴
各盡其職膏澤均于民一洗因循玩愒之習
上曰災變非常朕心驚惕諸司宜以實痛加修
省毋事虛文其利弊舉革事宜會官議以聞
是如遠東山峽浙江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
各處水電災傷禾稼及南北直隸江浙諸處
貴州有山崩之驚至于江南之人病江西之
怪飭陽之牛禍層見叠出尤為奇異豈惟近歲
未有抑亦載籍罕聞諸傳記考其証驗皆陰
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理論之以上下言則
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臣道乾綱下移而威柄惑不
自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
有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稱而小人在列
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以治
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凌而外攘無方與以治
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思澤塞于下而
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佞門而人無懲戒與臣
伏觀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盡蔽
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
弘之量而未翁受有如傷心而未淪洽九卿之
執奏多聞報罷深陰疑冰堅覆不可長願
積月累家蔽漸深陰疑冰堅覆不可長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欺弊
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詔司之華秦
則天下之事得以及戒餘諸司官守修職言責
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立者幾事天
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救援者幾事于遺賢之
未甄舉忠有之未收錄諛慝之未殄除幽滯之

未昭雪明白開懷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
忌然陛下下納善如流之量私改過不吝之
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順祥可
此老臣聖盡之言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
之官論導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君
多因災免實其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以徹
嘉納之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 鉞諱符人長于軍旅
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以王時忠為兵部尚書張瓊為兵部右侍郎
營仁壽宮 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王德安營
附錄 給事中張嵩上言我太祖軍機密院
分掌京軍應代兵制莫良于此其公侯伯止令
軍印師師征討旋師則身歸第官卒各歸其
所又禁官卒勿受公侯饋遺及非征討不得
侍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俱在典策承平既久
事漸乘張縮印金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
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權養驕一丁復以崇
侵漁以圖溫飽聽人指顧固識一丁復以崇
之計勳戚帶礪之福也乞勅兵部會執政大臣
蚤為計處區別材望以為去番別選都指揮有
材勇謀畧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下兵部
覆議

大學士致仕劉健卒贈太師諡文毅

健久佐敬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風來云爾

福建道御史朱豹上言十事

一接大臣二求直言三公賞罰四崇節儉

節儉請停不急之用五嚴禁古請飾勸貴權要之家毋奪入田土六端民牧請入任守令嚴加考覈七足兵食請優宣大邊士八責撫按請戒撫按舉劾徇私九戒守巡請冷出巡十慎刑獄請勅理官申明律例必求平允之實詔如議行

大學士費宏兩疏乞休俱不允

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

言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部議上從之

議濟河

鴨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漸涸田廬淹沒請徹求洞河淫塞寺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大學士費宏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穎毫地方過河寺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難有衝決之害亦下基大正德末過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奔赴徐悉入運河自徐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近來沙淤至沛浮沙壅塞官民船隻往來悉取道昭陽湖而湖水不多運道必阻此可憂之甚及今必須濬河復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溢徐沛之民得免漂沒之患而巡按御史穆相載金劉濬亦皆上言部議言直塞支河口相黃河水勢同背河地勢高下

講求疏 鄭自璧乞治太監閻洪罪不報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己卯朔

大學士楊一清上所擬元宵詩

時上政暇喜為詩文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水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可知其為元宵作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能及也

兵部侍郎張璠上大禮要畧

初上御禮部曰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時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昭君臣之行璠遂自纂要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長宜皇心欲為全書昭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為要畧誠非浮已上命付史館纂述

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

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毛紀費宏石琚擬上三名曰崇本日崇恩曰衍慶上親定為觀德殿取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義也

石琚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諡文襄

時書為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自請乞歸上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弟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

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

初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召為禮部尚書

未至以憂去至是服闋仍召起家代席書欽順力辭不就

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造所著有學史簡端錄

廷舉上于朝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

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

不得怨大學士費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上亦厭宏劾付外廷集多官會訊所許語已而

翰出邦奇言誣群臣惶惑莫敢有為宏白者都謂為大臣遊說即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攻掠備

至物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伺陛下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揚言群臣咸駭愕引避去

帝自攝察察不為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

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即大臣不自飭扞文罔無以消厥人心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

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則請捕外御史程

啟充等復上言楊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效忠耳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與早儲

嘗五毒復斥之外神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任督復還原官庶聽言之知使過

者為皆得矣報聞 虜寇宣府

三月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罷

是時希周主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主計不黜一言官者上命再舉攷察

希周懼上疏自劾乞罷上從之再考察之命

尋亦中止

夏四月大學士營參致仕

宏為總等所排毀言至乃力求罷歸從之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復不至

以禮部侍郎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

恭預機務

議行馬政

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

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後如有倒失

雖赦不蠲頂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地歸豪

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利馬至千

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地

佃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

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行

甲戌崇先殿成

上命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

樞上言直將李福達速正典刑上怒其狂妄至是

甲申京師兩錢

詔賜南陽漢丞相諸葛亮祠名忠武

言一日五行伯陽父曰陽

五月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連

歲邊鄙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

以法天運二日敬用五事以修君德三日農用

八政心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

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夷狄猖獗于邊門盜

賊克斥于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願修八

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日
建用皇極夫皇極大中至正之道曰民無有
朋人無有比德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
庶有胥戕之風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
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歸而剛柔柔克為人
君威福之權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替臣願明
三德以肅邦紀七日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機
隱難測謀之朋士庶人理顯易知是非大同機
上筮不能易臣願快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
蓋時與不時係人君之感召通來民說物孽及
草木之妖歲時叠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祥九
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
之所招詩書載勝高宗之聖曰封禪敷福曰詩
考且導即福與富壽康寧也聖本于攸好德耳
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
尚書又番心洪範與講官顧鼎臣內閣楊
清論備疑上北之說故道南俗陳之

命講大學衍義

上製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示揚
一清恭和總集成冊名曰朔學詩

詔大臣致仕者非奉旨不得徑推

張謇言近者
會推吏部尚

書科道官欲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即推得
臣謂家宰統僚者也宇與旦皆黨附楊廷和得
罪去今輒議起用是大臣用舍不在朝廷而在
臣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欲舉首劉龍次溫仁
和而仁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臣謂大宗伯
掌禮者也古者大夫議為卿今廼自薦而爭先
是大臣會推不由朝廷而由已也伏
乞 聖明嚴加整飭 上是其言

以胡世寧為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摠制兩廣及江西

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及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
實不化糾安南莫氏人寇陷思恩美

藩省日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舍身出奔
人情惶惶歸籍諸司素銜鎮者又倡言鎮實未
死鎮為歸順所詔御史石金聞之遂如鎮實未
無策輕信陷上圖田州不得弁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復召再乞集兵勦捕軍餉不淨自應議
遺命動支東司府勦捕軍餉不淨自應議
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
陷欲徵兵檢蘇寺自贖乃撤廣西諸司議事而
不獲集 京師雨錢
兵而去

六月以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承勛時為南京刑
部尚書召為吏部

丙寅增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世廟上用
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

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御劉龍等議宜仍舊
上諭閣臣曰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議太廟不
為缺典卿等試一擬議大率一清詠鑿因上
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
惠文二帝不用武功故止用文治之舞世廟止
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總獨上言王制
有曰祭用生牲也上身為天子尊 獻皇為
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曰天子
八佾為廟文武備各八佾百有二人三十有六
國廟文武備各六佾七十有二人三十有六
宗廟文武備各六佾七十有二人三十有六
時廟文武備各六佾七十有二人三十有六
子父不滌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萬世也
桂寧亦上言同禮以司于堂舞器祭統以程為
樂之賤益音貴人聲而容貴于威則去武舞者
去所貴也而可乎 上曰爾考據經籍推論
辨不用武舞實違 章拯上濬河圖說

召起大學士謝選辭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以貴
宏既去次當及之持薦選

以上日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資耆碩
宜勉為朕一出

命更大禮全書名明倫大典

始命歲貢生授教職三年有成效者得與鄉試每
省毋過五人

七月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方獻夫霍穎俱克經

筵日講官講大學衍義

要及詩書叙畧直講以進

南京兩血

詔復御用舊良材原職

者臣嘗劾都御史顧賢

下幸楊廷和由為掩覆得全後為御史鄭洛書

史劉文莊素黨廷和與賢依附以為洛書之奏

臣實主之茲假考察之權復同門死生之怨因

發春文莊陰罪且言二臣欲游說官保番王俊

賢引用廷和蓋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守之論

者安得終身棄之今降補外任良材復曰言素

以忠讜為廷和等所嫉雖蒙曲全降補外任恐

諸奸餘黨肆毒難保之賜該骨侍即桂夢言良

材任怨道誣去非其罪上從夢言故復之

今科道互相糾舉考察遺漏者以聞桂夢言上言楊

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于拾遺之

後互相糾舉言路遂清臣請以時舉行如舊例

學下吏部待郎孟春復言憲宗初年無此詔

首而專言在被論之後情涉復無以厭眾心

考又言上復命查事例以聞戒勿回護干是

奉所舉不勝任者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

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事例其憲網所被謂

不合上終以夢言為是詰吏部黨護故有是

命干是部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露

給事中黎良湖史王道曹弘上曰儲良材開

住黎良湖自壁一門三變清議有非戶科孟奇

被劾勘問不自隱避各降二級調外任其餘再

稽輿論嚴密以聞力部院上考刑科余經雲南

道任錫為浮躁露雲南道楊瑞福建道張鵬

漢為才力不及清旨

虞入寧夏

八月賈詠致仕

論曰此亦侃侃正論君子也及後陵掘地

上亦德之故新都去而獨用頓降竟降非

不卒嗚孤為終張故目題主五字之說進而

然則公之不為新都者

史 2-622

上諭魏曰欣有密議勿令他知朕與卿皆親
書正恐代為有誤事機恐泄朕對之舉先朝諸
奇故事請公圖書為密封奏對之用上乃賜
璽跡可于帖上小書字號今編悉字號傳諸三
臣以見朕意一清用持字號用忠字號用秉字
查用正字一清寺各上願謝絕復疏言人君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楊修相而于儀
咸聲樂黎幹省騎從崔寔第舍秦掄陰險納
貽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
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
令是部院為內閣之府庫失今之蓋司直首公
行稍為常例蓋不備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
部院之府庫矣無字旁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
率與薦名郡縣又為監司府庫矣如何民不窮
且盜臣惟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
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
見每等進表朝觀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科索
泚民怨詈道宜加禁約

冬十月命議鹽法錢法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
當今急務通來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其速
議區區禁約事宜以開尚書鄒文盛上言臣等
更救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又在朝
廷之上社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占膏之弊
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宣布條法必
奉行之吏泰然物情使市肆無擾宜布條法必
俾為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法五
事口禁私鹽日禁古膏日禁奏討日明限期日
添刷引錢法三事日遵錢制日禁私鑄日禁私
販上以黃煇為大理少卿

復申勅纂修明倫大典

以楊一清謝遷張憲程
鑒為總纂官桂萼方

夫副之共頌其事仍命一清撰岳懷王墓碑
廣煇記遺墳長車公主墓碑鑿撰善花長公主
之墓碑
謹按岳懷王墓碑曰王乃 恭穆獻皇帝第
一子也今 章聖皇太后也為 上之兄王生
而月華呈瑞 獻皇帝及 章聖皇太后喜之
不勝越五日大風揚沙人甚異之而王薨矣今
追冊為王諡曰懷夫 皇上追思同氣至親
雖未及歲深惟父母之遺體不敢易之親親至
孝何以加諸長車公主墓碑曰公主生 獻皇帝
之長女也事 章聖皇太后也公主生 用四齡
而薨今上追封為常寧長公主生 用四齡
覆萬物雖疎遠不遺况至親乎茲有物以隆非
有要靈于宜奠而 獻皇帝在天之神亦少慰矣
善化長公主墓碑曰公主 恭穆獻皇帝第二
女淑妃王氏所誕降也公主年甫十齡而云謝
矣今錫以嘉名寵之鉅邑益立愛

命除授庶吉士陸燾等官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
須教養並除遣之
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番三五輩在翰林及選
科道寺官張璠奏言臣觀此輩心切奔競口尚
乳臭固不意屬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不少
更事者之所宜居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難更
拒違已而吏部奏除授祭工給事中王宣御史
王嘉賓鄒朴刑案林雲同張鑿山等應後表家
趙時春郭秉聰張渠俱主事余禁大理寺
評事季元陽王章張鐸連鄭俱受知釋

十一月修 顯陵

遺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
修之 大學士楊清條陳團營公事
清薦起太監
張永提督

十二月庚申 寧賢縣黃河清五日

知縣張廷桂
申為佐仲 河清者五日詩稱焉翼孝德史稱中
興賢佐令 聖天子在上登庸賢後故有是瑞

上遺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

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 楊一清惡勛驕橫調御

亦以為言 上不許已 李勛太保兼太子太傅

詹事霍韜上言法祖十二事 一曰洪武中勘天

言承樂中鑄器以裕被兵之民 一曰憲綱行

令守令用心勸課 一曰職掌宜開鑿溝渠引為

破堰 一曰兵部宜照職掌查覈內外軍數 一曰

奏捷等項宜照國制兼讀詔律 一曰給僧道度

言生員宜照國制兼讀詔律 一曰給僧道度

北京種田一畝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畝六

十畝為業以陰表夫為僧道者請下所司知之

吳瑞登曰此詭言經國實務非書生臆說也此

方之民不習農桑撫按之官不勸農功并以賄

羨職而不知籍畝弓矢文士以藝相高而不知

議讀詔律 凡官箴流資鼓愚俗奸雄蔽匿栗

為非皆後世因襲之弊 籍畝祖宗所

已試者欲世應行之其謀慮遠矣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甘露降 長太縣

禮科給事中蔡經等請罷遣官校 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寺官皆為 陛下奉

三尺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惟鞠在諸臣亦足

辨矣今陛下時差官校逮繫罪人此屬殿禁

作威淫刑 陛下時差官校逮繫罪人此屬殿禁

上納之先是署都察院事吏部侍郎桂萼所奏

詰發奸細懲治職官事宜謂祖宗設立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

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

賊詰訪許允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曠掌之

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免職仍責之法司提

問辨明然有隱情則法聽取實察上問明白

取奸宄仍責之職衛緝捕獲賊必當問明白

送法司擬罪上問庶于事理為當 上深以為

然亦認如議行時嚴衛權重于法司故經又若

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初瓊諱成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瓊等欲倒彭

澤以及廷和乃上言客不靜事由彭澤及陳

九疇澤之復起廷和堂之也乞

急用瓊以寧西鄙 上從之

二月勅王守仁兼巡撫兩廣守仁疏辭 言臣以

病縲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已不勝任今又加

以巡撫之責其何能堪况兩廣地方為蠻夷

窟之巢允日有攻劫搶擄之警非精悍者

甚小民困苦日深巡撫之任非得力精強者

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不可竊見致

仕副都御史汪文定實性勇果識見明達昔計

率藩臣備知其能起而用之其于經畧之方撫

綏之術必法不負所委他若刑部立時即采材

享太廟日禮賜

以御詩及袞衣

按張文忠公璠

皇上帝極之六

恭穆獻皇帝

聖母此先後

而爭廟及路

擊也其爭也

兀七三百有

自疏或連名

無遠近先後

敵之使後之

論之至也此

詔進諸禮諸

特見毛紀轉

卿之首乃與

邪志何孟春

呼朕初見道

老自居門生

為民毛紀汪

春情犯特重

其餘兩京

入奏或被

部仍大書

按皇朝

五元功

百不利

後序曰斯禮之議也起于

九五六年也始而

而爭廟及路終而

聖母此先後三

而爭廟及路終

擊也其爭也出

兀七三百有餘

自疏或連名先

無遠近先後陳

敵之使後之君

論之至也此所

詔進諸禮諸臣

特見毛紀轉相

卿之首乃與九

邪志何孟春以

呼朕初見道未

老自居門生天

為民毛紀汪俊

春情犯特重夏

其餘兩京翰林

入奏或被入代

部仍大書一通

按皇朝通揭示

五元功承天門

百不利外俾在

太祖開國

百不利

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燹賜成

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北征

家諱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

天順復辟元功武臣忠國公石亨

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

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遂無一

翰林侍讀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

管見太極圖論命帝

七月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進

通命留覽

命編纂御書文札

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摩昔唐學

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

有編修修撰之官未見居此職者

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

壁張潮編纂而以

張聰總領其事

加上 皇考 聖母尊號

聖獻皇帝 聖母為章聖

慈仁皇太后 詔告天下

八月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主

辭以存實錄

詔下廣東探珠

第一探如今日者

伊始探珠數年

始探珠數年

始探珠數年

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採後至弘治三年。採珠已成。已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採珠以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採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十年。珠未生。恐亦不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千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後。恐雖以人命珠亦不可得也。願入報如前。首採新進用。

九月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斷藤峽八寨賊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諸蠻稍靜。正德中遺孽復熾。橫掠高州。都御史陳金務為姑息。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鹽遺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推取。決劫蠻以坐得利。不為害。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獲即殺之。道路為梗。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田州已定。胡丘當選而蘇受亦願立。

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日會勒峽寇。聞胡丘且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伏偃旗息鼓。以示無事。寇盜弛不為備。乃令官兵突進。連破油確石壁。大皮等寨。巢穴奔斷。藤峽復近。擊破之。賊復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眾。賊眾潰散。搜勒無遺。遂移兵進勒仙。花相白竹。古隘。置鳳。間安古跡。都者。嶺。等。處。巢。穴。第。破。之。擒斬二千餘人。俘獲無算。

按霍宗伯韜地方。疏曰。竊見王守仁奉命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勒。平。八。寨。及。新。藤。峽。寺。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通。謀。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推。廣。西。獨。存。萬。山。之。叢。其。上。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南。山。高。上。惡。氣。習。虎。悍。難。良。民。至。者。亦。化。為。人。也。其。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集。賊。

韓雍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廣西復熾。故廣西賊。其。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討。者。蓋。謂。山。川。荒。蕪。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犯。者。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掠。四。方。頭。氏。犯。罪。賊。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搗。隣。近。流。賊。避。兵。追。劫。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追。搗。是。八。寨。者。寔。四。方。寇。賊。之。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則。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沈。毅。不。露。掩。賊。不。借。一。舉。而。平。之。百。數。年。之。威。允。掃。而。清。之。如。掃。塵。然。非。抑。藉。聖。人。神。武。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敢。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何。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復。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刑。得。矣。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曰悼靈久之更諡孝潔
先是。后。有。疾。恭。和。伯。陳。萬。言。請。乞。容。妻。冀。氏。入。宮。視。之。上。以。疏。示。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窺。伺。朝。廷。在。彼。為。得。計。在。若。為。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縱。外。戚。入。宮。蓋。不。知。是。恐。無。以。範。後。世。言。矣。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典。文。衡。力。去。法。怪。文。體。為。之。一。變。云。

工部尚書李繼卒贈太保襲恭敏 劉世揚以士
附錄 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上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論不與未暢于論
併贈官俱革去今後務
御製十六字箴示輔臣
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
上意為疏解上嘉納之

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為兵部尚書

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
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之體國之忠在朝惟
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小
寇輕出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檢人所問
至是成邊副使施儒揚必進皆邁衆殊材吳禮
行追古人俱為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用也夫
例非其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繩之
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况通
來大計所黜皆權奸之所排擯乎若一點不錄
恐勸懲國者以為戒矣此有關於治忽不小
也

十一月丁卯王守仁卒於南安

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隆慶間贈

建伯謚

按寺大綱曰文成鞠躬盡瘁病劇而歸及于道
路為臣死忠亦已矣而言者猶以擯離重鎮
咎之世之
忌功如此

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上與大學士張璠議冊
立中宮璠以天子有

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上曰君子所配
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擇前者初婚之期
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聖母
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
愛者德與賢耳非有佞麗尚色之私釋寺密與
同官饋來至是立后后于嘉靖元年冊立順妃

錦衣僉事
楫之女也

十二月牙木蘭帥眾來歸

初滿速兒今木蘭據
沙州索我羈留夷使

不與則帥帖水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
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師其老弱萬人關
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
塔寺往牧守臣議留肅州

詔議補遼東宣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諸邊糧草

上諭戶部曰近因大通奏報糧草缺乏已命發
銀二十萬兩給之朕思遼東諸邊虜情叵測糧
草不足人馬疲敝急緩何恃凡此邊民皆
我祖宗赤子可不加恤乎其亟查議補之

土魯番寇肅州

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令虎
力納帕兒糾瓦剌寇肅州副使

趙載遊擊彭

命縱遣光祿寺所給養鷹犬諸禽

從御史朱
觀之請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三

己丑嘉靖八年

春正月戊戌朔

上令大學士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

民窮修武備借人才飭守官已報守因復審疏
博恩澤寬誦成二事陰為謀禮言事諸臣乞恩
寬宥上允既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
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
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
有四一任大臣如論六部以允執厥中論中書
省以振舉大綱是也二崇儒術如論朱善以常
持此心至公無私論秦裕伯以聖人為學以天
為準是也三重守令如論朱朝官以約已利人
為本也四重守令如論朱朝官以約已利人
為本也

詔許建言得罪因事降調諸臣於外缺酌量推用
初守仁之在
廣西也安南

命集議新建伯王守仁事功學術
造內亂桂寧欲建議圖之移書守仁使偵其要
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獲不與偵守仁之
既而思田平粵忌其功而峽盜又叛守仁奏捷
盛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已因湖兵撤土酋
陷陳斬賊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上降旨
巡按御史勘覆奏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侯
奏言守仁撫制四藩關係甚大而擅自離鎮罪
不可逃今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上降旨曰
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學術
邪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
議以圖給事中周延建先言守仁事功學術人

諭祭酒陸深為福建延平府同知
陸深言臣昨以
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在延平調補外職
職上曰朝廷以此為功罪
職上曰朝廷以此為功罪

奪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
其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說梓謬日
其正德十二年勦捕漳寇十四年平定宸濠據
功固有可錄但賊平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
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
追奪以終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
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
上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
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為停革其學術
令都察院通禁約不許二月不兩說示群臣
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忝預機務
二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侍講學士許誥陳講讀四事
上言河圖書萬世
文字之祖宜同五
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言孔門授受
專在治精後儒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專在治精後儒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義愈晦自令講筵顧問請無及此一言各經註疏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成千古之明大旨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然後有益于治

上嘉 兵部尚書胡世寧能以季承勳代

詔天下來朝官俱依限赴任違者罪之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璠詹事霍韜為考試官 取唐順之等三百二十人

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

命行義倉社會法

時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通賑之猶苦不足以備之不豫故也宜做古義倉之法但位之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取河

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惡

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九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

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允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

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鄉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且章下戶部梁材言言人

謂救荒無奇策臣請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 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

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題

請教庶吉士官 上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

乃我太宗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為盡善邇來

祗為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置一體

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

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癸丑命

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業以宋濂為師

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特就文淵閣讀書

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按為故事前後得人為多

過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愚

立黨干國無益誠如 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求

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讀各二員修

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適年大濫請讀修撰

至十五六人編修檢討至二三十人亦或一官

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量增裁員

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照缺

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

人等內勅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

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

僕光祿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

諭德贊善洗馬寺官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庶

而置所陰 厚其中矣

詔諭勅不許請乞田土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

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

皇莊民失常業願自今以後凡有請乞絕勿復

許小民控訴乞賜審斷使畿內之外有帝為命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令戶部推待郎及風裁科

道往勘外省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

家推祖宗欽賜有藉可據者則已其他近年請

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事竣與上其籍至

是戶部侍郎王軾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

勳戚之家數千百頃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

成周之制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

之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之不報納者
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從之令自今
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
祿位而不許妄行陳乞

五月巡鹽御史朱庭立上論鹽法之不便者

戶部尚書鄒文盛條陳添制鹽引至是廢立言
欽依添制引且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一
則昔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
後領引既輪于過又輪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
應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准北納
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准北增
宜以添制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
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鹽淮南減四錢准北減
一錢五分以恤目前新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
新法可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命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卒贈太子太保 南籍雲人初大
省朝議用重臣督勦南往破之因移兵攻桃源
賊黨及汀漳山集賊悉平遂置撫其地南輒巡
撫之設
自南始

七月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謚榮僖

八月張璠解任省過桂萼奪散並致仕

先是璠
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交闕
上前揚一清因乘間間之諷給事中孫應奎陸
粲劾璠等顯恣不法上怒下勅暴璠等罪狀
其畧曰張萼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枉尊尤而致
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
從寬貸璠等令還家創悟以資後用等奪散歸

學士同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給事中孫應
奎陸粲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奇既知大
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
首為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可鞫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璠桂萼還京復入內閣

時璠去已至天津霍韜私計曰議大禮者吾輩
三四人耳張璠去行及我矣乃急流一清罪
二十四事上覽之立召璠等還京時有朱繼宗
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全錢于容
世錦衣拈揮上大怒欲逮繫一清璠陽解之
欲親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
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推理念關國體輔
臣璠又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
遂乞致仕許之而萼復入矣

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
乞勅言官糾劾以清
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
乞勅言官糾劾以清
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
乞勅言官糾劾以清

附錄

提督兩廣林富上言改築思恩府城于
荒田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
守仁前議多同
下部議從之

十月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
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性胃伍以饗月餉
者下冷覈之凡胃者勒其餉不予諸胃卒悉重
贖聚千餘人環馳軍府諠譁不已斬瓦礫門垣
內重倉皇不知所為今給月餉更反覆開諭久
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暨國公沐紹勳
太監杜唐上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
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衝
命萬里之外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

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李一
道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實主星
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
長之計所當就慮而不可忽者也。上切責之

十一月上禱雪於南郊及社稷壇是日雨雪

晴上以深冬無雪宜虔誠祈禱戊申躬禱南郊
明日又禱于社稷壇即日雨雪上喜乃親詣
郊壇告謝靈雪方獻天穆孔暉等各
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皆優答之

十二月羗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朵其羗受官入貢世為藩籬成化
後稍稍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
是歲入殺掠隴右騷然王瓊議欲假彼入境即
以大兵擒其勦羗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羗眾
虛人寇鞏昌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為亦不
刺所役日益內徙若羗狀交通後將益備備道

京國不戰而服羗寇類羗百萬費以億萬計
內地空虛故勇將取快目下老將動必萬全乞
廣 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制禦事宜一以委
瓊 土從之瓊計欲撫罕開必勦先零乃遣遊
擊彭械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兆氓分據要
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
斬首百有七十

西鄙以寧矣
按鄭曉曰西戎亦註為中國患從申侯通遷西
周附隗鬻族拒東漢唐連土番直入長安未失
熙河併于西夏為响不小我以官賞市羈縻之
西鄙少寧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
于兆氓河關間繕城堡遠斥候廣儲蓋謹修海
賊勿使得連西番即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兆
鞏昌要害之地
拒之斯良策也

詔鞏天下鎮守內臣

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各省
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

錦衣校旗勇內府論以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依
城社坐耗國儲糜民膏血今人莫敢誰何者宜
為裁節而張璠既得柄政亦慮天下鎮守內臣
大為民害因力請 上革之于是百年大患而
一旦悉
除耳

南京御史司馬泰條上南都軍民利病七事

曰華船料以通商賈節派買以蘇舖戶議易鈔
以蘇民困屢流民以實京師便法守以恤軍士
采物料以足供庶重將
領以振軍威疏入報聞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從知府孫
存請也

西洋番船相通探取以營重利且此酋以本邦
叛豎遺孽竊據此土自恃富強吞噉緬甸本邦
孟養又密通騰衛窺我境內虛實較諸羌尤點
往年採辦之後故違稽遲又地極瘴癘俗尚蠱
毒往年取採人役各被中傷撫處十年至今始
順惟朝廷赦宥罪過而夷往回測若耳于採取
靜另行採買戶部覆議詔如前占行

汪鉉條巡按約束十二事

一謹講防一禁逢迎一視聽斷一稽儲蓄一嚴
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有不遵定議仍令兩
司隅坐遲使寺官跪稟聽臣寺訪實參治一慎
清差不拘歷任先後惟選才力相應者二員請
旨簡用
俱准行

命議社稷配位

先是 上諭禮部祭大社大稷
奉我 太祖太宗配殿有疑焉

夫天地至尊，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太祖配天，則止矣。又奉祖配社，豈不殺之於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我皇祖時禮。失之於序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其工之子，官張燕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其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其子，至如奉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乃不可不正之典。宜如太祖制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以後稷氏配。其詳詳具奏。大學士張璠、翟奎等各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啓聖衷，獨各其姓，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真有在於今日，誰入從之。

二月 上命頒大學衍義於科道諸臣。先是止言請溥其賜，故科道官各賜一部。行耕籍禮。上祭大社，大稷，言請溥其賜，故科道官各賜一部。行耕籍禮。上祭大社，大稷，

御史周釋條陳五事。曰：明史職極水災，清冊籍，厚風俗，理驛傳，

詔定百官謂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者，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司必候其堂，屬畢集，始得謂拜有先後，參差聽糾儀，御史劾治之。

三月 夏言請更郊祀。于園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北于南郊，就陽之義，陸于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陳宇，擬

之人道者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味室攝義，不當為耳？至于宗一祖之配，享諸壇之從，事

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疑。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部看詳。

議務求至當。上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

已而賜言于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也。

致致霍韜于都察院。以夏言疏救韜無君之罪，有七故也。

皇后親行贊禮于北郊祭先蠶。中允廖道南上言。夏四月 詔集議郊祀典禮。太祖初年，建園丘于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以分祀天地。其武王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太宗遷都，于北未嘗有建白以復之者。禮樂百年，後興詎不信哉？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太宗伯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做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園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文宗祀于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郊祀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禩之祭，正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禩之祭，有較親親有年，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于禮部議時，贊善蔡宗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講譚縉皆以合祀為宜，而深言尤激切。俱下禮部。部復言：復議不當以二祖並配。言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今日宜奉二祖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群臣集議。右都御史王鈺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諫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國公張倫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上命

未經世故者言夫古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
經綸素具又自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于治郎
者人品材器自有定價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
又設言官意各有在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
量當取其類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節廉主
諱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賦司馬光曰
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
相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謂徒以老成諳練為
言是不過欲得脂膏始愛其身固祿之流利其
不為已害而已又其甚者植一二不肖以為私
人資其爪牙博噬善類此皆大臣之所為利而
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吏部遵舊制破私聽將見
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之上行人轉
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從公考選以
補六科員缺其在在外考滿三年知縣如果材堪
臺諫許與推官一體行取以備急缺風憲之用
庶選取之途既廣而言官不懸于缺人矣章下
庶議覆欽此

詔天下國子監建敬一亭

初帝製敬一殿命建
亭于禁中落成賜宴

命武定侯郭勛總督五營操練

禮部會廷臣議豐林王所奏宗室四事

儒臣為詩以獻至是詔天下
國子監府州縣學皆建敬一亭
其一宗
長史教授務選老成端正之士果有輔導善狀
一體叙遷其二興學校謂各處撫按者查親郡
王同城者共建一學郡王各城隨遠者另立一
學宗室子弟八歲以上未授封者令其習學習
禮撫按官仍三年一次查考中有勤學立志者
從宜勸勞經明行修德業卓異者具奏請敘

斷其三五女子其四均人後謂宗室不許保集
外人而民校事例又無實用宜于各王府設
及群牧所食糧軍校每正丁下量留餘丁一二
名供貼其餘人戶查撥郡王及將軍以下應
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而禮
部覆會議上定女子一事列為三日其一花
子女不得請名其已前造入王牒者削之見
贖者亦行停止聽其編入民籍自為生計其
凡鎗撫奉國將軍以下有犯罪降為庶人及高
牆放回者不論已未華爵所生止許請名不
請封給與冠帶帶婚媾資贖之資其未華爵所
生者仍給與冠帶帶婚媾資贖之資其未華爵所
請養贖婚媾其一言嫡庶之分將軍而下凡
子女俱許請封無嫡子女許以一庶子女請封
其餘止請名給以冠帶養贖婚媾之資議入
上以其事重俟從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於詔獄

罷姚廣孝配享太廟

禮部尚書李時會稟專議
廣孝在太廟雖有性慳之
謀而崇秩顯爵已賞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
配享太廟實所弗宜乞移祀于大殿墜車從之

革大臣補廕子孫

故尚書屠勳子應境應俊俱
應國學已而俱舉于鄉勳上
言乞以孫錫補廕上曰大臣子孫因仍官廕
原非國典今著為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
入官不
得再補

八月方獻夫罷

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
廣如納以來忠謹二曰正習益
以明休統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養和以
疑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太
臣反噬群僚有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家
宰張瀾軍餘也豈可以議總都而欲正習俗以

明體統似笑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
議大臣得夫者獨憂言議其與卿等之調補孫應
奎議先光寺之權用趙漢議臣等之不職而已
未聞有及魏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為二臣欲以
杜塞言路不忠為其章下吏部獻夫
知衆論不與而乃上疏乞休從之

詔諭刊布 章聖皇太后女訓及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 張璠上言 皇上發下女訓一卷
自序之文為日凡十有二宜刊布以示中外更
乞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以聖訓上從之既而
復以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欲司女訓
領而曉亦請御製後跋 上曰朕推時俗大不
古若况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宮中始
凡當行事宜會諸書以開禮部因奏言宮中事宜
合令翰林院編諸書關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
合曉內訓女訓宜撰成宜解諭以 高皇后傳

內事實令女訓詔諭每月 皇太后率妃夫人諸
聖冊前聽講一次于坤寧宮進講二次仍令女
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一切
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士桂萼亦因女訓一書
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胎教之儀諸
母之養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
學際替之教媒氏之正事下部議言宮中三事
宜書御屏為宮闈先事之檢其行之天下者宜
令天下各崇陰教以敦女習不許膝替記誦淫
詞黃鼓人心止將女訓詩書勸誘風俗婚姻一
腹割襟之弊

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為霍訥所擠里尼忽忽
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汚穢外不曠日 上聞而
悼之後至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官于二十七年
始贈太尉

謹按鄭公曉曰公生而隱居貌類寺人學傳才
雄善調停應變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
踞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一
時後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文定孤忠自許遇事
敢為而不能與時俯
仰故功名甚著而以剛腸終其身
為志士所惜云萬曆三十八年謚
按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
勲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功也昔雷萬
春而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
故保全雒陽與勤鋤寧賊者曠世一例至于桃
源寺寇屢伐屢平安鳳等亂聞風即解彼平部
不靖勤之宜矣而黃金非之毋乃不知文定乎
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故噫古來忠臣烈士不
能依險曠忍苟身能為國建功志已垂矣若文
定者又

大學士桂萼上疏乞休不允

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
諸司進貢狀船南京守

九月詔省併南京船隻
倫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用且疏請益詔下南
京兵部尚書王廷相持復奏言南京各衛馬快
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輻重之用大小黃
船仍永禁以來供用乘輿駐及進貢方物而設
自 太宗都燕遂以二隻專運宗廟薦新及
上品供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
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
進貢規利者擬擬之法又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
濟已私嘗聞宗廟薦新物品惟太常寺所進為
太祖舊額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由姜香
稻寺物南畿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授監諸勳
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
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
以來傳旨取用極者少多夫如批把非南京所

產者酸在不堪用。鵝鴨鵝鴨諸禽。石榴柿子。秋
 稔其果。及此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絲帛。紗羅
 綾段。諸物。既自織。樂局之。歲辦。則當自南京。似
 應之。機房。且。以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
 衣。安得。經年。且。與。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
 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
 論。造。作。則。所。備。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
 會。計。可。存。所。備。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
 硃。漆。器。皿。及。銅。鐵。品。物。皆。堅。久。可。用。亦。宜。會。計
 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上。以。所。奏。下。禮。部
 尚。書。李。時。常。言。新。品。物。除。祀。祀。外。非。此。上。所。產
 梧。桐。子。風。鯽。魚。入。水。木。梓。雞。鴉。鴉。俱。宜。如。舊。進
 貢。用。紙。裝。進。其。梅。石。掃。帚。子。天。鵝。鴛。鴦。俱。可。省
 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餘。件。即。年。免
 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用。紙。一。十。九。隻。亦。巨。賤
 時。酌。減。織。造。龍。衣。并。竹。器。彩。漆。卓。盒。銅。鐵。器。物
 俱。如。所。擬。減。免。上。日。此。數。所。言。專。在。省。併。以
 舒。民。力。俱。依。行。者。為。例。自。後。敢。有。假
 托。堵。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兵部尚書胡世寧卒。 世寧。仁。和。人。風。裁。峻。整。優
 之。節。持。論。侃。侃。多。所。建。白。以。江。西。副。使。疏。論。宸
 濠。成。邊。起。為。僉。都。御。史。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在
 是。卒。贈。少。保。諡。端。敏。

冬十月。以夏言為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
 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為。學。士。預。修
 纂。仍。兼。都。給。事。中。在。科。辦。事。復。乞。請。官。

復以王瓊為吏部尚書。
南京兵部尚書林文舉上言四事。 一。自。造。船。以
 禁。官。艇。附。搭。一。禁。車。官
 私。役。一。均。派。各。營。馬。匹。

詔正孔子祀典。 初。以。張。璠。修。祀。儀。成。典。因。上
 典。書。內。編。惟。孔子。有。功。德。于。天。下。後。世。其。祀。典
 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集。議
 以。先。代。相。沿。之。陋。為。百。世。可。遵。之。典。一。請。集。議
 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衾。冕。望。禮
 一。適。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
 顏。魯。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
 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後。著。王。通。韓。愈
 上。命。禮。部。集。議。已。而。諸。臣。多。以。去。王。爵。臣。塑。像
 為。疑。上。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群。臣。以
 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莊。誦。御。製
 聖。文。唯。璠。非。臣。夜。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
 不。與。廷。議。之。未。豈。敢。妄。言。但。待。罪。館。職。受。恩。深
 重。苟。有。所。懷。不。忍。自。諉。臣。以。為。孔子。之。王。號。有
 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
 已。久。一。旦。不。王。家人。愚。昧。將。忘。加。臆。度。以。為
 姓。子。奪。孔子。王。爵。易。感。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
 矣。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
 愛。其。人。者。杖。屨。理。洩。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
 乎。國家。廟。祀。孔子。官。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
 尊。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邊。益。猶。諸。侯。之。禮。苟
 去。王。號。將。復。司。冠。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
 妨。太。祖。之。初。制。矣。上。覽。階。疏。不。釋。出。階。為
 延。平。府。推。官。上。又。製。正。孔子。祀。典。說。辨。說。須。賜
 乃。定。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
 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
 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休。公。侯
 伯。爵。徹。像。題。主。祀。之。申。張。申。黨。二。人。存。張。去。黨
 罷。公。伯。秦。秦。典。頗。何。苟。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蘧。暖。鄭
 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于。其。鄉。進。後。蒼。羊。通
 胡。援。歐。陽。修。陸。九。淵。從。祀。而。別。祀。洛。聖。公。叔。梁
 氏。程。瑄。朱。松。菴。元。定。從。祀。焉。

十一月巳酉初有事于南郊。先是命制衣圖立禮

主壁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

大學士魏爾觀是日上親祀于壇立奉

太祖西向配各驛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

人倫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驛牛一恒星五曜辭

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豮一

布詔天下頒恩賜于庶官布寬蠲于小民

初立九嬪人坊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

廣胤嗣今中宮正位有年而前星未耀宜慎選

貞淑以克郊嬪上從之乃勅禮部選立九嬪

大學士桂萼進所著三才日曆志上嘉納之

上命賜侍讀學士夏言御製開講先言講中庸

十二月易行先師孔子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

廟遣祭酒許誌行

祭告虞大入寇魚陽遼西宣府

復以武定侯郭勛督京營兵先是夏言請救重

敬遂力薦勛上從之復勛保傳官使督郊

巳卯甘露降顯陵

大學士桂萼致仕粵病劇乞

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世廟以祈

是以前月二十**更張總名張亨敬**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乙未朔

特享太廟初正太祖南向位

熙仁同官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辟廟三

時各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

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中室仍

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

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

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

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上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辟廟

擇日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之制殿廟節祭行王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

享崇暑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精不至

疊勞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

乃命祠官于廟中設常如九廟扶奉

向羣宗遷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德祖

敕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上既正太祖位何

德禮乃勅輔臣及禮官集議曰而兼問大雩秋

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夏言上言准天子

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

德祖為始祖廟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

今又定為大禘統群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

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王禘為始祖之

自出恐無是禮也二代而下必欲夏商之禘

黃帝帝譽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

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

下實始祖也厥入上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

上言皇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于禮部集

議學敬首謂衆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

大之祗惟節德祖為當李承勳并皆以為然

賜言復抗既折其非是上命再議初上欲

于奉先殿行秋報禮中陛下大雩禮夏言言秋

報宜于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

傍為壇孟夏後雩祭上謂孟春上辛既行所

禘否則躬禘秋報禮始復不祭

二月頒甘露于廷臣時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

欽天記頌欲天記頌以獻後世夏言

以示後世撰實露頌以獻今世史記

詔改定四陵山名上諭內閣文皇既封黃土

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于埋未安朕唯祖陵宜

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翊聖山孝陵宜曰神烈山

並方澤從祀以基運翊聖山之神位設于五嶽

之前神烈純德山之神位次于五嶽之序仍預

祠官祭告各陵山祇

庚辰初行朝日禮于東郊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

玉禮三獻樂

三月賜大學士張孚敬御書榮恩堂三字

初皇

帝書恩榮堂三字上以賜恩且議其端曰

皇考手澤仍賜篆刻孚敬字號初御日前

聞卿自為堂房名曰榮恩非所賜榮恩得君恩乎

朕思皇考嘗手書此三字于賜恭裝軸併銀印

一枚以賜見吾

兵部尚書李承勳卒

上悼惜特為文遣禮部左

康惠承勳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

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孜孜為國知無不為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枚文曰忠敏安慎

詔京衛武學生願應文舉者聽兵部考送

唐子駕幸西苑祭帝社帝稷

建太歲壇于神祇壇內上命禮官考古太歲壇

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唯元有大興作祭于

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至我國朝始有定祀是

以壇宇之制千古無稽按說文太歲木星也一

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為天神明矣

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

少為減小庶隆殺遠宜而祀儀不忒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飭武

江洋言番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

給仰御為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鎮江衛原領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船衛分凡巡江軍居則常川操練有微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及乞勅兵部議處量干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寺處聲勢相接以防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兵部覆議撥軍築堡難以輕議餘俱可行從之

詔加太常寺丞張鶚俸一級 初鶚請定帝柱環樂歌初下教日

夏四月 上行大禱禮于太廟 復設江西都御史因弋陽王拱

禮部尚書李時條上省試事宜 言巡按御史不

五月 革邊隘鎮守內臣 時巡撫保定都御史林

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 初獻夫罷回遣行

為武英殿大學士恭預儀務 人蔡璽齋勅召獻

夫還部發及門獻夫入西樵山以疾辭上復命怡然就道及抵海濱復上疏請容旬日大稔奏獻夫在里中後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辨之 大給休去

壬子初有事于北郊 是日夏至上事地于方

南京修理太廟工完 於是遣魏國公徐鵬舉行祭禮

六月 詔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衛信四公後為侯 初撤姚廣孝配享也刑部

去姚廣孝萬世頌仰但臣鄉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廣孝下宜併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

少保大學士致仕謝遷卒 贈太傅諡文正 遷餘

李東陽同心輔政 時稱為賢相

按名臣記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偉意一時並重公輔之望位文莊卒文定適夏去公入內閣下餘年號能持正文定竟不得入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甲之未脫他日又言文曰我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景科第先予洋術先予望實先予越次在此漸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笑不吝

詔謫太常卿彭澤成邊行人司正薛侃削籍大學士張孚敬罷
澤欲謀入吏待上心屢言澤計陷言會侃有選備疏草証言主之耳

支大倫曰彭澤計微美臚奸狡百出卒以自毀可謂愚矣永嘉遂以上聞何即聖諭洋洋悉中情款即漢法吏

七月詔國子監建啓聖祠

令修榆林東中二路邊墻

王瓌計度二路大邊者王百十里之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

山爲險屯田多在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因讓屯田中間率爲平地築墻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使墻高厚崖壑深險計用可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定計以明年二月其工兵部覆上請延緩鎮巡寺官如瓌所書舉行報可

八月癸未初行夕禮于西郊

詔改安陸州爲承天府郭縣爲鍾祥

少保大學士桂萼卒

萼江西安仁人與張孚敬言大禮稍上意此末年一

人亦遂相失至是有遺表謝恩

上覽而悲之故贈太傅益文襄

附錄 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

分至末季間輸粟一二斗有五升征薄厚

利益平價而還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

引常服十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放成

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五分正德間至四錢今

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籍細民投托權要有占

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兌之奸至于

各物官橫斗頭火耗動需求守侯盤費關領

勘創名爲六錢賈將倍後官既取之于商商亦

取之于商于是有夾帶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

興也臣以爲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

大倉轉輸勞費不若以通商使之勤于赴邊

弊于輸轉之爲便也今商人苦正鹽赴邊中引

之難利餘鹽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

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各場煎有餘鹽悉聽

夾帶官同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

上御函風亭召輔臣觀獲賜宴復御無逸殿日講

宮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命儒臣書無逸

爲空無逸殿 御製文記之

九月以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時修撰姚涑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部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樞之

許請及直隸提學
御史胡明善請也。

冬十月改兵部尚書王時中為刑部尚書

詔罷改遷顯陵之議。是時議者數輩尤諱寺廟
歷事監生詹啓除名兵馬周密致仕命專審和
寺首倚托地理之說以希進用說多不經尚書
汪鋤蹟言不可。上併下禮部會議至是尚書
夏言奏遷陵之議最者尚書庶善李李時已極
言其不可而工部尚書趙瑣言尤切至嘗曰我
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開重慎
之至也。今輕動其說良是豈詳大臣之見顧
地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豈詳大臣之見顧
不若福壽寺。且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
陵寢之設規制已備。陛下踐祚十載百祿駢
臻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平神靈已安矣。今又
動山為純德名府為庶天則是事體已定而
且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誠以開國家祠
廟有動而不可悔之憂故也詔罷會議仍禁絕
細人自今不局
復議園陵重事。

十一月以夏言克祈嗣醮增監禮使

十二日。詔復歲貢舊法。先是巡按直隸御史胡
貢張孚敬議行選貢法將緊學通考應膳無人
准貢增附定海一寺二寺三寺之說考皆四等
竟行黜退以爲沙汰之意至是都御史史道請
復舊法禮部尚書夏言復言。祖宗令甲歲貢
必食狼羊深者近欲痛加沙汰太非舊意乞從
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以滋奔
競。上從所議且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擾
御史楊宜亦言通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奉
行者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
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備且史

所願者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况明詔所
加意作養毋以黜退爲功部議楊宜
所奏公平正大誠爲確論。上從之。

壬辰嘉靖十一年正月庚戌朔

禮部尚書夏言條奏科場三事。一變文體以正
典雅。溫柔敦厚之文。一切鉤棘。軌出之習。痛加
黜落。二責主司以定程式。乞今考官今次會試
所命三場題目俱要冠冕正大。有闕理道不許
截裂牽綴。徒事帖括。及用隱避。有如覆射。三
簡考官以重文衡。言同考官。試官。例用翰林侍讀
官。十一人。給事中二人。司馬二人。今本院自侍
讀。以下通得十一人。則當盡數入場。方足供事
講。內閣。主科。部。六人之外。再訪三四人。以補

三月會試天下貢其命少詹事張潮侍讀士郭維藩爲考試官取林春等三百二十人

南京禮部尚書江瀾卒諡文昭。

進張孚敬幸益殿大學士泰預機務

命望祀祈嗣。先是李時上言。呈嗣天子之儲。取
所最重而至急者。乞于新春之首。親製祝文。遣
廷臣禱祀嶽鎮。上曰。卿奏忠懇。不當已者。但
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但命道士齋奉香帛。
令彼處官負行禮。而建地。祇壇。僧寺。往詣祈告。
後。因言。慶善。望秩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
望。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進。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進。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進。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進。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進。其。神。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就。祭。

力追古作一變至雅然賦于詩酒憲臣幼
其官不事事而海內文士爭向慕之
詔復選庶吉士 時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
院各屬僚屬夏言因言近年以來以翰林而改
他官以他官而改翰林者不厭其多而且一
往不復入者每病其少而又且以不稱其者去
甚至以甲例當銓授者亦復出之又有不時
考索之法以盡出之畜衣未聞挫折太過而庶
吉士之選遂格而不舉者今兩科矣翰死之人
患正坐此宜煩聖應求之薦舉也若為國圖求
賢良法則莫若仍從 又皇帝成憲復庶吉士
之選而巳今年進士未選授者尚不下二百人
乞勅考選仍者為令庶材能可克而將來輔相
之望矣 上嘉而行之

冬十月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請京 初以恩劾
失恩遂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張不若舉臣
罪惡且謂李敬之奸又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
測也臣謂李敬根本之莠鋐腹心之莠獻夫門
庭之莠三莠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
也又謂李時為太平宰相翟奎為伴食中書戶
部尚書王憲為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為具臣
工部尚書趙璜為廉介吏部尚書周用為敏練
許誥為迂邪禮部侍郎漣若水為無用道學顧
鼎臣為不局偏長兵部侍郎瀋如京為安靜黃
宗明為通儒刑部侍郎黎澍為精樸林廷為通敏又
篤實工部侍郎趙承燾為精樸林廷為通敏又
謂李敬之子猶持敬兄之理者乎乞斬三奸以
正不孝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
甲戌傳去三巧以清仕路新政治亦除舊布

新之應也 上怒命官校
收繫來京下錦衣鞫問
詔祀唐狄仁傑宋寇準劉安世于大名府
御史施山言犬名府古有名官如狄仁傑寇
準等賢劉安世祠宇書院二宦一賢功德顯著
乞崇專祀從之今叙
入祀典有司致祭
禮部尚書夏言疏乞除其家府軍左衛軍籍許之
以見應後軍下馬疾京
衛及江西但無次丁也
十一月工部尚書趙璜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璜江西安福人總理河道之設自璜始璜有幹
局臨事敏騰所在以才見推而孜孜奉公有大
臣之節士
論許文

復除羅洪先為編修
四川撫臣宋滄獲白鹿於梁山以獻
言王者應事疾恩加者老則白鹿見汪鋐夏言
林文俊滄若水廖道南姚涖詩各獻詩頌
上優答之
宣付史館

清穰殿翠芳亭錦芬亭寶月亭工成
黜南京右都御史萬鏞為民 鏞應詔陳八事一
刑大吏吏部會官具疏叙其履歷科道交章推
其所長如有平異然後別推可也一辨國是入
主所取于臣者日任然任事恭順無私交而邪
臣之恣強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似之所
惡者日趨事沽名朋黨交違而正臣之守成法
惟公論休辭精視君失者似之一或失察則邪

史 2-645

正例置而亂矣此不可不頌也一審除
請自今有詔勅軍恩一法 聖祖初制或將本
年稅糧蠲于正月或將來年稅糧免于隔歲
良民得悉恩澤一通法請將兩准正蠲七
萬引餘蠲一百四十萬引盡數開還正蠲依例
每引價大錢令納本色糧草餘蠲每引五錢即
令納銀貯庫一裕邊儲調陝西二邊荒歉太甚
一應和糴給賑事宜俱當亟議一廣裕有謂議
大禮勘大獄諸事仍令本院詳究或下刑部
或事情重大則行三法司擇江都御史失職
兩京科道糾察奏巡江御史失職本院考案
不必復以巡按奏之先實務謂治天下之道
必斯于吏稱民安食足兵強而後已 上覽奏
大怒謂陛下屢推未用意快失望藉口建白
大肆欺擾令吏部悉看以聞已部覆妄議時政
失總憲大臣休 上乃
無萬道為民細勿用

十二月兵部尚書陶琰卒 謚恭介 琰曾諫醜議
不說故事不避難 一時稱為名德 有道而行言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時西域貢稱王者九十五
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言先年入貢稱王
亦有二四千人答勅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
觸望言復言西域諸國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
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
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緒類各王號人與一
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戾外夷也日後各執賜
勅任意往來驛遞勞煩宴賜煩費竭我財力以
後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當是時土魯番
強凌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
大人眾非復承樂間陳驗對奉使時矣

歲暮行大給禮于太廟

癸巳嘉靖十二年正月甲辰朔

河南都御史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

丙辰復召致仕張孚敬進少師內閣辦事

左都御史王璟卒謚恭靖

御史馮恩論斬 汪鉞見 上命叔恩遂上疏諫
道回家路受蘇常二全豚又請恩丹行遇劫避
魁江干群盜焚其篋囊隱不致發又謂恩擅朴
武弁縱容胥吏為奸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等
語謂為陳言大臣德政當加族誅併下刑部恩
偃于道中上疏力辨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
榜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衣錦衣指揮陸松每
下藥餌獲蘇馬後以反書奏發刑部論罪
恩與恩同罪者三十一人

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進所輯古文小學 命留

擢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劉源清兵部尚書總制軍務

禮部尚書夏言進郊禮通典

戶部尚書孫交卒 交鍾祥人再興戶部承正德
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 未公私置乏之時裁冗食立
標奇德卓為海內之望

三月丙辰 上視大學 上初御經筵

南京都御史陳試得白兔于無錫以獻

命番餉內苑夏言以白兔雜產東吳與西蜀所
獻同乞免稱賀 上曰白鶴鹿兕以歷行貢賀
之禮今後非正
端自登者勿奏

夏四月以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為左都御史

上幸西苑召輔臣遊御苑賜酒餼羹餼餅紅藥花梨等物

上幸南內召輔臣閱馬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

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珠池駿紫雲白凡七召輔臣

臣等敬時獻夫僕使半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茗飲其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上果王麟

龍飛魚服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一章示于敬寺命各和以獻

五月禮部尚書復言上雩壇禮儀

言皇上肇建雩壇于園丘之傍以祀天禱雨為民祈禱而儀注繁章未經擬定目今九煥欲

恭請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未可舉行

遂請具請又言大雩文禮宜湊雲門之儀雲門

者乃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羌取以名祭亦本此耳于是

納之

詔天下博求曾子嫡裔承襲五經博士如顏孟二

氏例從學士顧鼎臣請也

六月發太倉銀二萬兩于陝西為更築邊牆及修

理舖舍之費從總制唐龍請也

大學士方獻夫致仕

七月改吏部考功主事唐順之為翰林編修

上以翰林侍從之人詔吏部博求方正有學術時望者充其選部臣以順之等十人名上詔七

八月皇弟生子詔寬恤天下太子薨嬪嬙氏出尋喪

學士廖道南蔡昂調外補時顧時臣日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

為代請劾之乃出為徽州潮州各通判

八月左都御史王廷相疏陳考察差回御史于六

事言御史職在除奸平弊伸冤理枉激濁揚清及所奏勘合公文宜如期報按部直省導從

供億撫按費和按臣宜遜撫臣違者奏請降調外補上從之

擢御史王以旂為南京太僕少卿

諭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

召原任兵部右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

時侍郎缺吏部凡推會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故編修楊名出為福建參政而至是特

用之

星隕如雨

吏部侍郎席春削籍春席書弟也初因翰林員

聰陳沂堪翰林選錄日二人黨廷和妄議不可

春日二人實富文學議禮何害錄日此端不可

際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錄約會推春

獨聲日錄已有定約會推何為錄怒大謂春亦

擲冠欲歐錄解而散錄遂疏劾春議禮首倡

伏闕幸而免罪疑劾學敏兄書沮之楊名狂言

春為主畫此道南語臣不敢隱上日朕以春髮加

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宜

重慶姑令削籍永不叙用

十月復故少師楊一清官先是一清坐張客事

削籍未幾復發背脊

閏二月令禮部侍郎黃紹生核大同功罪賑恤被
兵軍民及宗室。初大同變起宣州各王及將軍
中尉多有附惠山城潛匿民間
者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劫掠尤多戶部
議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冊置官分賑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上祀大社稷至寶顧
命司禮官覈名以聞張敬曰道南昂外北未補
宜以祭酒王敬等補之以上以爲從之人翁隨
南昂仍
復原官

上頒御製祭祀。記于在廷諸至九一節
九十道令禮部份給之

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

夏四月詔魏國公徐鵬舉主祀孝陵。時鵬舉守備南京兼奉孝陵祀禮左都御史
王廷相論劾之鵬舉乃自陳解任仍乞主祀以
報太祖罔
極之恩從之

五月端陽節賜百宴。

大學士李時建書院于家尊藏聖製疏乞額名
上嘉其忠敬賜名珍諱

上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
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

圖詩一章以示

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誥嘗贊入前承進之
子志氣豪邁行誼修潔
可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諸書
篤志好學家聲益振卒謚莊敏

六月南京太廟災。上意欲勿建九廟勅廷臣曰
夏言上言宗廟行將復
古而南京太廟遂推回祀皇上建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也
上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
址築周垣焉時祀併人南京奉先殿

七月令建皇史宬。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寶
訓實錄宜有尊從之所因命
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勅館閣諸臣重書九
朝實訓及實錄奉御容于閣上閣下藏錄訓
瞿鑾去位。居憂
故也

八月勅南京重建太廟。先是南京禮部尚書湛
若水言太廟殿災于列
祖神主亦被延燒以須補造神主以爲神靈之
依建太廟以爲奉安之所而工成非歲時可就
香火非日月可缺宜特遣大臣祭告權坤太廟
原日朝夕香火暫停奉先殿以少神皇上
廟事理曰太宗既遷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
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一天下作二子二廟恐
佛合禮義于是言會多官集議言誠如聖廟允
協輿論克應祀典足昭王章宜合併奉先殿併
奉如常且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制乘
而南京太廟不必復建廟址築周垣香火併入
奉先殿承天府皇考家廟亦勿拆廟即做奉
先殿名曰隆慶用別輕重之
意仍將勅諭刊布以理永久

詔逮繫南京職方主事劉世龍詣京。世龍言南
京太廟災
陛下于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勅加修省謹以時
務之重且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詭說以正風

俗勿以詭譎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有縛介者為不肖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以言獲罪者當原情叙錄不幸而斃者宜量為存恤三曰損舉動以存大體大臣為群僚表率不宜廢兵條用因事械繫或加筆楚動威與國家相聞延齡逆豎固不足惜而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干情未安神御閣之建固尊祖之盛舉而五廟神靈張儀無依宜劑量緩急以後營為凡闕聖躬尤宜請之始以圖終慎之微以防者蹟來京上大怒謂譏訕君上而結庇逆惡詔逮繫訊問

九月詔議世室七廟規制

上召夏言借在工諸請廟庭視計制用物式言前後相接為寢室不為三穆廟每廟進深占地一十六丈一尺五寸為一間一丈六尺五寸以東西列廟總門其

大廟戟門之旁門相並宜北後墻與太廟祀廟相並上謂世室當隆其制乃議前殿視群廟崇四尺有奇寢殿視群廟宗三尺有奇既而復百見言于鍾粹宮面諭曰太宗廟曰文祖世室昭穆六廟宜有名額乃稱太宗廟曰文祖世室昭穆三廟曰仁廟英廟孝廟穆三曰宣廟憲廟武廟後諭復文祖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言曰古者而祖有功宗有德者世室稱太宗廟最當

十月詔論大同功罪

初大同定上遣黃綰承欲沮撓之揚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桐楊城中云聖駕將親征籍乃先驅永軒以間時給事中王庚亦劾永軒民誤國貪殺邀功說為屠城之傳幾釀大變部議先奪其官斯明再疑是凶籍列功罪乃徵劉源清都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贖罪滿傲孫元中復原職致仕張

續樊繼祖詹崇楚書

按吏足矣而何至釀大亂即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有人不可盡捕耶乃以攻蠻夷之策自毀其藩籬鑿鑿之地謬甚矣廟謨本兵猶可委之事雖遲度源清受國重托乃憤其謀不自已其為亂階何心也部承固無論矣聖明乃誰獨排群議深燭邊情御劄教語賢于百萬之師其可謂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張瓚樊繼祖孫元中諸臣亦可謂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建昌侯延齡論成

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昭聖皇太后窘迫莫知為計會哀冲太子生昭聖以延齡請欲赦之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成而坐以大逆族誅于

不可耳延齡財虜耳何能為逆上一不聽已而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傷昭聖意議從末衛指揮奇祿閑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聶賢稍為開釋上怒奪賢俸一年承讞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揮王佐力為推鞠探得東山罪重請荷校關門外昇之不及立旬日成延齡仍坐漸長繫臺獄子宗儉及鶴齡子宗說俱置南

論曰

我朝威嚴之寵無逾二張得禍亦無禁中至褻窺御幄為閣人何文鼎所筆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斂飭而二張不悛侵民田廬請官寺益第舍登壘斷市刊積金錢亡慮數百千萬不自厭足其斷養烟煙性往凌官府幕

獄囚莫敢請何主事李夢... 帝聖明而脫意亦... 後欲自退而積殃已... 食中待時而入物也... 也宜笑或曰當是時... 宜若無罪焉曰樂盈... 及况其身乎後之厥... 昭聖之慈而不庇其... 肉帝亦有所弗嫌也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于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所賜書籍并乞名額上從之

書院名忠禮堂名瓊恩樓名寶澤令有司繕造工部給帑仍賜言銀圖記一其文曰博學優才論令五手跪上

吏部尚書汪鉉建樓以藏御製請名額賜名昭恩

詔免行刑時上欲誅延齡李敬李時力爭之上赦之

十一月兵部侍郎徐問疏陳武備八事

曰預嚴兵以重聲勢練外兵以為羽翼防制達官以需調用區處屯兵以防虜患經畧邊關以

賜輔臣等御製大報歌時皇上有事于南郊

詔置許奸奴郭祿寺干法初產源告故太監張

墳建遺遺制及礮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勸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修汰過制詔城垣如式事竣

已父至是容奴郭祿為容所逐思以傾之乃... 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哀冲太子薨令其子郭... 觸陳陳氏衣帶捧指揮閭使所使之轉奏臣張... 妃因氏父也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張... 學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係帶捧乃... 受勸告詞轉奏其為勸主使甚明此風若漸長... 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 未報紀姑貸之祿計窮乃復其疏令妻陳氏衣... 執付法司乃論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邊

十二月命議南京太廟儀禮初南京太廟災不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初邦相歸田州

專橫持甚邦相不能制漸有欲盧蘇遣其黨刺... 邦相不克邦相糾眾伐蘇收還蘇遂劫土目攻... 邦相病死奏立邦相之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 佐爭立鄰兵助邦相之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 大恣兩江震動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 經恐朝廷復動兵乃上言邦相不孝

附錄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橫乃

各嚴歸下吏部議汪鉉請遣給事中王順刑部

即中李橫會校新芳騰霄事
金廷相各留供職。上從之。

召輔臣等觀恭默室

上諭學敏時曰。文華新
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

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為冠衣所在不欲用前名
待別作之庶稍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
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
門左右相西室繪漢文帝止輦受諫圖懸之左
唐太宗納魏徵十思圖懸之右。隨召夏言黃
綰黃宗明至詣恭默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
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
東室西室頌併詩以進。上優詔答之。

貴州宣慰使安萬詮遣使貢馬

時萬詮母歿請
守制終喪如文

臣禮科以土官守制無故
事請下守臣勘處詔可。

憲廟宮妃楊氏薨

上諭輔臣。明辰元旦例賀朕
自春受病至今怯寒苦芳透

值憲祖妃庶祖母楊氏薨逝正孫聞喪非宜文
受賀以盡祖考之情。明示內外諸臣知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四

世宗肅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夏言進天賜時玉賦

上以天降瑞雪諭閣覽讀
官曰今日欲卿詩一見但
蒙天賜時玉耳言因言時玉語雪前所末道足
為文訓乃作賦以上 上嘉曰卿賦以重君言
具見 詔復華提督京通諸倉內臣

召諭改建世廟

上召李時夏言于文華殿右室
論曰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
久議移改前日召諭卿等當七廟之吉與工但
今七廟之建以統于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
規制頗後今擬改建世廟于 太祖左方實
與廟加近宜于舊規亦須少殺于別祖之廟不
致統宗 卷之二十四 嘉靖一

至相除朕稱朕尊祖之意免豐昵之嫌卿等宜
會官相度來聞既而言等擬世廟規制以進
上復召張孚敬李暨夏言論曰非所擬世廟規
制在太廟東不危于動林木朕惟我 皇考聖
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追體
皇考之心卿等即今日之吉于太廟東南竟隙
之地相度定擬來聞言等遂請太廟東南度地
一區并詳具規制圖帖以進至今依擬行之

莊肅皇后崩 上命會議張孚敬曰莊肅皇后與
累朝事体不同其冊論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
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
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字字敬曰禮
官如何言曰請諡者禮官之職定諡者翰林之
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
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諡似宜一体吏部侍郎
霍韜曰諡者天子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
以請大行威名帝后禮美妻以夫稱禮宜與並

莊肅皇后崩

上命會議張孚敬曰莊肅皇后與
累朝事体不同其冊論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
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
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字字敬曰禮
官如何言曰請諡者禮官之職定諡者翰林之
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
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諡似宜一体吏部侍郎
霍韜曰諡者天子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
以請大行威名帝后禮美妻以夫稱禮宜與並

累朝事体不同其冊論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
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
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字字敬曰禮
官如何言曰請諡者禮官之職定諡者翰林之
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
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諡似宜一体吏部侍郎
霍韜曰諡者天子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
以請大行威名帝后禮美妻以夫稱禮宜與並

古人制嚴美惡之法無論謚文多寡但在肅作
配 武宗他日神主廟享宗廟謚文不一似無
以稱媲美同尊之義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
具請上裁 上不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
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祖無彼此之分前日
喪儀朕謂群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制此大
義所關但朕過皇嫂之喪無享嫂如事母之理
非朕自尊况兩宮在上勢有所壓宜謚六字曰
孝靜莊惠肅毅皇后載既用
半且陰六又合也耐葬康陵

賜輔臣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鋈夏言長春酒并諸
品物

令考察母致虧枉

御史喬英言近時考察每忽
傳聞 上曰朝廷委任部院不為不專今考察
伊通等處務至公惟以撫按寺官考語及科
道官論劾為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輒聽
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開具失真者卿寺宜奏
處治

詔禁華冠服之非

從提學御史
方一性請也
初順之為吏部主
令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

上命校閱寶訓實錄順之以疾請歸 上曰順
之方政史職見校訓錄觀自稱疾令以原主事
致仕不
叙用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張壁侍講學士
蔡昂為考試官

取許欽等三
百二十人

三月諭改試貢士于四月二日

皇后喪也

取許欽等三
百二十人
皇后喪也

以張瓚為兵部尚書。

詔令修理鳳陽 祖陵 皇陵

召輔臣評薦諸臣。

上謂王廷相好采材其正邪

汪鈺事無定見昨考察恐未免虧人李敬曰鈺

夏四月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日讀卷畢降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夫

卷之亦其得其所取法其三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

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一卷及而端于其下二

卷却讀雖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

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禮部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奏請優作連跪乞

命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初張孚敬議革庶吉士

請復舊制 上從之 親命題試請進士于文

復召費宏入內閣。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謂李時曰孚敬閣中事缺

至剛一時難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

改遷姚廣孝牌位于大隆寺。

時大隆寺在

及部議不復建寺并革各寺修齋俗事而廣孝

五月建啓祥宮。

其地建啓祥宮以伸永慕既而

落成 廖道南撰頌以

六月御史馬恩成邊。

初恩論欲繫刑部獄矣已

錄囚閣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閣跪

伏鉉叱令兵馬搜恩東向跪恩挺立不屈鉉攘

臂曰若謂成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曰上

帝殺我耳恩曰吾就磔汝亦臣子受命而死爾

備之已而上庶其狀是賦免刑父之其母吳氏擊澄聞鼓悉冤子行河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申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血書奏自縛額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奉單賢上為之動容下刑部復鞫至是署審尚書單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思應詔陳言伸此抑彼亦領大臣德政者法無成律可坐且子請代父成情亦可矜乞從末減上從之乃論欺罔罪編成雷州

太常少卿張鷟上疏論樂納之

初以太僕丞兼

樂欲設特鍾特磬以為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元氣以充鍾律因謂陳止樂俗樂鍾律候氣客縣手繪圖并說以進部議特鍾特磬所謂金聲振地况群廟行禮奏樂尤必得此為節然可舉誠宜特設官縣古制詳見周官有官縣有縣則懸特懸之制廟庭之中周旋未便姑且宜之惟候元氣則為作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梁室園立外垣隙地仍選天文生知曆候往相其役待有次第委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鍾特禮宜令如式成造上

七月戶部尚書致仕李瀚卒

瀚沁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強禦所

至以嚴正見憚而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

詔復大臣子補蔭例

先是姚安府黃勳以父尚

粹補蔭已得請矣時粹方幼未入監尋有旨議革例不許補至是謝以例前為請吏部言國初隆中之制若承蔭未經授官或早歿及鄉會試中式者仍宜補蔭以彰國家賞延之典得者報可有前旨補蔭者送監如例後止補一次毋得彙行陳乞

詔令刑部左侍郎陳璋南京太常寺卿洗光致仕刑部尚書聶賢乞致仕許之

時御史曾鼎獻疏

書唐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左侍郎張空刑部左侍郎陳璋工部右侍郎甘霖大理寺卿王經國子監祭酒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洗光其肅巡撫趙戴各不職伏時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上竟之不悅召李時論之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庭咸歸罪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是愛人才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彼得盡舉所効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該歸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奈贊果非所任可召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衰老宜令致仕賢宜令甘陳以全體貌上又問王經何如時曰清介

論及張雲誠懇其為寡有材趙戴無過上曰復此三人悉留用之上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此可謂南京翰林院中用之翌日遂詔璋等致仕

汪鉞罷

給事中孫應奎馬汝弼御史曹達王廷

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鉞乃上疏請應奎等挾私罔上已而劾者連十數上盛怒乃乞致仕

附錄

給事中楊傑上言建文時成節諸臣齊

付史局及加官贈諡錄後立祠長言復奏傑所列成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罪太宗名為君理所奏難以准擬上怒其狂率原之

八月初命貴州開科取士

貴州開科取士

將廣西鄉試附廣東取士十七名貴州布政司而
雲南取士十五名永樂開增建貴州布政司而
所屬府衛州司編立學校作養人材後廣西以
人材漸充令自開科而貴州仍附雲南應試
子有癯癯管坎之厄登殿切膏之危間被賊
癯死于非命舉家累世遂以讀書為戒給事中
田秋廷議該省設科部議未定至是巡按御史
王杏備細勘限乃詔行之雲南解額准取四十
名貴州二

召大學士費宏至文華殿右室

賜銀圖書枚諭
以盡心供職有

尚書夏言恭擬瑞凝懋勤二殿名以進

上悅
上手諭曰朕宮左右小路東
殿瑞凝西殿懋勤故應以

瑞凝可擬名來聞言恭擬左曰瑞凝右曰懋勤以
進上悅曰卿所擬取瑞凝見崇旒懋勤學勤政意
義甚善故
有是謝表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時御無逸殿東室召
費宏李時曰今日朕

朕出遊召卿寺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
觀陳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世
詩上版其後西壁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詩上版其後西壁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作亦非得已奉天奉祖皆當營造過此即無
事矣上又言卿民在用賢宏曰閣下昔與
李時夏言評品群臣甚當上曰朕在內御無
其似耳卿寺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
須勤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上委任者
備至至河成上曰借臣此卿及宏在時寺謝

復設太倉州兵備副使

召起姚鏞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時上召見
費宏李時于

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宏曰姚鏞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曰
鏞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不是上曰守
仁徒虛名耳時曰遠東頃用馬永基好宏曰
家丁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上曰將須
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遠東初定須有
才智者如永基好至是起鏞兵
部尚書仍兼前官總制三邊

九月詔改折南京江西湖廣漕糧

戶部尚書梁
材上言蘇松

淮揚寺處及江西湖廣今歲荒歉兌運艱難宜
改折漕糧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冬十月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奉命祭告 祖陵

因獻祖陵頌十章 命雷覽

論平遠揚揚功也
仍賜銀幣

以御史會銑為大理寺丞
宏擬出人奉慎
諒初明雷覽家

大學士費宏卒贈太保諡文憲
故事能持重得大体故三
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選補嬪御
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
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罷而以選擇
從之

啓祥宮成

夏言上言啓祥宮及欽安殿天一

俱成擇日祭告乞命輔臣李時及

賜故吏部尚書楊日祭葬

之曾孫也自南京

部尚書改吏部未任以

十一月詔授孔子後承寅學正奉祀

先是衛州

部以請禮官因請擇日選祫上日郊享之初

延津民李拱臣進女

拱臣自言有女端麗堪充

部以請禮官因請擇日選祫上日郊享之初

二月河南都御史簡霄疏陳丈量田地

上言田賦丈量則貧民有賴無地者得以免贖

宜熱議其便戶部覆議請通行天下但有說寄

兼并者告發改正不許一槩丈量致生紛擾

詔以淑女曹氏冊封端妃

陳侃上使琉球錄

侃與高陳還自琉球方撮其

以進館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丁巳朔

赤和伯陳萬言卒其適孫書乙襲祖爵

吏部付

以爲港博爾知帶條錦衣衛

贈故南京工部尚書何詔太子少保

詔山陰人

居官無赫赫聲而所至皆留政蹟初南京工部

祭蓄僅三千金詔至五年乃至二十餘萬于

二月御史張景疏陳巡撫事宜

內有防察勝寇

修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報稱謹關防明賞罰

功陞賞廢弛

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廖道南獻九廟醴頌

三月詔復歲貢舊例

初祖宗舊制除二年一次

後因奏行新例令提學官會同巡御史并二司

官不論食根深淺通行考取至將新進年少附

降級別用坐是提學官畏忌難違成憲各府州

縣于該貢年分竟不起貢自十一年至十四年

律以下建立學校猶舊條格以開進取之路今一例

科目又無歲貢可望起貢是使僻方下邑既鮮

遵祖宗成憲令諸同無侵提學事仍將未習起

貢地方依例考取庶事休歸一而人才各得

其所上知令天下提學官俱照舊例行

國子監祭酒呂柟條陳監規五事從之。

一言舉人在監

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監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十子習行部

議宜如所

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仍賜文官二品

朝祭服及玉帶

上御文華殿開講

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崔文魁卒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文魁山東新泰人守身清約精于史事居官所至有聲而性和厚人稱爲長者云

召見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

夏言于龍德殿示以御製

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論罷

免講官溫講一議宗廟廢塌門故設置之宜一

講各依禮之正宜有附從時

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恭和 皇上御製祇

謂七陵并奉 聖母親王泉山詩暨恭紀扈蹕詩

十三首以進 上嘉納之

夏四月癸卯作幽宮 上親行祭告諸陵丁未遊

九龍池癸丑 駕還京 是時諸臣請奏享殿明

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仍請稍有其制至于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于外垣之內實城之外左右相以次而附畫眉貼說並覽得吉俱如擬其未盡事宜俟朕仍親往決之

詔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爲吏部尚書

詔修諸陵

先是上三行宮而諭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言武定侯郭勳曰七陵多有傾壞併工修飾長陵神道宜用石砌庶圖堅久其石像時頃宜各護以石臺所有修葺事宜部

議以聞

以禮部郎中陳箎爲岳州知府員外郎楊儀爲四

川僉事尋留服原官 時箎爲主客郎中儀爲精

俱外補之夏言上疏力

遣官往祭 孝陵暨 顯陵 以展謁七陵還

祭以伸追報之孝矣

行大禘禮于太廟諭賜輔臣禮官御製禘畢吟

夏言因上言太廟方成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皇初祖首享之此于皇上追遠之

孝大祖推尊之心適相際合初祖之在天神宜乎馨香是以來玄鳥之祥也而謹恭和

以進

詔詣作壽宮 先是 皇上恭謁七陵召武定侯

郭勳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

祈寺侍從 聖駕親詣天壽山相看迤東十八

道嶺風氣霧聚堪爲大吉之地 上猶諭言訪

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營山陵于永平縣命禮部尚書趙雅以

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昌平縣東黃土

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壽宮 七陵所擬

是也今旨訪廖氏寺子孫必有秘受祖術得其在

真傳者既而謂告諸陵畢率十欽天監官親擇吉

時即以才幹聞然剛福自遂與物多忤故雖所
至有績劾而殊不理于口留城新河之滄寔清
道永利應期創議而撓于淨言
無城而敗蓋任事之難如此

以霍韜為南京禮部尚書

詔議遷奉慈殿三后神主

初 孝宗于奉先殿
剛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後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于內蓋皆祀所生母也至是

上諭禮部曰廟重于陵禮制故嚴今廟中一帝
以二后配建奉慈殿不如奉主于陵殿為合禮

又梓宮既配葬于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
此亦開典禮其會議以行夏言乃集多官會

議言自古天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
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

先帝之文周之禮皆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
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奉慈

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毋
不世祭謂子祭之于孫則所蓋父之所尊子不

可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繼祖重
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下于 孝肅

太皇太后曾孫也于 孝穆皇太后孫屬也下
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今議欲

遷主陵殿使得所安情伸禮得足定天下之大
典且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體畧同但祧

義惟遷主是矣而遷主陵殿歲時祔享尤為曲
盡非前代所及議入

上令擇日奉安神主

禮部尚書夏言引疾乞休不許

言姻費完為順
天通判與府尹

劉淑相不相能淑相家人時受富戶銀兩東厥
緝獲淑相謂有所指使劫光橫肆因及言思狀

謂晉王新煥被叔託奏賄銀萬兩膝靡請封考
選儒士受銀四百言奏辨謂淑相積有宿怨今

以已私敗繫橫衡及臣益目度不免于法誠
臣馬名可藉口他日貪錄耳 上曰劉淑相見
犯職罪究問未結攀誣大臣以掩已罪詔逮擊
錦衣獄訊問既而言官劾言章十數上南京禮
部尚書霍韜亦因淑相爭劾言脈騰為已故大
學士費宏請論以為委事消城案關情節法當
更正言亦既辨再引疾乞休 憲宗微號所當

皇史宬成令專藏訓錄其列聖御容命奉安于景

神殿

七月列聖實訓實錄成

夏言言 皇上荷荷天休肇
夜將來嗣胤履之端寔大
夜將來嗣胤履之端寔大

八月 皇一女生

夏言言 皇上荷荷天休肇
夜將來嗣胤履之端寔大

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

圖禦虜實効 言中國長技輕車疆弩是已而據
蓋古兵家流率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國家所

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
絃改造復輪小車 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

幸存破損八輛器備規制宜做製造可禦列邊
牆以退虜入城扼險要以邀虜騎諸邊備閉機

流星砲一窩降砲品字鏡銅鐵神鎗見其甚少
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樓貯有神臂弩可及

三百步宜做漢取茶之法箭鐵開四尖文傳以
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

築邊牆挑挖壕塹以制虜入即武營南有鉄柱
泉方有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師泉

舊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
能深入部覆請如所奏 上從之

破西虜總制都御史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先是四月申虜酋吉囊率眾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眾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孫事王輔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家再與虜接戰數酋長一人奪其纛斬虜酋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虜復入莊浪與虜五都督會事委與時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百騎遇于分水嶺再戰再勝遂至平虜虜騎大集與伏兵左右佯走以誘之虜起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虜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聞兵部第請功狀上統下勅諭陞天和和弁太監陳浩等俱優厚

九月諭議改三后諡號

初上于沙河行宮諭當特尊太皇太后之號乃因于孫所奉尊稱今既奉遷陵既實同帝后之例揆之名實于禮

未宜似當更定其會議以聞至是言會多官東閣集議上言三后神主奉安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不當仍襲子孫之稱故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陵殿則不可請以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肅字孝穆皇太后神主題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儗崇天承聖皇后神主題稱孝惠太皇太后神主題稱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無盡上從

御史余光上而京疏 詔付史館

改諡悼靈 皇后曰 孝潔皇后 先是夏言上諡稱悼靈考之諡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天之義而靈義有大類非大星火之稱 先皇后正位中宮奉主宗祀贊聖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足以稱儀天下揆之禮典未稱表行之實宜更定

樂稱聖示後世

冊立嬪妃

冊二貴妃沈氏王氏三妃江氏陳氏王氏四嬪徐氏徐氏王氏盧氏

上如天壽山

幸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 茂陵各享殿也 見言李時

冬十月 皇第二子生

昭德王 氏出也 傳諭禮部尚書夏言上言

皇陵德承天光 昭德王 氏出也 傳諭禮部尚書夏言上言 伏慶滋至 遜者陽月吉辰 篤生元嗣 國本天宗 永有承類 中外臣民 不勝惟林 謹以稱賀 禮儀 進聞 上命稱賀 止在門吉服 如前例 言復請 免服御殿

奉遷三后神主于陵殿

命尚書顧鼎臣嚴嵩侍 即謝不取題神主 馬

馬在元節景和 讓行遷祭 伯衛尊 陳總行禮 乃 奉遷 孝肅皇后于裕陵 孝穆 孝惠皇后 於成陵 既而 上親詣告長陵 復詣裕陵 成陵 以行慰告禮

更定 獻皇廟號

上諭夏言曰 朕思 皇考廟 遷故名之世室 恐 皇考亦敦讓 太宗百世不 廢 且世之一字 來者或用 作宗號 今施于 皇考 棟樑 虛名 此非朕親 恐後 亦有議耳 可 會 郭勛 李時 詳酌 之 既 而又 諭 曰 皇考 廟 止 題 稱 獻 皇 帝 廟 庶 別 宗 稱 以 見 推 尊 之 意 言 即 上 奏 曰 按 禮 天子 諸 侯 始 祖 廟 曰 太 廟 子 孫 世 祀 之 若 昭 穆 奉 廟 親 盡 遜 遷 唯 有 功德 者 別 立 廟 祀 百 世 不 遷 名 之 曰 世 周 之 文 武 世 室 是 也 我 皇 考 獻 皇 帝 廟 為 生 皇 上 雖 比 跡 周 弊 廢 而 前 有 文 皇 既 稱 太 宗 義 當 尊 讓 後 有 聖 帝 必 為 世 宗 理 宜 嚴 缺 是 世 廟 之 稱 皇 考 在 天 之 靈 必 不 欲 當 也 况 世 之 上 不 冠 以

更定 獻皇廟號 上諭夏言曰 朕思 皇考廟 遷故名之世室 恐 皇考亦敦讓 太宗百世不 廢 且世之一字 來者或用 作宗號 今施于 皇考 棟樑 虛名 此非朕親 恐後 亦有議耳 可 會 郭勛 李時 詳酌 之 既 而又 諭 曰 皇考 廟 止 題 稱 獻 皇 帝 廟 庶 別 宗 稱 以 見 推 尊 之 意 言 即 上 奏 曰 按 禮 天子 諸 侯 始 祖 廟 曰 太 廟 子 孫 世 祀 之 若 昭 穆 奉 廟 親 盡 遜 遷 唯 有 功德 者 別 立 廟 祀 百 世 不 遷 名 之 曰 世 周 之 文 武 世 室 是 也 我 皇 考 獻 皇 帝 廟 為 生 皇 上 雖 比 跡 周 弊 廢 而 前 有 文 皇 既 稱 太 宗 義 當 尊 讓 後 有 聖 帝 必 為 世 宗 理 宜 嚴 缺 是 世 廟 之 稱 皇 考 在 天 之 靈 必 不 欲 當 也 况 世 之 上 不 冠 以

論世之日不承以古小考之禮古亦未經見今
定為 獻皇帝廟庶於義明祀正而萬世之公議
定矣 上從之命
以所議付史館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 若水纂
傳測上獻下禮部閱視尚書夏言謂其以禮經
為經與孔言相戾 上曰既與孔子相戾不可
傳示後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夏言據宋儒程
學已之
臣民冬至日得
祀始祖從之

加上 孝靜皇后諡號 初 上于天壽山行宮
皇后諡用六字于禮未倫選用全諡庶合典禮
遂定為 孝靜莊惠安順溫誠顯天節聖
慈

十二月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兼預機務
殺皇后輔臣李
時改題神主

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 時安南二十余年不貢
臣議兵開罪故有是使

詔守制尚書許讚先期至京俟服終次日即詣吏
部視事 吏科給事中謝廷范言讚去京師傳千
里且服闋伊邇使舟終制就道兼程拜
命亦未遲也惟 陛下少寬則期勤忠以為孝
上曰蒞言亦是第今用人為急尚書不可虛位
可此不
為例

奉安 太祖列聖帝后神主于各廟 先是禮官
疏一奉安

禮節言峻本對越洛邑湖清廟之歌寢成孔步
商人著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祀而祭之詩
也今 皇上稽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時全
太祖之尊別作 太宗不遷之廟乃曠古之盛
事新廟告成禮宜肇稱稱主之祭以受安
祖新 列聖在天之靈恭凝禮儀以進至是乃
行奉
安禮

命加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 以高祠皇嗣
誕生故也
先足南京禮
部尚書霍朝

令議定科臣與部堂相聚會之禮 先足南京禮
部尚書霍朝
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遇
或乘女轎街衢相過甲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
鈞駢馬徑衝尚書劉龍藩滿兩轎之門鈞尋與
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南京給事
中曹遇寺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迴避雜
班

公案次得與尚書列以証之章俱下所司既禮
部尚書復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
與禮部侍郎黃宗明議獲曰按大明會典京官
衙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自次駙馬次
伯次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列之
定休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
四品以上及學士陞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
中中左門序坐六科給事中冊內云在京法司
會官審囚俱于殿大門外東西重行列伯公侯
駙馬伯列于東坐都督守官列于後班後行尚
書都御史侍御等官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
佐二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
議民請俱于關左門東自房序坐尚書左右都
御史寺官寺丞侍御副都御史對給事中列于
議大理寺寺丞侍御副都御史對給事中列于
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其
會議之序坐定休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

禮部尚書復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
與禮部侍郎黃宗明議獲曰按大明會典京官
衙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自次駙馬次
伯次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列之
定休如此又大宴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
四品以上及學士陞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
中中左門序坐六科給事中冊內云在京法司
會官審囚俱于殿大門外東西重行列伯公侯
駙馬伯列于東坐都督守官列于後班後行尚
書都御史侍御等官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
佐二官并六科給事中列于西班後行禮部會
議民請俱于關左門東自房序坐尚書左右都
御史寺官寺丞侍御副都御史對給事中列于
議大理寺寺丞侍御副都御史對給事中列于
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其
會議之序坐定休如此又官員相遇迴避條內

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五品引馬迴避六品引馬迴避七品引馬迴避八品引馬迴避九品引馬迴避
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五府儀衛伯大尚書侍御
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對坐與兵部尚書侍御
並坐此皆會典之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
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例矣其與
大臣一時同事之定例又如此今六科給事中朝
參宴會遵常遠變咸循禮制其參過九卿大臣
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不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
過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禮典既不開
載事例亦無可查且皇上一王之制萬國同
文豈宜以畿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四品以
下不許乘輜已存定例其用轎婦女轎山入皆
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北諸臣四品以下
遵制乘馬毋得輒用肩輿其六科途過都院大
臣亦如在京引馬迴避違者聽禮部與都察院
及科道糾正上從其議仍詔

閏十二月 上兩宮 皇太后徽號布詔天下
九廟既成 上乃定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于
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春特享 祖宗于奉廟
三時合享于 太廟季冬大禘于 太廟
皇考正率時祀已而 兩宮徽號 昭聖曰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曰慈仁康靜貞壽
皇太后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奉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
奉廟之外 表着功德享祀百世貞廟 皇考廟
曰 獻皇帝廟正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矣由
是致孝慈闡而恭上兩宮徽號禮既備推愛
宜頒 其肅巡撫趙毓制套虜撫瓦剌事宜下總督議

召起原任大理卿史道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以虜深犯宣大地方失事重大故也道至鎮魏
督兵會同總兵梁震于玉林川寺虜與虜對敵

斬獲賊級一百二十顆 既又于沙河寺處斬獲
賊級一百四顆 二次捷聞 上降勅獎諭以
銀幣進副都御
史仍巡撫大同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辛巳朔
皇三子生 是為 穆宗莊皇
帝康妃杜氏出也

命戒諭國子監祭酒許成名司業董承叙
時御史張景奏劾成名賄賂濫進承叙同流合
汙下吏部議尚書許讚復奏尚持兩端 上曰
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讚乃擢雷用 上從
之仍責令成名承叙而宜加砥礪以圖後效

二月 上如天壽山祀陵 皇四子生
戊寅駕發京師 又次日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
殿 卷二十四 禮儀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三月以郭英侑享 太廟 從武定侯
郭勛請也
議建行宮 既材鳩工以待修營兩午 駕發京
師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夏四月起復都御史毛伯溫到京上令之任候征
討安南命因條大事 一日正名二日用兵三日
用人四日理財五日明賞
罰六日一事
禮俱從之

五月御史桑喬條陳三事 一禁奸弊以節工役
二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
林廷昂張讚張雲也以聞

上皇三千名載至四子名號

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等請冊立具悉忠愛可少待之御史余光

者聖嗣誕生異日正位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關非小而其本則任于蚤諭教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寺官皆為輔導而看請特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以立教于豫則議皇儲為天下本當慎蒙養請以徐光音下吏部預訪人才俟冊立報可

詔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有司春秋致祭

鼎大學士言之父民稱有德願請立祠故有是命也

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上疏問安又賀九廟成皇

子生 上優詔答之

仍諭以疾可一來見以慰朕思也

原籍養疾大學士方獻夫奏賀 皇子生 上優

詔答之

詔以鄭王厚烷母妃閻氏貞孝賢德事實送史館

探錄

從王請也

六月令大臣被論者不宜奏辨

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要貨

納賄視為去語已而苞苴盈門故高其價以脅取之御史桑喬等疏列其狀尚奏辨以為求白心迹胡汝霖上言大臣被劾不宜奏辨以喪廉耻從之然竟置不問

新作養心殿成

秋七月右都御史毛伯溫引疾乞終制不許

先是御史何維栢上言朝廷舉措大臣皆廢觀望所係不可不慎也頃皇上以安南之後起毛伯溫于衰翁之中而伯溫亦感激被命不敢再辭者益不敢負陛下知遇之隆也今幸賴聖明感格安南悔過征討罷後各省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溫一人未遂其忠之情臣願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制制使天下皆知陛下能以禮導其臣大能韓琦言起復非盛事富公卒不可奪仁宗竟從其請天下後世至今後為美談如使伯溫今口果于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使異日國史書曰大臣起復自陛下始豈不深可惜哉願入上曰伯溫朝廷征討起復已有旨今流任治事

贈故南京禮部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初瑞以禮職至是陳乞而

八月改蔭大學士李時次孫鏞南京大理寺卿宋

欽孫鶴年國子生以時長孫鑛授中書舍人

欽子廷佐中式故也

戶部尚書鄒文盛卒

文盛公安人廉慎古朴內

稱焉長者

皇五子生尋薨

皇六子生

子伯康

九月逮繫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貢士不許應試南宮。

初應天呈到試錄禮官歐陽衢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發策以國家成祀為問所對多謬詆語當置子理遂命官校逮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孫懋揚何宏汝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詩各行所在巡按即訊所取鄉舉。

附錄 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處珠砂硝磺白金一萬一千二百餘兩今礦脈將絕欲將龍爬山石弁山坎第開採恐復細微徒費財力下戶部議行勘覈上命撫按官極力採來因責戶部推諉姑原不問。

新作崇德殿成。

冬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先為推清守正不阿遂落職瑾誅方復官生平好學敏行士論重之。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才畧閑于軍務而勞績尤著遷開封處一重。

附錄 巡按廣西御史余光私遣官入南安竟上怒奪令相臣復上奏遂引五季六朝詩語。

刑部尚書趙鑑卒。鑑壽光人累官尚書引年乞休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增紳未之。

十二月待讀學士郭維藩卒。維藩儀封人孝友朴素上念講讀

勞故特賜之。

詔嚴緝盜賊。時天下諸司入覲每多盜賊派送為害御史沈越條緝盜事宜上之

上即命嚴加巡緝越捕獲巨盜數十人窮治其罪道路以清上褒答之。

十二月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濂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時勛有寵請旨許之

甲戌 皇七子生。

逮廣東御史余光于法司。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四郊上帝俱不擡頭及稱陳白沙偷迂崗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文書大壞詞義尤為荒謬得旨提調官陸杰余錄監試官符金守恩

史余先命法司逮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為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壬寅祈穀禮于圓丘。

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還其貢物。

二月 上如天壽山。春祀山陵也是日宿沙河宮辛未還宮。

彭城伯張欽卒賜祭葬諡武襄。

會試天下貢士命禮部尚書兼學士顧鼎臣吏部待郎兼學士張邦奇為考試官取中袁燿等二百

二十人。禮部言邇來文體日壞道術日衰宜於會試取上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式者

引用姓別不經之言亦奏除名詔從之。

詔許應天中式舉人送國子監。初應天鄉試以

建問所取士不許會試既而請考官諭德江汝

判府尹孫懋納贖還職御史吳傑請寬中式生

至是部復以諸生為請。

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邦奇擢光祿卿陸

深為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纂修玉牒。

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上疏請立東宮。上優詔答

命免各巡撫官赴京議事。以南北頽災盜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奏上甘露。

閣及文武。

策士奉天殿。取袁煥詩三百二

附錄。給事中呂應祥上言大同兩因兵變

商人亦通關節視盤驗為虛文宣府一鎮總理

盜積弊已深包舉以啓羣奸良法俱喪乞勅戶

部詳議盡祛宿蠹將指揮王序取鎮寺校繫版

問斬犯曹伯均周世亨韓章

夏四月。上如平臺山。初上以平臺山為

亭名曰聖蹟至是成。上躬祀。文皇于亭中

并是辛亥御行宮有火延焚中官及夏言

甲子大雩。上以赤夏不用躬禱等壇製祝文

大雩自昭連。

禮部請製修建皇陵祖陵碑文。先是鳳陽

皇陵右亭以配。祖陵請御製碑文各一通。一樹

復設鎮守內臣革科道監收錢穀。時武定侯郭

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科道官下六部議吏部

尚書許讚刑部尚書唐龍工部尚書溫仁和俱

謂科道官以諫議糾察為職監收錢糧實非所

宜其令內臣督開鑛亦為國足財之意惟兵部

舊制姑暫選用第勿作威喜事耳。兩京

詔贈故太子太傅黔國公沐紹勛特進光祿大夫

右柱國太師諡敏靖。

沙河行宮起工。

五月端陽節賜百官宴于午門。

詔凡武舉開科試卷分別遠方腹裏及南方爲三等
從給事中朱隆倍請也

應天府尹孫懋引疾乞休許之

刑部尚書唐龍以母老乞休 上嘉其孝誼准終

養仍給驛以歸

兵部尚書姚鏞卒 鏞慈器人端嚴博學大以公平稱

戶部尚書王承祐卒諡康僖 承祐三原人更部尚書恕之子前爲

給事中許逆瑾罰粟輸邊後累今官

而廉潔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

詔申敘天下書院 許議上言通撫按司府官多

書院以聚生徒動費萬金供億科擢日者南畿書院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徹毀人心稱快

路亦宜查革如仍建立奏治罪

上以悉心民隱亟詔內外皆毀之

六月詔議明堂秋享禮 有揚州府通州同知致

以隆聖孝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宜建明堂尊皇考焉宗以配上帝又謂天下

郡邑宜各立明堂殿時祝拜君上以尊禮廷勿

寄位釋官有喪休統下禮部集議尚書嚴高上

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衆說不

同臣惟明堂圍紅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圍

紅之北止應古之方位明堂以享之禮即此可

行不必更建至于俯享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

形下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

嚴父之肯以 皇考而不肖也 陛下容有所

弗寧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存帝宗不敢議以負

大廟者惡 皇考之靈有不容步不敢議以負

陛下其令天下各建明堂無補崇崇庶幾源賴獲

惟 聖明裁定 上以示復言言不敢疑議

上曰明堂秋享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

歸一之議以聞 皇考稱宗不爲過情何在爲

不宜也復命集議嵩乃上言考秋享成物之古

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俯享允

合周道聖訓無極 上嘉納之

附錄 初張孚敬選居里中病廢手足不仁有

中苦之御史張汝員上言孚敬疾痺昏眊無復

知識從子郡志窮荒度謀肆吞噬謀求盡于錙

銖剝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積害十年乞下法

司案嚴以彰國典孚敬亦上疏計汝員不職狀

汝員復上言學奸畏罪假託大臣汚職乞職乞

汝員從公勘驗如孚敬言是臣并錄錄之

如臣言是宜繩孚敬以爲大臣不法之戒仍將

張即明正其辜以慰溫民俱下都察院覆之

詔以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爲太常典簿

時文察進所著樂書曰聖圖解二卷樂記諸說

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樂要論八卷因請

七月 皇六子亮

議附 皇考于 太廟

上因嵩請刑禮部集議

又諭嵩曰我 皇祖肇

有天下後爲建文所敗 太宗起而靖之功與

開創可擬稱 太宗無異列聖當用祖以則之

近為勝者吉慶所... 西方海賊內通大同... 宜亟勦除其策有二... 要在久任撫臣... 兵部因請今本鎮守臣... 議上以事無可勘報...

十有二月庚申 童聖享太后崩 尋上尊諡曰 敬誠一安天 慈孝貞順仁

大學士李時卒贈太保諡文康 時謙和得士心 稱上意秉政 致手議論常在寬平 故天下稱焉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參預 機務

禮部尚書黃綰宣諭安南 時上欲其登殿 歸國黎氏版遺館 往諭尋以將巡承天召二人 還京乃未入境而止

上議南巡科臣姜良輔諫止報聞 已亥嘉靖十八年正月 朔

禮部議進喪服諸制 上令畫圖註釋呈覽 進武定侯郭勛為翊國公 以去不薦皇天 上帝冊未勞也

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武英殿 諭巡承天 初錦衣華職百戶隨全光祿寺罷出 錄事銜子勳建議欲遷 毀陵張璠 寺力阻而止嘉靖辛卯有光祿寺庖丁王福 承 承千戶陳昇聽選國子生詹啓溫州武舉杜承

美制精兵馬周密湖廣諸生請時用致仕... 雍和先後具奏請改 顯陵理獻皇帝梓宮人 葬天壽山至請當日安甯上 璽非吉又謂靈位 父虛咎在 顯陵欲以感神 上心命禮官 集議尚書汪鋐亦以為言... 力諫以為不可 上不聽已而 吉慶還京即 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暢茂以為吉慶還京即 勅禮工二部移建 顯陵其地... 梓宮亡何 童聖太后崩復 勅太師郭勳知 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陵事兵部 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 都督僉事陳演監督工役內官監太監高忠總 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還附焉又勅湖廣副 都御史陸杰寺迎護梓宮防衛周密勅下已有 言 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附者 上乃欲巡 承天躬閱其地丁詔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焉 大 皇考窆陵日者建造依隘雖當增修修多 未稱朕將恭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

美制精兵馬周密湖廣諸生請時用致仕... 雍和先後具奏請改 顯陵理獻皇帝梓宮人 葬天壽山至請當日安甯上 璽非吉又謂靈位 父虛咎在 顯陵欲以感神 上心命禮官 集議尚書汪鋐亦以為言... 力諫以為不可 上不聽已而 吉慶還京即 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暢茂以為吉慶還京即 勅禮工二部移建 顯陵其地... 梓宮亡何 童聖太后崩復 勅太師郭勳知 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陵事兵部 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調度工作 都督僉事陳演監督工役內官監太監高忠總 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還附焉又勅湖廣副 都御史陸杰寺迎護梓宮防衛周密勅下已有 言 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附者 上乃欲巡 承天躬閱其地丁詔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焉 大 皇考窆陵日者建造依隘雖當增修修多 未稱朕將恭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

詔起大學士翟鑾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行邊 上將南巡念邊防事重命部大臣總督成務復 舊制起故學士李孟為行邊使奉命以往因於沿 金五十萬兩分付查分勞沿邊將士又特設于節 議將軍左右副將軍備印而以爲可威 動域 詔右都御史毛伯溫為行邊使 上格金賞 中矣

選督察 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通宜慎選官寮 選勿論卿貳臺諫即官致仕間居一體拔用一 時奔脫之徒內外蜂起已而選定滿仁和寺三 十有七人中多不極人望者給事中周珙力 以爲言輩下吏部以將巡承天姑寢不覆

詔起大學士翟鑾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行邊 上將南巡念邊防事重命部大臣總督成務復 舊制起故學士李孟為行邊使奉命以往因於沿 金五十萬兩分付查分勞沿邊將士又特設于節 議將軍左右副將軍備印而以爲可威 動域 詔右都御史毛伯溫為行邊使 上格金賞 中矣

二月册立 皇太子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

上以南巡在遇乃册立 皇太子載瑩為
皇太子日下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是
日詔謝尚書嚴嵩請于翌日祈穀禮畢御奉天
殿受賀 上曰慈寧
几席未除其免稱賀

册封裕王 景王 上既立 皇太子乃封
皇四子載坫為 景王 皇五子載堉
皇六子載壘 皇七子載嶺 皇八子載堅俱
賜封為親王 咸懷王

大學士張孚敬卒贈太師諡文忠 孚敬永嘉人
慷慨任事不
阿諛 特諡文忠 眷顧之厚終始不替云

卷二十四 滿清 三五
按鄭公曉曰張公晚年發憤九朝議受知聖用
得柄用 獲才俊 謝苞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
戰戰欲東要亦有以服其心矣又許公曰公天
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僻迥特非時俗
庸淺所能揆測及當事泄政執法以往剛概不
回遭遇聖明建明大禮乃知政宗思治夢帝登
傳周宣中與徽降

生申有由然也
上如承天府 少師夏言子陸燾侍講督應拔
志學侍即家宗儒張衍慶江晚高韶及武定侯
鄧勛等扈從 上命戶部侍郎高韶携印中六
人備白金三十萬以備途中供億勿令缺乏其
扈從諸官命反部印給閱符每同署官各一備
列供需事日以速
關發織悉俱備

壬辰彰德 趙王廷 上拜潼水朝于行宮

上次衛輝 汝王來朝 行宮災 初 上勅止
汝王初出遠遊

及 上至衛輝御行宮 王乃來朝 王 上
父行也 由東閣入御前 行朝見禮 上避座受
之 時彰德知府王毓失朝 有旨逮治 戶部侍郎
高韶以闕供奪等半年 河南都御史易璜巡按
馬震俱怒 吉勿責之 是夕有大風起 延奕及
御寢 上倉卒起避 莫知所之 錦衣指揮陸炳
排闥入 上出煙火中 官婢內臣焚灰者十數
人 法物鹵簿焚燬殆半 上命尚書王廷相檢
括遺物三日乃去 及亢村河堤行
後復災命遣按二司官下獄

三月庚午 上次鄭州 伊王周世孫來朝
辛未 上次鈞州 徽王來朝
故步保賈詠迎 上手鈞州 上以詠失朝
奪其散官

乙亥 上次南陽 唐王來朝
奪許讚祿俸 以銓補失候 奪請俸
祿三月 即中半年

已卯 上至承天府 入御借邸 卿雲宮 翌日奪
迎親 王也
壬午 上謁 顯陵夜祀 龍飛殿及社稷山川
乙酉祀 顯陵
丙戌 楚王來朝

戊子閱 顯陵 時侍讀學士廖道南居爰在家
及景雲頌四章 上命行在光祿寺給以酒食
而怒其居喪衣緋 奪官不叙 上閱陵畢御

製宣諭文示羣臣
而進補之機始寔

辛卯 上還京
上回駕念所過俱德煩累免承
天府田賦三年湖廣諸府明年

田賦十之三
河南十之四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元節乃病
不能從 上南巡于是薦典真 上命給詔司
仍許携其
冢于官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靜
元節龍虎
山道士始

以符錄見 上清而有應累遷致
真人邵元節尚書至是卒 賜諡甚厚

按王世貞法考曰方士之有論也自世宗
始也蓋而四字淫之而使方士淫之則益淫也

又按夏公碑誌云 初放
內閣擬二諡御此俱用耳

四月御史劉士遠以巡狩陳言三事
一 普文教
二 覈吏治
三 紓民力 上是
其言下所司議

命改御史謝少南為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檢討

時少南上言慶都乃為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
帝嘗元妃今縣城內陵墓俱存當時祀典失于
紀載今果與親臨千載一會乞賜表揚以弘遠
孝光巡幸 上曰帝堯父毋異陵可見合葬非
古即 有司修建祠寢副朕追崇往而土之意謝
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司直兼以翰林
院檢討

長鄉離宮成
初 上命于長鄉瓊瑤河陽
以建立離宮至是造成之

庚戌 上次良鄉御離宮

壬子 上至順天
是月望日 上由宣武門還
宮往返計兩月云 上入御

文華殿命禮官奏告 大廟及奉先殿
已而御奉天殿受朝大略之後始息

夏言罷奪其勳階散官

一應埃即中白統皇兩帝皆在選中周旋幼言不公童慶
中中寺皆在選中給事中周旋幼言不公童慶
未覆而白統皇兩帝皆在選中周旋幼言不公童慶
以擬改同直給事中官按名唱之統率不至給事
中下健幼從諸臣中官按名唱之統率不至給事
即官乃避不危從大不敬當下于理 上怒各
奪官二級外補之先是 上將南巡言不日上
居守官勅草及至承天言有密奏于 上又不
用原賜印記 上衛之命錄上原進文字句檢
未上至是言始以守居官勅草進覽 上怒曰
爾所職何事此時方呈勅草即且密既違式文
字又不錄上何欺慢君命如此言上疏輸罪乞
恩 上曰夏言小臣朕命張孚敬與泰知議不
次擢用受朝廷眷遇所當盡忠報主而乃欺慢
自恣不恭日選官寮多不稱任密賦又且違式
不遵奉原賜印記其歷年論劄及所賜印記俱
令繳上有日何覈勿得隱匿言上言印記之文
乃特賜嘉旌 聖諭諸劄皆親灑宸翰乞存念
愚昧仍以賜臣願別加罪罰用彰不職 上大
怒曰夏言既賈君命追叙數日何不繳上必有
去黨者禮部尚書括取呈進姑念贊議郊典重
童幼願賜臣寺同選官寮私其智人與臣乞休
限不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定之 家兵殺賊
四十餘人

詔夏言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復入內閣

初夏言教仕行至瀋河津。上念之召還以為少傅復入內閣。
五月設興都留守司。上以承天殿興都設此中。

甲申 獻皇帝靈輜發京師。初上還自承天殿。乃定議。初發京師。乃定議。初發京師。乃定議。

勅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温添贊軍務征討安南。

詔加行邊兵部尚書毛伯温太子少保。伯温一子。伯温一子。伯温一子。

右都御史朱寰卒。寰世峻有清操嘉靖初。寰一歷官二十年。調有先朝名臣之風。

六月 命東宮啓本如永樂例。七月頒賜御製大符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以委贖不謹下禮部。瑞昌王府輔國將軍拱柄表進大學頌一章。上留覽。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奏卿雲雅詩一章。上命付史館。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為南京禮部尚書。遂罷都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南京禮部尚書。益獻東宮聖學圖冊。益獻東宮聖學圖冊。益獻東宮聖學圖冊。

賜文武大臣命婦金幣。詔加戶部尚書梁材太子少保。材十七年考尚致仕。至是召復原職。吏部以劾請。書六年滿奉旨而。上嘉材清操者聞乃有是命。

戶科給事中楊上林疏論順天府尹王道中。言道中係京師人。桑梓故鄉。例應迴避。而儼然受命。非所以遠嫌疑。一政體也。既而考察自陳。詔致仕。

顯陵二聖玄宮成。上覽文曰。此冊語多回隱。假借訛謗。無人臣禮。姑宥。以無立覃恩。蔭京外大臣子弟俱為國子生。

不罪。以無立覃恩。蔭京外大臣子弟俱為國子生。

不罪。以無立覃恩。蔭京外大臣子弟俱為國子生。

不罪。以無立覃恩。蔭京外大臣子弟俱為國子生。

獻皇后合葬于 顯陵新復

禮告成。上言奉慰。上曰朕中味稔愈累及父

母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覺不現御侍陳

慰具悉忠悃但人之情未盡莫如朕。時少詹
勤民恐亦冒昧。願其悉心匡救。時少詹
孫承恩進。慈幸獻皇后。入堂。時少詹
陵禮成。一。通。上。番。竟。

呂柟致仕

柟為南京禮部侍郎。因事見劾。命致仕。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時韜入京道河。楊州。遇南京進鮮。上監張禧還
舟八艘。挽卒數百。野傳苦之。韜命候吏覈其原
開止用一艘。十餘卒。乃自楊州至天津。通籌
每之總計。乾後二千餘兩。至京奏聞。章下。

八月天討京官

國朝令甲每已亥年。厥最京官
與大計。既上。上曰。錢藉既。如何仍
用御史印。法當置。第已制。姑免。流。放。

逮繫大理卿楊最訊治从于詔獄

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決。朕。少。說。一。二。年。辭。擢
調。或。可。親。政。如。初。不。敢。更。取。說。耳。最。聞。諭。即
上。言。聖。諭。何。處。至。此。揆。厥。所。由。不。過。得。一。方
不。知。修。養。可。以。至。仙。夫。堯。舜。性。之。易。而。身。之。非
不。學。豈。為。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
仙。凡。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學
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
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終。則。感。而。悲。大。馬。之。誠
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
清。恭。默。思。道。以。純。心。贊。天。心。以。孝。念。帝。宗。不
通。聲。色。深。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期。壽。而。壽。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成祖文皇帝

聖十月乙丑朔 上躬祭長陵立 成祖文皇帝

聖十月乙丑朔。上躬祭長陵。立成祖文皇帝

命加大同巡撫史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先見妖賊楊通等。暗結叛兵。劉天爵等
乃伏兵。先時撲滅。黨眾數十。即日兇軍。逃。任。者
不可勝數。該鎮。薛。免。覆。轍。之。禍。既。而。逆。賊。入。犯
右衛。丁家。村。又。入。犯。石。嘴。關。寺。虜。道。調。兵。將。對
敵。斬。得。賊。級。甚。多。又。虜。賊。大。舉。入。寇。道。反。會。同

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冊之學。不可服用。恐傷
元氣。本任也。監國重事。臣不敵。及自有五六
之取。肯一。帶。意。房。犯。人。之。及。或。可。備。章。一。助
云。上。覽。之。大。怒。逮。繫。鎮
撫。司。考。訊。之。大。獄。中
附錄 九月。進。若。水。為。南。京。兵。部。尚。書。上。所。者
功。不。動。聲。色。自。兩。平。定。反。覆。千。餘。言。益。希。新。建
伯。思。田。之。功。云。兵。部。覆。言。事。在。彼。中。難。以。遲。度
始。行。總。督
官。知。之

聖十月乙丑朔 上躬祭長陵立 成祖文皇帝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筵。成祖文皇帝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蔣欽。光祿少卿。卒。賜祭葬。蔣欽。光祿少卿。卒。賜祭葬。

命加大同巡撫史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先見妖賊楊通等。暗結叛兵。劉天爵等
乃伏兵。先時撲滅。黨眾數十。即日兇軍。逃。任。者
不可勝數。該鎮。薛。免。覆。轍。之。禍。既。而。逆。賊。入。犯
右衛。丁家。村。又。入。犯。石。嘴。關。寺。虜。道。調。兵。將。對
敵。斬。得。賊。級。甚。多。又。虜。賊。大。舉。入。寇。道。反。會。同

敵。斬。得。賊。級。甚。多。又。虜。賊。大。舉。入。寇。道。反。會。同

總兵官梁震分道督兵于紙房頭寺處斬獲賊
級賊眾退回至是以修築大同五堡功程叙次
總奇書毛伯溫及行邊使翟奎已故總兵功亦
御史皮東山建議督兵之功。上嘉道功云伍
堡修設已成委益邊防大計道盡心邊務忠動
可嘉。乃進是官仍賜銀幣蔭一子入監加銜伯
溫俱太
子少保。

十月。逮繫新城知縣吳瓊詣京杖于闕廷。世成邊
髮為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給副者感
後妻言別其子誠不孝杖。瓊杖誠埋之幾成縛
至市。命屠僧江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各異
處誠弟亮走訴御史金清徹保定府以瓊置對
因得席剛感後妻言誠非真不孝者清為奏聞
以上謂瓊專擅殘殺罪當以乃逮繫至京廷杖一
百發。是世成亡命。誠之。

十一月。逮繫南京御史黃正色于詔獄。謫戍邊。

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議送慈宮
沿途索求。大為民害。仁和等亦許正色乘馬過
慈宮。冊前為大不敬。上怒遣官逮繫正
色。下鎮撫司考訊。而具獄編戍遼東。

勅覈句容祖跡。

言句容朱家巷為。上祖御侍
會官覈實奏請上裁。上然之。勅南京禮部侍郎
即崔銜。應天都御史夏邦謨。督學御史馮天駟
御史劉良。移文句容官紳士民。覈諸巷址。所
在。食云。歲久無聞。未有遺墟。可指。顯聞。復之。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諡文簡。

孔暉。字。邑人。
夙有俊才。好

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
之。上念講讀典。恤從厚。

詔錄故大學士劉忠孫存恩為中書舍人。

詔存問工部尚書陳雍。時雍年九十。有高行。雍
風勸。上嘉雍德。賜以羊酒。令浙江

御史及門存問。給米。稱後夫。歲以為常。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朔。

貴妃閻氏薨。妃出。皇長子。至長。以病薨。
上痛悼之。追封為貴妃也。

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翟鑾。
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恭預機
務。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僉事。

初。江以進。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解。首。明年
合試。汝楠為生試。張。敬。所。仍。戒。勸。又。後。汝
進。士。歷。官。外。至。是。選。湖。廣。提。學。僉。事。御。史。紀
鵬。翼。論。劾。汝。楠。為。文。離。經。叛。道。如。白。晝。魔。語。使
任。督。學。長。厚。脫。簿。弊。將。何。止。仍。乞。勅。下。部。院。查
覈。天。下。提。學。官。有。如。汝。楠。與。近。張。鯉。江。以。達。者
解。行。斥。逐。庶。文。體。正。而。士。習。可。端。吏。部。尚。書。許
讚。覆。言。汝。楠。御。貢。文。字。固。多。奇。險。會。試。南。宮。已
就。平。實。姑。令。督。學。如。仍。尚
奇。險。即。行。糾。黜。上。從。之。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

清軍御史姚虞上言
承天修建陵宮。及陽

春寺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為召募。故鄆陽。及陽
及河南饑民。皆來就役。欲資口實。携妻稚子。不
下萬計。而其匠作有額。不能容。收屯積。鐵。積
屍。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而灰者相繼。枕藉。尤
多。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剝木。掘草。或相向
對泣。或婦首。額天。猶可言也。及其父不顧子。夫
不計妻。飄零于陰。用積。雪之中。聞。富。于。積。垣。荒
墟。之下。臣。是。掩。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

承天殿廢之地二聖所重之所而流民成亡妻
流萬狀二聖之心謹敷奏將那縣
聖明垂覽從宜賑恤部議奏將那縣
預備倉穀人給二斗論令回籍從之

罷武舉科

時歲例當開武舉科鄉試兵部上請
事申王夢弼因上言取之不廣故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躍
思奮一旦報罷恐士解
休詔如前直不許發議

詔管興邸

上命修管興邸宮殿督工太監袁亨
預計工直總用白金四十六萬九千
八十七兩移文監督侍即顧璘轉咨都御史陸
本杰因上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况大工
重費自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今天
下郡邑凡輸納者俱赴璘處收貯以備支用
議行

御史楊瞻焚得仁既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

孔子廟庭不從

時瞻寺言聖廟朝太儒宜從祀
文廟詔下儒臣議尚書霍韜
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計郭
希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
等請從衆議之多者上曰薛瑄能自振起誠
可嘉尚恒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乃從童承
叙等

詔管仁壽宮

先是命修慈慶宮奉天殿皇穹
宇崇寧壇景陽宮神庫庫身殿
及壽宮離宮沙河離宮費已不貲俱未告完至
是又命修西苑仁壽宮于是給事中宋憲御史
金傑等各上言前舉慈慶寺工動以百萬計又
聖以仁壽宮之後村直人力當復倍之儻事在
洋已舊費可仍乞將新宮暫輟則竟一分小民
受賜一分矣上曰朝廷一小舉動輒行費漫

始置不問俟
荒工日治罪

詔復錦衣衛百戶費洪職

洪先以兵部考案去
任疏言臣嘗三獻微
言奏補九嬪以廣聖嗣今東宮已定覃恩天下
臣獨廢黜不與乞復原官 詔許之

命御史楊宜提調南直隸學校

以水災詔留江西南昌等府縣九江永新等衛所
折銀糴穀以恤之

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國子監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如
教之不豫則純袴之子何望于成請令兩京公
侯伯子弟未任者悉送監讀書如嘉靖八年例
自今以往歲以一月舉行學有可觀則奏聞叙

乃詔表城伯李應臣與安伯徐夢賜惠安伯張
綱崇信伯費偉清平伯吳
家彥俱赴監讀書觀禮

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 上命
留覽

禮官請以四月朔日朝講詔待秋以請

改置湖廣承天德安二府為荆西道設守巡官各
一員

陞鄒守益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掌南京
院事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人陳樹氏。胡氏造同姓李華華弟父

商遠方始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柄十徐與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願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辱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

步與其姑竟謀殺之無按上其重亦任為立祠名京列。

五月致仕禮部尚書李浩卒。諡莊簡。浩曲為人

詔建雷壇。工浸廣為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厨神庫慈慶宮三殿皇等宇崇等

增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麗樵樓外自諸陵壽宮離宮六聖及景皇帝碑亭諸王諸妃各堂

而前所支者以在時節慎庫猶有存者且開納所存應之者眾且通承幣藏已竭工費無紀

頭陵之役坐派數百而承天工費百七十萬有奇之少後以畢前工上命計部悉心區畫

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勅一道。

六月改熊浹為南京兵部尚書。承預戎務。

造皇穹宇祭器成。

詔增湖廣解額。原額科八十。今增至九十八。

刑部尚書聶賢卒。諡榮業。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異

御史魏謙吉請黜貪酷之吏從之。謙吉言山東諸屬

傷類仍糾飲煩重閭闔小民朝不謀夕甚且為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在盡融貪酷別選賢良臣往年考察多存寬恕即貪酷顯者亦曲為庇置或止從量調朝廷名為宥過之仁小民實切剝膚之害之勅部院既加考覈盡行罷黜庶民困日甦盜賊自息上嘉其有憂民實意

詔部院

七月詔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以燒燬

郭勛親以進用勛試其術驗遂以所化銀製器百餘進上大悅時大工煩興財用告罄勛用復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以為忠愛故錫授此號後術不驗或謂先所化銀而以為幻術即盜勛

八月虜人安邊塞總制尚書劉天和帥師破之詔加太子太保加大學士夏言少師翟鑾少保兵部

尚書張璜少保將帥以下各賞有差。初璜報虜

和集諸將誓之矢飯曰不用命者以狗既而守

陲者酒酒不戒虜登鄂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

十夜馳八十里駐花馬池時虜已深入天和固

原諸虜糧被羽書督至天和乃召辭帥至謀得

其狀立斬之三軍股栗遂帥與諸將分撤延綏

寧夏固靖兵合擊之會天大雷虜弓膠解馬

驚震潭中不能去放者相屬各鎮兵悉至天和

密令延綏總兵官周尚文帥師請其方守復在

傑帥師往其右固靖擊其鋒天和改走逐北

尾其後張弩火礮四百驍卒張奴兒殺去囊子

文武吏士千餘人授張奴兒世指揮倉事內閣
復言程奎以謀謀惟懼加言少師奎少保本兵
張瑄以曲盡方畧生収全功加少保任一子錄
衣副千戶巡按劉光祖呂光河亦加陞賞德按
以禮功叙
錄自此始

以乘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常寺丞孫良輔
及增吳濬俱食博士俸

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寺上士習議

謹上謂士習之弊則解汚之介弗戾也辭躁之
分不期也益今之潘臬守臣多以培尅為能事
飽直為捷途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在上者不
能秉公決漏或以守樸而沉下僚或以挾資而
顯耀故曰廉汚之介弗戾也大臣為國任人循
循靡靡而無進取之志則國事日就凋落矣

聽夫如其道則何待其求如其不宜用則何
聽其不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矣求之而必得
則人莫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
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之大臣處用四方
今則守局循常夫古者大臣恭儉俸俸今則強
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
辨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
矣故夫忠悔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人上曰曾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
尤是茲欲甄別淑慝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
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倚恃為國得人毋徇私
情致屬公道

原任巡撫遼東左都御史劉渾卒

渾少隸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逾東兵變
渾遇亂賊全活甚重後復平邊孽盡伏寺遠

人思其
功祠之

九月夏言再疏乞休不許

十月皇太子卒諡文康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

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稱吉陛詹事府主會試克
大明會典副總裁官韜質直好古行誼高潔當
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至是
為奸邪獨韜以其言為是屢獻議所之至定大
禮頗賴其力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
故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
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韜輒建論累數千
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能
達時宜初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夏言以
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仇讐久之上亦頗厭
之其才有餘而
氣不足者矣

十一月以楊守禮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

改鄉守益為國子監祭酒

安南莫登庸來降

初毛伯溫至廣西徵集兩廣
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

南守臣別集兵候... 又徵諸司于臨邊州... 計二萬一千人... 雲南兵別分三哨... 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加謀鄭宗古... 軍而雲南兵則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 主之經畫既定兵果漸集乃馳檄諭安南吏民... 示以朝廷與賊絕至意有能舉那縣來歸者... 即予郡縣其人能擒賊者予二萬金... 官極品又諭登庸父子能籍其土地軍民束身... 來歸亦待以不戒伯溫等乃移師近邊微越日... 進發登庸間之懼遣使詣戰門言願出境歸降... 躬聽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為壇于鎮南關內設... 幕府以待時方濂已成登庸乃留其子福海守... 關與侄莫文明及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 關各赤繩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請... 轄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目還所侵欽州四峒... 境土請奉正朔舊賜印重護守本國似候更定... 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 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慈慶宮成

羅洪先唐順之罷

羅洪先唐順之各疏請

朝賀 上怒奪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嬰重百問 上令禮部

校刻之

大理寺左寺正王文光條上恤刑事宜納之

先是文光為御史以爭南京守備掌兵無隱憂... 許都御史調大理一切持平屢奏職稱直主是... 疏恤刑詔

守備鳳陽太監張信奏乞統攝廬淮揚徐和州

郡許之

兵科兵部皆言弘治以前並無此例... 正德間黃準始則逆瑾納賄紛更罪也... 祖宗根本重地既設守備宜... 有統攝其如黃準例行但不許干預民事

起萬鏜為副都御史督率討湖貴叛苗

湖廣貴州之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隸... 鎮溪千戶所草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西隸銅... 仁平頭二長官司隸銅仁府西比接四川之西... 陽宣撫司初草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繫辰... 州獄諸苗駭吏計脫與苗居山中久之怒興爵... 溫屠逐之遂嘯聚以叛其貴州苗亦習叛不輸... 租稅銅仁府以貧欠責見戶見戶益亡命有司... 督其土官于是平頭長官挈印跳去諸苗俱... 然叛共保蜡爾山結若自守臣討之不能克... 其事 杜家起萬鏜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土漢兵進討亦不能克

巡撫大同兵部右侍郎史道母病乞休

時給事

言道母病乞休已備無策徒表意內陳真脫禍
幾乞賜罷職下道乃歷年勞併乞以奏內
事情叢勸且曰人臣任事有險夷有難易有勞
逸警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逸一人任
一人之負則勞一人併二人之負則困而莫勝
空言者為知負之若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難
難之難諸邊最難邊巡撫之難大同最巨浪中
木承乏重寄負有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
所恃藉者陛下之誠靈耳使坐享交附者
則其持危濟險之難與夫努力支撐之苦交

逮禦史楊爵于詔獄

楊爵上言臣病居山野
九年于茲過蒙聖恩任

以耳目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
非君恩未報至于痛心而流涕臣請舉日前所
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助聖憂者為
陛下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莫則可憂
而以為大可樂也往歲夏秋不雨人各微雪憂
早之切遠近所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
以為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
亮休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也又如兩公郭勛中外皆以為大
惡而使之檢惡肆毒潛干柄政其為國家之禍
日已深矣此任用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
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宜也
今賦民輿運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
不止又遣使節臣遠使宣慰以三方士之故駭

民膏血民何以堪其所列地結怨天下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君臣每以
勤敬之道交相敬戒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
未講茶辭莫得一踏聖容敷奏莫得一聆天語
今已又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
以惑眾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死冷
紫赤級賞及方術保傳之職坐而論道非極天
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責而界之迂怪之徒輕如
草芥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
為上天元子若達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
祥同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矣安用此邪
俟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
耶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
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福如往年楊
最言出而身即成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斥國
體治道所損甚多臣恐忠善杜口則諛諂交進
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
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開

皇上帝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容已伏
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
此矣 上覽之怒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

總督三邊尚書劉天和請築堡于陝西

言陝西

廣兵稀虜數侵掠居民惟特整堡自衛然堡之
工大難辨整之費有可為近年涼州永昌築之
虜不能近請令諸邊氓各于所聚築堡置火器
為自守計事下兵部尚書張瓚等言修築之利
有四費小力易隨在可辦一也散居之民皆使
趨避二也烽火通于四境足攝虜心三也自水
草處蓋堡臺如鐵柱法則虜計窮虜自當別去
四也即宣大三關亦宜舉行 上從其言令知
道修築必屬堅久工
完仍遣御史觀視

承天府知府吳惺奏請募修承天府志詔督工部

尚書顧璘督理

詔禮部自今各王府宗室私來京者不問事輕重
即發高牆禁住遂為例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溫仁祖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養為考試官取林樹聲等三

百人

三月廷試賜沈坤潘辰林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

初伯溫與諸子

畏威束身歸罪而茶亭所稱黎氏後諸系不詳
莫可為據乞有納登庸削去故爵軍授新秩使
撫按南夷表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下廷議
僉如伯溫言上曰莫登庸既回縛軍門納貢
請罪察其欺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為交
入永圖革去王號勿許稱國庶免亂臣接迹云
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
使官從一品于孫世及別給印卷其所轄振制
度今則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二路各設
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經理通議
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今三歲一貢其黎平仍令
守臣休勤果黎以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安則
勿予莫文明等及
諸酋巨屬查有方

時給事中徐備劾
登庸尚書等語

冊封德妃張氏

是時妃有
娠將實室

許讚致仕

時御史党承賜上言嚴文修以答天
戒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
官各自校劾讚乃引罪乞休許之給事中戚賢
李廷相胡守中李開先胡經夏後敷備王廷相
王同祖曾經大計羅兵不宜重祿復進而聞淵
赫淡劉天和呂樞魏校程啟亮程文德王畿魏
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等雖以計黜亦宜引其
儒王同祖例錄用則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善善
惡惡之心操而天心克享天變可消上曰宗
廟災變朕方恐懼戚賢等肆意妄言顛倒是非
如王畿詐偽小人亦擅引薦樓奸植黨乃一至
于斯其從實嚴疏以聞賢
幸俱因翰罪乞恩原之

五月鄭守益劾籍

守益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籍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六月毛伯溫班師

命下登庸已成伯溫上
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後

之伯溫乃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從
寬沐朝輔及諸編譯各擢官有差比而福海不
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
久之福海子宏翼復振逐黎氏再有其國宏翼
卒傳子茂給萬曆辛巳茂給上言乞頒承襲
成命以安邦統奏乞補給其父宏翼勅書下禮
部覆議
從之

廖道南進所撰題親達孝頌及清北八箴平南九
歌疏入報聞

郭勛論

既而下刑部即中錢德洪被網所縛予以輕罪
及移內都察院掌院事毛伯溫劾以厥後
廣近侍納賄行私郭勛不法如裁造即開礦
復鎮守羅巡關若通表虜侵奪田廬併殺人命
鑿傷地脈皆引歸不舉情本故出法當併論
部尚書吳山推為成案罔顧重獄計中錢德洪
法律不諳事理未遂俱宜加懲以儆怠職
上命收孫綱訊論罪逮繫德洪奪山俸三月
擬律罪斬長繫獄待決

速繫御史浦鋈下詔獄

陸下加時疎俸速繫鋈于理天下快心而大奸
元惡聞風震疊切思揚爵春初所奏繫舉勛事
陸下置置于獄蓋因爵之言觀勛之行察之
而後發也臣勛不知爵為何如人今行
思足跡不痛于城市請謁不通于郡邑何
陛下錄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
君之忠也時既家嘉爵亦富有庶嗣細諫之門
作敢言之氣孰不效忠思奮以光太
平之盛乎上怒命遣宜校逮于獄

十二月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孫程心世襲五經博士

速繫劄州總督兵部侍郎胡守中于詔獄
御史黃緣率執與薛僑寺俱改宮寮已而復劾
僑寺仍守原官獨守中進副都御史兼詹事府
兄郭勛被罷結劾為援有助親信奴孫准者守
中與連袂日夜飲微延倡家姬宥之既而勛事
敗守中恐人尾已乃先尾勛事抗疏列勛過兵
部議遣大臣督劄遠邊專以張漢陳經名上請

初守中為
中為

上不說奪命守中為兵部侍郎即兼原官給勳
符以往及至鎮多乾沒內帑金又出塞伐古
數萬株自以為為去敵鬻勇不得潛伏其間實自
敵其藩籬也復過索富人宿將金或遺士怨之
巡按御史洪巨上劾守中宰執匿不以聞既
而南京給事中王輝及諸臺諫官各會疏繼上
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亦上言曰者會官既囚勳
勳諸贖所刑狀勳說無一語至守中既積目
胡守中恩以仇報眾官聞之不勝駭愕蓋勳方
搆守中委心納結視為慈父及其敗盡觀
搆守中又疏論之冀以自免守中昔為御史發揚
晝夜饋之金舉承天路遺之賄皆得粹以無事
今日附勳而復攻之亦麗其故智而已今武弁
一與勳連者皆不輕原而監則文班知守中使
得以此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與情有遺恨矣且守
中守劄鎮守貨多端又令其子弟導從往來交通
關節浮誇欺用取玩西夷巨區來連樓交建何
為遂劾之太觀而勳既疏路釋然

江西御史沈越請申飭社倉法從之
先言官
建議條荒
之策宜做宋臣朱熹社倉之法後多廢革不行
越因上言乞勅戶部申明行天下各府州縣鄉
倉之地不許廢滿在倉之穀不許變易積穀之
令不許廢格仍令有司官員自行相勸令鄉各
有倉倉各有積撫按官每歲考其成功驗其勤
惰以行賞罪開報吏部課殿殿以行黜陟疏入
上令戶部亟加
申飭以備流政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朔

定外 上御風言賜國公朱希忠等五臣奏

吏部尚書許讚條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

之濫去任久者不許既薦一積民牧之選一
隱缺不報之弊官缺及時開報一革官員就
之弊考滿潛仁京城考畢託故不領憑或赴任
不依限並罪之一革冗官之弊額外添設酌
一重恩蔭之弊二品京官以上許蔭補蔭只許
一次一官員脚色撫按一詳開以備查覈
嚴禁充賦汚官吏各處問官或故勘或徇情
聽屬明白開報一明各部職守之弊吏與有
役効勞毋得輒與奏免一革吏役頭領之弊
有屬舉與糾劾在監已有近年詔旨部院全
有屬舉與糾劾在監已有近年詔旨部院全

無賴許自者名一革冒濫軍營顧役多市井
既選之後不許冒替一簡精銳將東西兩廩選
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爲十枝增添添將四員領
之一重教練行各邊每選二三十人請武藝有
膂力者並管教練一定人後營中大小官隨從
不得妄用一專責成將領練習提督大臣時加
閱視一定賞格一精器械造軍車以備戰守一
設公署請以帥府爲公所所有事至府中會議
宜增設參將待軍伍補足同奏營中賞例備舊
規行餘皆如議
惟職軍不准造

議修大同邊垣詔罷之

時議修築大同邊垣
關不能築必無能大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內
文軍調撥定停止宋兵張瓚覆言大同地

胡守中論斬

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守中納結
科侵盜帑金橫索部將又造連屏而潰獻動金
賊以入都擅伐造木自撤番離啓勇與奔突之
患致避疆制禦之法當斬者密雲副使段續
張冕李文芝副州參政李允升恭將周福等畏
敵河勢其心曠從俱宜治
罪獄改守中竟於西市

二月樊繼祖罷陳講史道俱削籍

深入殺將喪誠宜加罪論不曉
僅令罷歸陳講史道削籍爲民
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卒諡文端

三月以翟鵬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保定山

河南戎務。時邊臣奏報虜象復至乃命鵬為兵部侍郎兼兼愈都御史總督宣大山東

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進所輯輿都志。因阮陳制三專一定舊制之官兼言當與南京內府相同。正廟祀之祭章言當以皇上大狩山陵聖製詩歌製為祭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供事言當以供事責之奉祀祀承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司香土報可。

詔進夏言特進上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參贊機務。時言九年考滿上賜鈔幣粟部以先年楊士奇劉健初稟議命復勲階如舊賜勲褒諭

四月詔建大高玄極殿于西苑。以奉祀上帝也

詔松江府增設青浦縣。南京夏應夏邦諤巡按海設青浦縣從之

以工部尚書顧璘為南京刑部尚書。

山東都御史曾銜劾劉儀等剽平之。時儀聚魚臺之獨山鼓眾倡亂銜劾兵備副使金清等捕劉擒其首惡眾皆潰散乃止其議上嘉其功賞銀幣加清官級

裕享 祖宗 別聖于景神殿 命成國公朱希

惠代

掌都察院事毛伯溫請申飭憲綱八事。日禁動革騷擾懲豪勢省煩文明職守正士風備建

清紀即周鈇論補外。右清紀即周鈇上言庸必再至乞早為防禦計不聽

詔進兩廣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加安遠侯柳勳

銜聖公孔聞韶以毋喪乞家居終制允之。

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剿平之。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流官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分理之興隆河土巡檢諸良者貪淫殘虐為眾所怨恨土民劉憲盧迴等因誘眾作亂聲稱欲盡除九司之官復流為土勇頗猖經會通總兵安遠侯柳勳議遣總兵張經蔡政翁萬進等督田州各土兵剿之副使陳茂義相繼其眾二千餘人至是且二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何瓚勸上諸臣功吹詔蔡經柳勳勳各賞銀幣

詔遣官存問大學士毛紀。紀家居二十一年至是年八十山東撫按以

賜以羊酒令攝政官及門存問乃月給食米車
夫以示
優眷

詔軍周府將軍安瀕為庶人
上言河南諸宗人
秩祿米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瀕等五百人詳推
行臺門交過姬臣安瀕遂坐革為庶人既而至
及宗人獻白金六千兩願修太
廟上命賜王帝一圍衣一襲

詔加總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
先是徐呂洪滑漕舟滿不行遣以旂督治至則
先取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役自徐洪南抵
頭增看開文相地形引水墾築土壩河漕時
時香如期建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有水櫃四
設於期德地籍漕為私利以旂上言水
漕與河漕則漕河以私利河漕與
明李德高日處運口但已願通徐呂二洪水勢
通行糧運無阻上悅詔加以旂俸一級餘
各賞

六月夏言罷
初言欲回罷結中貴高忠代獻王
言入內直上遣內使以香葉中皮帛履賜之
言曰時人正睨目視我此不可受上聞之怒
命言出言曰即別下旨乃可去耳又因言不
視朝言亦不入閣中上大怒為諭切責言
命左都御史毛伯溫刊示臺諫等官其略曰朕
承皇天眷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仙用夷
羌味之為止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遠臣勞
先賢亦實言之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尤難
遂不河得言朕若而惡錄成往往在歲令高忠

代獻王歸女子朕許忠曰祖宗家法何如
可交結文臣耶又聞言禁中召引者許之
對曰非與橫拔罪之道朕以香葉中便來髮
帛願便管厥即其內查賜言彼非不受朕聞
令出惟行言不奉命此非交詠何何朕不
朝言亦不赴內閣一人在第其二三人者雖
亦不知軍國重務矣上言慎密豈直人者視
戲具此詩巨惡言官豈有不知而貪生媚
聞糾發併出此論播之中外于是御史喬佑
給事中沈良才各捷厥功言上曰臺諫為朝
廷耳目而結合欺罔不思盡職命吏部都察
考覈以聞于是言上言自刻遂削職去

七月禮部右侍郎呂柟卒
柟高陵人柱穎敏
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上第一入除翰林修撰
逆瑾以柟河鄉欲引附已嘗以入閣柟絕不與
往來瑾憾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得
後復至至今官祭於忠進益交情

高武英殿大學士忝預機務仍掌部事
言解進
翟鑿少傳謹身殿乃以尚入武英殿同鑿辦事
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童漢臣等上言當貪淫得
忠皇上洞見而以為輔臣是必將無所不至
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
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劾高險詐奸回貪婪久著
以具瞻之地是相扶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
兇坑狡狴同惡相扶實之政本必為國禍南京
御史陳紹等亦劾高比匪匪人貪贓貨賂言官
屢形論列莫逃聖矚今以機衡之重畀之必不
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九月復餘盜法
吏部尚書許讚請復開餘盜以
足邊用下戶部議尚書李汝圭
復奏從之
進大學士翟鑿少傳謹身殿

江西御史范越既舉遺廢以備任用

求舊人臣刻職莫重薦賢蓋以老成宿德之臣
治体多疎而際置遺佚之入砥礪必深下此號
取錄用必能奮起事功感恩報與新進初士
之作爲自有不同 皇上詔舉遺廢察誠克粹
孝求治之心至仰体明命恒切甄求所擬郎
察置官員如原任刑部尚書周鼎雍兵部侍郎
簡晉右都御史萬鑑左贊善羅洪先給事中曾
林唐洋御史曾弘化郭弘化副使江以達汪萱
泰議王臣知府何祉或因自陳或因註誤各罷
家居沉淪既久動悉益堅是皆適用之器難得
之才乞勅吏部察訪錄用庶幾有用之才不終
于無用之域而于治道亦有補萬一輩下所司
以知

十月郭勛厥手獄

御史謝瑜亦上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在
南四十年其至治可名在四罪而天下咸服也
皇上效月之間轉移之頃殆幾堯舜百年之治
蓋謂堯舜誅四凶而 陛下下于四凶已誅其二
矣所謂四凶郭勳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至若
崔銓起于廢棄之中授以行邊之寄乃靡費然
億若冠冕遺使邊卒重困貶損國威取輕夷狄
今日之寇亦伊有以致之也伏望少厘曆思奮
乾斷亟將此輩議黜庶豪傑與起而羣策畢舉
矣不報于是嵩上疏乞休 上勉留之嵩復上
言臣蒙 陛下勉留感激涕流莫知爲慶維聖
斷不裁而致流爲羣何非 聖明委曲保全臣
闔門不知成所矣夫豺獮尚知報本臣豈忍負
恩私敢干求去願臣之心雖難自信無愧而高
者或聽候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
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法可以塞欲誣

宮婢謀逆伏誅及貴妃曹氏

英寺然上共謀行獄以組經 上頭以叙限
其襄 上幾不免監官者知狀 亟使白 后
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爲解項經 上得蘇命
右收金英寺翌日 上病不能言后傳 上命
收曹妃及金英寺十餘輩俱磔于市時事起倉
卒妃實不預知也 上後知妃處念之已而
金英寺家以討定
宮變新諭羣臣
以毛伯温爲兵部尚書 先是給事中任瓛見官
貪鄙無爲因及職方郎中楊博俱宜罷免不
惜卒于官乃以伯温代之 上曰卿總同憲
大連有屬患復劾張

以南京吏部尚書閻澂爲刑部尚書
命安南夷目莫福海爲安南都統使
十二月 命陸掌太醫院事許紳爲禮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 以進藥解保安 聖躬
兼視東宮功也

詔修太醫院三皇廟 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
神農黃帝配位以均洋
風后力救從祀龍負季天助岐伯伯高勉
俞小師相居太乙番公馬純異

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為南京右都御史
之邦特重法乃務屏黜從前庶獄出入稱簡每
謂諸子曰昔張湛入聖門必涉可取焉法也後
以疾願辭解任溫古勉番尋
賜亦復復召入工部尚書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正月朔
某上言請舉古
考次闕大射禮

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闕大射禮

上命姑
行禮者為令

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為南京右都御史

詔廷杖御史來聘鄭光溥降調外任
時當啟禮
行祈穀禮

于玄極實殿 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是日光祿
少卿陳叔履等十四人陪祀不至 上怒其不
格各降三級外調乃以聘光溥職糾儀失于查
糾廷杖之調聘四川丹陵知縣調光溥陝西
城知

一月詔改南京禮部尚書張璧為禮部尚書廷令

勅遷三忠祠于山西
先是丁璋周宇
指揮宗廟死之

勅賜都督秦漢祠名燭忠
以漢燭安化
王受故也

京師戊申奉安
神位行時享禮

上如天壽山
初朝用上告完歲清明
詣陵舉春享禮從之乃卜朔日

方士段朝用下獄論灰
初朝用以黃白術結
勅于建投紫府宣忠仙
士既而改羽林衛百戶復改紫府宣忠仙
之戎窮因駭索勅駭捶灰勸家厥後張闖復
詭賣奏 上怒
收送法司論灰

三月保定都御史丁汝夔請實邊儲
言國初邊根悉徵本色以故倉廩盈餘迨來
折軍士多不淨實惠膠腹待敵所以往往不
今後宜于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
收本色賤則收折色則士卒可以終歲無
部言各邊事體不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苗道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轄南屬
平頭二長官可隸貴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有二十里苗
土隸兩省中結實從實相較厝然各宜
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
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
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草子坪土官田
以事繁辰州城諸苗以其地主也欲漸
計脫深匿苗室主奉之與貴反管苗多
苗妻女諸苗怨逐之燬其公署遂叛官
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
官以通欠責見戶見戶多逃亡官府
宜平頭長官逃轉印建諸苗悉驅逐其

命查武學員籍者盡罷黜之戒後有實錄溢入者

事覺重治不貸 從兵部覆給事 中陳非奏也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正月 明

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 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節上論

附錄

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編修寺官袁禮 禮部勿預會試禮部覆題宜令各 官痛自砥礪俟大計裁處報聞

指揮同知崔王等亦疏請兵科給事中戴夢桂 勿其効尤委委部議仍行科道官遵照前旨清 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各會同查覈因言 嚴肅類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朕嚴飭陞連署 姓名虛張勞勩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 百人遂使市井之流立登朝籍願養之戒亦監 官班若止憑據摘城之詞不覈其實恐無功者 多冒有功之賞今後請將陞官人負令兵部京 廠會選才力堪克任使者二三百名分註五城 如果東城擒獲西賊不待幸以焉說南城擒獲 北賊不待幸以焉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 有隱憂典者令法司鞠明成獄給與緝捕人印 信票帖抄招畧節候類奏陞賞之日執以查照 若系係重大事情實為羅織許法司從公執奏 然係發落庶事無過精民無冤獄而幸 刑自陞者不得以肆其奸誣入納之

為考試官 取瞿景淳等 三百二十人

禮部尚書張潮卒 潮四川內江人是歲壬 會試入院疾作遂卒

給事中楊上林等議上查革冗食 言錦衣衛南 北旗無司象

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見今多溢原效兵 部欲以將傳乞註擬管事者革去管事不為無 據臣等請照舊制革回原衛所司帶俸候缺推 補請旨點用庶人人各以功能自奮御史沈越 因言祖宗朝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加 以流官蓋爵功獎能振勵之徵惟查昇該部推 用各都司及參遊總兵等官雖係保薦考語但 亦有偶叨一薦即授重銜及不勝任旅議罷黜 則名器已壞臣願重惜此典不輕授人此說武 舉會議事例非有軍功夫勞雖過期恩不

設載在會典但有以擬之科日補塞一時彌文 用舍或違其長遲速視乎所進則新者未用舊 者已湮大非朝廷選將論才之至意乞勅該部 將新舊武舉人負通行查出其年資才望尚堪 策勵者酌量地方加以署職在內地者限以五 年在邊境者限以三年若無功能即任支加俸 不許指前武舉名色朦朧奏用至于各選贊畫 參隨多係脂膩不諳韜略倚仗權門咨送贊畫 無事則庇占軍下靡費靡靡要扶主帥換徽有 司遇微則奉頭鼠竄膽氣索然轉人首級冒功 乞賞此弊因襲已久乞勅兵部轉行鎮撫查覈 有無指陳方畧建立軍功手終分別等第時議 未留奏請庶諸邊鎮多自樹勞伐之上 上 賜秦鴻雷手進士

賜秦鴻雷手進士

四月戶科給事中戴易桂疏陳守禦之策五事

曰量徵調以備折衝寬法制以便開謀賊胡服

以備掩襲德規避以堅戰守廣推澤以備將選

守奇策務舉行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獻夫南海人立

詔右贊善浦應麒削籍

應麒王爾試顯天受賂

私其罪人給事中呂時

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陶紳文少傳兼少保支正一品

以萬鎰為兵部侍郎回部管事

八月逮問提督江淮總兵官楊慶于獄

以私後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為文淵閣大

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張璧為東閣大學士

並忝贊機務

以熊浹為吏部尚書以賈象為禮部尚書

翟鑿并二子削籍

鑿子汝孝汝倫是歲俱登第

汝璧彭鳳歐陽映高節寺阿附通閔上怒收

文璧許下法同朝問已而按城有迹併同榜進

有差友孝汝倫

進嚴嵩少傳兼太子太傅

九月給事中萬虞瞻疏條江防事宜有四

一正統統南京守備職司機務其操江不過防

時閱視雖係提督尤非專職今乃以提督操江

大臣比之坐營等官遂致近來每遇閱操都御

史則先期出巡迴避其守備余贊操江武臣勉

強了事序坐行事具有成規宜查復舊例

節制謂南京各衛俱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屬

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令新江近在城外

則屬操江而浦子口遠在江北及屬兵部操江

節制但行于新江營而不行于浦口營

則安慶下則鎮江為要害鎮江以下即為

海洋盜徒竊發近總兵楊慶奉旨革任宜令操

江都御史于鎮江久駐安慶次之

洋上九江至蘇州盜則出沒無常故十里設一

煙壑每壑設軍快數名近因無事廢弛宜修復

以便傳報兵部議謂正統統無節制二事宜行

南京多官會議庶經文可行其鎮江扼塞要樞

仍應推用總兵至于修復煙壑

軍士守誠為要務俱得報加議

進巡撫俞都御史許論為副都御史乞休許之

朱方為巡撫蘄州都御史

時有叛人白通事道

伏兵擒通事斬之乃進論副都御

史論乞致仕于是以朱方代之

冬十月虜賊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
鵬及巡撫都御史朱方于詔獄林都御史朱方

職方郎中韓勛于闕廷毛伯溫削籍請散

兵太早致勇深入翟鵬下斬禦寇韓勛等不
應迅速治下獄鵬削籍方歸各朴于闕下亡

俱以伯溫削籍為戾乃以

諭萬徒總督宣大戎務

附錄 是月朔監生黃如錦等百餘人拾曆

司不能決刑部尚書聞湘特調福建司郎中

以朝日爾可攝片言平以朝于是具奏泰如錦

寺見曆降廷中旨恩來天上重君賜賜羅

地葉不勝欣羨之歡盡露陳狂之態道從沐

十一月初五日

十一月初五日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諡文定

邦奇鄞縣人好學篤行以母老屢進屢乞休累

官尚書年六十餘而其母尚存至百歲而卒人

稱其孝養

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諡恭簡 錄恭和人有文

論重 學操履修潔上

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

保如故 時大同順聖川水

勝者疎之傳有請處 上曰朕祖奉玄威保民

伐逆仰上天聖鑒叛惡生擒固義勇之効力實

鬼神默歿其魄也遺告郊廟

社稷加仲文少卿餘官如故

十二月以戴金為兵部尚書因條上備邊十二事

伯領三 孤云

日刑武才以責成功權分須以別勤慎實缺伍

以備攻守選民兵以備行陣修戰車以禦敵

明烽火謹置諸以杜奸細嚴降人以救亡致養

為畫一之法因下部議尚書費家等議以爲國

家定制優郵臣工計品論資以爲階後則辨貴

之議存而階者善察弊有半得則辨賢之義有

而不自者懲難途不得以于思父母不得以

附別辨能辨位之義存而說論者息規制非不

行陣給半符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

必論其途徑之正刑于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

止受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且

有勞者不得祭與一切途皆親奉尚書左右

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華去者止與本等祭

二禮被劫問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官經本

寺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官官

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不考籍者不分在任致

賜俱賜祭一禮莫賊生時調別用及問任詔復

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華看父母須不深重

詔禮官議大臣祭葬贈諡 時禮科給事中周宗

爲畫一之法因下部議尚書費家等議以爲國

家定制優郵臣工計品論資以爲階後則辨貴

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議上上命議
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菜以昭朝禮
禮大臣之意。

詔如議行。

萬鍾班師

初鍾受命徵兵討胡費苗攻圍四年
不能克鍾用鎮溪所止官指糧田應
朝為捕盜官應朝者陰黠子也桓挾苗以市我
及得捕盜柄益煽惑羣苗大恣奸利故又無成
功鍾誘致苗帥龍某來見龍請得質乃出鍾令
一千戶往龍果來鍾執之奏殺之苗亦殺其千
戶鍾為恤其家乃遣諸監司按所殺土目詣巢
撫之免稿以牛酒魚鹽且入給粟二三十復官
其魁龍許保湖苗雖撫貴州苗尚觀望未肯請
鍾遂奏苗平請班師從之朝廷論功賞賚有差
召鍾為兵部侍郎。

以南京刑部尚書唐龍為南京吏部尚書。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朔。

恭錄 皇祖列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

大全及性理大全二十一史諸書成。

加總兵戚寧侯鸞太子太保任其一子。

去冬虜寇甘肅總兵官戚寧侯鸞與總督三邊
兵部侍郎張有巡撫趙錦禦却之為幸遂上言
日者關虜入寇即督兵出禦進至采蘭地及虜
大戰一日凡五捷斬虜首百餘級及斬首虜子
狼合古且謂為獲虜王又窺其級及斬首虜子
名于籍中俱稱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
虛構意涉夸張仲冬幾望日晷短極之時所夕
財五時耳質明間微發兵迫逼至沙河大途又
至采蘭雙陸軍行不啻一時也乃于三時間五
戰丘捷得首有功何難速如此且狂巖大軀

黑山墩之捷謂賊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全
復以承繼鮮華謂為狼台吉濫則增王之
意封侯之動不知果何所據也又竄昆
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直行動數
上日剿獲既多厥功可為其加爵保任一
所鎮撫張珩進右都御史其衆卒功坎今焚撫
官覆覈以聞。

詔中外嚴禁侈靡

時禮科給事中查秉彝上言
風俗侈靡始于世祿之家好
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賴之徒聚
黨遊食以愚黔首誠敦倫比教之端茲奸誨
之地臣竊以為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欲息盜
賊在保善良欲保善良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
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耻立而禮義
心三奸盜原塞疏入。詔中外嚴禁之。

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請擊逐套虜

言北虜三

掠百萬此不可不防常寇日計費帑金六百萬而
戰守無尺寸功不知何用此六百萬費為諸臣
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虜衆內侵不由諸隘口皆
據板絕壁巖附懸崖遠垣又何長時况諸嶺烽
卒皆嫁虜自為多囊械刀遇虜偵者賂求不殺
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虜深入然後舉燧發
降振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通來之虜
類多我民亡命為彼嚮導星街機械文字技藝
諸人咸足為彼圖畫故連歲非時候至則險
入如履故途無復忌懼自今以後恐患無底止
乞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于必戰盡復套地每
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擬
議以

二月革帝王廟元世祖祀及其侑享五臣。

兵部尚書戴金罷以唐龍為兵部尚書

命續纂大明會典

嚴嵩等請續纂大明會典

八年至二十二年止一應事宜照前允例
附入以成全書報可乃命嚴嵩許讚張壁為
裁官吏部侍郎兼學士
孫承恩張治副之

吏科給事中廬駁等陳稟考察四事

一集眾見

通行兩京堂上官將所屬各官用心稽訪係諸
事蹟俟會考日親携赴部以憑參酌去留
眾職以昭大法謂于欽天監大醫院一併考察
以清肩濫一除曖昧以全入才止據若官操行
之事所加考察其未任之前及閣門察察之事
一切弗聽一禁奔競以正士風各官果有附勢
依權黃緣鑽刺者照不謹事例黜追無容倖進
再旨太醫院官照例考察欲天監已之餘令部
院如

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兵部侍郎張漢條陳備邊四

事納之
漢言虜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將勇不
畏吾卒險而所畏者兵精兵精本于賞
罰之當因陳邊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之宜疏
下部議俱依行

二月大計京官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

外任
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嵩
奸貪論者遂建赴嵩燁燁不已是春大計
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者照書應旂使黜
燁應旂執傑使曰尚書張潤欲以參聞聞止之
釋其使先是傑為南京兵部主事以貪聞于
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游駿傑黜之又隲前
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驗寺若于人跡上從
之嵩乃族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
州守肖言

命補外

際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
司事
先是尚寶司缺卿吏部疏世蕃并刑部
父奏改職職者
遂特命之

四月詔申飭諸司賑恤

戶部尚書王果上言通
來各屬災傷業已奏請

獨惟第諸司多玩愒虛筋民不受惠臣以爲
今乃親民之官守令得人氏受其福業今賑恤
之時所在無按加意督戒果能先事儲蓄及時
賑貸全活衆多者奏薦性擢其或廢職誤事添
劾斥治庶食賤有微疲
兩少蘇上今依擬行

楚世子英耀弒其父楚王顯裕

獄具上告于
皇祖斬英耀

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

卒輟朝

詔以河南歸德州為府

增設附郭縣為商立割
隸之其原轄寧陵鹿邑虞
城如故從撫按官奏也

罷大禘禮

七月 太廟復成

復同堂異室之制
神殿遷辟聖主奉安
上自景

布詔天下加嚴嵩太子太師許讚少傅張壁太
子大保其孺孺少保唐龍太子太保費采太子
保

詔逮繫御史周冕于獄

初禮部尚書費宋等言太廟告成宜舉帝

廟禮上命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

聖心弗安今新廟告成祖宗別聖清復其

位客宗與宗別聖合享一堂非非陛下之誠

孝無以孚其靈通其志臣恐攝者之誠孝未

達陛下也六乞聖明一親享焉上以其

詔命進下

詔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延綬都御史張子立

于獄謫戍邊

時套虜一萬餘入榆林塞殺掠大

宣大防秋故虜入無復禦者其禍最

慘乃逮繫珩子立詔獄訊治戍邊

詔停倫理定

大廟世次

太祖居中左四序

大享殿三字原係欽定及大享門宇株合先期

製扁書寫因言先年國丘藏神位之所初名

初置與始先後繫獄至是命釋之赦其罪

同原籍嚴嵩以工部郎中楊魁與晉寺事休刑

赦之既而復逮繫之上並

諭立京城義塚

時上御禮部曰朕思京城九

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成不能歸者暴露風骸

甚憫焉命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美

地收

瘞之

命成都府祀漢廉范宋崔與之於四賢祠

大甲請故

有是命

虜寇大同塞恭將張鳳生員王邦直赴戰死之

時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賊寨關寺虜兵

張連率眾力戰却之又犯鶴鶴峪恭將張鳳

屬各殊死戰風捷身陷陣中流矢先成餘眾盡

歿磁州生員王邦直初以武力之士應詔至足

史 2-696

詔復以四孟朔日時享太廟。

詔奪吏部尚書熊浹等俸。

先是制擬刑部郎中翁大立調補文選吏科御史中楊上林劾論大立領險不職宜罷

自令吏部封狀于是來寺謝罪上曰爾等職言令人乃不行審察選用失當以致人言令奪浹等俸三月大立不准調用

詔起原任大學士夏言于家。

上遣官賜勅令馳驛前來以副眷倚

冬十月。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

先是詹事孫承恩等言。適者皇上以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罔慎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皇上有謂之尊。有父之親。敢進。皇太子于前

躬為精。肅明以面諭。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尤易速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俚言。齟語不入于耳。感侮玩好。不接于目。斯可端。皇太子蒙養之功。副皇上佑落之意。

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祖訓。

查秉彝條陳宗藩事

宜言。令長史教授。每日侍王左右。善惡之。視其所以道之。請自今于舉貢內。選補賢能。優異者。許擬按官。保奏叙遷。仍放古宗學之法。親二三年十五六。長史率其屬。校以經義。祖訓。待其業。方許保助。請封。厥入下所可覆。可從之。

一月許讚劄籍。

請乞致仕。上怒劄籍為民。

錄許達樂慶黎冠功。

吳拔山東御史鄭芸上言。達正德間為樂陵知縣。錄

寇劉六等流劫山東郡縣。官民望風逃匿。達猶設策卷戰。保障有功。為查所劾。在承議。周朝雍以擒獲寇功。陞子入國學生。遂乃止。錄。或謂之。予其子。賜為錦衣正千戶。而樂陵之功。益未論及。似為缺典。下兵部覆。奏進場官一級。從之。

纂修王牒成。

詔罷吏部尚書熊浹劄籍為民。

先是浹諫止仙

以示嚴嵩。嵩言浹非敢沮。詎意以仙。箕之隆。民間多有恐後不驗。有負皇土崇奉之意。上切責嵩。為浹強解。嵩引罪乃釋。及于陶仲文。恩蔭又上疏。力關異端。留中不報。上屢以事督過。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之休。上大怒。曰。熊浹前比張季敬。籍以于進。姑不追治。令歸。衣官校監送原籍。為民。錄勿敘用。

詔以兵部尚書唐龍為吏部尚書。以路迎為兵部尚書。

尚書。

太常寺卿魏校卒。諡恭簡。

校崑山人。家居。用。起為廣東提學。副使

丁憂。服闋。補江西。尋改河南。擢大理寺少卿。改。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貌朴。訥。論重。言動。以禮。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十二月召夏言復入內閣。

初召言命于。有門下士勸言勿出。言不聽

竟出。

詔濬南京後湖。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諡莊襄。

天和。涼城人。字度弘。

亮有泛應才。始為御史。以法裁太監廖堂。詔獄。諭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繩考總理河。道。手製乘沙量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詔進嚴嵩少師。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

上行拜天禮于玄極殿。出御奉天殿受賀。

群臣表賀瑞雪。

時上方禱雪。元旦雪降。輔臣。端御。荷天眷。瑞雪應禱。朕心感荷。覽奏。已知。

諭御史周冕邊方雜職。

三月。詔補陞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暉。子符為國子生。

吏科都給事中楊上林等。連疏請錄用遺逸。

上命吏部。擇才果堪用者。詳具履歷。以聞。于是吏部。疏奏。原任工部尚書。章拯。兵部侍郎。劉源。清等。三十人。上以拯等。俱先事。黜當其罪。而無罪者。又言老非才。報罷。

衍聖公孔聞韶卒。詔子真幹襲爵。

詔賜韓王融燧。皇明祖訓。皇明典禮。洪武禮制。

各一部。以從其請也。

兵部尚書路迎上防秋八事。

一曰。預有京軍。言。吉囊方渡河。任。青。

山後若越天城陽和而南則紫荊危又聞緬石
山後有虜。任。數。若。越。龍。門。長。安。人。而。東。則。黃。花。
鎮。鷲。宜。預。訓。團。營。兵。部。署。諸。將。遇。敵。調。發。題。
賊。所。何。用。取。騎。角。之。功。二。曰。團。結。堡。夫。言。邊。民。
多。有。曉。練。者。可。編。立。保。甲。遇。賊。截。殺。以。兩。官。軍。
之。勢。三。曰。開。禮。兩。關。言。國。家。定。鼎。燕。京。自。黃。花。
鎮。以。東。思。密。雲。馬。蘭。大。平。燕。河。屬。山。海。為。東。關。
以。西。思。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龍。泉。為。西。關。復。
設。以。重。門。屯。以。重。兵。築。保。修。繕。真。然。天。險。待。時。
加以。斬。削。廬。難。防。禦。宜。令。御。史。巡。視。補。葺。四。曰。
預。防。孤。鎮。言。薊。州。在。天。壽。山。後。兵。力。單。弱。宜。令。三。
廣。洞。薊。鎮。言。薊。州。在。天。壽。山。後。兵。力。單。弱。宜。令。三。
鎮。之。兵。并。京。營。人。馬。合。擊。之。五。曰。招。募。武。勇。言。
草。莽。之。中。有。精。通。武。器。膂。力。過。人。者。激。下。所。司。
多。方。廷。訪。不。限。名。數。厚。給。衣。糧。送。各。營。出。力。報。
功。俟。有。功。之。日。選。計。陞。賞。六。曰。蒐。訪。廢。材。言。邊。
將。健。戰。不。宜。以。一。青。終。廢。諸。可。原。者。請。以。名。聞。
也。曰。厚。資。降。人。言。邊。人。陷。虜。來。歸。者。將。士。或。詐。

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請復原任考功薛應旂京

職。言大計黜陟。士自部院大臣而條其行。缺。致。其詳。查考。功。部。實。司。之。用。者。應。辦。公。忠。任。事。不。避。怨。尤。乃。以。謗。議。補。外。非。所。以。勸。忠。勤。下。吏。部。議。尚。書。唐。龍。復。言。應。旂。狀。思。如。仇。去。奸。除。邪。過。抑。官。邪。昭。然。在。人。宜。復。京。秩。以。勸。後。之。當。事。者。上。乃。從。震。得。請。

三月。詔逮治湖廣御史包節于獄。謫成邊。

初。承。天。守。備。大。監。廖。斌。擅。作。威。福。節。制。之。初。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思。中。之。于。是。候。節。謁。陵。時。故。獻。糖。餠。遂。使。去。而。詭。稱。節。度。出。之。斌。奉。已。發。節。如。奏。上。怒。以。節。抵。餠。已。罪。遂。繫。詔。獄。卒。

初。承。天。守。備。大。監。廖。斌。擅。作。威。福。節。制。之。初。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思。中。之。于。是。候。節。謁。陵。時。故。獻。糖。餠。遂。使。去。而。詭。稱。節。度。出。之。斌。奉。已。發。節。如。奏。上。怒。以。節。抵。餠。已。罪。遂。繫。詔。獄。卒。

坐大不敬。
謫戍邊。

刑部尚書高友璣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友璣
崇禎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
屢職不挫士論重之。

起張經總督三邊戎務。

命何卿分守松藩等處。

四月 命曾銑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先是起用兵部尚書張經總督三邊給事中劉起宗奏經前在兩廣科寇軍糧不下數萬士民胥譏痛入骨髓惟知于進罔恤官箴乞休經別選忠良有可望者任之疏入 命廷臣覈實以聞吏部尚書唐龍奏經可任得旨張經既經論劾不必用令更推堪用者乃用銑

議立招降賞格

時邊臣言招邊軍士招致降人宜立為賞格以昭激勵兵部尚書路迎等議上格例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二兩近加至十五兩止切男婦女三兩至十兩止墩邊引入一男子賞二兩近加至十兩止切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徵卒毋擅縱人出境毋取邊人詐偽降人員賞詔如議行

諭禁凡被論官毋得攻擊論者

時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

諸臣被論多強辨飾罪反詆言者而輕排之如戶部尚書閔機資部有聲給事中馮慶龍游震澤論之當也乃反仇兩人亟圖陷害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為中傷文術且後湖貯掌有人嚴加勅諭以後凡被論諸臣宜杜門省愆不得論辨亦無得讞攻擊言者請如指所疏令南京都察院遣御史一人考查後湖銀數庶得其實

五月詔錄磁州處事生員王邦直子化燭為磁州

守禦所正千戶。

安平侯方銑卒。諡榮靖。命其子承裕襲爵。

銑妻侯氏以其子襲爵請吏部言 國朝封侯爵非功臣不守世襲前泰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止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承裕事例宜與書同。上曰陳后朕元配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難况銑受恩不久承裕准襲伯爵一輩不為例

虜酋俺答遣使進貢乞和邊卒殺之。

時俺答阿不該遣夷

使保兒寨寺三人披番文有白駱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奴卒納交總兵家丁董寶征石天爵事殺二奴以首功

報總督翁萬達因止言董寶公麼賤卒壞法貪切被執物示信誣殺卒通款即不許。猶當善詞以遣乃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董寶等滔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上預彈其蓄怒搆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幾宜披兵待戰。願下所司既而又請旨令各邊有妄殺降人。願以正眾幸。以杜奸人玩去之心。報可。

良鄉琉璃河橋工完

詔名其坊曰天命仙傳南日利民濟世已復命此

白仙積產

詔以陳經為兵部尚

六月兵部尚書路迎致仕。詔以陳經為兵部尚

書。

詔逮繫文選郎中高簡于獄論戍邊

初簡為文選郎中

用私... 規不報... 其狗私... 遣官逮... 外任其... 熊遇詩... 俱制籍

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性峭直始為吏部主

吏部尚書唐龍罷尋卒。

龍以文選高簡故三

君令... 奕有文... 久之詔... 贈少保... 諡文表。

秋九月以左都御史周用為吏部尚書。辭不允。

增設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名至是無按官王

學益... 達五... 為

詔錦衣衛捕繫天寧寺通法師等眾訊治。

時禮科給事中李文進言... 寺中廣聚生徒... 導以鼓吹... 夜散男女... 為奸故... 下豈宜... 恩民無... 民財太... 為首者... 功古判...

總督翁萬達請倣古製造火器。兵部試驗音

鐘... 地雷... 宜似... 疏入...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諫垣九年...

收山場湖陂河道稅濟邊。

戶部尚書王景上言

置以濟邊... 上曰... 情折... 致... 始行... 八月加封真人陶仲文為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更給

誥印。陞工部侍郎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

詔修京城九門城垣。

詔旌表嘉定烈婦張氏建祠賜名哀貞。

嘉定民

張氏... 之舉... 南京... 同建...

虜入陝西總督三邊兵部侍郎會統請復河套

時套虜二萬餘人入保安塞犬掠延安府至于三原徑陽掠殺人畜說等以開上謂今羊失事頗輕不必查覈統乃上疏請復河套言河套古朔方地漢武帝命衛青逐虜因河為塞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即因河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地後二城內徙套為虜亢守禦境勞三奉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臣嘗較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破聚而攻我分而守則虜勝多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苜蓿甘就羸羸春深陰雨彼勢益弱我力存礪戈矛隨具火器往乘其敵時則我勝今不乘其敵而用吾利足以鮮功請以練卒八萬人益以山東餘手二千每于春夏之交水陸並進宜搗巢穴歲歲迭擾虜勢必折而遠遁我乃并河為塞修築邊垣分置衛所修復屯政轉輸可省形勢益壯

以楊博為巡撫甘肅僉都御史

能六日足芻餉七日明賞罰八日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倭寇浙東以朱紳為詔下兵部議行

九月南京給事中張思誠請禁問刑深刻者從之

思誠言在外問刑衙門明知名號為刻深如殺人髡傷互異輒擬抵成盜賊証未明竟坐強劫被誣淹禁不日官不早決一斃于獄則歸咎原吉比以誣告致成之條積年積後不日互相容隱一觸其怒則搜剔隱過按以久懸衙門之律檢捕私愆者未出行盜地方而繫引越境查贖倉糧者不論多手滯蓋而繫引侵欺諸如此類不可殫述乞加嚴治部議而思誠言上令行撫按嚴加綜覈并會同吏部議處

修復河西屯地

河西屯地以水墾久廢傳請于而租復賃牛器穀種于佃者于夏人等應念困窮罪有渠故道分批支贖墾田萬餘頃商耕立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輒至秦嘗一入逃諸將士非塞上不許入斬首虜四十餘級獲輜重萬計上何進傳右副都御史

冬十月逮繫河南御史侯度及守巡府衛正官俱

請京訊治時承天皇帝莊銀解至衛輝新鄉縣為盜劫去掌解內使奏聞上怒甚奪侯度柯相俸戴罪捕賊械繫巡按御史侯度等至京度杖而斃餘各降二級入之獲賊或以為非其

福建昌侯張廷齡侍郎胡守中葉西市

十一月代府奉國將軍克灼等謀反伏誅初克灼等八人與俊桐等聽惡少張文傳等從吏謀誘房簡小王子至大同為亂事泄總兵翁萬達上其事上怒械灼等至京考訊有據灼等八人俱勒令自經毀其屍俊桐等謫為庶人

詔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煥兵部右侍郎

以獲克灼等功也

兵部侍郎陶諧卒贈兵部尚書諡莊敏

不境歷事三朝奉公守正始終一節

詔議復河套

兵部尚書陳經等覆議言：設復河套，及先所上修邊諸議，上曰：虜據河套，久為內患，連歲深入，全陝受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日邊臣無有以逐虜為言者，言說所奏，其見吐猓，屬部內日久，方為難處。定無如見，選令統督同各邊鎮巡官，精心圖議，務求長策。其邊垣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止可將要害所修築，茲暫發兵部銀二十萬，計疏以爲邊餉，勿得浪糜。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朔

楊守謙疏請經理菅田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疏請經理菅田以足兵餉。其言謂：菅田者，上命行之。

左都御史宋景卒諡莊靖

景江西奉新大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

用直隸吳江人，端亮紳方，望其手禾，乃未及有所建立，士論重之。

詔以刑部尚書閻淵為吏部尚書

二月勅諭天下朝覲官

時官陞辭賜之勅曰：朕十六載于茲，任大責重，宵旰兢兢，永惟四方萬國，豈予一人所能備察，所冀承流宣化，與我理者，其惟諸藩臬耶。有司乎爾，天下來觀大小官員，除不職者已，令部院以法降黜，無所寬貸。推仁以愛民，勤以建事，忠以體國，庶幾于身，勉爲稱職，無懈貨以肆，無濫刑以逞，無阿諛以干，進無欺諛，以飾名。有一于茲，足以傷和害治，國

有嚴憲將不爾貫爾等其勉之戒之。既而給事中陳泰將勅諭衍作官箴十事上之。上曰：陳泰無弄文墨，輒欲將此勅令風示在外，臣工甚爲狂悖。乃令陳泰引罪，命調外司。

詔以工部尚書王以旂爲左都御史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孫承恩翰

取中胡正蒙等三百人。

詔南京刑部尚書屠僑爲刑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又明爲工部尚書

給事中查秉彝疏陳利弊七事

一曰：事權不一。黃册根籍，驛傳屯田，兵備江防，教者何冗也。除省者宜一，勿專責守巡。二曰：用法太濫。我朝大明律令，聖憲不易，至見行條例多，出臣下。王明建白，今宜嚴故人之條，重誣告之律，革過前犯。毋得牽引，法官問刑，止于用律，勿輕用例。以杜深文之弊。三曰：稽查煩類。夫查盤之權，宜總于巡按，而問歲一舉之。今巡按查盤，夫巡撫復行之。守巡各道，又行之。至有一人而三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數十人，遠關吏盡宜從首。降用須專，以守令言，監司亦同守也。今有吏贖至百兩以上者，有無故勒民粟至數百石者，甚至有給散人家產者，又有從輕發落，量折估贖者，宜明律令，慎罰贖，以懲賊。五曰：徵科無要。今財賦所出，倚重東南，宜定限輸，限便各里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戶餘糧長者，不食解頭其

談引疾乞休居
鄉以醇厚聞

九月以左都御史王以旂為兵部尚提督團營軍務。

詔逮繫戶部尚書王果御史艾朴及總督太倉尚書王暉于獄論果朴成邊暉刑籍為民後果竟成所

受兩淮運司解官王正大賂勒即中余善繼漢
事不足銀色上怒逮繫果等廷杖之下獄給
事中厲汝道等復劾總督尚書王暉寺皆有請
記宜加窮治復逮繫暉廷杖并罰訊之鎮撫司
廉得運副張保與薛官侵弊以聞詔行巡訊
祿捕論果朴成邊暉刑籍為民後果竟成所
公論

詔罷巡撫雲南都御史應大猷

時給事中鄭大猷所
同論劾大猷所

屬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逆忌長奸請加罰治
士日撫按舉劾憲細舊例雲南遠在萬里外會
官酷吏倍甚他省太猷居任日久豈無一人
堪劾耶違例廢法大傷憲體罪職不叙用

各十月制 皇考聖製碑亭于小孤山廟中

先是 皇考舟次小孤山詩一篇留祠中至是
刻詩于石建亭藏之以故土民私建為小姑神
女像不應祀典命改用木主題小孤山之神賜
廟額曰小孤山廟令有司春秋致祭又 聖母
先年舟過遠致供果雷龍盤三絲盤九即用即
用所置盤定式龍盤一素食二麥餅絲盤菓五
蔬四加年一永一
商一幣三普為令

延級巡撫楊守謙請重賞格從之

守謙言激勸
進事惟在重

賞賞不踰時則士心貶補今令甲斬厲一級
加陞一級不願陞者予三千金為賞已輕而
查勘文移動歲年月以次人心不勤近以重
事棘增賞格四十兩猶未優厚請增為六十兩
令即時給賞蓋陞級驟然利于官旗有力之人
窮邊之卒所願在賞彼見得功者即時持數十
金出轅門有不指顧也頃忘其功者
乎部議宜通行九邊上令亟行之

十一月宮中火詔釋楊爵于錦衣衛獄

爵前後
繫獄凡

七年人無敢為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
爵家富平及歸有大息集其舍爵曰吾其亦矣
乃自為墓誌

按支大給曰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于名
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披臣乃
故以好過從造爵方飯几有麥飯一盃蔬二盃
見按臣即與同食既畢官校入繫之爵即與
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就辭之氣
可輕擬於此乎

曾統疏條復套方畧 統會同陝西都御史謝顯
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泰酌復套方畧
及上套輿地圖各一狀 上曰覽奏其見忠畧
朕心嘉與下兵部集廷
臣議言統先後疏可行

曾統疏條復套方畧

統會同陝西都御史謝顯
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泰酌復套方畧
及上套輿地圖各一狀 上曰覽奏其見忠畧
朕心嘉與下兵部集廷
臣議言統先後疏可行

收耳肅總兵官仇鸞詣京

會統發為十罪曰欺
給朝廷曰擅作威福

日成虐故殺日貪拊壞法日服刑卒伍日侵牟
是餉日積後成丁日騷動地方日容養奸回日
地敗察服各疏指據數千百言 上命以山西
總兵官王繼祖代鸞差錦承衛官校逮鸞來京

十二月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癸亥發喪

難冀同洪眷相朕猶終不意遽逝痛切

會統條邊務十八事

日帳復河套日修築邊垣

日賈補馬羸日進兵機宜日轉運糧餉日申明

賞罰日兼俗無車日多置火器日招降用間日

審奪時勢日防守河套日營田儲蓄日明職守

策以

日息訛言日寬文法日儆孳蓄

上令兵部定

罪之

不問

附錄

巡城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事都督

劫崔元容所養徐三權取官監諸貪肆狀大學

士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棋行三十金求居間

不得乃長跪言涕泣輸罪乃已于是下旨收捕

徐二并送鎮撫司訊問令炳元各自言狀乃復

罪之

不問